饶宗颐

二十世纪学术文集

卷九　潮学（上）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饶宗颐

二十世纪学术文集

卷九 潮学（上）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北京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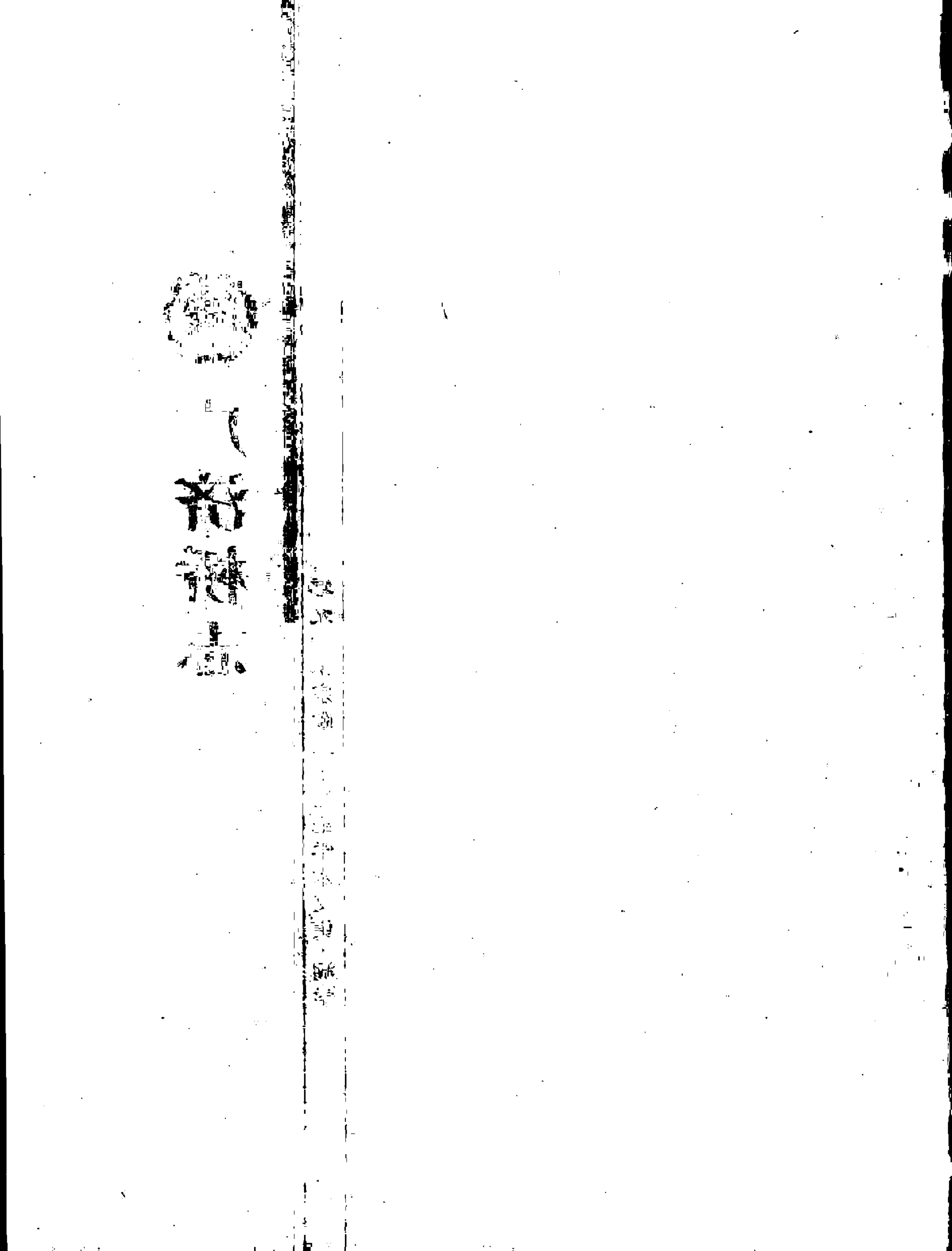
目录





广济桥志

卷九 饶宗颐二十世纪学术文集·潮学



目　录

目錄

序　言

余自少留心乡邦文献，弱冠尝着手辑《韩山志》，访耆老，征遗文，连类及之，又为广济桥撰志；夫以一桥之细，勒成志书，其例罕觏，而广济桥以浮舟作“活动桥”，成为桥梁史上之特例，经茅以升品评，列为全国五大古桥之一，尤见特色。维时史料所限，缀记殊艰；又未获见古《三阳志》及郭春震《嘉靖志》，故于宋元建桥颠末，载述莫详。一九六五年，综辑《潮州志汇编》，方从《永乐大典》“潮”字号录出《三阳志》，惜非完帙，此元代所修潮志孤本，乃得重显于世。《三阳志》纂修去宋不远，其中“桥道”一项，记载是桥建置始末尤详，且备录诸家碑记，桥之沿革，赖以有征。其特重要者，若肇建者州守曾汪之《康济桥记》，知创桥之初，本名“康济”，司其事实为通仕王汲式，始事于乾道七年六月乙酉，落成于九月庚戌，有详确月日可稽；复有张羔之《仰韩阁记》，知淳熙元年知州事常祎增修浮舟一百零六只，又构仰韩阁于桥岸之右。两记皆后此州志所刊削不录者，其事向来所未知，复得之于《三阳志》，洵可宝也。张君树人好学能文，据《大典》所记，重撰《湘子桥考》，凡所增益，详核有据，足补余前志之不逮。君书顷拟重刊，合余前志暨茅以升专文共三篇，汇为一帙，命曰“广济桥志”，他日欲考是桥史迹，舍此书无从下手，于地方文献或不无小补也。

潮州自韩愈兴乡校，文风丕变，宋时莅潮官师皆服膺韩氏，多为闽蜀人士，兹桥之建，肇于曾汪，汪一作旺，字范填，历军器少监、吏部郎中，知潮州，事迹详《淳熙三山志》（四库全书本）。继守常祎，创仰韩阁，厥后更

广弘文教，既序《潮阳图经》，又辑《古瀛乙丙集》，《三阳志》详记当日刊刻共三百二十五板，惜乎其书湮没无存，祎则临邛人也。夫能敷扬教化者，于建置之务，亦复用力不懈，二者相倚为用，观于斯桥增建叠修之事而益信，故自来官师无不再三致意，然则是书之辑刊，用意深远，岂徒述往事，思来者，钩稽陈迹佚闻而已哉？

旧时碑碣，多为地志所失载，若王源手书“广济桥”三大字，字大如斗，体势近夏承碑，今已无存。崇祯间陈先资修造桥碑记，原石文字为圬者涂盖，无从踪迹。康熙杨钟岳暨道光黄钊所记宁波寺二碑，余辑是志时，原物俱在，得以摩挲椎拓，录其全文。寺久湮没，碑亦沦于劫灰，殊可惋惜。杨碑备记当日预役官师职衔，足供考史之用，弥为可珍，与近年大埔湖寮出土吴六奇碑，可互相参证。是碑赖余前志存其原貌，留心乡献诸公，搜访逸文，当能旁及于此，无待余之觍缕烦言也。

壬申端午后十日于香港

序　　例

广济桥附潮安县郭，跨韩江，闽粤交通孔道也。桥肇造自宋乾道，历元明清三朝，至今殆八百年，其历史不可谓不悠久，然纂述犹缺，旧志所录，裁弗宣意，说者复附会于神仙释老之言，涉士游方，盖寡能达其津照矣。予于民国二十四年冬，为《韩山志》，觉文献之尚足，惜斯桥之无征（林大川《韩江记》二，谓棉阳令东园韩凤翔有《湘桥古迹》一部，按：其书乃诗文题咏，无裨考证），辄思课次，寻文扪石，积月而成书，其兴废沿革，考订颇费力，蠡测指锥，或得其仿佛，虽不敢谓有裨于职方，谅未曾无少助于访迹，若乎史料简略，故剬辑未周，搴择不严。则有待乎学人之理纷刊误也。凡例录下：

（一）本编于人物略存其爵里，修筑者系于沿革，题咏者见于文征，不复另立一门。

（一）碑碣明代有二，余多清物，时代虽近，亦不废录，诗文从各家总集别集辑出，无论美恶，概从登载，至生存人篇什，则从割爱。

（一）俗讹传造桥自韩湘子，名桥曰湘子桥，故韩湘与桥颇有关涉，今据拾韩湘异闻，用资考镜，并采饶堂《韩湘辨》，及拙作《考辨》数篇，附录于后，以正传说之妄。

一九三六年宗颐识

一　名称

潮安县城东有韩山焉，其麓有桥，横于韩江，曰广济桥。桥分东西洲，西洲创于宋乾道间知州曾汪，先后增筑者，有知州朱江、丁允元、孙叔谨、通判王正公，东洲创于宋绍熙间知州沈宗禹，先后增筑者，有知州陈宏规、林嵘、林会，历百数十载，桥乃成。桥旧名“济川”，又曾名曰“丁公”。宣德间，知府王源始更名广济，今城东门街内，尚有广济桥石碑三大字，题王韦庵书，盖王源手笔也。俗传造桥始自韩湘子，因建庙祀于东洲之首，而称桥曰“湘子桥”，或简称“湘桥”。流俗相传，迄今无以易矣。（俗又传言东洲创自韩湘子，故名湘子，西洲创自广济和尚，故名广济，然广济实取义于利渡，且广济和尚并无其人，乡民多图像之，神祀之，其诬妄尤不足辨。）

是桥建于江中石上，言地理者曰，韩山余脉，自桥东横江西来，至桥之中段，石根紧缩如线，桥墩莫得而竖，因中断浮舟以渡，故又名“浮桥”。据姚友直《广济桥记》，桥初架木于川，垒石为墩，墩凡二十三，深者高五六丈，低者四五十尺，中流惊湍，尤深不可为墩，则别造舟二十四为浮梁，阑楯铁链，连亘以渡。然水涨辄毁。明时基倾，王源乃搴木伐石重修之，西岸为墩十，洞九，长四十九丈五尺，东岸为墩十三，洞十二，长八十六丈八尺，中断二十七丈三尺，则仍系舟二十四如旧。厥后屡经建筑，增墩一，合为二十四，舟减其六，为十八，桥今东洲全十二墩，而西洲仅九而已。桥居于江，横潦春涨，狂澜涌天，嘘气鼓怒，骏撼郭邑，啮堤浮陆，临睨心惊，俗有

"湘桥春涨"之目。桥西接县城东门，门额大书"广济门"三字，桥宽而长，其旁翼以扶栏，缭以危楼，船艘往来桥下，人比之钱塘江中"江山船"云。（见《粟香二笔》卷六）

二　沿革

宋乾道间，知潮州军州事福州曾汪，始创西岸桥墩，其后知州事福州朱江增筑之。

卢蔚猷光绪《海阳县志》（下省称《卢县志》）二十二建置略四："西岸桥墩，创于宋乾道间知军州事曾汪。"（张士琏雍正《海阳县志》（下省称《张县志》）二地集"曾汪"作"曾旺"）

按：周硕勋乾隆《潮州府志》（下省称《周府志》）三十一职官表上，列曾汪于宋敦书之前，云："敦书，乾道七年辛卯（1171），任知府。"（同书三十三宦迹亦云：乾道七年任。）可知汪为知府，当在乾道五六年间，其创桥事在何年，虽无考，要在七年以前。朱江为知府，表亦系于乾道，而实在乾道何年，则不可知。

淳熙间，通判明州王正公（按：《古今图书集成》职方典《潮州府津梁考》，吴颖顺治《潮州府志》（下省称《吴府志》）七水利，"正公"作"正功"），复加增筑。知军州事常州丁允元又增置西岸石洲四，架梁而屋之，民号丁公桥。

《周府志》三十三宦迹："丁允元字叔中（按：一作牧仲），常州人，淳熙中……谪潮州，增置韩江岸石洲四。"（阮元道光《广东通志》（下省称《阮通志》）三百三十八宦迹录八引黄佐《通志》同）

按：《周府志》十九津梁云："西岸桥墩，创于宋乾道间知军州事曾汪，朱江、丁允元、孙叔谨、通判王正公先后增筑。"考同书职官表，王正公任通判（《阮通志》十五职官表六，王正公，崇熙年任，误），丁允元任知州，并在淳熙间。（《阮通志》十六职官表七：光宗朝，丁允元，绍兴年任潮州军州事。既列允元于光宗朝，又谓其绍兴年间任，殊误。）不知孰为先后。

又按：黄钊撰道光庚戌《重修宁波寺碑记》称："广济桥西洲始于宋乾道间知军州事丁允元，初名丁公桥。"既误丁允元首创西岸桥墩，又误允元于乾道间任，其妄不可不辨。

绍熙末，知州事雷州沈宗禹创东岸桥墩。

庆元初，知州事漳州陈宏规又增置东岸石洲二，名桥曰"济川"。

《周府志》三十三宦迹："陈宏规，字献可，漳州人。庆元元年乙卯(1195)，增置韩江东岸石洲二，结屋如丁公桥，名曰'济川'。"（《阮通志》二百三十八宦迹录八引黄佐《通志》同）

按：《周府志》职官表列宗禹于宏规前，而宏规庆元元年乙卯，任知州。则知宗禹为官，在绍熙之末。（《阮通志》十六职官表七：宗禹，绍熙年任。同书一百五十五建置略三十一广济桥条，则云："绍兴间，知州沈宗禹"。今按：作绍兴者，误。后来如《广东考古辑要》十一亦以宗禹为绍兴间潮州守，乃承其讹。）

又按：广济桥旧名济川桥，盖始自陈宏规，吴兴祚《重建广济桥碑》曰："州守曾汪作济川桥"，非也。又黄钊《重修宁波寺碑记》谓："东岸筑于绍熙间知军州事陈宏规。"亦误。

庆元嘉泰之间，知三山林嵘重修东岸之桥。

《阮通志》二百三十八宦迹录八："林嵘（按：同书十六职官表七作'标'，误），福州人，庆元三年任知潮州……构济川桥，以便往来。"

（按：明《一统志》八十亦云：林嵘构济川桥，以便往来。）

按：《周府志》宦迹称："林嵘，嘉泰间，知潮州，修桥梁"。《阮通志》职官表亦云："嘉泰间任。"与《阮通志》宦迹作庆元三年任者不同。

考林氏石刻有金山诗，题庆元四年；又有重辟西湖诗，题庆元五年。是林氏官于潮，当在庆元年间。《通志》职官表，《府志》宦迹谓为嘉泰，非也。其所修筑桥梁，据《卢县志》建置略，盖为东岸之桥。

开禧间，知州福州林会复增筑东岸桥墩。

按：《阮通志》十六职官表七，《周府志》三十一职官表上：林会，开禧年任。

宝庆中知州龙溪孙叔谨又别增建西岸桥墩。

《周府志》三十三宦迹："孙叔谨，字信之，龙溪人，宝庆三年(1227)，由大理寺正出知潮州……创桥筑堤。"(《阮通志》二百三十八宦迹录八引黄佐《通志》同)

按：明姚友直《广济桥记》曰："考之图经，肇建或经二三守，需数岁始成一墩，更数守历数十余岁，桥成。"《卢县志》建置略六："广济桥旧名济川，西岸桥墩，创于宋乾道间知军州事曾汪。朱江、丁允元、孙叔谨、通判王正公先后增筑。东岸桥墩，创于宋绍熙间知军州事沈宗禹，陈宏规、林嵘、林会先后增筑，而桥成。"(《古今图书集成》职方典一千三百三十五潮州府关梁考，《阮通志》一百五十五建置略三十一，《周府志》十九津梁，《张县志》二地集，《广东考古辑要》十一津梁并同)杨钟岳重建广济桥碑记曰："宋州守曾、沈诸公于东洲、西洲分营焉，始基之矣。"是广济桥实创自曾汪、沈宗禹二人，故今断自乾道，而略稽旧志职官表，考修桥者仕潮之年，以定修桥之岁，虽不能详悉，亦可得其大较矣。

元至元初，海阳陈肃重修济川桥。

《阮通志》二百九十二列传二十五引黄佐《通志》："陈肃，字文端……至元初，以贤良应聘赐第，举署总管府事，修文庙及济川桥，多惠政。"(《卢县志》三十五列传四同)

明宣德十年乙卯（1435）龙岩王源为潮州知府，以桥久圮，乃募民万金重筑之。西岸十墩九洞，长四十九丈五尺；东岸十三墩十二洞，长八十六丈八尺；中空二十七丈三尺，则造舟二十四为浮梁，以余金为亭屋。自西厓至矶计五十间，自东厓至矶计七十六间，共百二十六间。桥成，更名曰广济。会稽姚友直为之记。

《明史·循吏传》："王源字启泽，永乐二年（1404）擢进士，授庶吉士……英宗践阼，择廷臣出为知府者十一人，……源得潮州府。城东有广济桥，岁久，半圮坏，源劝民捐万金重筑之，以其余建亭。"清《一统志》三百四十四："广济桥……明宣德中，知府王源叠石为墩二十有三，架亭屋百二十六间，造舟二十有四为浮梁，更今名。"（《古今图书集成》职方典潮州部，《吴府志》水利，《张县志》地集并同。）

按：姚友直《广济桥记》称：王源建桥，赞其计者，有海阳令李衡等，纳资出费者，有耆民董工、许懋等。李衡，见《卢县志》十职官表二，董工、许懋无考。

又按：王源所建广济桥楼，联屋而为之，据姚友直记：其在西洲者凡五，曰奇观、曰广济桥者为第一；曰登瀛、曰凌霄者为第二；曰得月、曰朝仙者为第三；曰乘驷、曰飞跃者为第四；曰涉川、曰右通者为第五；在东洲者凡七，曰左达、曰济川者为第六；曰云衢、曰冰壶者为第七；曰小蓬莱、曰凤麟洲者为第八；曰摘星、曰凌波者为第九；曰飞虹、曰观艳者为第十；曰浥翠、曰澄鉴者为第十一；曰升仙、曰仰韩者为第十二；光绪《海阳县志》二十六古迹略所谓广济桥二十四楼者，即此。

天顺间，郡县以广济桥为盐船所必经，乃始榷取盐税，以所入解制府以助军饷。（杨璵《请留盐利买荒石筑堤疏》）

天顺二年戊寅（1458）漳州周瑄（按：《福建通志》作"宣"）知潮州府事，重葺韩江桥。

《阮通志》二百五十一宦迹录二十一："周宣，字正峰，龙溪人，正统乙丑（1445），会试第三人，授户部主事，出知潮州，修文庙，葺韩江桥。"

按：周瑄葺韩江桥事，《周府志》二十三宦迹本传，不载。《周府志》

职官表上，瑄以天顺二年知潮州。（《阮通志》三十五仅云瑄以天顺间任，不明指何年。）而天顺五年知府为李永宁，则瑄修韩江桥，当在二年五年之间。

弘治中，大水，桥坏，同知会稽车份重修石洲，建亭屋二十间。（《古今图书集成》职方典，《吴府志》水利，《张县志》地集，并同。）

按：《周府志》三十一职官表上：车份，会稽进士，弘治间，任潮州府同知。

正德间，知府晋江郑良佐、邻水谈伦，相继续修。（《周府志》十八津梁）

按：《周府志》职官表上，郑良佐，字志尹，福建晋江进士，正德五年庚午（1510）任知府。谈伦，字敬仲，四川邻水进士，正德八年癸酉（1513）任知府。（谈伦，《阮通志》二百五十一宦迹录二十一，《周府志》三十三宦迹并有传）《古今图书集成》职方典，《吴府志》水利，《张县志》地集并称："郑良佐、谈伦建筑，易桥以石。"又吴兴祚《重修广济桥碑》云："弘治大水，梁坏，知府谈伦，易以石。"是此桥自郑良佐、谈伦以前，犹架木为梁也。姚友直《广济桥记》志桥之旧称云："初垒石为墩，上架石梁，间以巨木，长以丈计者四十五有奇。"又志宣德时重修是桥之事云："凡墩之颓毁者，用坚磐以补之，石梁中断者，用梗楠樟梓之固巨者以更之。"是宣德时修桥，亦未尽以石为梁。盖至正德间，谈伦始全易以石云。

嘉靖间知府莆田邱其仁立东西二亭，南北增石阑，岁佥桥夫四十四名（《阮通志》建置略作"四十名"，脱一"四"字），渡夫十名，司守。（《古今图书集成》职方典，《周府志》津梁，《吴府志》水利，《张县志》地集，《卢县志》建置略并同。）

按：《阮通志》三十三职官表二十四，《周府志》三十一职官表上，邱其仁，福建莆田人，进士，嘉靖九年庚寅（1530）任知府。其仁所建

东西二亭，其一曰利涉，在广济桥东，其一无考。

万历六年戊寅（1578）潮州知府晋江张敷潜以桥久圮，乃倡重修，以潮阳丞庐陵蒋昉董其役。

陈一松《重修广济桥记》："万历六年，圣天子……遴擢张公自民部尚书郎来守吾潮，下车修百姓之急，顾而叹曰：'桥其坏乎，不治且废。'……乃谋诸寮朱公辈，暨海阳令徐君，议合，奏记当道。前少参李公，今摄事大参孙公，闻而韪之。得所捐赎金三百两，筮日程工……始于某年春二月朔，迄两月而告成。公率寮属落之。……董是役者，海阳丞蒋君某也。"（《玉简山堂集》三）

按：张公修广济桥事，《一统志》、《古今图书集成》、《广东通志》潮州府县志俱无考，仅见陈氏此文，陈氏于诸令长举其姓而不及其名。考《阮通志》二十二职官表二十四，潮州知府有张敷潜，福建晋江人，举人，万历六年戊寅（1578）任，与陈氏文正合。是知潮守张公，即敷潜也。敷潜又字存昭（见《周府志》三十一职官表上），《阮通志》、《周府志》同。万历初，潮州僚佐朱姓者，仅一教授朱咏，安福人，岁贡。陈文所谓朱君者，当即此人。又同卷：万历初，海阳知县有徐申，江南长洲人，进士。（二志皆列为第一人）县丞有蒋昉，卢陵人（二志皆列为第二人），是所谓海阳令徐君，及海阳丞蒋君某者，当即此二人也。又少参李公者，即李材，江西丰城进士，万历二年甲戌（1574）仲威道。（《阮通志》二十职官表十一，李材，隆庆中按察司副使。按：材，《周府志》三十三宦迹有传，云隆庆中由兵部郎中迁岭东佥事。）见《周府志》三十一职官表上。大参孙公，即孙光祖，浙江慈溪进士，万历二年广东按察司副使。（见《阮通志》二十职官表十一。《周府志》无考。）

其后巡按御史龙岩蔡梦说续修石梁。（《古今图书集成》职方典，《吴府志》水利，《张县志》地集，《卢县志》建置略并同。）

按：蔡梦说，字君弼，万历甲戌（1574）进士，以中书擢御史按广东。《福建通志》有传。（亦见《阮通志》二百四十三宦迹录十三）

又按：陈先资崇祯《修造广济桥碑记》云："广济桥相继重修，有直

指蔡公、王公、二千石贾公。”蔡公即梦说，王公、贾公，府县志俱无考。（《周府志》职官表上，万历四十七年，知府有贾宗悌者，浙江武康进士，未知即贾公其人否?）

万历三十四年丙午（1606）知府晋江金时舒重修。

林熙春《重修韩祠碑记》：“丙午，金公来守我邦，……见广济桥受三江之水，惊涛怒浪，势若建瓴，万一不戒，是以几予壑也。则为之辅墩以石，缀梁以木，结阑以砖，而浮槎楼亭，一一缮治，真廿余年来一大更新也。”

按：金时舒重修广济桥事，府县志皆不载，今据林熙春《重修韩祠碑记》，可补其阙。时舒，字邦泰，福建晋江人，万历二十五年乙未（1595）知潮州府事。（见《阮通志》三十三职官表二十四，《周府志》三十一职官表上。）

崇祯十年丁丑（1637）西洲七墩桥梁楼阁，尽毁于火。

陈先资《修造广济桥碑记》：“不虞客岁季冬，回禄为灾，逼城石梁七洲琐珉，长虹中断，百年楼阁，一时俱烬。”

按：《古今图书集成》职方典，广济桥，崇祯间火灾，与陈先资撰记合。

十一年，戊寅（1638）陈先资募金重修。经始于三月十三日，落成于八月十五日。十一月，撰记刊于石。

按：陈先资撰崇祯《修造广济桥碑记》，县志《金石略》缺载。考碑文有云：“与澄邑魏履闲、蔡怀悟渡河，有感于桥之废圯，而谋诸黄雅周。周曰：君辈募金兴造。复恳督府郑公部下官陈维往闽省购木以为桥材，是役耗资数十缗。”所言魏、黄、蔡、周、陈维数人，皆无考。

清顺治二年乙酉（1645），七年庚寅（1650）间，黄海如、郑成功攻潮

州。桥毁，总兵官蔡元修之。（《周府志》十九津梁）十年癸巳（1653）郝尚久反清，桥遭回禄，蔡元又修之。（《卢县志》建置略六）

《明季潮州忠逸传》六："顺治七年庚寅（1605）六月，郑成功引舟师攻苏利于碣石，风逆反师，围州，成功为陈斌烧断广济桥。"

《古今图书集成》职方典："广济桥，顺治庚寅，郑成功毁之，亭屋石梁，存者仅十一。后总镇郝尚久将城内旗竿暂架为梁。次年，道镇府委蔡元将杉木造为桥梁，盖板，便民往来。癸巳，郝尚久叛，又自毁木桥数洲。后署道田□委蔡元仍修。"

按：蔡元，字完赤，海阳人。（《周府志》二十九人物武功，《张县志》七人集，并有传。）

十一年甲午（1654），知府辽东黄庭献（按：《阮通志》建置略三十一，《周府志》十九津梁，并误作廷猷）重修。十二年乙未（1655），又将大木头架造二洲，并修理别洲。（《古今图书集成》职方典）

按：廷献，《阮通志》：顺治十二年任知府。似不应于十一年有修桥之举。

康熙十年辛亥（1671）提学道迟煊（按：《古今图书集成》职方典："煊"原作"宣"，误，今改正）、知府华亭宋徵璧委经历童士超督造桥梁。（《古今图书集成》职方典）

按：《阮通志》四十三职官表三十四，迟煊，汉军正白旗人。顺治乙未（1655）进士，十二年任广东提学道。又《周府志》三十一职官表上：宋徵璧，字尚木，江苏华亭进士，顺治元年甲申（1644）任知府。童士超，钱塘吏员，康熙三年甲辰（1664）任潮州府经历。

十二年癸丑（1673）八月，太白经天，凡十六夜飓雨，毁屋，广济桥圮。（《张县志》八天集灾祥，《卢县志》二十五前事略二）

陈衍虞浮桥春涨诗注："癸丑，风狂桥圮。"

十六年丁巳（1677）八月二十四夜，西岸桥下吼声如牛，石墩忽倒其一。（《周府志》十九津梁，《卢县志》二十五前事略二）

十七年戊午（1678），知府江宁林杭学重修。竣事，郡人曾华盖为记。（《卢县志》二十二建置略六）

曾华盖《重修韩文公祠及广济桥碑记》："（湘子桥）自经寇焚兵蹦，桥之梁坏石崩，行人惴惴，以陨脐为惧。公又更其腐材，理其颓石，联编舟于中流，依雕阑于南北。骆舆声喧，行旅踵接，恍乎若长虹蜿蜒，跨清波而利涉者在此修。以至于量费庀通材，择人董役，一木一石，皆出者俸人之余。"

《古今图书集成》职方典："十九年庚申（1680），知府林杭学委生员李奇俊重建桥梁及浮船路板。"

按：林杭学，字宇武，江宁人。康熙十六年丁巳（1677）任潮州知府。《周府志》宦迹有传。

二十四年乙丑（1685），总督吴兴祚捐万金重修，以署游击程士鳌、生员李奇俊董其役。经始于乙丑冬，造成于丁卯（1687）秋。

吴兴祚《重建广济桥碑》："康熙二十一年壬戌（1682），余以福建巡抚奉命总署两广，明年，巡视海滨，遵碣石卫而西至潮。临鳄溪，登郡城，望广济桥仅存石址，汪洋巨浸中，往来病涉……乃捐俸檄郡守林杭学，署游击程士鳌董其役。庀材程石，诸生李奇俊与有劳焉，期年告成。"（《周府志》艺文）

杨钟岳《重修广济桥碑记》："吴总制出万余镪，鸠工伐石，约所遗墩二十有奇。无不新增硊石，以实其基，斜方棱角，甃砌坚致，乃跨石板，翼雕阑，修若干丈，广若干尺，悉循古制而工倍之。经始于乙丑之冬，告成于丁卯之秋。"（《搴华堂文集》）

鲁曾煜撰《两广总督吴公兴祚传》："潮之广济桥，闽粤孔道，圮而民病，伯成曰：吾犹不忘闽，况粤耶？予白金四万两，桥比前益固。"

(《碑传集》六十四)

吴震方《岭南杂记》上:"潮州府城外广济桥……屡修屡圮,康熙甲子(1684),两总督吴讳兴祚捐银二万重修。两粤盐船,必由此桥掣验。"

按:吴兴祚,字伯成,号留邨,浙江山阴人,入正旗籍,康熙十二年癸丑(1673)广东总督。(见《阮通志》四十三职官表三十四)兴祚所立碑,今不可见。

五十四年乙未(1715)三月,广济桥东墩石梁折。(《张县志》八天集灾祥,《卢县志》二十五前事略二)

陈王猷湘子桥诗注:"吴制军所重修石数十板,皆横四五尺,纵十余丈,已折十之九,而桥上多去思碑。"

五十九年庚子(1720)五月,水决东岸,石墩没其二。

按:《卢县志》前事略二作三,误。详《张县志》八天集灾祥,《卢县志》二十二建置略六。

雍正二年甲辰(1724),知府太原张自谦倡修东西岸石墩之一,铸二铁牛列置东西岸,以镇水患。(《韩江记》二,《卢县志》建置略六)

胡恂《增修广济桥石墩记》:"水决东洲,石墩没者二,雍正二年,前守张君自谦倡缙绅士庶,仅修其一。"

按:张自谦,山西太原监生,康熙五十四年乙未(1715)任潮州知府。(见《阮通志》五十职官表四十一,《周府志》三十一职官表上)

三年乙巳(1725)题盐运同驻潮州,与知府分督桥务,东岸属运同掣放引盐,西属潮州府稽查关税。其浮梁船十八只,亦各分管。(《卢县志》二十二建志略六)

六年戊申(1728),知府萧山胡恂以桥墩缺一,募金重修,经始于雍正六年十月望后三日,竣工于七年六月四日。

《张县志》二地集：“（广济桥）六年，升任巡道楼俨、巡道刘运鲋、知府胡恂、知县张士琏复修其一，同知宋桂、监生黄枢谟董其役。”

胡恂《增修广济桥石墩记》：“观察楼公清釐开元寺租，可为修桥之费，请于大吏，报可。与海阳令张君士琏殚心经画，诹吉兴修。郡司马宋君桂偕太学诸生黄枢谟、陈大业、林自青、黄继茂，耆老杨楚臣等董其役。经始于雍正六年十月望后之三日，越明年，六月四日工竣。计费镪一千八百二十三两有奇。”（《周府志》四十一艺文）

按：《周府志》职官表上，楼俨，浙江监生，雍正五年丁未（1727）任巡道；刘运鲋，江南南陵进士，雍正七年己酉（1729）任巡道；胡恂，浙江萧山贡生，雍正五年任知府；宋桂，江西新建监生，雍正六年任海防同知；张士琏，一作士连，安邑进士，雍正三年乙巳（1725）知海阳县，《卢县志》三十三列传二有传。

道光二十二年壬寅（1842），大水决东岸石墩，圮者六，损者二，坏者一；决西岸石墩，圮者三，木石桥梁，损失殆尽。（《卢县志》二十二建置略六）

《卢县志》二十五前事略二：“（道光）二十二年，夏秋霪雨，大水，江东堤溃，广济桥墩多圮，铁牛失其一。”

二十三年癸卯（1843），知府觉罗禄谕官绅捐款重修，成西岸三墩。复造浮梁船四十二，合原设浮梁十八，直接东岸。（《卢县志》二十二建置略六）

二十七年丁未（1847），知府钱塘吴均以东岸十三墩，自道光二十二年大水决去其九，未经修筑。乃首捐资修第三、第八、第九三洲，其第一、第四、第五、第六四洲崩损者，亦为之修补。而梅州邱万兴为分转海运，亦捐资修复第七洲。自是以后，潮市布行商朱莆瑞等捐修东岸第二洲，并重建巧圣庙，逾月告竣。糙白米行商林资福等捐修第十二洲，并建茶亭。经始于是年九月，讫明年五月二十一日竣事。分转海运数人，复认一洲。又嘉应、平远、镇平三属水客，共修第十洲，并筑十洲亭。以邱慎猷、黄国诗、辜利权、李程鹏为董理。经始于是年十月二十一日，至明年五月二十四日竣事。（据《重修广

济桥东岸第十二墩并重建茶亭记》、《捐修广济桥第二洲并重建巧圣庙记》，及《广济桥十洲亭记》。参《卢县志》建置略六）

按：吴均，《卢县志》三十三列传二有传。

二十八年戊申（1848），郡绅设子来局，修复第十一墩并第九墩、第十墩、第十一墩、第十二墩各洞桥梁栏干等，呈请道府宪仍谕桥工司事邱慎猷、黄国诗、辜利权、李鹏程并米行修桥司事杨大省董其役。并新建两亭，以为行人憩息之所，经始于道光二十八年戊申十月初八日，越明年四月望后之三日告竣。（《子来局修复广济桥第十一墩记》）

黄钊《重修宁波寺碑记》："道光壬寅（1842），韩江水溢，东岸桥墩，溃其九座。岁丁未，钱塘吴公均以分转权郡事，自捐廉修复第三、第八、第九座，嘉应邱慎猷自修复第七座，潮郡城内布行修复第二座，米行修复第十二座，海运通纲修复第十三座，嘉应、平远、镇平各盐客修复第十座，潮嘉绅庶行户共修复第十一座，桥成。闽粤数郡商旅，咸利赖焉。"

按：《卢县志》建置略六，记道光二十年庚子（1840），迄二十九年己酉（1849）修广济桥事曰："二十七年，嘉应盐商邱慎猷捐千金募闽人成东岸墩一，于是知府吴均捐廉续修石墩三，其余五墩，布商朱莆瑞等捐修一墩，米商林资福等捐修一墩，嘉应、平远、镇平诸盐商捐修三墩，潮桥海运盐户，共修一墩，郡绅设局劝捐，共修一墩。并与饶平杨钟等，次等捐办木梁，统归邱慎猷经理。吴均去任，知府刘浔捐金足之。以二十九年五月，桥成"云云。其以邱慎猷首捐千金建墩，而知府吴均继之，说与各碑记谓吴均首先捐俸倡建不合。又言："吴均去任，知府刘浔捐金足之。"按各碑记，皆谓"道光丁未（1847）刘浔来守潮州，甫下车，方议修桥，旋奉调檄。而吴均以分转兼权郡篆，即以修桥为己任。"是刘浔为知府在吴均之先，虽有志修废，而实未曾捐资建桥也。县志所言有讹，盖当时修志诸公，未睹各碑记也。

同治八年己巳（1869）大水，东岸墩复圮其一，总兵方耀率绅耆捐修，

墩成，欲易木以石，以墩高水深而止。（《卢县志》二十二建置略六）

十年辛未（1871）六月初三日，东北红光烛天，俄变碧色，大雨如注，水骤涨，广济桥东石墩圮其一。（参《卢县志》前事略二）

十一年壬申（1872）二月，东岸第十二墩崩圮，分转宪注川如命糙白米行商修建，经始于十一年壬申二月初二日，成于十二年癸酉（1873）春季。（《重修广济桥东岸第十二墩并茶亭房舍记》）

三　建筑

阁

〔仰韩阁〕在济川桥左。元至正中，通判乔贤能建。（明《一统志》八十）久废。

按：济川，即广济桥东洲之旧称。《舆地纪胜》引《旧图经》云：仰韩阁在江岸以镇江流，是阁已建自宋，贤能盖重修云。贤能旧府县志无其名，明《一统志》可补其阙。

寺

〔宁波寺〕在桥之东，旧称宁波祠，塑宁波神以安水怒也。（姚友直《广济桥记》）寺颇宏敞，祀十八罗汉及二十四桥墩神。（《韩江记》二）明宣德间知府王源重建。（《卢县志·古迹略》）清康熙癸卯，寺灾。甲辰春，守道魏绍芳鸠工庀材，复厥旧观。杨钟岳为记泐石。（杨钟岳《重建宁波寺碑记》）屡经风雨，倾圮，今沦为民屋。

按《吴府志》九："宁波寺，在广济桥东，明正统间建。"考《明史》：王源，宣德十年为潮州知府，其明年，为英宗正统元年，时源尚为知府，则正统间建寺者，亦即王源。

庙

〔韩湘子庙〕在桥东洲之首，民国十六年重建。祀韩湘子，甚陋日隘，额题“韩湘子庙”四字。庙旧有湘子卦，颇灵验。清姚竹园作诗道其事，有“成都昔日君平祠，潮州今日韩湘庙”之句。今犹有卖卜其间者。

〔巧圣庙〕在东洲第二洲墩上，道光二十七年，潮郡布行商重建。

亭

〔高节亭〕在桥之东，明嘉靖初，教谕陈察建。（郝玉麟《广东通志》、《卢县志》古迹同）今废。

〔利涉亭〕在桥之东，明嘉靖间，知府丘其仁建。（《郝通志》、《卢县志》古迹同）今废。

〔十洲亭〕在桥第十墩，道光二十七年，嘉应、平远、镇平三属水客同建，有记。

〔广济亭〕在韩江东岸，道光二十三年，知府觉罗禄重修西岸桥墩，造浮梁船四十二，合原设浮梁船十八直接东岸。（见《卢县志》二十二建置略六）构此亭以为游人憩息之所。民国已未，为飓风所毁。

坊

〔民不能忘坊〕在桥上，为太守刘浔分司吴均建，今废。（《卢县志》建置略）

楼

〔二十四楼〕宣德间，知府王源建。今废。（见姚友直《广济桥记》）

附：

〔广济门〕即潮安县东门，郑昌时有诗自注云：“东门曰广济门，通水利。”盖缘广济桥得名。

四　石刻

修造广济桥碑记

桥曰广济非旧也盖始于韦庵王公奉命守潮时起百载颓址葺而完修之梁架琐珉洲盖剧阁遂使东南无天堑之苦京省有攸往之利可谓广渡十方普济万灵矣更浮桥而名广济良有以也嗣后不无桑变则相继而重修之者有直指蔡公王公二千石贾公也轮奂贲饰其称广济桥者愈觉辉煌不虞客岁季冬回禄为灾逼城石梁七洲琐珉长虹中断百年楼阁一时俱烬诚亘古之异变为全潮之攸系也嗟夫最令人太息者四方莫能飞渡水手乘此射利架一叶之扁舟冒滐急之危涛问舟则需索万状肠断恶溪之苦楚竞渡则满载百余险甚鳄鱼之翻浪有泛溺而待援者有子母而同没者岂非断梁之灾流毒至此耶余值与澄邑魏覆闲海邑蔡怀悟渡河有事于府主刘公生祠基址临舟惊怖相与咨嗟感叹者久之谓当此海波不扬往来既已艰危至若春流暴涨覆溺宁容数计同兴婆心欲作慈航归而谋诸慈祥吉人黄雅周周曰君辈得吾心所同然已然是举也与其琢石梁有浩大之难造孰若架木桥便万人之得济随立募簿各捐己金权移缗解恳督府郑部下官陈君讳维者往闽省买治木料值仲春海蜃连作舟不扬帆及是木登载而天清日霁已越次日至鮀江又次日即诣桥下意冥冥中□□有默相者乎夫材木庀已而盖板底事费不过数十缗在素封之家以其治园林者什之一足矣治堂构者什之二三足矣无奈甘沦苦海障在悭贪初不

难于慷慨援笔及叩之百无一应焉□而雅周履闲怀悟乃道人林回冈不追汗力数拜宦富长者沿求济世之侣乃得苟完而奏功焉则安澜履平讴歌载道回视向之断梁苦渡者为何如哉是役也鸠工于三月十三日落成于八月初五日□嗣此而险楼肯构百年垂久不日而石梁随兴则万事之赖矣余等不过一念婆心一□善果宜亦无取于志者虽然乐义好施之人不愿与悭啬者同混□因公科敛之嫌亦既有闻谤而告退故必详陈颠末缕开条件于以见乐义好施□两皆其有宜于广济而因公科敛之谤或亦无伤于广济乎于是乎志。

上碑光绪《海阳志·金石略》失载。碑高六尺二寸，广三尺二寸，正书。篆额修建广济桥碑记七字，横列，字大二寸八分，首题目一行，正文十七行，行四十五字，字大一寸。抬头高一字。正文之后，又列捐银人名十一行，字大八分。碑嵌在广济门城垣上，久经洪水冲蚀，漶漫不可卒读。碑最末一行，题崇祯十一年十一月长至次日，海阳陈先资君□氏志。其下尚有字，残蚀不可辨。

重建宁波寺碑记

韩山之麓有寺焉厥名宁波宁波之寺何昉乎考舆志唐元和间昌黎韩公愈来守是邦鳄渚底平鲸涛不惊遂创兹寺云越三百余载宋兴有相国陈公尧佐至止因其旧制而一新之迨明去宋亦三百余载太守王公源者见倾颓圮毁爰为修葺计然则今之寺其因而修之建之乎抑重而建之也曰建之建之也何居岁癸卯回禄播炎寺为灰烬前之所遗无复存矣甲辰春幸我
魏公重膺节钺之寄抚莅兹土不阅月而百废俱举因潮界海疆日事运筹以固吾圉往来桥津宁波间喟然叹曰宁波振古效灵而不为之启宇守土者之责也遂鸠乃工庀乃材斲垩丹臒次第竣功其费千金皆出于公之乐捐而不动公帑者也落成之余一临眺焉东北通八闽西南通两粤潆流急湍□其前磅礴郁积绕其后商旅往还盐榷辐辏多会于此美哉山河之胜妥神不在兹乎乡人士谓是举也不可无言以志之而求志于余余观人情好佚而恶烦趋欲舍谊详利害而略猷为魏公能以恶易好以舍易趋以略易详求之今日未多觏也其与唐宋明诸君子之意岂异耶余乌能志之且
魏公筮仕来历官二十余年驰誉于楚粤齐鲁之区随在建文庙者四名贤祠宇书院

各一有功于名教素矣独兹寺乎哉余又乌能悉志之乡人士进而请曰今

天子声教覃敷薄海内外无不纳款归化正波海宁靖日也其可忘彼效灵之功乎其可忘兹报彼效灵之力乎余因纪其事飏其盛以告来者公名绍芳字和旭顺天文安人由乡进士历任补授岭东其人其政父老当能言之

赐进士第内翰林弘文院庶吉士今奉

旨守制治年家弟杨钟岳拜撰

钦差镇守潮州等处地方都督府栗养志

潮镇标中军兼左营游击陈　旺　潮镇标右营游击张　仪

潮州城守游击关　麟　城守中军守备高光纮　潮镇下千总潘瑞　王英　林廷燏

钦差镇守潮州饶平等处地方总镇府吴启丰　饶镇标参将邹瑞　饶镇标中营参将吴汉

饶镇标都司佥书李　焜　饶镇标都司佥书曾　兰　饶镇标都司佥书魏　连

饶镇标都司佥书欧　亮　饶镇标都司佥书吕　麒

潮州府知府宋徵璧　海防同知邓会　粮捕通判闫奇英　理刑推官邵　士

山海关郑周道

钦取户部浙江司主事原海阳县知县王运元　潮阳县知县张弘美　揭阳县知县叶其勤

海阳县丞毛诗雅

程乡县知县戴明适　澄海县知县丛仪凤　饶平县知县刘鸿业　平远县知县刘骏名

普宁县知县程养初　惠来县知县孙汝谋　大埔县知县禹昌胤　署镇平县事潮州府经历童士超

潮州卫守备张星烈　防守东路守备蔡俊　举人蔡　毅

程乡县生员杨宏道

举人林　纮　陈国玑　黄承箕　李明造　陈国谟　谢简捷　方来贺

　　游定海　谢简撰　梁犹龙　谢金度　曾华盖　史　晟

生员邹□春　陈士孚　陈嘉祥　杨时芳　黄　华

耆民杨明恺　王求先　王明一　陈麟生

康熙六年岁次丁未仲冬元月立石　督工陈　祥

义安陈夏望摹临上石

上碑在宁波寺内，高七尺，广三尺五寸五分，篆额曰魏宪台重建宁波寺碑记，横行，字大三寸，无题文，记文连结衔十六行，行四十四字，字大一寸，抬头高二字，正书，记文后，署名与年月，又十三行。

按：此记亦见《搴华堂文集》，以文集所载校之，其异者：如题目，文集无“魏宪台”三字；记文“何昉乎”，文集“何”上有“果”字；“鲸涛不惊”句，文集无之；“遂创兹寺云”，文集“创”作“成”；“越三百余载”，文集作“越三百年”；“陈公尧佐”至“止因其旧制而新之”，文集无“止”字；而“因”字作“循”；“追明去宋亦三百余载”，文集“载”字作“年”；“太守王公源者，见倾颓圮毁”，文集无“者”字，而“圮毁”作“之状”；“抑重而建之也”，文集无“抑”字；“寺为灰烬”句，文集无之；“幸我魏公重膺节钺之寄，抚莅兹上”，文集作“幸守宪魏公，抚莅兹土”；“因潮界海疆，日事运筹，以固吾圉，来往桥津宁波间”，文集作“一日，有事运筹，往来桥津间”；“其费千金”，文集作“其费若干”；“皆出于公之乐捐”，文集“乐捐”作“清俸”；“西南通两粤”，文集“通”作“连”；“商旅往还，盐榷辐辏，多会于此”，文集无“往还、辐辏”四字；“妥神不在兹乎”，文集作“波其永宁乎”；“好佚”，文集“佚”作“逸”；“求之今日，未多觏也”，文集无之；“余乌能志之”，文集亦无之；“其与唐宋明诸君子”，文集“与”作“于”；“二十余年”，文集“年”作“载”；“余又乌能悉志之”，文集作“余焉能悉志之”；“今天子声教覃敷，薄海内外，无不纳款归化，正波海宁靖日也，其可忘彼效灵之功乎，其可忘兹报彼效灵之力乎”一节，文集作“薄海安澜”，无“内外无不纳款归化，正波海宁靖日也”十五字，又两“彼”字并无之；“余因纪其事”，文集“因”作“乃”；自“公名绍芳”以下文集并阙。

又按：魏宪台绍芳，直隶文安举人，康熙三年任。见《周府志》职官表上。《湖南通志》：绍芳任广东佥事。记文后连署名诸人：栗养志，陕西榆林人，康熙三年，任潮州总兵。陈旺，辽东人，顺治十七年，任左营游击。张仪，江南人，康熙四年任右营游击。关麟，顺天武进士，康熙五年任城守营游击。（并见《阮通志》六十职官表五十一，《周府志》

三十二职官表下）林廷熽，字和一。（雍正光绪两《海阳县志》并有传）吴启丰，海阳人，吴六奇子，康熙五年袭父职。吴汉，六奇弟，大城所守备。（见光绪《海阳县志》十六选举表五，并详《县志》六奇传）邹瑞，海阳人，康熙八年，任饶平营游击。曾兰，江西人，康熙八年，任饶平营守备。（并见刘忭康熙《饶平县志》六，《周府志》三十二职官表下）宋徵璧，字尚木，江苏华亭进士，康熙元年，任知府。邓会，闽县贡生，康熙四年，任海防同知。闫其英，奉天监生，康熙五年，任粮捕通判。邵士，浙江萧山进士，康熙二年，任推官。王运元，五台贡生，顺治十六年，知海阳县。张宏美，海州卫生员，康熙六年，知潮阳县。叶其勤，义乌吏员，康熙五年，知揭阳县。毛诗雅，含山贡生，康熙四年，任海阳县丞。刘鸿业，崇仁举人，康熙八年，任饶平县知县。童士超，钱塘吏员，康熙三年，任潮州府经历。（以上并见《周府志》三十一职官表上）戴明适，沧洲人，拔贡，康熙四年，知程乡县。（见光绪《嘉应州志》十八）刘骏名，字子峻，黄旗辽东人，康熙二年，以荫生令平远。（雍正《平远县志》二官迹传有传）程养初，陕西临潼举人，康熙元年，任普宁县知县。孙汝谋，潘阳举人，康熙二年，任惠来县知县。禹昌胤，一作禹昌允，河南汜水举人，康熙二年，任大埔县知县。丛仪凤，文登举人，亦康熙二年澄海县知县。张星烈，顺天人，康熙二年，任守备。（上并见《周府志》三十二职官表下）林汯，字源甫，海阳人，康熙癸卯举人。（《阮通志》、《周府志》、雍正光绪两《海阳县志》并有传）黄承箕，字文豹，海阳人，顺治丁酉举人。（雍正光绪两《海阳县志》并有传）谢简捷，字子茅，顺治辛卯举人。简撰，字子义，康熙癸卯举人。（并见光绪《海阳县志》谢绍举传）曾华盖，字文垣，康熙丙午举人。（见光绪《海阳县志》曾栋奇传）陈国玑，揭阳人，阳山教谕。李明造，海阳人，并顺治丁酉举人。谢金度，海阳人，花县教谕。方来贺，.亦海阳人。陈国谟，澄海人，并康熙癸卯举人。游定海、程乡学，丰顺人，解元。梁犹龙，字君虎，一字卧翁，海阳学，饶平人。史晟，字伯寅，饶平人，一作海阳人，夏县知县，并康熙丙午举人。（以上俱见《周府志》二十七选举表下。其海阳学者亦见光绪《海阳县志》十五选举表四）陈士孚，字挛之，海阳人。黄华，字太华，饶平人。（并见《古瀛诗苑》二今集）余无考。

重修韩公祠广济桥碑（文见文征）

石碑在韩山韩祠中厅西壁，高五尺二寸，广二尺二寸，篆额曰重修韩公祠广济桥碑记，盖曾华盖撰文，碑为灰所圬，行数署款，皆不能辨。

重修宁波寺碑记

寺以宁波名志桥成也按郡志寺建于宋不著年代而桥西岸始于宋乾道间知军州丁允元初名丁公桥东岸筑于宋绍熙间知军州事陈宏规更名济川桥后先增筑者不一人明宣德中知府王源垒石重修西岸十墩计九洞共长四十九丈五尺东岸十三墩计十二洞共长八十六丈八尺中空二十七丈三尺造舟二十有四为浮梁更名广济桥　国朝康熙六年重建宁波寺碑谓寺始于唐元和韩昌黎所建至宋陈文惠因其旧制而一新之者妄言也夫桥始于宋而寺亦始于宋桥成而寺亦因之而建庶几近之又按郡志康熙十年辛亥提学道迟煊知府宋徵璧重修广济桥而宁波寺碑为康熙六年岭东道魏公绍芳重建是时守郡者亦宋公徵璧　魏公时但修寺而未尝修桥迟公时但修桥而不再修寺则寺与桥之成宋公实任之而名则皆以道率之道光壬寅韩江水溢东岸桥墩溃其九座岁丁未钱塘吴公均以分转权郡事自捐廉修复第三第八第九座嘉应邱慎猷自修复第七座潮郡城内布行修复第二座米行修复第十二座海运通纲修复第十三座嘉应平远镇平各盐客修复第十座潮嘉绅庶行户共修复第十一座桥成闽粤数郡商旅咸利赖焉而民无病涉之忧桥东人日夕至城市尤德公因修宁波寺门内有堂三楹面南向拟奉吴公长生禄位公闻之艴然曰果尔余当自往毁之于戏宏能人之愿施大雄之力浑智名勇功于不事而屹然砥柱于中流是亦足以挽颓波已

文林郎翰林院待诏前充　文颖　国史两馆缮录官镇平黄钊撰记

道光庚戌四月初八吉日兴工至十月十五日工竣共用去工料银捌百肆拾壹两零

　　子来局潮嘉绅庶行户重修宁波寺碑记

上碑在宁波寺内，高五尺五寸，广二尺四寸，横额曰重修宁波寺碑记，

字大二寸六分，题文一行，记文十一行，行五十字，又附列房屋位置方向五行，署款年月各一行，字大皆八分，正书。

按：宁波寺祀十八罗汉及二十四桥墩神，因广济桥而创也，《古今图书集成》职方典祠庙考《周府志》、《张县志》、光绪《海阳县志》皆称：寺宋时建，惟杨钟岳重建宁波寺碑引《舆志》曰：元和间，韩愈来守是邦，遂成此寺，以寺肇建自唐，未知所据何书。今以寺所祀二十四桥墩神推之，当创于广济桥既成之后，决非唐时所建。黄香铁斥为妄言，是也。惟黄氏引郡志谓桥西岸始于宋乾道间知军州事丁允元，东岸筑于绍熙间知军州事陈宏规，并与旧府县志乖迕，辨见沿革门。

捐修广济桥第二洲并重建巧圣庙记

潮之广济桥右距城闉左抵山麓萃五方之商旅济百万之往来宋明各有创建国朝屡见增修乃道光壬寅七月洪水为灾鼍梁击断虽迩日之造舟亦可为梁必如前之筑墩乃堪作柱太守刘公下车伊始正拟倡修忽奉调檄幸逢观察杨大人痌瘝在抱利济为怀劝乡绅之各行捐筑属署府以倡率兴修吴太守默尔图维独运捐廉之举翕然乡应乐看不日之成凡我同人仰列宪之慈衷伤行人之病涉援商集腋共乐醵金同心协力修东岸之二洲缔造经营方逾月而告竣且斯墩之上故有巧圣庙焉当阳侯肆虐桥圮庙倾四面波涛江舟尽没中流砥柱神像依然此皆赫濯之所钟精灵之所注者也兹仍旧基涓吉重修以妥神灵以邀神贶环绕山河奠苞桑之永固丹垩楹桷壮庙貌之观瞻所以赴功乐事一时见踊跃之忱咸称显应无疆奕世获乂安之庆

道光丁未冬月郡城布行众同人记

上碑高四尺七寸，广二尺二寸七分，正书，无额，首题目一行，正文十行，行三十二字，字大一寸二分，抬头高一寸，末年月署款一行，在东岸第二洲桥楼神龛下，道光二十七年立。记中所谓太守刘公即刘浔，吴太守即吴均，观察杨大人即杨文定也。

重修广济桥东岸第十二墩并重建茶亭记

潮郡东城外韩江绕之跨韩汕而绵亘者曰广济桥叠石为墩二十有三东岸则十三墩焉创于宋历明代以逮　国朝废而复修者屡盖中流激湍所以障狂澜而通孔道惟斯桥是赖道光壬寅岁秋鲸波肆虐东岸墩决去其九乡先生咸筹款重建其时经费未敷爰排舟作度以便往来然此时特权宜计之而非经久之谋也岁丁未祥符　刘公浔来守是邦甫下车即商修筑旋奉檄调署韶南连道益拳拳于心事盖悬而有待钱塘　吴公均署分转兼摄郡篆承　观察文定杨公命劝绅民各效捐修之举遂分廉俸倡修第三第八第九等墩此其痌瘝在抱揆诸苏子瞻之寓惠捐犀蔡君谟之守泉种蛎殆不是过耳我同人仰体列宪仁慈黾勉助修第十二墩敛以蝇头之利整兹鼍背之梁由是冠盖骈阗轮蹄辐辏亦可以共庆安澜无虞病涉矣墩上旧有茶亭墩倾亭圮尽付波臣兹因筑墩而并建之觉桥济涉而茶济渴斯诚为济之广也乎是役也经始于道光二十七年丁未九月朔日越明年戊申五月望后之六日工竣我同人乐贤守利济之心之有造于潮者不浅也于是乎书

道光二十八年岁在戊申季夏朔日潮郡糙白米行众同人记

上碑高四尺二寸，广二尺二寸，正书，无额，首题目与正文相连，并年月署款共十二行，行三十二字，字大一寸二分，在东岸第十二洲茶亭之内。

广济桥十洲亭记

钱塘吴公尝摄吾梅州牧伯予等饮和食德久矣岁道光丙午权潮桥分司转运予等为水客鬻盐轮饷复隶分转公优恤逾于常转先是广济桥为水冲溃历五年议修者甚众丁未公以分转权守郡事既熟筹所以复之者谓事难于经始而易于观成也爰首捐廉修第三第八第九三洲其第一第四第五第六四洲崩损者亦公为之修补而吾梅邱万兴者为分转海运亦先自捐费修复第七洲工尚未竣初桥圮时官民捐资几万余金迄无成咸以为观成未知何日矣自公经始以来行所无事筑复及修补者已八洲可以利涉自时厥后潮市米行布行各修复一洲分转海运数人复认修一洲予等尝为公部民今鬻盐转运又隶公宇下佥议就行盐每票输费若干合嘉应平远镇平三属水客共修复一洲并呈请分转派司桥工□事四人邱君慎猷黄君国诗辜

君利权李君鹏程代为董理于丁未二十七年十月二十一日兴工至本年五月二十四日工竣予等嘉平镇三属旧皆为程乡县潮州治后析为三至　国朝雍正十年改程乡为嘉应直隶州而以平镇二县属之然则予等固潮民也今虽析治而　吴公固尝为嘉应州牧伯今又权分转兼署郡事予等荷　吴公教养而体恤之者已异于常则所以副　吴公教养而体恤之者自异于众也工已竣谋筑亭为往来徒旅憩息之所洞为第十洲即以名其亭吾闻蓬瀛之境三岛十洲潮为古瀛洲十洲亭盖亦蓬瀛之一胜景也夫是为记清道光二十八年岁次戊申秋八月

上碑高四尺六寸，广二尺四寸，正书，额曰嘉、平、镇三属盐行重建广济桥第十洲记，横列二行，行八字，字大一寸六分。首题目一行，曰广济桥十州亭记。正文共十五行，行四十四字，抬头高二字，末年月日署款一行，字大八分，在东岸第十州亭壁上。

子来局修复广济桥第十一墩记

窃惟事既有经始情可验乎子来盖我潮郡东门外韩江绕城江上有桥名曰广济为行人孔道缓水势而息狂澜惟斯桥是赖是桥也创于宋代自元明迄国朝修圮叠见乃道光壬寅七月洪水滔天而东岸十三石墩决去者九冲坏者四过客皆叹其病涉迨岁丁未祥符　刘公浔守潮正在议修旋升任不果时观察为文字杨公廛念桥墩既倾往来不便谋诸吴公议以修复　吴公名均字云帆浙江钱塘人也以分转兼权郡篆慨然以修桥为己任即捐俸先倡全筑者三墩稍葺者四墩于戏有斯遗爱感人孰不争输恐后哉予等各自乐施共成美举故以子来名局蒇乎经始之功认修复第十一墩并第九墩第十第十一第十二各洞桥梁木料栏干等项呈请道府宪仍谕经始公所熟理桥工司事邱君慎猷黄君国诗辜君利权李君鹏程并添谕米行修桥司事杨君大省董其役其承谕经管题缴银数者则瑞兴当陈君先造也其在苏安山督办石块至桥应用者为　列宪前谕督办各墩石块之李君廷铭也墩南北并新建两亭以为行人暂憩之所于道光二十八年十月初八日兴工越明年四月望后之三日告竣计费镪三千九百七十五元维时占利涉于同人美成功于既济爰纪其事以勒之石

道光二十九年岁在己酉闰四月　　日立

上碑高四尺九寸，广二尺四寸五分，无额，正书，文凡十三行，首题目一行，末年月署款一行，共十四行，行四十字，字大一寸，在东岸第十一洲壁间。

重修广济桥东岸第十二墩并茶亭房舍记

潮城东门外有广济桥焉西岸十墩属于郡守东岸十三墩则分转宪属焉创自宋以逮　国朝间虽废而复修者屡莫如道光壬寅水患之甚东岸之墩崩去其九彼时吴公讳均署分转兼摄郡篆乡先生咸议修复艰于经费东岸之第十二墩吾同人则请捐修焉曾年岁之几何而墩又复崩且碁石冲去更有甚于壬寅经费之大适分转宪　川如汪公甫下车遂援壬寅之请修者谕令吾乡同人修焉当是时有谓众人之桥吾独任之无乃劳逸不均乎又谓修筑之说不亦难为继乎吾同人则不然夫传有曰公家之利知无不为忠也又曰且人之欲善谁不如我今造千万人往来之桥若忠与善则我不敢惟尽力以奉上而已是役也经始于癸酉春季石墩茶亭一仍其旧式于是乎略记至文言之胜前人尽详今不赘及尔

同治十二年岁次癸酉季春望日潮郡糙白米行同人记

上碑高四尺二寸半，广二尺二寸，无额，正书，题目正文连年月署款共十四行，行三十六字，字大一寸，在东岸第十二墩壁上。

广济桥碑

上碑在县城东门街口，高五尺，广二尺三寸，中书“广济桥”三大字，字大一尺五寸，字体略似夏承碑，左题王韦庵书，右题督工驿丞秦祖，碑阴别有管工粮户卢仕六字。

洪水止此碑

雍正《海阳县志》：“广济桥畔旧有大碣，镌‘洪水止此’四字，传为韩湘子笔，故从前少水患。康熙年间，郡守张自谦建榷馆其上，为董工役所占，已连年水灾，撼城折桥，当事觉之，遍求不得，盖已为役盗鬻，石上琢灭。”

按：近岁重修凤凰台，于近台基水处，得一缺石，篆书“洪水止”三字，不著书者姓名。当即此碑。志谓为石工琢灭，殊属虚构。今日移置凤凰台下。

又按：上各碑文，俱依原刻行款录入，不加标点，私意在存其真，谨发其凡于此。

五　文征

散文六篇

广济桥记　明　姚友直

郡治东并城，南曰恶溪。旧有修桥，累石为墩二十有三。深者高五六丈，低者四五十尺，墩石以丈计者数千百万余。上架石梁，间以巨木，长以丈计者四十五十有奇。中流惊湍，尤深不可为墩，设舟二十有四为浮梁。栏楯铁练三，每练重四千斤。连亘以渡往来，名曰济川。考之《图经》，肇建或经二三守，须数岁始成一墩，更数守历数十余岁，桥始成。其途通闽浙，达二京，实为南北要冲。其流急如马骋，而汹涌触之者，木石俱往。水落沙涌，一苇可渡。水涨沙逸，数里旷隔。虽设济舟，日不能三四渡。咫尺之居，若千里。女士不得渡，有日夜野宿，以伺其便。军民病涉，莫此为甚。自宋至是，因循不能修复者，殆百余岁。凡登途而望者，莫不痛恨，以为斯桥不复，终古苦涉矣。宣德乙卯冬，我韦庵王公莅任后，百废皆作。渡溪拜昌黎，顾桥遗址，询诸僚吏。潮卫指挥赖君棨作而言曰："斯桥之毁，累经修筑，不能为工。岁溺人畜，不可数计。非德望若昌黎伯，神化宜民者，不能也。惟公所至有声迹，而斯桥之兴，不在于公而谁欤?"公乃揆诸心，谋诸众，毅然兴作新之怀。命耆民之贤者，化财经途。尊官巨贾，捐金弃玉者相踵籍，而海邑洎潮揭程之民趋赴之者，各殚其财力，若有鬼神阴来相之。于是慎简官属，

若海阳县令李衡等，赞其计；选耆民董公许懋等，出纳赀费。于以购木石，募工佣，凡墩之颓毁者用坚磐以补之；石梁中断者，用梗楠樟梓之固巨者以更之。中流狂澜，触啮不能为梁者，仍设以浮舫，紮以铁缆，无陷溺之忧。桥之上，乃立亭屋百二十六间。屋之下、梁之上，镘以厚板，板上侧卧二层甓，用灰弥缝之，以蔽风雨寒暑，以防回禄之虞。环以栏槛，五采装饰，坚致倍蓰于旧。不期月告成。四方之人，骤闻者，疑而骇，若不之信。更名其桥曰广济，取济百粤之民，其功甚大也。又间联屋作高楼十有二：由桥西亭而东行，楼之一，西曰奇观、东曰广济桥；楼之二，西曰凌霄、东曰登瀛；楼之三，西曰得月、东曰朝仙；楼之四，西曰乘驷、东曰飞跃；楼之五，西曰涉川、东曰右通。是为西矶头。西厓抵矶，凡楼屋计五十间。矶叠级二十有四，按二十四气，以便人畜上下。过浮梁者，下由浮梁东行至穷处，曰东矶头，亦叠级二十有四。为楼之六，西曰左达、东曰济川。上级越楼，由亭西而东行，为楼之七，西曰云衢、东曰冰壶；楼之八，西曰小蓬莱、东曰凤麟洲；楼之九，西曰摘星、东曰凌波；楼之十，西曰飞虹、东曰观滟；楼之十一，西曰浥翠、东曰澄鉴；楼之十二，西曰升仙、东曰仰韩阁。楼之上重檐，又曰广济桥。东厓至矶，凡楼屋七十有六间。桥之穷矣。仰韩阁之东，有祠曰宁波，塑宁波神，以安水怒。祠之后，曰碑亭，四邑民献颂太守王公功德碑，列于两序。四方来观者，咸曰：斯桥实为江南第一。（康熙《潮州府志》十二艺文）

按：姚友直，会稽人，太史。

重修广济桥记　明　陈一松

潮滨海而郡，重溟垒嶂，磅礴萦纡，揽有江山之胜，盖自昔称瀛州云。郡城之东，大江注焉，广可三里许，为闽粤通律。其源出长汀，千余里建瓴而下。时遇霖潦，涨发，则倚马兴望洋之嗟。旧有济川石梁二十一，跨于两间，中络浮槎二十四，以往来行者。故老相传，昌黎韩公乞神于江，江为涸数日，因得而经始焉。然往牒亡稽，而《韩集》仅载江涸鳄徙事，或者殆谓是欤？迨至我朝，桥毁于代迁，人苦于胥溺，更数十守莫能理。宣德乙卯，韦庵王公守潮，政务举废。乃并四县之力修之，规制增备，坦焉利涉。所济既众，遂更名曰广济，事具姚太史记中。今去其时且百五十年矣。惊涛骇浪，震撼击冲，砥柱就倾，梁存仅半，江流稍溢，辄虞陷没，而行道之人复病矣。

万历六年，圣天子御宇锐精明作之功，遴擢张公自民部尚书郎来守吾潮。下车修百姓之急，顾而叹曰：桥其坏乎？不治，废且尽，人溺犹己，况方内通衢耶？乃谋诸寮朱君辈，暨海阳令徐君，议合，奏记当道前少参李公。今摄事大参孙公闻而韪之。得所捐赌金三百两，筮日程工，量财纾急。转以巨木，夹以周栏。圮者固而险者平，力加缩而功加倍。矶焉亘焉，鳌驾海上，而虹飞岭表。去来如织，不震不惊。工始于某年春二月朔，迄两月而告成。公率寮属落之，谓不可无识岁月。于是郡人陈某曰：尝读《周礼》职方氏掌达天下之道路，以通其财利。孟轲氏以舆梁徒杠为为国之政。则是役也，庸非斯民之急，而王政之所先乎？余不佞，居恒窃怪世之领方州者，类多从事廨宇台榭，以粉饰能声；甚或藻绘溪山，为游观无益之作；即沟浍隍堑，民所恃以为命者，亦且视为不急之务，又安有所谓道路桥梁耶？夫道茀若塞，春秋讥之；而津梁聿新，君子以为能举废。以今观于斯桥，创自昌黎，历数百年而大修于韦庵，又百余年而载修于我公。时我举羸，役不劳众，以援斯民之溺，以昭同轨之治，以光绍二公芳迹于不坠，岂废兴固其有会耶？是可以观政矣。公以爱民真实之念，弘济人利物之施，凡急人之病，所振起废坠，未可缕纪，兹特其一耳。睹河思禹，自今以往，宦辙之所驱驰，货客之所奔走，与夫四方衔命使者，经过是桥，平平荡荡，莫不歌咏圣泽，颂公与两道及数君子之功。当与韩山凤溪，增为高深，其所济宁有涯哉？董是役者，海阳丞蒋子某也，例得并书云。（《玉简山堂集》三）

按：陈一松，字宗岩，号乔东，海阳人。嘉靖丁未进士，历官工部左侍郎。

重修韩公祠及广济桥碑记　清　曾华盖

潮之有韩祠，非一日矣。昌黎有德于潮，民思之不忘，故合山川草木皆号之以韩，而祀公于韩山之麓，以云报也。时代既殊，修废不一，而揆厥所由，莫不时平政理而兴，时乱政窳而坠。则一时之兴革，固世道盛衰之攸关，吏治得失之所系也。迩年以来，鲸海翻波，浪烟频炽，四郊之外，民宇荡然，而祠亦与之俱荒。向之鸟革翚飞，俱变为窜狐牧马之所矣。岁在丁巳，刺史果庵林公祖，下车伊始，即喟然叹曰：“予今者实牧斯土，而令先贤之榱桷弗光，谁之责也？”顾残疆初复，师旅云屯，檄糗征刍，日不暇给。越三载而山海销讧，民用和集。乃以庚申秋，涓吉鸠工，至今春告成。植之蠹者易之，

墉之圮者饬之，丹黝之漫灭者增饰之。自堂宇门庑，以及文昌阁、曲水流觞之属，莫不次第修举。轮奂既具，庙貌岿然，俨乎若对几筵而仰斗山也。至潮之东鄙，密迩闽漳，韩江一线，实为之限。其间旌轺往来，南旅辐辏，咸获安驱戾止，以免于蹇裳濡足之患，则惟湘子桥是赖。自经寇焚兵蹦，桥之梁坏石崩，行人惴惴，以陨跻为惧。公又更其腐材，理其颓石，联编舟于中流，倚雕阑于南北。骀舆声喧，行旅踵接。恍乎若长虹之蜿蜒，跨清波而利涉者，在此修矣。以至于量费庀材，择人董役，一木一石，皆出诸俸入之余，不至累吾民。迹踵旧而增新，事虽因而向实创。公之功绩，更仆难数，此特见其一斑耳。慨自古治既远，循良之风不作。吏于其土者，大抵以官为传舍，而视其民若秦越，人之肥瘠，幸而不朘其生足矣。其谁能家视官，子视民，谋民之利，而不以扰民，且溯乎前之有功德于民者，而崇祀之恐不及也乎？吾于是叹公之造潮也深，而潮之邀惠于公也厚矣。夫袪弊兴利，而不尸其功者，贤守牧之事也。沐浴膏泽，欲言而口不能传者，小民之能也。颂德铭勋，以永声施于勿谖者，乡士大夫之责也。是安可以无纪为之？铭曰：猗欤昌黎，道重德大，力排异端，文起八代。直言朝宇，作刺海滨。延师敷教，立我蒸民。民思罔斁，祠公东山。山川草木，皆号曰韩。惟此韩江，环城若带。往来络绎，繄桥是赖。甲乙之交，四郊多垒。庙既荆榛，桥亦云圮。贤侯戾止，亦孔之忧。捐资饰材，是度是谋。经营既成，庙貌有赫。俎豆维馨，享祀不忒。为舟为梁，利济不匮。陋彼乘舆，斯为小惠。韩山苍苍，韩水汤汤。我公之绩，于韩有光。虹桥既奠，鳄渚永宁。亿祀戴德，请视斯铭。（雍正《海阳县志》卷十《文集》）

重建广济桥碑　清　吴兴祚

潮州为全粤东境，闽越豫章，经涂接壤。城东之水曰韩江，合汀赣九河之流，汇鳄溪，凭于广济门。宋州守曾汪作济川桥，袤广二丈，长丈一百八十有奇。中流急湍，深莫能测，于东西尽处立矶，矶各纳级二十有四，组浮舟以通之，桥之制未有也。明宣德中圮，知府王源伐石建址，架木为梁，更名广济。弘治大水，梁坏，知府谭伦易以石。万历间，御史蔡梦说重修。崇正末，毁于寇，蔡元稍葺之。康熙二十一年，予以福建巡抚，奉命总督两广。明年，巡视海滨，遵碣石卫而西至潮，临鳄溪，登郡城，望广济桥，仅存石址，汪洋巨浸中，往来病涉，顾视有司，心焉慨叹。自维建国经野，王制所重，顺民察地，予之职也。乃捐俸，檄郡守林杭学，署游击程士鳌董其役。

庀材程石，者生李奇俊与有劳焉。期年告成，无夺民时，无取民财，无役民力，经营作新，用宁百姓。易大畜曰：何天之衢，释曰：畜极而通。今者梯航万国，南抵扶桑，北暨流沙，舟车所至，莫不攸往，则是桥也，周行如砥，泉货以通，民用以利，可以宣圣天子承天载物之治矣。（乾隆《潮州府志》卷四十一艺文）

重刻广济桥记　清　杨钟岳

曾在三山，阅闽志，有昌黎驱鳄成广济之句，传者讹也。唐元和十四年，昌黎韩公，刺潮八月，即去袁州，成广济则未遑也。特功德在潮，尸祝于桥之东，惟彼江山，及所树木，以公姓得名，思韩深哉。厥后附会一桥，从而呼湘子焉，皆传者讹也。然则广济何昉乎？昉于宋也，考故志初名济川，其源自北，建瓴而下，汇汀漳惠三郡巨流，纵横湍驶，以入于海。形家言，泄而不蓄，宜有飞梁为绾带，庶足障回波砥狂澜也。况地近闽浙，百粤往来之冲，当春夏泛涨，漭泱澎湃，飞涛怒沫，不可向迩，行旅载道，轩辅络绎，鹄立待济者，顾东西两岸，弥漫如隔千里，一不奏功，而飘泛陷溺，不知所之，为此方巨患。宋州守曾、沈诸公，乃于东洲西洲分营焉，始基之矣，历年已多，洲坏梁断。有明宣德间，太守王公源垒石为墩，西计有十，东计十有三，架梁杂巨木，镘厚板。中以流急，墩乃止，因设浮舫，繫之铁缆，非为通岁榍，用杀水势也。经理既定，楼亭翼然，爰更名曰广济。弘治间，河流暴至，而梁又坏，延至正德中，乃合力易石焉，然屡受撼啮，随废随修，独是顺治庚寅大烬之余，石梁亭屋，存者有几？虽费诸君子修理之劳，而车骑错趾，邮筒朝发夕至，以及牵挽负担，难言履若康庄矣。幸总制吴公，承天子命，控驭两粤，癸亥夏，巡视海口，抵潮郡，见自西自东，往还如织者，广济桥也，而石梁缺焉，不可以久。慨然曰：舍是无求民瘼矣！周官之法，徒杠舆梁，治之有司，是役浩大，恐重民困，非余独任不可。越二年，出万余镪，鸠工伐石，约所遗墩二十有奇，无不新增碨石以实其基，斜方棱角，甃砌坚致，乃跨石板，翼雕栏，修若干丈，广若干尺，悉循古制，而功倍之。经始于乙丑之冬，告成于丁卯之秋，仰观亭榭翚革，焕然一新。俯瞰长溪蜿蜒，恍在襟带，是歌是舞，肩摩汗而驰，以为若偃之苍龙也，垂虹之饮涧也，戴山之六鳌，复道之行空也，夫岂徒度世有津梁，亦形胜藉锁钥，畴能辅相天地，竖百世功，无扰于民。如吴公其人者。程子曰：古之仕为人，今之仕为己，如纤啬起见，皇皇择急，以保功名，留余以遗子孙，溺不由己，何有

于人之病涉。公本至诚，而立远猷，万金一掷，毫无德色，是知有人而不知有已矣。我潮人士译余躬亲其事，不可无言传诸远，《春秋》常事不书，凡土木之役，匪惟不时害义，即得其时当于义，亦备而书之，盖重民力也。兹举不烦官帑，不费民缗，竭已以袪潮患，视古乘四载，奠九州，为国为民者何异，忍令久而弗传耶？维时留心督卒，赞勷有成，则有太守林公果庵。彼孙叔敖，楚贤相也，陂水一勺，犹存天壤；赵充国河湟之桥，汉史称之，今勒琐珉。皆出于中，爱戴感激，不能已复，然尸祝昌黎意也，将见有史氏之大书特书焉，其必自此日始。（《寨华堂文集》）

增修广济桥石墩记　清　胡恂

潮之水，以韩江为最，江上有桥，当闽粤孔道，自江以下皆泽国，缓水势而息狂澜，惟斯桥是赖。考江源自汀赣循梅诸山，千里建瓴，直逼郡治，怒流澎湃，如奔雷骋马，方舟莫渡。宋人筑洲架梁，命曰济川，不数年修圮叠见，故明宣德中郡守王君源，累石为墩一十有三，覆以屋亭，造舟二十有四为浮梁，更名广济。自弘治正德，迄我朝兴修者十数矣。康熙二十四年，制府吴公兴祚，捐金万余，尽易木梁而石之。既而水决，东洲石墩没者二。雍正二年，前守张君自谦，倡缙绅士庶仅修其一。予以菲才，承乏斯郡，相度川原，历览堤岸，深虑夫桥墩缺一，莫杀水势。下如东厢、西厢、登云、登隆诸堤，及饶平之隆都、澄海之苏湾、上、中、下三外，岁有冲决，庐舍田禾，皆不能保。因与同志商之，适前观察楼公清釐开元寺租，可为修桥之费，请于大吏报可，与海阳令张君士琏，殚心经画，诹吉兴修。郡司马宋君桂，偕太诸生黄枢模、陈大业、林自菁、黄继茂，耆老杨楚臣等董其役，经始于雍正六年十月望后之三日，越明年六月四日工竣。计费镪一千八百二十三两有奇，邦之士大夫莫不共庆安澜，余亦藉兹稍慰，因援笔记之。（乾隆《潮州府志》卷四十一艺文）

赋二篇

广济桥赋　明　李龄

客有御风霆，游古瀛，鼓枻沧浪，驰骋金城，登西湖兮四望，攀凤凰兮抚苍冥，烟景纷以万状，山川郁而青青，极目兮千里，聊纵志以抒情。主人顾而谓曰，子徒知夫岭南雄观，在于吾潮，而不知夫吾潮胜状，在于广济之一桥。于是乘华轫，骖虬螭，驾彩凤，载云旗，朝雨沛以洒尘，凉飙肃而吹

衣，纷总总其离合兮，湓埃风而至之。巍乎高哉，寥兮如飞梁度江，恍虖若长龙卧波，复道行空，俨然如乌鹊横河，鞭石代柱，崇台峨峨，西跨瀛城，东襟鳄渚，直走于韩山之阿，方丈一楼，十丈一阁，华棁彤橑，雕榜金桷，曲栏横槛，丹漆黝垩，鳞瓦参差，檐牙高琢，起云构于鸿蒙，倚丹梯于碧落，朱甍耸兮欲飞，龙舟萦兮如束，琐窗启而岚光凝，翠牖开而彩霞簇，灵兽盘题而蹲踞，青鸾舞栋以翱翔，天吴灵胥，拥桥基于水府，丰隆月御，列遗象于回廊。石苔斑兮欲驳，激琼波兮响琳琊，金浦烂其浴日，瑶城灿以凝霜，虽琼楼玉宇，不足以拟其象，而蓬莱方丈，适足以并其良，陋崔公之微绩，视洛桥兮有光。若夫殷雷动地，轮蹄轰也，怒风搏潮，行人声也，浮云翳日，扬沙尘也，响遏行云，声振林木，游人歌而骚客吟也；凤啸高冈，龙吟瘴海，士女嬉而箫鼓鸣也；栖台动摇，云影散乱，冲风起而波澜惊也。仰而观之，云连紫闼，列虹影于中天；俯而临之，澄波素练，吐蜃气于深渊；顾而瞻之，冈峦崒嵂，左右驰突，列云屏于后先；远而望之，鹤汀凫渚，岸芷汀兰，纷竞秀而争妍。至于蓐收行秋，列嶂云收，明河涓皎，月影中流，浮金跃璧，辉目明眸，上下天光，万倾一碧，白露横江，琼浆夜滴，万象鉴形，渊炫澄碧，渔歌互答，此乐何极。羌终夕兮游玩，謇不知其偃息，有仙子兮扬翠莼，驾两龙兮江之滨，百神森以备从，鸣玉鸾兮声䍐䍐。使湘灵兮鼓瑟，令王乔兮吹笙，歌九韶兮舞冯夷，张咸池兮奏云英，澹容与以逍遥，忽独与子兮目成。若曰潮乃邃古之瀛洲，幸与汝兮同游，山虽明兮，未若乎昆仑华岛之为优，水虽秀兮，难同乎瑶池翠水之悠悠。独斯桥兮形胜，与仙造兮同侔，地脉连而回萦，鳌极峙而不倾，淳风回而俗转，家礼乐兮人公卿。噫！微斯人兮，畴克以臻，言既竟兮，乘元云而上征，客既奇遇兮，乃反乎瀛洲之故城，收畴昔之逸游兮，卷淫放之邪心，服仁义以修姱兮，游道德之平林。既申旦以独坐兮，乃具告于主人，抚掌而叹曰：异哉！昔子房之游下圯也，遇神人而盘桓，相如之度升仙也，纷至今为美谈，子于是游，其亦可谓旷百世而一观。客乃歌曰：若有人兮金玉相，乘云龙兮佐尧汤，道既高兮德弥彰，捧纶音兮收潮阳，囿我民兮仁义乡，追昌黎兮参翱翔，五谷登兮人物康，运神规兮建河梁，俾万姓兮覆周行，功巍巍兮摩穹苍。聊作歌兮勒高冈，籍文烂兮星斗光，吁嗟王公之福吾潮兮。地久而天长。（《潮州耆旧集》卷一《李宫詹集》）

按：李龄，字景熙（一作景龄），潮阳人，江西提学佥事，首训白鹿洞学（见《白鹿洞书院志》四），有《宫詹遗稿》六卷。（《千顷堂书目》

十九著录。全集今不传。）

广济桥赋　清　杨献臣

稽古郡于义安，览舆图之壮丽，城高枕于金山，郊平连于海底，溪徙鳄而犹清，江记韩而未替，峙双塔于云端，跨大桥于海际。曾汪肇基自宋，原号济川，王原重建于明，广更名济。（按：王原当作王源，“广更名济”句，当为“更名广济”之讹。）尔乃叠石为柱，修板成梁，广容车马，高纳帆樯，栏干陋乎内外，梯级判乎低昂，石矶三十六墩，镇铁牛于两岸，梭船一十八只，贯铁索于中央，水面平铺，类鼋鼍之浮巨浸，波心横卧，若螮蝀之贺汪洋。则有小阁凌烟，高楼映水，酒肆榕阴，茶高花紫，店连舟楫之多，货聚山海之美，横斜高处，依稀玉杵蓝桥，结撰空中，恍惚蜃楼海市。为通衢之大道，东连龙骨街头，合斯人之会归，西入凤楼城里。若乃千山排闼，四面围青，凤凰摩于天阙，莲花涌于沧溟，独秀孤峰，映银山之崱屴，双旌峻石，表韩麓之蛤萤，日出则红生大帽，云开则翠见七屏，嶂辟黄田，影动青林之树，岭流白石，光连碧汉之星。当夫雨泽多，潦水涨，江面宽，潮声壮，上流化象之潭，下平凤洲之障，右绕东津之堤，左翻西湖之浪，汇汀梅之远水，尽赴桥门，合漳浐之细流，同归圯上，浩浩乎其游也无涯，渊渊乎其深也无状。至其江心水落，镜面波融，鸭涨侵绿，雁齿排红，风萧萧兮木叶，露湛湛兮苫丛，灯火高悬，恍探星桥于月窟，楼台倒浸，似邻鲛室与龙宫。河岸天寒，影落鸥鹭，秋溪夜静，声吼鱼龙，氤氲湘子祠前，烛影香烟共霭，潇洒宁波寺外，水光山色齐空。又如系缆石根，提舲泽澳，贾师雀尾之航，贵客螭头之艇，避雨之楫方归，挂风之帆已迥，争渡则舟子语喧，开关则篙工力挺，已大小而各殊，亦往来其不等。况乃行人杂沓，过客载驰，或担簦而负笈，或抱布而贸丝，或乘肩舆而至止，或荷蓑笠而来斯，或骚人登高而作赋，或逸士临流而咏诗，熙熙攘攘凡几辈，朝朝暮暮无已时。彼夫填鹤之事已虚，掷文之谈亦幻，折柳情尽，亦离别之可怜，独木行难，实倾危之足患，正羡胜于天台，或惊奇于蜀栈。孰若斯桥，当闽广之冲，会关河之间，鞭石不劳乎神仙，成功屡出于名宦，口碑载道，称前贤利物而济人，砥横中流，诵圣朝河清而海晏。（《百侯杨氏文萃》卷下）

按：献臣，大埔百侯人。

诗五十九首

湘桥钓师图为子未题　清　黄钊

沿江花闹蝴蝶蓬，过江人影骑长虹，跳波一撇雪花溅，鲤鱼尾胜猩唇红。彩霞明灭朱栏露，酒楼旧是题诗处，钓竿已落海东头，红棉十丈珊瑚树。奇怀四塞绮思孤，棕笠蕉衫来画图，水村渔侣入相忆，闲却鸳鸯一面湖。（《读白华草堂诗集》卷三）

按：黄钊，字香铁，镇平人。嘉庆乙卯举京兆试，曾掌教韩山、城南两书院，有《读白华草堂诗》三集《赋钞》、《经馂史呴》等书。（光绪《海阳志》三十四有传）

湘桥　清　姚竹园

江流汹汹势莫当，洪波直欲破大荒，毒龙饥蛟时出没，鳞介猖獗天吴狂，吾就其浅矣，不能成徒杠，吾就其深矣，不得起浮梁。两岸居民病于涉，临流观望空彷徨，清夫赫然下一碣，气慑水族皆逃藏，后人因得鞭巨石，虹桥飞跨虹影长。蝉联墩排二十三，如鼋如鼍架两旁，江栏画槛何堂隍，鱼贯船系一十八，如鲸如鲵锁中央。潮生潮落头低昂，昔日真畏途，今日成康庄，昏黑喜可通车马，老病无事相扶将。青压桥头桥上山，绿浸桥脚桥下江。是山是江总韩姓，昌黎遗爱在南邦。然则斯桥之成实属清夫力，桥名得不随韩湘？吁嗟乎！桥名得不随韩湘？（《韩江记》卷二）

按：姚瀚，号竹园，贵池人，侨居潮州三十余载。工诗，有《西湖渔唱》一卷（事迹详潮州《西湖山志》人物及《西湖记》）

湘居怀古　清　陈世骢

东江之水浩无垠，雷訇电击长流奔，春来并注古瀛郡，廿四桥洞波平吞。自唐以来罹此厄，猛兽夷狄同悲论，谁挽狂澜凭只手，不使百姓沦奇冤；南阳贵胄韩仙客，大书四字题桥门，河伯闻之不敢过，并制龙毒除蛟鼋。自此潮人绝水患，岁岁麻麦生郊原，神物信能伏魔怪，宋元明后犹留存。国初鼎定求民瘼，太守衔命宣朝恩，岂知榷商首卜地，古碣磨落随云骞。水势仍旧

掀天至，峨峨雉堞量潮痕。吁嗟世上少仙笔，桥头独立伤离魂。（《西役纪程》卷上）

按：陈世骢，字守五，明经，澄海人，有《西役纪程》。

上七言古诗

广济桥晚眺　清　宋湘

广济桥边水，迢迢去更来；古今同落日，天地一浮杯。估客船何集？行人首不回；真怜沙际鸟，饮啄亦悠哉。（《丰湖续草》）

按：宋湘，字焕襄，号芷湾，嘉应人。嘉庆己未进士，曲靖府知府。道光五年，湖北督粮道。有《不易居集》、《丰湖续草》、《燕台滇蹄诸集》。（详《诗人征略》）

浮桥春涨　清　陈衍虞

鞭石今无术，松杉亵后梁；横江通亥市，击汰谢春航；网集驱鱼渚，槎浮暑路霜；（原注：谓盐也，盐赋有飞霜暑路之句）。洞庭一夜怒，涉卬几彷徨。（原注：癸丑，风狂，桥圮）（《莲山诗集》卷七）

按：陈衍虞，字园公，海阳人，明征士廷策子。崇祯壬午举人。顺治乙未番禺教谕，迁广西平乐令。有《蔚园文稿》、《莲山诗集》、《昭潭集》。

浮桥春涨　清　曾华盖

三月春江满，望洋未有涯，驶流弃竹箭，暖浪夹桃花；依岸千家网，连天一叶艖，伊人何处问？极目赋蒹葭。（《鸿迹猿声集》）

按：曾华盖，字文垣，海阳人。康熙庚戌进士，浙江寿昌令。有《喟莪集》。

湘子桥　清　陈王猷

对郭东峰见，飞虹落九苍，江声浮海气，人语乱鱼床。（原注：桥上有鱼

市）断石谁堪续，丛碑不可详。独怜桥畔水，空碧似三湘。（原注：吴制军所重修桥石数十板，皆横四五尺，纵十余丈，已折之十之九。而桥上多去思碑。）（《蓬亭偶存诗草》卷七）

按：陈王猷，字良可，号研村。康熙辛卯举人，肇庆府教授。有《蓬亭偶存诗草》。

湘桥闲眺　清　古汝达

一塔如新笋，微微水面浮；沧桑今几变，鸿雁若为忧（自注：潮州连年水灾，饥民蚁集，桥亦倾圮）；户口当年最，人心此日偷！客中闲眺望，叹息屡搔头。

此是吾乡水，滔滔汇郡城，奔腾犹怒气，呜咽挟悲声；又作飓风暗，何当淫雨晴，江村无恙否？翘首不胜情。（《存斋诗钞》）

按：古汝达，字朴臣，镇平人。与黄钊、钟孟鸿相友善。有《存斋诗钞》一卷。

北上夜泊湘子桥　清　姚行轩

入暮泊湘桥，家乡百里遥，风鸣鳄浦树，月涌韩江潮，鼓角频惊梦，情怀正寂寥，不堪愁里听，檀板隔舟敲。（《远游诗钞》卷一）

按：姚行轩，字天健，澄海人。有《远游诗钞》十卷。

广济桥（原注：去岁被水冲圮过半，尚未修复）　清　黄钊

洪水何年竭，横流剧至今，鼋鼍神力大，乌鹊众情深；蜒艇萧条甚，盐官疲累寻；公私财并竭，谁铸历山金。（《读白华草堂诗集》，《苜蓿集癸卯》卷七）

广济桥闲望　前人

广济桥边望，三峰笔架排，蛤灰当市屋，龙骨对河街，丹荔收园户，红蕉出蜒娃；樵风前渡好，千里半天涯。（原注：镇平至潮州五百里）（《读白华草堂诗》初集卷七）

湘桥晚眺　清　吴观墀

彩虹涵夕影，关禁不重开（自注：晚则闭桥），斜日赤如炙，暮山青欲颓，帆收湘子渡，烟锁凤凰台，两岸人声杂，风潮趁晚来。（乾隆《潮州府志》卷四十二艺文诗）

按：吴观墀，字枫人。杭州人。

湘桥步月　清　杨淞

万籁寂无声，江天霁色清，月光穿树出，人影贴波行，露重步微滑，凉生衣渐轻，谁家方夜宴？灯火一楼明。（《养和山余诗草》卷一）

按：杨淞，字镜川，光绪丁卯举人，署嘉定知县。

湘桥春望　清　陈方平

江桥薄暮望，春暝雨余天，城郭水云际，村庄烟树边，人归踏花骑，鹭立钓鱼船，铁笛声何处？凭栏忆昔贤。（《梅花书屋诗钞》卷下）

按：陈方平，字泽翘，号端厓，海阳人。咸丰辛酉拔贡。有《梅花书屋诗钞》二卷。（事迹详《柳堂师友诗录》）

湘桥春涨　清　杨少山

仙人何处遇，桥影一桁疏，春梦惊鸥鸟，风潮上鲤鱼，灯红摇水槛，榕绿护楼居，怕近城门路，垂竿有老渔。（《澹如书室诗集》约抄卷下）

按：杨少山，海阳人。有《澹如书室诗集》。

过潮桥　清　陈步墀

考古义安郡，游踪广济桥，断碑平水性（自注：桥畔有碑镌“洪水止此”四字，相传为韩湘子笔，今扑灭），遗庙隐山腰；此道中流柱，何人旧化潮？墩高好瞻眺，北斗在云霄。（《绣诗楼诗》卷四）

按：陈步墀，字子丹，饶平人。有《绣诗楼诗》五卷。

上五言律诗

浮桥楼　清　吴颖

万家连舸一溪横，深夜如闻鼙鼓鸣，桥下水随春雨长，城边沙与暮潮平。方传诸将能强战，又劝三农早力耕，遥指渔灯相照静，海氛远去正三更。（雍正《海阳县志》十二集）

按：吴颖，字茧雪。江南溧阳人，潮州知府。

湘子桥　清　曾华盖

利济何须郑相韶，大江稳渡架仙桥，一鞭残雪诗魂瘦，半幅斜阳酒幔飘；渚霁惊看虹卧久，天空疑见鹊飞遥，临流莫谩跨题柱，多病文园懒续貂。（《鸿迹猿声集》）

湘子桥　清　陈衍虞

沧江如练郭烟平，溪鸟江头弄晓晴，不向浮槎谋泛泛，还从卧玉重行行；酒帘欲障征鞭路，柳绪长牵别袂情，驴背推敲思正苦，灞桥诗兴愧泓澄。（《莲山诗集》卷十四）

湘桥春望　清　饶庆捷

海口茫茫接紫霄，绕城春树入云遥，长堤风卷千声浪，远岸波平万里潮。驱鳄功收陈判府，射鲸心折李文饶，旧时烟瘴今何处，碧溆红泉映画桥。（《桐阴诗集》卷二《韩江草》）

按：饶庆捷，号曼唐，大埔人。乾隆四十年进士，曾掌教端溪、越秀两书院。有《桐阴诗集》。

浮桥（自注：即广济桥，东接双旌，西接凤城，横截韩江，涵罩百态）清　郑昌时

渴虹垂影吼云隈，秋晓潮声春夜雷，玉海有人鲸背立，碧天如水雁行来，平分螺黛山光满，半截银涛雨色开，十八巨鳌联铁鞚，浮梁飞渡小蓬莱。

（《韩江闻见录》卷九）

长桥榕荫　清　郑昌时

曰广济桥，创于宋，驾域中，其地水木清华，藏虹媚日，入书宜画，旧云湘桥春涨，湘桥，非湘也，俗传为韩湘子所造，立祠桥上，讹也。

迤逦长桥界碧溪，绿榕阴匝水东西，灵根络石非依土，密叶藏波不照泥，天上白榆虹映带，关前红树雁高低，扁舟暗掠雕栏过，云掩蓬窗翠鸟啼。（《韩江闻见录》卷九）

按：郑昌时，字平阶，海阳人。

湘桥晚眺　清　林峥嵘

乔四桥舟锁暮烟，鳄驱牛系始何年，垂杨不管离人恨，明白解留估客船；外国鲸鲵波塞海，中原雷浪气掀天，拟清画一通商贾，何日诏书尽布宣。（康熙《饶平县志》）

按：林峥嵘，字玉峰，号小岩。饶平人。嘉庆己卯进士，陕西乾州知州。有《砚田杆诗钞》。

湘桥晚眺　清　钟声和

天悬图画大江东，尽入津梁一望中，压槛春烟双峰合，绕城花韵百舟通，暮山野渡相依碧，落日残霞互映红，过客休将澶漫诮，亭间小立待长风。（《韩江记》二）

按：钟声和，字榕林。本闽人，后占籍海阳。咸丰中，户部主事。有《岭海菁华记》四卷，《研余近录》二卷。

湘桥　清　杨朝彰

韩江春人涨遥遥，十八梭船锁画桥，鳄渚月明逢昨夜，凤台风静睹今朝，琵琶岸上留余韵，灯火江中乱暮潮，乘兴还如天上坐，玉人何处教吹箫。（《百侯杨氏文萃》卷下）

晚过湘桥　清　曾廷兰

韩江江水水流东，莫讶扬州景不同，吹角城头新月白，卖鱼市上晚灯红，猜拳蛋艇犹呼酒，挂席盐船恰驶风，二十四桥凝目处，往来人在画图中。（《吟花别墅诗钞》卷上）

按：曾廷兰，海阳人。有《吟花别墅诗钞》。

广济桥　清　丘逢甲

垒洲廿四水西东，十八红船铁索中，世变屡新潮汐改（自注：潮昔至桥以上，故贾岛诗有“潮浸城根老树秋”之句，后仅至桥，成则去桥远矣），驿程依旧粤闽通。（自注：由粤入闽官道出此）五州鱼菜行官帖（自注：潮、嘉、汀、赣、宁食盐，皆由桥分运，故曰广济桥盐。又凡醃鱼曰鱼盐，醃菜曰菜盐，每鱼菜出，为行盐旺月），两岸莺花集妓篷，莫怪桥名工附会，江山原已属韩公。城东锁钥俨天然，雁齿红腰递接连，一水官如分界守（自注：凡守桥夫，及修费，桥东属知府，西属运同），四朝人不及桥坚（自注：桥创始于宋）；长消难准仙无竭（自注：城东旧有碑曰：“洪水止此”，俗传为仙笔，后拓税厂失之，城遂屡有水患），开闭当关吏有权；何处骑牛寻醉汉，凤凰山上日云烟。（自注：潮谚云：“凤凰山上无日无云烟，湘子桥上无日无神仙。”）（《岭云海日楼诗钞》）

按：丘逢甲，字仙根，又号仲阏。本寓台湾，后徙居潮州。有《岭云海日楼诗钞》十二卷，《罗浮游草》。

上七言律诗

湘子桥怀古　清　彭廷梅

当日潮阳吏与仙，忧耽家国两萧然，昌黎有句伤怀抱，为汝飘零十二年。

缥渺遥闻紫玉箫，碧空云尽水迢迢，不知跨鹤人何去？犹说仙踪在此桥。（乾隆《潮州府志》卷四十二艺文诗）

按：彭廷梅，字湘南。攸县人。

湘桥春涨　清　杨淞

一桥横亘锁烟汀，急溜朝宗去不停，春水依然仙踪杳，行人犹自说湘灵。（《养和山馆诗草》卷五）

湘桥　清　郑昌时

一桁虹桥界碧虚，春愁作涨燕飞初，红栏影里拈香饵，欲钓缄封双鲤鱼。（自注：湘桥有仙鱼，可定春水信，其鲤鱼亦嘉美，称“桥边鲤”云。）（《韩江闻见录》卷九）

广济门　前人

临水洞开广济门，门头杰阁俯江郛，鱼庄蟹舍知何处？昨夜新添烟雨痕。（自注：东门曰广济门，通水利。）（《韩江闻见录》卷九）

广济桥　前人

廿四城东架石桥，浮梁十八水迢迢，只今空待潮婆信，港口沙高不上潮。（自注：即城东广济桥，昔年海潮至此，故贾岛有“海浸城根老树秋”句。）（《韩江闻见录》卷九）

湘桥晚眺　清　钟声和

寂寞藏身斗室中，闭门敢诩傚申公（自注：申公鲁人，为楚王戊傅，不合，归鲁家居。教书终身，不出门）；而今暂假看书眼，傍晚骑驴出郡东。

彩虹百尺巨鼍扶，斜倚阑干细傚摹，北阁斜阳鳄渡舫，分明一幅辋川图。

江风轻拂碧波翻，双鲤吹波带墨痕，拟买扁舟坐垂钓，鼕鼕庙鼓送黄昏。

日落金山起暮烟，聚蚊一饷意惘然（自注：韩文公赠张秘书诗：“虽得一饷乐，百如聚飞蚊”），清夫也恐予归去，故遣筝琶奏画船。（《三余诗草》卷六）

前湘桥晚眺诗嫌其未备为补赋八首　前人

广济门前架石梁，中央一庙塑韩湘，休嫌过客声嘈杂，有女如云荐晚香。

东西桥角竖铣牛，这为洪涛薄岸浮，近日沧桑胥变换，儿童拍手闹沙洲。（自注：西畔洲，桥迩成沙渚，薄暮儿童相戏其间。东坡诗：“儿童拍手闹黄

昏”）

身轻步稳跨长虹，随意行歌水镜中，漫说诗情老弥胜，举头遥见落霞红。

天公好送夕阳来，南畔浮云顿拨开，正喜渔樵人去尽（自注：东坡虔州诗：“薄莫渔樵人去尽”），川亭坐看凤凰台。

巧圣宫旁长暮潮，何人倚槛教吹箫？个中风致须深领，仿佛扬州廿四桥。

西晖照水色澄清，薄暮红舷载酒行，擘岸江风何处起，耳边送到棹歌声。

为认鲤堂望眼赊，旧栽榕树傍门斜，故人一去无消息（自注：院门榕七株甲寅土寇戕其六，故人林子寿户部主讲时补栽之。著有《补榕诗》十首），但见枝头集暮鸦。

丞相祠前翠作堆，人家无数在山隈，闲游未罄无穷兴，共道牛羊已下来。

湘子桥　前人

晨晖旭旭上红船，浪息云消绝点烟，若坐桥头谈往事，当须修德结仙缘。（自注：潮谚云：“凤凰山头无日无云烟，湘子桥上无日无神仙”。又前明某观察湘桥遇仙诗有云：“若说有神仙，功德积三千”。）

湘桥晚眺　清　杨少山

暮红水急暮山青，十里归云掩画屏，清磬数声山寺晚，林梢时露一痕灯。

夹岸炊烟起暮愁，晚风催送钓鱼舟，半溪落叶平沙外，一抹斜阳红上楼。

板桥人去屐声哗，万树榕阴噪暮鸦，惊散游鱼波底影，一钩新月动芦花。（《澹如书室诗集》约抄卷上）

湘桥即目　清　黄兆荣

雨洗桥梁一道新，溪云淰淰黯花津，剪来半幅潇湘景，付与春矶垂钓人。（《警枕诗钞》卷一）

按：黄兆荣，字采南。嘉庆庚午举人。有《警枕诗钞》四卷。

湘桥晚眺　清　林大川

湘江湘水韵潺潺，有客登临眺未还，一抹晚烟无限好，新诗又在夕阳山。

数点渔灯古渡头，黄昏系缆木兰舟，渔人趁晚来垂钓，箬笠蓑衣占上游。

淡淡烟云罗碧寥，匆匆暮霭送江潮，欲行不得回头处，犹忆仙踪在此桥。

（《钓月山房诗草》卷三）

按：林大川，字利涉，号莲舟，海阳人。有韩江、西湖两记。

广济桥晚眺　清　周易

蟹舍鸬庄画不如，棹讴声出暝烟虚，六篷船泊灯初上，鳄渡秋风唤卖鱼。

一水东流接杳冥，湿云飞掩夕阳汀，凤凰台榭遍秋草，三十二峰相对青。

（《味菘园诗钞》卷一）

按：周易，字芷沅，又名子元，揭阳人。光绪间拔贡。有《味菘园诗钞》四卷。

湘桥即目　清　曾廷兰

雨霁岚光万叠青，斜阳十里印晴汀，浩船过去宁波寺，一个桥洲一画亭。

（《吟花别墅诗钞》卷下）

湘桥春涨　清　谢锡勋

柳径阴阴步不停，红船栉集过回汀，大江东去无边水，照见裙腰一带青。

（《小草堂诗集》卷二）

按：谢锡勋，字安臣。光绪乙丑举人，长乐县知县。有《小草堂诗集》、《潮州荔枝诗百首》。

上七言绝诗

六　杂志

济川桥，府城东门外，广五丈，长百八十丈，横跨鳄溪。（《广舆记》十九。案：鳄溪即指韩江，此本明《一统志》八十。）王源除怪石记：明宣德乙卯，源奉敕祛除民害。指挥李侯通、陆侯雄等佥曰："城西山屹立二石，一大数十围，高数丈，一仅及半。世号二蟾蜍，形象似白虎瞰城，主嚣讼火灾。欲去之，虽千夫力，不能胜。"源曰："昌黎驱鳄，吾能除此。"腊月既望，命检校谨孚、典史王礼、驿丞秦祖、粮老彭刿等，率百人扑碎，琢为广济桥用……正统元年七月七日，龙岩王源启泽韦庵题。（潮州《西湖山志》七，按此碑在西湖山绝顶，倒卧，记文半没土中。）

广济桥，在郡城东门外，为闽粤往来要冲。绵亘一百八十丈，分东西两畔，中间浮船一十八只。西属潮州府，稽查税务；东属运同，掣放引盐。东畔桥墩十五座，自墩脚起量，高三丈八尺，墩面横直各宽七丈二尺。浮船九只，每只长四丈六尺，中宽一丈一尺，架板二十块。凡遇损坏，奉部咨行，随坏随修。其工料银两，在于杂项内动支。桥之下，为海运湾泊之所，设盘查馆一处。每年地租银五两，在于杂项内动支。设掣配座船一只，放关座船一只，收买花红盐趸船一只，巡哨船一只，司事一名，书办一名，巡役十名，听差一名，桥甲六名，水手一十三名。在于该口各要路及河下桥栅等处，巡缉堵御水陆私枭。（《周府志》二十三盐法）

潮桥海运船户，共七十八名。从前河港宽深，海艚大船，直抵各场装运。近年止泊广济桥下盘查所前，掣签领载。转雇民间小船，或圆底船、开尾船，

赴场载运。(同上)

雍正十二年九月二十日，水涨，漫过湘子桥。(《周府志》十一灾祥)

乾隆二年，夏六月二十五日，韩江大涨，水逾湘子桥阑杆一尺。(同上)

九年秋七月，韩江大涨。初七日，水漫湘子桥。戌时大雨，讹言堤崩，妇女扶老携幼，奔拥入城，城外一空。(同上)

十五年庚午春四月初一日，大雨，韩江涨，水漫湘子桥。(同上)

光绪二十四年五月，端午，韩江大水。竞渡，广济桥西岸第三墩，游人拥观，折槛坠水死者数十人。(《卢县志》二十五前事略)

康熙十三年，刘进忠反清。四月二十二日，进忠父寿瑞举兵。时清将沈瑞率兵驻潮，进忠逐沈，沈狼狈出城，渡湘子桥，妇女堕桥死，弃辎重无算。(《周府志》参《卢县志》前事略)

咸丰三年，府报叠至，知县汪政、县丞陈坤选带勇目杨清臣、卓兴、张保、胡佳、邱兴等劲勇一千四百名，驰救。六月二十六日抵郡。汪政巡察险要，见广济桥撤去梭船，曰："如此则桥东乡民无退步，必从贼，贼踞桥东，府城不可守也。"仍饬扎回梭船，桥东民心始固。七月初一日，陈亚十率其党三千余人，乘夜攻城。汪政、陈坤、刘镇、金国樑督兵出战。我军从广济桥进，贼从韩山而来。鏖战数时，毙贼百十人，贼乃退。(《潮乘备采录》)

广济桥东西有铁牛二，铸自雍正二年，取丑艮土止水之义。曾闻金人水逆游，铁牛昔泛于江，溯数仞得之。(《卢县志》四十六杂录)

湘子桥以文公侄得名，附会神仙，习俗可哂。桥之半有湘子庙，旁有铁牛，则铸以镇水者。故有二，已逸其一。桥跨韩江，发源汀水，即鄞江，流行七百里入海，春夏水涨，势甚浩瀚，桥每患冲圮云。(《粟香二笔》卷六)

凤城海滨，得无水患者。湘桥建立，湘子手书"洪水止此"四字碣也。碣为仙迹，水不能灾。后修榷馆，失石所在，水遂上岸入城。澄海令张浦云请乩仙，湘子降乩，复书"洪水止此"一碣，姚竹园有诗，后半专道湘子降乩事："浦云先生牧民者，痛惜灵桥难再得，欲除水患弥水灾，思结仙缘得仙方。衙退斋戒净乩坛，神降月夜天为黑，欻忽风霆起笔端，衙差舆隶皆震慑。蓬振沙惊落满盘，仙机一泄仙迹出。先生念笑起填朱，仆役传工催刻石，从兹韩江澄静如练不扬波，永脱一方鱼腹劫，保我群黎登衽席。"(《韩江记》二)

湘子庙在桥头，棉阳令东园韩凤翔庙联云：演经登第通仙籍，书碣弥灾颂帝功。余按庙有湘子卦，本从周易演出，我郡人占之最验。姚竹园有诗道其事："君不见韩湘登第正年少，绝妙匡时好才调。懒展经纶向紫宸，仰瞻俯

察欣高蹈。研穷天地搜其根，推测阴阳探其奥。虽未及孔周，或恐过程邵。云游南海悯南人，昧于世事惟祈祷。撞钟伐鼓吹云螺，鸡占鼠卜都堪笑。因将周易汇成编，《河图》、《洛书》括其要。八卦运动鬼神机，三钱跌破乾坤窍。是爻是象如星罗，是臧是否同烛照，推往察来无不宜，万民鼓舞嗟神妙。变化神奇，无事筮与龟；吉凶悔吝，远胜筶与筊。成都昔日君平祠，潮州今日韩湘庙。"（同上）

宁波古寺，最宽大，在湘子桥头，中祀十八罗汉及二十四桥墩神。昔有若愚上人，与孝廉陈衍虞交。寺壁有衍虞长排律诗，今摘录："江流方泙渫，山貌正纤浓。闹不撄云市，幽常借鬣松。远公曾遁迹，高坐偶留踪。玉版参禅定，花曼绕院封"等句。（同上）

章邱东园韩凤翔，所咏相桥古迹，乃湘子桥、湘子像、湘子碣、湘子卦也。今录湘子桥诗："桥庙留卦签，桥碣取止水。韩江千卌年，桥名归湘子。碣虽沦波中，庙还矗月里。墩角铸铁牛，梁腰刻石鲤。到潮而到桥，乃尽粤水美。我来寻遗踪，仙风拂袂起。"又七律四章，棉阳介人赵圭锡，有次韵诗录左。湘子桥，"虹桥跨练久名扬，争及韩江泽纪湘。止水只今传立碣，排船自昔驾浮梁。月明弓影行鱼聚，风静鲸波大鳄藏。万古往来欣到涉，济人功德并公彰。"湘子碣："卧虎跳龙笔似杠，桥头立碣怒潮降。真书四字消洪水，片石千秋压大江。亭刻鸢鱼原合一，碑留鹦鹉恰成双。何堪旧迹终湮没，却借仙乩奠海邦"。湘子卦："功深学易忆当年，八卦排成手自编。动静机参周孔后，阴阳秘启邵程先。龟占悉达生民务，象验如操觉世缘。闻说入祠祈祷者，人人赞颂羡真仙"。湘子像："不意桥成迹已分，登堂就日复瞻云。七年神像欣重见，九邑英灵喜再闻。道貌长留人景仰，香烟直结气氤氲。曾因拜祝觇模范，科第髫龄独羡君。"（同上）（按：据林氏云，凤翔所咏湘桥古迹，乃湘子桥、湘子像、湘子碣、湘子卦，是所谓湘桥古迹一书，乃诗歌题咏耳！）

韩江有谚曰："凤凰山头，无日无云烟，湘子桥上，无日无神仙。"盖桥上北望，乃凤凰山。山极高，瞬息云烟百变。如虹桥卧水，若贯霄汉，人迹往来辐辏，不无仙人混俗也。桥东西共廿四洲，相传昔时有一醉客，日携酒十八梭船上，既酩酊，或随卧东西两洲牲牛侧。中酒歌曰："骑马不及骑牛好，陆马难追水牛走。湘子桥头水牛生，骑牛翻身朝北斗"。一日水涨，客且醉，未醒，忽水面浮一大水牛至，客翻身骑之，北望冲凤凰山顶云路，冉冉飞去，人始知其为仙。（《韩江闻见录》五）

广济桥分东西洲，其东来第三洲，有神鱼。洪水至洲若干尺，则神鱼出，

仅见其尾长尺许，摆弄波心，有戏取之者，设罾网捞之，见已得矣，出水则无。(《韩江闻见录》七)

初起湘桥，匠人刻一石鲤于桥墩，而咀咒之。后遂出鲤，鲜美异他处，为潮品第一。(《韩江记》二)

弘治间，郡守谭伦修桥。石梁长三丈余，宽厚皆三尺。工构天架，数十人挽石一条，而莫能上。一日正在用力挽石时，而三斗汉适至，身长一丈，黑面虬须，势若奔马。从旁笑曰："如许众人，赪面汗背，犹不能升一条石块耶?"众怒其妄，命试之。遂登架独挽而上，毫不吃力。众股栗而闻于官，后遂用三斗汉尽挽其余。桥成赏钱数十千，食尽而去，莫知所终。(同上)

开府前昔有卖豆汤者，一日仰卧府楼上，思欲打睡，朦胧间，耳边忽听有人相谈。一曰："明日午刻，湘桥三洲头，当有乞仙到。"一曰："乞仙既到，便好同游。"惊起察之，四面无人，惟两木猴，蹲立楼槛。知有异，诘朝依时而往，果见有乞儿，在湘桥三洲头乞食。知是仙，便跪求度。乞儿曰："汝何以知?"答以木猴。乞儿曰："伊肯以仙告汝，汝须以槟榔答之，然后度汝。"去而复回，乞儿突然不见。再返府楼视之，木猴头上槟榔，悉化为钉，而木猴遭锭矣。(同上)

相传湘子桥，昔有卖竹节连环者，一圈套一圈。久无人买。适巡道少君过，以三文买一归署。巡道见之，骇曰："凡物那得有此，此殆仙人之游戏也"。再往湘桥，杳无踪迹矣。方识真仙。乃作歌曰："若说无仙缘，何又桥头遇。若说有仙缘，何到桥头去。有缘与无缘，吾甚昧其故。功德积三千，再盼仙来度。"(同上)

广东俗语云："到广不到潮，枉向广东走一遭；到潮不到桥，枉向潮州走一遭"。盖以潮州繁盛，不亚于广州。湘子桥下之六篷船，比于珠江之紫洞横楼也。余两至潮州，见其民殷物阜，洵称富庶。湘子桥在东门外，桥宽而长。东西石墩二十三，两旁店铺比栉。中段以红船十八只，为浮桥。所谓六篷船者，往来官商皆乘之，如钱塘江中之江山船，即九姓渔船，舍此无他船可乘也。然六篷船，则朴质不华，首尾直通，无前后内外舱之别。征歌载酒，无自问津。湘子桥头惟有烟水苍茫，青山相向而已。此则昔盛而今衰，非所见之逊于所闻也。(《粟香二笔》卷六)

湘江即韩江，以湘子得名。一带六篷，皆花林也。姚竹园有湘江词。(《韩江记》二)(词长不录，按《韩江记》所载六篷船唱妓歌台甚详悉，亦不具引)

附　　录

一、韩湘异闻录五则

（一）唐吏部侍郎韩愈外甥，忘其名姓。

幼而落拓，不读书，好饮酒。弱冠，往洛下省骨肉，乃慕云水不。历二十年，杳绝音信。元和中，忽归长安，知识阘茸。衣服滓弊，行止乖角。吏部以久不相见，容而恕之。一见之后，令于学院中与诸表话论。不近诗书，殊若土偶，唯与小臧赌博。或厩中醉卧，三日五日，或出宿于外。吏部惧其犯禁陷法，时或勖之。暇日偶见，问其所长。云："善卓钱锅子。"试令为之。植一铁条尺余，百步内卓三百六十钱，一一穿之，无差失者。书亦旋有词句，以资笑乐。又于五十步内双钩草"天下太平"字，点书极工。又能于炉中累三十斤炭，支三日火，火势常炽，日满乃消。吏部甚奇之。问其修道，则玄机清话，该博真理，神仙中事，无不详究。因说小伎云："能染花，红者，可使碧，或一朵具五色，皆可致之。"是年秋，与吏部后堂前染白牡丹一丛云："来春必作含棱碧色，内合有含棱红间晕者，四面各合有一朵五色者。"自斸其根，下置药而后栽培之，俟春为验。无何，潜去，不知所之。是岁，上迎佛骨于凤翔，御楼观之。一城之人，忘业废食。吏部上表直谏，忤旨，出为潮洲刺史。至商山，泥滑雪深，颇怀郁郁。忽见是甥迎马首而立，拜起劳问，扶镫接辔，意甚慇懃。至翌日，雪霁，送至邓州。乃白吏部曰："某师在此，

不得远去。将入玄扈，依帝峰矣。”吏部惊异其言，问其师，即洪崖先生也。东园公方使柔金水玉，作九华丹，火候精微，难于暂舍。吏部加敬曰：“神仙可至乎？至道可求乎？”曰：“得之在心，失之亦心，校功铨善，黜陟之严。仿王禁也。其他日复当侍起居，请从此逝。”吏部为五十六字诗以别之，曰：“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阳路八千。本为圣朝除弊事，岂将衰朽惜残年。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知你远来应有意，好收我骨瘴江边。”与诗讫，挥涕而别。行入林谷，其速如飞。明年春，牡丹花开数朵，花色一如其说。但每一叶花中有楷书十四字，曰：“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书势精能，人工所不及。非神仙得道，立见先知，何以及于此也？或云，其后吏部复见之，亦得其月华度世之道，而迹未显尔。（《太平广记》卷五十四引《仙传拾遗》）

（二）韩愈侍郎有疏从子侄自江淮来，年甚少，韩令学院中伴子弟。

子弟悉为凌辱，韩知之，遂为街西假僧院令读书。经旬，院主纲复诉其狂率。韩遽令归，且责曰：“市肆贱类，营衣食，尚有一事长处，汝所为如此，竟作何物？”侄拜谢，徐曰：“某有一艺，恨叔不知。”因指阶前牡丹曰：“叔要此花青紫黄赤，唯命也。”韩大奇之，遂给所须试之。乃竖箔曲尽遮牡丹丛，不令人窥。掘窠四面，深入其根，宽容人座。唯赍紫矿轻粉朱红，旦暮，治其根。凡七日，乃填坑。白其叔，曰：“恨校迟一月。”时初冬也。牡丹本紫，及花发，色白红历绿。每朵有一联诗，字色赤紫分明，乃是韩出官时诗，一韵曰：“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十四字。韩大惊异，侄乃辞归江淮，竟不愿仕。（《酉阳杂俎》前集卷十九）

（三）韩愈侄孙湘，字清夫。落拓不羁，愈勉之学，乃笑作诗，有“能开顷刻花”句。

愈曰：“汝能夺造化开花乎？”湘遂聚土覆盆，良久曰：“花已发矣。”举盆乃碧花二朵，叶间有小金字，乃诗一联云：“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愈未晓诗意。湘曰：“事久可验。”愈贬潮阳，途有一人，冒雪而来，乃湘也。湘曰：“公忆花上句乎？乃今日事也。”愈询地名，即蓝关。再三嗟叹！曰：“吾为汝足成之。”其辞曰：“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阳路八千。欲为圣明除弊事，肯将衰朽惜残年。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知汝远来应有意，好收吾骨瘴江边。”（《青琐高议》）

（四）愈有从侄孙湘，字清夫，号元阳子。

清修寡欲，未入名场，落拓不羁，纵游山水。长庆初，湘及第。愈教湘应举读书，似乃兄荣。湘对曰："孙与公所好各异。"后愈贬潮州，路经蓝关，积雪满地，马不能前。适湘至，为扫除其雪。怀中出药丸一枚，与之，曰："服之可御瘴。"言毕，飘然而去。（《道缘汇录》。按：钱基博《韩愈志》曰："人知有湘而不知有湘，知其兄而不知其弟。盖湘湘二字，形近而讹。而列仙班者即此字曰清夫之湘，而湘无与焉。"）

（五）韩湘字清夫，愈犹子，落魄不羁。

愈强之婚宦，不听，学道仙去。愈谪潮，至蓝关，湘来近，同传舍。愈仍留之，作诗云："才为世用古来多，如子雄文世孰过，好待功名成就日，却收身去卧烟萝。"湘答曰："举世俱为名利醉，伊予独向道中醒，他时定是飞升去，冲破秋空一点青。"湘答此诗竟去。（《全唐诗》小传。《卢县志》列传十二）

二、韩湘子辨四篇

（一）饶堂《韩湘子辨》：

世传韩湘子为八仙之一，究不知牵合附会，昉自何人。乃近代演为杂剧，有冒雪度叔事。惠潮所在昌黎庙，亦塑湘子像，乘云在侧，并有所谓张千、李万者，作步雪状，谬妄相寻，不可解也。即如《潜确类书》云：湘少学道，落魄他乡，久而始归。值昌黎生辰，宴，怒之。湘曰："无怒也，请效薄技以献。"因为顷刻花，每瓣金书一联云："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昌黎不悟，遣之去。后果谪潮州，至蓝关，乃悟云云。此沿误之由也。按《河阳志》：湘字清夫，登进士，官大理寺丞。世称仙举，而商山亦有碧天洞、湘子岩诸托迹处。不知《昌黎集·祭十二郎文》言"汝之子始十岁"，即指湘，又指北渚，乃公侄老成之子，兄弇之孙也。明陈继儒《神仙辨》云：《贾岛集·寄韩湘诗》有："过岭行多少，潮州瘴满川"之句。元和十四年，公赴潮，湘实从行。公有《宿曾江口示湘诗》二首可证，非不期而遇。而湘第进士，在长庆三年，去公贬潮时，后四年耳。官至大理丞，何有神仙之说？及考段成式《酉阳杂俎》云："韩侍郎有疏从子侄，从江淮来，公令院中伴子

弟。数不遵公，责之，自言其艺能使庭前紫牡丹红白俱备。公奇而试之。调诸色，治其根，及一月后开，果始所言。且每朵有‘云横秦岭’句一联。侄遂辞归江淮，竟不愿仕”。按此足以正湘子之诬矣。世有称广济桥为湘子桥者，尤属诞妄。无论公驻潮仅八月，未遑与作。且桥造于宋，唐时固未有桥也。以讹传讹，何所纪极耶？（乾隆《潮州府志》四十艺文）

（二）拙作《宿曾江口示侄孙湘诗》书后：

上诗见《昌黎集》六，文公自泷水南行所作也。曾江者，沈钦韩《韩集补注》引《寰宇记》云：“广州增城县，因增江为名。”陈伯陶宣统《东莞志》愈传亦载此诗。审诗中语，述南贬苦状，时湘尚未见公，故留此诗以示之。据姚合《送韩湘赴西江诗》（《姚少监诗集》）及贾岛《寄韩湘诗》，“过岭行多少，潮州瘴满川”句（《长江集》），则湘时确有岭南之行也。陈继儒《神仙辨》云：“公赴潮，湘实从行。”按以左迁至蓝关诗“知汝远来应有意”语证之，湘虽从公南迁，特行较迟耳。（拙著《仳仳居文录》）

（三）拙作《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诗辨》

诗云：“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州（瞿佐《归田诗话》作‘潮阳’）路八千。欲为圣明（一作‘朝’）除弊事（一作‘政’），肯（钟伯敬《千家诗》作‘敢’，《太平广记》引作‘岂’）将衰朽惜（尤袤《全唐诗话》二‘惜’作‘计’）残年。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考异》方作‘掩’）蓝关马不前。知汝远来应有意，好收吾骨瘴江边。”（朱校《昌黎集》十）此诗旧多以为文公南迁至潮州境所作。龙川、长乐县志，俱载其地有蓝关，有韩公庙。作庙记者，谓公迁至蓝关，即此间。予谓：非也！诗曰“雪拥”，而岭南固无雪。曰“秦岭”，尤无地可指。所谓“收骨瘴江”者，乃公知湘远来从行，迟而未遇，意谓惟可至“海气昏昏之潮阳”收其骸耳。“瘴江”盖言将往之乡，非其时作诗之所。后人误解诗意，乃于长乐间造“蓝关”之地名，以强合之。抑何傎乎？《太平广记》引《仙传拾遗》云：“愈忤旨，出为潮州刺史。至商山，泥滑雪深，颇怀郁郁。忽见是甥迎马首而立，拜起劳问……至翌日雪霁，送至邓州……愈为诗以别之。”按《仙传》所载之诗，即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是所谓是甥，其事即韩湘也。如其所言，愈为兹诗，乃在商邓之间，非在潮州。则诗中之“蓝关”，不在长乐明矣。今以“秦岭家何在”一语为证，公作此诗当在秦岭道中，时初去长安。《韩集》旧注：“蓝关即秦之峣关，在今蓝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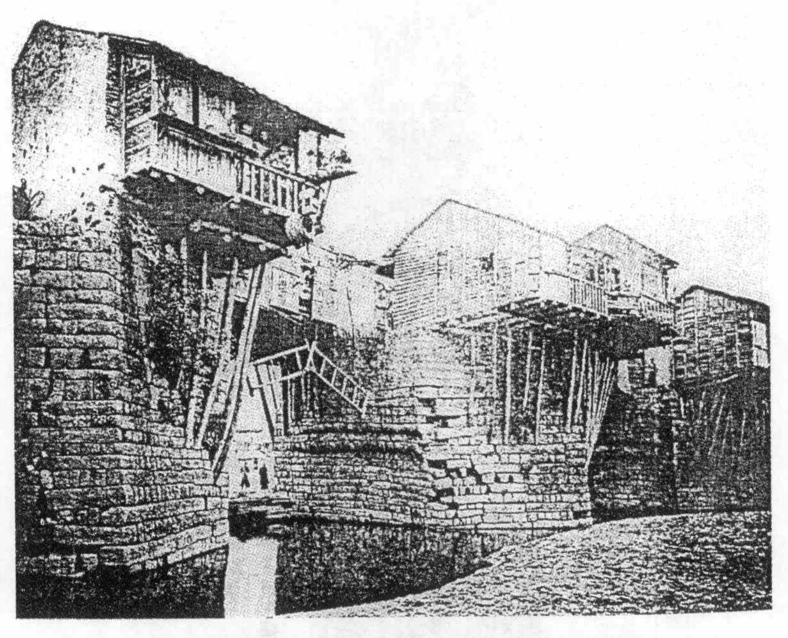
县。”足立喜六《长安史迹考》峣关与武关章云：“过秦岭，分东西二道。东道曰蓝田县，越蓝关，踏破深谷与群峰者十余日，经武关，出龙驹寨，更下，至汉水，于是进抵湖北省。山间石上，镂刻韩退之贬潮州时途中所咏：‘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之诗句。”按此刻固出乎后人所镌，然文公作此诗当在此地。此亦其佐证也。（同上）

（四）拙作《韩湘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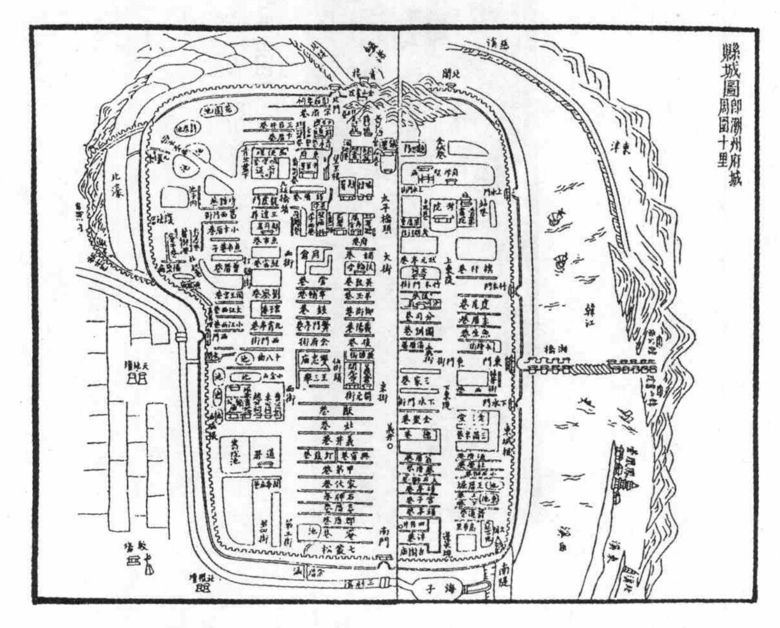
《唐书·宰相世系表》：“湘，愈侄孙老成长子，字北渚，累官大理丞。”《韩集》注：“湘，字北渚，老成之子，公兄弇之孙。”（《宿曾江口诗》注）是湘盖宦进之士。自段成式《酉阳杂俎》称：“韩愈侍郎有从子侄从江淮来，自言其艺，能使庭前紫牡丹红白俱备。每朵有云横秦岭句”。而韩愈《徐州赠族侄诗》有“击门者谁子？问言乃吾宗。自云有奇术，探妙知天工”语，妄者遂牵为一事，谓疏从子侄及族侄即指湘。不寤湘为愈侄孙，愈诗题屡曰示侄孙湘，固已明言之，其非疏从子侄或族侄甚明。后世述异者，因段说益加附会。而愈过蓝关诗，所示之人，乃有神仙之目，惟所载各异。《太平广记》引《仙传拾遗》谓为愈外甥，忘其名姓：刘斧《青琐高议》、陈仁锡《潜确类书》，则直谓为侄孙湘。《道缘汇录》谓愈从侄孙湘，字清夫，号元阳子，则又讹湘为湘。其尤妄者，则虚构事实，为《韩仙传》一书，（宝颜堂秘笈本）署唐瑶华帝君韩若云自譔。以韩会为父，以韩愈为叔，诬言欺世，弥不足辨。惟《全唐诗》小传，载湘为愈犹子，与《韩仙传》同误，殊可异也。今备论诸家异说，与其致误之由，用袪俗士之惑云。（同上）

原载中山大学文科研究所《史学专刊》第一卷第一期，广州，1936年。后收《潮州丛著初编》，《广州市立中山图书馆丛书之三》，1938年。复编为《广济桥史料汇编》上篇，香港：新城文化服务有限公司，1993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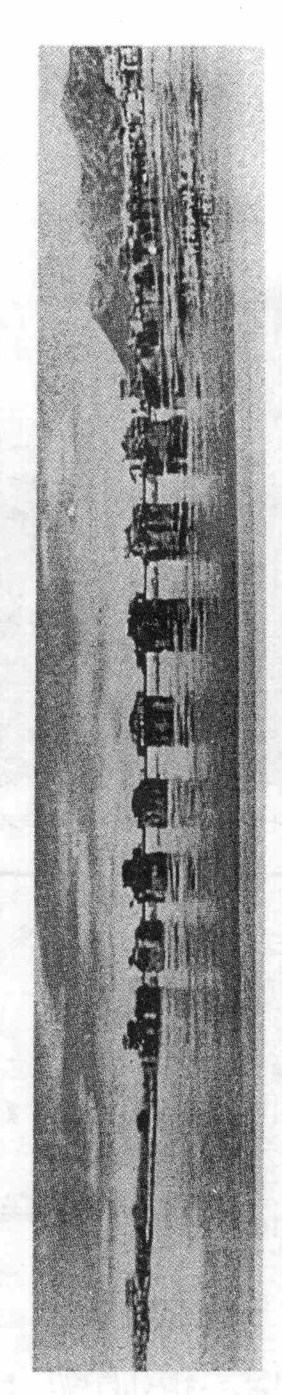
三、图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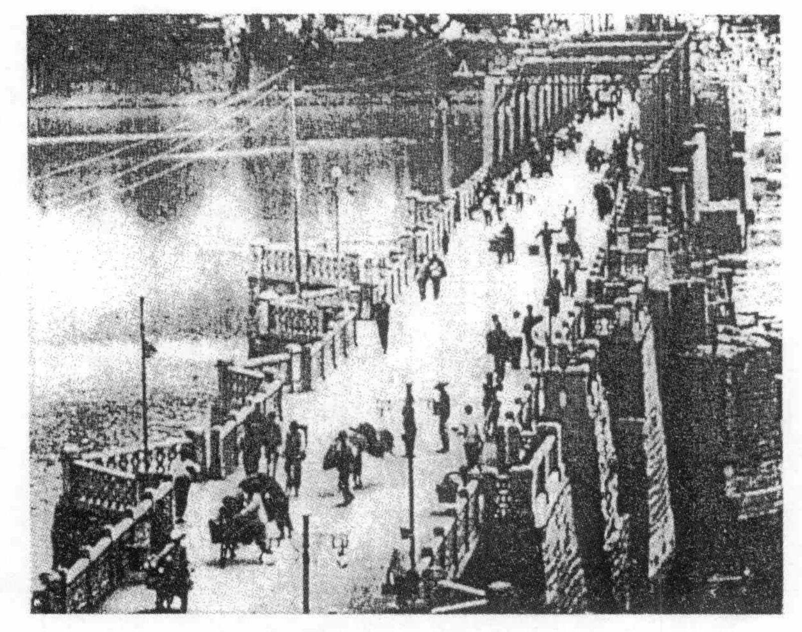
1868 年（同治七年）之广济桥　郑培丰老师供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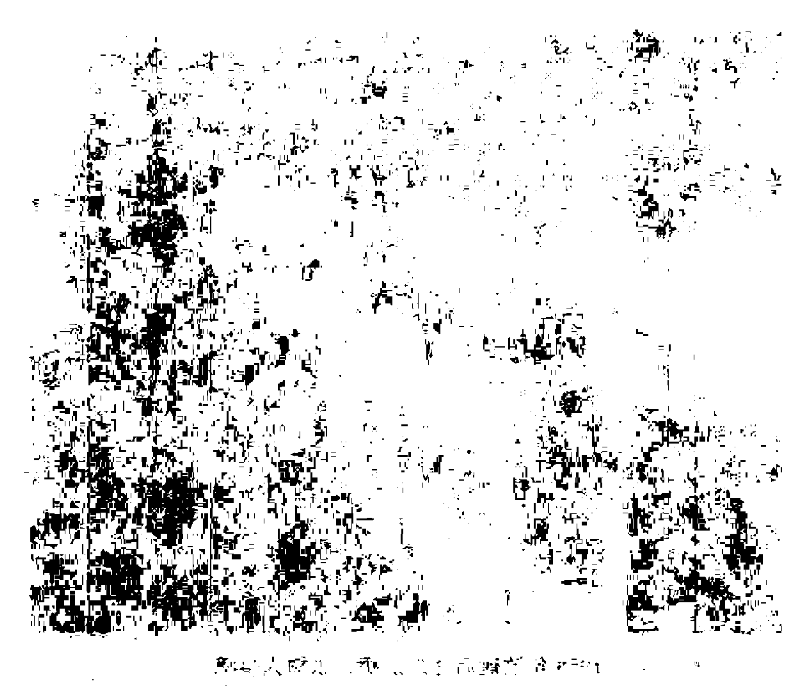
1898 年（光绪廿四年）之广济桥　海阳县志附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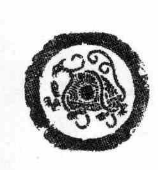


1958 年改建前之广济桥　潮州市大桥办供稿



1958年改建后之广济桥　张树人供稿





潮州沿革志

卷九



目 录

沿革志

总纂饶宗颐辑

岭以南说者以其地于唐虞属南交禹时为扬州之南裔但依尚书言之其详莫得而闻也逸周书海阳进大蟹旧志谓为潮地见于纪载之始然此海阳实在江南与潮无关详潮安县沿革附录或云春秋潮为七闽地舆地广记则援职方为说荒古写远书阙有间追考也难稽潮事最古可征者当肇于嬴秦之戍揭岭始皇三十三年置南海郡以谪徙民与百越杂处潮地始载于版图南越王时有揭阳令迨汉元鼎六年平定南越乃于南海郡置揭阳县潮地有行政区划之设殆以是为权舆秦汉时自意溪以下滨海冲积之地悉为溟渤而揭阳岭所届远及赣境故以史禄留家揭岭而通道于桂林吴砀为揭人而入仕于湘西知汉时之揭阳县其政治中心应在今潮郡以北而滨海一带悉为荒陬尚未开发可断言也洎汉末曾夏盘据揭境以抗吴吴乃于南康别置揭阳县即今宁都地晋因之由是揭阳不隶南海而转属于南康矣自晋以降沿海榛莽渐辟海阳潮阳海宁万川程乡相继置县而闽南之绥安亦复来属于时义安郡或治绥安今漳浦县也则其政治中心曾移而之闽南至隋省绥安唐初废海宁万川是时潮州仅领有海阳潮阳程乡三县其后程乡或析或否潮之疆界不复跨及闽赣其境域乃趋于固定此历代境界嬴缩可得而言者也盖晋以前潮地属南海郡是为附丽时期晋咸和间分南海立东官郡义熙九年分东官置义安郡是为独立时期计属广州者互吴晋宋齐诸代讫唐贞观后道制确立初属江南道继属岭南道中间属循州者二隋开皇及唐武德时属扬州者一大业时属福建者二开元二十一年属福建二十二年改隶岭南天宝元年又属福建至十年又改隶岭南潮与循地本

毗接明嘉靖置惠来县即析海丰龙溪都以益之明初置岭东分巡道兼管潮惠万历间粤抚拟于惠潮二府间将长乐县添设一府后不果行见陈一松玉简山堂集疏稿清康熙间改称惠潮道雍正时置嘉应州又统之称惠潮嘉道至民国立潮循道潮惠关系之深于兹可见梅本程乡自南齐建县属义安郡为义安所领六县之一隋开皇十年一度省程乡翌年复唐时程乡全属潮自武德以后潮州领三县潮阳海阳时有分并永徽元年省潮阳入海阳先天复而程乡仍旧至南汉割程乡置敬州自是潮海二区分并乃频数宋时尤甚其复并于潮为程乡县者计宋有熙宁六年废梅州来隶潮至元丰五年复绍兴六年废梅州来隶潮至十四年复置梅州讫元两次元则以梅隶潮州路者一次元贞元年以梅州隶潮州路至延祐四年改隶广东道明洪武二年梅州废为程乡县来属潮州终明之世未之或改至清雍正十一年始析程乡镇平平远置嘉应直隶州迨民国废府立潮循道旧梅州诸县亦属之是时韩江区域之军政机关均统有潮梅及广东省政府成立始行分置此潮梅二州于地理沿革上分并之崖略也潮州一名始于隋开皇十一年前此为郡未有州名也自义熙九年立义安郡历宋齐梁陈相沿不替隋开皇十年罢郡置义安县翌年始立潮州大业三年复义安郡唐武德以后复为州义安郡从此遂废唐时均曰潮州惟天宝至德间改称潮阳郡耳乾元以后复州制自是历南汉宋元明清均沿潮州之称特元称路明清称府讫于民国府制废遂不复有州之名矣

潮州

表一 **秦至吴**

年　　代	隶　　属	沿　　革
秦始皇三十三年	南海郡 是年定南越以为桂林南海象等三郡置南海尉以典之所谓东南一尉也【晋书地理志】按十道志寰宇记均云潮州秦属南海郡	揭　阳 五岭之一置戍所裴渊广州记大庾始安临贺桂阳揭阳为五岭元和郡县志五岭有揭阳水经注五岭不数揭阳而以大庾为最东之岭晋书地理志五岭自北徂南入越之道必由岭峤时有五处故曰五岭周去非岭外代答五岭旧以为山名考之乃入岭之途五耳则不以五岭为山名
汉	高帝初立吴芮为长沙王揭阳地遥属长沙【揭阳刘志】按郭子章潮州沿革考曰高帝以长沙豫章	

	桂阳南海立番君为长沙王若南海于长沙为郡则揭阳亦长沙属矣考项羽本纪鄱君吴芮率百越佐诸侯又从入关故立芮为衡山王都邾汉乃徙为长沙王都临湘然羽初封芮时仅六安国之四县及江夏郡之一县高祖徙之长沙豫章而象郡桂林南海时属南越王佗汉并未得其地芮仅得长沙及豫章郡数县耳【楚汉诸侯疆域志】是谓揭阳属长沙似无据 **南　越** 汉遣使陆贾封佗为南越王揭地又属南越【揭阳刘志】	**揭阳县** 有县令史定元鼎六年降汉【景武功臣表】 按据是知揭阳南越时已置县前此当秦时为戍所曾否建县尚无明证
元鼎六年	交趾部刺史**南海郡** 是年平南越置南海郡开县六番禺博罗中宿龙川四会揭阳【汉书地理志】	**揭阳县** 汉揭阳县地兼有今潮州九县及程乡平远镇平三县地与汀赣交界
新　莽	**交　州** 元始四年更十二州名分界改交趾部为交州【汉书平帝纪新莽职方考】	**南海亭** 【汉书地理志】 按水经泿水篇员水又东南千五百里入南海郦注东历揭阳县王莽之南海亭盖莽改揭阳县名为南海亭
后　汉	交州**南海郡**	**揭阳县** 【续汉郡国志】
建安十八年	荆州**南海郡** 是年三月省交州以其郡属荆州南海属荆【百官志注引献帝起居注】	**揭阳县**
吴	广州**南海郡** 黄武五年分交州南海苍梧郁林置广州俄复旧【吴志】 交州**南海郡** 见上	无揭阳县曾夏据县境抗吴历十余年【吴志注引会稽典录】 按谢钟英三国疆域表南海郡有揭阳未知何本周府志揭阳刘志沿革后主时析置庐陵南部都尉揭阳属焉改隶扬州宋书州郡志南康领县

	广州**南海郡** 永安七年复分交州三郡置广州【吴志晋书地理志】	有陂阳吴立曰揭阳太康五年以揭阳移治故陂阳此揭阳在今江西与旧揭阳境毗连而唐时潮州曾一隶江南道故明人志乘皆以南康之揭阳为南海揭阳之改隶然陂阳先立为县吴时始改为揭阳知南康之揭阳与南海之揭阳并无改割分隶也特移用其名耳旧志以南海之揭阳曾隶南康其说阮通志及嘉应温志俱不取

表二 **晋至隋**

年　代	隶　属	沿　革	置　县
晋　咸和六年 方舆纪要作七年潮阳唐志作元年兹据宋志引广州记周府志同	**广　州**	**东官郡** 东官太守何志故司监都尉晋成帝立为郡广州记成帝咸和六年分南海立【宋书州郡志】 按洪亮吉东晋疆域志依寰宇记改司监都尉为司盐都尉	按旧志谓东官所属有揭阳县至义熙时置义安郡乃析揭阳地立方舆纪要云揭阳县晋废义熙中以其地析置潮阳等县周府志沿革云咸和六年置东官郡析揭阳为四县【即海阳绥安海宁潮阳】以属东官至义熙九年增置义招潮阳唐志沿革云咸和元年分南海为东官郡后以揭阳属之按东官郡治宝安统兴宁海丰揭阳又云潮本揭阳地自秦汉来俱属南海至晋始改隶南康寻复改隶东官盖自是始与南海分矣揭阳刘志沿革云义熙五年分东官郡揭阳地立义安郡如上说晋初揭阳隶南康后曾改隶东官及义安郡立乃以揭阳分割为潮阳诸县如是则东官郡所属原有揭阳县也然考宋书州

			郡志引晋地记义安郡所领五县其中海阳绥安海宁潮阳皆旧属东官惟义招为义熙九年以东官五营立不言由揭阳分割改置而晋书地理志南海郡统六县无揭阳晋地记东官分出之义安郡所属各县亦无揭阳也晋书地理志太康三年南康郡有揭阳毕沅校正云沈志吴立曰揭阳太康五年以南康揭阳移治故陂阳县故为陂县旧府县志咸以南康揭阳即潮州考三国吴时曾夏据揭阳境抗吴故吴之南海郡所辖始终无揭阳【见嘉应温志大埔温志沿革】乃于庐陵南部新立一揭阳县而汉南海郡之揭阳遂废及晋时于南康仍置揭阳县而于旧时汉之揭阳境立海阳县而揭阳因之转属南康郡矣如潮阳志所言则晋太康三年置南康郡揭阳为其属县至咸和元年分南海为东官郡复以揭阳属之至义安郡立乃分东官揭阳县地置郡至是揭阳始升县为郡而揭阳之名亦由此废然宋书州郡志载东官郡所领六县为宝安安怀兴宁海丰海安欣乐并无揭阳之名故温仲和等皆以旧志之说为不可信

义熙九年 晋书地理志但云安帝分东官立义安郡未明何年吴府志引郭子章潮州沿革考陈芳绩历代地理沿革表俱作五年东里志潮阳唐志沿革引旧志称隆安元年正月分东官揭阳地立义安郡寰宇记引南越志作义熙八年兹据宋书州郡志元和志周府志同按置郡之年各书互异南越志与宋志均为较古记载相差一年当是或就制可之日起计或据到官之日起算而隆安元年至义熙九年相距十七年岂隆安初有建郡之议后以故搁延欤谨著其异于此	广　州	义安郡 分东官郡立【宋志】 按南越志义安郡地与晋安郡接境陈伯陶东莞志沿革云晋成帝所置东官郡其地兼有惠潮两府控制太远故安帝时分东官立义安郡其所领县则今日潮州全境也	领县五　海阳　绥安　海宁　潮阳　义招　【宋志引何志晋地记】 按诸县惟海阳立于晋初余均旧东官郡地与义安郡同时置为县嘉庆一统志表海阳为郡治 又按绥安今福建漳浦地康熙漳浦志引潮阳志绥安属义安郡漳浦八都有绥安溪漳志载吴永安元年析建安校乡西偏置绥安县乃建州之绥安非此海宁杨守敬隋书地理志考证云今惠来县西地义招本东官五营大埔张志云今程乡大埔二县地
宋	广州	义安郡	领县五　海阳　绥安　海宁　潮阳　义招　【汪士铎南北史补志】 按宋书宗越传泰始四年绥安县省
齐	广　州	义安郡 按武帝永明七年有义安郡王萧子珉	领县六　绥安　海阳　海宁　潮阳　义招　程乡 【南齐书州郡志】 按方舆纪要绥安为郡治 附按程乡旧嘉应州地以程旼得名明晋江王命璿祀程处士碑记引万历时平远令李允懋撰旼传云处士丁晋末造肆志肥遁当时化之后人思之名其都曰义化

			乡曰程乡源曰程源江曰程江最后以程乡名县于此可考见程乡未置县前之乡都名今梅之坝头东石大柘三乡旧统属义化都处士故居即在坝头也 又按寰宇记隋立程乡县在程江之口以江为名考程乡初置于南齐隋则开皇十年省十一年复置乐史说非也辨详舆地纪胜
梁　普通四年 东里志称天监时兹据周府志	**东扬州** 舆地广记无东字寰宇记郭子章沿革考作东阳州兹据隋志通典州郡	**义安郡** 按洪齮孙补梁疆域志义安郡梁为王国简文大宝元年有郡王萧大昕考南朝诸王多以髫龀之年锡爵遥领封号未必曾就国也	
	瀛　州 隋志义安郡梁置东扬州后改曰瀛州字作嬴兹据通典 附按补梁志瀛州领郡四义安郡高要郡乐昌郡阳春郡东晋南北朝舆地表梁武帝瀛州时治义安郡六义安东官梁化海昌乐昌新会又梁末陈初疆域瀛州统郡三义安梁化东官此梁时瀛州疆域赢缩情形	**义安郡**	领县六　海阳　绥安　海宁　潮阳　义招　程乡 【补梁疆域志】 按补梁志瀛州治海阳南北史补志云梁陈绥安为郡治考方舆纪要绥安齐为郡治梁复旧则洪说是
陈　永定 陈芳绩历代地理沿革表云陈改潮州误	寰宇记阮通志周府志并云永定中废瀛州	**义安郡**	领县六　海阳　绥安　海宁　潮阳　义招　程乡 【臧励龢补陈疆域志】 按东晋南北朝舆地表陈太建时瀛州治海阳

隋　开皇十年 周府志开皇九年省义安郡置潮州与元和志异	**循　州**	是年罢义安郡省海阳县仍于郡廨置义安县以属循州 【元和郡县志】 按文帝纪开皇三年罢诸郡九年平陈至是废义安郡	领县五　义安　绥安　海宁　潮阳　义招 按元和志海阳改为义安是年省程乡
十一年		**潮州** 是年于义安县立潮州以潮水往复为名 【元和志】 按潮州名始此改郡为州此为首次	领县六　义安　绥安　海宁　潮阳　义招　程乡 按元和志是年复程乡周府志作大业三年
大业三年	**扬　州** 据陈芳绩沿革表	**义安郡** 是年罢州为义安郡 【元和志】	领县五　海阳　海宁　潮阳　万川　程乡【隋书地理志】 按大埔张志是年改义招为万川周府志漳浦志称是年省绥安清一统志作开皇十三年省绥安入龙溪

表三　　**唐至元**

年　代	隶　属	沿　革	置　县
唐　武德四年 寰宇记作元年舆地广记作五年兹据旧唐书地理志	**广州总管府**	**潮　州** 是年复为潮州【元和志】 按唐书高祖纪武德元年改郡为州其时潮州尚未归府故迟至四年始改州	领县三　海阳　潮阳　程乡【阮通志沿革】 按大埔张志是年省万川并入海阳阮通志唐初省海宁并入潮阳不详何年
五　年 旧唐书地理志循州下云武德五年改龙川郡为循州总管府管循潮二州又广州中都督府下云武德六年置高循二总管隶广州相差一年	**循州总管府**	**潮　州** 唐初平萧铣时循潮属林士弘其俚帅杨世略于五年正月以二州来降唐复置潮州【纪胜引皇朝郡县志】	

贞观二年	广州中都督府 旧唐书地理志是年省循州都督以循潮二州隶广府	潮　州	
三　年 通典州郡潮州入古扬州云唐属江南道考贞观元年二月分天下为十道其八曰江南道陈芳绩沿革表及阮通志沿革俱云是年潮州遥隶江南周府志揭阳刘志则云贞观三年潮州属江南道姑据系于是年	江南道	潮　州	
十　年	岭南道 东里志是年潮州隶岭南道 按旧唐书地理志记贞观十道郡国无潮州但附载于广州下则其时潮州当属岭南道也	潮　州	
永徽元年	岭南道	潮　州	领县二　海阳　程乡【新唐书地理志】按是年省潮阳并入海阳
垂拱二年	岭南道	潮　州 岭南总管陈元光请建漳州于泉潮二州间绥安旧地【东里志】	
景云二年	福州都督府 旧唐书地理志是年置福州都督府督泉建漳潮【原误作湖今改】五州按时分天下郡县置二十四都督府寻罢	潮　州	

先天		潮　州	领县三　海阳　程乡　潮阳【新唐书地理志】 按是年复潮阳
开元廿一年 周府志作二十二年陈芳绩沿革表作二十三年大埔张志作十二年误兹据唐书方镇表	福建经略使 是时分天下为十五道置采访使又于边境置经略使郭子章沿革考唐初置十五部潮州隶江南道据通典分十五部时潮阳郡属江南东道而方镇表置福建经略在是年则其时潮州曾分属江南东道采访使矣	潮　州 是年置福建经略使领福建漳潮泉五州治福州【新唐书方镇表】	
廿二年 周府志作二十三年兹据方镇表	岭南经略使	潮　州 是年福建经略使增领汀州漳潮二州隶岭南道经略使【方镇表】	
天宝元年 阮通志开元二十二年隶福建天宝元年改隶岭南与方镇表年异	福建经略使	潮阳郡 是年福建经略使复领漳潮二州【方镇表】 按是年改州为郡制郭子章沿革考周府志并称是年改为潮阳郡	领县三　海阳　潮阳　程乡【新唐书地理志】
十　年 东里志周府志俱称九年还隶岭南比方镇表先一年	岭南经略使	潮阳郡 是年漳潮二州隶岭南经略使【方镇表】 按新唐书地理志称潮州潮阳郡属岭南道采访使不著何年其所记郡府乃据开元二十八年部帐然开元末潮州未改称潮阳郡兹参方镇表姑系改属岭南于是岁	

		又按建中二年有潮阳郡王李洧唐郡王可考者仅此疑为遥领郡号而未开国	
至德元年 按方镇表乾元十年下云漳潮二州隶岭南经略使查此事已见天宝十年且岭南经略自至德元年后已改为节度则此条为复出无疑	**岭南节度使** 方镇表是年升五府经略讨击使为岭南节度使领广韶循潮等二十二州治广州	**潮阳郡**	
乾元元年 嘉庆一统志表潮州下云乾元元年仍为州属岭南东道按方镇表岭南分东西道在咸通三年事在乾元后表说非也	**岭南节度使**	**潮　州** 是年复潮州【寰宇记郭子章沿革考东里志周府志并同】 按是年复州制唐书肃宗纪称至德二年复诸州相隔一年	领县三　海阳　潮阳　程乡【郭子章沿革考】
咸通三年	**岭南东道节度使** 据东里志周府志	**潮　州** 附按东里志云元和元年隶岭南诸道采访使元和郡县志潮州属岭南道兹不别著	
乾宁二年	**清海军节度使** 方镇表是年赐岭南东道名清海军	**潮　州**	
南　汉	按唐末五代初潮州属闽之王潮继卢光睦谭全播取其地后刘岩击走光睦始兼有潮至刘晟时升程乡为敬州乾和十三年封其子崇兴为梅王详舆地纪胜	**潮　州** 乾和三年升程乡置敬州仍领程乡县【寰宇记】 按新五代史记职方考潮州缺载	领县二　海阳　潮阳【南汉地理志】
宋　开宝四年	**广南东路**	**潮　州** 按宋初沿南汉之旧敬州不隶潮自为州宋史地理志开宝四	领县二　海阳　潮阳【周府志沿革】

		年改为梅州舆地纪胜敬州以犯翼祖讳改名梅州隶广南东路梅州之名始此考元丰九域志梅州伪汉敬州又宋史地理志南汉置恭州钱大昕诸史拾遗云志作恭乃当时史臣回避失于改正若本名恭州则无庸改矣	
至道三年	**广南东路** 按宋初太平兴国四年有二十一路七年有十九路端拱二年有十七路淳化三年有十六路四年分数十道有广南诸路分合不一及至道三年始定为十五路	**潮　州** 亦曰潮阳郡军事【元丰九域志】	领县二　海阳　潮阳【寰宇记】
熙宁六年	**同　上**	**潮　州** 是年废梅州仍置程乡来隶潮【九域志】	领县三　海阳　潮阳　程乡
元丰五年	**广南东路** 时分二十三路	**潮　州** 是年复梅州程乡隶梅【九域志】	领县二　海阳七乡　潮阳四乡　【九域志】
宣和三年	**同　上**	**潮　州**	领县三　海阳　潮阳　揭阳【宋史地理志】 按是年新置揭阳
绍兴二年	**广南东路** 时分十六路	**潮　州**	领县一　海阳【宋史地理志】 按是年省揭阳潮阳并入海阳
六年	**同　上**	**潮　州** 是年废梅州程乡又隶潮【舆地纪胜引国朝会要】	领县二　海阳　程乡

八年	同　上	潮　州	领县四　海阳　程乡　潮阳　揭阳【宋史地理志】　按是年复潮揭二县
十四年 郭子章沿革考云九年复元丰之制舆地纪胜引梅州图经云绍兴七年废梅州为程乡县仍带程乡县军事隶潮州十年复置年月不同	同　上	潮　州 是年复梅州【上引会要宋史地理志系年要录同】	领县三　海阳　潮阳　揭阳
元　至元十六年 嘉庆一统志表是年改路东里志周府志作十七年	江西等处行中书省 **广东道宣慰使司** 按元史地理志龙兴路下云至元十四年改元帅府为江西道宣慰司立行中书省又广州下云至元十五年克广州立广东道宣慰司	潮州路 按元史地理志至元十五年归附十六年改为总管府以孟招讨镇守	领县三　海阳　潮阳　揭阳　【元史地理志】
廿三年	同上 按元史地理志云是年复为江西等处行枢密院副使兼广东道宣慰使镇之时江西省统十八路潮州为其一	潮州路	领县三　海阳　潮阳　揭阳 又领录事司一【元史地理志】 按录事司至元二十二年始立
元贞元年	同上	潮州路 是年以梅州隶潮州路总管府【刘广聪程乡志】	领县三　海阳　潮阳　揭阳　又领州一　梅州　梅州领程乡 按元史地理志梅州于至元十三年归附十六年置总管府二十三年改为散州原直属江西行中书省至是改隶潮州路
延祐四年 阮通志引黄志作元年程乡刘志作五年兹据元史		潮州路 是年十月改梅州隶广东道宣慰司【元史仁宗纪】	领县三　海阳　潮阳　揭阳

表四 明至民国

年　代	隶　属	沿　革	置　县
明　洪武二年 周府志作元年误	**广东等处行中书省** 时全国分十二行省	**潮州府** 是年改为府【明史地理志】	领县四　海阳　潮阳　揭阳　程乡 【明史地理志】按程乡元时本为梅州直隶广东道是年四月州废来属潮州
九年	**广东承宣布政使司** 按明会典是年改故行中书省为布政使司	**潮州府**	仍
卅一年	广东布政使司按察司 **岭东分巡道** 【驻潮州】	**潮州府**	仍
永乐	广东布政使司按察司 **岭东分巡道** 【驻潮州】 **岭东分守道** 【驻潮州】	**潮州府**	仍
成化十三年 明史地理志作成化十二年辨详饶平县条	同上	**潮州府**	领县五　海阳　潮阳　揭阳　程乡 饶平 按是年新置饶平
弘治十八年	广东布政使司按察司 **岭东分巡道加兵备衔** 【驻长乐】	**潮州府**	仍
嘉靖三年	同上	**潮州府**	领县六　海阳　潮阳　揭阳　程乡 饶平　惠来 按是年新置惠来
五年	同上	**潮州府**	领县七　海阳　潮阳　揭阳　程乡 饶平　惠来　大埔 按是年新置大埔

四十一年	广东布政使司 **岭东分守道** 【驻长乐】 **伸威分巡道增设** 【驻惠州】	**潮州府**	仍
四十二年 按澄海普安建县之年各书记载不一分详二县条	同上	**潮州府**	领县九 海阳 潮阳 揭阳 程乡 饶平 惠来 大埔 澄海 普安 按是年新置澄海普安二县
四十三年 按清一统志周府志王之正程乡志卢兆鳌平远志俱称四十三年置平远县惟明史地理志平远与澄海普宁俱四十二年正月改县当是书其准设县之日兹从潮嘉志乘系于是岁	广东布政使司 **岭东分守道** **伸威分巡道** **海防兵备道增设**	**潮州府**	领县十 海阳 潮阳 揭阳 程乡 饶平 惠来 大埔 澄海 普安 平远 按是年新置平远先是嘉靖四十一年五月以程乡县豪居都之林子营置县析福建之武平上杭江西之安远惠州府之兴宁四县地益之属江西赣州府【明史地理志】四十三年还江闽三县割地而析程乡之义化长田石窟三都兴宁之大信一里附义田都增置平远县来隶潮州【平远卢志】
万历四年	同上	**潮州府**	按是年设南澳镇
五年	广东布政使司 **岭东分守道** 【改驻惠州】 **海防兵备道** 伸威道裁分巡道由海防道兼	**潮州府**	仍

十年	同上	潮州府	按是年改普安曰普宁
崇祯七年 明史地理志作六年兹据程乡王志平远卢志	同上	潮州府	领县十一　海阳　潮阳　揭阳　程乡　饶平　惠来　大埔　澄海　普宁　平远　镇平 按是年新置镇平县镇平本平远县石窟巡检司至是改为县析程乡旧龟浆松源各二图益之【明史地理志程乡王志】
清　顺治元年	广东总督布政使司 岭东分守道 海防分巡道 按清史稿是年置广东总督布政使司	潮州府	仍
康熙二年	广东总督布政使司 岭东分守道 海防分巡道裁	潮州府	仍
五年	两广总督布政使司 岭东分守道 按三年广东广西并为一	潮州府	领县十　海阳　潮阳　揭阳　程乡　饶平　惠来　大埔　普宁　平远　镇平 按自康熙三年迁界至是年澄海全县毕裁
六年	两广总督布政使司 分守道裁	潮州府	仍
八年	同上	潮州府	领县十一　海阳　潮阳　揭阳　程乡　饶平　惠来　大埔　普宁　澄海　平远　镇平 按是年展界复澄海
九年	两广总督布政使司 岭东分守道复设	潮州府	仍

廿二年	两广总督布政使司 **惠潮分巡道初设** 【驻潮州】 岭东分守道裁	**潮州府**	仍
雍正八年	广东总督布政使司 **惠潮分巡道加兵备衔** 按清史稿雍正七年以苗患令云贵总督兼辖广西十二年仍隶广东是七年至十一年广东自为总督也	**潮州府**	仍
十年	同上	**潮州府**	仍 按是年析饶平属隆澳深澳诏安属云澳青澳置南澳厅
十一年	广东总督布政使司 **惠潮嘉分巡兵备道**	**潮州府**	领县八　海阳　潮阳　揭阳　饶平　惠来　大埔　澄海　普宁 按是年析程乡平远镇平三县置嘉应州初十年粤督鄂弥达奏潮属之程乡平远镇平三县惠州府属之兴宁长乐二县均离府治窎远请合五县置一州十一年奉旨依议以州名为嘉应直隶广东布政使司遂与潮州分治领兴宁长乐镇平平远四县【周府志参清史稿地理志】
乾隆三年	两广总督布政使司 **惠潮嘉分巡兵备道**	**潮州府**	领县九　海阳　潮阳　揭阳　饶平　惠来　大埔　澄海　普宁　丰顺 按是年新置丰顺

咸丰八年	同上	**潮州府**	按是年辟潮州为通商口岸同治纪元改以汕头为商埠隶澄海
民国　元年	**广东都督府** 废惠潮嘉道	按光复初废府未设道置潮州安抚使四月改为潮州军务督办寻改潮梅镇守使【驻汕头】	是年七月改南澳厅为县
三年	**广东巡按使署** 是年五月二十三日立	**潮循道** 是年六月行道制全省分六道设潮循道尹【驻汕头】	辖县二十五　潮安【原名海阳是年一月以与山东县名同改】 潮阳　揭阳　饶平 惠来　大埔　澄海 普宁　丰顺　南澳 惠阳　梅县　兴宁 陆丰　海丰　博罗 河源　五华　紫金 蕉岭　和平　连平 平远　龙川　新丰 【广东年鉴】
五年	**广东省省长公署** 七月六日立	**潮循道**	
九年	同上	潮循道裁	
十年	同上		设汕头市政厅与澄海分治
十四年	**广东省政府** 七月三日改省长公署为省政府	**东江行政委员公署** 中级地方行政机构自道制废后十四年设东江行政委员公署【驻汕头】 未一年废	
十七年	同上	**东江善后委员公署** 民国十七年设【驻汕头】十八年六月罢	
十八年	同上		改汕头市政厅为市政府

廿一年	同上	**东区绥靖委员公署** 二十一年春设兼掌军事行政【初驻潮安后迁汕头】二十五年十月十六日废	辖县二十五市一 潮安　潮阳　揭阳 饶平　惠来　大埔 澄海　普宁　丰顺 南澳　惠阳　梅县 兴宁　陆丰　海丰 博罗　河源　五华 紫金　蕉岭　和平 连平　平远　龙川 新丰　汕头市
廿四年	同上		是年十月一日改南山移垦委员会为南山管理局
廿五年	广东省政府	**第五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 是年三月廿五日行政院颁布行政督察专员公署组织条例九月八日广东省政府指令核定各专员管辖区域十月十五日第五区专员公署组织成立【驻潮安】按卅六年第一〇九次广东省务会议通过改第五行政督察区为第六区辖潮安潮阳揭阳澄海南澳饶平惠来普宁大埔丰顺南山管理局东沙群岛并改汕头市为省辖市【东沙群岛在光绪三十三年有日本商人西泽吉次纠众百余人于其地高竖日本国旗谬称该岛为其发见改名西泽岛后几次经交涉始行收回至是划属第六区】惟迄未实行 又按卅八年四月广东省务会议通过全	辖县九市一局一 潮安　潮阳　揭阳 澄海　饶平　惠来 普宁　丰顺　南澳 汕头市　南山管理局 旧时潮州所属大埔县改属第六区

		省扩编为十五行政区潮汕改分七八两区第七区下辖普宁惠来潮阳陆丰南山专署设潮阳第八区下辖潮安丰顺澄海饶平揭阳汕头南澳专属设潮安大埔则划入第九区是为现行潮属各县行政区划情形	

潮安县

表一

年　代	隶　属	沿　革	辖　乡
晋 按海阳置县之年宋志引何志云晋初立是在义安置郡之前元和志则云义熙九年立义安郡及海阳县则与郡同时立周府志沿革称咸和六年析揭阳地置海阳县以属东官郡然宋志咸和六年置东官所领六县并无海阳盖义安置郡之年记载多歧各为一说兹从何志嘉庆一统志表海阳初置属东官郡阮通志海阳晋初立县属东官其说并是	**东官郡** 广州记咸和六年分南海立	**海阳县** 宋书州郡志海阳令何志晋初立晋地记故属东官元和郡县志海阳本汉揭阳县地晋于此立海阳县南滨大海故曰海阳寰宇记海阳本汉揭阳地晋立郡于此南越志海阳县南十二里即大海 按雍正海阳张志海阳山去城北二十里南望大洋晋建县于山麓其城郭图绘海阳山在凤山之东与竹篙山接韩江闻见录谓海阳山亦号凤山自城北隔河上流二十里许有彩凤岭此二十里内为沃壤建城于此宜也发上者犹时见古城砖器物又城东门址尚存在彩凤岭下则晋初建县其在此欤 又按汉初摇毋馀封海阳侯旧志皆误谓即今潮安辨详附录古海阳地考	

义熙九年	**义安郡** 分东官郡立 按明一统志云海阳本汉南海郡揭阳地晋属南康郡义熙中置海阳县为义安郡治与宋志不合盖误以晋南康郡即潮之揭阳也辨详上	**海阳县** 按方舆纪要海阳县义熙中为义安郡治后皆为州郡治	
宋	**义安太守**	**海阳县** 【宋书州郡志】	
齐	**义安郡**	**海阳县** 【南齐书州郡志】	
梁	**义安郡**	**海阳县** 【补梁疆域志】	
陈	**义安郡**	**海阳县** 【补陈疆域志】	
隋　开皇十年 周府志云开皇九年省义安郡海阳属潮州与元和志年异	**循州**	**义安县** 元和郡县志是年罢义安郡省海阳县仍于郡廨置义安县以属循州	
十一年	**潮州**	**义安县** 按元和志是年于义安县立潮州隋书地理志称平陈置潮州统县有海阳是潮州初立已复海阳之名惟不知在何年姑据元和志作义安县	
大业三年	**义安郡**	**海阳县** 【隋唐地理志】	
唐　武德四年	**潮州**	**海阳县** 【新唐书地理志】 大埔张志是年省万川并入	
永徽元年	**潮州**	**海阳县** 新唐志是年省潮阳并入	

先天元年	潮州	海阳县 前书是时复析置潮阳	
天宝元年	潮阳郡	海阳县 【新唐志下同】	
乾元元年	潮州	海阳县	
南汉	潮州	海阳县 【南汉地理志】	
宋　太平兴国	潮州	海阳县 按周府志海阳县署昔在海阳山右宋世始迁入州治内华萼坊	领六乡【寰宇记】
元丰	潮州	海阳县	时有七乡【元丰九域志】据吴府志其乡都名可考如下 永宁乡 渔湖都　桃山都 地美都　官溪都 延德乡 登云都　登隆都 隆津都　上莆都 东莆都　南桂都 江东都　龙溪都 蓬洲都　鳄莆都 鮀江都 崇义乡 梅冈都　蓝田都 霖田都　磐溪都 太平乡 宣化都　信宁都 光德乡 丰政都　弦歌都 清远都　滮洲都 怀德乡 水南都　秋溪都 隆眼城都　苏湾都　上外莆都 中外莆都　下外莆都 长乐乡 登瀛都　大和都 归仁都

宣和三年	潮州	海阳县 【宋史地理志】	是年割永宁崇义全乡延德乡之蓬洲鳄浦鮀江三都置揭阳县【揭阳刘志】
绍兴二年	潮州	海阳县 前书是年废潮阳揭阳并人	
八年 嘉庆一统志表周府志潮阳唐志并作十年兹据宋史地理志	潮州	海阳县 前书是年复析置潮阳揭阳二县	
元　至元十六年	潮州路	海阳县 【元史地理志】	
明　洪武二年	潮州府	海阳县 【明史地理志】	
成化十三年	潮州府	海阳县	是年割太平乡之宣化信宁二都光德乡之漈洲清远弦歌三都怀德乡之秋溪隆眼城苏湾共八都置饶平县【饶平刘志】
嘉靖四十二年	潮州府	海阳县	是年析怀德乡之下中上外莆三都地置澄海县【澄海李志】又析揭阳龙溪一都来归【揭阳刘志】
四十四年	潮州府	海阳县	是年割饶平之秋溪都来归【饶平刘志】
清　顺治	潮州府	海阳县	是时自在城十一坊附城四厢【东厢南厢西厢北厢】外分为四乡十四都【吴府志】 长乐乡都三 登瀛都【三村】 大和都【六村】 归仁都【五村】 延德乡都八 登云都【五村】 登隆都【四村】 隆津都【三村】 上莆都【五村】

			东莆都【四村】 南桂都【五村】 江东都【四村】 龙溪都【十七村】 光德乡都一 丰政都【四村】 怀德乡都二 水南都【四村】 秋溪都【三堡三十村】
乾隆三年	**潮州府**	**海阳县**	是年析光德乡之丰政都置丰顺县时存四厢三乡除附城四厢外计一十三都【周府志都图】
光绪	**潮州府**	**海阳县**	是时分十八都在城都【七坊】东厢都【上东厢下东厢七十一村】南厢都【九村】西厢都【七村】北厢都【二十六村】归仁都【五十六村】登荣都【八十九村】大和都【四十二村】登云都【六十八村】登隆都【十八村】隆津都【十三村】东莆都【四十五村】上莆都【三十村】水南都【五村】秋溪都【七十八村】江东都【三十六村】南桂都【二十四村】龙溪都【二十九村】【海阳吴志都图】
民国　三年	**潮循道** 按至九年废道此后县级直隶于省以迄二十五年下各县同	**潮安县** 因与山东省海阳县同名是年一月奉内政部令改为潮安	按入民国称都为区初行保卫团制为乡六百余继行治安会制为乡八十余又行后备联防制为乡三百余

十九年		潮安县	是年十月实行分区自治全县分八区并为六十四乡镇第一区【四乡八镇】第二区【七乡】第三四五区【各六乡】第六区【八乡】第七区【十二乡】第八区【七乡】
廿五年	广东省第五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	潮安县	按二十三年一月民政厅划定各县自治区域潮安县分八区五十六乡九镇至二十七年仍分八区辖五十九乡镇二十九年实施新县制并为五区仍五十一乡八镇三十四年九月十五日复员设八区辖五十二乡八镇三十五年一月一日裁区缩编为二十乡镇【乡镇名见附表】

表二　　潮安县乡镇表

民国十九年【据民十九年潮安县自治区划说明书】	民国二十七年【据潮安县政府兵要地志】	民国二十九年【据潮安县自治区沿革概述】	民国三十四年【据潮安县政府调查表】	民国三十五年【据三十五年潮安县政府工作报告书】
长融镇　任贤镇　里和镇　艮德镇　东关镇　西关镇　南关镇　北关镇　南厢乡　北厢乡　北中乡　枫溪乡【以上十二乡镇属第一中山区】三山乡　登塘乡　田东乡　古洋乡　鹤书乡　玉麟乡　凤六乡	里和镇　艮德镇　长仁镇　西关镇　东关镇　北关镇　南关镇　枫溪乡　北中乡　南厢乡　北厢乡　凤六乡　三山乡　田东乡　玉麟乡　鹤书乡　古洋乡　登塘乡　上荣乡　中荣乡　下荣乡　意溪乡　河内乡　河北乡	里和镇　艮德镇　长仁镇　东关镇　西关镇　南关镇　北关镇　南厢乡　北厢乡　北中乡【以上十乡镇直属县政府】枫溪乡　三山乡　鹤书乡　凤六乡　登塘乡　田东乡　玉麟乡　龙湖乡　古银乡　古洋乡	长仁镇　里和镇　艮德镇　东关镇	在城镇
			南关镇　南厢乡	南厢乡
			西关镇　枫溪乡	西厢乡
			北关镇　北中乡　北厢乡	北厢乡
			登塘乡　三山乡　田东乡	归仁乡
			玉麟乡　鹤书乡　古洋乡　凤六乡	大和乡
			意溪乡　河北乡　河内乡	意溪乡

【以上七乡属第二仁和区】 上荣乡　中荣乡 下荣乡　意溪乡 河内乡　河北乡 【以上六乡属第三荣意区】 四村乡　宝塔乡 秋坑乡　秋塘乡 秋湖乡　秋浦乡 【以上六乡属第四秋东区】 上江乡　中江乡 下江乡　上桂乡 中桂乡　下桂乡 【以上六乡属第五江桂区】 上云乡　中云乡 下云乡　银湖乡 东阁乡　鹳巢乡 龙湖乡　古楼乡 【以上八乡属第六云隆区】 仙乐乡　彩塘乡 华美乡　大寨乡 宏安乡　金砂乡 金石乡　龙阁乡 西林乡　前溪乡 沙陇乡　和平乡 【以上十二乡属第七江东区】 溪东乡　溪西乡 溪南乡　溪北乡 刘陇乡　龙凤乡 凤坑乡 【以上七乡属第八龙溪区】	秋塘乡　秋浦乡 秋湖乡　秋坑乡 四村乡　宝塔乡 上江乡　下江乡 上桂乡　中桂乡 下桂乡　龙湖乡 东阁乡　中云乡 鹳巢乡　上云乡 下云乡　古银乡 宏南乡　大寨乡 前陇乡　金华乡 仙乐乡　西林乡 和平乡　金塔乡 彩塘乡　沙溪乡 龙西乡　溪南乡 溪西乡　溪北乡 溪东乡　龙东乡 庵埠镇	上云乡　中云乡 下云乡 【以上十三乡属第一区】 和平乡　宏安乡 大寨乡　前陇乡 仙乐乡　金华乡 西林乡　东阁乡 金塔乡　鹳巢乡 彩塘乡　沙溪乡 龙东乡　龙西乡 溪东乡　溪西乡 溪南乡　溪北乡 庵埠镇 【以上十八乡一镇属第二区】 意溪乡　河内乡 河北乡　上荣乡 中荣乡　下荣乡 【以上六乡属第三区】 四村乡　宝塔乡 秋坑乡　秋浦乡 秋塘乡　秋湖乡 【以上六乡属第四区】 上桂乡　中桂乡 下桂乡　上江乡 下江乡 【以上五乡属第五区】	上荣乡　中荣乡 下荣乡	登荣乡
			四村乡　宝塔乡	东厢乡
			秋塘乡　秋坑乡 秋湖乡　秋浦乡	秋水乡
			上江乡　中江乡 下江乡	江东乡
			上桂乡　中桂乡 下桂乡	南桂乡
			上云乡　中云乡 下云乡	登云乡
			东阁乡　银湖乡	登隆乡
			龙湖乡　鹳巢乡 古楼乡	隆津乡
			金华乡　大寨乡 宏安乡	莆西乡
			彩塘乡　华美乡 仙乐乡	莆东乡
			前陇乡　金石乡 西林乡　龙阁乡 塔下乡　和平乡 沙溪乡	东莆乡
			龙东乡　龙西乡 溪西乡	内龙乡
			溪东乡　溪南乡 溪北乡	外龙乡
			据表共五十六乡七镇一作五十二乡八镇又南关镇应作乡又长仁镇一分作仁贤长融	
合共六十四乡镇	合共五十九乡镇	合共五十九乡镇	合共六十三乡镇	合共二十乡镇

附古海阳地考

潮安古称海阳自晋初置县以迄于清相沿不替古籍如逸周书史记汉书有海阳之名说者皆指为潮安地郢书燕说不可不辨兹为条考如下

逸周书之海阳

周书王会篇言八方所献海阳大蟹旧府县志皆以为潮州海阳县贡献之始郭子章潮州沿革考言海阳县名最古援周书此语为证吴颖府志依以为说其后林杭学胡恂周硕勋诸府志暨张士琏海阳志古今图书集成职方典【集成盖据林府志语】皆仍之今录张县志以示例其言曰周成王十四年东越海阳贡蚌蛤汲冢周书云成王定四方贡献东越蚌蛤瓯人蝉蛇大蛋海阳大蟹注云东粤瓯人皆交州属盖自汤定南越献令之后大蟹始著于海阳亦献令之一端也按周书原文东越海蛤不作蚌蛤孔氏传东越则海际蛤文蛤又志引注东粤瓯人皆交州属周书云瓯人蝉蛇蝉蛇顺食之美【依俞曲园群经平议读】孔传云东粤瓯人也交州蛇为上珍下句一作北交州蛇特多为上珍也何秋涛曰北当作比比近也是张志引文亦误秋涛又曰王会此篇瓯人次于东越干越之间则其非珠崖交阯之瓯灼然可见注又云交州蛇为上珍者引以证食蛇之事耳非谓此瓯人即交州之瓯也其言甚明核而张志以为交州属尤谬解注而妄著论周书海阳次于瓯越之后会稽之前是海阳地必近会稽而志被之潮州以潮地秦前隶东越非臆说而何下文忽言南越益纠结而不清矣惟潮州北有梅岭之障与中州交通甚迟谓僻在恶溪之海阳县周成王时而有盈车大蟹之贡殊难置信潮州海阳县晋始置厥名起于后世尤不得指为周书之所云然则周书之海阳当别有其地矣孔晁注曰海水之阳一蟹盈车不云地名王应麟补注云史记苏秦曰楚东有海阳苏氏语本见楚策策云楚地西有黔中巫郡东有夏州海阳南有洞庭苍梧北有汾陉之塞海阳鲍注云海之南耳非辽西郡也与孔注同以为泛称之名然苏氏举其名与巫郡苍梧对称则为地名无疑也刘伯庄言楚并吴越地东至海海阳盖楚之东南境亦未能确指其所在吴师道引卢藏用云在广陵东今扬州海陵程恩泽国策地名考不主卢说而以为潮之海阳云地理通释楚威王六年败越尽取吴故地至浙江左传楚奄征南海则自春秋以来楚已跨及蛮越矣若仅以今扬州府泰州当之似不足以尽其疆域今观苏秦所言楚四境之地东之夏州即汉阳左传楚庄伐陈乡取一人以归谓之夏州是也海阳又在夏州东若以为潮之海阳则去汉阳殊远虽楚疆域甚博然较黔中之与巫郡洞庭之与苍梧甚不相称若云其地如汉之揭阳县跨有豫章南境则当云东南于楚东二字尤未尽合然则其地果何在耶间曾博考众说惟何秋涛最为详核其言曰海阳后为楚地当在今江苏苏州府常熟县北萧齐尝于此置海阳县属南徐州晋陵郡所以知其然者吴越春秋越王追奔攻吴兵入于江阳松陵欲入胥门望吴南城见伍子胥头云云子胥乃与种蠡梦曰越如欲入更从东门吾为汝开道贯城以通汝路于是越军明日更从江出入海阳于三道之翟水乃穿东南隅以达越军遂围吴吴越春秋汉人所作其时近古于古地名当不舛错所云海阳在吴之东正常熟之海阳也与楚东之形势正合凡苏秦所言列国地名皆举其最显著者王会篇之海阳即此无疑也若晋徐州广陵郡有海阳县当在今

江苏扬州府境刘宋广州义安郡有海阳县即今广东潮州府海阳县治此二海阳虽在楚东南然未见于周秦之书盖名起于后世非其地矣又汉辽西郡有海阳县在今直隶永平府滦州西北其地在东北陬非楚之东南境或以为此篇之海阳果尔则不应列于瓯越之间矣【王会篇笺释】按通鉴注常熟福山镇地即东晋之南沙萧齐分其地置海阳县南齐书州郡志南沙海阳属晋陵郡常昭合志稿引王峻府志云海阳废县在县北王会篇国策之海阳何氏所考得之当即此地又潮志职官南朝有海阳令蔡景历考景历所仕亦应在常熟之海阳常昭志明载之潮志盖以其与海阳同名而误收与周书之海阳其讹正同

海阳侯摇毋馀封地

史记高祖功臣年表汉书高惠高后文功臣表有海阳齐信侯摇毋余注云以越队将从高帝破秦入汉定三秦以都尉击项羽侯千七百户此海阳旧无注释后魏郦道元始以为在辽西水经濡水注云新河故渎自右北平昌城来东出合封大水谓之交流又东出海阳县合缓虚水又合素河水又至九过口分为二一南注海一东迳海阳县故城南高帝封摇毋馀为侯国魏土地记曰令支城南六十里有海阳城者也汉书地理志辽西郡有海阳县故郦氏取以为说其后清一统志永平府钱大昭汉书辨疑大昕廿二史考异周寿昌汉书注校补沈钦韩汉书疏证皆从之唐司马贞史记索隐又别为说曰毋馀东越之族也海阳亦南越县地理志阙按此文上言为东越族下文忽言南越县于文理不顺然后人因索隐有亦南越县语遂以为毋馀必封潮州之海阳罗泌路史国名纪云海阳见王会解汉之揭阳矣郭子章潮中杂纪言海阳之名始于摇毋馀盖秦以来有此县矣【图书集成潮州志引】于是潮州府县志皆以毋馀为封爵之始【吴林胡三府志雍正光绪海阳县志并同】书之于职官【阮元通志及诸潮州志海阳志皆有之】祀之于名宦【吴府志古今文章有郭子章请从祀名宦议云海阳侯摇毋馀从汉高帝灭秦破项为东越功臣之最云云故旧志潮州名宦祠祀有海阳侯摇毋馀】而摇毋馀者俨乎潮州职官之元祖矣考潮州沿革者亦因索隐言以海阳为南越县秦时已置【阮通志云考封摇毋馀在高祖六年毋余乃东越之族以都尉击秦都尉亦是秦官疑即秦时海阳之都尉当时即以所治封之也亦见光绪海阳吴志又嘉应温志或曰海阳汉初属南越高帝何得封侯不知此乃如象郡桂林南海高帝时尚属南越遥虚以封吴芮耳然则武帝开南海郡六县何以无海阳此殆开县时并诸揭阳也海阳之名已久故晋人复因而置县云云】于是世以秦汉间南海郡有海阳矣澄海李勋说映知毋馀所封不应在潮而以为在辽西亦未深考谓封于辽西则地太远虽云越境而封亦间有之事然毋馀子孙世居余杭自与辽西无关且索隐言地理志阙则此海阳非属辽西郡甚明若谓潮州之海阳则晋始置县且其时地属赵佗高祖安取而封之【梁玉绳史记志疑语】谓为虚封然汉书明云

千七百户非封而何或据寰宇记潮阳条潮阳本汉晋海阳县地一语执以为汉南海有海阳之证然寰宇记海阳条则云县在汉揭阳县地晋立郡于此【元和郡县志御览引十道志同乐史盖袭此】又潮州条云古闽越地秦属南海郡秦末属尉佗汉初属南越后属南海郡东汉因之不言汉有海阳县所谓潮阳为汉晋海阳县地汉字乃衍文乌得执为证乎盖古地志无以秦汉南海有海阳县者而索隐亦南越县一语实未足信愚意摇毋馀所封当在江南如何秋涛所说江苏常熟之地越绝书摇城者吴王子居焉后越摇王居之稻田三百顷又云通江南陵摇越所凿以伐上舍君是摇地本在吴邓名世古今姓氏书辨证摇氏条云勾践之后东越王摇子孙以王父字为姓汉功臣表海阳侯摇毋馀本越将以都尉击项籍千七百户谥齐侯【按脱一信字】子哀侯昭襄生康侯建建生襄侯省【史汉襄并作哀此误】六世孙不更未央生贤爵关内侯世居余杭姓觿摇注下引姓考云勾践之裔东越玉摇后因氏千家姓云会稽族汉书有海阳侯摇毋馀此摇氏非封于辽西及南海之明证也徐广曰摇东越之族也毋馀盖东越族故封于楚东海阳其后子孙世居余杭楚东之海阳不见于汉地志故索隐云阙由是言之古楚东海阳实处今常熟东南滨海之地毋馀所封必在于此后世以为在辽西或南海者乃因同名牵涉而误矣

潮阳县

表一

年　　代	隶　　属	沿　　革	辖　　乡
晋　义熙九年 潮阳唐志沿革云隆安元年始置县于海北曰潮阳与宋志年异兹据宋志	**义安郡**	**潮阳县** 宋书州郡志潮阳令何志与郡俱立晋地记故属东官元和郡县志潮阳本汉揭阳地晋安帝分东官郡置义安郡潮阳县属焉以在大海北故曰潮阳寰宇记潮阳本汉晋海阳地【按汉字误汉时无海阳】南越志云潮阳穷海之北故曰潮阳 按名胜志义熙初析揭阳县建潮阳县【晋时义安郡有海阳无揭阳此误】在今治西十五里临昆山明刘圯重修潮阳县署记邑创自晋义熙临昆其故址	

宋	义安太守	潮阳县【宋书州郡志】	
齐	义安郡	潮阳县【南齐书州郡志】	
梁	义安郡	潮阳县【补梁疆城志】	
陈	义安郡	潮阳县【补陈疆域志】 为潮阳伯国【汪士铎南北史补志】 天嘉间陆子隆封此	
隋	义安郡	潮阳县【隋书地理志】	
唐　武德四年	潮州	潮阳县【新唐书地理志】阮通志唐初省海宁并入	
永徽元年	潮州	海阳县 新唐志是年省潮阳并入海阳	
先天元年 按新唐书地理志但云潮阳永徽初省先天复置不云何年此元年二字据潮阳唐志增	潮州	潮阳县 按吴府志先天初置县治于临昆山盖指复县事如谓为始置县则非	
天宝元年	潮阳郡	潮阳县【新唐志下同】	
贞元九年	潮阳郡	潮阳县 元和志县在大海北贞元九年移于今理一统志表同 按此与潮志称元和十四年移治年代不同姑存二说	
元和十四年	潮阳郡	潮阳县 潮阳唐志元和十四年刺史韩愈始迁潮阳县于棉阳即今治也原为古新兴乡吴府志是年改于棉阳距临昆三十五里 按周府志潮阳县署在北门兴让坊即唐元和间开创地	

乾元元年	潮州	潮阳县	
南汉	潮州	潮阳县【南汉地理志】	
宋　太平兴国	潮州	潮阳县	领二乡【寰宇记】
元丰	潮州	潮阳县	时有四乡【元丰九域志】据潮阳林志其乡都名可考如下 新兴乡 县廓都　峡山都 黄陇都　洋乌都 兴仁乡 举练都　贵山都 泷水都　黄坑都 奉恩乡 直浦都　竹山都 招收都　砂浦都 丰欢乡 大坭都　酉头都 惠来都　隆井都
绍兴二年	潮　州	海阳县 是年省潮阳并入海阳	
八年 唐志作十年复县兹据宋史	潮　州	潮阳县 宋史地理志潮阳本海阳县地绍兴二年废入海阳八年复	
元　至元十六年	潮州路	潮阳县【元史地理志】	仍旧分四乡新兴兴仁奉恩丰欢统十四团【唐志】
明　洪武二年	潮州府	潮阳县【明史地理志】 潮阳唐志乡都元末多为土人所据陈遂据邑治谢均正据和平胡禄据荆陇明洪武初知县姚复初因旧疆经理之 按唐志沿革是年始建潮阳治于故澄清坊	

十四年	潮州府	潮阳县	是年更四乡十四团为十六都【周府志】
嘉靖三年 唐志作四年析置惠来	潮州府	潮阳县	是年割旧丰欢乡隆井都三分之一及大坭西头惠来三都地置惠来县
四十二年 唐志作四十五年析置普宁	潮州府	潮阳县	是年割县西新兴乡之洋乌都兴仁乡之泷水都黄坑都置普宁县 自置惠普二县割去六都后仅存十都嗣增民里十坊为附廓都计十一都 县廓都　附廓都 峡山都　黄陇都 举练都　贵山都 直浦都　竹山都 招收都　砂浦都 隆井都【唐志】
万历十年臧志作九年	潮州府	潮阳县	是年洋乌泷水二都复归潮阳【方舆纪要】仍领十三都【唐志】
顺　治	潮州府	潮阳县	是时分十三都如前【吴府志】 县廓都【十三坊】附廓都【八村】峡山都【五村】　黄陇都【五村】洋乌都【五村】举练都【五村】贵山都【七村】　泷水都【五村】直浦都【六村】 竹山都【五村】 招收都【七村】 砂浦都【二村】 隆井都【五村】
雍正十年	潮州府	潮阳县	是年割泷水全都【自乌石起至咸酸寮止一百七十九乡】贵山半都【二十二村】洋乌都尾【八村】析与普宁【周府志都图】

乾隆	潮州府	潮阳县	时存十二都　县廓都　附廓都【十七村】　峡山都【八十二村】　黄陇都【八十三村】　举练都【二十八村】贵山都【六十村】直浦都【七十七村】竹山都【三十五村】　招收都【四十二村】　砂浦都【十四村】隆井都【十一村】　洋乌都【八十五村】【周府志】又溅水都割归普宁后尚有五图称曰附都自此至清末相沿十三都惟乡村日见增加【详唐志周志乡都】
民国　三年	潮循道 九年废	潮阳县	
廿三年		潮阳县	按二十年初行自治设区公所筹备委员会是年二月民政厅划定潮阳自治区域分九区一四三乡八镇同年潮阳县府划为九区一百四十八乡八镇【见自治科编印潮阳自治区区域全图】
廿五年	广东省第五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	潮阳县	按二十九年行新县制分为九区一百四十乡镇三十一年缩编为八十三乡镇后曾扩为一百三十四乡镇三十五年缩编为七十一乡镇【乡镇名见附表】

表二　　**潮阳县乡镇表**

民国二十三年【据潮阳自治运动特刊】	民国二十九年【据潮阳县政府兵要地志第五区专署档案】	民国三十一年【据潮阳县政府调查表】	民国三十五年【据潮阳县政府调查表】
淳化南乡　归厚乡 淳化北乡　金浦乡 梅花乡　平和东乡 兴让乡　平和西乡 南薰乡　南桂乡 锦缠乡　洞内乡 东郊联乡 【以上十三乡属第一在城区】 海门镇　凤冈乡 大南塘乡　小南塘乡 外四乡 【以上四乡一镇属第二海门区】 达濠乡　附浦乡 南山乡　葛园乡 上人家乡　河浦乡 埔头乡　松仔山乡 珠浦乡　磊口乡 葛州乡　广澳乡 塘边乡　洋背乡 下底乡　下芽乡 玉石乡　洞豪乡 岗背乡　上头乡 凤岗乡　新寮乡 东湖乡　三寮乡 林后乡　马滘乡 赤港乡　澳头乡 溪头乡　青林乡 【以上三十乡属第三达濠区】 和平上中乡 港头乡　西岐乡 溪头上厝乡 石米岐乡 溪头下厝乡 里美下寨乡　胪岗乡 【以上八乡属第四和平区】 峡山乡　泗水黄乡 泗水联乡　溪尾乡	归厚乡　南桂乡 兴让乡　锦缠乡 梅花乡　金浦乡 平和西乡　平和东乡 淳化北乡　淳化南乡 东郊联乡　南薰乡 洞内乡　大南塘乡 小南塘乡　外四乡 海门镇　凤冈乡 洞濠乡　岗背乡 南山乡　洋背乡 塘边乡　华里乡 下牙乡　凤岗乡 新寮乡　上头乡 林后乡　玉石乡 河浦乡　马滘乡 上中乡　溪头下厝乡 溪头上厝乡 港头乡 里美下寨乡 石米岐八乡 胪岗乡　西岐乡 峡山乡　桃溪乡 夏东浦乡　上东浦乡 泗水联乡　泗水黄乡 洋沟乡　洋汾陈乡 莲塘乡　英大埔乡 溪尾乡　华桥东乡 华桥五六乡　陈禾陂乡 鹤洋乡　大宅乡 东溪乡　洋内乡 南田乡　图溪乡 义英乡　西港乡 下练乡　溪西乡 胜前乡　八堡乡 上练乡　南阳上乡 南阳下乡 宅美十三乡 大亨乡　新桥乡 谷饶乡　仙陂乡 深洋乡　石佛乡	上中乡　里美下寨乡 港头乡　豁头上厝乡 豁头下厝乡　石米岐乡 胪岗乡　西岐乡 图溪四乡　华桥乡 洋陂乡　港申乡 鹤英乡　莲浦乡 峡山乡　泗水联乡 泗水黄乡　溪尾乡 洋沟乡　上东浦乡 洋内乡　南田乡 义英乡　东溪乡 下练乡　中练乡 谷饶乡　上练乡 南阳上乡　南阳下乡 华美乡　宅美乡 六堡乡　深洋乡 横山乡　胜前乡 仙陂乡　石佛乡 大亨乡　豁西乡 新桥乡　沙陇乡 井都乡　田中央乡 下家渔尾乡　华豁乡 简朴乡　蓝堡乡 关埠镇　灶浦镇 陂尾乡　凤山乡 四和乡　宗和乡 金郊乡　柳岗乡 花园乡　玉浦乡 东芦乡　南炮台乡 大园埔乡　西胪乡 桥头乡　桑田乡 内八乡　外八乡 华阳乡　泉塘乡 大前陇乡　其昌乡 善闻乡　石桥头乡 六乡　仙城乡 四维乡　西北乡 司马浦乡　高华乡 大布乡　溪美乡 金豁乡　仙港乡	兴归乡　锦南乡 金浦乡　梅花乡 淳化乡　南薰乡 平东乡　平西乡 【以上八乡属第一区】 海门镇　凤冈乡 南塘乡　外四乡 【以上三乡一镇属第二区】 达濠镇　潮光乡 珠园乡　河浦乡 凤安乡　南衡乡 【以上五乡一镇属第三区】 和平乡　里美乡 溪头乡　港头乡 石美乡　胪泗乡 【以上六乡属第四区】 峡山乡　港英乡 图溪乡　溪尾乡 华溪乡　义沟乡 泗联乡　东浦乡 洋陂乡 【以上九乡属第五区】 宅堡乡　深石乡 仙亨乡　横山乡 胜溪乡　谷饶乡 上练乡　下练乡 华美乡　中练乡 南上乡　南下乡 【以上十二乡属第六区】 沙陇乡　井都乡 成田乡　华朴乡 【以上四乡属第七区】 华阳乡　桑田镇 八海乡　凤西乡 大泉乡　关埠镇 桥南乡　灶浦镇 宗柳乡　金玉乡 东芦乡

西巷二乡　桃溪乡
夏东浦乡　莲塘乡
上东浦乡　大宅乡
英大浦乡　鹤洋乡
陈禾陂乡　洋沟乡
洋汾陈乡　义英乡
华桥五六乡
华桥东乡
南田乡　洋内乡
东溪乡　图豁乡
【以上二十二乡属第五玉峡区】
大亨乡　新桥乡
横山六乡　仙陂乡
宅尾十三乡
谷饶乡　溪西乡
下练乡　石佛八乡
南洋上乡
南洋下乡　华夏乡
上练乡　八堡乡
胜前乡　深洋六乡
【以上十六乡属第六贵屿区】
沙陇乡　井都乡
下家溪尾乡
成田溪东乡
华瑶西乡　简朴乡
八堡乡　盐汀乡
深沟乡　成田中央乡
【以上十乡属第七沙陇区】
福村乡　金溪乡
柳岗乡　玉路乡
玉浦乡　南炮台乡
沟头乡　堂后乡
桥头乡　花园乡
前洋乡　田东乡
路内乡　路外乡
宅美乡　埔上乡
树厦乡　港底乡
洋贝乡　金沟乡
华阳乡　泉塘乡
凤山郑乡　内八乡
海埔石乡
玉井张叶乡

横山乡　华美乡
田中央乡　八堡乡
盐汀乡　简朴乡
华瑶西乡　溪东乡
下家溪尾乡
沙陇乡　深沟乡
井都乡　华阳乡
桑田乡　柳岗乡
玉浦乡　西胪乡
外八乡　金溪乡
南炮台乡
树下乡　内八乡
下底乡　桥头乡
大园埔乡
玉井林乡
凤山李乡
海埔石乡
泉塘乡　陂美乡
凤山庄乡
玉路乡
玉井张叶乡
埔上乡　沟头乡
东里乡　华冈乡
洋贝乡　前洋乡
邹阳乡　福村乡
凤山郑乡　桥东乡
港底乡　路内乡
堂后乡　路外乡
田东乡　金沟乡
花园乡　灶浦乡
宅美乡　西南镇
西北镇　司马浦镇
仙城镇　大布镇
金溪镇　仙港镇
禾沟乡　溪美乡
高堂乡　华殿乡
塭美乡

禾皋乡

【以上八乡三镇属第八区】
长陇乡　仙城乡
大布乡　其维乡
六禾乡　司马乡
西北乡　东南乡
金溪乡　五善乡
桥头乡
【以上十一乡属第九区】

凤山庄乡　邹阳乡 东里乡　华岗乡 厦底乡　灶埔乡 玉井林乡　外八乡 凤山李乡 大园埔乡 桥东乡　西胪乡 陂尾乡　桑田乡 【以上四十乡属第八关埠区】 西南镇　西北镇 大布镇　司马浦镇 金溪镇　仙城镇 仙港镇　溪尾乡 禾沟乡　高堂乡 华殿乡　塭尾乡 【以上五乡七镇属陈店第九区】			
合共一百五十六乡镇	合共一百四十乡镇	合共八十三乡镇	合共七十一乡镇

揭阳县

表一

年　代	隶　属	沿　革	辖　乡
秦　始皇卅三年	南海郡	揭　阳 郭子章郡县释名揭阳县秦名秦谪徙民五十万人戍五岭与越杂处五岭者大庾始安临贺桂阳揭阳也揭阳之名始此 按嘉应温志云揭阳置县始于秦置五岭之戍然考裴渊广州记秦戍五岭其一揭阳但知揭阳为戍所未明言为秦县温志说尚乏确证 又按李勋说呋云府志秦始皇戍守处在飞泉岭方舆纪要揭阳南北二支直抵兴宁海丰二县界上曰揭岭始皇伐百越命史禄转饷禄留家揭岭或以为即此山也盖秦皇置戍难名以一山其曰揭岭者当为揭阳山瘦牛岭飞泉岭	

		贵人山以及猴子崃巾明独等处之总名	
汉　元鼎六年	南海郡	**揭阳县** 汉书景武侯表安道侯揭阳定以南越揭阳令闻汉兵至降又地理志南海郡武帝元鼎六年开县六其一揭阳方舆纪要揭阳故城在揭岭之南汉置县以揭岭为名元鼎六年伐南越东越王馀善上书请发兵从击吕嘉兵至揭阳以海风波为解按伐南越事见汉书两粤传应在元鼎五年是时已有揭阳且史定曾仕南越为揭阳令知武帝开南海六县之前揭阳已置县矣 按温仲和求在我斋集汉揭阳一县兼有今潮州九县嘉应一州平远镇平之地正与汀赣交界由大庾之东穷至于海为汉揭阳地	
新莽	交　州	**南海亭** 汉书地理志揭阳莽曰南海亭属交州	
后汉	南海郡	**揭阳县** 续汉郡国志南海郡七县其一揭阳	
吴	南海郡	按县境为曾夏所据抗吴历十余年故吴南海郡不得有揭阳嘉禾五年乃于庐陵郡析置南部都尉后新立揭阳而南海郡之揭阳遂废	
晋　义熙九年	义安郡	**海阳县** 按晋书地理志南康郡统县五有揭阳宋志南康晋武帝太康三年以庐陵南部都尉立县有陂阳吴立曰揭阳下云晋太康五年以西【当作南】康揭阳移治故陂阳县后始改揭阳此揭阳非南海之揭阳可知必以曾夏之故遂移县于此若南康郡之揭阳晋宋之际时见于史宋书	

		武帝纪永初三年正月南康揭阳蛮反郡县讨破之番禺志云区金南海人宋孝武孝建末客揭阳会齐武帝在潜起义师讨豫章贼崇正同人谱系赖硕晋末避居南康寻迁揭阳赤竹坪家焉揭阳后改虔化即今江西宁都此晋宋时之揭阳均在南康与潮无关今潮人每称潮之揭阳曰南康然晋太康三年置南康郡统县五曰赣曰雩都曰平固曰南康曰揭阳揭阳特南康所领之一县乌得命之为南康耶 自吴于庐陵南部新立揭阳而南海郡之揭阳久废易代而后遂于其地立海阳县故宋齐以降至唐五代潮州领县并无揭阳周府志云论潮州全部虽皆揭阳地从县之所自析言之则当推本于海阳也今自宋下至五代揭阳沿革缺而不论详见海阳县	
宋　宣和三年	**潮　州**	**揭阳县** 舆地纪胜引国朝会要宣和三年诏割海阳县三乡地置揭阳系年要录宣和中以刘三花乱析置 按揭阳刘志熙宁元丰之间潮州仅领海阳潮阳二县是年始割海之永宁延德崇义三乡置揭阳县考当日所割延德乡地仅龙溪蓬州鳄浦鮀江四都并非全乡【海阳表宣和三年条脱龙溪一都】	
绍兴二年	**潮　州**	**海阳县** 揭阳刘志是年废入海阳	
八年 一作十年兹据宋史	**潮　州**	**揭阳县** 宋史地理志移治吉帛村系年要录绍兴二年省八年复置仍治吉帛村	

		按郭子章沿革考绍兴九年潮止二县乃置揭阳县初卜治留黄村绍兴二年改卜玉窖村然据揭阳刘志十年为复县之岁宋史与潮属志乘异岂八年有此议至十年始得复县欤吉帛村在今揭阳渔湖留黄即丰顺溜隍玉窖今揭阳城是揭阳置县凡三易其地而后定详古迹志	
元　至元十六年	潮州路	揭阳县【元史地理志】	
明　洪武二年	潮州府	揭阳县【明史地理志】	是时领三乡分十二都【揭阳刘志作十三都误】据吴府志其乡都名可考如下 永宁乡 渔湖都　桃山都　地美都　官溪都 崇义乡 梅岗都　蓝田都　霖田都　磐溪都 延德乡 龙溪都　蓬州都　鳄浦都　鮀江都
嘉靖四十二年	潮州府	揭阳县	是年析龙溪一都归海阳又析鮀江鳄浦蓬州三都凑置澄海县【刘志沿革】止存二乡【刘志疆域】
清　顺治	潮州府	揭阳县	是时分在城七坊及二乡八都【吴府志】 永宁乡都四 渔湖都【二十七村】　桃山都【三十三村】地美都【十四村】　官溪都【三十七村】 崇义乡都四 梅岗都【十八村】蓝田都【二十一村】　霖田都【四十七村】　磐溪都【二十村】
乾隆三年	潮州府	揭阳县	是年割蓝田都九十两图建丰顺县拨去二十三村【刘志都图】 时除在城七坊外仍分二乡八都【周府志参刘志都图】

			永宁乡都四 渔湖都【六十七村】 桃山都【一百零四村】 地美都【五十五村】 官溪都【七十二村】 崇义乡都四 梅岗都【一百零八村】 蓝田都【二百十八村】 霖田都【百六十五村】 磐溪都【九十六村】
民国　三年	**潮循道** 九年废	**揭阳县**	
二十一年		**揭阳县**	是年初行自治全县分八区八十六乡镇第一区【一乡十镇】第二区【十二乡】第三区【十三乡】第四区【十乡】第五区【十乡】第六区【五乡】第七区【十八乡】第八区【七乡】
二十五年	**广东省第五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	**揭阳县**	按二十三年二月民政厅划定揭阳自治区域分八区七十三乡九镇至二十七年分五区八十二乡镇二十九年分区如前各区领乡如旧第三区增为十七乡共八十五乡镇三十五年附城区外仍分五区缩编为六十四乡镇【乡镇名见附表】

表二　　**揭阳县乡镇表**

民国二十一年【据揭阳县政府公报自治概况】	民国二十七年【据二十七年揭阳县全图附表】	民国二十九年【据揭阳县政府兵要地志】	民国三十五年【据揭阳县政府调查表】
西关镇　魁元镇 东关镇　达道镇 魁隆镇　北关镇 朝天镇　椿桂镇 解元镇　攀龙镇 凤围乡 【以上十镇一乡属第一区】 联安乡　溪围乡 地东乡　华美乡	解元镇　魁元镇 朝天镇　椿桂镇 魁隆镇　东关镇 西关镇　北关镇 达道镇　攀龙镇 【以上十镇属城厢区】 公安乡　维安乡 磐和乡　智勇乡 集和乡　磐中乡 磐桂乡　磐乔乡	东关镇　西关镇 北关镇　魁元镇 魁隆镇　朝天镇 攀龙镇　解元镇 椿桂镇　达道镇 【以上十镇直属县政府】 维安乡　保安乡 公安乡　永乐乡 永厚乡　永南乡	北关镇　朝桂镇 魁西镇　元龙镇 东道镇　魁隆镇 【以上六镇属附城区】 公安乡　集和乡 厚安乡　南安乡 维新乡　渔东乡 渔北乡　渔南乡 智勇乡　渔西乡 磐乔乡　永乐乡

桃西乡　和睦乡
桃康乡　六韬乡
洋淇乡　地中乡
蕉山乡　三略乡
【以上十二乡属第二区】
河内乡　东园乡
蛟龙乡　共安乡
凤湖乡　棉湖乡
鸿江乡　月锡乡
和顺乡　塔头乡
阳夏乡　钱坑乡
金坑乡
【以上十三乡属第三区】
蓝华乡　蓝清乡
蓝益乡　蓝宁乡
义顺乡　惠和乡
蓝和乡　新亨乡
蓝康乡　致和乡
【以上十乡属第四区】
龙溪乡　灰寨乡
下滩乡　道南乡
太原乡　大溪乡
南和乡　龙潭乡
良田乡　员埔乡
【以上十乡属第五区】
梅南乡　梅西乡
梅东乡　梅北乡
翔龙乡
【以上五乡属第六区】
永安乡　厚安乡
维安乡　长美乡
保安乡　竹鲤乡
渔江乡　永乐乡
渔北乡　公安乡
广美乡　官湖乡
屯埔乡　联邻乡
渔京乡　德和乡
永美乡　渔梅乡
【以上十八乡属第七区】

渔京乡　磐南乡
永厚乡　德和乡
长美乡　渔江乡
保安乡　渔梅乡
广美乡　渔北乡
永南乡　永乐乡
联邻乡
【以上二十一乡属第一区】
桃西乡　三略乡
溪围乡　和睦乡
联安乡　洋淇乡
地东乡　六韬乡
地中乡　桃康乡
华美乡　蕉山乡
【以上十二乡属第二区】
蛟龙乡　阳夏乡
和顺乡　鸿江乡
棉湖乡　共安乡
钱坑乡　蓬三乡
河内乡　凤湖乡
东园乡　塔头乡
金坑乡　月锡乡
【以上十四乡属第三区】
蓝和乡　蓝宁乡
蓝康乡　蓝清乡
蓝华乡　蓝益乡
惠和乡　致和乡
新亨乡　义顺乡
梅西乡　梅南乡
梅东乡　梅北乡
翔龙乡
【以上十五乡属第四区】
南和乡　道南乡
灰寨乡　太原乡
大溪乡　龙溪乡
下滩乡　员埔乡
良田乡　龙潭乡
【以上十乡属第五区】

渔梅乡　渔京乡
渔北乡　广美乡
长美乡　联邻乡
德和乡　磐乔乡
磐和乡　磐中乡
磐桂乡　磐南乡
集和乡　智勇乡
渔江乡
【以上二十一乡属第一区】
桃康乡　桃西乡
联安乡　洋淇乡
溪围乡　六韬乡
和睦乡　地东乡
三略乡　地中乡
华美乡　蕉山乡
【以上十二乡属第二区】
蛟龙乡　阳夏乡
和顺乡　鸿江乡
棉湖乡　共安乡
钱坑乡　蓬三乡
河内乡　凤湖乡
东园乡　惠安乡
宝安乡　卫安乡
连安乡　金坑乡
月锡乡
【以上十七乡属第三区】
梅西乡　梅南乡
梅北乡　梅东乡
翔龙乡　蓝益乡
蓝和乡　蓝宁乡
新亨乡　蓝清乡
蓝康乡　蓝华乡
义顺乡　惠和乡
致和乡
【以上十五乡属第四区】
下滩乡　龙溪乡
龙潭乡　员埔乡
南和乡　道南乡
灰寨乡　太原乡
大溪乡　良田乡

磐中乡　磐桂乡
【以上十四乡属一区】
地东乡　地中乡
地西乡　桃中乡
桃南乡　桃北乡
睦溪乡　淇安乡
【以上八乡属第二区】
棉湖乡　钱坑乡
共安乡　西安乡
宝惠乡　安宁乡
永康乡　和贞乡
永睦乡　鸿江乡
河顺乡　永平乡
东园乡　阳夏乡
凤湖乡　金坑乡
【以上十六乡属第三区】
新华乡　义康乡
致和乡　梅北乡
梅南乡　梅东乡
梅西乡　蓝宁乡
蓝清乡　蓝和乡
蓝益乡　翔龙乡
惠和乡
【以上十三乡属第四区】
下滩乡　灰寨乡
霖南乡　森和乡
龙埔乡　龙潭乡
大溪乡
【以上七乡属第五区】

集和乡　磐中乡 磐南乡　磐乔乡 智勇乡　磐桂乡 磐和乡 【以上七乡属第八区】 合共八十六乡镇	合共八十二乡镇	【以上十乡属第五区】 合共八十五乡镇	合共六十四乡镇

饶平县

表一

年　　代	隶　　属	沿　　革	辖　　乡
明　成化十三年 按饶平置县之年东里志吴府志饶平刘志沿革并云成化十四年立方舆纪要亦云饶平成化十四年督臣朱英奏置惟阮通志引明史地理志作十三年十月以海阳三饶地置海阳吴志沿革亦称成化十三年置而乾隆四年刊本明史地理志作十二年考饶平职官十三年有主簿蒋琳典史方铭而江朝宗建饶平县治记称成化丁酉总制朱英因前中丞吴琛疏三饶设县核实以闻诏可赐名饶平丁酉即成化十三年知十三年十月饶平已得疏准设县府县志阮通志所载饶平首任知县杨昱俱作十四年任当是至十四年县令始到官	**潮州府**	**饶平县** 饶平刘志饶邑创建于成化十四年时因三饶壤连汀漳丛岭险阻寇盗啸聚巡抚吴琛请增设县治总督朱英遂析海阳太平乡之宣化信宁二都光德乡之滤洲清远弦歌【饶平刘志作元歌避康熙讳改兹据吴府志】三都怀德乡之秋溪隆眼城苏湾三都置饶平县治于弦歌都下饶堡【参周府志】 按郭子章郡县释名饶平县成化间置县治在三饶也三饶上饶中饶下饶今县治在下饶曰三饶太平此饶平命名之故	领八都 弦歌都　宣化都　信宁都 隆眼城都　滤洲都　清远都 秋溪都　苏湾都

嘉靖五年	潮州府	饶平县	是年割遮洲清远二都置大埔县【明史地理志】 存六都　弦歌都　宣化都 信宁都　秋溪都　隆眼城都 苏湾都
四十四年	潮州府	饶平县	是年析苏湾都置澄海县割秋溪都归海阳县【刘志】 存四都　弦歌都　宣化都 隆眼城都　信宁都
万历四年	潮州府	饶平县	以信宁都海岛置南澳镇划深隆二澳属饶平县云青二澳属漳州府诏安县共管
清　顺治	潮州府	饶平县	都四仍前【吴府志】 光德乡都一 弦歌都堡四　下饶堡【二十七村】中饶堡【十八村】上饶堡【十四村】东洋堡【六岛三十八村】 怀德乡都一 隆眼城都堡三　隆眼城堡【八村】长岐堡【二十一村】南溪堡【六村】 太平乡都二 宣华都堡一栅四　黄冈堡【十二村】大港栅【十村】高埕栅【六村】大埕栅【四村】柘林栅【八村】 信宁都堡二 陈塘堡【十五村】汫洲堡【二十四村】 按康熙时都堡同【刘志城池】乾隆时宣化都之大埕栅并入柘林【周府志】余仍旧
民国　三年	潮循道 九年废	饶平县	
廿五年	广东省第五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	饶平县	按二十三年民政厅划定饶平自治区域分十区九十八乡三镇二十六年分九区二十九年行新县制缩编为六区三十八乡镇三十年仍分六区八十一乡镇三十三年分四区辖六十四乡镇三十五年仍四区缩编为四十乡镇

表二

饶平县乡镇表

民国二十九年 【据饶平县政府兵要地志】	民国三十年 【据第五区专署乡镇档册】	民国三十三年 【据饶平县政府调查表】	民国三十五年 【据三十五年饶平县政府工作报告书】
在城镇　凤凰乡 潆康乡　葵村乡 新丰乡　祠口乡 陈坝井乡 茂贝坪乡　深峻乡 【以上八乡一镇属第一区】 黄冈镇　山楚乡 霞绕乡　大河乡 区北乡　柘林乡 鸿江乡　东界乡 鸿程乡　大新乡 【以上九乡一镇属第二区】 隆都镇　中堡乡 东堡乡　下堡乡 【以上三乡一镇属第三区】 东官乡　东四乡 西四乡　长林乡 潘塔乡　渔村乡 【以上六乡属第四区】 汫洲乡　港北乡 黄石港乡　海北乡 欧东达乡 【以上五乡属第五区】 高堂乡　钱东乡 钱东东乡　钱东北乡 （以上四乡属第六区）	深峻乡　茂芝乡 贝坪乡　陈坑乡 石井乡　坝上乡 潆溪乡　杨康乡 葵坑乡　九村乡 水口乡　上祠乡 下祠乡　新丰乡 在城镇　西厢乡 西石乡　南厢乡 北厢乡　东厢乡 凤凰北乡　凤凰南乡 【以上二十一乡一镇属第一区】 黄冈镇　城中乡 城北乡　山楚乡 霞东乡　霞西乡 三河乡　大澳乡 区北东乡　区北西乡 东界乡　鸿江一乡 鸿江二乡　鸿程一乡 鸿程二乡　鸿程三乡 柘林一乡　柘林二乡 大新乡 【以上十八乡一镇属第二区】 店市镇　后溪乡 前美乡　北社乡 章埔乡　西社乡 隆南乡　西灵乡 隆城乡　从新乡 【以上九乡一镇属第三区】 东官乡　汤溪乡 长教乡　东美乡 桥头乡　大榕乡 五平乡　长彬乡 荔林乡　潘段乡 登塔乡　渔村乡 【以上十二乡属第四区】 港北乡　东瀛乡	深峻乡　贝坪乡 茂芝乡　坝上乡 陈坑乡　石井乡 上祠乡　下祠乡 水口乡　新丰乡 九村乡　葵坑乡 潆溪乡　杨康乡 【以上十四乡属第一区】 附城镇　东厢乡 南厢乡　西厢乡 北厢乡　西石乡 凤凰南乡　凤凰北乡 汤溪乡　东美乡 长教乡　东官乡 桥头乡　大榕乡 五平乡　渔村乡 长彬乡　荔林乡 潘段乡　登塔乡 【以上十九乡一镇属第二区】 区北东乡　区北西乡 黄岗镇　城中乡 城北乡　山楚乡 霞东乡　霞西乡 三河乡　大澳乡 大新乡　鸿江一乡 鸿江二乡　东界乡 鸿程东乡　鸿程西乡 柘林一乡　柘林二乡 港北乡　东瀛乡 西瀛乡 【以上二十乡一镇属第三区】 钱东乡　浮山乡 东五乡　紫云乡 灰寨乡　仙洲乡 黄循乡　漳溪乡 高堂乡	深峻乡　茂贝乡 陈坝乡　石井乡 祠口乡　新丰乡 葵村乡　潆康乡 【以上八乡属第一区】 附城镇　东北乡 西厢乡　凤凰乡 东官乡　东四乡 渔村乡　南四乡 西四乡 【以上八乡一镇属第二区】 黄岗镇　山楚乡 霞绕乡　区北乡 大河乡　大新乡 鸿江乡　鸿程乡 柘林乡　东界乡 汫洲乡　海北乡 欧东达乡 黄石港乡 【以上十三乡一镇属第三区】 钱东乡　东三乡 黄径乡　漳溪乡 高堂乡　隆都镇 西章乡　西隆乡 隆新乡 【以上八乡一镇属第四区】

	西瀛乡 浮岗乡 上美乡 黄石乡 欧石乡 东港乡 上达乡 【以上九乡属第五区】 钱东乡 灰寨乡 仙洲乡 漳溪乡 黄径乡 紫云乡 浮山乡 东五乡 高堂乡 【以上九乡属第六区】	【以上九乡属第四区】	
合共三十八乡镇	合共八十一乡镇	合共六十四乡镇	合共四十乡镇

惠来县

表一

年　　代	隶　　属	沿　　革	辖　　乡
明　嘉靖三年 惠来张志建置沿革云嘉靖四年析潮阳海丰置惠来县是年三月始城五年四月始建县治潮阳唐志亦称四年置而明史地理志作嘉靖三年十月海丰志亦作三年比潮志先一年当是三年奉制报可至越年始开县兹据明史	**潮州府**	**惠来县** 明史地理志嘉靖三年十月以潮阳县惠来都置析惠州府海丰县地益之潮阳唐志弘治末流贼劫掠正德七年御史熊兰因耆民方宗琪【惠来张志作珙】等呈奏增县治弹压之【文略载张志建置沿革】至是析潮阳隆井三分之一及惠来酉头大坭三都并析海丰龙溪一都分置惠来县割靖海千户所属之 按惠来晋至隋属义安郡海宁县唐初省海宁并入潮阳遂为潮阳地未设县前一部分属海丰县以惠来都为名	
清　顺治	**潮州府**	**惠来县**	是时分五都十六堡【吴府志】 惠来都堡三　禄昌　北山　赤山【共十六村】 酉头都堡三　铅锡　木坑　周田【共二十六村】 大坭都堡三　武宁　后表　华清【共十村】 隆井都堡二　东陇　赤洲【共五村】 龙溪都堡五　梅林　云落　鲎溪　岐石　榄表【共三十一村】

雍正	潮州府	惠来县	是时仍分五都二十九堡【张志都图】 惠来都堡五　禄昌　赤山　西坑　西澳　吉清【共二十三村】 酉头都堡四　神泉　铅锡　木坑　周田【共三十一村】 大坭都堡四　武宁　后表　洪桥　茆洋【共十五村】 隆井都堡一　赤洲【七村】 龙溪都堡十五　螺溪　龙江　鸡岗　渔湖　双梅　莲塘　甘泉　东溪　北溪　云落　梅洋　梅林　梅田　高埔　大陂【共五十六村】
民国　三年	潮循道 九年废	惠来县	
二十五年	广东省第五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	惠来县	按二十三年民政厅划定惠来自治区域分六区一零二乡一镇二十九年行新县制仍分六区四十一乡八镇三十年分四区五十乡镇三十一年仍分四区四十二乡镇至三十五年八月缩编为三十乡镇【乡镇名见附表】

表二　　　　惠来县乡镇表

民国二十九年【据二十九年惠来县地图】	民国三十年【据惠来县兵要地志】	民国三十一年【据惠来县政府调查表】	民国三十五年【据惠来县政府三十五年八月调查表】
东南镇　城西镇 北靖镇　华堡镇 华春乡　陇头乡 东陇乡　东福乡 溪洋乡　西安乡 凤洲乡 【以上七乡四镇属第一在城区】 神泉镇　东山园乡 秀水里乡　赤沟乡 香石乡　前宫乡	东南镇　城西镇 北靖镇　华堡镇 华春乡　陇头乡 东陇乡　东福乡 溪洋乡　西安乡 凤洲乡　东山园乡 秀水里乡　赤沟乡 神泉镇　香石乡 前宫乡 【以上十二乡五镇属第一区】 靖海镇　锡田乡	附城镇　神泉镇 秀溪乡　华春乡 华堡乡　东福乡 东陇乡　陇西乡 凤洲乡　香山乡 赤沟乡　前宫乡 谿洋乡 【以上十一乡二镇属第一区】 靖海镇　田心乡 十三乡　仙点乡 锡田乡　京陇乡 周田乡　狮石乡	惠中镇　惠一乡 惠二乡　惠三乡 惠四乡　惠五乡 惠六乡　惠南镇 【以上六乡二镇属第一区】 惠东镇　惠七乡 惠八乡　惠九乡 惠十乡　惠十一乡 惠十二乡　惠十三乡 【以上七乡一镇属第二区】

<table>
<tr>
<td>【以上五乡一镇属第二神泉区】
靖海镇　锡田乡
京陇乡　狮石乡
资深乡　仙点乡
田心乡　十三乡
周田乡　杭美乡
【以上九乡一镇属第三靖海区】
龙江镇　凤镇乡
凤山乡　鼎沃乡
西联乡　溪岭乡
龙美乡　鳌梅乡
【以上七乡一镇属第四隆江区】
葵潭镇　新东乡
区中乡　月南乡
南溪乡　东墩乡
【以上五乡一镇属第五葵潭区】
梅峰乡　松阳乡
南阳乡　高埔乡
云落乡　崩坎乡
葵龙乡　船埠头乡
【以上八乡属第六梅林区】</td>
<td>京陇乡　狮石乡
资深乡　仙点乡
田心乡　十三乡
周田乡　杭美乡
【以上九乡一镇属第二区】
龙江镇　凤镇乡
凤山乡　鼎沃乡
西联乡　溪岭乡
龙美乡　鳌梅乡
【以上七乡一镇属第三区】
葵潭乡　新东乡
区中乡　月南乡
南溪乡　东墩乡
港西乡　梅峰镇
松阳乡　南阳乡
高埔乡　云落乡
崩坎乡　葵龙乡
埔头乡
【以上十四乡一镇属第四区】</td>
<td>杭美乡　资深乡
【以上九乡一镇属第二区】
龙江镇　凤山乡
凤镇乡　豁岭乡
龙美乡　鼎沃乡
鳌梅乡　西联乡
【以上七乡一镇属第三区】
葵潭镇　月南乡
南溪乡　新东乡
东墩乡　葵龙乡
梅峰镇　南阳乡
松阳乡　云落乡
高埔乡
【以上九乡二镇属第四区】</td>
<td>惠西镇　惠十四乡
惠十五乡　惠十六乡
惠十七乡　惠十八乡
惠十九乡
【以上六乡一镇属第三区】
惠北镇　惠二十乡
惠廿一乡　惠廿二乡
惠廿三乡　惠廿四乡
惠廿五乡
【以上六乡一镇属第四区】</td>
</tr>
<tr>
<td>合共四十九乡镇</td>
<td>合共五十乡镇</td>
<td>合共四十二乡镇</td>
<td>合共三十乡镇</td>
</tr>
</table>

附海宁考

义安郡于晋安帝义熙九年分东官郡立领县五一曰海宁海宁吴时始为县属高兴郡晋武改曰海安晋书地理志云高兴郡吴置有海安注海安吴曰海宁宋书州郡志东官太守领县六一曰海安男相吴曰海宁晋武改名太康地志属高兴盖至义熙析东官郡为义安郡海安乃分而为二县属东官者仍名海安其属义安者改为海宁宋志义安太守有海宁何志与郡俱立晋地记故属东官南齐州郡志东官之海安与义安之海宁分而为二历宋齐梁陈海宁相沿为义安郡领县之一隋志义安郡领县五仍有海宁唐初乃省海宁并入潮阳县【阮通志沿革表】海宁自此遂废海宁所在有二说一谓为漳州之龙溪一谓在潮属之惠来陈天资东里志云海宁今龙溪又云开皇十年析海宁置龙溪乾隆周府志沿革梁时析海宁置龙溪县以属南安郡即闽之漳州府龙溪县揭阳刘志海宁今为龙溪旧隶闽此一说也阮通志古迹略引旧府志云海宁废县晋置在惠来县西清乾隆一统志同此又一说也考隋书地理志海

宁县有龙溪山元和郡县志潮阳县龙溪山今名海宁岭在县西南一百七十里【阮通志引此文下有以故县得名一语】太平寰宇记引南越志云海宁县在潮阳郡东六里西接东官县界清一统志谓在郡东盖因此误阮通志按云海宁属义安义安今潮州时其址与东官毗连故南越志云西接东莞也今按南越志为最古记载其言海宁西与东官相接为惠来地无疑杨守敬隋地理志考证云海宁今惠来县西是也考惠来置县在嘉靖三年析潮阳之惠来酉头大坭隆井三分之一合四都又析海丰龙溪一都置县以惠来都为名乾隆海丰志嘉靖三年析龙溪六图之地为惠来县【雍正惠来志同】是惠来县所属有龙溪原为海丰地据元和志海宁岭在潮阳西南百七十里以此计之海宁故县应在今惠来与海丰接壤海宁岭一名龙溪山而海丰有龙溪都都名龙溪必因山以为名考漳州又号龙溪与此名同旧府志以海宁为漳州之龙溪者殆以同名牵涉而误斯不可不辨也惠来志于海宁县一字不提故撰此文以裨其缺

大埔县

表一

年代	隶属	置县	乡都
晋 义熙九年	义安郡	义招县 宋书州郡志义熙九年以东官五营立舆地纪胜引南越志义招昔流人营义熙九年立为县永和九年移上郡之西【寰宇记引作永初元年】按方舆纪要义招废县治在县南清远都湖寮村	
宋	义安郡	义招县【宋志】	
齐	义安郡	义招县【南齐书州郡志】	
梁	义安郡	义招县【补梁疆域志】	
陈	义安郡	义招县【补陈疆域志】	
隋 开皇十年	潮州	义招县【隋书地理志考证】	
大业三年	义安郡	万川县 隋书地理志万川下云旧曰昭义大业初改名杨守敬考证云昭义为义招误	
唐 武德四年	潮州	海阳县【新唐书地理志】 大埔张志是年省万川并入海阳	
南汉	潮州	海阳县【南汉地理志】	

宋	**潮　州**	**海阳县** 大埔温志宋之大埔为光德乡地见张雷墓志及灵岩寺钟识	
元　至元十六年	**潮州路**	**海阳县【**元史地理志**】** 周府志宋末为涂侨盘踞筑城聚众神泉村茶山下至元二十一年安抚使月的迷失平之	
明　洪武二年	**潮州府**	**海阳县【**明史地理志**】**	
成化十三年 张志作十四年置饶平县	**潮州府**	**饶平县【**见前书**】** 按是年析海阳八都置饶平其中光德乡之滤洲清远二都即大埔县地	
嘉靖五年	**潮州府**	**大埔县** 明史地理志嘉靖五年以饶平县大埔村置析滤洲清远二都益之大埔温志引旧志嘉靖四年巡抚熊兰疏请置县五年遂建大埔县 按大埔饶氏族谱饶商撰茶山公传云滤洲清远当汀漳之末界鞭不及腹乃亟请金宪施公陈建邑之策以塞盗源会奏报允乃于嘉靖丙戌设大埔治是大埔创县盖出饶金之议施公乃施儒嘉靖元年潮州监司 又按大埔为滤洲都村名吴府志以县治在大埔故名今在城甲尚有大埔上下村杨缵烈大埔音义考云俗呼平旷高原仅宜果蓏蔬麻者曰埔有音无字盖即圃也称曰大者自茶山之麓弥望平原无虑数十百顷此大埔之名所由称也	辖都二　滤洲都　清远都 编图二十【温志引旧志】 按大埔张志社甲引康熙宋嗣京志旧有三十二社又引乾隆蔺埒志称崇祯张燮任志二都共二十九社温志云建邑之初析清滤两都置县清远都即今同仁百侯石云高陂四区滤洲都即今在城石上三河大麻四区
清　顺治	**潮州府**	**大埔县**	二都如旧【吴府志】　滤洲都【十七村】　清远都【十五村】 按张志云清初分二十四社
乾隆三年	**潮州府**	**大埔县**	是年析清远都白芒社之白芒畲箭竹洋下畲子腹风吹磜青麻园六处以益丰顺【大埔温志】仍分二都

			滮洲都十甲二社 在城甲【原神泉社埔田社】 维新甲 保安甲 大宁甲 长富甲【原长富社】 长治甲【原长窖社】 石上甲【原虎头砂社】 永青甲【原清溪社】坪砂甲 永兴甲【原大河社】 三河社【原新寨社旧寨社浒梓村阴那坑月甲并为一】 大麻社 清远都七甲一社 同仁社【原湖黄社东山月甲黎双社莒村月甲并为一】 白堠甲【原分溪南溪北社并为一】白寨甲 【原白罗社后改为白寨社又改为甲】兰砂甲【原黄砂黄兰二社并为一】 岩上甲 大产甲 源高甲 古源甲【原古源桃花二社并为一】 【周府志参大埔张志】 按社制后改为甲或甲并为社或社甲并列嗣三河大麻同仁三社并改为甲遂分为二十甲宣统元年初行自治拟分全县为一城四乡后划为十三区
民国　三年	**潮循道** 九年废	**大埔县**	按民国二年十月分同仁区中崧里为一区共十四区翌年罢自治
二十五年	**广东省第六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	**大埔县** 潮属各县隶第五行政督察区惟大埔划入第六区	按民国十七年办治安会实行保甲制全县分为八区五十五乡【温志经政志自治作五十五乡同书区划作五十二】二十三年二月民政厅划定大埔自治区域分八区一百八十一乡三镇后为一百七十五乡二十五年分六区五十八乡二镇三十年缩为三区四十三乡二镇至三十五年仍三区缩编为二十七乡【乡镇名见附表】

表二

大埔县乡镇表

民国十七年【据大埔温志经政志区划参自治】	民国三十年【据大埔县政府调查表】	民国三十五年【据大埔县政府调查表】
在城乡　维新乡　保安乡　岩上乡 永兴乡　长富乡　大宁乡 【以上七乡属第一在城区】 三河在城乡　东文乡　良岗乡 梓里乡　英雅乡 【以上五乡属第二三河区】 陂市乡　光德乡　桃源乡　富澄乡 桃花乡　高陂广德乡　赤水乡 乌槎乡　古埜乡　洲田乡　平北乡 三洲乡 【以上十二乡属第三高陂区】 永青乡　平沙乡　石上乡　长治乡 【以上四乡属第四北区】 崧社乡　高黄乡　湖西乡　湖东乡 莒社乡　湖市乡 【以上六乡属第五同仁区】 百侯乡　大产乡　百寨乡 【以上三乡属第六百侯区】 大麻乡　中兰乡　恭洲乡　北浦乡 银潭乡　麻南乡　大留乡　小留乡 银江乡　昆仑乡　新丰乡　罗赖乡 麻洋乡 【以上十三乡属第七大麻区】 枫朗乡　沐教乡　岩霞乡　双和乡 石云广德乡 【以上五乡属第八石云区】	附城镇　附城乡　维新乡 保安乡　岩上乡　永兴乡 富宁乡　长治乡　北河乡 坪沙乡　汇城乡　汇东乡 梓良乡　英雅乡 【以上十三乡一镇属附城区】 高陂镇　古埜乡　乌槎乡 桃三乡　高富乡　洲瑞乡 平北乡　光德乡　桃源乡 富澄乡　昆仑乡　兰裕乡 党银乡　双麻乡　弓洲乡 义留乡　麻新乡　银外乡 银内乡 【以上十八乡一镇属大河区】 虎中乡　虎东乡　虎西乡 虎南乡　虎北乡　大东乡 南溪乡　侯南乡　侯北乡 广德乡　双和乡　枫朗乡 【以上十二乡属梅河区】	附城乡　永平乡 永兴乡　维新乡 保安乡　岩上乡 富宁乡　长治乡 汇川乡　梓良乡 英雅乡 【以上十一乡属附城区】 高陂乡　北槎乡 双桃乡　洲瑞乡 光富乡　大麻乡 银江乡　弓洲乡 【以上八乡属大河区】 虎中乡　虎南乡 虎北乡　南大乡 枫和乡　广德乡 侯南乡　侯北乡 【以上八乡属梅河区】
合共五十五乡镇	合共四十五乡镇	合共二十七乡

附明饶相奏拨大埔都图疏

本县所辖滃洲清远二都人民先因隔离旧属饶平县窎远法度不行教化不及以致盗贼纵横民遭荼毒两烦大兵征剿祸犹未息当时二图遗民如在水火之中思就衽席惟冀建设县治以抒目前之祸不虞后日之累于嘉靖五年内奏蒙新设县治止拨滃洲清远二都滃洲都原额里长二名清远都里长一名粮共叁仟柒百余石人户未及二千余户因嘉靖初年遇例通融粮白相兼滃洲都编作十一里清远都编作九里每一里长粮米未及二十石人丁共凑五十余丁中间现存者少逃亡者多丁粮稀少莫过于此比因地方稍宁道路开辟本县北接汀赣南通潮惠水陆并冲官员使客经过不绝应付下程夫马船只之类岁无虚日兼且官吏胥徒供亿浩繁科派侵渔尤难计

算丁粮减于饶平者四之三赋役倍于饶平者十之五即今设县以来方十余年小民应当差役富者倾家荡产贫者鬻妻卖子仅能竭力支持稍殷实者已变而为穷困得安生者已迫而之逃窜若复不为之所则必至于极敝大坏又将驱困穷逃窜者而之盗贼沟壑莫知所终矣臣窃见本府所属潮阳县粮米五万二千八百余石揭阳县粮米三万五百余石海阳县粮米二万六千八百余石饶平县粮米二万七千余石程乡县粮米一万四千三百余石惠来县粮米一万一千四百余石人户各有数十余万惟大埔新设县治粮米止有三千七百余石人丁未及二千余户比诸各县丁粮不及十分之一二况兼路通冲要之所徭役供亿之繁比诸各县且加数倍查得潮阳海阳惠来三县丁粮虽多地非接壤海阳系附郭县分饶平地方复有九墩大山隔界俱难拨补惟程乡县溪南都一图二图两图地方与本县滤洲都地土相连人民居处混杂相关且以近就便人情亦甚相宜堪以拨补本县当差又有本县粮米二千余石先年因地方旧属海阳混造于丰政等都册内寄籍于海阳县当差一向因袭未蒙拨还即今征税于大埔当差于别县深为未便相应清查拨回本县随地当差伏望轸念民艰垂怜新县丁粮稀少小民不能支持死亡无日乞敕户部咨行两广巡抚都御史及咨都察院转行巡按广东监察御史行守巡地方官会勘如果县小役重干系民瘼事非得已将程乡所辖溪南都人户丁粮拨补本县应役及将本县粮米寄籍于海阳者尽数拨回本县随地当差仍复旧役每粮米五十石人丁一百丁编为一里则户役丁粮稍有适均少解倒悬之苦而获永逸之休【按据此程乡溪南都之溪一溪二两图会拨隶大埔县】

澄海县

表一

年代	隶属	沿革	辖乡
明嘉靖四十二年 明史称是岁改为县清一统志澄海李志亦称四十二年潮阳林志东里志作四十五年饶平刘志割苏湾在四十四年意者四十二年奉劄而中经划疆割籍至四十五年始行开县	**潮州府**	**澄海县** 明史地理志澄海本海阳县辟望巡检司嘉靖四十二年正月改为县析揭阳饶平二县地益之澄海李志督府张臬既平张琏林朝曦山酋扑灭海寇招安地方甫靖父老曾栋等请议善后之策因奏割海阳怀德乡之上中下外莆三都揭阳延德乡之蓬州鳄浦鮀江三都及饶平苏湾一都置澄海县 按郭子章郡县释名澄海县嘉靖间置取海宇澄清之义	**领七都** 上中下外莆三都　蓬洲都　鳄浦都　鮀江都　苏湾都

清　顺治	潮州府	澄海县	仍领七都【吴府志】 怀德乡都四 下外莆都【五村】 中外莆都【五村】 上外莆都【三村】 苏湾都　【堡二　江南堡十四村　江北堡八村】 延德乡都三 蓬洲都【二十村】 鳄浦都【十七村】 鮀江都【十七村】
康熙五年	潮州府	是年迁界全县毕裁	
七年	潮州府	澄海县 是年展界复县	
嘉庆	潮州府	澄海县	仍领七都【澄海李志】 下外莆都【十九村】 中外莆都【十七村】 上外莆都【十一村】 蓬洲都【二十八村】 鮀江都【二十二村】 鳄浦都【十五村】 苏湾都【三十九村】
咸丰八年	潮州府	澄海县	是年辟潮州为通商口岸同治纪元改以汕头为商埠属澄海鮀浦司
民国　三年	潮循道 九年废	澄海县	
十年		澄海县	是年设汕头市政厅与澄海分治 时全县分十区【在城区中外区上外区苏南区东陇区樟林区上蓬区下蓬区鳄浦区鮀江区】十八年将中外上外并为上中区共九区
二十五年	广东省第五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	澄海县	按二十一年三月成立自治科仍九区一百一十七乡二镇二十三年民政厅划定澄海自治区域分九区一百二十乡 二十五年分八区鮀江鳄浦并为一曰鮀浦区二十六年缩为三区第一区【在城上中并】第二区【苏南东陇樟林并】第三区【上下蓬鮀浦并】共六十二乡六镇【澄海地图附说】二十七年增为四区以第三区鮀鳄二都另划为第四区辖五十六乡六镇二十九年分六十三乡镇以至复员乡镇数如旧三十五年缩编为三十一乡镇 【乡镇名见附表】

表二

澄海县乡镇表

民国二十一年 【据二十二年十二月澄海县政汇刊】	民国三十四年 【据澄海县政府调查表参该县地图】	民国三十五年 【据三十五年澄海县政府工作报告书】
东社乡　港口乡　西社乡　昆美乡 南社乡　龙田乡　北社乡　冠山乡 岭亭乡　玉窖乡　东湖乡　华窖乡 外埔乡　上埭乡　信宁乡 【以上十五乡属第一区】 第二区共辖十八乡 自第一乡至第十八乡皆以数相次无乡名 月浦乡　水吼乡　霞露乡　沟南乡 【以上四乡属第三区】 第四区共辖十九乡 自第一乡至第十九乡皆以数相次无乡名 东陇镇　明南保乡　东陇乡 仙门乡　南砂乡　唐陇乡 银砂乡　梅洲乡　埭头乡 董坑乡　三岱美乡 【以上十乡一镇属第五区】 东社乡　樟林镇　西社乡　鸿沟乡 南社乡　盐灶乡　北社乡　坛头乡 塘西乡　月窟乡　仙垄乡　上西陇乡 新兴街乡　樟南乡 【以上十三乡一镇属第六区】 第七区共辖十三乡 自第一乡至第十三乡皆以数相次无乡名 鸥汀上乡　华坞乡　鸥汀下乡 岐山乡　官埭乡　渔洲上乡 浮陇乡　渔洲下乡　东墩乡 西陇乡　金砂乡　赤窖乡 【以上十二乡属第八区】 玉井上乡　天港乡　玉井下乡 蓬洲乡　莲塘乡　举登乡 鮀浦乡　西陇乡　金场乡 港尾乡　赖厝乡　沙浦乡 溪东乡 【以上十三乡属第九区】	东社镇　埭窖乡　西社镇 冠山乡　南社镇　龙田乡 北社镇　华坑乡　岭亭镇 图山乡　东湖乡　夏南乡 外埔乡　龙湖乡　宁美乡 岛东乡　港口乡 【以上十二乡五镇属第一区】 东陇镇　盐灶乡　东陇乡 南徽乡　南砂乡　涂城乡 银砂乡　兰溪乡　埭头美乡 四德乡　建阳乡　永平乡 渡亭乡　槐泽乡　南湾乡 敦睦乡　水南乡　德邻乡 樟林乡　北湾乡　鸿沟乡 程洋冈乡 【以上二十一乡一镇属第二区】 上社乡　东墩乡　中社乡 金砂乡　龙头乡　坝头乡 东溪乡　华坞乡　大衙乡 渔洲上乡　鸥汀上乡 渔洲下乡　鸥汀下乡 月浦乡　官埭乡　岐山乡 浮陇乡 【以上十七乡属第三区】 鮀东乡　鮀中乡　鮀西乡 浦沟乡　鮀南乡　浦霞乡 鮀北乡 【以上七乡属第四区】	城中镇　城北镇 城南镇　上中乡 冠华乡　龙华乡 秀水乡 【以上四乡三镇属第一区】 东陇镇　樟林乡 盐鸿乡　莲北乡 莲南乡　莲中乡 南砂乡　水南乡 银砂乡　湾渡乡 【以上九乡一镇属第二区】 上社乡　坝头乡 中社乡　大东乡 渔洲乡　鸥汀乡 浮墩乡　金华乡 官埭乡　岐山乡 【以上十乡属第三区】 鮀东乡　鮀西乡 鮀中乡　鳄浦乡 【以上四乡属第四区】
合共一一九乡镇	合共六十三乡镇	合共三十一乡镇

普宁县

表一

年　　代	隶　　属	沿　　革	辖　　乡
明　嘉靖四十二年 据黄延相议初拟析揭阳霖田一都合洋㳚黄三都建邑后廷议仅可潮阳三都遂于嘉靖四十二年定以三都置为县与明史年同吴府志普宁萧志并作四十三年潮阳林唐周三志俱作四十五年或四十二年奉准立县至四十五年始开县	**潮州府**	**普安县** 方舆纪要嘉靖四十二年析潮阳置名普安明史地理志嘉靖四十二年正月以潮阳县㳚水都置析洋乌黄坑二都地益之寄治贵山都之贵屿 按郭子章郡县释名普宁隆庆间【按此误】析潮阳置取普遍宁谧之义	分三都 黄坑都　㳚水都　洋乌都
万历十年 潮阳臧志作九年兹据明史	**潮州府**	**普宁县** 方舆纪要万历十年以洋乌㳚水二都还潮阳改名普宁明史是年移治黄坑	归洋乌㳚水二都于潮阳仅存黄坑一都分上中下三社十四图周围仅四十里【周府志沿革】
清　顺治	**潮州府**	**普宁县**	是时仅领黄坑一都三社【吴府志】 上社十三寨 中社十三寨 下社四寨
雍正十年	**潮州府**	**普宁县** 普宁萧志雍正五年知县黄廷相始详请复还㳚洋后知府胡恂复采前知县蓝鼎元议禀司详院皆韪其说知县黄道泰亦请㳚洋宜隶普雍正十年巡抚杨文乾题准将潮阳㳚水之一都八图贵山之下半都五图洋乌都之尾段一图俱割归普宁	割潮阳㳚水全都贵山半都洋乌都尾来属共有都四啚二十八社三【萧志参周府志都图】 黄坑都【十四啚上中下三社三百五十七村】 㳚水都【八啚一百七十村】 贵山都【五啚九十三村】 洋乌都【原分头中尾三段其头段中段仍属潮阳惟尾段割与普宁一啚四十五村】 按杨抚覆文云贵山都之洞仙径麒麟埔北山三路为普宁要害应将洞仙径等八十六村割归普宁管辖

乾隆	**潮州府**	**普宁县** 周府志都啚自割潮阳贵山半都洋乌都尾属普二都两县互混知府周硕勋署普宁令周怀济请改普宁之贵山为桂江都洋乌为铁山都	仍分四都【周府志都啚】 黄坑都【四百三十村】 桂江都【一百村】 洑水都【一百七十九村】 铁山都【四十七村】 至光绪时都啚仍旧乡村数同惟洑水有一百八十村【普宁赖志】
民国　三年	**潮循道** 九年废	**普宁县**	
二十年		**普宁县**	按是年实施自治分九区一百六十八乡镇 第一区【十四乡四镇】 第二区【四十一乡】 第三区【十二乡】 第四区【十九乡一镇】 第五区【十二乡】 第六区【六乡】 第七区【三乡】 第八区【三十八乡】 第九区【十七乡一镇】 二十二年六月划南部四十余山村入南山
二十五年	**广东省第五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	**普宁县**	按二十三年民政厅划定普宁自治区域分九区一五一乡四镇二十六年三月行并区联乡制并九区为一区六联乡辖三十七乡一镇七月复区第一六联乡并为第一区二三联乡并为第二区四五联乡并为第三区共三十七乡一镇二十九年十二月行新县制区乡数如前三十年增六美白莲二乡分隶一三两区三十二年十二月增设和兴乡共四十一乡镇三十五年七月编缩为三十二乡一镇【乡镇名见附表】

表二

普宁县乡镇表

民国二十六年 【据普宁疆域沿革简表】	民国二十六年 【据普宁县政府调查表】	民国三十三年 【据普宁县政府调查表】	民国三十五年 【据普宁县政府调查表】
普城镇【原属第一区时为普城区】 十三乡　睦和乡【上二乡原属第一区】 新贡乡　五美乡【上二乡原属第六区】　庄河乡 四山乡【上二乡原属第九区】 【以上合为第一联乡】 新斗乡　十赤乡　南泗乡 马四乡　秀郭乡　六八乡 果陇乡　弥乌乡 【以上八乡原属第二区时合为第二联乡】 鲤和乡　梅峰乡　安溪乡 六仁乡　协安乡 【以上五乡原属第三区时合为第三联乡】 鸿光乡　睦岭乡　五福乡 大四乡　德安乡【上五乡原属第四区】 青碧乡　龙贵乡【上二乡原属第七区】 【以上七乡合为第四联乡】 埕塘乡　陇头乡　和横乡 十八乡　汤莲乡　桥柱乡 【以上六乡原属第五区时合为第五联乡】 十二乡　和平乡　和衷乡 仰山乡　振东乡 【以上五乡原属第八区时合为第六联乡】	普城镇【直属县府】 仰山乡　和平乡 振东乡　和衷乡 十二乡　十三乡 四山乡　庄河乡 新贡乡　五美乡 睦和乡 【以上十一乡一镇属第一区】 弥乌乡　果陇乡 六八乡　十赤乡 秀郭乡　南泗乡 马泗乡　新斗乡 鲤和乡　梅峰乡 六仁乡　安溪乡 协安乡 【以上十三乡属第二区】 鸿光乡　德安乡 睦岭乡　五福乡 大四乡　龙贵乡 青碧乡　埕塘乡 桥柱乡　陇头乡 十八乡　汤莲乡 和横乡 【以上十三乡属第三区】 按同年七月复区制废联乡分为三区	普城镇【直属县府】 新贡乡　五美乡 六美乡　庄河乡 四山乡　十三乡 睦和乡　十二乡 和平乡　和衷乡 仰山乡　振东乡 【以上十二乡一镇属第一区】 新斗乡　十赤乡 南四乡　马四乡 秀郭乡　六八乡 果陇乡　弥乌乡 鲤和乡　和兴乡 梅峰乡　安溪乡 六仁乡　协安乡 【以上十四乡属第二区】 埕塘乡　陇头乡 和横乡　十八乡 汤坑乡　白莲乡 桥柱乡　鸿光乡 睦岭乡　五福乡 大四乡　德安乡 青碧乡　龙贵乡 【以上十四乡属第三区】	普城镇　新贡乡 两美乡　庄河乡 四山乡　十三乡 睦和乡　十二乡 和平乡　振和乡 仰山乡 【以上十乡一镇属第一区】 新斗乡　十赤乡 南四乡　马四乡 秀郭乡　六八乡 果陇乡　弥乌乡 鲤和乡　和安乡 梅峰乡　安溪乡 六仁乡 【以上十三乡属第二区】 埕塘乡　四维乡 十八乡　汤莲乡 桥柱乡　祥麟乡 大四乡　德安乡 贵碧乡 【以上九乡属第三区】
合共三十八乡镇	合共三十八乡镇	合共四十一乡镇	合共三十三乡镇

附清普宁令黄廷相请复洋溉二都议

普宁小邑也地至褊赋至重民至贫吏至劳也稽古王制分茅锡土不能五十里不达于天子普宁东西北界各二十里即属揭邑南界仅十里即属潮阳县境不满四十里所属惟黄坑一都耳以一都分三社以三社分一十四畲某亲历各乡见此四十里中属崇山峻岭者十之三属深堑长溪者十之四地非平衍田无阡陌蕞尔普邑介于两大之间窃怪当年分疆画野之不得其平也迫考邑志明嘉靖四十三年已前此地为潮阳西北边境鞭长莫及纳污藏垢时抚按大吏初议建城贵屿析潮邑之洋乌溉水黄坑三都与揭邑霖田一都属之请于朝仅允潮阳三都而揭阳霖田都不与焉万历三年始移厚屿即今县治也讵乘八年大丈洋溉二都豪右利于离潮之远得以肆横自由不利于属普之近而有所顾忌妄谓黄坑一都丈溢粮米已敷赋额遂以洋溉二都仍夺归潮阳仅留黄坑一都因循至今莫由改复前据士民公恳援例复还故疆某目睹情形不敢以代庖自诿置士民之疾痛于不闻用敢据情转吁奉檄确查妥议窃以为请复洋溉固非地窄求增亦非旧有宜复实缘洋溉二都既割而复夺至今田主在潮田土仍隶普宁每遇催征动辄关拘钱粮拖欠其不便于国赋一也萑苻皆在卧榻穿窬攘夺探囊拾芥追之则越境乃免捕之法不逾域其不便于弭盗又一也使复洋溉而利官不利民固万万不可今则请复之议出自舆情又使复溉洋而利普不利潮亦不得病潮而厚普今则虽还洋溉潮尚十有一都地广民稠自若也且洋溉百姓有事于官者赴潮之远不如赴普之近洵便潮便普便国便民计无过于此者谨抒蠡测伏候裁察【原文载普宁萧志疆域兹据周府志艺文删节】

普宁令蓝鼎元论潮普割地事宜书

顷闻欲割潮阳之洋乌溉水两都以属普宁裒多益寡此甚盛事但潮阳普宁接壤要害之处在贵山溉水不在洋乌地理情形一目可了窃有欲参末议者敢为陈之普地褊小东西广二十五里南北袤三十有五里故潮属黄坑一都耳东至洞仙径十里为潮阳贵山都界过此为牛发坑盐枭鼠窃出入之路厚山前洋狗眠樟冈皆潮邑顽抗乡寨也东南至陈洞径十三里为潮阳贵山都界过此为麒麟埔匪类出没私枭私宰往来之路径子乡大青洋冈头寮南陇大陇蓝门南洋青洋山北屿皆潮邑顽抗乡寨也南至大坝墟十五里为贵山溉水两都界贵山界在其左最顽抗者曰北山寨白昼攘夺大队私枭窝顿出没之所居仁西湖定厝寮埔上寮娘坞坡郑美村渔庄皆潮邑顽抗乡寨也溉水都在大坝之南最顽抗者曰果陇其民庄姓与北山乡之许姓皆在大坝集场中百十为群横行攘夺大为普邑患害若埕塘桥柱泥沟赤水浮江寮塘塔埔顽抗诸乡不可胜数其地去潮阳一百四五十里距普宁仅十五里即寒婆径塘边亦不过五十里是溉水一都尽宜割归普邑无疑也普邑吏治民生所最患苦者有四溉水都之果陇居其一贵山都之北山麒麟埔洞仙径居其三皆穿窬纠夺窝窠所聚更阑人寂缓步而来盗牛胠箧未至三更已饱所欲而归卧追之则逾境远飏捕之则法不越疆今割洋溉二都以畀普仅能去果陇之一害而贵山三路未动分毫是普邑四害尚存留其三也洋乌都在溉水之东其近南军埔石港石桥头山门城大长陇汤坑

利陂一带为洋乌尾距潮阳县八九十里素称顽抗离普不过五六十里其割归普邑可也自林八渡而下为洋乌头华里湄州诸处为洋乌中皆距潮阳较近非普宁所能管辖矣查普邑至洋乌头洋乌中计程七八十里必越潮阳之贵山举练两都而后能跨林八渡之阈逾都以治远固知其难也而此洋乌头洋乌中之人民钱粮词讼至潮阳或四十里或五六十里欲其舍近就远而听普邑遥制岂可得乎普邑为县始于嘉靖四十三年割潮阳之洋乌淢水黄坑三都建置神宗十年潮阳复以洋乌淢水归仅存黄坑一都虽曰履亩丈量一都已赢赋额亦潮邑官绅士庶于心有所不甘故逞其强有力而夺之还也洋乌全割乃潮人腹心之痛若洋乌尾以西民刁地薄亦非其所恋普人壤地褊小欲仍索洋淢两都则据故明旧案而争之将以得地为荣在潮人以金瓯无缺可壮观瞻不忍洋淢之去将以失地为辱此皆一片私心非为国为民大公至正之道也故明旧案在今日何足轻重况同一郡之中短长无非臂指何拘此疆彼界之大小惟是绥靖地方必从吏治民生起见则潮普割都分治之举确不可易请割贵山都沿山乡寨北至赤肚岭为界自新埔地深洋仙陂砂寨埔南洋蓝门贵屿北屿青洋山以西皆归普宁则北山麒麟埔洞仙径三途之为普害者胥受羁靮而樟冈狗眠诸乡之与潮抗者距普邑不过四十里可以朝摄夕至无所施其技矣由贵屿而南过石港为洋乌尾地方请割洋乌尾一带乡寨南至汤坑盐岭为界自利陂山门城大长陇石桥头黄牛寨东浮山附近淢水三十余寨亦归普宁其洋乌头洋乌中七十余寨仍还潮阳则远近适宜潮普两县皆无难于抚驭矣统计所划地方北自贵山都赤肚岭起南至洋乌都汤坑盐岭止中间以贵屿为界在西者皆畀普宁在东者皆属潮阳则淢水一都在普疆内已不待言潮阳地方十三都今去淢水一都贵山半都洋乌三分之一尚存有十一都巍然大县不见其小普宁仅黄坑一都寥寥四百乡寨今得淢水全都乡寨一百三十余贵山半都乡寨九十余洋乌尾乡寨三十余虽曰一邑三都不见其大亦居然上跻于中县之列要害窟窝皆入版图更化善俗指掌易易在潮无长鞭马腹之忧在普无卧榻他鼾之患一举两美皆宪台高厚之赐也鼎元不才废弃不应为局外越俎之谋但两邑地方民情素所关切于心睹此盛举欢忻踊跃惟恐其成之稍缓复以前令未经身历地方按图索骥舍目前之贵山留三害于肘腋越隔远之洋乌开将来以梗化潮人借口终起争端即使洋乌不再夺还亦为两邑无穷之累况贵山逼迫脏腑被创每夜岌岌不能安枕亦何用此更张为也鼎元仰体宪台为民为国殷勤苦衷不敢不竭吐狂愚以期筹划尽善为宪台千秋不朽之事业惟留意垂察将情形利害上达列宪急为转圜改定区划使两邑皆受奠安之赐则宪台丰功大德直与铁山争高练水同流矣不揣冒昧惶悚殊深倘蒙采纳曷胜幸甚【鹿洲初集】

(按关淢洋割都事尚有知县黄道泰文见萧志疆域及粤督鄂尔达雍正九年疏粤抚杨文乾雍正十年覆文见周府志艺文俱不录)

丰顺县

表一

年　代	隶　属	置　县	辖　乡
清　乾隆三年	潮州府	丰顺县 阮通志乾隆二年总督鄂尔达巡边莅潮具奏海阳县丰政都前明隆庆间设通判府清初饶平镇吴六奇曾经营其地请仍其旧城置县并割嘉应大埔揭阳饶平诸邻近田粮户辖图益之三年定名丰顺县 按县治原海阳县丰政都汤田通判府城嘉靖间设潘田巡检司驻潘田村至隆庆初筑城汤田乃设通判崇祯初置丰顺营泛守至是总督鄂尔达奏请置县以丰顺营为名【详丰顺葛志李志】	
五年	潮州府	丰顺县 丰顺葛志建县之初议析海阳揭阳饶平嘉应大埔五州县地是年知县张薰奉查疆界以原割饶平县凤凰一社离新治二百余里请免拨奉准遂止割海阳丰政都揭阳蓝田都大埔清远都嘉应万安都以置县李志沿革云是年潘田巡检司改为典史	共辖民社三十八【葛志都图】 社十五　通判府社　大椹社　下汤社　横坑社　布心社　松林社　潘田社　大田社　叶华社　马头社　九河社　浓溪社　产溪社　北胜社　大陷隍社　小陷隍社 以上海阳县分割旧统名丰政都 乡寨十八　大罗乡　仙田乡　龙冲乡　罗家约【旧名上阳】 金鼎寨　金瓯寨　金汤乡　循洋乡　石坑乡　铜盘乡　东里乡　平城乡　曹寨乡　广湖乡　田心乡　磜下乡　窑前乡　八乡 以上揭阳县分割旧属揭阳蓝田都九图十图 堡三　建桥堡　环清堡　迳心堡 以上嘉应州分割旧属万安都三图 社一　白芒社 以上大埔县分割旧属清远都

廿八年	潮州府	丰顺县 是年设汤坑巡检司【李志】	
嘉庆廿四年	潮州道	丰顺县 是年设留隍巡检司【李志】	全县辖三属潘田典史为捕属汤坑留隍两巡检司为司属称一县三属【李志】
民国　三年	潮循道 九年废	丰顺县	按入民国分捕属为一四两区分留隍司属为二五两区汤坑司属为第三区共五区【李志】
廿五年	广东省第五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	丰顺县	按廿三年二月民政厅划定丰顺自治区域分五区一一四乡二镇二十四年并为三区二十八乡二十九年行新县制分为三十一乡三十四年仍分三区三十二乡三十五年缩为二十乡【乡镇名见附表】

表二　丰顺县乡镇表

民国二十四年【据丰顺李志政治志参该县地图】	民国二十九年【据丰顺李志区图】	民国三十四年【据丰顺县政府三十四年七月调查】	民国三十五年【据丰顺县政府调查表】
附松乡　丰良乡 建大乡　璜溪乡 紫汤乡　环清乡 马图乡【上七乡原属第一区】 产溪乡　潘仙乡 潘田乡 大龙华乡【上四乡原属第四区】 【以上十一乡属第一区】 东留乡　西留乡 锦江乡【上三乡原属第二区】 潭江乡　沙田乡 小胜乡【上三乡原属五区】 【以上六乡属第二区】 金镇乡　五权乡	附松乡　丰良乡 建大乡　璜溪乡 紫汤乡　环清乡 径心乡　马图乡 产溪乡　潘仙乡 潘田乡　大龙华乡 【以上十二乡属第一区】 东留乡　西留乡 锦江乡　蔗溪乡 潭江乡　沙田乡 小胜乡 【以上七乡属第二区】 金镇乡　五权乡 颍川乡　埔头乡 四美乡　大同乡 揭岭乡　新楼乡 新铺乡　埔寨乡 三友乡　八乡乡	丰良乡　附松乡 建大乡　璜溪乡 紫汤乡　大龙华乡 产溪乡　潘田乡 潘仙乡　环清乡 马图乡　径心乡 【以上十二乡属第一区】 东留乡　西留乡 锦江乡　蔗溪乡 潭江乡　小胜乡 砂田乡　高华乡 【以上八乡属第二区】 金镇乡　五权乡 颍川乡　埔头乡 四美乡　大同乡 揭岭乡　新楼乡 新铺乡　埔寨乡 三友乡　八乡乡	丰良乡　松溪乡 环清乡　潘田乡 毓秀乡　大龙华乡 金溪乡 【以上七乡属第一区】 西留乡　东留乡 锦江乡　沙田乡 小胜乡　潭江乡 【以上六乡属第二区】 金权乡　埔头乡 同岭乡　颍美乡 龙山乡　埔三乡 八乡乡 【以上七乡属第三区】

颍川乡　埔头乡 大同乡　揭岭乡 新楼乡　新铺乡 埔寨乡　三友乡 八乡乡【上十一乡原属第三区】 【以上十一乡属第三区】	【以上十二乡属第三区】	【以上十二乡属第三区】	
合共二十八乡	合共三十一乡	合共三十二乡	合共二十乡

附清广东总督鄂尔达请置县疏

海阳县丰政都居邑上游东亘饶平凤凰山东北抵大埔县乌槎山西通揭阳县揭岭西南邻邑治归仁都枫洋山西北绕大埔县铜鼓嶂北出嘉应州盘陀岭周遭百里万山围绕叠嶂层峦俨如城郭其东南之关上岭及西北之言岭则一线羊肠极其险峻至西南猴子崇正南伯公凹虽有樵采小径俱系悬岸峭壁扳援而行而通判府城适居其中田地膏腴水草丰美枕近仲坑一山数十里密菁深林向为盗薮又为数县交界之地奸民负险梗化平时则抗粮拒差聚匪劫剥偷矿贩私藏匿亡命无所不有一遇有警则拒险而守未易平服前明隆庆初年始筑通判府城设通判一员居中弹压业移郡城复设丰顺营为防守计国朝饶镇吴六奇亦营其地今城废弃该地相去接壤州县俱各鞭长莫及止海阳县有潘田司巡检一员驻扎潘田一发千钧不足倚重应请将丰政一都并割嘉应大埔揭阳饶平各邻近田粮户口于通判府地方开设县治添设知县一员将潘田司巡检改为典史仍归潮州府管辖该处原有城池止须修复不必另建惟于城内盖添知县典史各衙署即足弹压其驻防武员应将现在驻扎嘉应州之潮镇左营游击移驻新县驻扎平远县之平镇营游击移驻嘉应州驻扎镇平县之守备移驻平远改拨千总一员带兵一百名巡防镇平其关上岭言岭俱极险要久系出入必由之路并无弁兵防守应请各建筑关口一座酌拨千把二员各带兵三十名驻防其各营兵丁俱随将备移驻【丰顺葛志】

南澳县

表一

年　代	隶　属	置　县	辖　乡
宋	潮州府海阳县	南澳岛 景炎元年冬十一月帝昰泊红螺山曾移驻于此 按南澳之名始于宋东里志境事纪淳熙七年杨万里为广东提点刑狱先是	

		海寇犯南澳万里命诸郡兵讨平此南澳一名见于记载之始南澳齐志谓帝昰景炎二年冬十二月至井澳盖误香山之井澳为南澳辨详大事志	
明　永乐七年	**潮州府海阳县**	**南澳岛** 齐志是年迁澳民于苏湾都墟其地 按明时南澳叠为海寇所据嘉靖三十七年许朝光四十一年林国显徐碧溪四十三年吴平隆庆元年曾一本相继据此	
万历四年	广东省 **潮州府饶平县** 福建省 **漳州府诏安县**	**南澳镇** 齐志万历三年福建巡抚刘尧海疏请设南澳总兵东里志四年设漳潮协守民国南澳新志稿副总兵下置中军及四钦依把总等官所部分福广二营划深隆二澳属潮州府饶平县云青二澳属漳州府诏安县岁科生员亦分漳潮应考其防务粮饷政刑赋税则岭东海防兵备道潮州海防同知有督察调援措理稽征之权 清一统志万历四年筑三城一在深水澳一在云盖寺一在龙眼沙互相联络 按南澳本属海阳县信宁都成化十三年置饶平县信宁都割与饶平南澳遂属饶	
清　顺治		按南澳隆武二年以后永历十八年以前属郑藩陈豹驻此近二十年今南澳土地业权犹有藩田之名	

康熙	**饶平县**	齐志康熙元年陈豹降清杜辉据此三年辉又降澳民复内徙 按三年迁斥澳地遂墟至八年复界自辉降后地属饶平	
廿四年	广东省 **潮州府饶平县** 福建省 **漳州府诏安县**	**南澳镇** 齐志是年设总兵初移厦门镇总兵官并中左右三营驻此旋裁中营改为左右营左为福营右为广营	
雍正十年	同上	**南澳厅** 齐志是年五月诏设粤闽南澳海防同知【亦称军民府】按清史稿地理志南澳厅治深澳	
民国　元年		**南澳县** 是年三月广东都督府令改南澳同知为民政长七月改南澳厅为南澳县	
三年	**潮循道** 九年废	**南澳县** 是年十月云青两澳自闽割属广东	时划全县为三区 深奥青澳合为第一区【领城东乡城西乡青澳乡群山乡共四乡】隆澳为第二区【领山顶乡龙地乡宫前乡指挥西乡西阁乡下寮乡共六乡】云澳为第三区【领中桂乡风地乡南台乡荖园乡山边乡澳仔乡赤石湾乡共七乡】
廿五年	**广东省第五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	**南澳县** 按自民国十六年县治移隆澳	按民国二十三年二月民政厅划定各县自治区南澳仍分三区二十四乡至二十五年第二区分为隆东隆西两区寻复合为一后缩四区为四乡二十七年倭变后县治徙寄所属有第一区署及四乡公所三十年七月增设第二区署分隆澳东西二乡属第一区云澳深澳二乡属第二区至三十五年春裁区仍分隆澳东西云澳深澳四乡

附明福建巡抚刘尧诲请设南澳总兵疏

为海寇避兵远遁谨陈善后之策以戢兵端事照得海寇林凤开遁外洋不知向往追之则势不可穷纵之则势将复返聚众以拒之则师老而财匮且各贼乘虚而入避实而去以此劳敝两省有足虑者窃思漳潮之间以海为限其海洋之南澳地险而沃百谷所生百货所聚惟以地非分土事在两邻故往往为贼逋逃薮而修船制器市药里粮百无所忌至于抚民林奇材魏朝义徒众则皆出入于贼中居者专积蓄行者工掳掠今欲为两省久安计必先治南澳欲治南澳必先总事权今宜得一总兵领水兵三千人专守南澳而兼领漳潮二府兵事如贼从海外来将复旧窠也方其栖泊未定我兵起而薄之此所谓掩其不备可以得志且南澳中有石城乃近时贼人许朝光所造雉堞濠堑屹然雄镇可以处澳内田地不下千顷盘错溪山土膏水煖可以屯商民贸易类多奇货凡闽船入广广船入闽皆不能外南澳即令该总兵批验仍委文职一员兼同抽掣以供该镇兵费一应奸民伪游与贼为市者其弊不待禁而自绝乃以抚定群贼即藉之以为民其酋首即用之以为长仍令随兵调用【南澳齐志】【按东里志南澳自永乐间徙其民于内地荒弃久矣至是闽巡抚刘会同两广军门殷题请准设副总兵一员镇之部议照舟山事例以潮州水寨参将及福建南路参将所管水兵三千五百五十一员名船八十五只听其管辖仍照北边协守事权不听两省总兵节制如重大事情呈详两省军门裁夺报二镇知会有大警则梧屿碣石各游兵亦听其调遣与漳潮守巡兵备监军各道协计而行春秋二汛二道亲临监督】

清广东总督郝玉麟请设南澳同知疏

南澳孤悬海岛界联闽粤兵民杂处商船络绎实为海疆要区澳地原分隆深云青四澳隆深二澳隶广东饶平县云青二澳隶福建诏安县向设闽粤总兵驻扎澳城统辖左右二营分班出洋哨巡左营属闽右营属粤云青二澳地租归左营征收隆深二澳地租归右营征收澳内童生亦由营员造报附入饶平诏安二县考试澳内向无文员一切民事俱附饶平诏安县分管相距各百余里中隔大洋偶遇风阻即难飞渡县令实有鞭长莫及之虞且武弁不便干预民事应添设粤闽海防军民同知一员驻扎南澳照州县例设民壮五十名专司督缉申明海洋禁例盘诘出入船只稽查往来奸匪凡四澳编查保甲印烙渔船监放兵饷俱归该同知管理应输地租亦归同知征收候文充支左右二营兵饷仍于镇营统巡会哨之时配拨兵船出洋月日饬该同知一体查报朔望恭讲上谕化导兵民争讼等事悉令同知就近审理各照粤闽定界由潮漳两府详报以专责成澳内文武童生就近听同知考试径送各学政收考至防海机宜令其与总兵官就近商酌共商防范严饬胥役毋得滋事骚扰如有扶同徇隐均照专管官例议处该同知职任海防应照厦门同知之例兼理刑名钱谷地方命盗等案悉归该同知就近勘审分别径解各该管知府审转庶免饶诏二县航海相验往还提犯拖延添设监房禁卒以免疏虞其同知胥役应照经制额数添设所需官役俸工照例

支给澳城现有同知衙署旧址照旧收复所需工料均在闽粤两省动支正项各半支应该澳地分两省所设同知应听两省各该上司统辖彼此不得差委再该同知到任应入大计考核及具报丁忧事故委署等项若俟两省会核咨题必致耽延歧误查粤属隆深二澳地方较广于闽属云青二澳其户口田园租谷等项亦多于云青二澳似应统归粤省主政由潮州府转申各该上司考核递年所需官俸役食银两亦统于粤省支给报销添设同知管理海防军民事务员缺紧要仰恳圣恩简发记名人员俾资料理并请铸给粤闽南澳海防军民同知关防以昭信守其应需衙署监房俟部覆到日确估工料实数另疏题请动项修造雍正十年五月【周府志艺文】

汕头市

表一

年　　代	隶　　属	沿　　革	辖　　区
清　咸丰八年	**澄海县鮀浦司** 按方舆纪要鮀浦镇在澄海县西南洪武三年置本属揭阳嘉靖四十二年改属澄海	**汕头埠** 是年五月十六日中英缔结天津条约与台湾琼州芝罘牛庄同时开辟为商港当时约文统名潮州后经再折冲至同治纪元改辟汕头为商埠 按康熙五十六年于沙汕头建炮台属右营乾隆三十年改为左营管辖左营右哨千总驻此	
光绪廿四年	**澄海县鮀浦司** 光绪时汕头防务隶南澳镇水师管辖后改由澄海左右两营派兵驻守【问心斋学治续录】	**汕头埠**	是时汕头分东西南北四社由鮀浦司委任把总一名统带
卅三年	**澄海县鮀浦司**	**汕头埠**	是年设巡警局划分为东西南北中五警区至宣统元年增设水巡分局乃辖六个警区【广东财政说明书】
民国　三年六月	**澄海县** 光复之际革命军一度组织临时政府不隶澄海县	**汕头埠** 潮梅镇守使及潮循道尹驻此九年废潮循道设潮梅善后处亦驻此 按八年冬潮梅镇守使尝设汕头市政局筹备组织汕头市政厅	

十年	**广东省省长公署**	**汕头市政厅** 是年三月始设立市政厅与澄海分治	以水上区为第五区并将岩石划为第八区警区增设为八是时市政厅呈准省长公署令派潮桥盐运副使等组设测量汕市土地委员会以市郊鮀江鳄浦上蓬下蓬四区暨岩石四周划勘为汕市农工业区并拟定市区范围东至金狮喉港北至虾骨埔浮陇南至岩石山四周西至大井天港惟未实行时市区实际范围仅有旧汕头埠崎碌及岩石而已
十四年	**广东省政府**	**汕头市政厅** 东征军入潮梅东江行政委员驻此	以岩石为第六区水上改为第七区另以崎碌为第五区
十七年	**同上**	**汕头市政厅** 是年七月市组织法公布改组为市政府暂由广东省政府备案东江善后委员驻此	
十八年	**同上**	**汕头市政府** 九月省府咨请内政部转呈中央备奉国民政府指令俟修正市组织法核定颁布再行办理	
十九年	**同上**	**汕头市政府** 九月省政府又依据新公布之修正市组织法具呈行政院于同年十一月二十五日提出第一次国务会议决议暂准设市隶属广东省政府	
廿一年	**同上**	**汕头市政府** 东区绥靖委员驻此	三月汕头市政府以所辖地界面积呈复东区绥靖公署陆地为二百六十华方里海上为三百二十七华方里四至地界计东至华坞乡与澄海为界西至海坪与潮阳为界南至岩石山顶与潮阳为界北至厦岭港与澄海为界

廿二年	同上	汕头市政府	十月西南政务委员会公布地方自治条例重行划分区坊里
廿三年	同上	汕头市政府	是年因市郊鮀鳄各区统属问题与澄海县发生争执经民厅派视察查勘修改本市区域图界线经省府第二九二次会议议决照所拟界线办理查该划界缩小范围东至新港海坦北至华坞西至浔洄山【浔洄实至三十六年始归汕管】南仍旧至岩石山市区范围较旧图缩小四分之一
廿五年	同上	汕头市政府 是年九月广东省政府划分全省为九个行政督察区汕头市属第五区专员公署	
卅五年	同上	汕头市政府 按三十六年修正汕头市政府组织规程经行政院核定转奉国民政府九月十一日指令准予备案	三十四年复员分为六区公所【二十九年二月伪汕市政府曾划全市为永升新中安邦崎碌道济五镇】是时警察局重新划定分局所辖地区第一分局【东至新马路升平路西至西堤路南至镇邦街以北各内街北至升平路】第二分局【东至中马路头以南张园内各街巷西至德记前南至海关前北至镇邦街】第三分局【东至福平路以西各内街西至西堤路南至升平路以北各内街北至同济三马路以北河唇】第四分局【东至公园路以西各内街西至福平路南至南堤路北至韩堤路】第五分局【东至澄海县界西

			至公园路南至东堤路北至华坞路以北河唇】岩石分局改为第六分局按汕头与潮阳澄海界址经三十六年第五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会同市府暨潮澄二县代表勘定计划入市区各村落第一区按辖浔洄村第三区接辖溪东堤至韩江大窖以南地方第五区接辖自韩江东岸之华坞龙眼长厦新湖炮台陵海等村至十一合洲尾止第六区接辖澳头苏埃上人家等村

附汕头释名

汕头旧称沙汕头在澄海蓬州都澄海李志云沙汕头地临大海有淤泥浮出作沙汕数道滨海村落多以沙汕为名海丰有汕尾饶平海山有东汕头澄海苏湾有汕头仔汕头仔又名南砂据南砂林氏谱杂记云父老相传其乡古为海底平处名汕头仔【即南砂】高阜处名大汕头【即江墘内厝外厝内蚁外蚁弓兜等乡】亦犹今之汕脚高处为汕深处为海是也浮聚之后高处为乡为埔为园底处为田为洲深处为溪据是俗以海旁之高地为汕也按汕本义为以箄取鱼诗南有嘉鱼烝然汕汕传汕汕樔也尔雅释器樔谓之汕郭注今之撩罟说文汕鱼游水貌今濒海犹多设箄栅以捕鱼知汕亦指捞鱼之所澄海有两汕头顺治吴府志但载苏湾北汕头而蓬洲沙汕头无之南砂乡创自宋元符间其由来已久矣鮀浦有沙汕之名始见于明翁万达与姚巡按旧云鮀济河跨揭之鮀浦其地西北距蓬州所城为海揭下流洲西二溪夹而入海岸有沙汕头脊出横激巨浪滔涌拍天刘子兴海壳蚶蛎场租碑记云豪民某等占据鮀浦之沙汕坪海壳蚶蛎场租盖指溪东港厦岭港牛田洋海面以沙之积聚而名也乾隆周府志康熙五十六年建沙汕头炮台蓝鼎元澄海县图说云在海中则有大莱芜放鸡山二炮台在各港则有溪东沙汕头三湾东湖平洲山头子东陇盐灶诸炮台又潮州海防图说云澄海出师不过沙汕头又云港澳虽多沙礁暗阻风涛不测商艘往来不过旗岭汕头神泉甲子沙汕头简称曰汕头始见于此自清初已为船舶必经港口矣沙汕头古盖为渔村澄海未置县前为蓬州都地属揭阳延德乡明初为厦岭村地蓬洲守御所辖之方舆纪要蓬州守御千户所旧在揭阳县东南九十里滨海

洪武二十年置所于下岭村以扼商彝出入之冲二十七年移建于西埕村李龄赠郡守陈瑄荣擢序云揭邑有沿海而村曰夏岭者以渔为业出入风波岛屿之间素不受有司约束【李宫詹遗稿】下岭夏岭今作厦岭天顺七年夏岭贼魏崇辉攻劫沿海嘉靖四十二年许朝光剽掠牛田洋大海之滨沮洳之宅寇氛既恶乃于是岁析揭阳之蓬州鮀江鳄浦三都置澄海县自是沙汕头遂属澄康熙三年巡界三都均迁斥至七年展复八年澄海复县仍属澄康熙时建炮台为海防要隘而商船多停泊焉【按汕头始设关在同治三年而全国统计提要谓汕头嘉庆设海关其说误】澄海李志嘉庆十四年六月海盗朱渥入沙汕头港焚劫商船又云邑自展复以来海不扬波商贾巨富卒操奇赢舆贩他省千艘万舶东西两港以及溪东南陇沙汕头东陇港之间扬航捆载而来者不下千万计可见未开埠前汕头地位之重要盖自复界后遂日趋繁荣也咸丰八年辟潮州为通商口岸【中英天津条约订立于一八五八年六月二十六日即咸丰戊午五月十六日一八六〇年十月二十四日互换其第十一款略云牛庄登州台湾潮州琼州等府城口嗣后皆准英商任意与无论何人买卖照通商五口（指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无异云云】至同治纪元始于汕头开埠互市【见光绪癸卯二月初六岭东报】综而论之汕头于明代但称沙汕清康熙时曰沙汕头继简称汕头嘉庆时称沙汕头港同治后开埠称汕头埠至民国十年设汕头市政厅乃称汕头市云

南山管理局

表一

年　　代	隶　　属	沿　　革	辖　　乡
民国　廿二年		**南山移垦委员会** 南山因与北山西山相对得名处潮阳普宁惠来三县之交原分隶三县民国十六年红军据为特别苏区二十一年独立第二师定其地划分为四区是年六月设移垦委员会至二十四年九月结束共二十七月	初分三十七乡一镇【名见附表】
廿四年	东区绥靖公署	**南山移垦委员会** 省府以其地距省垣太远应由就近机关监督是年四月十五日将移垦会改由东区绥靖公署管辖经费亦由东区发给	

		南山管理局 省府第四二五次省务会议议决将南山移垦会裁撤设置南山管理局是年十月一日组织就绪局址设林招乡	分三十二乡一镇
廿五年	广东省第五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	南山管理局	
廿六年	同上	南山管理局	是年缩编为三联乡分十八乡一镇
卅一年	同上	南山管理局 局治由林招移两英	是年行新县制分三区仍十八乡一镇
卅五年	同上	南山管理局 四月管理局长易敬简请改设县治除依原有疆域外议划入潮阳西南港头成田二乡所属凸进山之五方后安后坪沙陂千山寮稳少六村及最西边第九区练江以南各乡普宁东南之马四十八汤坑三乡定名潮南县未蒙核准	是年缩编为十乡一镇

南山移垦会乡村表

未设局前之南山言其界至西起自云落迤南而崩坎大片田青坑折而东指为盐坑葡萄洋石兰口前洋小溪第一山白土塔华湖石夹折而北指为旗北茶园刘士可沙陂云坑仙斗寮风吹寮再自北向西为后坑【即金瓯】两英墟小坑深溪白坟石镜第四溪百吉岭咸酸寮打铁寮石头墟南寮凡此各地以内为突起高山余为平原【南山地势百分九十五属山地平阳仅北面一线】清初林招牛角丘一带为土寇盘据其后经客家垦辟民庶日蕃方其盛时山内大小乡村为数二百零三民国二十一年独立第二师重新划南山为四区其范围如下

第一区西北部之高明碗仔灯心湖溪尾仔分水白马仔锡坑延至石头墟接流沙以出平阳

第二区西南部之盐岭将军湖林樟杨桃树石鼓河田以达惠来城隆江葵潭等处

第三区东部之员山九斗深田仔雷岭龟山湾松柏大莑龙坑蔗尾双溪鹅地麻竹埔东洋东盘赤竹坪羊公坑陈五田五方牛二沙陂茶园仙斗寮金瓯一带

第四区东南部之秋风岭背寮林招牛角墟古处寮马脚埔三斗田荫石仙寮门虎空山林者世大溪坝赤竹椏牛埔白坟叠石尖峰磐岱贼刣鸡一带

洎移垦会成立其初商得潮普惠三县政府同意划定两英沿荫石石镜第四溪百吉

岭打铁寮上南下南和贵石下岭仔二寮寒湖高棚西公尾上寨尖峰张公坪桃树冈茂水田葡萄洋前洋笔樟寮头寮第一山西坑鹅地石夹双溪茶园刘士可沙陂大埔云坑等乡沿线之内为移垦区范围兹将该会各乡所属村落表之如下

表二

乡公所名称	所属乡村名称
两英镇	两英新旧两墟
河浦寮	河浦寮　赤涂堆　陈库寮　高丰城　大路顶　埼沟
古处寮	古处寮　新乡　缶窑　丰美　新厝　新墟
金　瓯	金瓯乡　北乡　新乡　金枧　石碑角
四　美	上小坑　下小坑　马脚埔　四十亩　荫石
古　溪	古溪乡　深涂堀　草尾林
墙　围	墙围　新乡
圆山仔	圆山仔　九斗　红口崋　香炉仔
仙斗寮	仙斗寮　新乡　古隆　平湖　龙潭　上家　水望寮
风吹寮	新乡　老乡
三　顺	云坑　暗坑　叠石
流汾水	流汾水　后安　五方　沙陂
后　棚	后棚　千山寮　稳少
秋风岭	秋风岭　柯厝围　新寮门
林　招	林招　西坑　贝寮　仙斗田　陈五田
牛角丘	牛角丘　泉地岭　虎空　寮仔
龟山湾	龟山湾　松柏林　下厝仔　龙坑　大崋
林者世	林者世　审蔗寮　龙颈
河　田	河田　义阁廊　大山　石砻口　林厝埔
林　樟	上林樟　下林樟　五福田
泗竹埔	泗竹埔　石流潭　茂水田
石　鼓	石鼓　笔樟寮
叮咛树	叮咛树　前洋　后洋　望岭
鹅　地	鹅地　西坑　蔗尾
双　溪	双溪　麻竹埔　店前　东盘　南溪　赤竹坪
东　洋	东洋　石夹
茶　园	茶园　刘士可　羊公坑
盐　岭	盐岭　东坑　羊蓟树　刘西塘　头寮
磐　岱	磐岱　叠石
大溪坝	大溪坝　大碑　虎白坟　猴柜　尖峰　龙头坑　将军湖
赤竹椏	赤竹椏　打铁寮　蔡肥　胡吹　后田　潘仔岱
百吉岭	百吉岭　第四溪　尾岭　白沙溪
碗　仔	碗仔　望岭　白马柯　龙潭　牛埔　埔姜坪

锡　坑	锡坑　三坑　上下南　和桂石　赤路头　刣狗柯　倒扳岭　坪坑
樟树坪	樟树坪　大窝　下坑仔　白水礤　无水田　梅仔沥　猪母窑　老贼营
白马仔	白马仔　灯心湖　分水仔　溪尾仔　松树桠　梅石柯　大分水
下岭仔	下岭仔　碗洋坑　长岭　田坪　罗坑　马头西
鸭母岭	鸭母岭　打铁寮
合　计	三十七乡一镇一百六十一个墟集村落

附记

全区尚有张公坪等十余村未组乡公所又有数十村已无人民居住

表中所列两英镇河浦寮古处寮金瓯四美古溪围墙圆山仔仙斗寮风吹寮三顺流汾水后棚秋风岭林招牛角丘龟山湾林者世【审蔗寮村除外】赤竹桠【打铁寮胡吹潘仔岱等村除外】等乡及双溪乡之店前村等原为潮阳县地

磐岱大溪坝【龙头坑将军湖等村除外】百吉岭碗仔锡坑白马仔【大分水村除外】下岭仔【田坪罗坑马头西等村除外】鸭母岭等乡及赤竹桠乡之打铁寮胡吹潘仔岱樟树坪乡之无水田猪母窑村等原为普宁县地

河田林樟泗竹埔石鼓叮哖树鹅地双溪【店前村除外】东洋茶园盐岭樟树坪【无水田猪母窑等村除外】等乡及林者世乡之审蔗寮大溪坝乡之龙头坑将军湖白马仔乡之大分水下岭仔乡之田坪罗坑马头西村等原为惠来县地

流汾水后棚及三顺三乡所辖各村现仍归潮

鸭母岭乡所辖打铁寮村现仍归普【上据方达聪征访参南山移垦委员会概况】

表三　　南山管理局乡镇表

民国二十四年【据方达聪三十二年征访】	民国二十六年【同上】	民国三十一年【同上】	民国三十五年【据南山管理局调查表】
林招乡　牛角丘乡　秋风岭乡 龟山湾乡　赤竹桠乡　鹅地乡 双溪乡　圆山乡　东洋乡 风吹乡　茶园乡　仙斗乡 磐岱乡　三顺乡　盐岭乡 百吉岭乡　林者世乡　碗仔乡 大溪坝乡　鸭母岭乡　两英镇 锡坑乡　河浦乡　河田乡 古处乡　林樟乡　四美乡	林招乡　竹丘乡 龟山乡　鹅溪乡 东园乡　磐岭乡 林溪乡 【以上七乡属第一联乡】 两英镇　河浦乡 古处乡　四美乡 金瓯乡　古围乡	两英镇　河浦乡 古处乡　四美乡 金瓯乡　古围乡 圆山乡　风吹乡 仙斗乡 【以上九乡镇属第一区】 林招乡　竹丘乡 龟山乡　鹅溪乡	两英镇　河浦乡 古处乡　古围乡 四美乡　金瓯乡 仙斗乡　东溪乡 竹林乡　河安乡 锡坑乡

泗竹埔乡 金瓯乡 石鼓乡 古溪乡 叮哖树乡 围墙乡	圆山乡 三和乡 【以上八乡镇属第二联乡】 吉安乡 益岭乡 锡坑乡 河田乡 【以上四乡镇属第三联乡】	东园乡 林溪乡 【以上六乡属第二区】 吉安乡 磐岭乡 锡坑乡 河田乡 【以上四乡属第三区】	
合共三十三乡镇	合共十九乡镇	合共十九乡镇	合共十一乡镇

附录一 清初潮属各地迁界考

清初郑氏据台抗清滨海各省风鹤屡警满人疲于应付顺治十四年三月郑氏叛将黄梧献平海策请于江浙闽粤沿海设界布防徙居民于内地见台湾外纪始发迁界之议或云其策为方星焕所献王沄粤游记略云倡为迁海之说者谁欤辛丑余从蔡襄公在淮南执政遣尚书苏纳海等分诣江浙粤闽迁濒海之民于内地蔡公曰此北平酒家子方星焕所献之策也其兄星华官至漳南太守星焕从之官海上兵至漳城陷兄弟皆被掠入海旋纵之归其主因问海外情形星焕乘间进曰海船所用钉铁麻油神器所用焰硝以及粟帛之属岛上所少皆我滨海之居阑出贸易交通接济今若尽迁其民入内地斥为空壤划地为界仍厉其禁犯者坐死彼岛上穷寇内援既断来无所掠如婴儿绝乳立可饿毙矣其主深然之执政遂布新令其说得行也顺治十七年福建总督李率泰奏迁同安之排头海澄之方田沿海居民八十八堡入内地台湾郑氏始末时内阁满洲大臣苏纳海奉命赴江南浙江福建会勘督迁康熙元年命吏部侍郎科尔坤兵部侍郎介山同平南王尚可喜将军王国光提督杨遇明等巡勘潮属濒海六县三年遣吏部尚书伊里布兵部侍郎硕图偕藩院将军提督复勘令再徙内地五十里迄康熙八年正月以总督李率泰巡抚王来任先后疏请稍展界纵民采捕海防总论拟稿二十三年遣吏部侍郎杜榛等勘测广东沿海界外弃地招民开垦始开海禁当日潮属各县迁斥及复界情形分述于下

海阳　康熙三年再巡勘迁去龙溪上莆东莆南桂四都秋溪江东水南三都之半尔时与迁之民流离琐尾海阳张志南桂以下堤斥界外遇洪水冲决尤甚上莆南桂龙溪都田地尽遭淹没八年展界乡老许重晦生员庐继尚林振秀集数都民力始行修筑海阳吴志建置略

澄海　三年再行巡勘迁去上中下外蓬州鳄浦鮀江六都存苏湾一都四年议迁南洋满汉名臣传是年粤督兼南洋总兵庐兴祖疏南洋为全潮门户奉旨勘议村庄迁内地外其应留者附并海阳五年再迁去苏湾全县毕裁建墩台成卒守之澄海李志康熙三年甲辰奉诏沿海居民斥入内地幸都督许龙奏请自南洋至南砂十余里缓斥三年及五年丙午有司迫迁遂斥居意溪见南砂林氏家谱三次迁斥七年展复八

年署县通判闫奇英重建县城（澄海李志）

潮阳　康熙元年正月勘边界迁居民入内地招收沙浦隆井竹山附廓等都共迁六十二乡（计四百六十六户男妇二千六百七十九丁口）三年四月再迁直浦峡山举练等共一百二十四乡斥地后民穷蹙日啸聚为盗八年奏准复地惟达濠岛仍属界外（潮阳周志）

揭阳　康熙三年迁去地美一都桃山半都（阮通志海防）狄堪七员等会同总督周有德由惠经揭之桃山巡勘议撤排栅改设各汛墩台八年民始复业（揭阳刘志）

惠来　康熙元年四月勘立地界沿海地斥三十里迁去田地四十口顷四十二亩自潮阳交界和平寨起至本县浮埔靖海所驿后止东北自潮阳交界石坑起至县南门外墩止南自南门外起至海丰交界吊旗山止（惠来张志）三年迁去大埕隆井二都惠来西头龙溪三都之半（阮通志海防）八年春始展复旧界开垦田地（惠来张志）

饶平　三年迁去隆眼宣化信宁三都（阮通志海防）南澳时属信宁郡自康熙二年悉徙粤闽浙江山东之在界外者澳地遂墟（南澳齐志参忠孝堂集）八年展界至二十三年以界外弃地给民耕种始复旧业（南澳齐志）

考当日广东迁界东起饶平大埕所上里尾西迄钦州防城（详道光钦州志纪事）以潮受祸为最甚夫迁界为坚壁清野之计以防郑氏然郑氏既得台湾从事开垦自耕自给如宁靖王于竹沪一带垦田数十甲亦颇自足故迁界于郑氏实无大损徒害沿海生灵而已（按迁界事详谢国桢清初东南沿海迁界考及麦应荣广州五县迁海事略民国定海志于遣徙展复始末曾次为表附建置沿革门兹援其例揭其梗概至历年迁斥史实别见大事志中）

附迁斥都名表

县别	康熙三年迁斥范围	考
海阳	迁去龙溪上莆东莆南桂四都秋溪江东水南三都之半	海阳吴志杂录作迁龙溪上莆南桂三都东莆秋溪江东水南四都之半
潮阳	迁去直浦竹山招收沙浦隆井五都附廓峡山举练三都之半	先后共迁百八十六乡
揭阳	迁去地美一都桃山半都	
饶平	迁去龙眼宣化信宁三都	南澳属信宁都全境尽弃
惠来	迁去大埕隆井二都惠来西头龙溪三都之半	
澄海	迁去上外中外下外蓬洲鳄浦鮀江六都	三年尚存苏湾一都至五年全县毕裁
以上俱详阮通志海防略周府志兵防		

附录二　抗战期间各县市治迁徙表

抗战军兴滨海各地半沦腥膻赖我上下军民奋发蹈厉百折不挠穷寇为之耆气卒复九世之仇回溯当日政府播越崎岖迁徙数四艰辛备历不可不书爰依档案报章记载撰次为表附著于此为来者鉴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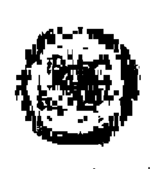
广东省第五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	二十八年六月专员公署保安司令部自潮安城迁丰顺布心 二十九年一月自布心移小椹 三十一年迁汤坑 三十三年十二月汤坑陷复迁丰顺城 三十四年九月十五日回潮城
汕头市	二十八年六月二十一日全市沦陷市政府迁普宁协安乡石人村 九月徙丰顺大椹办理结束 三十四年春市长谭葆寿设办公处于兴宁九月二十五日还市
潮安县	二十八年六月二十八日城陷县政府迁下荣乡溪美村 三十年八月移上荣乡石门村 三十四年九月十五日还县
潮阳县	二十八年六月县境东部沦陷县政府迁华阳 十月迁梅花寻复旧 二十九年四月县政府分设县城和平二处 三十年三月二十五日晨城陷县政府迁胪冈 四月一日徙港头上厝乡 七月二十日港头陷迁陈禾陂越日移鹤洋 三十四年九月十五日还县
澄海县	二十八年六月二十一日县政府闻警迁程洋冈二十五日寇犯冠山县政府退潮安属八角楼 八月十六日移东陇 三十二年十一月十六日樟东陷县政府迁饶平属内寮复移樟溪再迁东官 三十四年六月县政府推进钱东七月寇犯钱东黄冈县政府一度再退东官寇退复返钱东 九月中旬还县
饶平县	三十年七月四日寇登陆柘林黄冈海山汫洲旋退时县政府分设葵坑在城二处俄复旧
揭阳县	二十八年六月二十六日县政府迁西门外乔南里七月十二日回县 二十九年三月寇犯炮台县政府徙江灏寻复旧 三十三年十二月八日城陷迁汤坑二十二日寇退回县 三十四年一月二十六日城复陷迁东林继迁鸿江乡 三月八日寇第三次窜据县城棉湖亦陷县政府徙灰寨八月推进桐坑 九月十五日还县

普宁县	三十三年十二月八日城陷县政府迁梅峰乡十八日寇退回县 三十四年一月二十八日城再陷县政府迁和横乡西社二月一日寇退回县 三月八日寇第三次陷县城五月七日寇退回县
惠来县	三十四年二月一日城陷九月中旬始复员
南澳县	二十七年六月二十一日寇登陆隆澳西乡旬余退出七月十八日复陷县政府设办事处于饶平海山十月二十四日寇再退 二十八年十月十四日全岛又陷县政府迁钱东 三十年七月寇陷海山县政府迁隆眼城 三十三年冬县府推进钱东埔美村 三十四年九月九日据南澳寇退二十日县政府复员
丰顺县	二十八年六月县政府迁小椹 二十九年一月移保福寺旋回县
南山管理局	三十四年二月二十二日寇陷两英墟局治迁惠来梅林 九月中旬回局



潮州艺文志

卷九 饶宗颐二十世纪学术文集·潮学



隋代芸文志

目录

重印《潮州艺文志》序

方志之书，向有艺文一项，收录历代诗文作品，其从目录学角度，罗列地方人著述，与有关该地载述之篇籍，则寥若晨星。盖地志书目，别为专书，明代藏书家始开其先例。[①]

潮州自宋州守常祎初纂《古瀛集》，地方文献，赖以有征，惜书久亡。元《三阳志》部分存于《永乐大典》，略记宋时刻书经过，得知当日文教之盛。明万历间，知府江西郭子章为《潮中杂纪》，赓续其伯父春震《嘉靖志》之余业，其书卷七、八为《艺文志》，分上下二类，上卷为书目，下卷为碑目，合后代“艺文”、“金石”为一门。其书目类始潮州府，次及海阳、潮阳、揭阳、澄海、程乡、饶平、惠来、大埔、平远、普宁各县，而以释氏之书附焉。虽诸县著述间或仅有一二种，亦为著录。其非州人著作而镌刻于郡廨者亦录之[②]，似即承《三阳志》之旧例也。清代《潮志》，若顺治、乾隆诸书，均刊削书目，但取文章[③]，体例反不逮郭书之具体而微，轻辨章学术之源流，徒囿于重文之积习，为可慨也。

先君昔岁辑《潮州艺文志》，有取于孙诒让《温州经籍志》之成规，掇录

① 《温州经籍志·凡例》注云：“地志书目别为专书，不知始于何时。《千顷堂书目》有祁承㸁《浙东著作考》四十卷。”是明代藏书家方开其例。

② 如知府括苍何镗刻《韩文》四十卷；括苍叶子奇《草木子》四卷；《韦庵守潮文集》四卷，王源著，万历十六年刻郡署；莆田邹守益《俟知堂集》十三卷，皆非潮人著述而著于录。

③ 吴颖顺治《潮州府志》，立“古今文章”一门。

序跋，间著考证。州人著述，自赵德《昌黎文录》以降，迄于明清，四部之书，灿然毕陈。前代志书，仅海阳有“艺文志”而已；席履非丰，用力倍蓰，事涉草创，匄集綦劳，未底于成而先君见背。小子抱椷书彷徨。念永嘉成书，年方逾冠[①]，遂复僶勉奋发，殚心缀录，粗竟前绪。得刊于《岭南学报》专号先后两期，自经部至明季集部而止，尚非完帙。中经抗战，奔走四方，先人故庐，文籍荡尽，不可复问。潮汕光复以后，余操《潮志》纂政，发凡起例，其中“艺文”一志，由余主稿，限于体例，复就先君前著，简括典要，存其大凡。其十四卷以后清人别集及外编，订讹剩稿，曩日董理，未能竣事，均付兵燹，沦于劫灰，思之扼腕。因重起炉灶，仓卒著笔，著录稍滥，颇有增益，泾渭细流，居然积成薮泽，存目较繁，自成别帙，视前书为骈枝，亦来者之要删矣。

顷者汕头大学有潮汕文化研究中心之设，杜经国教授以此书胪列前修著述，足为考索潮汕人文演进轨迹之取资，倡议重刊，合先君原著及余所补清人别集部分以为“别卷”，汇为一编，以便考览。而外编非潮人著述部分，当日未克具稿，尚有待于补录，然非力之所能及矣。余书愆谬丛脞、涉览未周，愧无诠次，方欲焚其少作，何敢重灾梨枣。惟谊切枌榆，事等鸡助，条绪难更，未遑重定。但冀方闻，匡其踳驳而已。

1992年7月饶宗颐于香港

---

① 朱芳圃著《孙诒让年谱》云：“同治十年，年二十四岁，撰《温州经籍志》成。”按此书刊行于民国四年，可能中间随时增订。余去岁至温州，登孙氏玉海楼，喜有宿缘，附记于此。

黄　序

桑梓之间，先哲著述，汇撮旨要，播诸寰区。讵徒征献考文；学术为公，道在是也。事此者，必本目录学，正厥部居；从校勘学，严其舛讹；辨版本，溯源流。若诵其书，知其人，论其世，犹非至也。

予久旅他乡，邑儒饶钝盦先生未曾请益；客岁自闽南归，先生墓有宿草矣。识哲嗣宗颐，得读先生《潮州艺文志》稿，叹为盛举，惜未终编。宗颐学有渊源，实吾畏友。年仅十八，续成父书。功在艺林，乐为之介。表彰乡哲，意固良殷。邦人继起，尤所望也。

中华民国二十三年二月十二日　黄仲琴

自　序

先君钝盦先生平生致力考据之学。所著《王右军年谱》一卷，《潮州西湖山志》十卷，《佛国记疏证》八卷，皆已成书。惟晚年辑《潮州艺文志》，未完编而卒。其书自明以上皆脱稿。有清《集》部，廑具目录而已。先君之为是书，盖感乡邦文献之凋残；又以郡县旧志，于先贤简籍，虽有载述，然多疏漏踳驳，不足以裨考证而资表彰。（潮人撰述郡邑志书，皆以书名附载本传。其依史裁辑为目录者，唯光绪《海阳志·艺文略》而已。顾其所载，仅限一隅，非征考一州文献者，所得资以研讨也。）于是大索遗书，钩稽排纂，初拟补辑《海阳县志·艺文略》，嗣以采集益夥，更广及他邑，后得孙籀庼《温州经籍志》，爱其体例详审，遂有《潮州艺文志》之作焉。是书著录凡九邑；而明代程乡、镇平、平远三县人书亦采入。以其旧属潮州，故录之以存沿革也。全书配隶门类，则遵《四库总目》。所列诸书，于其行间，辄录卷帙，兼载存佚。下则移誊序跋，采证群言。至先君撢研所得，则为按语，殿于末简。盖其体例，全仿孙氏之书焉。十年以来，先君殚竭精力，旬集乡先哲遗籍，上溯唐宋，下迄清季，凡所搜括，不下千种，迨至纂辑《清人别集》，竟以劳而致疾。弥留时，深以属稿未成为憾。呜乎！先君于平生著作，俱不之惜；而独惓惓潮州艺文。于表彰先贤之心，何其切也。顾乃不克尽其年，以成盛业，可痛也已！是书属稿，肇于乙丑，复历数载，始克裒录。写定者八卷，属草稿未录者又八卷。自明人《集》部以下，则未详崖略也。先君既没，是编零乱箧衍中。宗颐惧其久而散亡，辄为条次，复依原目，旁事

搜讨，欲为补订，以成先君之志；然以牵于人事，缀置者屡。今年春，因郑先生翼之介，获识黄仲琴先生。先生嗜古笃学，殷然以先君遗著为询。及睹是编，叹其网罗宏富，称为一郡文献之帜志；复惜其未成书，深以继志述事见勖。宗颐佝瞀不学，而年未弱冠，何敢妄言纂述。惟以是书为先君志业所在，不敢任其散亡。窃不自揆，爰勒全编为二十卷，于原书虽无万一之裨；然得裒然成帙，稍酬先君之志，固可大慰于心矣。往者，先君斠校陈编，每有所获，辄命写录，因得粗窥为学途径。今距先君下世，忽忽三年。宗颐续理是书，追念旧训，辄低徊绎思，弗能自已。而奋心寻检，迄于成编，则黄先生奖勉之忱，有以迪之，此又不能无感激于中也。

宗颐谨序　中华民国二十三年九月

例　言

（一）先君昔为是书，以体裁全仿《温州经籍志》，故不别制例言。今为校补，义例略所更张，苟勿释其略，将无以示其别，爰檃括全编大指，发凡于此。

（二）著录书目，固应简明；第标揭根氏，实为至要。兹援孙氏籀亼之例，于每书名下，备注出处，用揭采摭之原，兼存前录之籍。凡所附注，名期毕载（首见之书，并标著者），卷必有征。其据志乘著录者：见《府志》，则不注《县志》；见《艺文》，则不详《列传》。至于排比，则据年代定其先后。其书名卷帙，间有差互，则采证群言，略加辨析。孙氏之例，则附注行间，不别为申证。

（三）目录之别存佚，所为便检斠而备征考。是编依孙氏旧规，分“存”、“佚”、“阙”、“未见”四项；而于标题，搴择特审，绝挢逞臆之弊。凡属佚科，并揭著录之依据，用证陷佚之年代。惟名期从朔。著以讨原。书非目诠，存亡难悉，率题“未见”，用袪杜撰。至书见存者，刻本亦载入焉。

（四）此编分别部居，唯从简要。大抵以库目为依归，惟于所分子目，非潮人撰著所有著，率刊削不题。（《温州经籍志》依孙渊如《廉石居藏书记》例标出门类之名而注曰“无”，兹不从其例。）至于名称，或有增媘，务适群书之性。（如《史》部删诏令而存奏议，而增入《公牍》一门。）盖潮人纂述匪多，若强分细目，转觉繁琐。且旧籍湮没，获睹者不及十一；而审核名义，配隶实难，故从简略。

（五）谱谍之书，古志例收。隶清纂《四库》，始削此类。盖以私书繁杂，不胜采录也。先君沿厥旧规，不立此目；又以经义末流滋滥，著于《艺文》，有类瘕癣，亦归删汰。昔《千顷书目》，附载制义，宏达嗤之。近儒诒让，匃集《温州遗文》，刊划此类，于例实当。兹之芟叕，亦祖述孙氏遗意也。

（六）潮州郡邑志书，《千顷堂书目》及阮《通志·艺文略》所载，多至数十种。廑题修者姓名；于纂辑颠末，则略焉未及。兹详为考核；更仿孙氏例，加以类别。凡志乘撰稿，出乎潮人之手者，列入《史部》地理；其为游宦名贤所修辑者，则隶于《外编》。（程乡、镇平、平远三县志乘亦采入）

（七）群书叙跋，雅俗杂粗；不区存汰，曷见精华。大抵古本孤文，纵有瑕类，不废逐眚。若在存帙，则加裁别。其无关义指，廑存凡目，并揭出处，用备考览。其足供参证者，则采撮精要，刊节冗泛，惟有删无改，异于专辄。至若志书，题序猥多，语寡雅驯，难付掌录。兹于其要语，刺劙一二，用备稽考。以旧乘具在，检阅匪艰，实毋庸捃采也。（采录之例，首揭某某序跋；而年月系衔，概仍其旧。）

（八）自来游宦名贤，侨寓所至，多有载述。凡捊緝地方艺文，征考所藉，固宜采收；然主客之间，当有畛域。（旧志收录他邑人书，滥厕州人撰述中，殊乖于体例。）孙氏著《温州经籍志》，别纂有《外编》一门。兹沿其例，辑为一卷，而分为三类。曰“志乘”，游宦所修图经方志属之。曰“杂记”，其叙述山川古迹，与夫人物佚行，有裨考证者隶之。曰“文辞”，为地方歌咏及词客倡和。（如潘耒《潮州杂诗》）而所裒辑州人诗文总集，亦采入焉。惟旧志每录寓贤别集。（如黄钊《读白华草堂诗》，倪鸿《退遂斋诗抄》）兹以无关潮州旧闻，尽为删之。

（九）郡邑殊地，往往今古同名。若吾潮安，旧称海阳。在昔婺源，厥名亦是。即今齐鲁，有县同称。凡斠辑地方艺文，苟不审裁，易致误录。虽阮《志艺文》，号为详博，然犹缪采胡氏篆印之书（胡正言《印存元览》），黄氏《天人》之著（黄慎《堪舆类纂天人共宝》）。兹编所收，甄择特审。若其为旧《志》误录者及书之撰人未详者（如无名氏之作及传说为某某所撰而乏确证者），姑为缀录，更加疏证，纂为“订讹”“存疑”两编。“订讹”者盖仿孙氏“辨正”之体；至于“存疑”，虽属创例，究亦征文考献者所不废也。

（一〇）旧志《艺文》，叙列书目，虽区分世代，然眘杂无序。兹所标揭，首冠朝号，次系名氏，并所撰著。至若卷帙，连叙下方。（孙氏体例，于卷数则别行标题，以便附注。然兹编于卷帙差互者，均别为考证，故不援孙氏例。

而仿《台州经籍志》连叙卷数于书各下方，以归简要。）然一代之人，时有先后。著录之次，固宜胪分。兹约其科第生卒，略为排比。苟其身遭易姓，而砥砺名节，则仍系故朝。有明一代，吾潮遗民尤多。其为贰臣，正亦不鲜。兹所称述，一遵温传。（温丹铭先生《明季潮州忠逸传》）依其论定，庶免淆舛。

（一一）予董理是编，逐条揽校，参互证绎。二祀以来，辑有所获。兹不敢自秘，续为编人，以竟先君未完之绪。惟增入者与原书应有区别，方免相掍，故标一补字以示别云。

（一二）写录之例，近宗瑞安，远参秀水。首誊叙跋，揭其书之大指也；次系传状，备纂述之颠末也。（大氏录缀传状，以撰著为经，以事迹为纬。其有论及纂述颠卒，则刺剟一二。而魁儒巨公，名著国史，行闻乡曲，无贵繁征；惟揭其传状，用备考览。若乃采证详博，毋庸系传，则亦附识出处于按语云。）其次书目，存著录之源流也。又次评语，则资研讨者之考镜也。至先君考证心得，附著于后；而予斠核所有获者，亦附于末。

（一三）是书先君原稿，卷帙凡二十三。其编定者，廑十六卷而已。今者重事校理，义例稍更。以序跋之文，鲜有全录，篇幅遂媠；故别其类次，为十有七卷。而《外编》一卷，《订讹》、《存疑》各一卷附焉。自惟未窥述作之指，而泛滥未竟，纰缪尚多；用俟方闻，益以订正，跂予望之！

中华民国二十三年九月宗颐谨识

卷　一

经部易类

宋

林氏巽《易范》八篇　朱彝尊《经义考》十六，阮元道光《广东通志·艺文略一》，李芳兰光绪《海阳县志·艺文略》。

佚　《经义考》十六。

凌迪知《万姓统谱》四十六：林巽字巽之，海阳人。天圣中，应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庆历中，投匦论事；仁宗异之，除徐州仪曹不就。南归读《易》，著书八篇：曰《卦元》、《卦经》、《卦纬》、《丛辞》、《起律》、《吹管》、《范馀》、《叙和》，总名曰《易范》。人称为草范先生。（《经义考》所引《姓谱》语与此同）

王象之《舆地纪胜》一百：巽除徐州仪曹，不屑就，毅然南归。演《易》重象，自著一书，有《卦元》、《卦纬》、《丛辞》、《卦经》、《起律》、《吹管》、《范馀》、《叙和》，凡九篇，名曰《草范》。

〔补〕陈淳《北溪集》二：林贤良《草范》之书，此亦英才美质，度趣流俗者。恨不遇明师，学无本源。用心良苦。与子云《太玄》、温公《潜虚》、后周卫元包《同一律》，皆无加损于《易》。

宗颐按：陈氏此语，见其《答郭子从书》。《朱氏经义考》曾引录之，然多删节，兹仍原文。

郑昌时《韩江闻见录》十：吾邑先儒，多明《易》学。宋林仪曹巽著《易范》，尝叹曰："世不吾知，后五百年，当有演释吾书者。"惜书不传。

〔补〕《韩江闻见录》十，《补释易范崖略》：按《卦元》、《卦经》、《卦纬》、《丛辞》四者，皆以《易》论《易》者也。可本《卦象彖辞爻辞十翼》以演之。《起律》、《吹管》、《范馀》则必合乐律天文时序以论《易》。但三代以前，皆观《易》以《象》，而辞在其中。文周孔子以后，兼详其辞，而天地人物之蕴无不备。汉儒以后，乃推律历。然则仪曹《起律》、《吹管》、《范馀》之演，殆又兼取汉说矣。至演《叙和》，则又必以人事合天道。观象玩占，将圣人学《易》寡过之方。于是乎在以《占辞》求《易》，不尽以《占辞》求《易象》。举意言义，理深焉矣。

锷按：林仪曹巽所著《易书》，《郡县志》概作《易范》八篇；而《舆地纪胜》作《草范》九篇。然《纪胜》所列篇名，与各志著录同为八篇，是所云九篇者，误也。《草范》则当是蒙草范先生而讹。《易范》一书，其佚已久。嘉庆中，吾邑郑明经昌时，因仪著有"五百年后，当有演释吾书"之语，按目为之补释，畅明洞达，真能演仪曹之指者。其文载《韩江闻见录》中。

宗颐按：林巽之，周硕勋乾隆《潮州府志儒行传》（以下简称《周府志》）、道光《广东通志》、光绪《海阳县志》并有传。所著《论易》，凌氏《姓谱》称总名《易范》；而《舆地纪胜》则云《草范》。二书言巽所著，书名互有出入。先君之意，以为《纪胜》之作《草范》，乃蒙草范先生而讹；诚如是，则陈淳《答郭子从书》称之为《草范》，亦为谬矣。然观北溪言，林巽书，彼盖曾睹之。其不作《易范》未必有误也。予谓象之北溪皆宋人，与林巽生于同代，其言或更为可据。后人于林氏有草范先生之称者，岂取其书以名人与？考林书之作《易范》，始见于凌氏《姓谱》，朱氏竹垞因之。其后《郡邑志》，皆依《经义考》著录，由是世鲜有知其作《草范》者矣。兹仍依先君原稿，以《易范》著录，而附述所见于此云。

卢氏侗《周易训释》　光绪《海阳县志·艺文略》。

佚　光绪《海阳县志·艺文略》。

《韩江闻见录》十：卢中舍侗读书西湖山，通经术，尤邃于《易》。为《周易训释》以诲及门。

宗颐按：卢中舍侗，乾隆《潮州府志·儒林传》，张士琏雍正《海阳县志》，光绪《海阳县志》并有传。所著《周易训释》，阮元《广东通志·艺文略》未收；惟明戴璟《通志》本传称侗尝读书西湖山，博习经术，《易》学尤粹。自为训释，日与诸生相讨论。（见《阮通志》所引。按：清林杭学胡恂《潮州府志》，并有此语。《周府志》雍正《海阳县志》则无之。）则此编盖为课授而作，即讲义之类。惟未稔当时成书，曾公诸世否也？

王氏大宝《周易证义》十卷　《经义考》二十四，道光《广东通志·艺文略》一，光绪《海阳县志·艺文略》。

佚　《经义考》二十四。

光绪《海阳县志》三十五：王大宝字元龟，其先由温陵徙潮州。建炎三年，廷试第二，授南雄州教授。高宗朝，表进所著《诗》、《书》、《易》解。上谓执政曰："大宝留意经术，其书甚可采。"乃除国子司业，兼崇政殿说书。孝宗即位，擢右谏议大夫兼侍讲。上曰："太上皇知卿《易》学，故有此除。"后官礼部尚书。所著有《周易谱义》十卷，《经筵讲义》二卷，《谏垣奏读》六卷，遗文十五卷，及《易》、《诗》、《书》解行于世。

胡一桂曰：王元龟《周易证义》多是文义，间亦及《象》，虽明白而甚浅近。

《周易解》六卷　《宋史》三百八十六，道光《广东通志·列传》二十五，雍正《海阳县志》七作《周易讲义》。

佚

锷按：光绪《海阳县志·大宝传》云："所著有《周易证义》。"又云："有《易》、《诗》、《书》解。行于世"。则大宝《周易证义》之外，

尚有《易解》一书。《宋史》称大宝知袁州，进《诗书易解》。雍正《海阳县志》：《易解》作《周易讲义》六卷。此《周易讲义》六卷，即《周易解》（道光《广东通志·大宝传》作《周易解》六卷，与雍正《海阳县志》合），非十卷之《周易证义》也。然《通志》、《县志》、《艺文略》均未著录，今据采入。

宗颐：《阮通志·艺文略》著录大宝述易之书，惟据明黄佐《志》录其《周易证义》十卷；但于《大宝传》则云知袁州，进《周易解》六卷。末又称有《易诗书解》行于世而不言其著有《证义》一书。雍正《海阳志》亦然；惟《周易解》则作《周易讲义》耳。光绪《海阳志·大宝传》，则《证义》、《易解》并收；似大宝所著《论易》，有二书者。然《艺文略》则仅录《易经证义》，而《易解》反从阙焉。稽诸他籍，无有言大宝述《易》成书二种。（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述大宝直讲经筵事，引高宗语云："大宝向来曾进《诗》，《书》，《易》三解，甚有可采"；但无一语言及《周易证义》。）而朱氏《经义考》仅录其《证义》十卷；其于大宝所著经解，则《诗》、《书》解并收，而《易解》反未采入。则《易解》及又与《证义》同书也。（朱《考》引董真卿语亦不言大宝著有《易解》）然其卷数不同，书名互异，良难断定。先君因并为著录，今附以申证，聊备阙疑之恉云尔。

元

陈氏禧《周易略例补释》一卷　《经义考》六十四，钱大昕《补元史艺文志》一。

佚　《经义考》六十四。

吴澂《序》：伊川程子《易传》未成之时，每令学者观三家《易》。一曰：王辅嗣；二曰：胡翼之；三曰，王介甫。盖汉儒好以术数谈《易》；以义理注《易》，自辅嗣始。唐初，诸儒作《疏义》，悉废诸家之注；而独取辅嗣者，以此也。辅嗣解经之外，著《略例》二篇。其上篇析《论彖》、《爻卦》、《象位》各一章。其下篇先之以《五凡》，终之以《十一卦》，略总一经之大概云耳。唐邢琫有《略例注》；今潮阳陈禧为之补释，多所发明。王氏之忠臣，邢氏之益友也。禧年甚少，而简志于经；世武功而从事于文；诸侯之子，而齿于庶士以共学；是其天质之异于人者也。《经义考》四十六。

锷按：陈禧，《郡县志》无传；名字亦无可考。据吴澂《序》称其以诸侯之子而齿于庶士；又谓世武功而从事于文；知禧先世，必累以功烈显者。考嘉庆《潮阳县志·武功传》：陈节字维理，号南村，陈岘元孙。（宗颐按：岘字山甫，本浙江永嘉人。曾充广东路经略安抚使，道经潮阳，爱其山川风俗之美，遂家之。《潮阳志·循吏传》有传。）器度过人，日讲兵符，由武略而膺简命。元至正间，为护驾将军，擢升南京道宣慰使，都元帅。因病归里，教督子孙从事经史，云云。所言时代家世，与禧吻合。疑禧或为节子也。《补释》一书，今虽亡佚；然辅嗣《略例》邢琫《注疏》尚可考见。原书于《明卦》、《明爻》诸篇，举义明彻。《明象》、《辨位》二篇，探赜幽微；而邢注《解义》，则殊浅近。禧为补释，是固宜然。而吴澂为元代经师，于是书既推许为王氏忠臣，邢氏益友；则陈氏《补释》之能疏通证明可知矣。

明

许氏洪宥《易经管见》二卷　道光《广东通志·艺文略》一。

佚

《韩江闻见录》十：明许御史洪宥，弘治辛酉乡荐，敢直言，曾疏救给事中窦明下狱。所著有《易经管见》。

宗颐按：许御史洪宥，乾隆《潮州府志·文苑传》，道光《广东通志》，光绪《海阳志》并有传。所著《易经管见》。《阮通志·艺文略》，据明黄佐《志》题曰二卷。又云已佚。光绪《海阳志·艺文》据以著录，竟不标卷数；且注曰未见，殊为专辄。今从《阮志》改正。

薛氏侃《图书质疑》一卷　《千顷堂书目》十一，《四库全书总目》七，《续文献通考》二百四十三，道光《广东通志·艺文略》一，光绪《海阳县志·艺文略》。

存　明万历重刊本；《薛中离先生遗书》本。

《图书质疑·引》：有气斯有象，有象斯有数，皆理也。数以尽象，象以尽理，理以尽物者，图书也。予少阅弗领，考观众说，只见芜蔓，竟莫释然。顷忽开悟，似甚昭晰；人皆可知可由，而非玄且远也。盖道本一，不可二也。本完成，不可拆也。本具足，不可补也。二则杂，拆则离，补则赘。后儒动

裂而二之，拆而补之，道丧其真，学失其枢纽矣。故图书者，心性之源，文字之祖，政治之基本。一差则百差，不可以弗明者也。乃即数为图，即图成卦，皆造化自然，无俟拆补训释，而天地易简之理，圣人精一之义彰矣。诸生闻之，恍肰有省；请次《图解》，并录《答问》，用质诸君子。然与未然，必有以教我者。嘉靖甲辰夏，寓罗浮西湖，中离薛侃谨识。

《四库全书总目》七：《图书质疑》无卷数，河南巡抚采进本。明薛侃撰。侃字尚谦，号中离，揭阳人。正德丁丑进士，官至行人司司正。事迹具《明史》本传。是书为侃门人所记。前列卦位，《河图》、《太极》、《洛书》等十三图，图各有说；后为《图书总解》，及与诸生答问。其大旨谓即数为图，即图为卦，皆造化自然之理。其《问答》中所论格致，体用虚实及儒释之辨，皆守姚江良知之说。《史》称侃师事王守仁于赣州，归语兄助教俊。俊大喜，率群子侄宗铠等往学焉。自是王氏学盛行于岭南。盖不诬云。

叶萼《答杨复所询先师寓惠事作郡志传书》：嘉靖二十二年壬寅夏，中离薛公入罗浮朱明洞，潮士三人从。……季冬，过惠州。叶惠江、谢惕斋、刘古狂留公居半径之寻乐堂。三阅月，避湿迁豊山永福寺，从游数十人。李鹏举叶萼日侍讲席。雍见川以《河图》、《洛书》、《太极图》来问，于是著《图书质疑》梓之。（叶萼《廷鞫实录附识》）

锷按：中离传桃江之学，拔起岭海，为世宗师。其说《易》大恉谓《易》体即本体，本体即太极，心即太极，理即太极。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奇偶阴阳之数，即《河图洛书》之数也。图书明，则太极明；太极明，则一体之学明。又曰，古有三《易》：《连山》首艮，止而能复；《归藏》首坤，藏而后发；皆切于修《易》之用也。但艮山也，少男也；坤地道也，臣道也，妻道也，不可为首，故圣人弗取。《周易》上经首乾坤而终坎离，下经首咸恒而终既未济。太极全体，《易》之正也。夫中离所谓一本之举，即阳明良知之学也。其于古三《易》，独取《周易》，以《周易》太极之全体也。由良知而推究太极，由太极而述及图书。然《河图》之数，于古无征；《洛书》之文，即《洪范》中语。（汉儒说）图书之作，盖始于宋刘牧之《易数钩隐图》。其后阮逸复依托关朗而作《易传》。希夷康节承之，递相祖述，《易》数日以盛行。是图书之以子起于近古，非汉唐诸儒说经所有也。顾邵子《易》数乃推演伏羲先天之旨。先天之《易》，三《易》中之《连山》也；而《归藏》世亦

谓之《中天易》(《周易》为《后天易》)。中离以良知谈太极，说极牵强。复以图书解《周易》，亦与邵子之恉，有未合也。

宗颐按：薛行人侃。乾隆《潮州府志·名臣传》，刘业勤乾隆《揭阳县志·贤能传》，道光《广东通志》，光绪《海阳县志》并有传。其功行详具薛侨《行状》，何维柏《传》，王渐逵《墓志》，并《廷鞫实录附识》。据叶萼《答杨起元书》，知中离于嘉靖二十一年壬寅入罗浮，讲学惠州。翌年，撰《图书质疑》。考薛侨《行状》，言中离公殁于嘉靖乙巳，年六十；则中离著此书时年已五十八矣。此书为雍澜而作(中离有《答雍见川书》，见《遗书》卷十三。见川，雍澜之字也)，又中离所亲付梓者也。前为《图书总解》，后为《答问》。注曰诸生附问者，欲先实而后名，故不具。其与答问诸生，名姓则弗可考。礼部《议谥中离公策》(即《都察院勘劄准礼部咨请谥传赞》，《中离公行略》)言其所著别有《惠生八问》。所云《八问》者，疑在此《答问》中也。昔林东莆有《复中离书》云：近蒙寄《惠生八问录》，虽辨问周详莫非实事；然觉毁誉之心未忘，而精察之功少慢。若顾形迹声色之末，非吾廓无情之体。势将治已约而望人周矣云云。(见《文集》四)据此，则《惠生八问录》者，又曾别帙单行也。苟《八问》一书，具载《质疑》所附《答问》中；则当时中离自刊此书，靡有《图书总解》而已。迨后人重刻，始取答问合并成书，亦未可知。惟今所传此书为万历丁巳中离曾孙茂杞重刊本。其嘉靖间原刻本，无从获睹，则固莫能明矣。揭阳曾彭年校刊《中离遗书》，厘此书三卷。计《正文》一卷，《与诸生问答》二卷；而王圻《续通考》录是书，注曰无卷数。光绪《揭阳续志》四，则作一卷，兹从《揭志》志一卷著录云。

《易传性理》　《礼部议谥中离公策》。

未见

锷按：礼部《议谥公策》称：先生所著有《研几录》、《图书质疑》、《儒释辨》、《思学解》、《经传论义》、《易传性理》、《惠生八问》、《鲁论真诠》诸书。据此，先生于《图书质疑》外，尚有《易传性理》一书。

宗颐按：叶萼《答杨复所书》有云：公之学，在《研几录》、《质疑》、《论义》、《易传》、《鲁论真诠》、《文集》。所云《易传》，即《易传性理》之简称也。此书《通志》、《县志》、《艺文略》皆不载，盖未见叶氏此书耳。

唐氏伯元《易注》　《经义考》五十九，道光《广东通志·艺文略》一，光绪《海阳县志·艺文略》。

未见

〔补〕《醉经楼集五答孟吏部叔龙书》：盖闻之，言学者惟道；道，阴阳而已矣。言道者惟天；天，阴阳而已矣。阳主始，阴主生，阳多善，阴多恶。天且不违，人犹有憾。……孰谓恶不可谓性乎？……阳统阴，阴助阳，则内阳而外阴也，故中故善；阴敌阳，阳陷阴，则内阴而外阳也，故偏故恶。此书所谓精一执中也。

〔补〕又《答叔时季时昆仲书》：元旧有《身心性命解》。大学谓性一天也，无不善；心则有善有不善。至于身，则去禽兽无几矣。……性可顺，心不可顺。以其附乎身也；身可反，心不可反，以其通乎性也。性乾而身坤，性阳而身阴，性形上而身形下，独心居其间。好则乾阳，怒则坤阴；忽然而见形上，忽然而堕形下。顺之不可，反之不可。如之何可学也！（宗颐按：此伯元论性之说也。兼论阴阳，足与《易》义相参证，予故录之。顾亭林《日知录》抄其《答友人书》，以辟陆王《心学》。〔见卷十八《心学》条〕末数语与《答昆仲书》同。〔文曰：心果待求，必非与我同类；心果可学，则以礼制心。以仁在心中言（《日知录》在心作存心），毋乃为心障与。〕其余则不类，未审所云友人者，即指叔时、季时昆仲否也。）

锷按：当明隆万之际，王学风靡天下，流衍及于岭海；而吏部承中离讲学之后，独不囿于所闻，超然特立，为程朱之学。盖吏部尝受业於吕巾石，巾石又尝受业于湛甘泉，甘泉从学白沙。以随处体认天理教学者，与阳明并世，各立门户。吏部既远承甘泉薪传，故绝不喜王学。而其言《易》大惜，亦颇恪遵甘泉之说。所著《易注》，自明以来，未见传本。然吏部《醉经楼集·经解类》，中有《易》解四条。今录于此，以见吏部解《易》之一斑。其言曰：《六经》惟《易》无恙，汉唐《千家传注》，多有可考，不得其解，当以一经文为据。（第一条）解经之法，以

经不以传，宜合不宜析。凡经皆然，而《易》尤甚，今之读《易》者，未解《系辞》，先解《爻彖》；未辨枝叶，先认根苗。是孔子诬周文；而周文又诬伏羲也。此析之尤舛，而自以其传代经也。（第二条）《易》之《彖辞》、《彖传》、《爻辞》、《爻传》，不妨合为一卦；惟《大象》当日为一传，文言又当自为一传。《大象》者，学《易》用《易》也；文言岂惟乾坤二卦有之，《上经》八卦九爻，《下经》八卦九爻，散在《系辞》皆是也。合之共为一传。不特文言为全书，而上下系亦自朗然。（第三条）《易》有文错者：如云行雨施，当在时乘六龙之下是也。有文不错而句读错者，如后得主为主利是也。有字不错而反以为错者，盖言顺也，当作慎也，当作慎是也。（第四条）其主张解《易》宜合不宜析，及厘正《易》文错简，均与甘泉修复古易经传训测之意相同也。

宗颐按：唐吏部伯元，张廷玉《明史·儒林传》、道光《广东通志》、乾隆《潮州府志·名臣传》、李书吉《澄海县志》、光绪《海阳县志》并有传。其德行事功，详见唐彬《乞赐谥疏》、《周光镐行略》，及《郭惟贤墓志铭》。（俱载《醉经楼集》末）吏部受业永丰吕怀。践履笃实，而深嫉阳明新说。精于易，惜所著《易注》无传于世。《集》中除《易解》四条外，别有《乾坤解》、《九六解》、《初上解》、《始生解》等篇。而其叙《叙说书记》，语间每论及《易》学。如卷四《寿安寺记》云：《易》之坤言生也，狗生者殃；乾言始也，知始者庆。《易》为逆坤而作，逆坤者顺乾也。于是乎生，生故曰《易》逆数也。又曰生生之为《易》。此足觇其论《易》之旨。关中若《时醉经楼集序》称其文，无一不泛酣于《六经》之津液；虽片语单词，无不从个中体贴出来，非虚语也。

又按：《集》中《答谭子诚》（卷五《书类》）云：宗伯赵公，谬附夙契；乃前此索抄《易义》，不敢通书，亦欲长守山居之义耳。又曰：《易义》一册，近至都门，得还自冯太史家，今不敢复烦从者。倘已抄录，惟足下留自观焉。所云《易义》，疑即伯元自著之《易注》。至于宗伯赵公冯太史二人，厥名姓则无可考也。

清

吴氏羔《易经易简》　道光《广东通志·艺文略》一。

未见

乾隆《潮州府志》二十九《文苑传》：吴羔，字曙朋（张鸿恩同治《大埔县志》作字曙明）。号栎埜，大埔人。屡试不遇，以著述自娱。撰《四书隅反》、《易经易简》、《诗经颇谈》、《礼记捷义》、《诗》、《文集》各若干卷。

宗颐按：吴羔所著《易经易简》，《潮州府志传》文误刻为《易经易简》。兹据《阮通志·艺文略》改正。

贺氏南凤《易经简义》　乾隆《潮州府志》二十九《文苑传》。

未见

乾隆《潮州府志》二十九《文苑传》：贺南凤，大埔三河人。康熙庚午岁贡。邃于《易》，著《易经简义》，《诗赋古文辞》若干卷。

张氏云经《易经解》　道光《广东通志·艺文略》一。

佚

萧麟趾乾隆《普宁县志》七《文学传》：张云经，本大埔人，增广生；因教于泚都长岭口，遂家焉。性钝多记，困知成学。所集《四书字解句解》、《易经解》、《诗经解》，士人多宗之。惜无藏板，相传寺火，稿被焚。

宗颐按：张云经所著《易经解》，据传称其书早已隃亡。（乾隆《潮州府志》、《大埔志》均云：云经竟无嗣，著作亦散佚，乡人哀之。）《阮通志·艺文略》著录是编，注曰未见。其所据者，即《潮州府志》；乃不云佚，而作未见，甚不可解。今以其书湮没已久，购觇莫由，仍题曰佚焉。

范氏生洸《易解》　道光《广东通志·艺文略》一。

未见

乾隆《潮州府志》二十八《儒林传》：范生洸，字汉辉，大埔三河城诸生。潜心理学，纂《四书要旨》五卷，《四书详说》二十卷，《四书返约》十卷，复辑《易》、《礼》、《春》、《秋》各解。学使者旌其庐曰《濂洛心传》。

谢氏之浩《大易说文》　道光《广东通志·艺文略》一，光绪《海阳县

志·艺文略》。

未见

乾隆《潮州府志》二十九《文苑传》：谢之浩，海阳人，十岁能文，弱冠入郡庠。历试二十余科，数奇不遇。以《诗书》训子弟，晚年邃于理学，多所阐发。著《大易说文》、《学庸句解》。

宗颐按：谢之浩，光绪《海阳县志·耆德传》列为明人，误。

陈氏英猷《演周易》四卷　道光《广东通志·艺文略》一。

未见

乾隆《潮州府志》二十八《儒林传》：陈英猷，字式霭，潮阳河浦乡人。天性至孝，重道义，矜气节。读书直探阃奥，不屑屑循章句。淹贯经史，旁及释、道、诸子、百家，嗜孙吴兵书，及武侯阵法。然深韬晦，不与人言，人亦不知之也。深契陈白沙"以我观书，随处得益。以书博我，释卷茫然"之语。潜心默会，迥出寻常蹊径之外。尤精于《易》，以为疑义殊多，既观其象，玩其辞，当极其数。晚年筑室乡北之叠石山。室依厂下岫，仅容一榻，终日危坐，或匝月不出。著《演周易》为卷，分为《说数》、《说辞》，多夺邵氏之席，而翻程朱之臼。以诸生卒于家。弥留之际，犹执母弟泰年手，叠画演易二字。既殁，门人为镌板藏所居之石室，号曰叠石先生。

宗颐按：郑昌时曰：近今潮阳叠石山房陈氏之以《易》世其家也。有《易数》。又曰陈刻已成，（《韩江闻见录》卷十）是陈英猷所著《论易》。有《易数》一书，且曾锓诸版。然《府志》称猷著《演周易》四卷，分为《说数》、《说辞》；则郑所言之《易数》，当即《演周易》中之《说数》，非别一书也。此编《阮通志》志曰"存"；则世间当有传本。余不获睹其书，以考核异同，是可惜也。

周氏大新《周易劄记》　嘉庆《潮阳县志》十六《儒林传》。

未见

嘉庆《潮阳县志》十六《文苑传》：周大新，号简斋，邑之泗水人。登乾隆己酉乡荐，在封州县教谕。承父会庵之志，著有《周易劄记》。中丞朱为《序》。

宗颐按：传称《周易劄记》，中丞朱为《序》。或曰朱即文正公珪。然《知不足斋集》中，并无是篇；而《潮阳县志·艺文》亦不载也。

丘氏作霖《易经精义》　同治《大埔县志》十七《文苑传》。

未见

同治《大埔县志》十七《文苑传》：丘作霖，字国升，号甘野。宽容泛静，博览群书。领乾隆乙卯乡荐一名。著有《名文辨正》、《易经精义》、《甘野文稿》行世。

丘氏耀德《易辞训纂》　光绪《海阳县志·艺文略》一。

未见

光绪《海阳县志》四十：丘耀德，字榕庄。家贫笃学。凡《经义》训诂莫不研究。由拔贡登乾隆乙酉乡荐，官贵州毕节知县。所著有《易辞训纂》，未梓卒。

宗颐按：《韩江闻见录》卷九：《知感诗》第二首，《邱榕庄师》有句云："训易多心得"。注，公著《易辞纂训》。核其书名，与《海阳志·艺文》作《训纂》者异。

詹氏鲲《周易集解》十二卷　惠登甲光绪《饶平县志》八。

存　北大图书馆藏本。

光绪《饶平县志》八：詹鲲，字芸圃，号图南。嘉庆甲子科举人。元歌都上饶人。任博罗县教谕。为人端正，尤精工帖括《易》义。尝著《周易集解》一部，《图南稿》百余篇，人多称羡焉。

锷按：詹教谕图有，《易》学出于同里詹贡生仰龙。贡生邃于《易》义，教授乡里，弟子甚众；惟图南独得其秘。是书名曰《集解》，盖多折衷师说。当时锓版流传，颇为士子所矜重也。

宗颐按：北大图书馆《书目·经部·易类》天字五号。詹鲲《周易集解》十二卷，凡四册，即此编也。惠登甲《饶平志》于是书不标卷数；

唯云一部，今直题曰“十二卷”云。

张氏瀛《周易辑说》 同治《大埔县志》十七《儒行传》。

佚

同治《大埔县志》十七《儒行传》：张瀛号沐斋，咸丰乙卯，以优等充廪膳。同治甲子，援例选贡。精于《易》，著有《周易辑说》；惜因离乱遗失。

刘氏旭《易经遵传易简录》十卷

存 咸丰九年刊本。

自《序》：《易》假卜筮垂教，萃羲、文、周、孔四大圣人之精，为《五经》之祖，天地之奥，诚穷理尽性命之书也。顾阴阳奇偶象变辞占，洁净精微，神机难测；求其疏解推原，钩元持要，足以发凡起例，无毫发之爽者，则推《彖象诸传》为详而明。秦汉以下，昧于沿流求源，或泥于技术，而不知其非数之真也；或沦于虚无，而不知其非理之妙也。穿凿支离，而以前民用之旨，几湮没于天下。自宋儒出，辟其驳杂，归于纯粹。图数则莫如邵子，义理则莫如程子，朱子则兼收而并采之，斯尤有得于观象玩辞。观变玩占之教，足为人事之劝惩，所以历元明数百年来无敢异同。但《易》道广大精微，极深研几，义蕴日出；惟《圣祖仁皇帝御纂》一编，不苟同，不立异，集历代诸儒而折其中。自微义奥旨，以及训诂句读，悉以《圣传》为据。大函细入，而考亭所云未暇整顿之书，更豁然一新矣。迨《高宗纯皇帝御纂述义》，取《象》则本于《说卦传》，《互卦》则原于《杂卦传》，尤有得于参伍错综之旨。斯皆所以羽翼《经传》，承先启后者也。旭以管窥蠡测，无当高深，何敢窥其绪余，而以为已善。惟是国朝文教日隆，试士兼用《五经》，登堂讲习之余，诸同学或苦繁难。因约其微而显者，略为申说，录以资便览。其大旨以本义为宗，间或旁引他说，参以臆见。总求与《圣传》相符，爰借《易简》名目，额之曰《遵传易简录》。非谓由易入难，执简御繁，果堪问世也。乃诸友多见而喜之，谓择精语详，通经捷径，莫便于此。于是共勷厥事，镌之以为家藏云。道光七年乡进士、前任云南河阳县知县，澄江曜初氏刘旭书于琼南之温泉学署。

刘揵（音凯）《序》：“……澄江曜初先生，狷介人也。由孝廉出宰河阳，有政声。以年老，去烦就简，秉铎下邑新会，凯始识荆。未几，而传调琼南。适与凯学署密迩。去岁，送考同寓琼郡。公余讲道论文，知其尤邃于《易》；

手著《遵传易简录》，缮写未完。今年秋，以全稿相示，并属作《序》。盥手读之，见其所陈义理，多遵《圣祖仁皇帝周易》折中；所取《象数》，多遵《高宗纯皇帝周易述义》。而复参以成见，于不易变易之义，往往能发前人所未发，以求归于《易简》。是遵《御纂》即所以遵《四子》，遵《四子》即所以遵孔子之传以遵经也。《经解》云：洁静精微，《易》教也。是录诚为近之。名曰《易简》，易知易从，后学之津梁也。……”道光七年岁次丁亥孟冬上浣，乡副进士、特授琼州府会同县教谕、加一级，宗愚弟捷拜撰。

咸丰玖年岁次已未冬月男振安《跋》。

宗颐按：是书首陈遵《传凡例》共九则；次为《易经图》，图各系解；又次为《八卦图说》。书计五册，凡十卷。自乾迄于未济六十四卦，都八卷。《系辞》以下，则为二卷。其书所陈义理，多遵《周易》折中，所取《象数》一依《周易述义》。虽语尚简约，而理乏精华。要于经旨非有所发明者。握其意，盖为津逮后学而已。其子振安跋称其八年苦心；则斯编之作，用力良云勤矣。

书类

宋

王氏大宝《书解》　《经义考》八十一，光绪《海阳县志·艺文略》。

佚　《经义考》八十一。

光绪《海阳志·艺文略》：谨按《宋史传》称：大宝知袁州，进《诗书易解》。上谓执政曰：大宝留意经术，其书甚可采。此书与《易诗解》，《通志》皆未著录，兹补入。

明

林氏逊《尚书经义》　《千顷堂书目》一，《经义考》八十一，道光《广东通志·艺文略》一。

未见

周硕勋乾隆《潮州府志》二十八《循吏传》：林逊，字志宏，潮州人。生于元季，与同郡杨璧师事蔡希仁，传《古文尚书》。洪武甲子举于乡，明年成

进士，授闽县丞。在官四年，迁福清令。命下，不及拜，卒。著《尚书经义》。

宗颐按：潮阳林逊所著《尚书经义》。光绪《海阳县志》，著之《艺文》。考雍正《海阳志》无《林氏传》。《千顷堂书目》称林逊广东潮阳人。郭棐万历《广东通志》亦云潮阳人。（见道光《阮通志》所引）而嘉庆《潮阳志》更谓逊故宋县尉林盛之裔孙，是逊实籍潮阳无疑也。光绪《海阳志》录其书，复采其传附杨璧之后，殊失考证，兹并为纠正焉。

陈氏一松《尚书义》二卷　《玉简山堂集》。

佚

陈声爵《玉简山堂集·跋》，《家牒》载公著有《文武师资》一卷，《三国机略》一卷，《尚书义》二卷。迭经兵燹，多已亡佚。

锷按：陈一松，字宗岩，号乔东，海阳人。嘉靖丁未进士，历官工部左侍郎。道光《广东通志》、乾隆《潮州府志·文苑传》、光绪《海阳县志》并有传。所著《尚书义》二卷，《通志》、《县志艺文》，均未著录。兹据采入。

萧氏元溥《书经要解》　道光《广东通志·艺文略》一。

未见

乾隆《潮州府志》二十九《文苑传》：萧元溥，字若允，号然美，大埔人。性颖异，博学能文，援徙多所成就。评选《诗》古文，著《尚书要解》、《知濠园诗文集》。与陈园公李梅庵为文章友。

詹氏韶《尚书发微》四卷　道光《广东通志·艺文略》一。

未见

乾隆《潮州府志》二十九《义行传》：詹韶，字广凤，饶平拔贡生。博极群书，长于《诗》。年四十余，弃举子业，与岭南诸名士结珠江社，日以著作自娱。手辑《尚书发微》四卷。

梁氏岳《尚书讲义》　道光《广东通志·艺文略》一。

未见

光绪《饶平县志》八《人物传》：梁岳，字伯元，别号鸿山，邑之信宁人。生而端亮，年十四，即博通经史，潜心圣学。以岁贡历宦，俱有声。居家，庄谨自持，门阀雍然。所著有《读史集》、《尚书讲义》。

郑氏黄道《尚书解义》　《南沙林氏家谱》十九。

未见

林青门《郑夫子灼凡传》：先生讳黄道，灼凡其别号也。为海庠增生。郑公讳思贤冢君。早岁发奋下帷，潜心理学。凡《太极》、《西铭》诸书，无不心领神会。所著《四书》、《尚书》解义，悉阐圣贤之奥，以羽翼《经传》。他如诗文汗栋，特绪余耳。先生食饩于庠者，廿有余载。虽三中副车，不获破壁而去，先生处之淡如也。(《南沙林氏家谱》十九)

杨钟岳《读郑灼凡先生传序》：先生生平力学攻苦，虽隆冬，不就卧榻。所著《解义》及古文辞，悉去浮而窥奥。问字愿立雪者履满，无不降心引翼。《搴华堂文集》上。

锷按：郑明经灼凡，乾隆《潮州府志·文苑传》，雍正光绪两《海阳县志》均有传。所著《四书》、《尚书》解义，《阮通志》、雍正光绪两《海阳县志》之《艺文略》皆不著录。今据《林氏家谱》补入。

唐氏璿《解鸣和居书说》　乾隆《潮州府志》二十九《文苑传》。

未见

雍正《惠来县志》十四《贤迹传》：唐璿，字伯玉。弱冠游黉序，绰有文名，尝与南川令辈，集青莲社角艺。为文诋程朱。诸凡受其讲解者，多铮铮有声。著有《解鸣和居书说》藏于家。

吴氏钦绅《壁经问难》　同治《大埔县志》十七《儒林传》。

未见

同治《大埔县志》十七《儒林传》：吴钦绅，字懋佩，天启辛酉恩贡。潜心简学。著有《壁经问难》，为时所宗。

清

陈氏衍虞《尚书诠元》　陈先达《莲山诗集·跋》。

佚

《莲山诗集·跋》：先生生平著作等身，如《四书讲艺》、《尚书诠元》、《蔚园问业》、《历试草》，皆未授梓而毁于兵火。（《莲山诗集》）

锷按：陈园公衍虞，明乡贤廷策子。道光《广东通志》，乾隆《潮州府志·义行传》，光绪《海阳县志》并有传。所著《尚书诠元》，《县志》著录注曰未见。据陈先达《莲山诗集·跋》，则其稿未梓已散佚也。

宗颐按：光绪《海阳县志·艺文略》，据《莲山诗集》著录是书。标其名曰《尚书元诠》。然陈先达《跋》，原作《尚书诠元》。《县志》之作《元诠》，非别有考证，盖为移誊多误，兹改正。又园公《蔚园文稿》自序称癸巳夏，予乡寨为土寇所破。诸所撰著，尽毁于贼。意此编必散佚于是时也。

张氏经《禹贡注》　道光《广东通志·艺文略》一。

未见

张玿美雍正《惠来县志》十四《贤迹传》：张经，字虚舟。好学不倦，淹贯群书。由廪生中康熙癸卯举人，庚戌成进士。修《邑志》，辑《宗谱》。表微阐幽，人服良史之才。著《书经禹贡注》、《稼村篁吟诗集》、《秋声文集》，行于世。

宗颐按：张虚舟所著《禹贡注》，道光《广东通志·艺文略》盖据《潮州府志》采入。考乾隆《潮州府志·张经传》称所著有《禹贡注》；而《惠来志》云著有《书经禹贡注》。《惠志》所言，当指《书经》中之《禹贡注》，非谓其著有《书经》及《禹贡》二注也。

钱氏士峰《尚书解题》　胡恂雍正《潮州府志》十四。

未见

胡恂雍正《潮州府志》十四：钱士峰，字伯河，饶平人。康熙丁丑进士。

授来安令，有贤声。摄滁、泗两州篆。所著有《尚书解题》、《纲鉴辑略》、《宗谱》、《家训》、《蜗庐里集》、《退思小集》，藏于家。

李氏兆新《尚书集说》　道光《广东通志·艺文略》一。

未见

乾隆《潮州府志》二十九《文苑传》：李兆新，字三锡，号谓伊，大埔胡寮人。性廉介，而处世谦和。负才不遇，以明经老。喜作文，遇乡塾会课，耆年犹与焉。著《尚书集说》及《文集》若干卷。

饶氏觐光《禹贡图》　同治《大埔县志》十七《文苑传》。

未见

同治《大埔县志》十七《文苑传》：饶觐光，原名阶平，字秋岳，号蘧若，七昌乡人。博学能文。嘉庆庚午举于乡。珠江文士耳其名，咸币聘虚左以待。著有《时艺论》、《禹贡图》。

林氏显荣《尚书秘钥》　光绪《揭阳县续志》三。

存

自古文章《诗赋》，凡有裨于后学者，无不传也；矧夫经义之大哉。岁在乙丑，予忝膺简命，司铎揭阳。抵任后，得与阖邑缙绅先生交。适广文林君晦阁，品高学粹，尝以素所作《书经秘钥》相示，并嘱序于予。予骤观之，即拍案称奇；及细为翻阅，深悉林君将《四代古今文》五十八篇，原原本本，分为四传，皆以议论联贯，无异藕断丝连。至于运笔简洁，老干无枝，非融会全书精意，且深于太史公序事之法者不办。后学熟读，于壁经道理，自能窥其奥也。故劝林君速速付梓，以公同好，则经之可传，不更有加于文章诗赋乎。爰牟数言于简端，聊为予铎教之一助云。同治庚午花月揭阳县儒学教谕举人番禺宾庭何国光序。

光绪《揭阳县续志三·贤能传》：林晦阁篆显荣，在城人，由附贡报捐训导。性孝友，诲人以孝弟为本。常谓《四书》、《五经》，句句皆切日用，特人不肯体会耳。每逢事物当前，辄引古语相证；闻者豁然，成就甚众。著有《廿四孝诗》、《尚书秘钥》、《诗经精旨》、《四书串义》。

锷按：林晦阁广文，咸同间颇以崇治正学为揭邑人士所宗。所著书，

自任以能阐发经义之奥。其《尚书秘钥》最为时所推许。其书凡四篇：曰《虞书》，曰《夏书》，曰《商书》，曰《周书》。每篇各就经文，檃括大义。寥寥仅数百言，持论平实，不以考订见长。他如《大学精义》、《中庸精义》、《诗经精旨》诸书，其立论亦与《尚书》同一主旨。虽于经旨鲜有发明，然言简词约，意贯义赅；学者读此，其于全经大义，正如披沙得金，盖广文意在训蒙，非欲以著述自居也。

宗颐按：《尚书秘钥》四篇，无单行本。载《近韩林氏家范经义述要》中。

诗类

宋

王氏大宝《诗解》　《经义考》一百十八，光绪《海阳县志·艺文略》。

佚

明

郑氏昂《说诗转解》　嘉庆《潮阳县志》十六《文苑传》。

未见

嘉庆《潮阳县志》十六《文苑传》：郑昂，字献尊，隆井人。长习举子业，后遂屏去。结庐神山之阳，杜门十年。潜心理学，著《性理要略》、《说诗转解》诸书。

蔡氏肇仞《诗经臆说》　嘉庆《澄海县志》十九《文学传》。

未见

嘉庆《澄海县志》十九《文学传》：蔡肇仞（林杭学康熙《潮州府志·孝义传》作肇胤）字九敏，凤冈人，诸生。著有《诗经臆说》、《澄乘略》、《诗匀》诸集。

清

林氏青门《毛诗笺》　《南沙林氏家谱》十九。

未见

《南沙林氏家谱》十九：慕谦公，讳青门，别号莲公。由明经仕雷州府遂溪县儒学。致仕归，修辑《家乘》。著有《四书口义》、《毛诗笺》、《自媿集》、《澄南杂咏》行世。

锷按：林明经青门，乾隆《潮州府志·文苑传》，嘉庆《澄海县志·文学传》并有《传》。所著《毛诗笺》，道光《广东通志·艺文略》据《潮州府志》作《毛诗解》。今从《林氏家谱》。

吴氏羔《诗经颐谈》　同治《大埔县志·文苑传》。

未见

宗颐按：是书乾隆《潮州府志》传文误作《诗经颇谈》。道光《广东通志·艺文略》复沿其谬。今据《大埔志》改正。

张氏云经《诗经解》　乾隆《潮州府志》二十九《文苑传》。

佚

余氏作祥《诗程捷解四卷》　光绪《饶平县志》九《孝义传》。

未见

光绪《饶平县志》九《孝义传》：余作祥，字淑侯，元歌人，少孤，力学，教授澄邑，多所造就。所著有《诗程捷解》四卷，学者称为毛源先生。

林氏显荣《诗经精旨》

存

宗颐按：是书凡《国风》，大、小《雅》，《三颂》，《四章》，无单行本。载于《近韩林氏家范经义述要》之末。

卷　二

经部礼类

宋

郭氏叔云《礼经疑》　《经义考》一百四十二，道光《广东通志·艺文略》一。

阙　《经义考》一百四十二。

朱子《答郭子从叔云问礼书》一：问："复男子称名，然诸侯薨复曰皋某甫复，恐某甫字为可疑。又周人命字，二十弱冠，皆以甫字之；五十以后，乃以伯仲叔季为别。今以诸侯之薨，彼云甫者，乃生时少者之美称，而非所宜也"。答："此等所记异词，不可深考。或是诸侯尊，故称字，大夫以下皆称名也。但五十乃加伯仲，是孔颖达说。据《仪礼》贾公彦疏，乃是少时便称伯某甫；至五十乃去某某甫，而专称伯仲，此说为是。如今人于尊者，不敢字之，而曰几丈之类。"问："铭旌"，答："古者旌既有等，故铭亦有等。今既无旌，则如温公制，亦适时宜，不必以为疑也。"问："重"，答："《三礼图》有画象可考；然且如温公之说，亦自合时之宜，不必过泥古礼也。"问："古者男子殊衣裳，妇人不殊裳。今以古人连属之衰，加于妇人；殊裳之制，加于男子，则世俗未之尝见，皆以为迂且怪而不以为礼也。"答："若考得古制分明，改之固善；若以为难，即且从俗，亦无甚害。"问："大带申束衣革

带以佩玉佩及事佩之等，丧服无所佩，既有要绖，而绞带复何用焉?”答：“绞带正象革带，但无佩耳，不必疑于用也。”（革带是正带，以束衣者，不专为佩而设，大带乃申束之耳。申，重也。故谓之绅。）问：“主武祠版”，答：“伊川主式虽云杀诸侯之制，然今亦未见诸侯之制本是如何？若以为疑，则只用牌子可也。安昌公劳氏，是晋荀勖，非孙氏也。但诸书所载厚薄之度有误字耳。士大夫家而云几郎几公，或是上世无官者也。江都《集礼》，晋安昌公劳氏祠制云：祭版皆正侧长一尺二分，博四寸五分，厚五分，八分六书，云云。今按它所引或作厚五寸八分，《通典·开元礼》皆然；详此八分字连下大书为文，故徐润云。又按不必八分，楷书亦可，必是荀氏全书，本有此文。其作五寸者，明是后人误故也。”（若博四寸五分，而厚五寸八分，则侧面阔于正面矣，决无此理，当以《集礼》为正。）问：“孤哀子”，答：“温公所称，盖因今俗，以别父母，不欲混并之也；且从之亦无害。”问“并有父母之丧葬，先轻而后重；其奠也，先重而后轻；其虞也，先重而后轻，同葬，同奠，亦何害焉？其所先后者，其意为如何也?”答：“此虽未详其义，然其法具在，不可以己意辄增损也。”问：“周制有大宗之礼，乃有立嫡之义，立嫡以为后，故父为长子权其重者。若然，今大宗之礼废，无立嫡之法，而子各得以为后，则长子少子当为不异，庶子不得为长子三年者，不必然也。父为长子三年者，亦不可以嫡庶论也。”答：“宗子虽未能立，然服制自当从古，是亦欲礼存羊之意，不可妄有改易也。如汉时宗子法已废，然其诏令，犹云赐民当为父后者，爵一级，是此礼意犹在也。岂可谓宗法废，而诸子皆得为父后乎?”问：“曾子问‘亲迎，女在途，而婿之父母死，如之何?’孔子曰：‘女改服布，深衣缟緫以趋丧，’恐亦有碍。《开元礼》除丧之后，束带相见，不行初昏之礼，趋丧后事，皆不言之，何也?”答：“趋丧之后，男居外次，女居内次，自不相见；除丧而后，束带相见，于是而始入御。开元之制，必有所据矣。”问：“曾子问‘取女有吉日而女死，如之何?’孔子曰：‘婿齐衰而吊，既葬而除之，夫死亦如之，服用斩衰。’恐今亦难行也?”答：“未见难行处，但人自不行耳。”问：“谅闇以他经考之，皆以谅闇为信默；惟郑氏独以为凶庐。天子居凶庐，岂合礼制?”答：“所引翦屏柱楣是两事。柱音知主反，似是从手不从木也。盖始者户北向，用草为屏，不剪其余；至是改而西向，乃剪其余草，始者无柱与楣，檐著于地，至是乃施短柱及楣，以柱其楣，架起其檐，令稍高而下，可作户也。来喻乃柱楣之下，便云既虞乃剪而除之，似谓剪其屏而并及柱楣，则误矣。谅阴梁闇，未详古制定如何，不敢辄为之说。但假使不如

郑氏说，亦未见天子不可居庐之法；来喻所云，不知何据？恐欠仔细也。（滕文公五月居庐，是诸侯居庐之验，恐天子亦须如此。）”问：“既除服而父之主永迁于影堂耶？将与母之主同在寝耶？”答：“迁主无文，以理推之，自当先迁也。”问：“《仪礼》父在为母？”答：“卢履冰仪是；但今条制如此，不敢违耳。”问：“《内则》云：‘女子十有五而笄，二十而嫁；有故二十三年而嫁；’言二十三年而嫁，不止一丧而已。故郑并云父母丧也。若前遭父服未阕，哪得为母三年？则是有故二十四而嫁，不止二十三也。”答：“《内则》之说，亦大概言之耳；少迟不过一年，二十四而嫁，亦未为晚也。”问：“离之谓以一物隔二棺之间于椁中也；鲁则合并两棺置椁中，无别物隔之。鲁卫之祔，皆是二棺共为一椁，特离合之有异。”答：“一棺共椁，盖古者之椁，乃合众材为之，故大小随人所为，今用全木，则无许大木可以为椁，故合葬者，只同穴而各用椁也。”问：“明器？”答：“礼既有之，自不可去，然亦更在斟酌，今人或亦全不用也。”问：“招魂葬。”答：“招魂葬非礼，先儒已论之矣。”问：“伊川葬说：其穴之次，设如尊穴南向北首。陪葬前为两列，亦须北首；故葬图穴一在子，穴二在丑，穴三在亥，自四至七，皆随其东西而北首，而丙午丁独空焉：是则伊川之所谓北首者，乃南向也。”又云：“昭者当南向，则穆者又不可得而然也。”答：“此两节不晓所问之意，恐是错看了，请更详之！昭南向穆北向，是庙中祫祭之位；位此论之，尤不相关。”问：“实葬。”答：“圹中实筑甚善。”问：“伊川先生葬法，有谓其穴安夫妇之位，坐堂上则男东而女西，卧于室中，则男外而女内，在穴则北方而北首，有左右之分，而无内外之别。”答：“按昏礼良席在东北上，此是卧席之位，无内外之别也。”问：“其祖已葬，系南首；其后将族葬，则不可得而北首，则祖墓不可复迁，而昭穆易位。”答：“未见后葬不可北首之意，昭穆之说，亦不可晓。”问：“祔，”答：“当如郑说，伊川恐考之未详也。但三年之后，迁主于庙，须更有礼。顷尝论之，今并录云。”李继善问：“纳主之仪，《礼经》未见书仪，但言迁祠版于影堂，别无祭告之礼，周舜弼以为昧然归匣，恐未为得。先生前书有云：‘诸侯三年，丧毕皆有祭；但其礼亡，而大夫以下，又不可考。’然则今当何所据耶？”答云：“横渠说，三年后祫祭于太庙，因其祭毕还主之时，遂奉祧主归于夹室，迁主新主，皆归于其庙，此以为得礼。”郑氏《周礼注》：“太宗伯享先王处，似亦有此意；而舜弼所疑，与熹所谓三年丧毕有祭者，似亦暗与之合。但既祥而撤几筵，其主且当祔于祖父之庙，俟祫毕然后迁耳。此已与敬子伯量详言之，更细考之可见。”又答王晋辅云：“示喻卒哭

之礼，近世以百日为期，盖自开元失之；今从周制，葬后三虞而后卒哭得之矣。若祔则孔子虽有善殷之语；然《论语》、《中庸》，皆有从周之说，则无其位而不敢作礼乐，计亦未敢遽然舍周而从殷也。况祔于祖父，方是告祖父以将迁它庙，告新死者以将入此庙之意，已祭则主复于寝，非有二主之嫌也。（主复于寝，见《仪礼·郑氏注》）至三年之丧毕，则有祫祭，而迁祖父之主以入它庙，奉新死者之主以入祖庙。（此见《周礼·郑注》及横渠先生说）则祔与迁自是两事，亦不必如殷之练而祔矣。礼法重事，不容草草，卒哭而祔，不若且从温公之说，庶几寡过耳。”问：“卒哭？”答：“以百日为卒哭，是开元礼之权制，非正礼也。”问：“孟献子禫县而不乐，比御而不入，孔子以献子加于人一等矣；今之居丧者，当以献子为法，不可定以二十七月为拘。”答：“献子之哀未忘，故过于礼，而孔子善之，所论恐未然也。”问：“影堂序位，”答：“古者一世自为一庙，有门有堂有寝，凡屋三重，而墙四周焉。自后汉以来，乃为同堂异室之庙，一世一室，而以西为上，如韩文中家庙碑，有祭初室祭东室之语。今国家亦只用此制，故士大夫家亦无一世一庙之法；而一世一室之制，亦不能备。故温公诸家祭礼，皆用以右为尊之说；独文潞公尝立家庙，今《温公集》中有碑载其制度颇详，亦是一世一室，而以右为上，自可检看；伊川之说亦误。昭穆之说，则又甚长；《中庸·或问》中，已详言之，更当细考。大抵今士大夫家，只当且以温公之法为定也。”问：“庶人吉凶皆得以同行士礼，以礼穷则同之可也，故不别制礼焉，不审若然否?”答：“恐当如此。”问：“今有人焉，其父尊信浮屠，若子若孙，皆不忍改，将何时而已？恐人子之遭此，勿用浮屠可也。至于家舍所敬形像，必须三年而后改，不知如何?”答：“如此亦善。”又答《郭子从书》二，问：“古人六礼，自请期以前，皆用旦，亲迎用昏；若妻家相去远，只得先一日往，假馆于近，次早迎归如何?”答：“只得如此。”问：“主人揖婿入，婿北面而拜，主人不答拜，何也?”答：“乃为奠雁而拜，主人自不应答拜。”问：“乡人多入庙见舅姑，然后配，不知如何?”答：“不是，古人必三日庙见，谓必宜中夫妇已定意思，然后可以庙见。成礼之明日，便当见舅姑毕，方往见于女氏之父母，妇至男家，未敢便庙见，故婿往女氏，亦未敢见其父母，及其家庙亲戚也。紧要只是温公与伊川礼，男至女家，温公本为是，女至男家，伊川底为是，古人亲迎必乘马。”（《朱子大全集》六十三）

《宗礼》、《宗义》二篇　道光《广东通志·艺文略》一。

佚　道光《广东通志·艺文略》一。

陈淳《宗会楼记》："古人宗法，别子为始祖，继别为大宗，继祢为小宗。宗其为始祖后者，为百世不迁之宗；宗其为高祖后者，为五世则迁之宗。盖诸侯世嫡为君，由次而下，不得祢先君，视正嫡皆称别子，或异姓之来自他邦，与庶姓之起于是邦者，亦皆谓之别子。其后世子孙为卿大夫，则立此别子为始祖，而别子之世嫡常继别子之正统，以主始祖之祭，与族人为宗，谓之大宗，虽五世外皆为服齐衰三月，是谓百世不迁之宗。其别子之庶子，又不得祢别子，而自使其世嫡后之，以主庶子之祭，与兄弟为宗，谓之小宗。旁而例之，为类不一，其继祢者，为亲兄弟所宗，为服期，继祖者，为从兄弟所宗，为服大功，继曾祖者，为再从兄弟所宗，为服小功，继高祖者，为三从兄弟所宗，为服缌，外高祖五世则无服，祖迁而宗易，是谓五世则迁之宗。大宗一与小宗四为五，小宗五世外，虽已迁而复统于大宗，百世未尝绝。为宗子者，所以主祭；其体为甚专，压族人；其分为甚尊，统率族人；其权为甚重，而族人所以祗事宗子，其礼又为甚严，冠娶必告，丧练必赴，归器必献其上，具牲必献其贤，虽富贵不以人其家，非所献不以人其门，居庶者不敢僭其庙，为支者不敢干其祭。宗子有疾而摄则必告而后祭，若庶子为大夫，则以上牲宗子，为荐于宗子，或宗子居他国，则庶子大夫称宗子，使执常事，而所谓摄主，又不言孝，不备厌旅嘏绥配归俎，凡拳拳于宗子，若是其敬者，皆以重正体而一人情也。何为其重正体而一人情？大要上以事祖祢而尽尊尊之义，下以合族属而笃亲亲之恩尔。是以人知宗派所自来，本支昭穆不乱，而宗庙常严；家与宗党时相接，长幼亲疏有纪，而骨肉不离。古人礼俗之盛，孝弟达于州闾者，由此其故也。今世礼教废已久矣，宗法不复存。士夫习礼者，专于举业用，莫究宗法为何如。祢已祔则不复餍其祖，祭有嫡而诸子并立庙，父在已析居异籍，亲未尽已如路人；或语及宗法，则皓首诸父不肯陪礼于少年嫡侄之侧，而华发庶侄，亦耻屈节于妙龄叔父之前，是亦可叹也已！吾友郭君子从，乃于颓俗废礼之中，卓为尊祖收族之举，推原本姓，出于虢叔之后。自太原阳曲，分徙颍川华阴昌乐中山；唐末华阴之族，有避地游宦于南；而本宗始祖，盖自漳来。失其名位，且非世家，不敢僭祖。其次据大父广莱府君讳近者，实始基产业为继祢之嫡，越考至已，又皆居长，于是放小宗法，与其弟某割先业潮阳汶沟田充蒸尝，定为世嫡主祭之议，并摭程夫子所取韦家《宗会》之说，扁其楼曰宗会，以为岁时会合宗人之所。而书来请记，以传言后代，予发书为之深感，因叙古人宗法，曲折以诏其宗

人；使知子从此举，实出古先圣王之遗典，而非已意撰为苟合之私则。凡会于兹楼者，皆有以各尽其尊尊亲亲之诚，而本根枝叶之相为依庇壮茂，岂不休哉！抑子从所为宗田之约，嫡子不得出粥，诸子不得均分，专修四代坟忌，及时祭合族之费。忌日一按礼书，不用浮屠，其意义盖甚严明正大，惟后之子孙及宗人，其识之。于是并为之书，俾刻示焉。嘉定庚辰十月望日，清漳北溪陈某记。"（《陈北溪集》七）

又《食燕堂记》："子从既以主祭合族立宗会楼，复于寝堂扁曰食燕：盖取《礼经》所谓族食族燕之义，以为祭后与宗人馂之地，且并以记文为嘱。予窃以为古昔圣人所重民生赐姓命氏以别之；而以姓氏中又立大小宗以联之，非故外为是法以强乎人也。犹之木焉有从根直上之干，有从干旁附之枝，于干之上又分干，枝之上又分枝，纵横数节后，然后布为千枝万叶，盖莫非一气周流，出于天理之自然而然。圣人特因而纲纪之，以为长久不紊之道焉尔。走兽知有母而不知有父，飞鸟知有父而不知有祖。人灵于物，知有祖祢，尊尊亲亲，秉彝良心，夫谁无之？本无古今贵贱之别，虽叔世衰微离乱之极，而犹有孝义族类，班班史册，或九世同居，或缌服百口同爨，或宗族七百口合席同食，尤可见良心天理之不容泯没，惟其宗法不立，无礼乐以文之，而漫无统纪；然今之条命，有承重瞻茔之制，高祖元孙之服，即《礼经》宗法意，而人不之察尔。吾子从独能酌古参今，举而行之于家，可谓笃信实践而不为虚文之学者矣。凡郭氏宗盟于岁时合馂斯堂之时，群昭穆，长幼咸萃，宜交相训敕以尊尊亲亲之大义，相与维持世守之，而无以私意利欲坏焉。将见人歌塘口郭氏家法，卓然为三阳礼义之宗，庶乎有以副子从今日创始传后之雅意而不为忝也。子从又尝编《宗礼》、《宗义》二篇，附以《立宗文约公状家约》、《家谱》于其后，及晦庵、蒙谷二先生《宗法》各一册，并藏诸堂中，以为后代维持之计者甚悉，惟后人之考焉。抑又有告者，宗人之睦，岂姑为是一燕之乐而已哉！冠昏丧葬必相助，贫穷患难必相恤，推先祖所以庇覆之泽，使宗人无或颠连之病，然后为尊尊亲亲恩义之至者，又不可以不知也。然亲睦宗族家道之一节，如父子亲，夫妇别，男女正，长幼序，实齐家之大经，未有内治无本，而能外睦者也。然身者家之则也，改过迁善惩忿窒欲，又修身之要务。未有身法不立，而能齐其家者也，而身之所以修，又在乎有致知格物诚意正心之学，交尽其至。未有学术不正而能修其身者也；而其所以为学节目，在孔孟周程之书者，又有明法，则宗人于既燕而归也。必当各正尔学，各修尔身，各齐尔家，以无失为人大体，于父乾母坤之下，是

又同宗相率以入尧舜之域，盖有醉道饱德之不穷趣味在焉。兹说子从必以与宗人素讲之，而今兹之言，适所以为赘，惟无视其赘而忽诸。嘉定庚辰十月望日，清漳北溪陈某记。”（《陈北溪集》七）（宗颐按：《北溪食燕堂记》，乾隆《揭阳县志》第八卷《艺文》曾录之，惟率逞臆删削，非其文之旧，兹则照原文移录。）

道光《广东通志》二百九十二：郭叔云字子从。（《郭志》云揭阳人，《黄志》作潮阳人。）始见文公，“问为学之初在格物，物物有理，从何处下手？”文公曰：“人莫不有知，但不能推而致之耳。格物是格理至彻底处，致知格物只一事，格物以理言，致知以心言也。又教以为学切须收敛端严，就自家身上用工夫，自然有所得。叔云一意实践，不为虚文之学。”

乾隆《揭阳县志》六《懿行传》：子从渔湖人，始见朱子问格致之要。朱子以原本身心实效语之；由是一意实践，不为虚文之学。以礼教久废，慨然欲讲求而举行之。著《礼经疑》二十余条，质正朱子。后朱子殁，与北溪陈淳讲《先后天》、《太极图》、《易书》之旨。考小宗法，定世嫡主祭之议。割潮阳汶沟田为蒸尝，专修四代祖茔，忌及时祭，一按《礼书》。摭程子所取韦家宗会之说，扁楼曰宗会，以为岁时会合宗人之所；又取《礼经》族食族燕之义，扁其寝堂曰“食燕”，祭毕，则与其宗人合馂于堂。编《宗礼》、《宗义》二篇，及朱子、蒙曾《宗法》各一册，藏于家。

锷按：子从从学考亭，实在北溪之前。北溪为朱子晚年入室弟子。时季通已亡，故朱子殁后，北溪以其学教授漳泉间，从游日众；而子从则跧伏海滨，时以同门之谊，互书讨论。观北溪为子从所作二记，可以见其切摩相与之挚也。子从著作，除《礼经疑》外，尚有《宗礼》、《宗义》，朱子、蒙谷《宗法》。然今存者，只有《礼经疑》二十余条，断章剩句，尤为可珍，余故不厌繁缕，与北溪记文，并移录之，以存其概。

明

唐氏伯元《礼编》二十八卷　《经义考》一百六十六，道光《广东通志·艺文略》一，光绪《海阳县志·艺文略》。

未见

伯元《自序》：《礼》者何？《仪礼》与《大小戴记》也。《编》者何？《上编》、《中编》、《下编》也，礼一也，而上中下者何？君臣，父子，夫妇，昆

弟，朋友，古称“五典”；“五典”者，礼之所自出也。故《上编》。冠丧祭俗，谓“四礼”。“四礼”者，人道之终始也。故《中编》。礼者性之德也，道问学所以尊德性。《传》不云乎：待其人而后行。夫礼论者，学礼之方，而行礼之人也。故《下编》。编一也，多至十卷，少或八卷者何？言容服食称谓馈遗卜筮，莫不有动作威仪之则，所以身范物先，而纲维“五典”也，故以系之上，是谓《上编》十卷。乡饮酒、乡射、投壶、觐礼、燕礼，犹夫“四礼”之时莫行也，非力莫举也，故以系之中，是谓《中编》十卷。礼得则乐生，故次乐论；礼乐儒而天下治，故次治论；治本学，学本道也，故次学论；次道论，其烦简一因乎旧文，要之学礼焉耳矣。故以系之下，是谓《下编》八卷。夫三编者，三才之义也；二十八卷者，列宿之义也；其意则出于偶合，而非有意于其间也。然此三《礼》也，不有《周礼》乎，何遗之也？曰《周礼》、《周官》也，非谓《礼》也，且全而无容编焉，其采及《家语》、《荀子》、《诸子》何也？《大小戴》旧所采，有醇有疵，有详有略，而吾家折衷之者也。其《仪礼》或采或否何也？所备者士礼，所不备者诸侯大夫之礼也。备《小戴》而漏《大戴》者，何也？子曰：“吾从周。”《小戴》时王之制也，而今之同文也，故不敢以不备也。夫儒者于三礼，代有订正：其最著者，莫如紫阳夫子与近代湛元明氏，今所传《仪礼》二礼，分经分传，亦既详其言矣，而子异之何也？《小戴》零星错落，《大戴》挂一漏百，倘非比类而分，则次第不可得而考也，是故可以经则经，可以传则传，是编与二书同也。分节而比其类，就类而分其次，重复者有删，残断者无遗，错乱者就绪，则是编也，窃取焉而不敢辞其僭妄之罪也。编始于壬辰，讫于丙申，凡五载，半属司封司铨之暇，时或破冗为之。急在成编，而不暇尽详其归趣。若曰倘其体裁便于览观，不至开卷而茫然，使初学之士可读，好古之君子可考也。虽有未尽之编，犹可以俟后贤于异时，庶几礼教藉以不坠，则是编之大指也。（《经义考》一百六十六）

又《醉经楼》二《礼解》三，《礼仪》中有《记》，有《传》，有《义》，《大小戴记》中有《经》，次其《序》，比其类，礼之大略，可以概睹，详具《礼编》。（宗颐按：首礼仪二字，似《仪礼》之倒文。）

〔补〕郭惟贤《明故奉政大夫吏部文选司郎中曙台唐公墓志铭》：公辛卯主广湖试，入彀者号称得人。方报命随转玺丞，适闻母安人讣，奔守苦次，哀毁如礼，因纂辑《礼经》。服阕，即家拜原官。（《醉经楼集》末）

锷按：三礼各自为书，后世综合而编纂论次者多矣。或有谓《周礼》、《仪礼》并为周公旧典，而《礼记》乃汉儒所辑也，故有舍《礼记》而专研《周礼》、《仪礼》以成书者（如李黼《二礼集解》是）；亦有谓《周官》非《礼》也。夫礼二而已矣：《曲礼》所以备威仪之细，《仪礼》所以具礼仪之大，《二礼》无余蕴矣；故又有舍《周礼》，而专研《礼记》、《仪礼》以成书者。（如湛若水《二礼经传训》是）曙台是编采摭《仪礼》以为主，而辅以《小戴礼记》，旁及孟、荀诸书，其关于六官经国之制，咸摈不录，盖即取法甘泉而远师朱子之意也。（朱子尝曰：《周官》一书，固为礼纲领；至其仪法度数，则《仪礼》乃其本经，而《礼记·郊特牲》，《冠义》等编是述其义疏其云云）。《经义考》、《阮通志》著录是书，皆题曰“存”，意今世当有传本，惜未之见耳。

宗颐按：《礼编》一书今无传帙。伯元自序：称其书分上中下三编共二十八卷。《上编》十卷曰《五典》，论《礼》之所自出也；《中编》十卷曰《四礼》，论人道之始终也；《下编》曰《乐论》，曰《治论》，曰《学论》，曰《道论》，所以道问学而尊德性也。此足觇其书之辜较矣。自序又称编始于壬辰，讫于丙申，凡五载。证之《郭惟贤墓铭》，知其属稿伊始，适当丁内艰后一年也。此书见《经义考》外，《千顷堂书目》亦有著录云。

詹氏一惠《三礼约言》　道光《广东通志·艺文略》一。

未见

雍正《惠来县志》十四《宦迹传》：一惠字养吉（《潮州府志》云字正迪），万历壬午举人。官上犹知县三年，告归家居，同修《邑乘》。著《三礼约言》，以挽颓风，今刻以传。

李氏大纲《家礼易览》　道光《广东通志·艺文略》一，光绪《海阳县志·艺文略》。

未见

光绪《海阳县志》三十六：李大纲，字宏举。早丧母，事父以孝闻；父殁，水浆不入口者五日，庐墓三年，著《家礼易览》一书，乡人依仿而行。中成化丙午举人。

林氏岩《家礼集说》　康熙《潮州府志》。

未见

嘉庆《澄海县志》十九《隐德传》：林岩字廷俊，希荫季子，邑诸生。尝从陈白沙先生学，归以其业教于乡。族党邻里有事，以私约治之，不烦官府，凡一切女巫优伶嫁娶昏丧，违礼者，皆力禁焉。所著有《家礼集说》行于时。

宗颐按：林岩所著《礼书》，康熙《潮州府志》、乾隆《揭阳县志》、嘉庆《澄海县志》本传，俱作《家礼集说》；而《广东通志·艺文略》引乾隆《潮州府志》，则作《家礼》，无集说二字。今从康熙《潮州府志》，附识其异于此。

萧氏端升《琼谕礼要》　道光《广东通志·艺文略》一。

未见

光绪《广州府志》一百十引《新会志》：端升少从罗念庵游，举于乡，授广西知县。万历八年，改新会教谕，日与诸生讲求江门之学。集六约以迪士，士翕然兴起，搜求《陈白沙遗稿》、《黎秫坡文集》，梓行之。寻擢琼州府教授，喜曰："岭外之学，惟陈、邱两先生而已。吾皆得仕其乡，幸天不使孤吾闻也！"及行，诸生依依不忍别，有负笈涉海以从者。

周光镐《贺郡博士萧自麓公七十寿序》：公从罗文恭先生问学，既迁琼郡教授。琼故文庄学士之邦，公至，先考证《文公家礼》，合之《文庄仪节》，梓为《谕琼礼要》。其于起弊维风，为益甚大。维时教道大行，斗之南粤之东西督学监司部使者，无不重萧先生者。（明《农山堂汇草》六）

宗颐按：萧教授端升，邑修撰与成季子，御史端蒙弟也。乾隆《潮州府志》，嘉庆《潮阳县志·儒林传》，并有传。所著《谕琼礼要》，盖取考亭《家礼》，及文庄《仪节》，折衷己意，酌定《四礼》，以谕琼士者，当时琼州守周希贤，曾为刊行。

清

张氏作舟《礼记集解》　道光《广东通志·艺文略》一。

未见

乾隆《潮州府志》二十九《文苑传》：张作舟，字宜川，大埔人，登康熙己卯贤书，己丑成进士，选庶常，邑之有词臣，自作舟始。援简讨，与修《一统志》。与同时李巨来、吴荆山、储理质、蔡梁村、黄际飞、惠仲儒诸公，相切劘。癸巳冬，乞假省亲，明年五月，卒于家，年三十七。著《春秋题解》、《礼记集解》。

吴氏羔《礼记捷义》　乾隆《潮州府志》二十九《文苑传》。

未见

范氏生洸《礼解》　乾隆《潮州府志》二十八《儒行传》。

未见

杨氏缓亭《礼记解》　同治《大埔县志》十七《儒行传》。

未见

同治《大埔县志》十七《儒行传》：杨缓亭，字子方，聪颖，善属文，纂有《礼记解》、《四书义》，藏于家。

郑氏养性《周礼注》　乾隆《潮州府志》二十九《文苑传》。

未见

〔补〕乾隆《揭阳县志》六《懿行传》：郑养性，字帅堂。（宗颐按：《府志》作字舜斋）太学生，性孝友，积学笃行。康熙辛丑，吴门惠士奇，督学岭南，崇尚经术；养性以所注《周礼》、《左氏》等书呈上，士奇称为开风气之先。

刘氏祖谟《周官集解》　光绪《海阳县志·艺文略》。

未见

光绪《海阳县志》四十：刘祖谟，家贫，喜读书，湛深经术。领乾隆庚寅恩科乡荐，三上春官不售，遂绝意进取。生平致力于撰述，尝以《六经》笺注虽繁，尚多疑义；旁搜载籍，考其异同，而折衷《御纂》之说，著《周官集解》、《仪礼集解》、《公羊释义》、《穀梁传释义》等书，共若干卷，藏于家。

又《艺文略》，引祖谟《自序》：取先儒成说，依经诠次，大纲要旨，一

遵《钦定义疏》，不嫌简略，取通本文。

《仪礼集解》　光绪《海阳县志·艺文略》。

未见

光绪《海阳县志·艺文略》，引祖谟《自序》：汇集群说，研经作解，一以《钦定义疏》为宗，间附己见，则别出之。

范氏荣怀《仪礼注》　同治《大埔县志》十七《儒行传》。

未见

同治《大埔县志》十七《儒行传》：范荣怀，号尚一，幼受业母舅陈矩，通经史。道光庚子选贡，课徒教子，功严密，出其门者多成立。注《仪礼》，数年始就，藏于家。

张氏对墀《周礼对偶》　同治《大埔县志》十七《儒行传》。

未见

同治《大埔县志》十七《儒行传》：张对墀，字阶登，别字东崖。少负绝人资，淹通经史。家贫，励志力学，旋补弟子员。李雨村、史卓峰两学使，皆拔置第一。乾隆戊申举乡荐，己酉考授觉罗官学教习。著有《五经策要》、《周礼对偶》、《五稔外集》，及《文集》、《诗集》，未梓。

林氏世榕《家礼》　蓝鼎元《鹿州初集》八。

未见

蓝鼎元《林蓝田小传》：林世榕，字可亭，海阳人，明司徒熙春元孙也。父应璧，昌化教谕。榕九岁丧母，事继母以孝闻。登康熙己酉贤书，授陕西蓝田令。在官十二载，谢病归，闭户著述。著有《瓦注草》、《世范纂》、《家礼》等书。(《鹿州初集》八)

锷按：林蓝田世榕，道光《广东通志》，乾隆《潮州府志》，光绪《海阳县志》，并有传。《家礼》一书，《海阳县志·艺文略》据《鹿州初集》著录，作纂《家礼》。考鹿州《蓝田小传》，世榕著有《瓦注草》、《世范纂》、《家礼》等书。盖《世范纂》为一书，《家礼》为一书，《县志》以纂字属下文读，误也。

宗颐按：蓝鼎元《林氏小传》末以衡山旷敏本鲁之评曰：《蓝田归厚录》，可与《家礼》并行，关系世道人心甚大。又是《家礼》非作《纂家礼》之一证也。

蓝氏嗣兰《家礼》　乾隆《潮州府志》二十九《文苑传》。

未见

乾隆《潮州府志》二十九《文苑传》：蓝嗣兰，大埔处士，蓝拱五侧室子。髫年能读父书，喜读唐宋大家文。所纂《族谱》西山诸《序记》，得其神似。尤工书，求无弗应。晚年筑小隐庵，一经课子，辑《家礼》训族人。将卒之岁，拟陶元亮《自祭文》，月余无疾而逝。

郑氏昌时《开方考》　光绪《海阳县志·艺文略》。

未见

光绪《海阳县志》四十：郑重晖，字平阶，初名昌时。幼聪敏，读书过目成诵。弱冠补博士弟子员，食廪饩有声。太守黄安涛以疏治韩江水道下问重晖献策，具《图说》进，太守深器重之，以明经终。所著有《说隅》、《开方考》、《韩江闻见录》、《岂闲居吟稿》，行世。

光绪《海阳县志·艺文略》：《开方考》，引洪肇基《序》，郑君平阶，曾成《开方考》书，刊行问世，依据《礼经考典》之书也。

锷按：郑平阶《开方考》，《海阳县志·艺文略》据洪肇基《闻见录序文》，以为考礼之书，故列入礼类。然审开方名义，似是简书。惜原书未见，今姑仍之。

春秋类

明

曹氏宗《春秋通典》　陈天资《东里志》。

未见

陈天资《东里志》：“曹宗，号宗道，神前人。幼聪敏，七岁能属对，或试之云：‘五月五，九月九，端阳重阳。’宗应声曰：‘上旬上，中旬中，朔日

望日。’其捷多类此。读书能通大义，缙绅长者，称为神童。弱冠登乡荐，入太学，祭酒琼山丘公甚爱之，使著《春秋通典》。未几丁母艰，卒于家。”

乾隆《潮州府志》二十六《选举表》：成化七年，辛卯举人，曹宗，海阳人，以神童称。

周氏光镐《左传节文注略》　明《农山堂汇草》二。

未见

光镐《自序》：夫治经者，曷能舍传释哉？圣人作《春秋》，议而不辨，有所褒讳贬损。卒授门人以微言，丘明恐诸弟子各安其意以失其真，故论本事而作传，盖所以证经也。丘明故为鲁太史，孔子尝与之乘如周，观“百二十国史书”，居尝论其与己同耻，耻同则好恶不既同乎？《春秋》好恶之大者，故《五传》莫著于左氏。余不佞以尚书起家，然于左氏学，故所素嗜。初取《杜氏解》读之，见其《释例》虽明，非博士家业，辄弃去。已而取《林氏注》读之，见其句镂字析，类多剩语，又弃去，然向往之心未见，而隽永之蕺未哜也。会新安汪司马节文出，喜而寤寐之。顾质不敏，则探索难；素善忘，则淹习难；时提携奔走，则诸书合并难；三合难而浮嗜之，自不胜其臆决，如左氏何？于是取二氏注，参缀其旁：其所解者，己所未解者也；所不解者，义所已解者也。学道家谓《注疏》为凑帖学问，卑卑言之。嗟乎！非由训诂，恶能诠释？业用管窥，奚恤睫论？或者又谓汉儒释经，训其字不醉其意，使人湛思自得。后世支离浮漫，是教人不善学也。抑孰知意在传，而义在笺。即元凯尧叟，未尝有所龃龉，是在善学者而已。既卒业，出以质正于洴阳陈玉叔，亟叹曰：是便于学者之揽撷也矣！盍梓之？于是授之太仓江进卿温陵顾汝光删定，属博士康其邦教而督之，盖二三君子肄业及之云。（明《农山堂汇草》二）

〔补〕嘉庆《潮阳县志》十六《名臣传》：周光镐，字国雍，号耿西，孚先季子。隆庆辛未进士，授宁波节推，有廉干声，暇则以古文辞就正于张尚书东沙公；又与余君房公友善，擢南户曹，转南吏部，心仪左司马汪南溟公，为《左传节文注略》。

宗颐按：周国雍光镐，道光《广东通志》，乾隆《潮州府志·名臣传》，亦有传。所辑《左传节文注略》一书，当时尝锓版，今则少有传本。据其《自叙》，盖取新安汪南溟司马所为《左传节文》，加以诠释，

训诂采杜、林二氏，而温陵顾汝光太仓江进卿为删削订定云。

清

范氏生洸《春秋解》　乾隆《潮州府志》二十八《儒林传》。

未见

张氏作舟《春秋题解》　乾隆《潮州府志》二十九《文苑传》。

未见

郑氏养性《春秋左氏注》　乾隆《潮州府志》二十九《文苑传》。

未见

〔补〕光绪《揭阳县续志》三《贤能传》：郑大进父养性始以文学教授乡里，治经史有声，尤邃于《三礼》及《春秋左氏传》。

刘氏祖谟《公羊传释义》　光绪《海阳县志·艺文略》。

未见

光绪《海阳县志·艺文略》，引祖谟《自序》：称取《传》章句，先寻意旨，而折衷《御纂》之说。又称于《传》文义难明者，略依《注疏》诂之，《传》义确不可易者，采先儒说申之。偶有所疑，采先儒之说参之。其有经无《传》，及《传》未备，采先儒之说附之。二《传》相通，彼此互见，十不得一焉。以二《传》旨趣迥别，故仍各自为书云。

《穀梁传释义》　光绪《海阳县志·艺文略》。

未见

孝经类

明

陈氏邦基《孝经绎》　道光《广东通志·艺文略》一。

未见

乾隆《潮州府志》十八《儒林传》：陈邦基，字士厚，澄海人，万历庚子举人，闭户著书，有《古帝王释》、《孝经》（宗颐按：《阮通志》于此增一绎

字)、《孔子世家释》诸书，藏于家。

清

蔡氏怀清《孝经绎说》

存　光绪同济兴文社刊本。

怀清《自序》：孝者事亲之名，经者常行之典。《春秋》以前，未有《孝经》名目。是以仪文之未，踵而增华；德行之原，隐而莫见。孔子以时中之诣，集群圣大成。生于周末，礼坏乐崩，名教将绝，心窃忧之。爰作《孝经》一书，假曾子言，设为问答，作对扬体，非曾子实有是问也。孔子云："我志在《春秋》，行在《孝经》。"据先后言之，则《孝经》之文，后《春秋》而作也。考鲁哀公十四年春，西狩获麟而绝笔，十六年夏四月，孔子卒，则《孝经》之作，当在鲁哀十四年后十六年前。洎遭暴秦，悉为煨烬。汉膺天命，复阐微言。历晋宋齐梁诸家，各有训诂。至唐明皇时，复撮先儒精华，聿成注解，颁行天下。且《孝经》有古今之分：古文《孝经》，《庶人章》分为二，曾子《敢问章》分为三，又《闺门》一章，合为二十二章，凡千八百七十二字；今文《孝经》一十八章，凡千六百九十七字，今从今文。夫《孝经》一书，小而伤毁必严；大则通光无限；上极天子，下至庶人，凡生事葬祭之典，明刑谏诤之端，地义天经，始终本末，靡有阙遗。且经中论孝，并详臣忠。马君季长《忠经》之作，不过申衍其旨耳。曩曾肄业于此，流连讽诵，颇有所得。但其注释，繁简不齐：繁者初学不便揣摩，简者字句未尽明晰；因从课士余功，略参诸家《注疏》，斟酌去取，窃附己意，殚心解释，其各篇评跋，只出鄙见，仿《诗经折中》体裁，末撰各章阐义，亦抒鄙见。仿《七经精义》体裁，一一恪遵绳墨。自己丑春撰述，至辛卯秋闱后告竣。且孝以孝名，其说及齐治均平政教号令处，悉体立言本旨，由孝推出，非敢自夸特识，聊以抒其管窥。世之君子，匡其不逮，增美释回，尤殷勤属望焉！光绪十七年岁次辛卯葭月，榕江蔡怀清澄波自序。(《孝经绎说》卷首)

林伯虔《序》：蔡君澄波，袖其著作《孝经绎说》，问《序》于林子。且曰："余于斯卒业有年。盖采摭诸家《注疏》而细绎之，以申言其说，故名《绎说》。各篇末系以总评，则于义之未尽者，竭愚衷推阐，庶几利于初学。"林子受而读之，喟然叹曰："君之学勤矣，笃矣！"昭代经学极盛，大儒踵起，经师接席，若顾、阎，若戴、段，若长州惠氏、高邮王氏、嘉定钱氏，皆家法渊源，以经术显；惟《孝经》之羽翼阙如，其若留以待君哉！今圣人在上，

以孝治天下，颁令州县，童试《孝经》命题，各试论一篇，无虑穷乡僻壤，士之生长蓬茨，操船檗，罔不童焉习之。虽吾潮星分牛女，地极南海之滨，其子弟入学就傅，均本此为入德门庭。顾前三十年观察李公漳煜，持节来使是邦时，尝刊布是书，苦无注释；君今乃斐然述作，汇众说成就一家言，且补李公所不及。《学记》曰："入学一年视《离经辨志》"，《郑注·孔疏》曰："《离经》者，断句也；《辨志》者，辨其志，欲习何经也。"君之书分别句读。读书之道，句读为始：句读明而后可观其专习之为何书。然则君之书其有裨于初学，《离经》辨志，固非浅鲜也。近者吾师梁节盦先生重刊陈氏《石经摹本》于惠州，期厚风俗。以吾潮夙称易治，倘得君之书而传播之，家置一篇，人人皆知其说；子弟即甚愚蒙，倘能晓然于当行之道，宜为之事，濬发其天良，民气渐醇，风俗渐古，于以相还邹鲁文学之化。庶乎昌黎旧治，近今一遇；不然，君之书，亦固无害为私家著录矣。古之学者，三年而通一经，君键户三年，勤而且笃，卒成是书，业岂出古人下哉？光绪十九载岁次癸巳壮月，同里林伯虔钦父题于潮阳西园。（《孝经绎说》卷首）

洪秉钧《序》　（《孝经绎说》卷首）（不录）

陈竺孙《序》　（《孝经绎说》卷首）（不录）

邱芝田《序》　（《孝经绎说》卷首）（不录）

林时可《序》　（《孝经绎说》卷首）（不录）

宗颐按：是书一册，不分卷数：盖取今文《孝经》一十八章，参诸家《注疏》，详加解释，以紬绎奥义；更仿《七经精义》之例，以按语标其大旨；依《诗经折中》之体，既分解复加总评，洪植臣称其"理必精研，词无深隐，足为后学津梁"，信哉！

五经总义类

宋

王氏大宝《经筵讲义》二卷　道光《广东通志·艺文略》一，光绪《海阳县志·艺文略》。

佚　道光《广东通志·艺文略》一。

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一百七十：绍兴二十有五年十有二月丙子，

左朝散郎王大宝，守国子司业，兼崇政殿说书。是日，执政进呈次，上曰：“王大宝向来曾进《诗》、《书》、《易》三《经解》，甚有可采。朕录一本，付中书省。此人留意经术，卿等可与行在差遣。”董德元曰：“臣等方议欲除国子司业”。上喜曰：“朕意与卿等适合，甚善！经筵亦阙官，可与兼崇政殿说书。”

王应麟《玉海》二十六：隆兴元年己丑王大宝讲《乾卦》，上曰：“万物皆生于乾”，又曰：“阴阳变化之道也。”

锷按：据《建炎系年要录》，大宝以绍兴二十五年十二月，除国子司业，兼崇政殿说书。至绍兴二十六年十月，始直敷文阁，出知温州；是大宝直讲经筵，前后不满一年也。《玉海》所载讲《乾卦》事，为隆兴元年，乃孝宗即位；大宝由提点广东刑狱，召除礼部侍郎时。盖宋制内殿讲经，自辅臣以下，皆可时备顾问，实不必限于侍讲说书。朱子极论大宝学问，偏任己见，解经喜立怪说。（见朱子《答廖子晦书》）然大宝经解，散亡已久；其经筵讲义，亦佚不传。是否如朱子所言，莫能详也。

宗颐按：王尚书大宝精研经学，方赵鼎谪潮，大宝日从讲《论语》。知连州，张浚命其子栻与讲学，深相推重。是其经术诚有足称者。王十朋《祭潮州王尚书文》有云：“潜心稽古，得圣行藏，于《易》、《春秋》，尤其所长。”（《王文忠公集》十八）是则大宝于诸经中，惟《易》与《春秋》，治之独精也。

明

宋氏翰《五经疏义》　吴颖顺治《潮州府志》二十三，温仲和光绪《嘉应州志》二十九。

未见

吴颖顺治《潮州府志》二十三：宋翰，镇平人，字易梧。家贫嗜学，年十三，游闽从学。年十八，见知郡守郭青螺，以童子试拔第一，屡试冠军，咸以科第期之。念经生章句学无益，遂隐山中，究心理学，著有《四书管窥》、《五经疏义》。

〔补〕薛氏侃《经传论义》　《廷鞫实录附识》。

未见

〔补〕叶萼答杨复所询《先师寓惠作郡志传事书》：嘉靖甲辰，弼塘（宗颐按：弼塘庞姓，五羊人）以东莞善士刘颐齐，迎居玉壶洞，同门日质经传，著《经传论义》。（《廷鞫实录附识》）

宗颐按：据《礼部议谥公策》称：公游罗浮，惠士延公于永福寺，朝夕听讲。聂公豹、钱公宽，日质经传论义，答之皆为跃然。所言聂、钱二人质经传论义，为居永福寺时；与叶萼答书，同门质经传于玉壶洞之说，其时与地，皆不相合。

又按：康熙《惠州府志》十四《寓贤传》：举中离所著书名，于此书亦云经传论义，与叶萼答杨复询所书同。光绪《海阳县志·艺文略》，作经传谕义，谕与论字形近，当为误写也。

又按：揭阳曾彭年编校中离《遗书题记》，引杨起元《惠州寓贤记》、王渐逵《薛侃墓志》、何维柏《侃传》，咸以此书为《经传正义》。正义与《论义》，其名歧异，今考杨起元《惠州志》传文，实作《经传论义》；而《王氏墓志》、《何氏传》，皆言侃著有《研几录》、《图书质疑》、《经传正义》三种，然侃所著书，实不只此，王、何二氏于侃著述之数，既皆未详，名称讹误，遂不能免，不足为据。曾氏彭年引之，殊未当也。又曾氏以此书不见载于湛甘泉《宗山祠堂记》，谓为一疑案，则亦稽考未周耳；不知湛记之作在前，而薛氏此书之成在后也。（嘉靖十一年壬辰，薛侃筑书院于宗山，建祠堂祀王阳明，湛氏为作《记》，适在此时。据《薛氏族谱》，薛侨《中离公行状》推算，侃年四十七岁。至侃居永福寺讲学，在甲辰，其时年则五十九也。）

又按：光绪《揭阳县续志》四《艺文》：于是书作《经传论议》一卷，又《文篇》中林济川薛中离公《训俗垂规序》亦作《经传论议》，《论议》与《论义》，名称又异。兹据叶萼答书，以《经传论义》著录，以叶为中离弟子，其言较可信也。

清

张氏溶《诸经注解》　嘉庆《大埔县志》十七《儒行传》。

未见

嘉庆《大埔县志》十七《儒行传》：张溶，字宏升，别字达川，乡贤奕灵

孙，高州守备可栋子也。性孝友，为邑诸生，屡荐棘闱不中，以老病援例入贡，纂有《诸经注解》。

郑氏之侨《六经图》二十四卷　嘉庆《潮阳县志》十六《循吏传》。

存　乾隆《述堂刊本》。

之侨《自序》：《六经》皆经世之书也，而实治性之书。盖治性体也，经世用也。大体立而后大用行，《易》兼四圣，《书》备六王，《礼》兼三代，《诗》列四始，《春秋》明三纲九法，圣人之精蕴尽，圣人之真性出矣。见圣于经，何如求经于性？厥后庄列申韩之徒，异喙争鸣，而伪者奋真矣。由汉及唐，刘向、马融、陆德明辈，解诠博引，亦未免附会支离。千百年来，泯泯棼棼，六经之传微，而性道不几几乎熄乎！迨宋中叶，周程开其宗，朱子集其成，明体达用，而六经始大明于天下，此后世六经源流群归朱子者，谓其明善治性，自有真也。我圣朝右文敷教，经学大备，训饬士子，学务为己，由圣贤之言，以体圣贤之心。之侨仰承休明，而致知格物之功不知所以用力，遽出而治铅，士民昏昧益甚。辛酉春，寻恢鹅湖遗址，道范峨然。始觉异同之辨，后人自纷意见；而治性之功，宗旨若合符节；并悟六经皆我注脚一语，亲切有味。侨因以朱陆之同白诸生也。诸生若信若疑，间出所藏六经图对叩其系，摹石于信州学舍。披阅梗概，编次工密，位置井然。先儒表章圣经，厥功巨哉！乃细按其奇偶之分，日星之度，疆域庙堂之制，车服礼器甲兵之隆杀，以迄鸟兽草木之名，舛错颇多，不知者更以杂伪诬其真本，是诬贤以诬经也。呜呼！伪之诬真，渐可长哉！夫禅家之空心灭性，儒者之存心尽性，是真是伪，辩之宜早。儒者端严敬慎，随事精察，不敢漫为，则心存而理得。禅家寂灭无理，屏绝其思虑，使心不得出，以致虚静而已。及羁制久，而此心惯熟，亦不走作，夫心具万理应万事，浑然皆备者性也。反羁制如此，此其所以归于空寂，不识阴阳生成之义，不晓人心道心之别，情性枯而不挚，仪威乖而失常，至于微言大义，又以为非慈悲妙门，其心死矣，性灭矣；而且以禅学为妄，诱绝天下后世之真性。噫！差之毫厘，谬以千里。侨为心性忧，侨何得不为经学学忧乎？爰公余挑灯，按规求矩，手自摹画，于碑碣之讹者正之，其残缺者补之，参益诸儒集说，历数寒暑而图成，以质诸生。诸生以为有裨初学，请付开雕。侨愧一物不知，一器莫名，何敢以浮夸者为心性害？而诸生曰：秀之乱苗，紫之夺朱，以其相似也。旧图久传讹于世，亟正之，以醒人心目，况左有图，右有书，古人遗意。记曰：《礼器》，是故大

备，大备，盛德也。是图形制班然，诠解详博，于奇偶见阴阳之道焉，于日星见天文之象焉，于疆域见王制之均焉，于庙堂见君臣之位焉，于服饰见文物之盛焉，于车旗见三军之勇焉；于氏族见爵赏之施焉，于鸟兽草木见育物之仁焉。请之至再，因锓木以公同人；唯相与因图考象，共晓然于本真之不可伪为耳。仰侨更有进者焉：陆子谓六经皆我注脚，而侨谓《学》、《庸》、《论》、《孟》，又为六经注脚。学者因《学》、《庸》、《论》、《孟》以明夫天地鬼神之微，礼乐教化之原，人情风俗，何以不敝，是非邪正，何以不死？以《象数》而入之，彻神髓而出之，性之既洽，虽不言六经可也。虽勿图六经亦可。语曰："得意忘言，得言忘象"，侨可与共勖也。又曰："治民之术，无逾六经"，侨又可以自勖也。是为序。时乾隆捌年癸亥岁长至日，后学潮阳郑之侨东里书于鹅湖之述堂。（《六经图》卷首）

雷鋐《序》：穷经将以致用，而其本则具于一心。自其辨析精切博通淹贯之后，融而会之万事，万物之理，岂有出于一心之外哉？然日用饮食，宫室车服之器数，历代帝王治乱兴亡之事迹，以暨乎天地日月之行度，星辰之次舍，山川形势之险易，虽在上智，岂能凭虚而索，冥坐而悟？此古人左图右书为格物穷理之实学。朱子所谓"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盖彻内外贯始终而究极言之也。知行并切，如目视足履交致其功，或者乃疑一旦豁然贯通而后诚意正心，将终身无诚正之日，可谓刻舟求剑拘墟之至矣。顾后世类以记诵辞章夸多斗靡为事，即讲究经世之务，而身心性命，或反置诸膜外。用心于内者，遂矫枉而过正，谓万事万物之理取之一心而自足，将率天下而为师心自用之人，此学术之大弊也。广信学宫，原有《六经图》石刻，备学者穷经稽古之资。吾门郑君东里宰铅山，每至鹅湖书院与诸生讲论经学，按图指划，患其校订未精，讹舛间出，爰细加考正，凡《易象》天文列国疆域，一字稍差，则阴阳异位，南北殊方，莫不厘然，各归其所，明堂之制，禘祫之礼，积为聚讼，悉纂先儒成书，折衷定论，更融会六经之源流，汉唐以来之著述，示学者以各经之大旨，石碑体裂，难于展阅，易以梨枣，剞劂精工，东里之用心，有益于经学，厥功巨矣！今之为令者，簿书钱谷，日无暇晷。东里之治铅山，政通人和，成效丕著，复有余力，研奥剖赜，汲汲如诸生时。宜乎榕门陈中丞，称之为西江第一贤令也。东里以是书刊竣，久属以《序》。余识见疏卤，不敢援心学以自遁，愿学者由经以求道，体立而用行，庶天下有真儒，学术无改趋也。爰书所见与天下学者共质之。时乾隆玖年岁次甲子孟冬月，宁化雷鋐敬书于铅山河口舟次。（《六经图》

卷首）

嘉庆《潮阳县志》十六《循吏传》：郑之侨，号东里，一号惠泉，附廓金浦人也。十八补诸生，乾隆乙卯举乡，丁巳成进士，历任江西铅山弋阳知县，直隶湖南知州，升宝安府知府，山东济东泰武道，改湖北安襄郧兵备道。寻以母老乞归，遂不出。侨虽以吏能显，而勤于撰述。著有《六经图》二十四卷，《四礼翼》二卷，《鹅湖讲学》十二卷，《农桑易知录》三卷，《劝学编》六卷，俱刊行。（宗颐按：《四礼翼》非之侨所撰，《志》误）

孙星衍《跋无名氏六经图》：考《六经图》仿于宋杨甲，以绍兴中刻石，昌州郡学陈振孙，引《馆阁书目》六卷，载在《书录解题》七卷。叶仲堪重编，毛邦增补之，不可得见，此本有《太元》、《皇极》、《潜虚》等图，疑即明御史光州胡宾刊本也。予所藏又有近世郑之侨刊本，尽改宋人体例。尤不足观。（廉石居《藏书记内编》上）

锷按：郑东里《六经图》，乃其令铅山时所作。信州铅山，旧有鹅湖石刻《六经图》本。明时庐江卢谦，官永丰知县，曾得石刻，重编刊行。即今所传《五经图》六卷是也。其后杨魁植文源父子，复析《春秋三传》为三，刻于长春，名《九经图》。二书皆于原本参错窜乱，未足以资考证。东里是书，盖亦取信州学宫石刻为蓝本，凡《易》四卷八十二图，《书》四卷六十六图，《诗》四卷三十七图，《春秋》四卷二十八图，《礼记》四卷六十六图，《周礼》四卷六十四图，合二十四卷，三百四十三图。其篇目一仍石刻，而石刻有缺误者，则取《先儒图考》补正之，故图数较旧本为多；又每《经图》首条，叙经书传授源流，大抵以《汉书·艺文志》，及陆氏《经典释文·叙录》，掇拾成编，各图注解，亦时附以考证。信州石刻原本，余未之见。据纪昀所作杨魁植《九经图提要》，谓杨于《易》既载《河图》、《洛书》，又载古《河图》、《洛书》二图，一为旋毛，一为龟坼。据明以来，伪本殊为失考。今考是书卷一，《易》有《河图数图》、《洛书数图》，而卷七书复有《河图数》、《洛书数》二图，与杨本重复正同；是知信州石刻原本如是，故杨氏郑氏皆沿其旧，而均未能详核订正也。纪氏又讥《易》末，载邵子《皇极经世》，司马光《潜虚》，关朗《洞极》，扬雄《太玄》、《准易运会历数》等图，皆《易》外支流，亦失之泛滥。（此亦《九经图提要》语，东里此书，并有此数图）不知《六经图》，最古者莫如杨甲、沈邦翰二家，以陆光辅跋文考

之：杨、沈两本，并有《太玄》、《潜虚》、《皇极》、《运会》、《历数》诸图。实不自信州石刻始有。（孙星衍未见杨甲原本，遽谓郑氏是书，全失宋人体例，语亦未当。）况《运会》、《历数》，谓之《易》外支流；然则《纳甲》、《卦气》，乃为《易》学真传乎？文达学宗汉儒，故其言如是。其实郑氏此书，大体明晰，决择具有苦心，虽其间如《虞书》十二章服图，绘日为三足乌形，月为白兔捣药状，及《周礼·墨车图》，以两辕中夹四马，殊与古典古制不合，有疏考证，然终不能因是遂蔑视其全书也。

张氏对墀《五经策要》　同治《大埔县志》十七《儒行传》。

未见

〔补〕吴氏从周《六经会编史论》　嘉庆《潮阳县志》十六《孝友传》。

未见

〔补〕嘉庆《潮阳县志》十六《孝友传》：吴从周，字思宪，幼孤，事母至孝，学得江门宗旨，所著有《海镜堂集》及《六经会编史论》。

〔补〕韩日缵吴隐君《入祀忠贤祠记》：隐君辟海镜堂，曾称说六经大义，事亲孝，处友信，奉上忠，反覆谆切，里俗翕然向风，又遴其才子弟而勾授之。家有塾，里有社矣。（嘉庆《海阳县志》十九）

郭氏光《补经遗录》　光绪《揭阳县续志》三《贤能传》。

未见

锷按：郭光字照堂，揭阳人。道光乙未举人，光绪《揭阳县续志·贤能传》有传。光以大挑二等授教职，历任绥猺厅连州罗定州恩平县阳江县儒学，所至劝于训迪。作冷官二十年，贫无以遗子孙。只辟一小书舍曰归去来斋。庭前叠石莳花，布置楚楚，澹如也。卒年六十四。平生勤于著述，所撰之书不下十种，此《补经遗录》其一也。

卷　三

经部四书类

明

宋氏翰《四书管窥》　顺治《潮州府志》二十三，光绪《嘉应州志》二十九。

未见

薛氏侃《鲁论真诠》　道光《广东通志·艺文略》一，光绪《海阳县志·艺文略》。

佚　光绪《海阳县志·艺文略》。

〔补〕吕应奎康熙《惠州府志》十四《寓贤传》：薛侃论学宗良知，以万物一体为大，以无欲为至，质性刚柔，随病而药。时从游者数十人，而李鹏举、叶萼尤日侍讲席。精于《易》，每静夜与二子说之。东莞学者迎居玉壶洞，一载还惠。在惠前后四年，归揭阳卒。有《图书质疑》、《经传论义》、《中说》、《西湖记》行世。拟著《鲁论真诠》，未成，藏鹏举家。又十余年，萼得其稿于敝笥中，追续成之。（宗颐按：《阮通志·艺文略》录是书，题薛侃、叶萼同撰，并引《罗浮山志》今编云：侃拟著《鲁论真诠》，未成，又十余年，萼得其稿，追续成之。光绪《海阳县志·艺文略》亦依《阮志》引入

此语。）

曾彭年《编校中离遗书题记》：案杨文懿公起元《惠州寓贤记》，称先生所著有《研几录》、《图书质疑》、《经传正义》、《中说》、《西湖记》诸作；《鲁论真诠》未成稿，藏李鹏举家。又十余年，叶萼得之其敝笥中，追忆续成之。王氏渐逵《墓志》，何氏维柏《传》，均称作著有《研几录》、《图书质疑》、《经传正义》；湛甘泉氏《宗山祠堂记》，则仅称所著有《研几录》、《图书质疑》。以上四家所叙先生著录互有不同；然考文懿所称前三书与王氏、何氏同，其《中说》寥寥短篇，已见《文集》中，《西湖记》无存，至《鲁论真诠》则明言叶氏续成，非尽出先生手著，且叶氏续书时，在先生既没十余年之后，则为《家传》与《墓志》之文所不及见，亦自有说，惟《经传正义》为湛甘泉氏《祠堂记》所不载，则一疑案耳。冯刻《耆旧集》亦不及《正义》、《真诠》二书只字，冯氏去今近百年，搜辑较易为力，乃亦仅此，则此二书之亡，盖亦久矣。（宗颐按：杨起元贞复，谥文懿，此误文懿。〔见康熙《惠州府志》十五人物〕起元纂辑万历乙未《惠州府志》所列之传有五：曰《名宦》，曰《寓贤》，曰《人物》，曰《列女》，曰《仙释》〔见《惠州府志》卷首旧《序》、杨起元万历乙未《序》〕，而采薛侃入《寓贤传》，此不云《寓贤传》而作《寓贤记》，未知何所本也？起元所撰传文，叶萼《廷鞫实录附识》载之，云侃所著有《图书质疑》、《经传论义》、《中说》、《西湖记》诸作，与康熙《惠州府志》侃传正同。此于《质疑》上多一《研几录》，而《经传论义》，则作《经传正义》，亦与原文弗符也。又曾氏引湛甘泉《宗山祠堂记》，考其文，今《甘泉文集》不载；而《廷鞫实录附识》中有甘泉撰《中离配享阳明宗山祠堂记》一篇，廑述中离功行，而弗论其著述，二篇名称不类，疑非同文。盖苟名为《宗山祠堂记》，则当在中离生前，为其建祠以祀阳明而作也。著名《配享阳明宗山祠堂记》，则当作于宗离卒后也。何以言之？中离撰《陈海涯传》，言壬辰筑书院于宗山中，建祠堂，祀王阳明，依薛侨《行状》所叙中离生年推算，壬辰之岁，中离年四十七，然其梓行《研几录》，乃在嘉靖乙未，为五十岁；其著《图书质疑》，在癸卯，为五十八岁；曾氏所引湛文，名《宗山祠堂记》，当在中离四十七岁时，湛氏为其建祠而作者也。则不应言及《研几录》、《图书质疑》二书，盖其年之前后实不相合。凡此皆曾氏援据未明之处，爰识之，明俟考核云。）

锷按：《鲁论真诠》，旧皆题侃、萼同撰。因杨起元有“薛未完稿，

叶续成之”之语。然考萼《答杨贞复询先师寓惠作郡志传事书》，言公之行，在朝廷在天下；其学在《研几录》、《质疑》、《论义》、《易传》、《鲁论真诠》、《文集》；其传在《文成全书》、《传习录》。据此，则《真诠》一书，固中离亲自编纂成帙，故叶氏与《研几》、《质疑》并举。若尚未成书，必待叶氏续成；则叶氏答杨氏此书，距中离没才数年，不应先有是语。意者当时中离撰是书，草稿甫就而遽卒；更十年之后，萼乃取而写定。或其稿已佚，萼追述平日所受于师门录之，亦未可知。后人不察，遂谓薛、叶同撰也。惠州《归善府县志》叶萼本传，亦不言萼有续《鲁论》事，兹据萼答杨书改正，以中离著录。曾君彭年，又因甘泉《宗山祠记》无《正义》、《真诠》二书，疑莫能决，此亦未见叶氏答书耳。此书千顷堂及清初藏书家目录，均不载其目，盖其佚久矣。

宗颐按：《礼部议谥中离公策》赞曰：“良知独契，《鲁论》发明，有功圣学，不愧师承。”明言中离于《研几》、《易道》而外，兼通《鲁论》也。而叶萼《答杨起元书》云：“甲辰，公居玉壶洞。同门日质经传，著《经传论义》，更请疏《二论全书》，谓论在不精不粗之间，易杂邪说，正学明则支离之说自破。著《鲁论真诠》，每书疏数十，令鹏、萼侍坐，师同声高诵，叹赏则止；如未甚快然，曰待易之，未曾少有系吝己见也”。是尤足证中离治《论语》之精勤矣。中离于嘉靖甲辰，居玉壶洞，而没在乙巳十二月，是其撰此书，适为死前一年也。杨起元谓中离著《鲁论真诠》，未成稿，以此相证，其言足信。意当时此书，仅有劄记，而未条次，故杨云未成稿也。杨氏又言，此书为叶萼追续成编。按《惠州志》十八《词翰》载知府新安程有守所作《道一篇》跋，称叶粹夫（叶萼字）辑鼎石周先生《讲录》，与中离之《真诠》合为《道一篇》。则此书固由叶萼裒录行世，而非中离手纂成帙也。其书原为草稿，遗漏自多。叶萼于是追述平日所学于师门者苴之，故杨云追忆续成也。《阮通志·艺文略》著录此书，未加详察，妄题薛、叶同撰，而光绪《海阳县志》复沿其谬，先君因为纠正，然意似未尽，故兹加以申证云。

又按：此书光绪《揭阳县续志》四《艺文书目》，与林济川薛中离公《训俗垂规序》，并作《论语真诠》云。

唐氏伯元《古石经大学》

存　《醉经楼集》附刻本。

伯元《自序》：《大学》表章，自宋儒始欤？非也。韩子《原道》是已。其首章孔氏《遗书》欤？非也。《原道》及夫子必称经，此独称传是已。然则是书曾子作乎？曰曾子作也。十目所视，何以云曾子也？将意曾子而记门人乎为之词者也。谁作之欤？曰虞松校刻石经于魏，表引汉贾逵之言曰："孔伋穷居于宋，惧先圣之学不明，而帝王之道坠，故作《大学》以经之，《中庸》以纬之。"则《大学》、《中庸》皆子思作也。曰："经纬之说信欤?"曰："吾读《易》，窃疑《大学》大象，《中庸》小象也。及见经纬之说，而偶得所同也，是故经纬之说信也。"曰："今之所据郑玄《疏》也，玄《疏》行久矣。近代诸儒无论，盖二程朱子于是乎尽心焉矣。子何据而独逵之稽也?"曰："吾稽其传受而可据也。按《史》：玄受之马融、挚恂，而传自小戴圣，圣所传出后苍、孟卿、高堂生，而非秘府之藏也。逵父徽与其师杜子春，俱受业刘歆。当汉武时，《周礼》出岩屋间，归秘府。至成帝朝，歆始表而出之，五家之儒莫见焉。故逵之传歆出也，其后逵宦中秘，又著《礼经义诂》及《论难》百余万言，为学者所宗。于时友人郑众与逵齐名，俱有《解》；而马融推逵最精，逵《解》故独行于世。众《解》不行，故逵之言可据也。曰：二书皆孔思出也。曷二之也?"曰："析而故完也，分而故合也。圣人《系》、《易》、《彖》、《爻》，不足而又《辞传》也。是故《大学》略而《中庸》详，略者序而详者理也。可略而详，则序淆矣；可详而略，则理隐矣。淆与隐，而圣贤之意湮矣。是故其二也，乃其所以为一也。"曰："然则子之知所先后为格物也，必《石经》而明欤?"曰："非也，吾有所受之也。尝闻之师曰，'物有本末'一节是格物也，我太祖高皇帝曰：'《大学》一书，其要在修身'；而《大学》古本以修身释格致。曰：'此谓知本'，'此谓知之至也'，皆不必《石经》解也。虽然，犹经解也，如《石经》则可以无解矣。"曰："原道故遗格何也?"曰："《大学》论学也，《原道》论道也；《原道》重于治人，专责佛老之遗其外；《大学》先于治己，责及管、商之遗其内。《大学》者，合内外之学也。夫诚意正心以修身而已矣，格物致知以求诚而已矣。淆与隐，立言者之所忧也。善乎，程子之论也，其曰有天德便可语王道，其要只在谨独，盖与原道互发，而默契乎知本之意。学者能由二子之言，以会我高皇格物之解，可与言《大学》。"南京户部云南清吏司署郎中事主事，臣唐伯元序。

毛奇龄曰：《大学石经》，今世所行，系唐开成间所镂石。虽非汉熹平蔡邕旧迹，然与郑注《礼记》原文，并无异同。至明嘉靖间，忽有魏正始本

《石经》出于甬东丰考功坊家。其文但有变纂，不分章节；增“颜渊问仁”二十二字，删“此谓知本，此谓知之至也”，“此谓修身在正其心”一十八字。其时海盐郑端简晓从同邑许黄门相卿宅得其书，极为表章。其言曰：魏政和中，诏诸儒虞松等，为正五经，卫觊、邯郸淳、钟会等以小篆八分刻之于石，始行《礼记》，而《大学》、《中庸》传焉。考《魏史》正始中，诸儒虞松等校过《石经》，魏邯郸淳、钟会以古文小篆八分书之于石竖在汉碑之西，则魏正始中原有五经书石之书。其云政和，则宋徽宗年号，系正始笔误。第是时无卫觊名，卫觊者，卫瓘之父。《经典稽疑》，据传谓觊当以太和三年死，死时虞松年十五，钟会方五岁，断不能同时作书。且钟会母《张氏传》称：会十三颂《周礼》、《礼记》，则《礼记》之行，断不俟会之书而始传于世，其言之纰漏，不辨自明。至万历甲申，南户曹唐氏伯元得其书于吉安邹氏，遽疏请颁布学官。会其疏以别事与中贵忤，遂驳奏不行。然其疏词则有云：《石经大学》，魏虞松受之贾逵。逵父徽，与其师杜子春俱受业刘歆。当汉武时，《周礼》出岩屋间，归秘府，五家之儒，皆不可得见。至成帝朝，歆始表而出之。后逵官中秘，又注《礼记传义诂》及《论难》百万余言，为学者所宗。于时友人郑众与逵各有解，而马融推逵独精，故逵解独行于世，众解不行。考《汉史·贾逵传》，逵但受《春秋》，为《春秋》五家说，并《周官传》，并不受《礼记》，为《礼记传义》，此皆借逵传旧文，影射立说。如《周礼》出岩屋间，即《周官》也；五家之儒，即《春秋》五家也；其为《传义》诂，即《春秋》之《传义》也。唐氏不明五家为何家，《周礼》何礼，谬加《礼记》二字于《传义》之上，固属可笑；且当时有两贾逵，一在熹平间受《春秋》者，一在正始与虞松等同校《石经》，若前贾逵则去松等远，不及授受；而在后贾逵，则又焉得有马融相推逵解独行之事，此真呓语也。又其言曰：若注疏大学，则东汉郑玄受之挚恂、马融，而传自小戴圣，圣出自后苍、孟卿、萧奋，奋本之高堂生，是为高堂古文，当时以非秘府藏，不得与录。夫《礼记》出自高堂，固自可据，然并无高堂、刘歆两本兼行之事，且庆、戴三家皆立博士，而《小戴》所传当时已著为经，其曰非秘府不录，何以称一？（《西河合集》）（宗颐按：毛西河氏以唐伯元《疏词》，有《石经大学》魏虞松受之贾逵之语，遂肆意诋诃。考伯元《疏》，不言贾逵传《石经》事，其《石经大学序》，则称虞松校刻《石经》于魏，表引汉贾逵之言；所云表引，非传授之谓也。毛氏误《序》为《疏》，复以表引为传授，不亦谬乎？毛氏又以伯元借贾逵传文，影射立说，至讥其不识五家，不明《三礼》，亦失唐氏本意

也。按唐《序》原文，引《汉书》言贾逵官中秘，著《礼经传义诂》及《论难》百余万言以为证，其言固谬（《后汉书·贾逵传》原文，作所著《经传义诂》及《论难》百余万言，唐氏以为《礼经传义诂》，误也）；而毛氏引伯元语，误以著《礼经传义诂》句，为注《礼记传义诂》，以《论难》百余万言，为百万余言，所差不更远乎？斠校所得，谨识于此，以辨正焉。）

朱彝尊曰：按丰坊伪《石经大学》，唐氏误信之上言于朝，请颁行学官，而又述之为书，与管志道交相倡和，皆梦魇之语也。（《经义考》一百六十）（宗颐按：管志道有《大学六书》，共八卷，载《经义考》。）

锷按：魏政和《石经大学》，为丰坊伪作，前人言之详矣。曙台是书，盖其令泰和时得之吉安，经虽出自《存礼》，然今考其书，与丰本微异，如"此谓知本"，"此谓知之至也"。此谓"修身在正其心"一十八字，丰本删而唐本有之；其增"颜渊问仁"二十二字则二本皆同，《大学》本在《小戴记》中，自朱子析出表章，强分经传，为之章句，于是天下学者，千百年来，诵习耽玩，狃于功令，惟知有章句之学，而不知有注疏之学。及阳明王氏起，始倡复古本，还郑《注》孔《疏》之旧。唐氏此书，虽以《石经》为本，顾其于朱说穷理致和之意，犹谓失之未远；惟极力攻击阳明，谓其致良知于事事物物，则是格物在于致知，为两失。今按唐氏《小疏》中，其释致知在格物章云："不曰先而曰在者，明格物即致知也；修身之功，至诚意止矣，然诚至难言，物之不知，则以非诚而诚者有之，故诚意正心者，修身之功也，格物致知，求诚之事也。"唐氏解释此段大抵尚不差，惟训在为即，则差之远矣。本文之意，自"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至"先致其知"，盖用逐层推深意，尚有所属也。"致知在格物"句，云"在"不云"先"者，明明德至于格物至矣，尽矣，无复加矣，故以"在"字结之。致知格物是二非一，若致知格物，则言欲诚意先致知可矣。又何必复云致知在格物乎？若夫阳明之释《大学》也，言《大学》之要，诚意而已矣；诚意之功，格物而已矣；诚意之极，止至善而已矣。又云不本于诚意，而徒以格物者谓之支；不事于格物，而徒以诚意者谓之虚。支与虚，其于至善也远矣。此等解释，何等明白透畅，而唐氏必刻意诋諆之，反遵信倒置经文之石刻伪本，沾沾为之注释，且欲疏请颁之学官，何其愚也。此书《广东通志》、《海阳县志·艺文略》不著录，兹据《千顷堂书目》、

《经义考》补入。

宗颐按：伯元此书，唐彬《求赐谥疏》作《大学注释》；嘉庆《澄海县志》十八作《石经大学解》；而《千顷堂书目》二及《经义考》一百六十，则咸作《石经大学》，名与丰坊伪本同。然考伯元《自序》名曰《古石经大学序》，可知此书实名《古石经大学》也。书旧鲜有传本，道光间普宁方耀重刊《醉经楼集》，附刻卷后，由是得再流传于世。其书于经文粗有注解，然匪诠释训诂，特欲证《学》、《庸》两书，皆孔伋所撰，以申贯逵经纬之说也。书首为《石经疏词》，次《石经大学序》，次载丰坊伪本引虞松等语。又次则为经文，细核其字句，与丰本微有别。其经文不删、"此谓知本"、"此谓知之至也"、"此谓修身在正其心"一十八字，而丰本删之，一也。其经文前引虞松语首句，不云魏政和而作魏正始，二也。其与丰本差界者廑此，所谓《古石经大学》者，盖伯元得自吉安邹氏。（《石经疏词》解，臣令泰和吉安，知府张振之手《古石经大学》授臣。询其自，乃从今翰林院庶吉士邹德溥为举人时所寄，随缘一册罚之。）即丰坊伪本，匪别一《石经》本也。（朱竹垞言，丰坊伪《石经大学》，唐氏误信之上之于朝，足证两书同本。）夫丰本之伪，尽人皆知，魏政和三字，素为群儒所指摘。（吴应宾曾驳之，至名其为亡是子虚，见《经义考》一百六十。）今唐氏此书，独作正始，乃知所传丰本之作政和，盖传写之讹也。且旧所传丰坊伪本，其异于《注疏》本者，在于经文倒置，及增入"颜渊问仁"二十二字，而所省去"此谓知本"等十八字，唐氏此书竟存之，又可见此十八字者为脱简，丰坊原本，未曾阙也。故论丰坊《石经》本，唐氏此书，实其真面目也。

姚氏冠《四书注解》　雍正《平远县志》三。

未见

雍正《平远县志》三：姚冠，号弗尘，大柘人，聪颖力学。崇正元年，以明经高等授学正。隐居不仕，恬澹寡营，一以圣贤诚意正心之学，教授生徒，造就多士，仕进通显，半出其门，人称为文穆先生。著有《四书注解》，及《诗集》行世。

蔡氏承瑚《中庸藏枕》　光绪《海阳县志·艺文略》。

未见

光绪《海阳县志》七：蔡承瑚，字华夫，少有俊才，崇祯庚辰进士，授昆山知县。为治静正，邑人德之。乙酉，澄寇破海邑，承瑚集乡兵败之，所著有《中庸藏枕》、《善居集》行世。

宗颐按：陈衍虞《序四书借说》有云：予与用缶先生共砚席十年，见其每竖一义，莫不穷高极远，成《中庸藏》一书，为不传之秘笈，所云用缶，即承瑚之字，至言其成《中庸藏》一书，与《海阳志》作《中庸藏枕》有异，则未审孰是也。

清

陈氏修《四书会解》　张经《陈拓潜传》。

佚　《陈拓潜传》。

张经《陈拓潜传》：先生名修，字拓潜，壮岁尝筑舍普陀岩，喜茅鹿门陈明卿评点《史记》，时时向人指说，须眉辄张，人称为陈太公云。顺治辛丑间，集友青莲社，招余为文，时先生五十余矣。

又《赞》曰："往先生在余塾中，年七十矣。日夜读庄书，尝为余说《内篇》，洋洋乎超向郭而上也，屡欲竟《外篇》而不就，甚矣余不能读书亲友益也。先生殁后，抚卷茫然，白云在天，引领何及？尝辑《四书会解》一书，欲余弁其简，至今篇帙飘零，其负徐君深矣。先生嗜学笃古，贫无四壁，又有羊舌之悲，卒时七十七。岁在丙寅，适值潮变，敛形以葬，悲哉！"（雍正《惠来县志》十八《艺文》）

宗颐按：陈修惠来诸生，乾隆《潮州府志·文苑传》，雍正《惠来县志·贤迹传》并有传。蓝鼎元高其行，曾取与郑国光合撰为《陈郑二生列传》（见《鹿洲初集》八）。云修字扩潜，与张经传作"字拓潜"异，不知孰是？又文中不言其著有《四书会解》，想其书亡佚已久，故蓝氏不知之也。

蔡氏召似《四书借说》　《莲山续文稿》一。

未见

陈衍虞《序》：往者神宗末造，及启祯之际，学人竞谈匠心，庋置传注。其言曰：白文寻味不穷，彼诠释者，龟毛兔角耳；且诠释为举业地也。经生家言：龙翔鹄翥，挥洒尽致，吾辈解经，如郭象解庄子可矣。徒效儿女喁喁，步趋傍母，无乃释氏所谓尔看经牛皮亦穿乎？一二识者，起而尊徽国之遗著，《大全》之是非，章综句栉，穷其要渺，天下靡然从之，于是紫阳夫子，活现人间矣。今圣人益锐意性命之学，延英问难，抉奥钩深，发《西铭》、《通书》之所未发，闻风兴起，集《四子》书问世者比比，皆不敢离经畔道，理学一灯，盖灿若日星也。然而意见横出，纯驳分途，约则不该，泛则过芜。友人召似，乃罗网群言，断以独得。楗户六载，而借说成章，意括于数言，顺交敷词处，如父老谈农桑，家人话盐米，落落自异，不循常径，一开卷童稚皆解。夫借之为言质也。借古人义蕴，供我搜猎；借一己慧舌，阐古深心。试质之泗水邹山，想亦拈花微笑。呜呼！煮玉为荣，炼金成液，是书必传无疑也。余与用缶先生共砚席十年，见其每竖一义，莫不穷高极远。盖由人山不挟文字，寒夜拥絮，危坐冥搜，遂成《中庸藏》一书，为不传之秘笈。计其为诸生冠进贤宰紧县赋归来，今墓草芊芊，又四十年矣。有文孙召似，负卓识奇才，阐扬圣谛，为阙里功臣，可不谓家学之盛欤！然则召似之借，不独借先贤珠玉，又借乃祖弓裘矣。若夫有不可借，有借外之借，慧心人自参，知不在枯桩旧处也。（《莲山续文稿》一）

锷按：召似为用缶先生孙，见于衍虞《叙文》，旧《县府志》皆无传。所著《四书借说》，《艺文略》亦不著录，今据陈《序》补入。至召似乃别号，其名为何，今亦无从考也。

李氏弁升《四书要解》　嘉庆《澄海县志》十九《文学传》。

未见

嘉庆《澄海县志》十九《文学传》：李弁升，字展玉，南洋人。郡庠如梅子，乾隆辛酉，选拔司铎英德。倡明正学，士多得所宗焉。解组时，年近八旬，犹日据案作蝇头小书，注释经史，著有《四书要解》。

陈氏超《四书解义》　嘉庆《澄海县志》十九《文学传》。

未见

嘉庆《澄海县志》十九《文学传》：陈超，字义高，苏湾人。乾隆丙午举

于乡，著有《四书解义》、《制义》、《体裁》、《分类读编》各种，藏于家。

林氏青门《四书讲义》　乾隆《潮州府志》二十九《文苑传》。

未见

宗颐按：此书《南沙林氏族谱》作《四书口义》。

吴氏羔《四书隅反》　乾隆《潮州府志》二十九《文苑传》。

未见

范氏生洸《四书要旨》五卷　乾隆《潮州府志》二十八《儒林传》。

未见

《四书详说》二十卷　乾隆《潮州府志》二十八《儒林传》。

未见

《四书返约》十卷　乾隆《潮州府志》二十八《儒林传》。

未见

锷按：嘉庆《大埔县志》：言生洸性耽书籍，矻矻穷年。然所著《四书详说》、《返约》诸书，其弟生滈，实参订焉。是生洸纂辑之书，不必尽出其手也。生滈字鸿辉，又号水轩，岁贡生。

张氏超群《四书讲义》三十卷　嘉庆《大埔县志》十七《儒行传》。

佚　嘉庆《大埔县志》十七《儒行传》。

嘉庆《大埔县志》十七《儒行传》：张超群，字述俊，别字类山，东文，部正吉长子。弱冠谨严，有道学风。日阅《松阳讲义》、《朱子条辨》不释手，赏心者皆手自抄录。复为学者详其义蕴，每讲必整衣冠，虽盛暑不废，人以为难。乾隆庚午登贤书，未及谒选卒。著有《四书讲义》三十卷，未及梓，毁于洪水。学者犹或记之曰："此类山先生之说也。"

钱氏长青《四书讲义》　乾隆《潮州府志》二十九《文苑传》。

未见

乾隆《潮州府志》二十九《文苑传》：钱长青，饶平人，天性纯孝，屡试不售。年七十，犹应童子试。至老，力学不倦，教授生徒，娓娓数千言，至夜分不寐，以为常。撰《四书讲义》、《通鉴略》，及卒，门人号曰韬瑾先生。

谢氏之浩《学庸句解》　光绪《海阳县志·艺文略》。

未见

张氏云经《四书字解句解》　乾隆《潮州府志》二十九《文苑传》。

佚　乾隆《潮州府志》二十九《文苑传》。

杨氏乘时《学庸书说》　嘉庆《大埔县志》十七《儒行传》。

未见

嘉庆《大埔县志》十七《儒行传》：杨乘时，号艾园，白堠岁贡生。嗜《诗》、《书》，敦孝友，终其身先志承颜不少懈。自为诸生，有声誉，著有《学庸书说》，藏于家。

张氏友称《四书章旨》　同治《大埔县志》十七《儒行传》。

未见

同治《大埔县志》十七《儒行传》：张友称，号□□，少研程朱之理。家贫，笔耕教人，矩步绳趋，从游者多获益身心，邑中争延聘之。著有《四书章旨》，未梓卒。

张氏万春《四书证韵》　同治《大埔县志》十七《百龄传》。

未见

同治《大埔县志》十七《百龄传》：张万春，精岐黄，且好学，编有《四书证韵》，藏于家。

郑氏昌时《四书要典》　《韩江闻见录》七。

未见

《韩江闻见录》七《午夜灯条》：辛未壬申，予设帐揭邑，巽宇李公署深蒙青睐，课读之暇，多取予所未见书相勖，故《四书要典》一书，实草创于

是，而其时焚膏，殊矻矻也。

又陈观楼夫子昌齐，乙卯主修《广东通志》，仍司粤秀铎，昌时呈《近作说隅》四种，夫子为《叙》，其一曰《四书要典》。（宗颐按：昌齐海康人，乾隆进士，历主雷阳粤秀讲席，生平精考据之学，著述甚富，有《赐书集》若干卷。）

宗颐按：昌时曾为《自赋诗》一首，以表其著述，有句云："闻见说隅归笔录"，附注曰：《闻见录》十卷，杨学博洪孝廉《序》列；《典要说隅》四卷，杨观察黄观察《序》刊。所云《典要》，当即此书；唯其名与《闻见录》作《要典》者异，未审孰是？又杨黄两观察不知何人？此书旧曾付梓，惜今未见传本，故莫得考核也。

薛氏然《四书辨疑》　乾隆《潮州府志》二十九《文苑传》。

未见

乾隆《潮州府志》二十九《文苑传》：薛然，号起藜，揭阳人。为人尚气节，义士林鸿冕延为参谋，杀贼安良，与有力焉，著有《四书辨疑》。

范氏秉元《中庸解说》　同治《大埔县志》十七《宦迹传》。

未见

同治《大埔县志》十七《宦迹传》：范秉元，字彝甫，三河绍蕃孝廉长子也。淹博覃思，著述号专家，外尤妙达纬象，精歧黄青囊诸书。嘉庆庚午乡试，中副车，众为不平，遂绝意举子业。教谕信宜二十年，升琼州教授，手著《指测录》刊行；其《中庸解说》、《诗文》各集，藏于家。

杨氏缓亭《四书义》　同治《大埔县志》十七《儒行传》。

未见

林氏梦鹗《四书集解》　乾隆《潮州府志》二十九《文苑传》。

未见

乾隆《潮州府志》二十九《文苑传》：林梦鹗，号九峰，潮阳人。博涉经史，为诸生三十余年。屡困场屋，不以得失介意。居恒讲学，后进多所裁成。清操峻节，足迹不及公门，年五十六卒。著《四书集解》、《唐诗笺注》、《茶

经汇编》。

许氏登庸《四书节解》　光绪《揭阳县续志》四《艺文》。

未见

光绪《揭阳县续志》四《艺文》：《四书节解》，不分卷数，康熙间太原县知县许登庸著，未刊。

锷按：许知县登庸，字揆叙，号萍川，揭阳县城人。康熙乙未进士，选授太原令，政声卓著，未几告归，为榕城山长，多所成就。乾隆乙卯重宴鹿鸣，同室五代孙曾多至五十三人，时人荣之。

〔补〕许氏瑶《论语集说》　吴鸿藻《灵光集》五。

未见

〔补〕吴鸿藻《许瑶传》：许瑶字澄斋，澄海冠山乡人。道光间诸生，世为农圃。瑶幼而孝谨，胜衣就傅，尊师重道，如老成人，识者赏为远器。少年泛深好书，读《孟子》即知有义利之辨，天爵人爵之分，胸中了然，出言已惊其为父老。及长读考亭《遗训》，益恍然有得。思以道觉世，布衣素位，讲学西园。游其门者，有庠序上舍生若干人，且有年长于瑶者，然亦不可多得。盖世久沉溺于俗学，不知道学为何物，惟颖异之士，乐闻所未闻，恨相见晚也。县令尹公，式其闾，颜其庐曰："枕善而居"，广文廖公亦叹为中流砥柱焉。瑶虽尝青一衿，然于举业毫不措意。以文字之工，与雕虫小技，同类而轻视之；以为人受中以生，顶天立地，自有大者远者在。凡关关濂洛之学，研究不遗余力，以求达于圣贤。博极群书，而归于守约；学问思辨，而笃于力行。当是时人心方趋科名，歆富贵；父兄以是求，子弟以是应。矫然自命为士者，几乎舍诗字文以外，无事业。瑶倡理学于乡，闻者骇怪，訾为不近人情，甚或诬以伪学，欲借事以倾之，而瑶刚正不少惧也。当道耳其名，借为士林矜式。广东提督学政李公文园莅潮，访其庐而谒焉，叹为理学宗傅。及官礼部尚书，而万里云笺惓惓于许先生不置；以为澄海自明代唐伯元倡理学以后，越数百载，乃有许先生瑶，此所谓铁中铮铮者也。门人舍其俗学而请业者，咸得解惑进益，欣欣然乐道学之晦而复明，绝而复读。亲炙讲座，常至忘餐废寝，而瑶亦毫无倦容。年逾八十，力学不懈。门人吴金锡寿以《诗》云："南宋迄今七百年，冠山一老接薪传。遐龄已度钓璜后，好学还居

瞻竹先。悠久无疆仁者寿，自强不息古之贤。愧吾四十无闻日，徒向师门立雪边。”著有《论语集说》、《大学看读》、《孟子摘要》、《史鉴当知录》、《西园尺牍》等书。(《灵光集》五)

〔补〕许瑶《自序》：明纯儒胡敬斋曰：“今更有圣贤出，其说不过于《大学》、《语》、《孟》、《中庸》，此□□莫过于《小学近思录》。”学者能于此处真知实践，他书不读无憾也。顾亭林曰：《知录·解易·豫卦·成有渝无咎》曰：“昔穆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将皆必有车辙马迹焉。祭公谋父作《祈招》之《诗》以止王心，王是以获没于祇宫。《传》曰：‘人谁无过，过而能改，善莫大焉！’圣人虑人之有过，不能改之于初，且将遂其非而不反也。教之以《成有渝无咎》，虽其渐染之深，放肆之久，而惕然自省，犹可以不至于败亡。以视夫迷复之凶，不可同年而论矣。故曰‘惟狂克念作圣’”。窃尝申论之：太上有德，谭无容易矣；其次改过二字，学者之第一务也，可以终身行之有不能尽矣。顾过有一己独有之过，有天下同有之过：一己独有之过易知，天下同有之过难晓。烟赌好色，大故无状，一己独有之过也。诗文写字，雕虫小技，天下同有之过也。即改一己独有之过，亦未必能便改天下同有之过。改则入于圣，不改则终于狂，圣狂之分，在改与不改而已；改与不改之机，在知与不知而已。然则知过顾不重哉！人可不以不知过为忧哉！周子曰：“仲由喜闻过，令名无穷焉！今人有过，不喜人规。”又曰：“人之生不幸不闻过，闻过则可贤。”程子曰：“子路人告之以有过则喜，亦可谓百世之师。”二子之言，皆大改过之意，正以其为适贤适圣之路也。则甚矣改过二字关系非小也！吕东莱谓“宴安为众恶之门，以智入者以愚出，以明入者以暗出，以洁入者以污出，以廉入者以贪出，宴安一己独有之过也”。若夫天下同有之过，观程朱之言，是□□善之路，则以智行者必以愚到，以明行者必以昏到，以洁行者必以污到，以廉行者必以贪到，人见其昏愚贪污，而莫知其所以昏愚贪污，盖由门路之差使然也，非人之定为昏愚贪污也。故孟子曰：‘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又曰：“《诗》云：‘天生烝民，有物有则，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孔子曰：‘为此《诗》者其知道乎?’故有物必有则，民之秉彝也，故好是懿。”孔子又曰：“性相近也，习相远也。”其谓是乎！咸丰七年丁巳夏月，许瑶澄斋谨识。(《灵光集》五)

〔补〕吴金锡《跋》：朱子曰：自天降生，民既莫不与以仁义礼智之性。然其气质之禀，或不能齐，是以不能皆有以知其性分之所有而全之。一有聪明睿智能其性者出于其间，则天必命之以为亿兆之君师，使之治而教之，以

复其性，观此知君师之所由作矣。顾思三代上，君与师合；三代下君与师分。合则道行，分则道明。道行则习下为唐虞之世；道明则我儒圣贤之徒。此大圣人所由继衰周为素王，不得行其政教于当时而独得传其道教于后世也。乃历颜曾思孟而后其传遂泯，至千余年宋之五子兴，始灿然复明于世。自是以来，闻而知者代不乏人，而我澄斋许夫子遂应运而兴焉。呜呼！今日者异端蜂起，俗学盛行，天下滔滔，江河日下。吾夫子独挽既倒之狂澜，作中流之砥柱，是盖崧岳诞降，间气所钟，而为道统中之硕果也。金锡不幸，不得亲炙于童冠之年，合污世而误人俗学；而犹幸得受业于既壮之日，沐教泽而知反迷津。因与世兄及友侍坐书楼，执经问难，凡有启发，笃信奉行；而夫子亦以圣经贤传，每多发前人之所未尝发，言俗辈之所不能言，要无非欲即圣贤之语，引而归之身心，不徒视为干禄之具，使书自书，我自我，两不相涉。兹《论语集说》之刻，虽简约无多，而有益于世者不少。若夫扩而充之致广大而尽精微，则尚有《学庸看读》、《孟子摘要》在。吾辈乌可不视为至宝，而佩服勿忘哉？咸丰七年岁次丁巳冬十一月上浣长前四日，海阳受业吴金锡修亭拜识。（《灵光集》五）

〔补〕《孟子摘要》　《灵光集》五。

未见

〔补〕许瑶《自序》：孟子之书，岂容拣择去取？然以其书太多，难以熟读；读之者往往处后而多不熟，此甚不可也。《四书》之中，惟《孟子》易以触发，可为初学入门之一助，但世之读全者，无分缓急轻重，不过徒于口诵，未尝心唯，只为欲识题目，晓解说，做时文，取爵禄于己而已；初非有意于求圣贤之心也。如此则勿论矣。观朱子于门人有心向道者，示以先读《告子》、《尽心》两篇，诚以其易于触发人故也。兹因世人少知循此之序，惧子孙亦踏此弊，无以为兴起之机，故为集此，似可半补小学之缺，自小学不以之取士，而人知读者少。此则题目所系，人所必读，无容推诿放缓，又思以永久不失。惟是付之剞劂，寿之梨枣，庶几可恃以不朽。然则兹选也，亦犹行朱子之意也云尔。咸丰六年暮春之月序。（《灵光集》五）

宗颐按：许瑶别有《学庸看读》一书，为其所著《西园家藏》之第三种（《家藏》详见《子部》儒家）。吴传称其著有《大学看读》，当为《学庸看读》之一部，兹不更著录。许瑶道光间人，《郡县志》无传。

黄氏世杰《四书精选备要》　光绪《揭阳县续志》三《贤能传》。
未见
光绪《揭阳县续志》三《贤能传》：黄世杰，字直方，号文岱，蓝田人。少有才名，与郑大进友善，同见知于学使惠士奇。乾隆丙辰举于乡，壬戌成进士，叙选知县，未仕。著有《四书精选备要》，《史鉴叶韵》四千文，皆有裨于学者。

郭氏光《四书宗注阐义》　光绪《揭阳县续志》三《贤能传》。
未见

林氏显荣《四书串义》　光绪《揭阳县续志》三《贤能传》。
存
林毓琳《先大父行状》：道光之末，海内文人方以靡丽辩博相高。操举业者犹喜杂摭旁称，搜讨隐僻，以冀幸于一得，利之趋而忘其义，华之掇而遗其实，大父慨焉。搜集宋儒学说，成《四书串义》，以求合朱子明道教人之旨。弟子岁著录者百数，又各秉师说以教授乡里，传嬗赓续，笃守矩矱。我乡风俗淳古，学者循循雅饬，不欲违反先训，以决清溃欲者，咸谓渊源所自，启自先公。丰顺丁中丞雨生，至此为岭南泰斗。则大父教泽覃及之远，可想见也已。大父讳显荣，号晦阁，殁于光绪某年，享寿八十三，由明经报捐训导。(《璞山集》)

宗颐按：《四书串义》一书，载近韩《林氏家范经义述要》中，凡上下《论》、上下《孟》四篇，外别有《大学中庸精义》二篇，所谓《四书串义》者，当合此《学庸》二篇而成书者也。

小学类

清

郭氏光《音义千条录》二卷　光绪《揭阳县续志》三《贤能传》。
未见
光绪《揭阳县续志》三《贤能传》：郭光《音义千条录》二卷，于同此一

字，音切殊而义顿异者，于《说文》、《玉篇》、《广雅》、《埤雅》诸书外，参互考订增补而衍成之。

上训诂

明

夏氏弘《字考》二卷　《千顷堂书目》三，《四库全书总目》四十三，《续文献通考》一百六十，谢启昆《小学考》二十六，道光《广东通志·艺文略》一，光绪《海阳县志·艺文略》。

未见

《四库全书总目》四十三：《字考》二卷。（浙江汪启淑家藏本）。明夏弘撰。弘字用德，号铭乾，海阳人。是书上卷凡三类：曰误写字，曰疑似字，曰误读字。下卷凡二类：曰通用古字，曰通用联字，意在订六书之伪而不能深研古义；但裨贩于近代韵书字书之间：如说雞字必从佳，不知古文实从鸟，见于《说文》。谓“豸”字连“獬”前称“豸”，不知本字实作“廌”，其豸乃虫豸，字亦见于《说文》；颇为失考。“些”字于误写字条下注音“梭”楚歌声，于通用联字条下以楚些标目，而注曰梭去声，亦自相矛盾。又不通翻切，多用直音：如“欃枪”之“枪”云音“当”，“临邛”之邛云音窮者，尤不一而足。其去《佩觿字鉴》诸书，盖不可以道里计矣。

锷按：铭乾夏大令宏，为横州知州建中仲子，乾隆《潮州府志·儒林传》，光绪《海阳县志》并有传。所著字考，见于《四库存目》，各家著录皆题曰存；惟《海阳县志》注云已佚。铭乾学颇淹博，少与林尚书熙春游相善，故尚书为《建中墓铭》云：“年来与诰安结社，朝夕谭名理。”又云：“公四子仲宏，即诏安令，有学行，能继公志。”（《城南书庄草》九）。而府县志亦称宏罢官归，授徒讲学，深究天人性命之蕴。所著有天文、地理、性理，铭乾子，篆谱诸书，据此则铭乾不独深研六书，且又兼通推步之术矣。惜遗著今无一存，即书目亦莫可晓；而此仅存之《字考》，《县府志》反不之及。可见铭乾著述，或不止于是也。

宗颐按：此书浙江《进呈书目》有著录，作二册。

清

杨氏天培《方言录》　同治《大埔县志》十七《宦迹传》。

未见

同治《大埔县志》十七《宦迹传》：杨天培，字孟瞻，号西岩，白堠人。博极群书，登乾隆戊辰进士。除贵州龙泉令，后改惠州府学教授，著有《西岩文稿诗钞》行世；又《奇姓录》、《方言录》、《杨氏谱系考》、《潮雅拾存》若干卷，藏于家。

郭氏光《字学拾遗》四卷　光绪《揭阳县续志》三《贤能传》。

未见

光绪《揭阳县续志》三《贤能传》：郭光《字学拾遗》四卷，凡公牍文移州县志乘方言俗札所见所闻彼此异同之字，为《康熙字典》所不载者，旁搜博采，详注音义，分为《十二地支名》等集。

锷按：照堂郭广文光，研精史学，旁及《六经》，所著《音义千条录》，余已著录。此《字学拾遗》，据《传》称，乃于《康熙字典》之外，别搜通俗文字以成书者。考历代字书，以《康熙字典》为最赅备，当时以官方之力，开馆分职，旁搜远讨，汇成巨观；然纰缪阙漏，终不能免。盖字典所重者在考古，故每逢古义古言，不惮繁引博征，而土俗习用之字反有时略而不载：如姜芥之“姜”，炸药之“炸”，或有形无义，或形义并遗，若此类者不一而足，故其书虽号集字学大成，而终未餍人意者也。广文此书，能注意于方言俗诂，不知较颜氏《干禄字书》、杨氏《古俗字略》奚似？然以其体例推之，当必有可观也。《志》言广文平生撰述，概未梓行；今距著书时，又百祀矣。恐遗本已无复存，谨识之以竢访焉。

上字书

明

萧氏端贲《广韵府》　乾隆《潮州府志》二十八《循吏传》。

未见

乾隆《潮州府志》二十八《循吏传》：萧端贲，字日质，潮阳人。修撰与

成次子，侍御端蒙仲弟，与季弟端升同登嘉靖丙午乡荐，授灵川令，历摄南平将乐大田连城诸邑，所至皆有声。著有《广韵府》及《梅花百咏》。

清

饶氏商《古音纂》 嘉庆《大埔县志》十七《儒行传》。

未见

嘉庆《大埔县志》十七《儒行传》：饶商，字公序，别字质居，城坊人，乾隆丙辰举人。幼羸疾，默然湛思，坐拥古册，冥心解会。著有《西园初稿》、《古音纂》，藏于家。

李氏三捷《诗韵归母》五卷 嘉庆《大埔县志》十七《宦迹传》。

未见

《等韵谱》 嘉庆《大埔县志》十七《宦迹传》。

未见

嘉庆《大埔县志》十七《宦迹传》：李三捷，字鲁园，泗城太守瑜之子，乾隆戊子领乡荐。有至性，父卒，哀毁尽礼。读书泛思强记，通象纬，精韵学，作《诗韵归母》五卷及《等韵谱》，存于家。

张氏对墀《韵字释同广义》六卷 道光《广东通志·艺文略》一。

存原刻本 天啸楼藏。

对墀《自序》：右无所谓韵也。自魏李登作《声类》，晋吕静仿其法而作《韵集》，其韵书之造端乎？齐周彦伦著《四声切韵》，泛陆继之，而《唐韵》、《广韵》、《集韵》、《礼部韵略》、《古今韵会》、《韵府群玉》代兴矣。大约文则古简而今烦，义则古宽而今密，其天下靡然而群趋者势也。夫古之为韵可知矣；虞夏并存歌诗，商周备著三百，骚人盛于楚国，赋手隆于汉京，彼其时无所谓四声也，安有反切？无所谓反切也，安有部分？考之于《诗》，降一音也，岂分平仄；行一音也，岂别阳庚？《邶风》读“来”为“离”，《雅诗》读“来”为“力”，不以方言累也。《卫风》读“忧”曰“攸”，《王风》读“忧”曰“要”，不以叶读嫌也。若此者，因心矢口，天籁自和。圣人之所删存，天下之所习诵，未有以为病者，然至今日而竟依仿之，则又□□，则四声之定也非一世矣，反切之习也非一人矣，韵部之分而复省也亦非一日矣。音之轻

重清浊，义之彼此异同，前人有其训，后人远其矩，今一切铲除之，学者毋乃荡然无法度之可守乎？故雌“霓”读“啮”，沈约极欢；甄姓呼“坚”，林摅坐贬。况又驱之以科举之文，束之以官，限之以韵，主司以是衡士，士子由斯发名。故虽繁且密，天下靡然趋者，势使然也。国家文治光被，圣祖仁皇帝，寿考作人；于御极之五十年，御制《佩文韵府》，萃内府万有之书，骈集于韵字之中，极古今之大观矣。五十五年，复制《康熙字典》，据典以核义，义富而典不遗；因善以审音，典明而音备举。至矣哉！圣天子考文为重，以寡臣民之过者如是。是书出而万殊之义，百变之音，指掌了如矣。况区区韵字乎？夫韵中异同互出之字，吴氏谓之“通转”，杨氏则曰：“转注”。“转注”本六书之名，自毛氏斥许氏“考”、“老”之非，杨氏以转音注义为解，最能畅明其说。盖许主形而杨主音义言也。尝即杨氏之说求之，有转一音则有一义，而音与义均者；有转数音不过一二义，而音赢于义者。有更数义不过一二音，而义余于音者。又有拘于方言之别，转数音而别无义可注者，此类散见于四声一百六十部之中，初学拈韵，父师不能悉讲，授之将有误，一以至再，习实以为常者。窃不自揆，辄取颁行之《佩文韵府》，择其重复散见之字，释于每字之前，仍具以音。夫音以义生，义由音转，音义之于字，犹形影之于人也。校之近，则无劳于旁搜，习之熟，乃如得之故我。虽繁复为讥，于初学不为无助。又于字典之精义，韵府之藻语，亦略采而附益之。义以实其腹，藻以文其言，均幼学之急务也。书成，名曰《释同广义》，学者将和声以鸣国家之盛，庶几其嚆矢之先导乎！嘉庆十一年丙寅八月望日，大埔张对墀序。（《韵字释同广义》卷首）

同治《大埔县志》十七《儒行传》：对墀受潮郡陈宪币聘，辑《释同广义》韵书，行世。

锷按：张丹崖《韵字释同广义》一书，多依前人成说，非能独抒己见。盖丹崖于韵学，本不甚精：观其称杨慎解转注，以转音注义最能畅明其说；不知转注与叶音本不相涉，杨氏之转注古音略，其援证辨博，诚有足多；丹崖虽惊其才而倾倒，亦缘未谙六书之义耳。然自来韵书，猎华多而解义少；初学检韵，开卷茫然。此书每字必注音义，而后及于韵藻，可谓华实兼资，胜于《诗韵含英》多矣。据《大埔县志》，此书乃丹崖受潮郡陈宪聘辑，陈宪不知何人，《府县志》皆无考也。

宗颐按：对墀此书，共二册。卷首有《自序》一篇，《凡例》九则。次为《韵部目录》，盖遵《韵府群玉》一百六部之分，而附注旧部分合异同于其下也。次为《四声分配图》，则依章黼《韵学集成》以立说也。又次《古韵考》，则采缀邵长蘅《古今韵略》之语。又次《词韵式》，则全抄蔡珠渊《词韵定式》。盖为引迪初学，而非于声韵有所阐发也。是书名《韵字释同广义》，实仿《佩文韵府》，取殊韵同字者，注其音切，解其义蕴，益以词藻而成者也。

又按：此书《凡例》末条云：是书作于癸亥年三月，成于丙寅年六月。虽不无他事之间，然亦非草草完事矣。其校正脱误，斟酌详略，温灼坡先生为多。（端桃，丁酉孝廉，海阳教谕。）而吾友黄月堂（蟾桂，丙午孝廉），同年杨璧堂（廷科，戊申孝廉，番禺教谕），郑秋皋（家兰，戊申孝廉），内弟范衍堂（绍蕃，己酉孝廉），吴祉庵（常嘏，壬子孝廉）田沧洲（宗海，候补教谕）互参详焉，是其钩纂此书，不可谓非精心结撰也。

又按：此书《凡例》第四条云：韵中同字有本音转音叶音之别，今韵中（即指《释同广义》书中之韵）于叶音皆已注明，惟本音转音，尚未及剖析，似当另为别录，容俟嗣出。是对墀于叶音转音，当别有探究。今检旧《郡县志》，并无此种撰著，岂其书无刻本而失传乎？抑有《志》而未曾从事编理乎？则已莫可知矣。

姚氏文登《初学检韵》　嘉庆《澄海县志》二十五。

存

〔补〕文登《自序》：自律韵兴，矩矱秩然，不可混乱。究心声律者，无不式金式玉，以雅以南。惟是试席之作，难以猝构，每苦韵书浩繁：如四支十三元等韵，字音仿佛；四质十三职等韵，字音仿佛；初学每限一韵，茫难寻觅，况今时艺之外，加以《诗赋》，真无晷刻余功，更欲于觅韵销费光阴，殊为可惜。因遵字典成式，以韵附字，于韵同之字，亦略为笺释，俾操觚家一阅即知，其便髫年初学，名为《检韵袖珍》，在绩学之士无所用此，极知贻笑方家。昔人云：享帚自珍，缄石知谬，非敢妄附著述，亦以撮壤崇山，导涓宗海云尔。嘉庆四年岁次己未秋九月朔日，澄海姚文登松阴识。（《灵光集》五）

钱大昕《序》：自许祭酒《说文解字》，阐明谐声之旨；吕静李登，始辨声韵，休文彦伦，研审四声。洎陆法言《切韵》出，而二百六部，灿若

日月经天矣。唐以诗赋取士，爰有同用独用之例。宋《礼部韵略》，亦场屋所用；唯窄韵十三处，许附近通押，与唐韵小异，其它亦无改也。金季平水王文郁所刊《韵略》，举所谓同用者而并之为一百六韵，意在便于场屋，而每韵下仍注同用独用，则犹承宋礼部《韵略》之旧，非有改作也。元科场虽主经义，经疑仍兼用赋。其时士子所用者大率本于《平水韵》，而或专属之刘渊，亦考之未审矣。明科场摒诗赋，专重《四书》，士大夫不知韵为何物，而当时所颁《洪武正韵》，任意并省，尤昧于古法。三百年间，文士讫无遵用者。岂非直道自在斯民，难以私智强增益哉？我国家右文稽古，远迈前代。圣祖仁皇帝御定《康熙字典》、《佩文韵府》，洞彻声音文字之渊源，高宗纯皇帝厘定科场条例，兼用唐律取士，乡会试及学使者岁科两考，遵行四十余年，虽遐陬人士，咸沐浴于云汉为章之化，扬风扢雅，超唐宋而上之矣。澄海姚子松阴，自粤游吴，出其所著《初学检韵》一编见示。其于同声异部，同字异韵之别，辨之审而守之约，洵可为诗赋家圭臬。而松阴顾自谦曰："吾为初学设也"。昔南宋宏词，误读"褱"、"尺"；近时博学，或昧"旂"、"旗"，音韵之道，虽贤者容有千虑之失。得是编而辨析之，皎如列眉矣。讵独为初学之益也哉！嘉庆四年冬，嘉定钱大昕序于吴门紫阳书院。（嘉庆《澄海县志》二十五）

〔补〕吴鸿藻《姚文登传》：姚文登，号松阴，澄海人，清乾隆间廪生。素研究韵学，著有《初学检韵》一书；依《康熙字典》例分十二集，并遵《佩文韵府》诗韵字数，注明某字为某韵，以便稽检；尤于同声异部，同字异韵，辨之明而守之约。条分缕晰，《凡例》谨严。大埔饶太史庆捷序其书，有云体旧而趣新，义明而词净，学始慎习，莫先乎此。君曾自粤游吴，以是书就正于嘉定钱学士大昕。当是时，钱学士已退老书院矣。阅是书，推为诗赋家圭臬，赠以弁言，此嘉庆四年冬月事也。逾六年而钱学士卒，君亦归道山焉。子炳章，嘉庆十一年丙寅岁贡。（《灵光集》五）

宗颐按：姚文登《初学检韵》，《阮通志·艺文略》不著录。其书予尝睹之，共二册，卷首残阙，不知刻于何时。钱竹汀以清代经师，称其书于同声异部，同字异韵者，辨审而守约，可为诗赋家圭臬，则姚氏于韵学之能分析疏通可知矣。吴传称饶庆捷曾序姚氏此书，然《志乘》未见其文，唯《桐阴诗集》卷六，有题《初学检韵》二绝耳。

上音韵

附录

明

萧氏端升《三字经》　嘉庆《潮阳县志》十六《儒林传》。

未见

林氏元蕃《小学注疏》二卷　康熙《潮州府志》九。

未见

康熙《潮州府志》九：林元蕃，号酿素，平远人。弱冠补弟子员，授徒三十余载，四方景从。训书不泥讲本，要以明圣贤立言之意。崇祯间，以岁荐授琼州昌化司谕，讲学课文，十年如一日。著有《小学注疏》二卷，《忠孝注疏》二卷，行世。

清

曾氏赓隆《千字对》　乾隆《潮州府志》三十《耆德传》。

未见

乾隆《潮州府志》三十《耆德传》：曾赓隆，字洙柘，海阳人。幼颖敏，好读书，探奇抉奥，矻矻穷年，耄而弗倦。仿周兴嗣《千字文》，著《千字对》。组织百家，囊括万有，属对精工，搜罗宏富，并自加注释，刊而行之。

宗颐按：曾赓隆，光绪《海阳县志》有传，亦称其编有《千字对》一书，唯《艺文略》则不著录云。

黄氏世杰《史鉴叶韵》四千文　光绪《揭阳县续志》三《贤能传》。

未见

卷　四

史部正史类

明

王氏昂《宋史补》五卷　道光《广东通志·艺文略》二。

未见

乾隆《揭阳县志》六《贤达传》：王昂，字仰之，桃山人，成化甲辰进士，授永丰令。以治行高等擢太仆寺丞，察马政利病，条成一疏四千余言，会遘病卒。所遗诗文数卷，及《宋史补》数册。

《千顷堂书目》五：王昂《宋史补》：昂字仰之，揭阳人，成化甲辰进士，太仆寺丞。

锷按：朱彝尊《曝书亭集》四十五《书柯氏宋史新编后》云：先是揭阳王昂撰《宋史补》，台州王洙撰《宋元史质》，皆略焉不详，至柯氏而体稍备。彝尊精于史学，凡赵宋一代史料，如《纪传》、《野史》、《说部》，宋元人文集，彝尊所藏及所曾见者，不下千余家。疑仰之此书，彝尊尚得见其原本，故有"略焉不详"之语。今不知天壤间，尚有此书否？

编年类

明

吴氏墀《纪年纂要》　乾隆《大埔县志》十七《儒行传》。

未见

乾隆《大埔县志》十七《儒行传》：吴墀，字邦宣，宪副与言子，万历乙酉举人，著有《纪年纂要》、《蒙求注释》，藏于家。

清

吴氏有功《纲鉴纂要》　嘉庆《澄海县志》十九《文学传》。

未见

嘉庆《澄海县志》十九《文学传》：林有功，字勋士，东陇人，康熙丙戌岁贡。少聪敏，过目成诵，为文根极理要。所著有《纲鉴纂要》、《格言录》、《见闻集》诸稿，藏于家。

宗颐按：吴有功，乾隆《潮州府志·文苑传》及《选举表》名姓并同，惟嘉庆《澄海县志·文学传》，则作姓林。考《澄志·选举表》，有吴有功名，下注云："本姓林"，是有功生于林，而嗣于吴也，作姓吴者是。

钱氏士峰《纲鉴辑略》　雍正《潮州府志》十四。

未见

钱氏长青《通鉴略》　乾隆《潮州府志》二十九《文苑传》。

未见

纪事本末类

明

翁氏万达《平交纪事》十卷　《明史·艺文志》二，《千顷堂书目》五。

未见

《明史》一百九十八：翁万达，字仁夫，揭阳人。嘉靖五年进士，授户部

主事，再迁郎中，出为梧州知府。咸宁侯仇鸾镇两广，纵步卒为虐，万达缚其尤横者杖之。阅四年，声绩大著；会朝议将讨安南，擢万达广西副使，专办安南事。万达请于总督张经曰："莫登庸大言中国不能正土官弑逆罪，安能问我？今凭祥州土舍李寰，杀其土官珍思，恩府土目卢回，煽九司乱，龙州土舍赵楷，杀从子燧煖，又结田州人韦应杀燧弟宝，断籐峡猺侯公丁负固。此曹同恶共济，一旦约为内应，我且不自保，先禽此数人问罪，安南易下耳。"经曰："然，惟君之所为。"于是诛寰、应，禽回，招还九司，诱杀楷，佯系讼公丁者绐公丁，执诸坐，以两军破平其巢。又议割四峒属南宁，降峒豪黄贤相，登庸始惧。迁浙江右参政。经以征安南，非万达不可，奏留之；乃命以参政莅广西。已而毛伯温集兵进剿，万达上书伯温，言揖让而告成功，上策也；慑之以不敢不从，中策也；芟夷绝灭，终为下策。伯温然之，会获安南谍者丁南杰，万达解其缚，厚遇，遣之去，怵以天朝兵威；登庸大惧，乃诣伯温乞降。是役也，万达功最，赏不逾格；然帝知其能，迁四川按察使。

〔补〕万达《征南议》：督府侍郎蔡经，集都布按三司长贰间计，万达上议曰：曰南小丑，负固不庭，天讨所加，宜有长算。是役也，大率以兵为先，食次之；兵食既足，然后建瓴而下，机在我矣。往年王师薄伐，集诸路兵八十万人；今用其半，亦当得四十万人。而两广之兵，隶尺籍者，约四万人，隶荒服者，约一十万人，舟师可募而用者，约万人，江西闽楚三省之兵，可请而用者，约七八万人。而土官之调度为难，所宜激以讨贼之义，宣以诛赏之条，俾慑威衔惠，自奋于捶策之下；而又简其酋长之忠义有为者，以赤心付之，无后时而缓，无先时而急，而我执其中权，乃有济也。师四十万人，大约日食米六千石，旬日倍之，刍秣无与焉。加之征讨百需，未克时日，即今府藏空乏，赋繁民窭，未可偏累两广，以贻肘腋忧；则宜请之内帑，借之邻藩，而又当议和籴之策，慎挽运之方，谨贮宿之地，重出纳之司。官无蠹费，民无耗财，吏无丛奸，斯善策矣。然后议择地利，分道出师：广西之兵，一由凭祥下文渊，一由龙州下七源，会州广东之兵，由钦州下海洋，会思安三路并进，可被伪都。其细者，马必良，舟必固，甲必坚，兵必利，而又行者疾以速，无怨言；挽者安以舒，无劳色，侦者潜以深，无携志，购黎氏之裔，捞逆庸之罪，殄暴煦良，以昭大义。誓我百执事，戮力一心，以共天讨，命之曰：有犯者君子以废，小人以戮，厘为十有四事，以白于督府云。（《东涯集》四）

锷按：翁襄敏万达，道光《广东通志》，乾隆《潮州府志·名臣传》，乾隆《揭阳县志》，嘉庆《澄海县志·名臣传》，并有传。平交纪事，乃襄敏编述其招抚安南莫登庸始末也。《明史·外国传》，载张经上言安南进兵之道有六：兵当用三十万，一岁之饷当用百六十万，造舟市马制器犒军诸费，又须七十余万。况我调大众，涉炎海，与彼劳逸殊势，不可不审处也。（卷三百二十一《安南传》）。此即襄敏《经略安南六事议》原文，而经据以入奏，文具《东涯集》中。

宗颐按：万达《征南议》末云：有犯者君子以废，小人以戮，厘为十有四事，以白于督府。此十四事者，《东涯集》不载，今已莫可考矣。然集中别有《安南受降议》，及《上东塘半洲书》十余首，于剿抚方略，擘画周详，皆足见其行军用兵之谋深虑远也。此书《阮通志·艺文》有著录，与光绪《揭阳县续志》并作《平交纪略》。书共十卷，以卷数推之，知其纪述之详，而匪粗具梗概者可比也。

周氏光镐《征南纪事》一卷　《千顷堂书目》五。

未见

〔补〕乾隆《潮州府志》二十八《名臣传》：周光镐，授宁波推官有声，从铨部郎守顺庆。万历丙戌，西南不靖，邛筰陆梁，中丞徐固知其能，疏请监军，光镐轻骑飞渡，传呼所至，贼众惊匿。抵越巂，部署诸军三路并进，所向无前，直捣贼巢，禽获贼酋，安守大小，三十余战，斩首四千有奇。

《千顷堂书目》五，周光镐《征南纪事》一卷，记徐元太征松潘事。

光镐《上徐司马纪事启》：建越荒徼，自汉唐以来，疆域虽不可辨，然事迹尚可考焉。我朝《蜀志》，于此独疏，诸经略无可概见。大都自月鲁帖木儿之后，未有特命征讨者；间虽时而雕剿，时而诱谕，未尝遭一大创，以故蓄乱，十余年以来，至于今极矣。乃本部院斯举也，天心厌乱，一方拯溺亨屯，故搜薙廓清，前二百载所未有也。某猥备戎行，虑他日无所睹记者，谬以耳目身心之所及，敢奉台命而略纪之，顾其事不爽实，而其文不能檃括，其伐虽极光大，而其词不能阐扬，是则某无所逃罪矣。向以马边未竣，本敢尘渎以上，兹西南事大定矣。谨录芜稿，呈望台览，乞赐裁削指示，无任皇悚。（明《农山堂汇草》二十二）（宗颐按：徐司马，徐元太也，宣城人，字汝贤，知魏县，以卓异擢吏部主事，累迁顺天府尹。时贼首拥众杀掠，事闻，以元

太巡抚四川，讨平之。见《中国人名大辞典》。)

锷按：松潘，古氐羌地，唐地属吐番，元始内附。洪武，置松潘卫，隶四川都司。其地控制番戎，山川险峻，盖川蜀之襟带，而关陇之藩篱也。宣德以来，蛮酋屡为边患，迨何卿讨平之后，善为安抚，兵威所及，百蛮屏息，边境安堵，垂五十年。万历八年，尝一度骚动，于是有杨一桂三寨之役。十四年，松藩四十八寨，复勾结作乱，朝命元太讨之。时光镐方守顺庆，亦奉命监军南征，及事平，光镐乃记其始末，即此编也。元太征松潘，《明史》不载其事，考陈宗虞《序光镐渡泸草》，言当羌难初起，道涂四塞，诸将争言罢兵；国雍（光镐字）独拜命，慷慨赴敌，驻师转战，深入不毛。今其诗曰："何意握兵符，南征六月徂，艰危百战在，羽檄一身忙"，非其赤心，足蹈白刃，无以异于葛杜，何能收雍闿，禽孟述云云。而光镐亦有《谢郭青螺贺平蛮启》，其略云："某谬乘戎役，幸藉门下，宠灵建越两地，尽芟刈大憝，而克平之，是皆督抚之威猷，大将军之勇略，二三同事者之筹帷。区区不佞，庶几因人不愤事，幸矣！乃其三时露刃，六月服成，不敏之罪，胡可胜诛？远辱台使，猥承奖借，愧汗袭踵，宠贶之临，敢不拜嘉？"由此观之，则平蛮之役，虽由元太统驭全军，而临阵破敌，出奇制胜，功绩固当属之光镐也。此书世鲜传本，惟《千顷堂》有此目，今据补入。

又按：李之鼎增订《丛书举要》六，据天一阁所藏无名氏《名臣宁攘前编》，中有周光镐《征南纪事》一卷。

别史类

明

薛氏虞畿《春秋别典》十五卷　《经义考》二百三，《四库全书总目》五十，《续文献通考》一百六十七，道光《广东通志·艺文略》二，光绪《海阳县志·艺文略》。

存　《墨海金壶》本；《守山阁丛书》本；《岭南遗书》本。

虞畿《自序》：昔仲尼作经，口授弟子，左丘明惧其妄意失真，乃推论本事作《内传》，彼采诸国名物作《外传》，盖侈哉博乎其纪事也已。观周篇尝载孔子将作《春秋》，与丘明乘如周，观书于周史，归而作经，丘明作《传》。

若是乎其于二百四十年之迹，盖目睹而备言之也，恶有所谓别典哉？今考其书，或先经而始，或后经而终，辨理者依，合异者错，皆彬彬乎条分胪布，犹伍两焉。《公》、《穀》后出，谭经不睹《史记》，耳而传之，廑廑什一二耳。然旧史遗文，无关圣笔，左氏捐而不录者尤众。刘知幾亦谓丘明纪载当世，得十之四，岂非深慨乎记事之未周欤？不佞尝阅注牒，见《春秋》君臣往迹，醇雅奇袤，不下千事，散著百家，皆三氏所弗录，间或微掇其端，而未究其绪，存其半而不掇其全，见辄觖之。因不自度，略仿《左》例，分十二公以统其世，稽三传人以系其事，年不尽考，而附诸人；人不尽知，而援诸事；参稽互证，务极恢闳，幽章纤巨，兼收咸纪，盖庶几哉疑于旧史遗文之犹在焉。尝僭自谓言略成乎一家，功可裨于三氏，题之曰《春秋别典》，殊三传也。荀悦有言曰：立典有五志焉：一曰达道义，二曰彰法式，三曰通古今，四曰著功勋，五曰表贤能。呜呼！典无当于五志，奚取于典也哉！或者曰：拾金者汰沙，掇珠者捐蚌；三氏有作，皆镠铣也，夜光也，子何用矻矻沙蚌是营哉？且也无关于圣经，何必《春秋》耶？不佞谓不然，匠石不遗轮囷，医师不弃溲浡，为取用全者众也。且柤梨可以充品，吹竹可以间声，前锋后距，兵之所以万全也。左验置对，狱之所以平反也。《春秋》既曰刑书，何厌乎具两造哉？比事属辞，岂尽无取尔耶？况镜古可以观今也，轨前可以循后也。准得可以形失也，典皆有焉。凡十五卷，《书目凡例》列在左方。粤瀛后学薛虞畿识。（《春秋别典》卷首）

《凡例》：凡辑事尽《春秋》，匪《春秋》之年事无辑也。起隐尽哀，一如左氏，闲详晋大曲沃，赵保晋阳，虽逾二百四十年之外，为晋主夏盟，宜详始卒，从左例也。　　凡辑曰别典，匪别弗提，左氏内外，《公》、《穀》、《檀弓》，既列于经，家传户诵，无用取焉。诸子百氏，希于闻见，搜罗殆备，义取翼传，不妨癖左也。凡辑主分年，年据三传，或人可年系，则随年引经，或传有其人，则因人系事焉。史世家不无同异，用列分注，以资考索。
凡霸盛桓文，烈称管晏，自非孔氏，谁不道之？二氏有述，桓景独备，若概著录，斯亦繁矣；略加铅黄，唯存驯雅。　　凡事取实录，不列寓言，郑圃濠梁，廑存可据耳。　　凡史载事，辑史例也，标仅及事，言因事见，专言弗录也。

凡辑萃百家，事多错见，此详彼略，甲工乙拙，要在参提，事必不遗，文资简要。（《春秋别典》卷首）

薛虞宾《跋》：先仲氏辑《春秋别典》，未脱稿，而不幸下世。郭郡公用

唐词部言，亟取而序之，胪其目于郡乘《艺文志》中，公其贤于中郎远矣。显其甫成于草创，而考核未加，不无挂漏甲乙，年代倒置之病，贻好事者之惜。走谓昔丘明受经作《传》，广记而备言，表时而记月，藉令辑别以翼《左》，乃采摭未广，而世次乖舛，曷称《别典》哉？故特广阅博搜，遇有异闻，辄嘿识以归，参互考证，不遗余力焉。世悬者更，类殊者析，删其繁复者十一，苴阙略者十三，事则咸备而罔缺，序则有条而不紊，案之以三氏之遗者，庶无面邙适越之叹。嗟夫，躬太史者亡十篇，司兰台者遗八表，始创之难为功，自古志之矣。矧仲氏列章逢治博士家言，出其余力，以从事于此，且又以无年，何怪乎立言之罔然哉？长志未信，责在后人，走愧缵成，殚精极虑。聊以自塞其责云尔。若曰："妄干载笔，以附于述作之林，则吾岂敢？弟虞宾跋。"（《春秋别典》卷末）（宗颐按：薛氏兄弟《序》、《跋》，《经义考》颇有删削，今皆照原文迻录。）

朱彝尊《跋》：暇思辑《春秋别典传》一书，凡左氏《内外传》，及《公羊》、《穀梁》所书，概不登载；于经文下别录《子史百家》之言，有志未逮。不意薛君先得我心也。《别典》十五卷，抄撮具见苦心，惟是各条之末，不疏明出何书；明人之习，大都若是。君名虞畿，弟虞宾，其字里新《通志》不载，莫得其详矣。康熙辛巳十月朏，竹垞老人彝尊识。（《春秋别典》卷末）（宗颐按：此文《经义考》不载。）

《四库全书总目》五十：《春秋别典》十五卷，（两淮盐政采进本）明薛虞畿撰。前有虞畿自序，不署年月。称尝阅往牒，见《春秋》君臣往迹，不下千事，散见《百家》，皆三氏所未录，间或微掇其端，而未究其绪，存其半而未采其全，因不自度，略仿《左》例分十二公以统其世，稽三传人名，以系其事，凡十五卷。末又有其弟虞宾《跋》，称先仲氏辑《春秋别典》，未脱稿而不幸下世，不无挂甲漏乙，年代倒置之病，故特广阅博搜，参互考订，世悬者更，数殊者析，删其繁复者十一，苴其阙略者十三云云。则此书乃虞畿兄弟二人相续而成也。旧无刊板，此本为朱彝尊家所藏，有康熙辛巳十月彝尊题字。惜其"抄撮具有苦心，惟各条之末，不疏明出何书。明人之习，大都若是"。所讥诚中其病。然网罗繁富，颇足以广见闻，要亦博洽之助也。虞畿《序》自署曰"粤瀛"，彝尊《跋》，称其字里，《通志》不载，莫得其详。虞宾《跋》中，称仲氏列章缝治博士家言，盖广东诸生也。考胡恂《潮州府志》曰："薛虞畿字舜祥，海阳人，初为诸生，后弃去，隐韩山之麓，以农圃自娱。郡长史欲致之，凿垣而遁，著有《听雨篷稿》"云云，当即其人。又考

潮州在梁为东阳州，后改为瀛州，与粤瀛之称亦合。惟《志》不言其有此书，疑偶未见耳。虞畿又称《书目》、《凡例》列在左方，今卷首有《凡例》七条，无书目，则传写者佚之矣。

伍元薇《跋》：右《春秋别典》十五卷，明海阳薛虞畿舜祥撰。按《潮州府志·隐逸传》："先生初为诸生，后弃去，隐韩山之麓，以农圃自娱。郡长吏欲致之，凿垣而遁，著有《听雨篷稿》。"而是书则旧《通志》、《府志》、《县志》均不著录。原书各条之末，未注出典，朱竹垞检讨《跋》语深惜之。此本为曾广文勉士，从浙人筠轩洪氏借抄，各条下皆注所出，谓孙渊如观察所补也，考孙氏《书目·内编》："《春秋别典》十五卷，明薛虞畿撰，星衍考注出典，南海吴氏刊本"，则渊如观察果注是书矣。今按所注核之，有各书俱同，而但注一书名者；有互异者，有详略繁简间有不同者，有迥不相侔者，大抵周秦两汉之交，互相沿袭，是非蜂起，而先生复笔削于其间，殆难按辙而求矣。尚有数条未注者，其抄胥所脱，与原本未注均不可知，今但正其讹字及不可句读者，付之剞劂，余仍其旧，未敢僭更，俟觅孙祠藏本重校之。至谓吴氏曾刊此书，迄今未见，岂当时有是言而未及竟欤？辛卯未伏后，后学伍元薇谨跋。（《春秋别典》卷末）

锷按：薛明经虞畿，乾隆《潮州府志·隐逸传》，光绪《海阳县志》并有传，所辑《春秋别典》，旧仅有传抄本，嘉庆十七年，虞山张海鹏刊入《墨海金壶》，于是有《金壶》本，后板毁于火，其烬余归金山钱熙祚。钱氏复依张梓本，刊入《守山阁丛书》，于是有《守山阁》本。然此名虽两本，实一本也。书均不注出典，亦无跋语，莫详其所由来。惟《岭南遗书》本，乃从临海洪筠轩借抄校刊，筠轩为孙渊如先生高弟，故此本曾经孙氏重校，兼注出典，末又有竹垞老人题跋，与《四库》所据之本正同，疑亦抄自彝尊家也。此书摭拾《春秋》佚事，以十二公分类，凡五百九十条：计隐公九条，桓公五条，庄公四十九条，闵公五条，僖公五十九条，文公三十三条，宣公十六条，成公九条，襄公一百二十一条，昭公六十条，定公九十六条，哀公一百二十八条，而采用之书，据孙氏标注共二十七种。（《大戴礼》、《韩诗外传》、《尚书大传》、《国语》、《战国策》、《吴越春秋》、《越绝书》、《史记》、《管子》、《墨子》、《荀子》、《庄子》、《列子》、《晏子春秋》、《吕氏春秋》、《韩非子》、《孔丛子》、《淮南子》、《抱朴子》、《家语》、《贾谊新书》、《说苑》、《新序》、《列女传》、

《北堂书钞》、《太平御览》、《初学记》)。虽皆习见之籍，要其钩稽旧文，勤于补缀，不可谓无裨于文献也。

宗颐按：《春秋别典》一书，赵魏《竹崦庵传抄书目》，列入经部；朱学勤《结一庐书目》载有抄本二种。此二种者，疑即一为旧本，如《书目答问》所录之《墨海金壶》本及《守山阁》本也；一为孙氏《考注出典》，如今之《岭南遗书》本也。《四库全书》收录是编，由两淮盐政采进。今《两淮进呈书目》，尚有目可考。《别典》旧仅有写本，辗转传抄，讹脱甚多，文句支离者有之，注典失漏者亦有之。今本薛虞宾《跋》曰：郭郡公用唐祠部言，亟取而序之，胪其目于郡乘《艺文志》中。所云郭郡公者何人？唐祠部者又何人？皆未明言。予检《经义考》所载薛《跋》，郭下有棐字，唐下有伯元两字，乃知二氏之名，今本脱漏也。《跋》言郡公郭棐以伯元言，为之序，复列其目于郡乘《艺文志》。考郭棐，番禺人，万历壬寅，曾修《广东通志》。伯元则为万历进士，虞畿与唐、郭二氏，其年相接。盖虞畿，薛亹之孙，旧志言虞畿海阳诸生，而盛端明撰《薛亹墓铭》，称亹男孙虞畿选贡，《明史》选贡之制，肇于弘治，万历曾废之，崇祯复行。虞畿选贡，若在贡举未废之前，则当与唐、郭二人同生于万历也。三人者，苟生同时，则郭棐为《春秋别典》作序，又列其目于所修《通志·艺文》中，其说似可信也。(郭棐万历《通志》共七十二卷，中有《艺文志》三卷。)然予考《阮通志·艺文》所载《别典》，无郭棐《序》。清朱竹垞跋此书，谓虞畿兄弟，其字里新《通志》不载，伍元薇亦言是书旧《通志》、《府志》不著录，疑郭《通志·艺文》，朱、伍二人必曾检之，故有此言。若然，则《别典》一书，郭《通志》未曾载其目也。而《广州府志·郭棐传》，不言其为潮州知府；而薛《跋》称曰：郭郡公棐，是又与棐事迹不合也。然则郭郡公者，为别一人欤？按《潮志·职官表》无郭棐名，嘉靖万历间，潮州郡守郭姓者，有郭子章、郭春震二人，子章后于春震，未曾修《郡志》，春震则于嘉靖二十六年修《府志》八卷(或作十二卷)。明代《潮志》，此为最末。其书今已亡佚，然体例犹可概睹。(乾隆《周府志》卷首载有林庭堂《序》。略言郭公渐斋〔即字春震〕，续修《潮志》，其《凡例》有八，首地理，次建置，次田赋，次祠祀，次官师，次选举，次人物，终杂志)。其书凡八类，而独无《艺文志》一门。或谓郭郡公，即为春震，然春震字渐斋，

名不称巢，尤不相合也。此实一大疑案，谨此识疑，以俟考核焉。

饶氏与焕《小史》十卷　道光《广东通志·艺文略》二。

未见

〔补〕乾隆《潮州府志》二十九《文苑传》：饶与焕，字道章，大埔诸生，词章之学，名噪邑中。所著有《小史》十卷，监司朱公东光亟赏之，以明经终。

宗颐按：饶与焕，又号印阳，嘉庆《大埔县志·文苑传》亦有传。大埔《饶氏族谱》，载有杨闱撰《饶印阳传》，称其雅喜词坛骚赋之业，所著《小史》十卷，监司朱公东光亟赏之，遂叙而寿之梓。是此书当时曾付剞劂，然今则少见传本。即朱公《序文》，《县志》不载，亦已不可考矣。

陈氏邦基《古帝王绎》　乾隆《潮州府志》二十八《儒林传》。

未见

宗颐按：嘉庆《澄海县志》十九《邦基传》，作《古帝王纬》，误也。

《孔子世绎》　乾隆《潮州府志》二十八《儒林传》。

未见

郭氏之奇《稽古篇》五十五卷　《四库全书总目》五十，道光《广东通志·艺文略》二。

存　清初刊本。

之奇《自序》：《稽古篇》之作，非作也，述也。取《汉书·古今人表》，正以《春秋》，订以《左丘》、《公》、《穀》、《国语》、《国策》、《史记》、《通鉴》，求其至当，毋罔古而惑今也。《春秋》二百四十二年耳。由邃初迄周秦，前乎此，有人有事矣；后乎此，有人有事矣。曷为正乎《春秋》，正以《春秋》之义例焉尔。今由《班》、《史》所列，分以三科，别以九等。迹其论断，圣仁智愚上次中下，亦拳拳于先师之牙后，何乃折中无闻，名乖义谬，贻来者之讥谪。臣以为班生搦三寸之管，驰骛数千载，仰窥坟索，旁贯百家，抗

芳轨于未渝，砥污瓷于既腐，班生之志则大矣；独悲其蔽乎暗而误乎臆也。何暗尔？若圣与仁，则吾岂敢？圣仁匪异也：仁者见之谓之仁，智者见之谓之智，智仁非分也。上上曰圣，上中曰仁，上下曰智，懵厥指矣。夫妇之愚，可以造端，虽有下愚，自灾厥身，犹愈于足智多能之乱贼也。下下之列，独归愚人，于劝惩曷取焉？况乎人类既滋，群生堪堪，书契以来，畸踪隐迹，律度量衡，所弗能数。统章元会，所未由穷。嗟夫《班》、《史》，探索钩致而参伍之，一名一字，或分两人，此轩彼轾，错综矛盾，有由来矣。若夫圣君、圣佐，于今为烈；以及德功差等，忠佞分行，安得阿其所好，外其异己？鸿荒沕穆，结绳之故，不可得而详矣。盍亦观夫三代以来，少康祀夏，帝杼师禹，今古兴王，首推弓冶，康居上下，杼且中中，甚可诧也。芒泄虽贤，岂能方康？扃仅守府，顾反高杼。此抑扬夏后不可为平者。大丁早卒，何闻而并思道之君？辛乙不竞，何竖而驾任贤之主？此低昂有殷不可为准者。不佞伊尹元圣，一德齐汤，说命箕畴，心传稽古，比辙管晏，然与钦否钦？又如宗圣曾子，不如左丘；与周八士，不如诸伶；胶鬲商容，厕于师涓之列；祝鮀孙贾，乃入史鱼之九班。由斯类推，可为三叹！即如下下之列，以待元恶。鲁隐让国，菟裘弗终，君子愍之；比诸长狄，不及圉荦。薰莸倒背，一至于斯！又如武□射天，分身河渭，二世积市，殒首望夷，穷凶极暴，载籍稀闻。视夫逃债赧王，处松饿主，丧师坠国，积威使然，宜从哀矜之列，不在痛疾之科。而下中下下，反有轩轾，臣故断断乎谓《班》、《史》之蔽于暗而误夫臆也。臆以成暗，暗以锢臆；虽欲仰瞻尼麓，流溯洙源，终南辕而北向矣。臣不惮折衷，别为序次：上焉者，为圣人，大贤，贤者，希贤；亦曰圣贤之号，光被四表，圣人如日，大贤如月，贤者如星辰，希贤如云汉。三光为昭，将互相映发也；次之为畸人，如辟历夜明，以助化工之神奇；次之为中人，如暑雨寒风，与四时同消息尔；下之为妄人凶人，则霞虹霰雾，天之杂氛，五残六贼，天之逆气；最下为乱贼元恶，则尤枉矢。天之乱象，星移宿易；天之杀机，发于天者见于人，发于人者以人治之，而已总之，曰圣人，曰大贤，曰贤者，曰希贤，曰畸人，曰中人，曰妄人，曰凶人，曰乱贼，曰元恶，天□□□，故人有十等也。何谓圣人、圣君、圣佐、圣师？勋放天地，德昭古今，出乎其类，拔乎其萃也。周孔以下，不再见矣。何谓大贤？克实而有光辉之谓大，与夫大忠大孝，至清至节之楷模，天下□□后人者也。何谓贤者？希于圣而贤于人，富强礼乐之英，多闻多见之隽也。何谓希贤之人？不忮不求，必信必果，有所不为，可以有为之俦也。凡斯三者，以语夫仲尼之

门，识大识小之士，区以别矣。若夫《春秋》以下之人物，人之有犹有为有守，羞其行而昌其邦，三者之称，或稍恕焉。将望古而遥集，亦因时而尚论也。何谓畸人？曰博闻强志，精工术数，工于技能；与夫重然诺，轻死生，气矜得之夫，跅弛不羁之侣也。何谓中人？曰希贤之下有中人，凡著职服官，书名氏于经史，遭时际会，附青云以声施者，则书之。畸人之次亦有中人，习仿流渐，虽小道必有可观者，亦如子舆子之圣，娄输师旷先告子分黝舍而臣孽于陵也。何谓妄人与凶人？曰天下之恶一耳；有索涂冥行者，有驱诸阱罟之中而莫之知避者，有下愚不移者，有为不善而惟日不足者。所归之恶，各有已甚未甚也。何谓匪类？曰子弑其父，臣弑其君，奸回阴鸷，为鬼为蜮。《诗》曰："投彼豺虎。"《传》曰"迸诸四夷，彼哉彼哉，非斯人之徒也！"匪类何以有二等？所播之恶，亦有已极未极也。由前后所列，古今之贤不贤尽于此乎？曰弗尽。弗尽则曷为书乎？此立少观多，存其略焉尔。曷为存其略？书缺有间矣。非□□□□言行无得而称焉。不可以为有，不可以为无，不可遽没其名氏。若夫诵其诗，读其书，知其人，论其世。立乎今日，以指上古。上古之日远矣；所闻异词，所传闻异词，从同同而阙疑，殆臣不佞，师先圣而述者也。始乎盘古首出御世人之始也。何以止乎战国？曰备矣。汉唐以下，有志未逮者，何取乎《叙赞》、《论说》？臣生也晚，窃取汉宋诸大儒，较诸《班》、《史》，择精而语详也。解嘲分谤，以俟后之君子，则未知其为是欤？其诸好古阙文之意欤？繇后所述，君师之统，八侯国之纪，二十统者总也。总天下之大同，而归于作君作师之人也。纪者记也，记分治之遗法，而彰其建侯设屏之意也。附以《列传》百，《外传》四，《总传》三十。《传》者传也。传于微，传于著，一人之言行，而褒讥互见；一事之义类，而善恶分途。为百为四，善善长而恶恶短也。《总传》□次，善善先而恶恶后，中国内而夷狄外也。终以六训，训者循也，遵也，循天地人之理□，遵皇帝王之典谟，以窃附于祖述宪章之微旨也。三古远矣，章之自明，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臣惟终身守此勿勿也。故曰《稽古篇》之作，非作也，述也。时□□拾贰年著雍阉茂之岁，律中黄钟，赐进士第光禄大夫行在少保、兼太子太保、武英殿大学士、礼兵二部尚书，臣郭之奇谨叙。（宗颐按：之奇此书，曾上永历帝，《自序》之末，年号仅余空格，疑即永历。考永历在位十五年，亡于辛丑。此《序》所载著雍阉茂之岁，《四库》谓为戊戌年；以此推算，恰为永历十二年，则此阙文，当为永历，可无疑也。）

《凡例》：曰若稽古、曰鸿荒，冒天下者三皇。德如五帝，功如三王，统

至嬴而中绝，道由孔而日昌，初一为八统。曰若稽古、曰春秋战国，五伯莫盛于桓文，七雄同归于诈力，观征伐之自侯，嗟王者之迹熄，次二为二十纪。曰若稽古、曰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春秋大夫，同道为朋，战国人士，从善如登，择而从，择而改，观其所感而自兴，次三为列传百，外传四。曰若稽古、曰微微彰彰，其道日光，彰善瘅恶，千载旁皇，俾斯人之□□，垂汗简于秋霜，次四为总传三十。曰若稽古、曰君子，言有方而行有式，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其德。观乎天之象，地之域，人之情，物之则，可大可久，而天下之理得，次五为六训。

《四库全书总目》五十：《稽古编》五十五卷（江苏巡抚采进本），明郭之奇撰。之奇揭阳人，崇祯戊辰进士，《类姓登科考》载之奇官副使，擢授詹事府詹事；而此书结衔则称武英殿大学士。考明烈帝五十相传，无之奇名；而集中所载年月，上有阙文，第云"第雍阉茂"，乃戊戌岁，当为顺治十五年。按《梧狱纪略》载桂王诸臣，有詹事府礼部右侍郎郭之奇；则所云大学士者，亦桂王所授之官。盖是时云南未入版图，故犹题其私署也。所载自上古至秦而止，以各代君臣，分为《表》、《传》。《夏》以前，则全抄《路史》、《禅通》诸纪；三代至秦，则多用《史记》、《汉书》。其所叙君臣各表，有圣贤大贤希贤诸名，庞杂殊甚。《汉书》立《古今人表》，后儒多訾其失伦。是书义例多乖，更沿流而失之者矣。

《韩江闻见录》一：先生著《稽古篇》，颠沛时，未尝不以进讲，与宋陆贞夫，临难讲大学，同一始终守正，事君以道。

锷按：菽子郭忠节之奇，道光《广东通志》，乾隆《潮州府志·名臣传》，光绪《揭阳县续志·贤能传》并有传。所著《稽古篇》，《揭阳县续志》本传作十二卷，《艺文》作一百卷。（宗颐按：《揭志》卷三《之奇传》，称之奇居夷，著《稽古编》十二卷；卷四《艺文门》，言《稽古编》一百卷，分十二集，上自鸿荒，下逮秦世，本传所谓十二卷者，疑即十二集之讹也。）惟《广东通志》引《四库》著录，作五十五卷，与今传本正同。考此书卷首，载忠节《自序》分卷之故，其言曰：稽古之篇，初一曰八统，取象乎八卦也；次二曰二十纪，取类于八方十二州也；次三曰列传百，外传四，取物于盈，取义于闰也；次四曰总传三十，取法于惟月也；次五曰六训，取则于《六经》也。合为五，凡五行之理也。分为五十五卷，天数二十五，地数三十，天地之数也。据此，则作五十五

卷者是也。当明之季，永明播迁滇黔，以旧臣而随从行在，始终不渝其节，卒国亡被掳，从容就义者，吾潮仅有忠节一人；而旧府县志为忠节立传，均讳其晚节，略而不言。王船山撰《永历实录》，竟以忠节为险诐小人；甚至有两粤沦陷，之奇遁降于清之语。（《实录》十二《童郭列传》）考黎士弘《郭菽子先生小传》，言公出入两粤滇黔间，数年继入交趾，遂为大师所获，送至粤西省城。时两司郡县多闽人，俱公门下士，多方曲譬，公正色斥之，惟杯酒赋诗候命。就义之日，慷慨从容，而无改色。（亦见《仁恕堂笔记》）罗万杰大学士《郭公墓志铭》，己亥滇南失守，六飞远出，公挈其二子，避地山中，所至夷汉杂居，殆非人境，结茅以处，犹著书不辍。辛丑，交夷执献，对问无回辞，羁馆阅岁，以壬寅八月尽节粤西。士弘长汀人，为忠节门人，万杰则与忠节同官同里，其记忠节事，断不至于伪撰。况忠节之谥，出自清帝钦定；如忠节后果降清，安得叨赐名之典，此至易辨者。《行在阳秋》记忠节不屈，事较翔实，兼载其绝命诗二首。（《阳秋》所载诗，乃八月初四日纪事之作，距就义尚有十五日，时尚未抵梧州，自此以后，至被杀，据内文集，尚有二百余首。）而《南疆逸史》四，且言未没前，寓书其子曰："事之兴废天也，成吾志焉耳！"此皆公殉节之明证。得此，而船山降清说之诬妄，不攻自破矣。此书卷首结衔称武英殿大学士臣郭之奇撰述。文中亦称"臣之奇曰"，则《闻见录》谓曾经进讲者，当属可信。

宗颐按：菽子《稽古篇》一书，其《自序》所载年月，为著雍阉茂之岁。据《四库》考定，乃戊戌年，今本《宛在堂诗组东集》，有《乙未除夕为稽古诸传未竣漫吟》五律，又有作《稽古篇诸论断》五绝，是其书属稿在乙未之前，而成编则在戊戌之间也。林杭学康熙《潮州府志》，言之奇遁迹入南交山中，结茅著《稽古篇》百卷。盖本罗万杰《墓志》避地山中，结茅以处，犹著书不辍之说也。考之奇居夷，在己亥滇南失守之后，其《稽古篇·自序》，撰于戊戌，则当避交趾，其时书虽完稿，犹有待于改定；故己亥之岁，复从事纂辑也。之奇遭国变，辗转迁徙，迄无宁处，而犹奋勉著书进讲，事君以道，其用心可谓勤矣。

清

〔补〕丘氏集勋《左史汇诠》　同治《大埔县志》十七《耆德传》。

未见

〔补〕同治《大埔县志》十七《耆德传》：丘集勋，号建川，性嗜诗书，教孝友，课徒五十年，士林矜式，编有《左史汇诠》，及《调元捷径》医书藏于家。

王氏定镐《明史质鉴》

未见

定镐《自序》：中国衣冠衣物，开五洲风教之先，其规模明备，因革相沿，历数千年之久。凡外洋政教皆中国所已行，积久成弊，不得不变者也。是故三代人才出于学，战国及秦出于客，汉魏以下出椽吏，隋唐以下出科举；科举兴而乡举里选废，汉制科发策，虽以文取士，要皆由乡举里选而来，未曾不参以实行；隋唐以下，则全以文定矣。然文以载道，观其文亦可见其人；故自科举盛行，人才之有体有用者，亦不乏于世。盖乡举里选不得不变为科举者，势也；科举之文，《策论》变而《诗赋》，《诗赋》变而《经义》，《经义》极而制艺，亦势也。其制适相因，其势实相矫，故自制艺取士以来，历六百年。硕彦鸿才，踵相接也。科举何负乎天下，制艺何负乎科举哉？谓予不信，请借鉴有明一代之史。

锷按：定镐字静山，海阳人。光绪间廪贡生，生平笃于友谊，曾刊亡友吴少樵遗墨，为时所称。精史学，尤熟明史，是书名曰《质鉴》，闻其体裁颇类注释，侧重掌故，于史事异同，参稽群书，校核厘正，静山自谓一生精力，尽在此编，积稿数十册，以家贫未能付梓。晚年，友人王孝廉少筠为征启募刊，始克开雕；然功未及半，静山旋归道山。其稿板后为门人携去，或云今尚存银潮吴氏也。

杂史类

明

林氏铭球《监军纪略》　乾隆《潮州府志》二十八《名臣传》。

未见

九龙真逸《胜朝粤东遗民录》四：铭球，崇祯戊辰进士，官御史，上疏言治兵固急，保民宜先。又申救辽督洪承畴免逮，荐黄道周起废籍召用。后劾岷藩降官，起补光禄寺监事。京师陷贼，迫污伪命，旋遁归；潮寇起，以

练兵保境，积劳成疾，卒。（《林俊胄传》）

锷按：林侍御铭球，字彤石，号紫涛。乾隆《潮州府志·名臣传》，乾隆《普宁县志·乡贤传》并有传。侍御本姓蓝氏，先世为闽之漳浦人；第后，始占籍普宁。其后蓝鼎元令普邑，尝题侍御像赞，犹称曾叔祖云。（见《鹿州初集》十五）此《监军纪略》，乃侍御巡按湖广时，奉敕监军护陵所作也。

宗颐按：铭球奉敕监军，实为平湖北剧盗吕瘦子及湖南大疑山寇郭子奴，此书当系记其事也。

清

薛氏然《闻见录》　乾隆《潮州府志》二十九《文苑传》。

未见

乾隆《潮州府志》二十九《文苑传》：然生平多著述，辑《闻见录》，详记鼎革以来事迹。

宗颐按：薛然此书，《阮通志·艺文略》列入《子部·杂家类》。

李氏芳园《平台遗策》　光绪《海阳县志·艺文略》。

佚　光绪《海阳县志》四十。

光绪《海阳县志》四十：李芳园，字开与，少有远志。谙子、史，明韬略，襟怀磊落，卓然有文武才。乾隆壬午举于乡，登丙戌会魁，点传胪，授侍卫，趋从殿右。旋授江苏城守参将，转浙江台州副将。时台湾林爽文作乱，渠寇猖獗。经略大帅福康安调芳园镇守金厦。芳园星驰赴命，整戎行，察形势；以其地向无城郭，故民居悉罹焚掠，乃请筑城池，分劄营伍，且守且战，逆党闻风畏避。然复由漳攻台，芳园遣族侄哲假作台商，深入贼巢，探诸机密，作表里合应之计，台寇遂平。以功钦赏花翎，实授金门总兵官，兼署提督厦门水师军务。在金厦恐丑类复萌，时常巡哨海滨，忽于巡船得暴疾卒。芳园居官廉，不取陋规，不携亲眷到署。当扶榇归，宦橐萧然，仅存翰墨数幅，所著有《平台遗策》，因其孙大白以把总劳王事溺云澳海中失传。

奏议类

宋

王氏大宝《谏垣奏议》六卷　道光《广东通志》二百九十二《列传》。

佚　光绪《海阳县志·艺文略》。

《宋史》三百八十六：孝宗即位，大宝言古致治之君，先明国是，而行之以秉断。军兴以来，曰征，曰和，浮义靡定。太上传丕基于陛下，四方日徯恢复。国论未定，众志未孚，愿陛下果断，则无不济。汤思退议罢督府，力请讲和；大宝奏谓，今国事莫大于恢复，莫仇于金敌，莫难于攻守，莫审于用人。宰相以财计乏，军储虚，符离师溃，名额不除，意在核军籍，减月给，臣恐不惟边鄙之忧，而患起萧墙矣。

又三百八十四《汪澈传》：隆兴元年，张浚克期大举，诏澈出师应之，澈以议不合，乞令浚并领荆襄，谏议大夫王大宝论澈无制胜策；皇宁倜以忠义结山寨扼敌要冲，澈不能作制，坐视孤军坠敌；计赵撙以千五百人，救方城，散五百余人，澈漫不加省；迄罢黜。疏再上，澈落职。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一百七十一：绍兴二十六年，二月甲午，国子司业兼崇政殿说书王大宝言：窃见江南诸州，有月桩钱，而县吏因仍为奸；有折帛钱，而下户赔补为患。月桩钱者，科发不均，名目无定。胥吏缘此，以科曲引催积欠，折卖官纸，私行赏罚，四事为民刻剥。良民追呼牵牛，其弊为甚。折帛钱者，艰难之初，物价跃贵，令下户折纳，务以优之。今市价每匹不过四贯，乃令下户增纳六贯，望委诸路监司核实月桩名色，立为定额；如有不足者，审度均定，不得假名目以恣率敛；及折帛钱，量与裁减，以恤下户；庶几和气旁浃，至治格于神明矣。上览奏，谓执政曰："大宝所论，可令户部看详。"上因言"大宝近又请放度牒，殊未晓朕意。人多以鬻度牒为利，亦以延人主寿为言。朕谓人主但当事合天心，而仁及生民，自然享国长久，如高齐萧梁奉佛，皆无益也。僧徒不耕而食，不蚕而衣，无父子君臣之礼，以死生祸福，恐无知之民，竭民财以建塔庙，蠹民伤教，莫此为甚，岂宜广也?"辅臣皆称善。（宗颐按：《系年要录》所载大宝此疏，其字句与《宋史》微有别，"艰难之初"句，《宋史》作"南渡兵兴，市价每匹不过四贯"句，《宋史》"贯"作"千"，"令下户增纳六贯"句，《宋史》"贯"亦作"千"。）

朱子《答廖子晦书》：潮州王尚书，旧尝识之。其人劲正忠实有余，在言

路尝论汤思退之奸而逐之。但为人颇疏率，立朝议论，亦有不到头处；然不害为一代正人。今所得奏议，烦录一本见寄。傅景初是其婿，恐必有本，旦夕当寄书问之也。（朱子《大全集》四十五）（宗颐按：傅景初名伯成，济源从。隆兴初第进士，少从文公学。历官至宝谟阁学士，卒谥忠简。）

林大钦《潮州八贤试策》：文章学识，直言刚正者，王大宝也。观其疏请恢复，而恳建诸位，其忘身而殉国乎？吾于大宝，取其直也。盖其当奸臣柄国之日，而志存恢复；不避弹劾之所加，其孤忠可谓凛然不屈矣。故吾虽未敢谓其有旋乾转坤之功；然其倡正直之风，张忠义之气，而扶持宋室光明正大之业者，其绩伟矣。（《林东莆先生文集》一）

锷按：元龟《谏垣奏议》，其佚已久。自来收藏家书目，并未著录；即朱子所见，仍是抄本。意其稿始终未尝锓木也。元龟居台谏，鲠直敢言。时孝宗初即位，方锐意恢复；故元龟所请上封事，上多优容纳之。如劾汪澈督师之懦，汤思退讲和之奸，朱倬沈该之罪，章凡数上，百折不挠，皆其荦荦大者。而上卒用其言，足以觇其风节矣。惜诸奏今无一传，惟《宋史·大宝传》及《汪澈传》，节录其劾二汪疏语，犹可概见。至《系年要录》所载一疏，虽非其居谏垣时所上；因元龟遗文流传颇鲜，故亦并为采录，以见一斑。

明

翁氏万达《总督奏议》　《千顷堂书目》三十，光绪《揭阳县续志》四。

阙　《东涯集》本。

《三镇兵守议》　《千顷堂书目》三十。

未见

张萱《新定内阁藏书目录》五：《三镇兵守议》一册，全，嘉靖间翁万达《督西大题稿》。

锷按：焦竑《国史经籍志》五：有翁万达《督抚江西奏议》二卷，《审录江西奏议》五卷，《总理河道奏》十二卷，此误以翁大立为翁万达也。《万达疏草》，仅有《总督奏议》，《三镇兵守议》；而《千顷堂书目》著录不标卷数，张萱《内阁书目》，于《三镇兵守议》，亦只云一册全而

已。二书明时有单行本，今已罕见。考《东涯集》自卷五至卷十四全载《东涯奏稿》，凡八十余篇。虽不尽皆总督西大时题稿；然如劾郤永，乞录毛伯温，计禽叛逆以除祸源，及时修边以防虏患等疏，悉在其中。其言切中时弊，皆有关于大计，非徒为嚣争空言者可比。至于建白条制，如守边八目，防秋事宜，敷陈剀切，规画明阳，尤足征其经济之才也。

薛氏宗铠《东泓给谏疏草》一卷

存　《中离先生全书》附刊本。

《万姓统谱》一百十八：宗铠字子修，登嘉靖二年进士，初令贵溪，调将乐，更建阳，政务大体，百废具兴，及征为给事中，言论激切，触忤太宰，竟杖死，士人咸惜之。

锷按：东泓薛给谏宗铠，国子学正俊之子，中离先生之犹子也。事迹具《明史·冯恩传》，及《广东通志》、《潮州府志》，海阳、揭阳、澄海各《县志》。给谏父子叔侄，皆从游阳明，传良知之学，而给谏实践其说，竟以诤死于位。平生遗文多散佚，独其疏稿尚有旧抄本三篇，藏薛氏家。民国乙卯，曾彭年辑刊《中离全书》，曾得之，厘为《东泓给谏疏草》一卷，以附全书卷末，即今所据著录之本也。奏疏三篇：一曰明赏罚，二曰复黄册旧规，三曰纠劾奸佞乞赐罢黜。其所指奸佞，即吏部尚书汪鋐；给谏亦因此疏死杖下。三疏中造诣措词，侃侃不阿，真无愧言官之职。湛若水作《东泓墓志》，载其受杖之后，赋诗誓死，其辞曰："大奸在位，毒流缙行；……惟彼奸谗，捏构诬绳；惟帝赫然，迸兹佞人。爰逮小臣，亦寘于刑。于皇明圣，实余寡诚。大奸既去，遑恤我身。阳德方亨，永底乂宁。"呜呼！读此益以见给谏孤忠亮节，其人其文，并足垂诸不朽矣。

林氏熙春《掖垣疏草》一卷　《千顷堂书目》三十。

存　《林忠宣公全集》本。

《出山疏草》一卷　《千顷堂书目》三十。

存　《林忠宣公全集》本。

李栻《序》：余承乏于潮，谒林司徒先生，授以掖垣及再起列卿诸疏；盥

读卒业，喟然叹曰：此先生所以格心而致主也哉。人臣事君，蹇谔敷奏固难，而质之隐微天日如对尤难。虞廷凛几康于弼直，宣尼诫犯颜于勿欣，谓堂帘远隔真窾孚洽耳。夫撄鳞逞诤，白简披衷，岂不足以增凤鸣之风采？而正言则拂，深言则忌，补牍则显过，溅颈则触威，主忤臣激，堂陛谓何？至于迹睽心谅，谴薄恩孚；即俄顷不无瑕衅以相协，于易世数十载之后，诚窾之泌澈自莫量也。先生为令，而掖垣政泽洽于楚闽久矣。已而列工垣户垣，诸卿直亮，屹峙峨峨，辇毂间朝绅莫不奉为蓍蔡，倚为砥柱；而忠诚感格，能于朝廷起二十余年遗老于田间，而不能留神庙俄顷之外谪；能伸二十四臣朋侪之枉，而不能消避事者之心渐；观局者之揭陷；能苏漕河役夫工卒数十万之民命，而不能逃阴阳之为沴。盖先生所能者，天下咸孚其诚款；而所不能者，亦不以其进退去就为荣悴，则先生之感格主心何如哉？昔韩昌黎文章道德，百世所师，一疏斥于阳山，再疏斥于潮阳，卒以名卿一代山斗。公潮人，以谏显，为当代山斗。上且大用，岂风山席暖地哉！余推夫始终道之，若奏疏昌言伟论，凿凿经济，观者自得，余无容赘也。温陵后学李栻顿首拜书。（《林忠宣公全集》一）

何乔远《序》　（《林忠宣公传集》一）（不录）

黄棕《序》　（《林忠宣公传集》一）（不录）

郭之奇《司徒林忠宣公传》：公名熙春，字志和，别号抑晋，海阳龙溪人。登万历壬午举人，联捷癸未进士，授巴陵令。施改将乐行取，擢户科给事中，更历礼科兵科工部，因事建白，具《掖垣疏草》中。而最著者，参东封减织造，又如请免入彝采回青尊朝体而塞彝祸，于今为制，可谓言关国计者矣。军政拾遗之事起，一时勾斥言官三十四人，圣怒不测，阁臣疏救，而各官降杂职；冢臣疏救，而各官为民；震叠之下，掖垣逡巡申救。公疏轮次属刑科，都侯廷佩乃气沮色变，废然避也。公毅然首列，率同官抗疏入。左迁茶陵州，庚申始以南仪部赐环转光禄少卿，右通政太仆寺卿，太常寺卿，大理寺卿，所任各能其官；诸所条陈，如苏牵累，省繁文，酌参驳，与夫约民约官十六款，俱奉旨举行。时珰祸虽未起，其端已露，公遂六疏乞休，以户部左侍郎予告，仍敕将当日抗疏事，宣付史馆。（《林忠宣公全集》一）

锷按：林忠宣公熙春，道光《广东通志》，乾隆《潮州府志·名臣传》，光绪《海阳县志》并有传。所著《掖垣疏草》一卷，凡十三篇，皆忠宣为给事中时所上。其《申救言官》一疏，并忠宣出处本末，亦见

《明史·马经纶传》。惟疏文与此书微有不同。盖史撮其大意，兼为润饰，故文字稍异耳。忠宣居言官，前后凡三载。既去职，优游林下殆二十余年。天启初，起为光禄卿，转太仆太常，又参劾援辽将官，及畿省种马官员，其诤谔之气，终不少减。及致仕归，复汇集官寺卿时所上奏劄，为《出山疏草》一卷，凡二十六篇。两书各疏之末，皆缀有谕旨，其《出山疏草》，又附有户部等《衙门公疏》一篇，盖忠宣乞归之后，户部尚书李宗延等，请将公前《申敕言官》之疏，敕下史馆备收《实录》者也。两疏草明时有刻本，今则罕见矣。

宗颐按：林忠宣诸疏奏，多涉及边塞兵防，编中遇有胡虏等字，悉存空格。其《出山疏草》，乾隆《禁书总目》及《违碍书目》，皆载及，疑《四库》开馆时，曾经采进也。此二书，光绪《海阳县志·艺文略》皆有著录，唯不标明卷数，而《出山疏草》则误作《出山草》云。

谢氏正蒙《谢侍御疏草》四卷　乾隆《潮州府志》二十八《循吏传》。

阙　《潮州耆旧集》选本。

冯奉初《题辞》：隆万之世，朝廷大势趋重言官，其昌言谠论，为国为民者固有之，至于植党行私，假公报怨，朝端水火，重起戈予，则比比皆是，识者有世道之忧焉。侍御由安乡令擢台谏，巡按直隶，监榷淮扬，乃能正色立朝，劾税使参银台，请罢采珠，请免滥征，批鳞逆耳，凡人所嗫嚅不敢吐者，独侃侃言之，而未尝凭私攻注，大有理轮补牍之风。吾粤海忠介为南都总宪，城孤远辟，社鼠潜踪，天下仰之若神明；若侍御者，其殆闻忠介之风而起者耶？后学顺德冯奉初题。（《潮州耆旧集》三十二）

乾隆《潮州府志》二十八《循吏传》：谢正蒙，字中吉，惠来人。万历戊子举人，初任安乡令，邑滨洞庭，田多被水。正蒙谨堤防，潮水不为患。膺卓荐擢监察御史。巡按直隶，弹劾不避权贵。寻视两淮鹾政，革商规，修范公堤，以卫场灶。丁内艰归，服除，升河南参议，不赴，卒。著疏四卷，祀乡贤。

宗颐按：谢正蒙，雍正《惠来县志·乡贤传》亦有传。所作疏草，道光间冯奉初编《潮州耆旧集》曾选录十九篇，其书全本，今未见，不知尚存世间否？

吴氏与言《吴职方边事奏疏》　张鼎思《吴职方墓志铭》。

未见

同治《大埔县志》十七《宦迹传》：吴与言，字志默，嘉靖乙丑进士，授汉阳推官。鞫断冤狱，多所平反。会楚府狱起，与言执法不阿，致与当事忤，迁杭州府丞。二年，擢兵部职方员外郎。时海寇未靖，广潮道金浙专主招抚，阻回闽师；与言题请敕下闽广官兵，亟行夹剿，上是其奏。丁丑分校礼闱，称藻鉴，出为江西左参议，晋四川按察司副使。执政有挤之者，免官归。

宗颐按：吴职方《边事奏疏》，今无传，仅存《请剿海寇》一疏，载《府县志·艺文》。

谢氏元汴《谏垣草》　嘉庆《澄海县志》十八《循吏传》。

阙　《潮州耆旧集》选本。

嘉庆《澄海县志》十八《循吏传》：元汴字梁也，蓬州人。崇祯壬午举于乡，癸未成进士，以母老不就职。归一年，闻闯逆陷都城，北向大恸。后以福王在杭，往归之。廷试作《朋党策》，侃侃数千言，忠义激烈，王大奇之，即授兵科给事中，凡事皆咨之。元汴亦毅然自任，切论一时弊政，有《谏垣草》传世。

冯奉初《明兵科给事中谢元汴传》：乙酉六月，南都覆没，唐王监国福州元汴投袂而起，辞母，趋赴。天兴九月，以《朋党策》称旨授兵科给事中。元汴起自单寒，性戆直，不能随时俯仰；所进《六太息疏》，侃侃数千言，指斥时弊，与时局大相凿枘。十一月，奉差宣慰两粤，充册封二藩副使，便道奉母回潮。丙戌二月，至端州苍梧，行册封礼。三月，至桂林。九月，唐王殉国汀州。十月，桂王立于肇庆，元汴往谒王，复授兵科给事中，连上《十事四义》诸疏，皆直言时务，凿凿可见诸施行。己丑五月，奉差平远募兵。为广州声援。即而大兵再定广州，桂王奔南宁；元汴奉母，避地，转徙于兴宁长乐间，至丰顺侨居大田，授徒养母，不复与世事相闻。乱定，奉母还居郡城；母卒，弃家流寓澎湖台湾，后不知所终。（《潮州耆旧集》三十六）

锷按：霜崖谢给谏元汴，乾隆《潮州府志·文苑传》亦有传，霜崖仕行都事，《府县志》均略焉不详，惟冯奉初撰《明兵科给事中谢元汴

传》，稍具本末但《县志》以霜崖廷试《朋党策》，乃授给事中，为福王时事，冯传则系之唐王。考《朋党策》，首言慨自两都沦陷以来云云。所谓两都即指南北二京而言，是霜崖对策在南京沦陷以后，其发策为唐王无疑。（顾炎武《圣安本纪》，载南都陷后，上将幸杭州未行；刘良佐率清兵犯驾，奉上北狩。则福王虽有意南幸，而实终未至杭；《县志》称元汴以福王在杭往归之，尤为失考。）至冯传谓霜崖母卒后，弃家流寓澎湖台湾间，不知所终。（孙卿明《遗民录》四十二则言祝发于厦门为僧）以陈园公《哭霜崖诗序》考之，霜崖实没于康熙八年己酉，没时园公党视含殓。且前年重九霜崖又曾招园公集韩祠作登高之会。（并见《莲山诗集》三十）是霜崖晚年，乃侨居郡城，非流寓澎厦间，亦无为僧事也。又《陈园公挽诗》第一首末联云："雪鬓阿奶君念否？他年谁废蓼莪篇？"则霜崖之没，其母犹在也。

宗颐按：《霜崖谏草》，《县志》谍其曾经传世；冯奉初传，亦言霜崖著作多散失，惟《制艺》及《奏疏》与《放言诗集》存。昔园公《哭元汴诗》，有"犹留谏草铜驼后"之句，则此书清初全本犹在；然今可见者，仅余《耆旧集》所录七篇耳。

林氏铭球《西台疏草》　乾隆《潮州府志》二十八《名臣传》。

未见

《宣云按楚奏疏》　乾隆《潮州府志》二十八《名臣传》。

未见

锷按：旧《府县志》载铭球官御史时，尝上疏言治兵保民之道；又尝申救蓟辽总督洪承畴，及请起用黄道周。接宣大时，则首劾总督梁廷栋失律。凡此诸疏，均极关国家大计，不仅以敢言见称也。

宗颐按：铭球为监察御史，实官江西道，其时魏呈润以争监视宣府中官王坤劾御史胡良机事，坐贬；铭球诤救之，并劾坤巡视十库，由是中贵咸惮之。其文当在《西台疏草》中，惜疏稿久不传，莫由详悉。唯《明史·魏呈润传》，曾载其事耳。至其按湖广时，岷王建国武冈州，长

史吴从哲，凌轹道府，朘削人民，铭球亦力疏劾之。所著《按楚奏疏》，其劾吴从哲疏当为其中之一也。

辜氏朝荐《辜给谏疏草》四卷　光绪《海阳县志·艺文略》。

未见

光绪《海阳县志》三十八：辜朝荐，字端敬，少颖慧，天启甲子举人，崇祯戊辰进士，除桐城令。行取擢山东道御史，改户科给事中，劾首辅温体仁。文震孟时在宫坊，作诗壮之。请假归，假满，补体科，奉命册封靖藩。己卯秋，督催三楚练饷百二十余万，未四月，报竣。丁外艰，服阕，补礼科左给事中，以督饷称旨赐宴七次。癸未会试同考得士二十一人，居谏垣十年，有《疏草》四卷。

锷按：《辜氏族谱》，朝荐官给事中，在崇祯七年甲戌。中间虽屡奉使命，仍以原官供职。迨甲申北都失守，时朝荐方出督江赣粤桂四省粮饷，闻变恸哭归里。计先后居谏垣共十年，此编即其任台谏时所上。书已无可考见。惟《志·传》载其尝劾温体仁而已。朝荐晚节，旧府县志略而不道；明季野史，记述尤多诬妄，余别有考正，详下集部《桑浦行吟》条。

宗颐按：此书《阮通志》有著录，唯仅题《疏草》四卷，无“辜给谏”三字。

清

郑氏大进《郑勤恪公奏议》　光绪《揭阳县续志》三《贤能传》。

未见

曹秀先《郑勤恪公神道碑》：太子少傅兵部尚书直隶总督郑公薨于位。公生平治行其最著者：淮南煎披，为盐牢盆，所出纯杂不一，有上盐次盐之异，公为之审辨盐色差等，分配其价，准时为平，因有安盐梁盐二种价值，分别入奏，著为令。湖南旧例，有解京黄白蜡。公令辰州宝庆，每先一二年，购备存贮司库，临时取解，运官不以为苦。于黔，其仓储贮米，出陈易新，多不如法，易至损坏，有司病之。公奏请将历年仓谷平价借粜，秋后据实买补，至今不为累。边徼积习疲敝，公加意抚恤，丁徭缺额，通融顶补，用垂永久。

于河南，轸念农人，俾平民耕种，皆有所藉。振恤之政，酌诸至当，为民请命，祈雨应时。仪封考城，河决漫口，公与在事诸大臣，仰体上意，功无虚耗，民无饥食，若不知有荡析之苦者。然于楚北宝武局所铸铜，由云南拨给，其色锐泽者，为高铜；其色粗矿者，为低铜；四六分配鼓铸，其后不可为常；公钩稽故牍，酌定时价，即黑铅皆为用，无所壅滞。武昌府属之通城，艰于粮运，公奏请照例改拆征良，分解于直隶。所行诸善政事，未可更仆数：如清厘帑项，皆得弥缝如额，无滋他患。又考望都县有九龙河，迤清苑安州新安，入于大清河，可直达天津。公为请于朝，发帑七万余金，兴工挑浚，增筑坝闸，水得深潴，旱涝有备，直通舟楫，顺流往来，民更以为便。以前所云，凡公密计各省诸政，向所因循积习，行之数十年后，不能无患者。自公为之兴之除之，可垂永久。亦惟圣天子在上，明照四海，而不遗微小，故公所奏俱见诸施行，而旋立效也。（《赐书堂稿》）

锷按：郑勤恪公大进舜齐，郑太学养性长子，道光《广东通志》，光绪《揭阳县续志·贤达传》并有传。勤恪扬历中外，凡经七省，遭遇盛明，累膺疆寄；而旌节所至，率多建白。《县志》言公有《奏议》若干卷，今不可见。惟王先谦《东华录》载其任河南巡抚时，有报开封得雨，河水骤涨，自请处分，及拟藩库章程诸流。任直隶总督时，有请疏浚保定九龙河一疏。钱仪吉《碑传集》七十二，又载公署湖广总督，值钟祥潜江荆门江陵等县堤溃，公奏应审地高下宽狭，改筑月堤，亦永巩固。又奏言楚省教匪，贻害风俗，宜饬牧令，据实详闻，皆为上所嘉许。盖公办事干敏，具有经略，在当时督抚中，最为上所倚畀，惜未臻大拜，而遽薨逝，论者犹有未究其用之叹也。

丁氏日昌《抚吴抚闽奏稿》　光绪《丰顺县续志》六。

存　未刊。

光绪《丰顺县续志》六：丁日昌，字持静，别字雨生，蓝田汤坑人，由诸生食饩，授琼州学训导，转江西万安知县。李瀚章为赣南道，奇其才，由是声名藉甚。同治元年，榷厘来粤；旋卦上海督办军器，李鸿章委办全省行营营务，克复常州，生擒伪护王陈坤。叙绩以知府用，擢苏松太兵备道，调两淮盐运使司。未几，有署理苏抚之旨。旋奉命来粤，查办洋务。抚吴时，甫强仕，不半年，须发尽白。寻丁内艰旋里，服阕，授福建巡抚。闽抚例，

须东渡巡阅。先尝奏言固台防，先必练兵；欲练兵，必先筹饷。不如即以开垦之众资兵术，则兵不外求而足；以开垦之利助军饷，则饷不外求而足。至是周历全台，筹画布置，奏罢苛税，番民化之。寻奉加总督衔，会办南洋海防，并充总理各国事务大臣，而公已泛痾不起矣。公奏疏条议，详明剀切，深入人心，于汉之贾长沙，唐之陆忠宣，宋之欧苏陈龙川诸家为近，有《抚吴抚闽奏稿》。

锷按：丁公日昌奏稿抄本，今尚存其后人。公以诸生起家，跻位通显。抚吴抚闽，俱有遗爱。而所上封事，于边疆洋务尤能洞达外情，多探本穷源之论。惜所志未能一一见诸施行，遗稿又未锓版，以公诸世，可叹也！然葛士濬《续经世文编》，王先谦《东华录》，及朱寿朋《东华续录》，所载中丞奏议，实不下十余篇；苟有好事者，别纸录出，亦略可窥见中丞从政之一端矣。

卷　五

史部公牍类

明

郭氏廷序《判语》　《郭循夫集》。

未见

薛侨邑大夫《介斋郭君墓志铭》：维岁丁未四月十四日，任贵溪大夫郭君卒，享年四十有七。君讳廷序，字循夫，介斋其别号也。祖居潮阳县直浦都竹侨里，二世分居贵山之阳。君生而聪警，为举子业，出入经史，穿贯百氏。甫弱冠，补邑庠弟子员。从黄泰泉先生游，甚礼敬焉。壬午同予登乡荐，屡上春官不第。及辛丑成进士，试事大理。日取狱牍而阅之，曰。“用世不知法律，腐儒耳!”居无何，疏回祭扫，杜门不与外事。越三年，赴选得贵溪县，素称难治。君清操勤敏，庭无留事，狱无滞囚，隐恤民瘼，不动毁誉。政有不便者，必详请之；民有怙终者，虽权右不贷。时宰夏桂州公，苍头触宪，必按之法；有干者峻拒之，甚至揭之以示有司。理大珰奉命江右，所过索取，少不如意，辄凌辱有司。迨至贵溪，君正色抗言，阻其横暴。尝有书寄予，谓治剧邑无他才能，惟取法东泓君耳。（宗颐按：东泓，薛宗铠字，侨之从子，嘉靖二年授贵溪知县，介斋令贵溪，实继其后，故云耳。）丙午冬，入觐，复任至维阳，得疾溘逝。君所著《判语》一部，刻贵溪邑庠，《诗文策

略》一部，藏于家。（《郭循夫集》末）

锷按：介斋郭知县廷序，道光《广东通志》，乾隆《潮州府志·循吏传》，嘉庆《潮阳县志·循吏传》，光绪《海阳县志》并有传。介斋晚宰贵溪，卓有循声，此书名《判语》者，盖介斋自取临民听讼判牍之辞，汇而录之。据薛侨所作《介斋墓志》，是书曾刻于贵溪学宫，今已罕觏，想其佚久矣。

林氏铭球《按楚文告》　道光《广东通志·艺文略》五。

未见

清

丁氏日昌《抚吴公牍》　光绪《丰顺县续志》六。

存　光绪丁丑刊本。

翁同龢《序》：丁卯、戊辰间，江南既平，吏事放纷，民气涣散。时揭阳丁公，以江苏布政使，任巡抚，稔知症结之所在，抉摘隐伏，专通上下之情；而豪强大姓及吏之不奉职者，皆不便其所为，日腾谤书，百出百变，公屹不为动，一意兴革，民用大和。龢尝得公批牍，类为一册，命之曰，《丁公实政录》。今年夏遇公京师，乃益遍观此数册。其最密者曰《词讼月报》，曰《钱粮斗则告示》，此二者，他省或放而行之矣。而未睹其效者，何哉？史称黄霸为条教，班行民间，米盐靡密，初若烦碎，然其精力能推而行之。为人上者，欲移风易俗，而遇物浑浑其可乎？今朝廷任公以筹海之事，公其往哉！执简以驭繁，推诚以格物；天下多事，来者无穷，公其慎此身，以塞贤士大夫之望！乙亥五月念又四日，翁同龢记。（《抚吴公牍》卷首）

林达泉《序》：乙亥冬，先生由津门赴闽，达泉自海州驰至清江，谒焉。言公私事既毕，因陈海州水利不修，异日将成泽国。先生曰：吾前抚吴时，函牍中言海州水利者数矣。当时欲拨盐款大举，未能如愿；今果不幸多言而中，言毕太息。达泉因请前言水利书，先生出《抚吴公牍》见示。前半言清讼清漕诸举，皆达泉在幕时所经见；后半则目所未睹。其与前海州牧言水利事，指画详明，虽亲履其地者，不能及。且于海州书差蠹民之弊，言之犹为谆切。遂乞先生予此书，为趋步之资，先生许焉。此书前有常熟翁侍郎序，所谓“米盐靡密，初若烦碎，而其精力足以贯之”者也。既回署略师效书中

意义行之，颇有起色。丁丑秋，达泉由海州牧擢台北守，谒幼丹制府于金陵。将辞，制府曰：吾初来江，茫然无所适从，乞禹生中丞指迷，中丞授以《抚吴公牍》，且属为点定，荏苒三年矣。拟为刊刻，而讹脱甚多，无暇校勘；今子长途多暇，若能为之校勘，有益于吏治非浅鲜也。达泉曰："然，奈先生意不欲何？"制府曰："子不见于北溟之门人李中素，刊《北溟政书》乎？其时北溟任两江，尚允中素之请；且公牍非他文比也，子在中丞门下久，宜勿辞。"并授白金二百为刊资。达泉起应曰："诺"，受书而行，则见与翁侍郎所序本详略稍殊；而此本多加函加标数则，即制府序中所谓辞所不能尽者，意尚恳恳乎其有余也。因将二本互校，讹者正之，漏者补之，多分卷数，广觅刻工，不一月虽竣事。行将持此书诣门墙，援李中素故事，乞宥不告而刻之罪，未知先生其许之否也？书既成，因志其缘起如此。丁丑重九日，受业林达泉谨序。（《抚吴公牍》卷首）

潘祖荫《题辞》　（《抚吴公牍》卷首）（不录）

沈葆桢《序》　（《抚吴公牍》卷首）（不录）

宗颐按：《抚吴公牍》五十卷，侯官沈幼丹尚书评选，而校刊者，则中丞弟子，大埔林达泉也。据《凡例》言，此书所言吏治，多江北事；其属江南政举者不与焉。原本仅十卷，达泉校刻，乃厘为五十卷云。

《藩吴公牍》　光绪《丰顺县续志》六。

未见

宗颐按：林达泉《抚吴公牍·凡例》，言江南所举办，如清讼均漕减漕价垦荒田厘赋役劝积谷惩奸胥兴水利诸大端，皆载在《藩吴公牍》中。是《藩吴公牍》所言吏治，盖尽为江南之事也。

传记类

明

翁氏锐《翁襄敏纪略》六卷　《千顷堂书目》十。

阙　抄本（潮安翁氏藏）。

林熙春《序》（《城南书庄草》七）（不录）

锷按：《翁氏家谱》，襄敏二子，长思任，次思佐。思佐长子锐，字粤初，出继思任；故林《序》称为襄敏冢孙。是书乃粤初摭拾邹守愚等所作襄敏《墓志》、《传状》，及摘录宣府、大同、雁门塞垣诸志，与襄敏政迹有关者，裒为一编，凡六卷。盖亦表彰先德，自诵清芬之意，犹岳珂之辑《金陀粹编》也。其书旧有刊本，附《东涯集》首以行。然余所藏《东涯集》无之。兹所著录，乃从襄敏后人子光借阅抄本，全一册。但编中脱简阙页颇夥，未知世间尚有完帙否？

黄氏国卿《苏天官年谱》一卷

存　写本（潮安苏氏藏）。

乾隆《揭阳县志》六《贤达传》：苏国卿字君任，桃山人。嘉靖甲辰进士，授温州推官。折狱赈饥，民咸德之。升户部主事，守吉安殿撰罗伦，称其廉不绝物，清不已甚。擢江西提学副使，虚公衡鉴，士习丕变。寻晋浙江参政，卒于官。

锷按：黄副使国卿，所谱苏天官事，《县志》本传未著录。苏天官者，吾邑苏吏部志仁也，与副使同登嘉靖甲辰进士。天官没于嘉靖三十二年癸丑，年三十八岁。时国卿官福建按察司按察使。此谱乃作于天官殁后，志其行事，而系以年，凡五千余言。旧无传刻，兹据鹤陇苏氏所藏写本补入。

高氏日化《宫省贤声录》四卷　《四库全书总目》六十四，道光《广东通志·艺文略》二。

未见

《四库全书总目》六十四：《宫省贤声录》四卷（两淮马裕家藏本），明高日化撰。日化澄海人，万历中，官楚府右长史。是书以楚府承奉嵫阳郭伦事楚王华奎佐理有功，因纪其前后乞休挽留之事，凡启请文牒及时人称颂之作并录之。华奎以非楚恭王子，为宗人所讦。郭正域力主其事，内外交讧者，数年始定，其真伪迄不能明。是书体例猥杂，所言论佐理之功，亦未可信也。

宗颐按：高日化嘉靖戊午举人（见嘉庆《澄海县志》十七《选举表》），所著此书，《阮通志·艺文略》注曰存，意今必有传本也。

唐氏伯元《二程年谱》二卷　《四库全书总目》六十，《续文献通考》一百六十四，道光《广东通志·艺文略》二，光绪《海阳县志·艺文略》。

存　《二程类语》附本。

《四库全书总目》六十：《二程年谱》二卷（安徽巡抚采进本），明唐伯元撰，国朝黄中订补。伯元字仁卿，澄海人，万历甲戌进士，官至南京吏部文选司郎中，事迹具《明史·儒林传》。中字平子，号云瀑，舒城人。考《二程遗书》，有《伊川年谱》，而无《明道年谱》。《宋文鉴》所载《明道墓志》，朱子又偶未见，故别为之《行状》。此书取《明道行状》，改为《年谱》；又取《伊川年谱》小变其体例，均无所考正，仅因袭旧文而已。

锷按：唐仁卿《二程年谱》，余所见本，附刻《二程类语》之末，仅二卷，排次旧文，殊少考正。诚如《四库提要》所言，较之池生春诸星杓辑本，远逊之矣。

宗颐按：是谱《四库总目》，称明唐伯元撰，国朝黄中订补；而先君所见《二程类语》附本，乃万历乙酉姜召校刊本，与《四库》著录全不相同。盖《四库》所据以著录者，系清初重刊单行本，非万历刻本也。

清

丁氏日昌《百将图传》二卷　《浙江图书馆书目》。

存　同治八年江苏书局刊本。

丁日昌《自序》：《四库兵家将苑》一卷，旧本题汉诸葛武侯撰；《百将传》一百卷，宋张预撰；《广名将谱》十七卷，不著撰人名氏。《百将传》始太公，终刘韶。《传》末综论行事，以孙子《兵法》比合之，立说迂浅。《将苑》及《广名将谱》，则又坊肆依托。三书均列存目，未称尽善。日昌奉命抚吴，承绿营窳弊之余，大乱甫定，邻疆犹征饷纷沓，无暇自顾屯练，仅就抚标额兵并饷精募，常日讨而训之。其人大抵淮徐骁果经战之士，足振往日颓靡，顾英略而知方之难也。吾是以有《百将图》之作，始周讫明，皆取其卓然可师尚者，令吾军，人以投原余暇，转相讲说，徐观其材之可用与否。夫兵事之可言者，器也，法也；其不可强者智也，勇也；而所以鼓其智勇，运其器法者仁也，廉也。缓急有事，文武股肱，非其人莫胜国家捍圉之任；然则兵可不慎谋，而良将可不深注意哉！古人言兵之可恃，在明其分数；又言

运用之妙，存乎一心，未有离准绳规矩，而求神明变化者，则是书亦造就将才之资也。同治九年夏六月，丰顺丁日昌序。（《百将图传》卷首）

李鸿章《序》：《百将图传》二卷，传各一人，图各一事。雨生中丞辑刊，以训士卒者。盖席其知方之略，而生其督效之诚，以见伊古将才，生不择地，用不择人，一旦建不世之功，足以震惊中外，非偶然焜燿旂常也。夫将才之难也：运用之妙，善乎乘机；纪律之明，恃乎立法；而又气足以慑之，智足以决之；铺观乎前史已然之迹，以审求成败得失之由；设身于艰巨交集之场，顿发其敌忾同仇之谊。若者为大将，若者为右将，传颂遍妇孺，暗合到孙吴，古今人何必相悬远耶？予忝专阃，历有年所。日简材官，以练其技武。爰起偏裨建牙方面者，不乏其人焉。三吴之士，抑吾旧部也。回忆壬癸间，趋兵东下，始与军人共甘苦沪渎上。枕戈鸣柝，夜分喁喁。大抵怀忠愤志果毅，相诏相勉，此景恍在目前。仰赖天子神灵，事得早蒇。昔之壮士，今犹盛年。人虽椎鲁，习晓公义。召之南亩，还之南亩，听其羸老，岂不重自削弱乎哉？且大难克平，民气初靖，江海之交，涵淹百族，凭凌狡伺，往往而有。中丞既拊养吾人，又训迪之，亦固以备他盗与非常乎？我士卒益宜讲明节度，谨守条教，上副国家咨求颇牧之勤，循览是编，亦使予举义淝淮之初志一畅焉！然则中丞之注意将才，又岂唯善抚我人已哉？同治九年十月，合肥李鸿章序。（《百将图传》卷首）

锷按：丁中丞《百将图传》，乃其抚吴时，举历代将帅故事之著称者，编次以教士卒。书中人各为传，事各为图。周一人，春秋战国五人，前汉六人，后汉十五人，魏三人，吴三人，晋八人，宋三人，南齐二人，梁一人，元魏二人，隋五人，唐十六人，五代三人，宋十六人，元二人，明九人，总一百人。考别辑历朝名将事迹，著为专传，始于宋之张预。其后何乔新有《续传》四卷，顾其言有《新续传》四卷，至黄氏道周广之，为二十卷，撮录至一百七十余人。丁氏此书所采古名将，与旧传稍有出入。最不可解者，如汉之诸葛亮、关羽，晋之羊祜、杜预，唐之李靖、李勣，宋之潘美，明之李善长，均为一代英杰，战略卓著；乃竟遗而不载，岂其人咸无足师尚乎？然是书分析明白，叙事详整。将兵者持此以训迪士卒，未始不可鼓励士气而增忾慕。至首附图像，尤能启发阅者兴趣，洵营伍中不可少书也。

时令类

明

李氏一楫《月令采奇》　光绪《嘉应州志》二十九。

未见

光绪《嘉应州志》二十九：李一楫，字巨川，天性孝友，嗜古文词，淹贯经史。任晋江司训，优贫士，免其脩脯，训诸生，依礼法，士大夫高其行谊。

地理类

宋

王氏中行《广州图经》二卷　《文献通考》二百五，道光《广东通志·艺文略》三。

佚　道光《广东通志·艺文略》三。

《直斋书录解题》八：《广州图经》二卷，教授王中行撰。

《增江志》四卷　道光《广东通志·艺文略》三。

佚　道光《广东通志·艺文略》三。

光绪《广州府志》九十一：据黄佐《通志》，《增江志》四卷，宋□□王中行撰。

《潮州记》一卷　《宋史·艺文志》三。

佚　道光《广东通志·艺文略》五。

乾隆《揭阳县志》六《贤达传》：王中行，隆兴元年癸未，木待问榜进士。淳熙十二年，授东莞知县，慈祥恺悌，博学能文，以兴学崇化为首务。旧学湫隘，弗称辄迁之，文风以振。劝农桑，均赋役，恩敷泽流，有古循吏风。

光绪《广州府志》一百五《宦绩传》二：王中行，潮州揭阳人，淳熙十二年，知东莞县，慈祥恺悌，舆人颂之。

锷按：王县令中行所撰图志，自来目录家及旧《府县志》，著录均不详其籍贯。陈振孙《书录解题》，于《广州图经》条下云：教授王中行撰，是中行尝为广州教授矣。（宋时诸路州设教授，始于庆历四年，以明经术有德艺者充之，见《宋史·职官志》。）考《通志》、《县志》、《中行本传》，不言曾为是官，据此可补志传之阙。观中行著述，于原籍则有《潮州记》一卷；于教授羊城，则有《广州图经》二卷；于出宰东莞，则有《增江志》四卷。（增江今虽属增城，然东莞实与增城毗邻，江水由增城之东南流入东莞以注东江。《宋史·地理志》：开平五年，东莞曾废，并入增城；六年复置。盖增城东莞之间，河流惟增江最大，故中行令东莞，志其山川人物，仍以增江名志。）则中行必精舆地之学，惜书已无传，末由审其体例也。《千顷堂书目》七，有王仲行《增江志》四卷，注云：洪熙间修。书名卷数，与《解题》著录并同，是《增江》一志，明季尚有传帙，特中行之名，黄氏误作仲行。（乾隆《潮州府志·选举表》误同）其曰洪熙间修者，当是志为淳熙刊本，年久字夺，误以为洪熙耳。

宗颐按：王中行《潮州记》一卷，曾著录于《宋史·艺文志》三。余考《千顷堂书目》无其名，盖佚已久矣。《阮通志·艺文略》著录此书，列入地理类中，风土杂纪门。然记之为书，其体例虽有异夫今日之志乘，而实亦《地方志》之一种也。潮州之有志，或谓明弘治知府车份所修五卷，为其初本。然中行为宋隆兴淳熙间人，已先著有《潮州记》。则吾潮方志，最古而可考者，实唯此书。（《文渊阁书目》卷十九署字号，旧志有《潮州府志》一册，又《三阳志》一册，又潮州府《三阳志》二册，又潮州《三阳志》二册，又《三阳志》一册，卷二十往字号，新志有潮州府并属县志一册，共六部，皆不言修于何时。考书目卷首有杨士奇正统六年题本，称各书自永乐十九年，由南京取来移贮文渊阁，则此数志者，当为永乐十九年以前所修辑也。其所谓潮州《三阳志》，则必修于宋宣和以后。盖宣和三年，析海阳置揭阳，潮州始领有三县也。至各书为何人所撰，《文渊阁书目》并未著录，今亦不可考矣。）

明

曾氏传等《永乐潮阳县志》　嘉庆《潮阳县志》卷首旧序。

佚　道光《广东通志·艺文略》三。

郑义《序》：郡邑之有志，犹国家之有史也。有之，则建置沿革山川形势风俗人物名胜古迹，了然在目，纤悉不遗，诚不可无也。潮阳海滨甲邑，俗尚礼教，人习诗书，蔼然邹鲁之风，映今耀古。第以图志，附于《三阳郡志》之一。其所登载，弗克备举，览之怅然。恭维圣朝混一寰宇，而舆地之著于经史集者，尚未登诸馆局，以仰裨乙夜之光。遂敕内臣分行天下，颁降凡例，监督郡邑，纂修志书，要在详悉，以成一代之令典。于是县尹连江陈时可，二尹莆田陈名高，判簿藤江祝沓，典幕如皋邓如真，遵行惟谨；延礼儒绅教谕宁化张寿，乡之耆硕曾传、赵瑀，文士许定理、谢荣，旁搜博采，考古证今，其名胜古迹，向之失于收辑者，兹得按而录之。惟境内人物，若文人才子义夫节妇，凡有关于教化之类，多存名失实。世远人亡，可胜痛哉！然仅有可据者，因得撰次列传，类编成书，贡于天府，而存其稿于有司；执事者用锓诸梓，以广其传，属予序之。予谓郡邑之志行史，迹之流于远也。其风气之美，与治化并隆者，固无所增损矣。若风俗益淳于前，而人民日兴于后，又能辑续而大之，则斯志与地望，殆将同垂于不朽也，予复何言？永乐十七年，邑人郑义。（嘉庆《潮阳县志》卷首）

《千顷堂书目》七地理类中：陈时可《潮阳县志》，永乐间修。

锷按：据郑氏序文，是书纂辑，为乡之耆硕曾传、赵瑀，文士许定理、谢荣等。今《潮阳县志》，曾、赵诸人，皆无考。《千顷堂书目》以主修县令陈时可著录，兹为改正。

宗颐按：此志修于永乐己亥，时倡修者县令连江监生陈时可。（时可名见《潮阳县志》十三《职官表》）《阮通志·艺文略》著录此书，题曰陈时可撰，非也。郑义序称，延礼儒绅教谕宁化张寿，乡之耆硕曾传赵瑀，文士许定理、谢荣，旁搜博采，考古证今，类编而成书。是此志当时与纂修之列者，尚有教谕宁化张寿一人云。

钟氏仕杰成化《潮阳县志》　嘉庆《潮阳县志》卷首旧《序》。

佚　道光《广东通志·艺文略》三。

仕杰《自序》：郡邑之志，所以纪其方土所有也。盖自建置之沿革，分野之隶属，风俗气候之异同，疆域至到之远近，山川之形胜，学校之废兴，人物科贡之名，土产赋税之数，城廓宫室之壮丽，礼乐文章之制作，靡不具载。

此书若成周职方氏掌天下之图籍，秦之图书，汉班固之《地理志》，唐祝穆之《方舆胜览》，皆是也。潮阳为邑，隶于潮郡，自唐吏部侍郎韩公刺潮，人被“诗书礼乐”之化，文风士习，与中州齿，号称海滨邹鲁。至人国朝，圣化之所渐被益深。故风俗益淳；文物益盛，视昔有加；非有志以登载之，后将焉考？成化丙申春，闽之莆阳吴侯毅，由名进士来宰斯邑，下车仅逾年，政通人和，大事兴举。公余复以纂修志书为事，以庶务丛杂，弗克果就。适士杰逊以讫归，优老在家。一旦乃出天顺五年朝廷遣官所采志书遗稿一帙，属予为加考订，并补阙遗，续其方来以备来日修采之用。顾予衰拙，奚克堪哉？然辞弗获命，乃旁求旧志，以补其全；质金石之刻，以正其误，询儒宿之言，以证其实；广耳目之所及，以详其事。损其重复，增其缺略，删其不宜书，述其所当书，复于各目之下，僭加小序，以润色之，三阅月而始成，复兴吴侯商榷之。检阅既久，将捐俸锓梓以传，谓予宜序诸后。予惟紫阳夫子出守南康，始至，而先问郡志，君子谓其知所先务也。今侯之首政，辄先及此，使一邑之名物有纪，而先后之文献足征，亦可谓知所先务者矣。来日移此心以助理天下，必能以当务为急，而善政善教之所及益广，岂特治邑云乎哉！（嘉庆《潮阳县志》卷首）

嘉庆《潮阳县志》十四《选举表》：钟仕杰，县廓人。景泰庚午科举人，官梧州教授。

《千顷堂书目》七地理类中：吴毅《潮阳县志》，成化间修。

宗颐按：此志修于明成化十四年，（见嘉庆《潮阳县志》卷首）《阮通志·艺文略》三有著录，题曰吴毅修，与《千顷堂书目》同。考钟仕杰所作此志后序，乃县令吴毅（吴毅莆田进士，成化十二年始任知县，名见嘉庆《潮阳县志》十三《职官表》）延仕杰纂辑，本天顺五年旧志，益以补订，而续编成书。观仕杰文，谓“旁求旧志，以补其全；质金石之刻，以正其误；询儒宿之言，以证其实；广耳目之所及，以详其事，损其重复，增其缺略，删其不宜书，述其所当书，复于各目之下，僭加小序，以润色之。三阅月而始成，复与吴侯商榷之。”可知当时撰稿全出仕杰之手，而吴毅则以邑令而主修之也。又张汪弘治二年《潮阳县志》序，称“梧州教授钟先生仕杰，手录志书一帙。盖先生致仕归，亲自纂述，欲刊行未果而卒。”是此书当时未曾付梓也。

刘氏寅戴氏冏弘治《潮阳县志》八卷　嘉庆《潮阳县志》卷首旧序。

未见

王銮《序》：成化丁未春，予筮仕潮阳，……粤自莅官以来，夙夜祗惧，以图报称。凡暇则旁询邑志于士夫耆德，欲一阅以考故典，以观民俗，以案民瘼。佥曰，自古逮今，未有成书刊行于时，郁然不悦者数月。越明年戊申春，乃于邑故教授钟仕杰家，购出残稿□帙目之教授君亦尝欲纂辑品第，忆必力有不逮，而未成书也。嗟夫，海滨邹鲁，先正旧称，而潮阳居首，邑志不书，诚为缺典。尹兹邑者，宁无愧耶？因谋诸邑庠二教先生姑苏张汪，乡进士刘君寅，儒士戴君冏以纂修之，咸退托不决；而庠生刘巏赞之，曰："兹惟胜事，不可辞也！"于是延礼庠宫之名宦祠，纂修编录，若草创，若修饰，若润色，悉有其人矣；余每于公余辄往讨论其间。其化则昌黎文公之旧，其事则政教礼乐，其赋则服色器用，其文则骚人学士，若夫笔之削之，则主之三君子，余罔攸兼也。由是次简编，正讹谬，敛新摘故，芟繁补略，不必汗牛充栋，而潮阳之封域，山川风俗人物贡赋科第行义文章，备登俱载，炳炳可观。所谓因俗之政，庶几于万一矣。……"（嘉庆《潮阳县志》卷首）

张汪《后序》："……潮阳古称海滨邹鲁，衣冠文物之盛，山川形势之佳，为潮之甲邑；惜乎志书素无刊版，以纪其盛，诚阙典也。弘治戊申，县尹王公銮、二尹梁君时钦、判簿程君文政莅政之余，病是书之缺，礼聘乡贡进士刘君寅、儒士戴君冏任纂修之责，而因谬属余粗加檃括，乃搜辑于境内，得梧州教授钟先生仕杰手录志书一帙。盖先生致仕归，亲自纂述，欲刊行未果而卒。余阅是书，虽云登载之详，未能无遗漏也；且又未经刊梓，继以笔削者多，志尚不一，以故繁简失宜，先后失次，因而散佚者又多焉。予三人重阅传记，旁采见闻，因略以致详，推旧而为新。门分类别，诠次成编，凡为卷有八，为目有五十焉。其县治沿革之由，学校开创之盛，贡赋物产之宜，人材宦迹之著，以至风俗之淳厚，节义之昭明，诗文之富丽，庶乎一览而毕见，上可以裨圣化之隆，下可以惇民彝之善，岂徒资检阅而已哉！书成，王公命工锓梓以传，俾予述其概于末。……"（嘉庆《潮阳县志》卷首）

《千顷堂书目》七地理类中：王銮《潮阳县志》，弘治间修。

宗颐按：此志修于弘治二年己酉，《阮通志·艺文略》三题曰王銮修，与《千顷堂书目》同。（銮，全州人，举人。成化间任知县，名见嘉庆《潮阳县志》十三《职官表》。）然据銮及张汪序，乃刘寅、戴冏二人，

受銮所聘，任纂修之责，而后经张汪加以参订。其书为卷八，为目五十，盖以钟仕杰旧志为蓝本，而续补其未备者。张汪，昆山人，时任训导。刘寅，成化庚子举人，见《潮阳志·选举表》。戴冏，亦潮阳人，事迹无考。

盛氏端明弘治《潮州府志》四卷　乾隆《潮州府志》卷首旧序。

佚　道光《广东通志·艺文略》三。

车份《序》：地理书肇自《禹贡》，至于成周，又别之为图，为志，各建官设属以掌之，图以知山川形势，则大司徒职方司险之所掌也。志以知语言土俗，则小史内史之所掌也。而又有土训诵训之官，通图志以诏王，其详见于《周官》，凡以通天下之志，达上下之情，故能一道德，同风俗，其所系大矣。后世郡县，虽或有志，而不领于王官有司者，谓非吏议所急，故其为书，或苟且以应故事，其于治教所关，是非得失兴衰理辞之故，可以昭法鉴示来兹者，反多略而不书，则其去成周之意远矣。弘治丙辰，余来佐潮郡，阅旧志，而窃有疑焉。一日潮士盛端明进见，余以其意语之。端明忻然，退而重为纂辑成编，以质于余。簿书碌碌，未暇也。近余以疾乞归，得以参之旧志，考正其讹谬，补其阙遗，为书四卷，汇分为二十篇。科贡职官，别为年表一卷。盖其辞虽不文，亦庶乎不为无益之空言云尔。潮州府同知车份。（乾隆《潮州府志》卷首）

《万姓统谱》一百八：盛端明，潮阳人。（宗颐按：端明，海阳人，《谱》误。）字希道，弘治戊午解元，壬戌进士，入翰林为检讨，历官礼部右侍郎，备顾问，转为礼部尚书，卒谥荣简。

《千顷堂书目》七地理类中：车份（宗颐按：今本误作东份），《潮州志》五卷，弘治间修。

〔补〕周硕勋曰：《潮志》自明弘治以前，无可考已。弘治年间，郡丞车份尝纂辑一编。（乾隆《潮州府志》卷首）

宗颐按：此编《阮通志·艺文略》题曰：《潮州府志》四卷，车份修，《千顷堂书目》则作车份《潮州志》五卷；据车份《序》谓为书四卷，汇分为二十篇，则作四卷者是也。是《志》为份延端明纂辑，而后经份稍加补订。周硕勋以此书经份增订，而称为其纂辑，不知撰稿实出自端明手也。其误与《千顷堂书目》，及《阮通志》同。又车《序》言此

《志》共二十篇，其名今已无考。今惟《周府志》卷四十《艺文》，载有车份《贪吏论》一篇，乃知诸编中，《贪吏》为其一也。

〔补〕周氏用嘉靖《饶平县志》　《东里志》。

未见

〔补〕苏信《浙江按察司佥事瞻峰周公墓志铭》：己卯，（公）升浙江佥事，未几，致政归。闭门家居，迹不及城市。虽景薄桑榆，而耽情经史犹昔也。庚寅岁，提学林公倡修《广东通志》。县尹许公素慕公名，踵门以《县志》相属；志成，三饶文献赖有所征。嘉靖辛卯，疾作，遂卒，年六十七。公，讳用，字舜中，初号顾影道人，晚更号瞻峰，先世福建龙溪人，宋解元周景清之裔也。（《东里志》）

〔补〕惠登甲光绪《饶平县志》序：饶自前明许公壁创修《县志》，嗣此罗公胤凯，邱公金声续补增修，赖有传人。

宗颐按：周用，弘治乙丑进士，名见《饶平县志·选举表》。是志为许壁所修。（许壁，桂林卫人，嘉靖乙酉知县事，八年以事去职。传见康熙《饶平志》六。）而周氏受其延请纂辑，当嘉靖庚寅之岁；据其卒年推算，适为死前一年也。此志旧书目及《阮通志·艺文略》均不著录，今补入。

郑氏大岂嘉靖《揭阳县志》五卷　道光《广东通志·艺文略》三。

佚　道光《广东通志·艺文略》三。

郑大岂《序》：昔先大夫尝曰：《周官》外小史掌邦国四方之志，御史掌赞书，揭之乘缺也久矣；余将详之，以赞未及焉。痛哉！岂近尝谓族父碧河曰："叔，国史也其成余先人志，诺焉。岂谓即修文地下邪？"岂于是惴惴焉恐溘先朝露，终不获睹邑之成志也。今夏五月，吾侯有命，先之以乡进士吴君继乔，许君守愚，代致侯意。二君书曰："惟吾执事，俯徇众推，勉就邑侯之请，为榕一出笔削以定万世之公。"邑侯书曰："当道委成初稿，顾鸿裁卓识，所以协人心而垂之不朽者，将有望于吾先生。"余曰"愚则何敢？若佐书吏以小效微劳，则不敢辞。"秋八月，又申前命，九月望，岂谨从侯所遣弟子员将命者，赴馆请侯所创稿而校之，稍增一二而已。今梓工临竣，岂不觉喜而喟曰：余获睹所志之成也，侯之力也。侯之赐也。呜呼，其何能忘诸！（乾隆《揭阳县志》卷首）

王凤《序》：《揭志》成，邑士夫咸归绩于凤，且用为庆。凤为之惧曰：得寡过幸矣！奚绩为？夫揭望邑也，如风俗，如民物，如山川，如田赋，如人才，如宦历，咸吾有是邑者所当知也。弗知弗明，知而弗记弗仁，记而弗详弗备，详而弗核，是谓失实。备是数者而或自用自专焉，过犹不免，此凤所以惧也。乃关白于抚按藩臬当道，乃征旧志，乃属草于学师弟子，乃聘乡进士仙桥郑君订正而增辑之，乃请于程斋盛公中离薛公以序之。然凤犹惴惴焉弗敢以自安，何也？盖风俗审矣，民物著矣，而我所以正之阜之者，未知何如也？山川昭矣，田赋则矣，而吾所以宁之均之者，未知何如也？人才辨矣，宦历纪矣，而吾所以去取之，归法鉴戒之者，未知何如也？然则焉用彼志哉！此凤所以益为之惧也。夫始而惧之，惧夫志之无也；终而惧之，惧夫志之有也。此凤所以幸寡过，而弗敢以自安也。后之君子，相与期无负今日当道诸公之委，无负今日作者序者之意，是志其有永矣。敢识之简端以告。（乾隆《揭阳县志》卷首）

薛侃《序》　（乾隆《揭阳县志》卷首）（不录）

盛端明《序》　（乾隆《揭阳县志》卷首）（不录）

乾隆《揭阳县志》六《懿行传》：郑大崧，字峻甫，号仙桥，官溪人，嘉靖壬午举人。从尚书甘泉湛若水游，学日以进。选德清教谕，既归，邑令王凤雅重之，延修邑乘。

《千顷堂书目》地理类中：王凤《揭阳县志》五卷。

道光《广东通志·艺文略》三：《揭阳县志》五卷，明王凤修，郑大崧辑，嘉靖乙巳，佚。

宗颐按：此书《阮通志·艺文略》题曰王凤修，郑大崧辑。考乾隆《揭阳志》卷首凡例云：县自宣和辛丑设治而后，志凡二修：始修于嘉靖乙巳，维时创稿者，邑令王凤；增校者，孝廉郑大崧也。今按王凤序言，乃征旧志，乃属草于学师弟子，乃聘乡进士仙桥郑君订正而增辑之。而薛中离序，亦云：王公穷诹博采，委重郑君峻甫，再月而告成。据诸家之语，则大崧实负勾纂补辑之责，非特增校而已也。

陈氏天资《东里志》　乾隆《潮州府志》二十九《文苑传》。

存　抄本（饶平陈氏藏）。

天资《自序》：尝读孔子曰：吾欲观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征也；欲观殷

道，是故之宋而不足征也。夫夏殷之道，其所以经画弥纶于天下者，灿如日星，虽垂诸千百世而可昭然也。乃至于孔子而叹其无征者，亦以文献之不足故，欲稽而无从耳。是则典籍之存没，系于世道亦大矣。此故郡邑之所由志也。东里之在潮郡，虽云僻处一隅，而其间疆域之延袤，山川之灵旭，人文之宣朗，国赋之萃聚，科目贤才辈出于是，兵防城守森立于是。盖自辟壤以来，有声广东旧矣。然气运推迁，而盛衰之势迭异，古今代谢，而前献之迹遂湮。故无征之可叹，不但如杞如宋已也。姑举一二言之，大埕有学士陈姓者，或曰西河陈氏之祖也，或曰巷内陈氏之祖也。今二氏之子孙尚存，讯以名字宦履，皆不知矣。上里有郡守张姓者，洪武初方首户系籍于海阳，不再传而子孙微矣。余尝见其首垦田段册，及奉祀神牌，皆题曰福惠二郡太守，而其名则忘之矣。大港有吴驸马墓，荒址徒存，而尚主之徽称莫著；神前鲤鱼山有将军冢，翁仲卧荆棘，而将军之名姓无传。近日雨陷东山，牧竖误落其中，则见空旷无物，四壁砖皆纪兴和二年。考史兴和乃东魏孝静帝年号，其二年庚申，则梁武帝大同六年也。是时潮已属梁，更曰瀛州，乃兴和之纪，不审谓何？其他残碣断垄不可考如此类者尚多。昔人云：人生于数十年之前，事皆茫然，或得之传闻，已非其实，数十年且然，况历数百年者乎？故才名如李白，已迷生长之乡，而去其籍焉。虽孟子于周室班爵禄之详，犹不可得闻；则夫载籍之无纪，东里故实之不彰，奚怪哉？士君子生于其乡，睹前哲泯于无传，山川郁而不光；吊古兴悲，高山仰止之怀，宁能无介然于中乎？且旧谓东里家诗书而户礼乐，务本力穑，其俗朴，其民淳，有三代遗风焉。迩年以来，习尚颇异，然流风犹有存焉。顷自倭乱寇残，恶少不能忍冻馁之窘，或恣唯以侥旦夕之命；奸人肆雌黄之口，遂鼓簧于玉石俱焚之议，吠声嚣于众喧，讹言彻于上闻，东里几为墟坵矣。夫恶少不简，诚为可诛；然旧家彦士，守法如故，一二鼠窃之徒挠之，不过责土豪以尺素耳；固未有结寨拒命，侵夺官税，攻陷城堡如下浍南洋上饶等贼之横戾者。又安用好功轻逞，草菅民命为也？求其故亦以载籍之无稽，遂信其地真如长林丰草之鹿豕，可果于禽搜而草薙者。若使简编具存，易于披阅，则见其疆域山川如是，人才文物如是，兵防国赋前哲往迹又如是。安得不蹙然动而翻然思邪，故欲信今传后，媲俗章美，非志不可也。余于是乃谋诸教授吴少松周时庵，相与采辑旧闻，搜罗遗逸。探崖谷以寻幽，步海堧而追胜，求文翰于世家，询传闻于故老，胪分区别，纂为《东里志》。庶以备观风者之采择，亦使后来者有所观感而惩创，还淳风于千古，企前哲之芳躅，俾海滨邹鲁，不独专美于前，而

于风化可为万一之助焉耳。固智僭妄之罪，不能自逃；虽维风救弊之衷，亦可谅也。览此志者，其有感亦夫！万历二年岁次甲戌冬十一月，赐进士出身钦选户部主事兵部郎中、叙州府知府、辽东道监察、湖广右布政使司里人石冈陈天资撰。（宗颐按：陈天资此序，乾隆《潮州府志》四十《艺文》有载之；然语颇删节，兹则依旧抄本全文移录。）

刘守元《后序》：堪舆言冈萃而水环者气钟也，余东里镇山自楚粤逾闽汀逶迤入界；凤翔而下，为潮之左臂，尖峰叠嶂，大海环带，河流会其西，澳山屏其南，钟山映其东，絜长补短，方数十里，累累乎千室之邑，彬彬乎文物之邦，有声于郡旧矣。大抵山川之钟英，与气运相为低昂。方其风渐开，人文渐著，天付斯文而山川增色。孰主张是？孰降施是？意者其有机缄而不能已乎？及其风气既开，人文既著，则兴起斯文者，非天也，人也。自《东里志》之所能识，迄于今豪杰之生于吾里者，不数；而能以兴起斯文为己任者，若曹宗道之善课多士，陈子旂之笃志力行，周舜中之博学清修，一时人士，翕然宗之。家诗书而户秉礼，不亚邹鲁矣。居是里者，士无儇佼之风，女无腘僻之行。长幼尊卑，以礼叙也；亲戚急难，以谊劝也；父兄之教，子弟之学，不为浮词剿说，以实胜也；非先民之遗乎？先民之教衰，倭彝蹂践，四民废业。盖地本斥卤，而幅员素逼也；益之以彝祸，而为善之资益寡矣。士之卓然自立者几何哉？则主张斯文以辉煌吾里者，非吾党之责乎？乃石冈陈先生与少松吴君，慨吾里文献无征也，稽实裒闻，分门别类，共为之志，而形胜财赋人才风俗，与夫沿革措置，宛然一邦规模，苟留心民事者一展卷焉，宁不可以兴乎？昔崔与之作《中洲志》，近世甘泉湛先生续其书；及黄泰泉修《全广志》，取以参据。中洲亦里也，有名贤以表彰；则里仁为美，有后贤为羽翼，则爱而可传。今之志东里者，宁无望于后人乎？天付以文，地钟以文，先贤兴起乎前；则吾与二三先生，与今有志之士，固后死之与于斯文者也。然则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也。诸君子相与励志力行，用昔日之忠，祛今日之弊，以从先进之文，上以光二先生倡率之志，中以副二先生羽翼之心，下以开后世俊杰之贤，使后人之续是志者，视今之简编益烂漫焉，则志者之心以慰，而守元亦与有荣焉。夫风气之开，人文之著，固必有所由兴。吴之文也以子游，蜀之文也以文翁，山川之巨细不同，吾愿吾里斯文，自今日兴之也，里人后学刘守元识。（宗颐按：陈天资《东里志》，自来仅有传抄本；故刘氏此文，亦自抄本移录。考《古今图书集成·方舆汇编·职方典》卷一千三百四十潮州府部《艺文》，亦载有守元《东里志》后序。核其字句，

与此颇有不同。“此处尖峰叠嶂”句，《集成》无之，“絜长补短”句，《集成》“补”字作“置”，“大抵山川之钟英”句，《集成》作“山川之秀”，“与气运相为低昂”句，《集成》无“相”字，“天付斯文而山川增色”句，《集成》作“山增川色”，“自《东里志》之所能识”句，《集成》缺一“东”字，“家诗书而户秉礼”句，《集成》“诗书”作“儒书”，“倭彝蹂践”句，《集成》作“倭寇蹂践”，“益之以彝祸”句，《集成》作“寇祸”，“而为善之资益寡矣”句，《集成》“益寡”作“益贫”，“慨吾里文献之无征也”句，《集成》作“慨文献之无征”，无“吾里”及“也”三字，“宛然一邦之规模”句，《集成》作“具一邦之规模”，“《中洲志》”，《集成》作“《中州志》”，“黄泰泉修《全广志》”句，《集成》于“泰泉”下多“先生”二字，“今之志东里者”句，《集成》“者”字作“也”，“知吾与二三先先”句，《集成》无“三”字，“与今有志之士”句，《集成》“今”下有“日”字，“亦犹今之视昔也”句，《集成》“也”字下多一“耶”字，“诸君子相与励志力行”句，《集成》“君子”上无“诸”字，“上以光二先生偶率之志”句，《集成》作“上以光三先生羽翼之心”，“中以副二先生”句，《集成》则全无之。此皆其差异者，谨详加雠校，附记于此，以备后之校刻《东里志》者，知所考览焉。）

乾隆《潮州府志》二十九《文苑传》：陈天资号石冈，嘉靖乙未进士，历官至布政使。博学能文，所至官迹载于其地，致仕归，以道谊为乡里之倡；又留心文献，著有《东里志》一书藏于家。兵燹之后，典故藉以有传云。（宗颐按：陈天资之名，《四川通志》误作大资。）

锷按：东里即今澄海县东之东陇港，旧属饶平县苏湾都。嘉靖四十四年，析苏湾置澄海县，于是东里遂归澄海属地。石冈为是《志》，在澄海置县之前；故《志》中记载，仍以饶平为主。其书向无刊本，余所见旧抄本，共八册。全书分沿革疆域境事风俗学校人物物产艺文凡八门。每类之首，各冠小序一篇，虽以“东里”名书，而篇中所载，实不限于东里。（如艺文中载薛侃《揭阳县志》序文之类）大抵嗜博贪多，务盈卷帙，不免失之泛滥。然在当时县志未修（罗胤凯倡修邑志在此志之后），此书能网罗遗佚，实有功文献不鲜。其后吴颖续修郡志，全赖是编为蓝本。（吴志卷首《潮汐考篇》全录《东里志》原文）可知明清之交，兵燹之后，此书亦颇为一时人士重视也。然细检今之抄本，文字倒置，讹讹舛驳，几于触目皆是；而《人物志》中所载《选举表》，竟胪列及于康熙

时人，乃知今所传者，实非陈氏原本。盖书既未锓板，辗转传抄，已不免鲁鱼亥豕之误；复经妄人羼改附益，原书本来面目，遂不可复睹矣。安得陈氏原本一订正之？

又按：据天资自序，及刘守元后序，其助石冈纂辑是志者，有吴少松与周时庵二人。少松名继，处士吴松斋伦子，澄之下湾人，嘉靖三十六年贡生。官直山教授，本志人物门，后有论赞一篇，即少松手稿也，时庵事迹无考。

林氏乔松《志略》　嘉庆《澄海县志》卷首旧序。

未见

嘉庆《澄海县志》十八《循吏传》：林乔松，下外人，嘉靖辛酉举人。两任浙江景宁杭州通判，俱有惠政。转云南安宁州知州，擒缅彝岳凤浪鸟致京师，论功受上赏，以老乞休，归十余年而卒。

蔡氏德璋《集遗》　嘉庆《澄海县志》卷首旧序。

未见

嘉庆《澄海县志》十七《选举表》：蔡德璋，蓬洲人，万历壬午举人，官武缘知县。

锷按：林氏乔松《志略》，蔡氏德璋《集遗》二书，俱见万历乙未《澄海县志》王天性序。据《序》称，摭郡邑旧乘，按吏胥掌故，拾遗老传闻，参之以林君《志略》、蔡君《集遗》云云，知此二书亦地志之一种也。阮元《广东通志·艺文略》，于万历乙未《澄海县志》，题云王嘉忠撰，林乔松等辑；不知王志纂辑者乃天性，而乔松《志略》，蔡氏《集遗》另是二书也。今据序文，补录于此，而万历《县志》则改题天性，俾符名实；但细核《志略》、《集遗》之义，其上疑有阙文，以所引如是，姑仍之俟再考焉。

宗颐按：此二书均系《澄海志》之初稿，林氏之书其名必为《澄志略》，而蔡氏《集遗》，疑即苴林氏之阙者。王嘉忠万历《澄志·序》，称乡先生林澄川《志略》，孝廉蔡玉冈《集遗》，并征备采。是万历乙未间所修《澄志》，盖以二书为蓝本。又林氏蔡氏二人，《县志》仅载其名，而此序云林澄川，又云蔡玉冈，当为其别字也。

林氏大春隆庆《潮阳县志》　《千顷堂书目》七。

阙　清学部图书馆《方志目》。

黄一宠《序》：古者国必有史，史氏皆世其家，其权专，其职重，其是非臧否进退予夺，皆得以循天之制，成□之直，而其所笔削，亦足以信于天下。汉兴，司马迁搜辑《史记》，有《本纪》、《世家》、《书》、《表》、《列传》，纪载轩辕氏以来之事，而史体始为之一变，后之言修志者宗之，然尝观《史记》所陈，上下贯穿，极详且备，至于利治之循酷，独惓惓焉为之传，以论著其始末，其间叙道德法令之效应，灼然不爽，得非以吏者民之师，师其治行之得失，固世道之所由以污隆□。潮阳旧有志，岁久而湮。自叙初入潮时，即有终□之议。会海氛为梗，武略方殷，未暇及也。不逾时，而楼船奏绩，诸有志文蓺之士，稍稍复其故业。予因以状闻诸当道，皆报可。乃移檄学宫，及所属守御司场诸职事，令其悉稽故实，以备参核，下逮里胥耆旧，各指陈其乡土兴衰聚散，以及陵谷险彝变迁之故。于是则礼请督学石洲林先生总其事；先生幸不以为迂，慨然任之。盖惜纪载之阙陋，亦其素□□开局于邑之别署，仍以邑弟子员萧生端渐，陈生达衢，林生大达，陈生由衷，林生灵芝，董分校之役，越五月而稿成。分门别汇，总凡若干卷，自著图经分野形胜系焉。为纪二，为表三，为志五，为传六十有一，而终之文辞。上下三千载间，搜辑靡遗。其体裁略仿古编年之法，自成一家，不类时作，其遣词平易易知，无佶屈聱牙之态，而意自隽永；其间所为论著，尤根极理要，参酌时宜，可以证今垂后，匪徒事剿袭为纸牍之空言已也。顾余于吏治所在，独深有所感焉：夫长吏奉天子明命，莅此邦而镇抚其人民，一方之升降系之矣。吏而贤也，则政事修举，民物康阜，贤才众而风俗厚，即山川且为之改观易向，而礼乐文章之属，次第而登，于理无难也。一不得其人，则民方疾视之不暇，而何职事之能称哉？是余之所为感者也。今余檄修志而志成矣，凡吏兹土者，姓名爵里，靡不笔载，其贤与否，可指而悉数也。余之名忝列诸缙绅之后，后之阅是志者，得无指以为言，如今之视昔者乎？一不当于人心，将交摘而罪之，无所复辞，是又余之所大惧而不能自已者。史称奉职循理，可以为治，而黎民又安在此不在彼；盖循酷之途殊，而道法之制异也。余方惴惴然求奉职循理之未能，得是志而阅之，是非臧否，典刊具在，庶乎观省之有助，而惧或可以少释矣。若曰无关于治理，而特为此以备典籍，是岂特区区修辑之本意？而亦非石洲先生所以存文献，而忧桑梓之义也，于是乎书。（嘉庆《潮阳县志》卷首）

嘉庆《潮阳县志》十六《名臣传》：林大春，字井丹，少嗜《史》、《汉》，

工古文辞。弱冠举于乡，登嘉靖庚戌进士。时严嵩方用，以文名招致之，不应。除行人后，考选应得台谏，为忌者左，授户部主事，转员外郎。出为湖广江阳佥事。丁内艰，归，服阕，补河南佥事，备兵睢陈，执法不避，尝置故相高拱所私于理，拱深衔之；以大计调拱免相，即家起苍梧佥事，改浙江督学。奉诏选士，贡太学，皆一时知名士；晋秩副使，督学如故。迨高拱复相，遂罢归家居十八年，杜门著书，不事干谒，卒年六十六。曾奉诏与修《世庙实录》。纂修邑志，时称其有良史才。

《千顷堂书目》七地理类中：林大春《潮阳县志》，隆庆间修。

清学部图书馆《方志目》：隆庆《潮阳志》十五卷，存一至五，知县黄士龙修，隆庆六年刊，自序。

宗颐按：此志《阮通志·艺文略》三有著录，书修于隆庆壬申，倡修者黄一宠。（一宠《阮通志·艺文略》与《周府志》并作一龙，而清学部《方志目》则作士龙，兹从嘉庆《潮阳志》所载黄氏自序。）而林大春实总其事，邑弟子员萧端渐、陈达衢、林大达、陈由衷、林灵芝等，则任分校之役，书共十五卷，今虽未获见其原本，据黄序，犹可知其概略。盖仿编年之例，分为纪二，表三，志五，传六十有一，终之以文辞，而黄所著图经分野形胜并系焉。书刻于隆庆六年，今已无完本，清学部图书馆《方志目》著录者，仅存一至五卷云。

王氏天性万历《澄海县志》　嘉庆《澄海县志》卷首旧序。

佚　道光《广东通志·艺文略》三。

王天性《序》：是志也，握管于万历乙未秋，登木于丙申夏。盖甲午岁东阳王侯，以两台荐自平远，调我澄海。至则访求邑志，知余曾创稿，属以成编。昔朱晦翁守南康，下车首问郡志。君子谓“儒者为治，能知所重”类加此。执是观侯，则以台荐调烦，诚有由然而非偶者。余固陋劣，重违侯命，乃出旧稿复加校辑。窃见今志郡县者，侈立凡例，虚张体裁，有纪有表，有书有传，僩然自谓迁史流亚。余非不心慕之，而才不逮。余所谓志，亦犹日抄故事云耳。摭郡邑旧乘，按史胥掌故，拾遗老传闻，参以之林君《志略》，蔡君《集遗》，而取衷于王。分门析类，据事直书，茫然不知凡例体裁为何物；即间有一二论说，要以摅愚者一得，敢谓是非果不谬于圣人也。补漏剔瘢，敬以竢博雅君子。林君讳乔松，蔡君讳德璋，俱邑人。江西南昌府通判

邑人王天性撰。（嘉庆《澄海县志》卷首）

王嘉忠《序》　（嘉庆《潮海县志》卷首）（不录）

嘉庆《澄海县志》十八《循吏传》：王天性，字愧轩，蓬州都外砂人，嘉靖壬子举于乡。初任盱眙教谕，以才望晋上高县令。天性素喜为古文，晚年益工。澄邑初建，未有志。且中毁于兵，天性留考辑，裒以成书。其后海氛数十年，百事俱隳，后人犹得按籍考定者，天性《志略》之功为多。

道光《广东通志·艺文略》三：《澄海县志》，明王嘉忠撰，林乔松等辑，佚，万历乙未，序载《李志》（宗颐按：《李志》即李书吉所修嘉庆《澄海县志》），乔松邑人。

锷按：金廷烈《澄海志》序云：澄之耆老皆言邑初无志，万历间王侯嘉忠草创未就，邑人别驾王天性踵成之，证以天性自序，及《县志》本传，知当时操纂政者，实别驾也，《通志》题林乔松辑者误。

唐氏伯元万历《泰和县志》十卷　《江西通志》一百三。

未见

《江西通志》一百三：《泰和县志》十卷，万历七年知县唐伯元修。

《唐彬求赐谥疏》：方臣父之调繁太和也，搜匿贼八百有奇，代积逋三百以上，却相沿之例供，绝缙绅之请托，洗灰骨之泛冤，复寻占之县址，录囚回暵旱，筑堤障狂澜，老稚有唐青天之谣，邑乘有《德政编》之刻，所著《太和县志》行于世。（《醉经楼集》末）

锷按：明泰和县，属江西行省吉安府。仁卿为令，在万历三年乙亥，至万历九年辛巳，乃稍迁南计曹。凡仁卿宰太和，前后共七年。居官廉明，举乡约，设社仓，筑堤防，修县志，泰和之民，至今颂之。（详郭惟贤《唐公墓志》）所撰《县志》，因世鲜传本，未知其体例何若？清学部图书馆《方志目》，江西省有万历《泰和志》，存八九两卷一册刊本，当即是书。

宗颐按：《千顷堂书目》列此志于云南地志类中，以泰和为云南大理府首邑，误也。

詹氏一惠等万历《惠来县志》十二卷　道光《广东通志·艺文略》三。

未见

詹一惠《序》：邑之有志，自嘉靖甲寅秋，林侯麓平君始。时草创未几，百凡阙略，而君纂辑成书，为可继耳。迄于今六十余年所矣。道有升降，政由俗革，善治者必达其邑之故典，民之习尚，然后政可施，而化可行也。迄今不修，久将湮没，其何以有籍而征哉？岁在甲辰，为万历之三十二年，游侯东壁以彰陵名家出宰是邦，诸所关于民生国计者，一一举行之，卓有成绩。越四年，考最已应荐剡，而虑及于志载之阙，慨然叹曰：事孰有重于此乎？乃上其状于当道诸公，俱报可；而慎怿校雠之役，侯以见属。不佞迂陋无似，其不堪笔札明甚；而侯犹强委者再，乃质所闻于父老，而参之舆论，其事则礼乐政教宦迹人文，上及沿革休僭之征，下至户口厄塞之处，炳炳俱载。其体裁略仿古编年之法，损之益之，阐幽光而悉微隐，务求合乎至当之论。笔削皆握于游侯，不佞诸人备参考焉。……广西北流县知县邑人詹一惠撰。（雍正《惠来县志》卷首）

游之光《序》：盖闻风雅降而《春秋》作，司马氏祖之，厥有《史记》；班孟坚祖之，厥有《汉书》；此志之所由盛也。昌黎刺潮以来，业称海滨邹鲁，而尊潮乘者□冠冕石洲，讵非谓其义例森严，劝惩备具，彬彬乎信史之遗哉？蕞尔惠邑，固潮之旧壤也。建邑后二十有余年，而有林实圃之笔。顾其书成于去任之时，因陋就简，体裁失次，仅同野稗；于以征往俟来，不已戋戋乎？林之后又六十有余年，而余小子光来宰是邦；其间山川之互换，世事之推移，人文之盛衰，可谓月异而岁不同矣。有识者共扼腕，思一润色之，而无敢有代大匠斲者。岁戊申，邑之缙绅先生学士大夫以请；余唯唯否否，以告当道，当道报曰可；于是揖缙绅先生学士大夫，而与之畴咨，谕耆民林正幹，方子说，吴汝云，吴大器等。搜求逸事，属诸北流君，讨论既确，余始序次删辑，列为十二卷。图有说，事有纪，自舆地，官署，赋役，食货，以至名贤，孝节，迁客，辞人之类，靡不各有评骘，凡四阅月而后成帙，则予小子窃取之罪，其又何文焉？然而卒未敢大谬于石洲先生，若曰是庶几为蕞尔惠昭劝惩云尔！敢妄云知我罪我，唯是书哉！万历己酉春正月上浣，叙潮州府惠来县知县星源游之光撰。（雍正《惠来县志》卷首）

林世赏《序》　（雍正《惠来县志》卷首）（不录）

翁延寿《序》　（雍正《惠来县志》卷首）（不录）

陈尚志《序》　（雍正《惠来县志》卷首）（不录）

乾隆《潮州府志》二十八《循吏传》：一惠秉性高洁，不乐仕进，乞归，

创修邑志。

《千顷堂书目》七地理类中：游之光《惠来县志》，万历间修。

道光《广东通志·艺文略》三：《惠来县志》十二卷，明游之光修，詹一惠等辑。

宗颐按：此《志》修于万历三十六年戊申，凡四阅月而完编。主修者游之光。（之光字东壁，婺源人，由举人除惠来令，雍正《惠来县志》五《名宦传》有传。）据雍正《惠来县志》卷首，邑人与纂修者，除北流县知县举人詹一惠外，尚有大竹县知县举人林世赏，福建盐运使司同知举人翁廷寿；而搜求逸事者，有耆民林正幹、方子说、吴汝云、吴大器云。

又按：《周府志》言一惠创修邑志，不知惠来之有志，已自嘉靖乙卯秋林侯麓平始（见一惠《序》），合为订正于是。

饶氏堪崇祯《大埔县志》　乾隆《大埔县志》卷首旧序。

未见

饶堪《序》：按《大埔志》为先大夫肇创，时去建治刚三十二祀，风俗半仍古村，人文尚借它邑。居民未稠，廨宇苟完，无兴废之足纪，蔑灾祥之可书。虽云新乘，实犹阙史；乃今复阅十八载矣。山川且非故识，矧人事乎？堪自乙丑读礼后，淡情公车之业，两不计偕。间感昔旧者经新，而新者且复旧；昔盛者寖微，而微且复盛。风土之致，与楮墨之情若两相须。第数年来，郊垒不靖，兵食繁兴，饥馑频仍，乾溢为患；而又屡格于马署传舍之见，不肯并力于刀笔典故之间，敢觊此书之修且亟也。今张父母治埔甫三年，其善状亹积不胜沥，最伟者如□每经清钞，累舍赀，遍修境路，增置器械炮台，设兵守御，所在严明；又出俸择长厚者宰之，收子母永代繁徭；侯之宜镌，实絜故志过半矣。况政通人和，百废皆兴，不乘此修之，复何待耶？于是堪不避嫌疑，不惮协力，从诸绅衿后，诣仁侯言状，以辑厥典；不意侯先得同然，遂造阶拜邑博梁君为秉笔，走币征词宗杨闱，文学蓝守炳，饶希镇，吴士斑，近稽遐览以资之；不两阅月，而志焕然一新矣。其纪地也据，其纪政也辨，其纪献与文也核以丽。可俾愿图治者有谱，可令恶害已者惧诛，是诚信史哉！堪才谢班马，识愧宋欧，且为先严慈弓沙享堂之役，拮据靡宁，不敢溷预笔削之责。余于梁为同年友，幸每以嫌疑相诏，奉若函丈。语云：称

其仇不为谄，荐其子不为私。此太古之遗言，非今时之直笔也。不佞为孝廉，几三十年。且世居此枳棘中，硁硁拙钝，难谐巧捷；今得捧诵琳琅，喜藉手以了夙心；而吾王父八十年来残编蠹余，更托此光辉不朽矣。时崇祯九年丙子邑人饶堪序。（乾隆《大埔县志》卷首）

张燮任《序》　（乾隆《大埔县志》卷首）（不录）

梁亭表《序》　（乾隆《大埔县志》卷首）（不录）

乾隆《大埔县志》十七《儒行传》：饶堪，字用裁，号岱屿，中翰与龄仲子，幼负颖异，积学敦行。万历丙午中第五名乡试。生平俭约，志甘泉石，不乐进士。丙子张令燮任延修邑志。

〔补〕道光《广东通志·艺文略》三：《大埔县志》，明张燮任梁亭表修，未见。《洪志》（宗颐按：即洪先焘修之嘉庆甲子《大埔志》）：燮任，字葆一，云南临安举人，崇祯六年任大埔知县，纂修邑志，与教谕梁亭表相考订，丙子告成。

锷按：崇祯《大埔县志》，旧皆题张燮任梁亭表修。考杨闱《孝廉岱屿饶公传》：崇祯甲戌，予受邑侯葆一张公聘襄志局，时执牛耳者为岱屿饶公，获亲教益，督予不逮。及丙子春仲，志稿就而公于秋间仙逝矣。（见大埔《饶氏族谱·文献传》）依杨氏传语，证之岱屿序文，知《志》修自张梁，而定本实出岱屿今鹤诸公手也。（今鹤，闱字。《潮州府志·闱传》，亦言与修揭阳、大埔二《县志》。）

宗颐按：饶堪《序》，称《埔志》为先大夫肇创，时去建治刚三十二祀，末又云：今得捧诵琳琅，喜藉手以了夙心，而吾王父八十来年残编蠹余，更托此光辉不朽矣。考大埔建县，在嘉靖五年，堪所谓其先大夫肇创者，盖即嘉靖间吴思立修《大埔县志》，堪为宪副饶相之孙，其序文谓《埔志》属稿，出其先大夫者，当即指饶相也。饶堪述其祖之志，继修埔邑志乘，其书久不见于世。存亡与否，已不可知。乾隆《大埔县志》蔺涛《序》，称予于壬戌秋，得有明张葆一于崇祯九年所修《埔志》一帙。是此志乾隆间尚存；今可见者，仅见《洪志·艺文》所载之六小序，及附引一二条耳。

郭氏之奇崇祯《揭阳县志》　《潮州耆旧集》三十三。

佚　道光《广东通志·艺文略》三。

陈鼎新《序》　（乾隆《揭阳县志》卷首）（不录）

汪国士《序》　（乾隆《揭阳县志》卷首）（不录）

冯奉初《明大学士谥忠节郭之奇传》：崇祯戊辰成进士，选庶常，以清才骏发，越其侪辈。明年，请假归，县令请修邑志，假满还都。（潮州《耆旧集》三十三）

〔补〕道光《广东通志·艺文略》三：《揭阳县志》，明冯元飙，陈鼎新，汪国士修，佚，见《韩文恪公集》。谨案元飙天启未任知县，鼎新国士，俱崇祯初任，志成于崇祯辛未。

锷按：郭忠节假归，在崇祯辛未岁，是年即被聘修志，逾岁而志成。考《宛在堂诗集·遂初集》中，有集《揭志》，作《榕城八景诗》，又有《修邑志成感赋》四律，又有有挟改数字不得者再吟二律，诸诗。盖当时操纂政者，实忠节一人。观诗中联句，如"于人行直惟三代，自我为正指九天。"（《感赋诗》其一）"我意孤悬知罪表，此身独拟怨劳甘。"（《感赋诗》其二）"直笔何曾刘五借，秽金总向魏收除。"（《感赋诗》其三）"纵使涂黄由尔辈，终余副稿在名山。"（再吟二律其一）等语，足见忠节操觚时笔削之严。今其书虽佚，然据忠节诗注，全书实分五纪提纲，复有余记以补所未备。盖亦有意成一家言，非因陋塞责者可比也。

宗颐按：是书《阮通志·艺文略》题曰明冯元飙陈鼎新汪国士修，而先君则考定为郭忠节纂辑。颐按陈鼎新序此书，称前令冯君（指元飙）早已具仪币，请郭太史为政，而尚未属稿。新猥承冯君后，幸太史尚居邑中，即敦请其终事，阅数月而告竣。所云郭太史，当系之奇也。以刘业勤乾隆《揭阳县志》凡例，谓《揭志》而修于崇祯辛未；裁阅者，邑令冯元飙，陈鼎新，汪国士；纂修者，参事郭之奇；分辑者，都阃黄梦选，庠生王阳春，陈仕清，谢焘，袁年；校勘者，庠生陈应登、杨固。据此，则先君谓崇祯《揭志》，为之奇所纂，益无疑义矣。

蔡氏肇阞《澄乘略》　嘉庆《澄海县志》十九《文学传》。

未见

卷　六

史部地理类

清

吴氏仕训顺治《潮阳县志》　臧宪祖康熙《潮阳县志》凡例。

未见

嘉庆《潮阳县志》十六《文苑传》：吴仕训，字光卿，博洽经史百家，比部孙如法访结为布衣交。万历丁酉，应省辟，师事吉水邹南皋先生，潜心理学，得其正宗。初授福安学谕，士深感慕，转为福州郡丞，两署即符，尤皆善政。拂衣归里，值鼎革，咸赖德望镇重得安堵，日惟讲道著书，年八十六，无疾而逝。所著述甚多，潮阳、安福二志尤见史才。吴颖曰：《潮阳县志》成于林井丹先生，近吴光卿先生续之，余获见其副本，虽多因林旧，而事则增于昔矣。（顺治《潮州府志》卷首）

锷按：吴孝廉光卿所辑《潮阳县志》，道光《广东通志·艺文略》不著录，传称其著述甚富，今皆不传。惟吴颖《潮州府志》，载光卿有潮阳、福安二志，皆见史才，后人修志咸本其语以缀于篇。然所谓《潮阳志》，今亦罕觏。考臧宪祖《潮阳志》凡例，言志自隆庆井丹先生修后，至顺治四年，郡丞吴仕训续修；未及梓，而海寇煽乱，故只有藏稿而已。

是此书当时虽成，实未付雕，即宪祖所见，亦只残本；今距宪祖修志又二百余年，想其稿已亡佚矣。

李氏士淳顺治《程乡县志》　光绪《嘉应州志》二十九。

佚　光绪《嘉应州志》二十九。

士淳《自序》：古之擅长史学垂世立言者，莫不罗网前闻，逖稽往籍。咨旧章于先哲，采轶事于稗官，参稽百世之典，编成一代之书，藏之名山，俟之其人，成言班如布在方策，史顾不重乎哉！邑之有志，犹国之有史；然而区域之偏全即分，事实之挂漏互异，其大小偏全之别，不啻莛之与楹，涔蹄之与河汉也。吾程之志经百余年未及修，残缺泯没，次节不伦，豕亥鲁鱼，讹舛可疵，大夫之至于是邦者，何所征信而考疑；后学之生长兹土者，何所景行而仰止？斯亦百年来吾邑一大憾事也。岁次辛卯，邑侯葛公，奉命临莅兹土，留心民瘼，矢志修举；见学宫之颓圮，神祠之荒落，慨然于中，而力以兴复为己任，凡次第举行矣。尤以邑志未修为憾，命余首董其事，余惟文献弗传，士大夫耻之；即微侯命，何敢以不敏辞？于是召集故老，诹访旧闻，扃户园圃，旁稽博采，因前志之旧，而讨论修饰润色之，词之陋者文之以雅，意之僻者订之以理，失次者为之正其先后，残缺者为之补其罅漏，事有增新，制有考异，理之疑者有发明，音之讹者有诠释，反复讨求，不厌详订；俾后之观是志者，一启卷间，而微言大义，较如指掌，古往今来，炳若列眉，阅提纲总论，则吏治、民生、士习、世风、臧否、邪正、劝戒，昭焉可以兴，可以观，阅疆域分野，则天文、地理、土俗、民情、异同、变迁、时势，判焉可以学，可以仕，阅官制科名，则设官分职、兴贤育才、前徽后懿大观备焉可以法，可以传，读循良之谱，则曾井之甘泉可汲，元城之直节可风，数传而后，蒙其休者，沐膏泽，咏劳古，甘棠岘碑，亦世如新；诵名贤之传，则程处士之高谊不朽，蔡蒙吉之正气犹存，百世而下，闻其风者，顽夫廉，懦夫有立志，流风余韵，后来接踵，孝子节妇，代有其人，既可传之以维风；仙客羽流，事近于怪，亦可惜之以设教，虽常变殊遭，出处异轨，要以各成其高，不诡于正，有裨世道人心，其义一耳。远则唐宋以来，事虽远而可稽；近则明兴之代，制益近而加详。若夫因革损益，日异而月不同，则又非今遭所能豫定者，庶几以俟后之君子。（光绪《嘉应州志》二十九）

《胜朝粤东遗民录》四：士淳，字二河，程乡人，弱冠中万历己酉乡试第一，崇祯戊辰成进士，授翼县令，戊寅行取入都，授户部云南司主事，历官

至翰林院侍读学士。闯贼陷京师，士淳潜遁归里，以著述自娱。顺治癸巳以荐起用，有司敦促至再，坚辞不就，世比之王伯厚元遗山，卒年八十一。

〔补〕道光《广东通志·艺文略》四：《程乡县志》，国朝葛三阳修，未见。《嘉应州志》：三阳蒙城岁贡，顺治八年任，甲午修《程乡邑志》。

〔补〕温仲和光绪《嘉应州志·序》：程乡之有志，自前明嘉靖二十年，县令陈应奎教谕赖全业所纂修始；继而作者，则国朝顺治十一年葛三阳为县令，邑人翰林院编修李士淳所手定，仅存残本。（光绪《嘉应州志》卷首）

锷按：李侍读士淳，明王章传，道光《广东通志》，光绪《嘉应州志》，并有传。《潮州府志·选举表》，载士淳官至吏部侍郎，盖南都以后所授官；士淳虽在家拜命，实未尝出也。至《烈皇小识》，谓士淳尝从贼者，证之《明季实录》，及《明季北略》，殊为厚诬。此志旧题葛三阳修，考《嘉应州志·官师表》，三阳任程乡令，在顺治辛卯；而此志修于甲午，是时士淳方家居，盖葛延士淳编纂也，志称士淳修邑志，以备文献，即指此。

陆氏宸箴康熙《涞水志》十卷　清学部图书馆《方志目》。

存　康熙十六年刊本。

乾隆《潮州府志》二十九《文苑传》：陆宸箴，榜名禧，字迎侯，饶平人。崇祯壬午举于乡；未几，丁国变，遁迹岩谷十余年，不知尘世事。后起用涞水令，士蒙其教，民被其休。九载告归，捐修桃源路四十余里，寿八十一。著《观花阁留花吟》、《琴言》、《涞水志》。

清学部图书馆《方志目》：康熙《涞水志》十卷，四册，知县陆宸修（宗颐按：宸下脱一箴字），康熙十六年刊本，《自序》。

锷按：涞水，直隶易州属县，宸箴为令，在康熙间，《通志》著录是书，入地理杂记类，非是；府志以宸箴为明人，又考之未审。

杨氏钟岳等康熙《潮州府志》十六卷　乾隆《潮州府志》卷首旧序。

存　康熙丙寅刊本。

杨钟岳《序》："……，我潮郡志，不知始何年。有明郡丞车公份，于弘治间一修之矣；太守郭公春震，于嘉靖间再修之矣；至国朝顺治庚子，郡侯

吴公颖修之，去今二十五载，虽日月无几，而沧桑多故，复虞遗缺，无以登诸简编。果庵林公来守是邦，慨然以为己任，日与缙绅士夫，考镜图经，搜罗掌故，所谓严斧钺于笔削，寓经济于文章，其意岂有异欤？念余八闽督学归来，计离潮忽忽十余年矣。风景不免殊观，见闻讵能周至？惭无一得，何有三长？乃叨越敦请，辞不获命。窃向诸同人矢愿曰：综核古今，文与实副，庶郁为鸿裁，永传来兹乎？然余因之滋惧矣：是是非非，直道也；直道难行，匪今斯今，当有知我罪我者。不意二竖时侵，坐卧邱园之日多；积月成岁，未能与诸同人汇帙而分门，删繁而举要。及志将告成，始得肆力一览观焉；见其据事直书，非徒踵事增华，大而核，简而该，婉而严，丽而不靡，视昔有光矣，乌敢掩一时耳目，贻讥万代哉！……”（乾隆《潮州府志》卷首）

陈衍虞《序》：……夫志，史之余也。作史有三难：曰才，曰识，曰学；修史亦有三难：今昔异时，人事迁变，考据之难一；遗文放失，博访难周，简编缺残，豕亥莫辨，核实之难二；独辑则孤掌不鸣，众撰则意见竞起，平情之难三。《潮志》续修于吴郡侯颖，将历三纪矣。天道十年一小变，人事因之。潮迁斥之余，兵燹频兴，半壁沦陷，赖威命震叠，烟消燧寝，而山川疆域，能无高谷深陵之异状乎？土田租赋，能无盈缩丰俭之殊情乎？往者召募征调，奔命不遑，今兵制能无变更，尺籍能无虚冒乎？圜桥璧水之玮观，青青子衿之讲业，能儿筵如旧蛾子时术乎？若风俗，若选举，若人物，有一不核，将何以昭劝惩，垂来兹欤？郡侯果庵林公筹之熟矣！先生笔挟风霜，义严斧钺；犹以事关对扬，谦逊不遑。爰咨之乡达，采之刍荛，缺则补，讹则正，芜则删，疑则核，幽则阐，逾年而志成，星纪昭然也。所以调燮之者，寓此矣；提封井里，灿如列眉也，所以经理之者，寓此矣；田赋租调之制截然也，所以节宣之者，寓此矣；问宫墙，则霞丽星辉，问祀事，则肥腯告虔，菁莪之化，明德之馨，寓此矣；问兵防，则壁垒森罗，封守慎固，先事而绸缪，后事而克诘，寓此矣；风俗物产不无少变也，所以转移维挽之者，寓此矣。表幽芳于千祀，彰烈节于今兹，文章增炳蔚之光，灾祥纪人事之召，大而盐屯，小而榷务，一一皆综古今，关政治。先生条画已详，搦管者特踵其事而点染耳。独怪煌煌巨典，谬及山髦。自揣揭妇已老，江毫全枯，淟然从诸公后，妄称敷文摛藻，是七襄云锦，而杂以腐丝也。幸提纲挈领，有郡绅；采隐搜幽，有良友；碌碌因人，附名方策，有甲在面矣。所愿读志君子，悯东野之马力，吹嶰谷之凤音，镜古准今，黼黻盛治，是书良太平之笙簧也。郡人陈衍虞撰。（乾隆《潮州府志》卷首）

王岱《序》：郡之有志也，例也；不独潮为然也。志之议修，亦例也；不独潮为然也。不独潮为然，谓潮为独异者，以地之异，时之异，主修者之异也。其异者何？盖山川如故，则有陵谷之移；时代迁流，则有风景之别；人文日变，则有隆替之殊。潮自汉以上勿论，当唐宋时，方以炎方泽国，与鱼龙争处，士鲜诗书，民病瘴疠；其后风气渐开，山川文物，皆为丕变，几与吴楚并驾；犹不免谓濒海，习俗多事鱼盐，轻生患难，致萑苻易衅。故自明中叶不靖，迄国初，鸱啸狐鸣，致烦薄伐；当军书旁午之际，吏疲拮据，民劳征输，日不暇给，遑问志事？及幻蜃既消，狂飓顿息，而哀鸿复渚，故燕还巢，宁辑方来，亦复难征文献；纵草野纪闻，挂一漏万，以故志事缺然。乃郡守林公守潮数年，以经术经世务之才，综核诸大政，函鼎烹鲜，庖刀游刃，悉已奏最而荡平；适遘志事遂兴，兴会之逢，于斯为甚。且与耆旧陈园公林介文两君，笔削点定，草创稿成，复就余杨诸先生厘正之；将数十年未纪之事，旁搜广辑，如是缺者悉补，陋者悉文，讹者悉正，麟麟炳炳，蔚然大观。是潮志之独异，信不诬矣！余适待罪澄海，与陈林两先生为故交；因得窃窥其书，深叹马文班实，二者俱备。方未敢赞辞，而公谬以余为知文，命赘一言；余下吏姓名，殊不足辱简端，谨述其三异以对，澄海县知县湘潭王岱撰。（乾隆《潮州府志》卷首）

林杭学《序》　（乾隆《潮州府志》卷首）（不录）

吴兴祚《序》　（乾隆《潮州府志》卷首）（不录）

李士祯《序》　（乾隆《潮州府志》卷首）（不录）

斐宗度《序》　（乾隆《潮州府志》卷首）（不录）

胡戴仁《序》　（乾隆《潮州府志》卷首）（不录）

杨佐国《序》　（乾隆《潮州府志》卷首）（不录）

陈其政《序》　（乾隆《潮州府志》卷首）（不录）

佘艳雪《序》　（乾隆《潮州府志》卷首）（不录）

〔补〕康熙《潮州府志》凡例一：郡乘即古诸侯史也。盖一府文献所关。考《潮州府志》修于明弘治中郡丞车份，复修于嘉靖中太守郭春震。事逾百年，朝经物改，残编蠹简，缺略相仍。至国朝顺治庚子，郡侯吴颖始夺然后义修，称为信史。后郡侯魏橺祥续修，逢乱中辍，距今又二十五年矣。兵燹频经，规制不无少异，修之敢惮烦乎？予不敏，起而从事，凡原本有不可易者仍之，后来有不可已者增之，勿侈勿浮，无偏无党，踵事增华，予亦不知其固陋也。（康熙《潮州府志》卷首）

嘉庆《澄海县志》十八《循吏传》：杨钟岳，号大山，苏湾人，顺治辛丑进士，授馆职后，改部出监通州。庚戌，充会试同考官，出为福建督学。升参政，以忧去；服阕赴补，卒于京。钟岳后徙家海阳之仙乐乡。

清学部图书馆《方志目》：康熙《潮州府志》十六卷，二十册。知府林杭学修，康熙二十五年刊，《自序》。

〔补〕道光《广东通志·艺文略》：《潮州府志》，国朝林杭学修，杨钟岳辑，未见。周府志：杭学江宁人，由生员保举，康熙十六年任，甲子重修《府志》。（宗颐按：林杭学，见乾隆《潮州府志》三十三《宦迹传》。）

锷按：康熙《潮州府志》，道光《广东通志·艺文略》题，"知府林杭学修，郡人杨钟岳辑。"光绪《海阳县志》本之，亦以钟岳著录。考王岱叙文，此志定稿出于陈园公、林介文二君，大山不过稍为厘正而已。顾各志既题杨辑，兹姑仍之，而附辨于此以备考。

宗颐按：康熙《潮州府志》共十六卷。以十志为纲，分为二十八条，每条有序，较顺治间吴颖所修之志，详而有法。林杭学叙此书，言开局修纂，始于康熙二十二年七月；越二十三年十月而志成。是此书前后共费十五月，始克完编也。旧题此《志》为林杭学修，杨钟岳辑；据王岱《序》文，知撰稿实出陈衍虞、林隽胄之手，而杨钟岳、佘艳雪则负较订之责耳。考《府县志·杨钟岳传》，不载其有修《志》事；而杨钟岳所撰是志序曰："叨越敦请，辞不获命"，又曰："不意两竖时侵，未能与诸生同人，汇帙而分门，删繁而举要，及志将告成，始得肆力一览观焉"。由此可知钟岳虽被总纂之责，实未能始终其事也。考《普宁志·林隽胄传》，称郡守林杭学，高其行，属修《郡志》，可为隽胄参纂此志之别证。又陈衍虞著志弁三十篇。（又名《郡乘代言》）其文与是志各门小序，大同小异，即当时草稿，更加订定者。此尤足证康熙《潮志》，撰稿多出自衍虞手也。

陈氏衍虞《郡乘代言》一卷　光绪《海阳县志·艺文略》。

存　道光己亥补刊本。

张覆吉《序》：士不得志于时，辄自放于山巅水湄之际，以抒其抑郁；兴至，往往发为文章，而或感愤无聊，牢骚激烈；是何异渔阳骂座，虽行胸臆，

情性失矣。余自辛丑岁，待罪镇阳；知粤地文章，肇自陆大夫《新语》以开其风会，继复韩吏部命师以司其教铎。潮之人士，咸笃于文行；其后蛟腾风起，代不乏人，而园公先生独以文章鸣天下。顾匏落一官，未能扬眉吐气，激昂青云，一展其胸中之蕴，而郁郁以老。今春秋八十，高矣！余适复浪游韩江，寄迹于先生之别业，因得纵观其所为蔚园诸稿；其气浩以博，其词蔚以炳，滔滔汩汩，卓然为世大观，岂非山川间气，笃生异人，而发其光于行墨者耶？近以海宇廓清，疆域辽远，圣天子加意志纪，文献之征，非先生孰与归？乃复示我潮志弁言，且属余数行奉报。捧读一过，则见其中自天官地纪，以及文章政事风土人物之类，靡不兼该；气取于两汉，而采撷于六朝，或如商彝周鼎，古色纷披，或如曲涧幽泉，别致错落，而一种深心大力之致，又复宛转为人心世道，时下一砭，谓非煌煌大文，足以垂世而立教者欤？夫诗以道性情，书以道政事，礼以坊淫，乐以节和，易以道变化，《春秋》以道异，《六经》总为世道人心计耳。今观园公之文，何一字不造巅极顶？又何一字不砥柱回澜？闳中肆外，举法吐经，以视世之感愤无聊，牢骚抑郁，徒自写其不平之气，如文长之广诞，民怿之豪放者，其相去直如瓦缶洪钟，大径庭矣！因不揣菲陋，聊缀数言于简端，康熙岁次癸亥仲冬日，锡山张履吉书于韩江之锻圃。（《郡乘代言》卷首）

《邑乘论》一卷　光绪《海阳县志·艺文略》。

存　道光已亥补刊本。

《序录》一卷　光绪《海阳县志·艺文略》。

存　道光已亥补刊本。

锷按：上三书附刻于《莲山集》后，《郡乘代言》一名《志弁》，自星野至杂记，共三十篇，篇末并有王山长张容庵评语，盖园公于康熙甲子，被聘修《郡志》时作也。《邑乘论》凡兵防、兵事、选举、学校、贡赋、徭役，共六篇，寥寥数页，疑非完书；序录一卷，则裒集园公所撰各县志书《序》文，别录单行之本也。

萧氏纶锡等康熙《潮阳县志》二十卷　嘉庆《潮阳县志》卷首旧序。

存　康熙戊辰刊本。

臧宪祖《序》　（嘉庆《潮阳县志》卷首）（不录）

宗颐按：此志《阮通志·艺文略》三，仅题主修者知县臧宪祖（宪祖，广宁人，康熙二十一年由监生任知县，见嘉庆《潮阳县志》十五），故世称之为臧本。志分十二门，据宪祖《序》，编始于康熙丙寅仲冬，竣事于丁卯孟夏。纂辑者，萧纶锡、郑振藻、姚喜臣、吴绍宗；校订者，林映日、陈长民、萧金声。纶锡，县廪人，康熙癸卯举人；郑振藻，南桂人，顺治丁酉举人，官息县知县；姚喜臣，崇祯贡生；吴绍宗，康熙贡生，仕清远训导，俱见《潮阳志》十四《选举表》。

罗氏国珍佘氏元起康熙《揭阳县志》　乾隆《揭阳县志》六《贤达传》。未见

罗国珍《序》："……揭处海滨，秦汉间，潮皆揭地；至宋宣和，卜治玉窖，而邑仍以名。建置来，有声东粤旧矣。阅岁五百有奇，志之修也，仅一再见。明季时事变迁，地成战垒，其不为孤宅茂草者几何矣！且也，刍茭之应，伤乃民隐，滂沱之灾，时切禾稼，蠹粉蜗涎之际，犹有问邑乘而执笔从事者乎？我朝重熙累洽，百度维斯；邑侯郑廉水先生，以良史才，来宰是邦，握巩而化，吹薰以字，浸浸乎疮痏之起矣。乃鞅掌公余，留心文献，慨然以志事为己任。遂开局延访，或断简之犹存，或老成之未谢，博采宏搜，补其缺，芟其芜，明其微，阐其幽，不佚旧，不侈新。体裁既具，属余成编，俾分门汇帙。宁慎毋滥，宁质毋文，宁核毋私，要惟存其可信可传者。维三代之直，以公斯博已尔；风云月露，将安事也？是则先生志也。由一邑而之天下，惩以是焉，劝以是焉，观政以是焉，观教以是焉。先生之化成，固于兹睹吉光之片羽矣。"（乾隆《揭阳县志》卷首）

郑濂《序》："……揭邑自宋宣和迄明崇祯，阅岁五百有奇，志凡两易。自崇祯初岁，历我朝，至于今几六十年；较诸前志之相距，似未云遥也。而此际之缺略，有更难稽核者。何则？鼎革以后，屡易沧桑，揭处四战之冲，方诸前古，无此颓毁，较之诸邑，倍甚凋残，询口语则老成既往，搜别集则典章散弃，文献之缺，所由来矣；兼以旧志板焚，仅存残帙，一线赓续，将并古昔之遗留而全佚之，何论此数十年来废兴大事耶？余膺绶此邦，每忾然以邑乘未新为念。兹承上宪檄修，乃旁搜遗书，博采群议，手纂志稿，请大山杨先生纂修之。维时先生初值内艰，以未遑涉笔辞；延聘孝廉佘君明伟、

罗君岂藏，汇辑而校增焉。二君辍芸窗之业，而间精讨论；余亦停簿书之冗，而专意厘定。凡数月而志成，为纲十，为目七十有奇云……”（乾隆《揭阳县志》卷首）

余元起《序》　（乾隆《揭阳县志》卷首）（不录）

林杭学《序》　（乾隆《揭阳县志》卷首）（不录）

乾隆《揭阳县志》六《贤达传》：罗国珍，字岂藏，蓝田人，康熙丙午举人。丁卯，邑令郑濂延修邑志。余元起，字明伟，渔湖人，顺治甲午举人，夙有文名，邑宰郑濂延与罗国珍同修邑乘。

〔补〕道光《广东通志·艺文略》三：《揭阳县志》，国朝郑濂修，未见。《李志》（宗颐按：《李志》，即乾隆甲辰李国华所修志）：郑濂，余姚人，康熙二十二年任揭阳知县，丁卯增修《县志》。

宗颐按：乾隆《揭阳县志》凡例，言《县志》三修于国朝康熙丁卯，纂辑者，邑令郑濂，增校者，孝廉余元起、罗国珍，校阅者，教谕李英，训导李廷镒。然濂序文谓“手纂志稿，请大山杨先生纂修之，维时先生初值内艰，未遑涉笔，辞，延聘孝廉余君明伟、罗君岂藏，汇辑而校增焉。”据此，此志纂述之功，以余罗二人之力为多，《揭志》以纂辑专属之郑濂，实有未合。

张氏经等康熙《惠来县志》十八卷　道光《广东通志·艺文略》三。

未见

张经《序》：志者史之余也。《周官》小史，掌邦国之志，以达于王；志之通于史，由旧来矣。盖以述往迹，征前谟，山川之广狭，田赋之本末，兵农之利弊，人物之盛衰，于此稽焉。贵于典而核，直而有体，而后信远迩，昭劝戒；非谀闻詹辞，所能垂金石，而树不朽者也。惠建自前明嘉靖间，兵燹之余，邑乘未遑。麓平林公，仅具其概。嗣万历东壁游公莅惠，以文章政事著声，钱谷之暇，留心文献，博稽广询，裒辑成书。八十年来，玉改星移，前迹新猷，识诸父老，未垂方策；兼以旧简墨镌，半为风雨鼠蠹，断楮残煤，亦同蝌蚪石鼓，官斯土者，常抚卷而致慨也。兹逢圣天子大修一统之典，邑侯持公张先生，敬承德音，搜辑志事；犹以簿书期会，思虑未耑，用询野老之言，以广轩辅之献。余与二三同人，罔忖荒陋，谋野编辑，而进退笔削，裁自侯衷。沿革纪自建邑，犹《春秋》之重始事也；灾祥兼言休咎，《洪范》

之勤修省也；财赋分别折亩，汉治之剔中饱也；山川驿程必书，周室之慎封守也；公署虽废必纪，惧以祊田易郑璧也；选举非生其地不书，不敢混楚材为晋产也。至于官师系桐乡之祀人，物首郑公之教，刍荛之言必征，击壤之音亦采，俾览斯编者，可以见荜路启疆之苦心焉；可以觇清坚垒之大节焉；可广德心而复千年畋宅之旧焉；可溯风流而挹节义文章之美焉。夫索神骏者，在骏不在图；然舍图终无以得骏；铸宝鼎者，贵鼎不贵范，而非范终无以成鼎。则是书也，可谓莅治之成模，官师之懿鉴矣，宁犹邮闻詹辞乎哉？虽然，此侯在惠言惠，于是编见其一斑者也。侯之报国，不独文章，异日崇勋伟绩，更以有膺眷而纪太常者，余颙俟之。康熙丁卯岁蒲月序，赐进士吏部观政邑人张经撰。（雍正《惠来县志》卷首）

张秉政《序》　（雍正《惠来县志》首卷）（不录）

方应祷《序》　（雍正《惠来县志》首卷）（不录）

道光《广东通志·艺文略》三：《惠来县志》十八卷，张秉政修，张经等辑，未见，康熙丁卯，见张玿美《志》，经邑进士。

宗颐按：此《志》修于康熙二十六年丁卯，修者知县张秉政（秉政字持公，陕西人，生员），纂辑者，除吏部观政进士张经外，邑人同修者，尚有南川县知县方应祷（字维城，惠来都人，顺治丁酉举人），贡生郑国光（字客生，龙溪都人），陈龙光（字远心，酉头都人）。（见雍正《惠来县志》卷首）

林氏隽胄康熙《普宁县志》　道光《广东通志·艺文略》三。

未见

汪溶日《序》：余庚申冬，典牧斯土，单车戾止，睹城郭倾圮，闾阎萧索，官民舍居，废毁几尽。哀我人斯，曷克堪此？矢志抚循，教养休息，冀图渐复元气。凡有设施，必取前吏之廉能者而折衷之，求其坐而言可以起而行者，庶几于昔人有合焉，而犹惧其弗逮也。今奉纂修一统全志，广搜各省邑乘，此诚一道同风之至治。顾余自惟一行作吏，簿书是亟，词令未遑。况前志曰略，余亦何敢自谓能详？但阮公之编摩犹存，父老之传闻可采，则前事者后事之师，于退公之暇而修辑之，亦云无旷厥职而已。故邑乘之设，非曰山水而必图其形胜者，取其无分有分土之意也；非曰谱世家而必纪其姓字者，取其善足以劝恶足以惩也；非曰录菁华而必标其艺文者，取其有关于民

生有裨于国计也。若夫学校为人材之本，风俗为政事之征，与凡贡赋记享之规，求贤旌善之典，大约志之不可阙者，只期搜罗靡遗，采访得实，方敢补入，其一切铺张繁词，矫饰夸论，既未协乎舆情，奚可垂之奕世，概置不载，犹前此之宁略毋详也。倘后之吏斯土者，能以催科寓于抚字，明允行其鞫讯，徭役轻而供亿省，豪强戢而奸宄消，是诚足以仰副一道同风之治，而共谅余辑乘之意也夫！知普宁县事古婺汪溶日。（乾隆《普宁县志》卷首）

彭浩元《序》　（乾隆《普宁县志》卷首）（不录）

乾隆《普宁县志》七《乡贤传》：林隽胄，字介文，铭球子也。崇祯间恩贡授职方主事，谢病归，隐居昆山，郡守林杭学，邑令汪溶日，皆高其行，属修《郡志》。

道光《广东通志·艺文略》三：《普宁县志》，国朝汪溶日修，林隽胄辑，未见。康熙丁卯，序载《萧志》。

宗颐按：普宁建县于嘉靖甲子，万历庚戌，知县阮以临学谕黄秉中始创辑志略，逮康熙丁卯，汪溶日重修之，即此编也。（溶日，六安州人，拔贡，康熙十九年知县事，乾隆《普宁县志》五《宦迹传》有传。）此编《阮通志·艺文略》题林隽胄辑，而乾隆《普宁志》卷首凡例，亦称汪君修志，以编纂属前主事林隽胄云。

陈氏琳等康熙《惠来县志》　雍正《惠来县志》卷首旧《序》。

未见

陈琳《序》：古先生建一统无外之规，彼虑蔽纩垂旒，无以烛幽隐，乃命大行人采列国之风谣，而勒为成书，岂以备观览广见闻哉？亦曰风化关于政治，明乎四方俗尚之不同，而后纪纲可得而敷布也。邑之有志，犹国之有史。主斯土者，未有不悉一邑之情形，而能以施政教，同风俗也。《邑志》之修，又乌容已乎？惠来建置肇自前明，嘉靖间邑志之作，草创于麓平林公；后六十余载，星源游公从而详悉增修焉。嗣是沧桑改易，物换星移，向之详悉增修者，尽于寒烟荒草中，不有起而修明者，何以善其后哉？今上端拱致治，垂数十年，文德诞敷，四方风动，特申大一统之典命，郡县各纪，邑乘以待轩辖。邑侯张持公集大夫绅士，参稽考订，纂辑成编，可谓论断确而体裁定，是非严而勤戒昭。至于幅员、山川、财赋、风俗、人文、孝德诸篇帙，靡不井井有条，班班可考矣。第自康熙丁卯岁，以至于今，又几二十年矣。其间

之疆土，保无变迁乎？赋役保无增灭乎？风俗保无移易，人文孝德保无盛衰靡常乎？古称天时人事阅一纪而必更张，况久远乎？幸邑侯春谷先生，以名都硕学，来莅是邦，政简刑清，百废俱举，慨然念二十年来，风土民情，山川要塞，及今又焕然一新。爰取前志而续修之，其发凡起例，悉依旧志而广搜博采，则属不佞与诸同人，而总裁则查侯之巨笔，为订定焉。……史部候选知县邑人陈琳撰。（雍正《惠来县志》卷首）

查曾荣《序》：郡国之有志，盖自《周官》昉也。汉司马氏祖之，始作《史记》，其说散见于《河渠》、《货殖》诸书。厥后班孟坚创为《地理志》，先汉郡，而后十五国之风，以补前人所未及；是志为郡邑之史，而史为天下之志，志有遗漏，犹史有阙略也。史之创者，必本《春秋》编年纪月之法，紫阳提纲分目之规，以寓其序述，笔非董狐，才非左史，学非欧阳，未易赞一词。若史之因者，拾遗补阙，如子长所云整齐世传而已。是故创难而因易，易者易怠，为之者转似乎难，惟志亦然。《惠来县志》成于游公张公，书有纲纪；第所载关系民社事，文颇多未备，而备者又未必尽皆可存。康熙甲申，案牍稍暇，细检旧本，谋所以修辑之；而犹虞谋野，虽获无当大雅。因偕博士萧君英汉，谭君永泰，暨二三同人，若林君昂、陈君琳、唐君宽、张君钟辈，搜求逸事，相举校雠，益以新条，授以旧例，乱者序之，缺者补之，讹者正之。若余之建常平，均丁口，修学宫，葺城垣，免兵船，设营堡种种，稍有补于民社者，邑之绅士亦强集于十有八条之简端，以付梨枣。于是诸公谓余曰："志之修如治诗之有经纬，千条万绪，杂而为彰；如齐政之有玑衡，三辰十曜，疏而不漏。孔安国谓土地所产，风气所宜，皆聚于此；而镜前鉴后，信而有征者，殆于今日乎始矣，夫纪山川，考人物，验风俗，察灾祥，俾异日采风者，按序披图，绘为考成之书，輶轩报命，以备一统全书之大典，则是志即以为葵阳之治谱也可。"余曰"此非余之功也，特以济前贤之不逮也。"故于告成之日，不揣鄙陋，而自序其颠末，以窃附于麓平、东璧诸公整后云。惠来县知县查曾荣撰。（雍正《惠来县志》卷首）

翁嵩年《序》　（雍正《惠来县志》卷首）（不录）

萧英汉《序》　（雍正《惠来县志》卷首）（不录）

林昂《序》　（雍正《惠来县志》卷首）（不录）

宗颐按：此志续修于康熙四十三年甲申，主修者知县查曾荣。（曾荣字春谷，浙江仁和人，举人。）纂修者，远安县知县陈琳（字玉山，酉头

都人，康熙庚午举人），弋阳县知县林昂（字东渠，龙溪都人，康熙甲子举人），副榜贡生唐峣（字敬五，龙溪都人，康熙壬午科），恩贡生张钟（字大石，亦龙溪都人，康熙戊子科）。（见雍正《惠来县志》卷首）

杨氏之徐吴氏羔康熙《光山志》十卷　乾隆《潮州府志》二十九《文苑传》，清学部图书馆《方志目》。

存　康熙丙子刊本。

杨之徐《序》：王者之治天下，大都政教二端，而所谓政与教者，非取天下而束缚之，驰骤之也，要以因天地之寒暖燥湿，与夫民秉之刚柔轻重迟速，齐其政，修其教焉而已。此邑之所以有志，志之所以别域疆，详分野，以逮居民食货之数；然后可以出贡赋，供租税，奉簿书，期会而敦教化，兴礼让，又复有上崇贤德，简不肖而黜恶。诸典则政，政与教无不修不齐之憾，此志之所以经久而不敝也。光之有志，其来久矣。上考分野，下详舆地，而城濠邱庐，较若列眉，其间田原、阡陌、关梁、津隘，纤悉不遗，而采风问俗，凡一切节义人伦，足以为砥世磨钝之资者，无不班班具在，其亦云纲举而目张者矣。但岁远年深，兴废递更，按旧籍而求之，而曰志是焉；安知不类刻舟而求，胶柱而鼓也耶？不佞奉命令兹土，前者蒙大中丞闫公檄修《光志》，此前令所未逮，而不佞踵为之；深惧簿书鞅掌，考订不遑，有辜盛典。公余之暇，乃广询阖邑绅士耆老硕人，凡前志所未载，与载而弗核者，悉芟薙而增葺之。自舆图分野田户食货，下逮艺文等目，虽曰仍前而汰繁去缛，续遗补忘，不无去取，要以无敢略，毋敢滥，其庶几因天地民秉齐政修教之遗意，窃愿与后之君子，综名核实，而共懋乃绩云。岁康熙三十五年丙子孟秋朔日，赐进士第文林郎和光山总事粤东杨之徐撰。（《企南轩编年录》）

乾隆《潮州府志》二十九《文苑传》：吴羔，同邑杨慎斋令光山，聘修《邑志》，楚黄张太史希良见之，叹为沧海遗珠。

清学部图书馆《方志目》：康熙《光山志》十卷，四册，知县杨之徐修。

蔡氏祖坤卓氏荦雍正《揭阳县志》　乾隆《揭阳县志》卷首旧《序》。

未见

陈树芝《序》：秦戍五岭，而后设县曰揭阳，隶南海郡，揭阳盖先郡而得名也。迨宣和间，启疆玉窖，于是辨疆域于星文，列山川于地轴，有城郭宫室之壮，有礼乐兵农之宜，政治新而风气开，为前哲之宦游，为名贤之挺生，

为道德文章之发越，治称近古；而搜文考献，编纪有书，则始前明嘉靖之朝。夫星分牛女，地属杨州，岭以南皆同；城郭坛壝，诸政必举，亦置郡设邑所有。若凭高远眺，天半高峰，戍守之故垒也；落汉鸣泉，朱子之芳躅也；三山丛谷之间，昌黎之祭界石也；麻田岩壑之际，子野之醉烟霞也；而政成俗美，名臣如季彭山，乡贤如吴安成、陈梅州；政事文学，虎炳豹蔚，非揭独擅也哉。近以修《一统志》，奉文令郡邑，各上方书；余乃扫东阁，列图籍，亲楮毫，求旧老之传闻，采月旦之舆论；延海阳副车蔡君祖坤，布衣卓君苹，襄其事；而贡赋一书，尤得我友傅君伟才任考核。自秋徂冬，既成，因付剞劂。其星野山川亘世不改，则仍其旧；文若城池宫室有修举，署舍古迹有兴废，礼、乐、兵、农有因革，官举其贤，人择其伟，词章登其大雅。盖灵秀所钟，德化所陶，衣冠文物，济济彬彬，历千百年于今而独鸣其盛矣。……雍正辛亥，湘潭邑知县陈树芝序。（乾隆《揭阳县志》卷首）

〔补〕道光《广东通志·艺文略》三：《揭阳县志》，国朝陈树芝修，未见。《李志》（宗颐按：《李志》即李国华修乾隆《揭阳县志》）：树芝，湘潭人，雍正四年，知揭阳县，辛亥重修邑志。

光绪《海阳县志》十五：蔡祖坤，雍正四年副榜。

宗颐按：乾隆《揭志》凡例，称志四修于雍正辛亥，裁阅者邑令陈树芝，分纂者，海阳副贡蔡祖坤，布衣卓苹也。又据陈树芝《序》，《志》中《贡赋》一书，则为傅伟才考核云。

谢氏元选雍正《惠来县志》十八卷　道光《广东通志·艺文略》三。

存　雍正庚戌刊本。

谢元选《序》：邑之有志，不自兹昉也；前乎此凡四纂修矣。溯县治之建，自前明嘉靖四年乙酉，垂三十载。甲寅，邑侯麓平林公始创邑志；比五十六年，万历己酉，邑侯东璧游公重修为十二卷；又七十七年，国朝康熙丁卯，邑侯持公张公，奉文重修，此十八卷所由来也。厥后十有八年，甲申，邑侯春谷査公从而续焉。钦为我皇上御极以来，德洋恩普，教化覃敷，山陬海澨，瞻云就日，咸切覲光，乃宸虑所及，无处弗周；以志乘所关，为典最巨，特命直省郡县，汇辑成书，备修一统通志。于是邑侯张公昆岩先生，以关西名贤，栽花兹土；政通人和，百废俱兴，开局于察院旧治，集绅士纂修。余不敏，谬膺搜求编校之役，侯出其鸿才卓识，矢慎矢公，恪任厥事，凡四

阅月而成。举凡舆图沿革山川城郭学校武备，与夫户口、田赋、风俗、物产、古迹、人物、诗赋、文艺，分门别类，接古续今，远自乙酉，近及庚戌，上下二百六年之间，有误必正，有芜必芟，赅而不遗，质而不溢，义例倍精，体裁咸得，夫诚可以昭劝戒，而孚远迩矣。然则我侯固不特懋乃政绩，而且著为文章，视前侯麓平、东璧、持公、春谷诸公所修，不且后先辉映乎？圣天子命石渠东观之英，采万国风谣，定一代之制作，其将取衷乎郡县之志，孰有先于惠者？岂但备一方之文献也哉！时雍正九年岁次辛亥菊月，原任湖广荆州府石首县知县邑人谢元选顿首拜撰。（雍正《惠来县志》卷首）

张玿美《序》　（雍正《惠来县志》卷首）（不录）

胡恂《序》　（雍正《惠来县志》卷首）（不录）

刘运鲋《序》　（雍正《惠来县志》卷首）（不录）

侯淑旂《序》　（雍正《惠来县志》卷首）（不录）

道光《广东通志·艺文略》三：《惠来县志》十八卷，张玿美修，谢元选辑，存，雍正庚戌，元选，邑举人。

锷按：谢元选，道光《广东通志》，乾隆《潮州府志·选举表》，并作蔡元选；云本姓谢，中式康熙四十四年举人，奉旨复姓，官石首知县。所辑《惠来县志》十八卷，分十八门：曰建置沿革，曰星野疆域（城池、坊巷、都市、镇附），曰山川（关隘、水利、庙宇、寺观附），曰民赋物产，曰职官（名宦附），曰选举，曰公署，曰学校，曰秩祀，曰兵防（屯田附），曰兵事，曰灾祥，曰风俗（气候附），曰人物（分乡贤、宦迹、贤迹、孝义、硕隐五门），曰节烈，曰寓贤，曰仙释，曰艺文，书共六册。

宗颐按：此志雍正八年庚戌修，主修者张玿美。（玿美字昆崖，武威人，廪膳生员）邑人与分纂者，除谢元选外，尚有阳江县教谕陈天生（字子长，惠来都人），廪膳生员张绍祖（字启财，龙溪都人），詹敬文（字孟铨，酉头都人），增广生员翁国正（字隆渭，惠来都人），见本志卷首修纂姓氏。

饶氏商乾隆《大埔县志》　嘉庆《大埔县志》十七《儒行传》。

未见

蔺塼序：今世之为令，欲为邑之久远计，必于志加意焉。盖凡建置之始

末，与夫名人硕彦出处之详，幽正之士，孤嫠之懿，沉伏于山谷庐井者，不为之追补遗亡，论次先代之风流，以传于奕祀，将何以酌损益之宜，而彰劝惩之迹耶？予于壬戌秋，承乏埔阳，甫下车，得宋侯定山于康熙乙丑所修《埔志》一帙。久之，又得有明张侯葆一于崇祯九年所修《补志》一帙，因知邑志昉于有明嘉靖间之吴侯淑礼，惜无传本可稽，前令之一修再修，毋亦灰烬火传之意欤。乃迄至今，宋之继张而任纂辑者，逾五纪矣；所镌枣梨，残蚀剥落，散佚无存，则既深以为虑。而此六十余年以来，国家之仁渐义摩，沦肌洽髓者，凡官府之章程，闾阎之风俗，赋役之增损，以及条革行罢之故；莅兹土者，躬际其盛，苟纪载疏阔，简册阙如，迟之又久，相传于田父野老之口，而士民或不尽知；杂见于野史家乘之中，而长吏难于必听，其可虑更何如耶？顾予有志而久未逮者，其故何耶？孔子圣人也，入庙入问，非过慎也，见闻不及，则举措怀疑矣。今已莅事有年，耳目之睹记，日熟以周，地方诸务，蒙各宪提撕俾获，渐次具举，殆庶几乎政有余闲矣。于是量捐廉俸，为阖邑之绅衿耆士，倡开局；择文行素优者，勷厥事。爰取所得旧志二帙，发凡起例，按款分录，共成一十二卷，每卷作弁言以启其端，义有未尽，复有论说，以毕其绪，分目七十有二，事之未著于目者，附载之，所有旧志已订者，不敢遗，其未载者，或增或补，详核编次，则惟局中之学裕三长，才兼五到者赖焉。负百钧而趋者，勇不必孟贲，力不期乌获；遂胜任而无难，则以众擎易举故也。是《志》也，藉二三同志，以观厥成；匪惟张与宋《志》将绝而复续，抑亦俾《吴志》弗传而若传。后之有志修明者，睹兴废之因，而识善恶之迹，一如堂室之已构，特在苫葺藻绘之耳。彼固于力为其易，而我亦可稍谢其责于后之人矣。乾隆甲子孟冬，知县蔺埼《序》。（嘉庆《大埔县志》卷首）

嘉庆《大埔县志》十七《儒行传》：饶商，前令蔺埼修志，延请主稿，词严义确，人皆惬服。

道光《广东通志·艺文略》三：《大埔县志》十二卷，国朝蔺埼修，未见。《洪志》：埼，河南阳武人，雍正二年进士，乾隆七年任。以旧志阙略，甲子，修辑成十二卷。

宗颐按：是《志》乃乾隆甲子间，知县蔺埼所修。至纂辑者，先君以为饶商。考蔺氏《序》文，不明言辑者姓名，仅云藉二三同志，以观厥成。按蓝山撰《饶商传》（大埔《饶氏族谱·蓝山孝廉质居饶先生

传》），言山与公受蔺侯聘，同事志局，可知当时操纂政者，为饶商无疑；而蔺《序》所云二三同志者，蓝山盖亦其一也。

又按：蔺埼《大埔县志》，埔邑有藏之者，闻其体例不及洪先焘《志》。据蔺《序》，其书共十二卷，每卷作弁言，以启其端，义有未尽，复为论说，以毕其绪，分为七十二目云。

郑氏之侨乾隆《铅山志》十五卷　清学部图书馆《方志目》。

存　乾隆八年刊本。

嘉庆《潮阳县志》十六《循吏传》：之侨登进士，甫释褐，除江西铅山令，兼署弋阳县事。大计卓异，升直隶保安知州。侨起家县令，所至政声卓著。其在铅也，修六桥以济利涉，筑三坝以资灌溉，条社仓事宜五则，以为民便，抚军陈制军尹，均称为治行第一。

清学部图书馆《方志目》：乾隆《铅山志》十五卷，十册，知县郑之侨修。

宗颐按：此书《江西通志》一百三有著录，作《铅山县志》，较清学部图书馆《方志目》多一县字，注云乾隆八年修。

邱氏轩昂乾隆《巩县志》　清学部图书馆《方志目》。

未见

光绪《海阳县志》三十九：邱轩昂，字元澍，号名亭，宋进士翰林承旨成满之后。康熙庚子，举于乡，癸卯成进士，授泽令。下车日，知民苦浮粮为力请豁除，深泽之民，至今德之。乾隆甲子，补巩县，一以治深泽者治巩。巩近洛阳，为宋东京，凡陵寝之在巩者，多势豪侵占，为清厘得反故地，如吕相国二程祠岁久倾圮，捐俸修葺，丹垩焕然，人称儒吏。

清学部图书馆《方志目》：乾隆《巩县志》，知县邱轩昂修，乾隆八年刊，存卷二，一册。

郑氏大进乾隆《正定府志》五十卷　《浙江图书馆目录》。

存　乾隆二十七年刊本。

李氏永锡乾隆《将乐县志》　嘉庆《澄海县志》十八《循吏传》。

未见

嘉庆《澄海县志》十八《循吏传》：李永锡，字纯之，号爱斋，蓬洲都金砂乡人，乾隆丁卯举乡，戊辰联捷进士，授福建将乐令。履任即查明龟山阳公后裔，给照奉祀，纂修邑志，亲加厘定，凡有裨于民生风俗者，莫不次第修举。

饶氏庆捷等嘉庆《大埔县志》十八卷　道光《广东通志·艺文略》三。

存　嘉庆甲子刊本，同治癸酉重刊本。

洪光焘《序》：岁辛酉，大挑余分粤东，取道而南，越桂岭，下泷水，观韶峰岝崿之奇，泊珠江，上越台，临五羊风涛之壮，慨然叹息，文献清献，异代齐名，其山川之秀伟浤演如是。待命数月，檄摄大埔，篆循江而东，历龙川，度蓝关，则一拜昌黎祠，抵潮州，陟韩山，则再拜昌黎祠，因及天水先生，遂就埔阳视事。埔山丛而峻，水清而驶，其物无奇赢，其人无厚殖，其小人愿而质，其君子惠而文，弦诵之声，比屋不绝。又慨然曰："古所称海滨邹鲁者，庶其在此！"因披图记以参观其风俗，旁及物产，虽不离古文；近是，亦时或抵梧。又近载科名甚盛，而人物之建树，艺林之著述，俱无可考，盖旧志之修也六十年矣。余深惟湮没是惧，顾以初领事，未敢缓其所急。岁再期，乐其安闲，邑绅士亦以修志请，佥谋俱同，克日开局，乃进同事告之曰："潮之属，土瘠赋薄，莫如埔；濯磨自嘉，亦莫如埔。然而有自来矣；菁莪之盛，乡校之牒也，是昌黎天水导之前路也；文山陆相之义烈，震荡波涛，是我邑孤忠纯孝之思也；濂溪白沙之词翰，留题空谷，是我邑高山景行之慕也。国家久道化成，修吾之志，将以扶世立教，六十年中，有似其一节者必谨书；他若质而不俚，详而有体，录不遗细，削不避强，此史家事，即诸君事也。"余不敏，亦执笔而从其后，凡四阅月，稿成付梓。若此中山川复有如文献、清献其人，则以俟夫他日之修志者，时嘉庆甲子季春。（同治《大埔县志》卷首）

同治《大埔县志》十七□□传：饶庆捷，号曼塘，城坊人。乾隆乙未，捷南官，授翰林院检讨。性刚直，以不事权贵见黜。高宗南巡，进诗称旨，复内阁舍人，年老致仕。嘉庆甲子，邑侯洪聘修邑乘。（宗颐按：邑侯洪即洪先焘，先焘湖北鹤峰州举人，嘉庆六年署知县，见同治《大埔县志·职官表》。）

道光《广东通志·艺文略》三：《大埔县志》十八卷，洪先焘修，饶庆捷

辑，存，庆捷邑人，官庶常改内阁中书。

宗颐按：嘉庆九年《大埔县志》，纂辑者饶庆捷外，又有张对墀（见《对墀传》），此志主修为洪先焘，白书田，而世简称之曰《洪志》。其凡例言，仍前志续而广之，为志十四，表二，传二，所云前志即蔺琦志也。

〔补〕蔡氏继绅等嘉庆《澄海县志》二十六卷

存　嘉庆乙刻刊本。

〔补〕李书吉《序》：邑志者，所以载一邑之事。虽一邑，而在天为分野为气候，在地为疆域为山川，为忠臣孝子，为义夫节妇，为循吏、儒林，为隐逸、耆硕，在物为黍、稷、稻、粱，为禽、鱼、草、木，胥于志焉载之，其间予夺褒贬，又一秉《春秋》笔削之公，盖志而史矣。澄于明嘉靖癸亥，析海、揭、饶三邑地以置，万历乙未，前令东阳王公，因邑绅南昌倅王公先三志稿，浼其搜辑成之。吾朝康熙癸亥，湘潭王公来宰是邦，王公楚南名宿，与王渔洋诸先辈游，老不得志，谒选为吏。澄自明季寇盗披猖，编氓流离窜徙，城池、坛庙、学校、官廨、市廛，久矣鞠为茂草。当王公至，虽氛祲已消，而疮痍未复；因出其胸中经济，不遗余力，为之招流亡，鸠工作，惠农商，奖士类，一时再生，不啻邢如归，而卫忘亡。旧《序》称其视澄如家，视澄民如子，信然。乃复以其余，悉心于邑志。夫续志易，创志难。王公承兵燹之后，旧志残缺，不得已为之拾遗编于风雨，征故事于碣阡，蓬枢访抱经之子，草庐咨秃发之儒，夫而后能沿流讨源，博采约取，凡夫天地人之数，靡不犁然灿然。读《自序》至"浮沉微禄，束带低眉"，自比雕虫刻鹄，夫亦可慨矣！自是厥后，雍正辛亥，则有前令稷山宁公，乾隆甲申，则有前令吴江金公，皆踵而增之，或垂四十余年，或垂三十年，诚守土者责也。然只续而非创，独怪金公以疏略訾议王公，抑何不谅之甚耶？试思澄之置邑独后，旋遭荡析，且金公考证半资于郡伯周公《府志》，当王公时盖未有《府志》也。金公又侈言商估奇赢，幅员沃衍，当王公时，殆初复业也。吉以嘉庆壬申，量移至此，即首谒王公祠，窃心向往之，登堂皇则曰："此王公之听鼓排衙者也。"临頖璧则曰："此王公之释奠祭菜者也。"历川原则曰："此王公之舒啸赋诗者也。"循陇亩则曰："此王公之命倌夙驾者也。"于邑志亦复如是焉耳。然则吉何敢置斯《志》于弗讲哉？况金公去今又垂五十年，日月易逝，废坠谁执其咎？爰延孝廉蔡君荐堂、陈君敬堂、陈君眷西，选拔陈君邃初，

副车李君实园为分纂，学博郑君晓园为提调，少尹王君窒庵为收掌，茂才蔡君涛，余君光先，陈君师愚，余君之采为采访，开局于甲戌二月，蒇事于甲戌六月。夫所谓修志者，必芟繁增要，方足昭笔削之公。惟吉自维谫陋，才学识三者交疏，苟弃取未当，徒滋口实。夫作者谓圣，述者谓明。小子何人，而敢以修志自任哉？亦犹行宁、金二公之道而已。间有补缺正讹，皆共事诸君之力。惟五十年事迹诠次，庶无遗漏，以俟后之更有王公其人者。嘉庆十九年七月中浣，常熟李书吉序。（嘉庆《澄海县志》卷首）

〔补〕蒋攸铦《序》　（嘉庆《澄海县志》卷首）（不录）

〔补〕嘉庆《澄海县志》十七《选举表》：蔡继绅，下外人，乾隆甲午举人，官茂名教谕。

宗颐按：嘉庆甲戌《澄海县志》，《阮通志·艺文略》有著录，题曰李书吉修。（书吉，常熟举人，名见《澄海县志》二十一《职官表》。）然据书吉序，纂辑者实为孝廉蔡荐堂（即继绅），陈敬堂（名文思），陈眷西（名鸣岐），选拔陈邃初（名光），副车李实园（名华），而学博郑晓园（名丙昌），则为提调也。

倪氏明进道光《泌阳县志》十卷　光绪《海阳县志》四十。

存　潮安城南书庄藏本。

倪明进《序》：邑之有志，犹国之有史也。志与史相为表里，体裁大小不同，而义例则一。故作史有三难；作志亦如之。今昔殊时，人事变迁，考据之难一；采访难周，搜罗未广，征之或非其人，传之不得其真，核实之难二；宜详而略，宜略而详，一人而传闻异辞，一事而意见各出，纂定之难三。然此犹其后焉者也；地方官鞅掌籍书，日逐逐无余闲，视此事为无关紧要，即有意修辑，势不能不延知名之士以主其事：求之远方，则人与地不相习，既课虚叩寂之徒劳；求之本籍，则亲与旧或相蒙，又颠是倒非之不免；甚至因仍简陋，传笑四方。昔毛西河谓天下不可信者三：志书其一，诚有慨乎其言之也。泌为中州僻邑，宋元以前，寥寥罕纪；至胜国而文物声名，彬彬称极盛焉。惜鼎革之余，书缺有间，我朝康熙年间，敕直省郡县志送史局备纂一统全书。三十四年乙亥，前令莫公国芳奉大中丞檄始修之。迨五十三年甲午，前令程公仪千复奉郡伯檄续修，今旧志是也。顾自康熙甲午迄于今，又百有余年矣。其间变迁沿革，时异势殊，籍赋有增减，建制有兴废，学校有隆替，

人物有盛衰；与夫风俗好尚之丕变者几何？嘉言懿行之可纪者几何？苟不及今补辑，将日就湮没，后之人寻坠绪之茫茫，其孰从而征之，而孰从而信之？道光五年乙酉春，余初莅任，检阅旧志：求《莫志》已不可得，《程志》仅有四卷，缺略颇多，体裁亦不甚合。因思志书纪载，政体所关；余虽荒陋，岂可谓其难而阙焉弗讲耶？承乏以来，幸比岁丰裕，民气恬熙，如义学魁星阁、普济堂，以及署廨、桥梁之类，凡有修举，皆已次第就理。爰集邑绅士而告之曰："彰往昭来，官斯土者之责也；征文考献，生斯土者之资也。人事三十年一变，况百年乎？邑志之宜修也亟矣，诸君独无意欤？"佥曰"唯命。"适前司训河内栗君稼轩，有游泌之信，君为余选拔先后同谱，品行端方，学问博雅，曾赞修《河内志》，卓有可观。且秉泌铎将二十年，其于泌之风土人情，典章名物，靡不洞悉于胸。余闻之，喜襄助之有人，前所谓难者，今竟无虑是也。于是订延来泌，共相讨论，开局纂修，其体裁大变《程志》之旧；一依史家为叙次，凡旧志所缺者补之，讹者正之，百余年之间，山川人物，因革损益，发凡起例，纲举目张，始于戊子二月，越十月而脱稿，为卷十有二，为目十有七，较《程志》增十之七八。虽其中挂漏舛谬，均所难免；而与栗君往反商榷，贴说传笺，当公冗倥偬之际，挑灯挥汗，意匠经营，亦良苦矣。夫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也。我国家重熙累洽，久道化成，吏治蒸蒸，远轶前古。宰一邑者当知一邑之事；而事所由知，以志为据。必历历如指诸掌，斯在在可会于心。观沿革建置，则思区分经画，何以巩固苞桑？观疆域山川，则思扼险提封，何以绸缪未雨？观赋役、学校、选举、人物，则思富教兼施，何以使民厚生而正德？观祠庙、祥异、风俗、物产，则思神人胥格，何以使民康乐而安平？观职官、宦迹，则思绩著循良，何以无惭尸素？观古迹、艺文，则思言垂金石，何以不朽芳馨？余待罪于斯，瞬逾三载，自愧碌碌，未有善政善教，以大为措施；而民间之利病，无不刻系于怀。今成是书，亦藉以镜得失，昭劝惩；庶乎张弛兴革，有所持循，勤求治理，可告无罪耳。若谓妄操铅椠，矜著述以备一方之掌故，则风尘俗吏，又安敢出此哉？时道光八年岁次戊子小阳月，知泌阳县事，岭南倪明进序。

光绪《海阳县志》四十：倪明进，字千杰，号晋三。少慧敏，嘉庆癸酉，拔贡，朝考以知县用，签掣河南，时年二十三，有弱冠县令之目。历任镇平、夏邑、桐柏、泌阳等县，所至多惠政，而泌阳为最。修《泌阳县志》，倡建义学，兴文教，士民德之，为塑像以祀。

〔补〕饶氏于磐等同治《大埔县志》十八卷

存　同治癸酉刊本。

〔补〕张鸿恩《序》：邑志曷昉乎？盖自《周礼》外史所掌，而《汉书·郡国志》即因之，所以考风俗之盛衰，见政治之得失；与夫山川厄塞创置沿革，使后人览之而知注厝之方，非苟焉已也。天下万城，近惟秦中诸志为最善。其时渼陂对山诸公以著作驰骋之才，生长斯土，上下数千百年，一人独综其成，故其书简而有要，博而能裁，卓然自成一家言，后有作者靡以复加已。我国家累洽重熙，沐日浴月之化，山陬海澨，莫不涵濡。埔于潮偏在一隅，其山葱蒨以巍峨，其水清澈以扬波，其人崇礼义，敦教化，莱佣街卒，罔不知书，观旧志所载，知素习使然也。邑乘凡数修，自嘉庆甲子迄今又七十年矣。人物之代兴，风俗之美替，政理之醇疵，与夫城郭、廨署、增置之宜，道理、山川、经画之迹，重视茂矩，缺焉弗详，亦官斯土者所犁焉加意也。余自己巳恭承简命，承乏茶阳，即留心此事。越三稔，则益习知其士夫之贤，与当务之急。爰与同志诸君，商设法筹款，开局鸠工。秉笔者不他延，以经费小而邑人免训方之劳也；承旧者不妄窜，以形模具而作室无始基之易也；采访慎则索米无讥，登选公则拔刀勿虑。始于壬申之孟夏，迄于癸酉之孟秋，为书一十八卷。既付手民，乃进诸君而告之曰：治水者，龙门既凿，不无冲突可畏之虞，惟未至而料其当然，斯四载是乘而元圭用锡；筑室者，象构方新，亦有风雨飘摇之患，惟慎计而豫为区画，斯梓人有传，而绳墨诚陈。今之为此役也，既绌于赀，复挠于事；余固持之坚，而诸君应以定，坚且定焉，虽有不成焉者寡矣！愿与诸君濯磨乎吏治，涵咏乎道涯，以副圣天子稽古右文之意。虽不敢望秦中诸志，众美毕臻；而由是以验风俗，参政化，观人文，使后之览者知可法，而可守也。庶几乎周汉之遗规，借以不坠尔。夫一邑者，天下之积也，异日史家编纂，方此搜罗，而岂仅一都一邑之志乘云尔哉！大清同治十二年癸酉孟秋月，诰授奉政大夫、知大埔县事南部张鸿恩撰并书。（同治《大埔县志》卷首）

宗颐按：同治《大埔县志》；倡修者，知县张鸿恩，岑傅霖，编纂者，邑人举人饶于磐，内阁中书丘晋昕、吴世璜，及贡生陈兆蓉、杨德祥、何龙翔、张光远也。旧志修于嘉庆，鸿恩续修，只就旧志各门，续而广之，未曾稍更其例，故《志》成仍附刻旧志之后，不别本单行也。

吴氏鹏光绪《丰顺县续志》八卷

存　光绪甲申刊本。

许普济《序》　（光绪《丰顺县续志》卷首）（不录）

王承鋆《序》　（光绪《丰顺县续志》卷首）（不录）

锷按：吴鹏，邑之横坑人。同治壬戌恩科副贡，所纂邑志，一依葛曙乾隆所修志，增续门类，附刊其后，不别为本；至同修姓名，卷首不录，莫能详也。

黄氏德容翁氏荃光绪《饶平县志》二十四卷

存　光绪癸未刊本。

惠癸甲《序》：邑志之作，昉于汉之《郡国志》。自罢侯国，置郡县，所谓掌记时事，皆有吏官者，固无其制；而代有成书，必资采择。是邑志之不可无，犹史职之不可失也，饶自前明许公璧，创修《县志》；嗣此罗公印凯，邱公金声，续补增修，赖有传人。迄我朝，而篇残简断，几失其传。康熙间，赖刘公抃，特起而重修之，规模于□大备，然至今已二百余年矣。世远年湮，文献无征，若竟听其流佚，将风土人物尽成缺典，其何以备采访，而征事实乎？壬午岁列宪议修郡志，檄属邑采辑成书，以待汇纂。时卢公蔚猷，任斯缺，特谕明经黄君德容，茂才翁生荃，搜罗缀集。事甫行，而卢公卸事。余适承乏，感此盛举；窃念吾庆阳府，及《安化县志》，亦于康熙间增修，近因兵燹失坠，在家时屡费搜求，荡然无存，虽欲如此续辑，而不可得。兹乃得与是举，何幸如之？爰搜缀旧文，采摭众议，虽簿书日不暇给，而旁搜远绍，正自乐此不疲；又恐采事观变，睹记难周，更嘱二子博访周咨，参考互证，以共勷其事。阅数月，而汇帙成编，请余笔削厘正。余诚不敢辞其劳，而弇鄙无文之讥不免焉。惟是是非，采诸舆论，义例一遵前哲；其间若星野、山川之相沿，疆域、建置之未变，创垂既备，无事复赘；至于学校为风化攸关，增设必叙自始；陂池为水利所需，考核不厌其详，田赋代有损益，可以征制治之变通；职官时须代更，可以观任事之优劣，以风有位，则名宦特书焉；以励后进，则科名胪列焉。而况人物增都邑之光，溯里居必述行谊，节孝扶纲常之本，表姓氏必阐幽贞，虽古迹物产之间，寇变灾祥之类，不必妄记失实，而闻见既确，例宜载笔。此外艺文一册，采取似奢，惟有裨于吏法民生，亦甚赖乎征文考义。综核全志，残者葺之，讹者证之，失浮者删之，疑殆者

阙之。敢曰志者史之流，特以辖境三百余里，阅世二百历年，不有记载其间泯没者，何可胜道？亦宰斯邑者之憾事！爰是编续成书，上之郡宪，蒙采而录之；省志或择而登之；饶虽僻处偏域，亦庶几与《郡国志》同有裨于信史焉！则不特为饶邑幸，且为续斯志者之幸也夫。时光绪九年岁次癸未冬月望日，赐进士出身，知饶平县事，安化惠登甲撰。（光绪《饶平县志》卷首）

锷按：光绪《饶平县续志》，乃知县惠登甲，延邑人黄德容、翁荃等纂辑。书仍康熙旧志，增修附录各门之后，与旧志合并梓行。德容光绪己卯恩贡，荃诸生。

林氏达泉等《崇明县志》十八卷

存

林达泉《序》：自夏有《禹贡》，周有职方氏，而后世郡县于是乎有志。自元至元间，州大夫采拾崇城故实，勒为成书，而崇明于是乎有志。天下郡县志之修辑，类不过三数十年，以其变迁多而湮没易也。崇明介江海之交，孤悬巨浸中，波浪吞吐，鱼龙出没，风潮浸溢，沧桑倏忽，其疆域之广袤，田制之沿革，政治之得失，风俗之盛衰，城郭、建置之兴废，水利、兵防之事类，人物、古迹之留遗变迁视他邑尤多，湮没视他邑尤易，则其邑志固尤宜视他邑而及时修辑也。岁庚午冬十二月，予承乏崇邑，已下车，邑人士黄君德卿，李君丹崖，以重修《崇明邑志》书见□。盖旧志之修，距今已百有二十余年矣，何其失修之久哉？予以下车初至，吏事百未举一，姑少待之。越数月，李君已至沪上办理舆图局务，遂延黄君主局事，并任以补改旧书，纂辑新志之役；广延邑中人士，共襄采访分修之职，设局邑之同仁堂。未二月，余奉调卸篆，乃以志事属后任谭君少柳。阅一年，余奉制军命，至上海清查制造局，适黄君亦在沪出其所拟志稿见质，予披而阅之，盖已见十之七八。体例严而事核，疆域之广袤已了如也，田制之沿革已昭然也，政治之得失已备具也，风俗之盛已毕见也，城郭、建置、水利、兵防、人物、古迹之不一其类，已条陈之而件系之也。变迁虽多，而能举其变迁也，湮没虽易，而能搜其湮没也，黄君可谓不负予之所举也矣。其后予刺东海，旋守台阳，去崇益远，崇邑志事遂不相闻。今年秋，得崇邑宰曹使君书以《崇志》将付梓请序于予，予于是感曹君与崇之人士能不忘予始创之人，不远千里寓书见告；而又窃叹予未任其劳，而幸与其成也。因为溯原于志之所由始，而道予

所所与闻于《崇志》者如此，而为之序。

黄德卿《序》　（不录）

宗颐按：林达泉，清《国史·循吏传》，《续碑传集》，并有传。（《碑传集传》文见下子部法家类）《崇明县志》一书，据林建泉序，知倡修者达泉，而负纂辑之责者，乃为黄君德卿。是达泉未曾经其始，亦未曾观其成也。此书民国新修《大埔志·艺文略》有著录，故先君据采入云。

〔补〕李氏芳兰光绪《海阳县志》四十六卷

存　光绪庚子刊本。

〔补〕李芳兰《序》：前邑志有二，曰金，曰张。《金志》久佚，《张志》修于雍正庚戌，书虽存，亦垂百七十年矣。时久事积，文献就湮。岁戊子，邑侯卢公藻帆，乃与都人士拟重修，筹画经费，开局于郡北王公祠。谕分纂三：杨镜川孝廉，陈端崖广文与兰，而董局务则专属于兰；固辞不获，乃与诸君商榷义例，慎遴采访，若邱芝田、杨少山两明经，皆日事勤搜，为珥笔助。逮采辑甫集，遂商之卢公，延金山掌教番禺吴玉臣太史总其事。越明年己丑，编纂将半，而太史辞讲席，草稿随行箧去；人事蹉跎，倏忽五易寒暑，甲午，杨明经赴省试，属便道谒太史，携草稿归阅之，挈领提纲，有条不紊。然其间如河渠堤防明金石新列传暨杂录各类率多阙如，其成帙者亦不免错漏，时思与诸君同既其事，而陈广文已先二年归道山，所赖惟杨孝廉，忽又捐馆；乃不揣固陋，引为己责。丙申夏，约前采访邱、杨两明经，重行搜采，而为订讹增阙，补缀成编，俾九仞之功，不亏一篑。戊戌夏蒇事，得卷四十有六。噫，自戊子庀局纂修，迄今十有一年，而始克就绪，难矣。然卒于有成，抑又幸矣。将付梓人，为志其缘起，光绪二十四年孟夏，邑人李兰芳撰。（光绪《海阳县志》卷首）

〔补〕联元《序》　（光绪《海阳县志》卷首）（不录）

〔补〕李士彬《序》　（光绪《海阳县志》卷首）（不录）

〔补〕池伯炜《序》　（光绪《海阳县志》卷首）（不录）

〔补〕光绪《海阳县志》十六《选举表》：李芳兰举人，撰授明高县儒学。

〔补〕王氏定镐《郡乘刍言》　《焉用斋遗集》上。

未见

〔补〕定镐《自序》：吾郡志书，前明弘治间，同知车份，有重修之举。其稿草创于盛检讨端明。嘉靖间，郭太守春震重修；郭青螺先生负著述才，守潮仅传《潮中杂志》。国初，吴太守颖颇纂用之；次则林杭学、胡恂两守，亦有成书，今皆不见，惟传周太守硕勋乾隆二十七年所修之志，而板烂败已久。光绪间，张太守联桂，开志书局，俄而忽罢。杨子和太守霁恐新志不成，旧志日归澌泯，因摹旧志刻之；恨不广为搜罗，内物产类，仍残缺之本，且校雠疏舛，亥豕乌焉，触目辄是。志后序，讥旧志门类编次之失，说本纪文达；自“白阜所图，”至“体例谨严”十余行，全抄文达邑《志·序》，不易一字。予非秉笔，不敢妄议，翻阅所及，偶有驳正，辄书于左；然于物产、风俗两门，尤多补正，名之曰《郡志刍言》，以备刍荛之询云尔。（《焉用斋遗集》上）

上郡邑志乘

卷　七

史部地理类

明

林氏熙春《玉华洞志》　《城南书庄草》七。

未见

熙春《自序》：岁庚寅夏，余代匮将乐。考《寰宇志》，在昔为镛州。循治以南，有洞名玉华者，传为赤松子旧游处。维时度吏肩重寄，即欲修游览，十数里而遥，谓民瘼何？受事入七月，暵祲甚，民且菜色。询往事玉华当祷，祷当雨。余于是斋居慎狱，率父老子弟徼惠山灵，不数日而雨果如注，禾得苏。有秋，人皆谓余不负父老子弟愿，山灵亦不负余愿也。嗣后政稍暇，每当路过辄游，每游辄偕往；诸凡洞中之形形色色，亿千变化，而眩神夺目者，已尽收之胸中。顾万物有尽，惟山岳为无尽，而要之六合之内；六合之外，岂尽无佛迹仙踪？始犹赫赫，后与草木没没而不著声称者，则山岳亦有时而尽也。余于有尽求无尽，又于无尽之有尽求无尽，则惟文是山岳者为无尽。何也？金山一弹丸耳，得秋月夜潮之句而名益顾；玉华伟观也，得“幽窍两峰”之句而名始新。继自今而无志以纪之，并勒其副于悬崖绝壁，即玉华奇什金山，又安能垂名永永，与天壤俱流？是故绘入图经，编以题咏，胜地名言，争相绚彩，总之皆所以文之也，所谓求其无尽者也。虽然，此初稿耳，

后世睹斯《志》而罪斯《志》曰：余之阔略民莫也，余盖无所置喙矣。（《城南书庄草》七）

锷按：《广舆记》，延平府玉华洞，在将乐县天阶山下，《志》称赤松子采药处。是书乃万历壬辰，熙春为邑令时所纂，洞之有志，实自林始。厥后应喜臣，孔兴训，陈文在相继续修。（应书见《千顷书堂书目》八，孔、陈书见《四库总目》七十六。）虽搜采互有详略，要均以《林志》为蓝本也。应、孔二《志》清初版已残缺，则林氏原《志》，欲求完本。愈难得矣。

李氏士淳《阴那山志》二卷　道光《广东通志·艺文略》五，光绪《嘉应州志》二十九。

存　清初刻本（天啸楼藏）。

士淳《自序》：“……程乡之阴那，自唐僧惭愧开山，今几一千年，纪载无闻，缺焉至今，使夫山色弗灵，堙塞弗彰，吾党赧之。江右释子真莲潜处此山，发心请藏，募缘刻志，为四方羔雉资，蔡薇省捐金首倡，而是集适成。予惟斯举也，美获三善焉，是足以传。阴那发脉岷山，形胜天钟，五峰耸秀，三殿巍峙，异鸟驯人，夜猿啼月，桃花流水，非复人间，与粤之罗浮、南华，鼎峙东南，有其胜矣。惭愧大师，降生闽地，卓锡兹山，已登正觉，屡现报身。自唐迄今，宗风愈振，虽燃灯未续，而正钵已传。六祖而后，师得其宗，灵莫著焉。前后名贤，历游于兹，或登高陈赋，或闻风兴怀，孙机云锦，烂焉为章，以人以地，夫复何憾！所恨地势寥渺，善根轻微，宗传肩荷，未得其人，故法衣已南，而锡杖未西，真经久缺，大乘莫传；字淆豕鱼，语多挂漏，不获与吴、越、齐、鲁诸名刹并受国恩，山灵之憾，其在兹乎？今真莲师矢愿求经以报佛恩，当道诸公嘉与赞成，全经之颂，计日可俟；行见岭南之滨，家门般若，人树菩提；山增胜，佛增灵，在此行也，三善修矣。异日大史氏执简书曰：“天启某年，岭南僧真莲请藏经于程乡之阴那山，上命中官某赍经赐之。”编入志书，为兹山光，行当与《兰台》诸编，并垂千古，何问家乘？余性僻林皋，雅与兹山有一日缘，傥获藉手竣是役以报山灵，虽乏三长，敢多让焉？时天启纪年岁次辛酉孟秋月朔日，邑人李士淳书于阴那之三栢轩。（《阴那山志》卷首）

锷按：阴那山形如仙掌（《方舆纪要》），在大埔县西八十里，东连昆仑，西接嘉应州界，绵亘二百余里，五峰连峙，状如火焰，俗名五指峰（清《一统志》）。唐时有惭愧祖师居之，山始著名。二河少时曾读书山中，发解后因为之《志》（二河中万历己酉解元，至崇祯戊辰始成进士，此编据二河《自序》，乃作于天启元年，其时二河尚未通籍也），即此书也。首载《惭愧祖师传》，次录《登五指峰记》，又次《修寺造桥募缘疏》，引文七篇，游诗百余篇，旧题皆作二卷，然余所藏本仅一册，不分卷数。又书成于天启元年，而编中记载诗文、碑记，多及顺康间人，知非二河原编也。且其书名曰《山志》，而山川、泉石、寺观竟未胪列，仅掇诗文以容编幅，去取漫无限断，绳以著述体例，尤有未合。

薛氏学参《续修三山古迹志》　道光《广东通志·艺文略》五，光绪《海阳县志·艺文略》。

未见

《胜朝粤东遗民录》四：薛学参，字周鲁，海阳人，好学博览，究心濂洛，以圣贤自期。崇祯末，潮大乱，负母避东山之峯客乡。时土寇四掠，相戒不入其庐。甲申，闻变痛哭，泪承睫者累月，遂不复进取，著有《三山古迹志》，及辑先世诗文，藏于家。

光绪《海阳县志·艺文略》：《续修三山古迹志》，明薛学参撰，未见。谨按，《张志》（宗颐按：《张志》即张士琏所修雍正《海阳县志》），学参薛采季子，续修父所志三山古迹，辑成一书，是此《志》始于采，续成于学参也。

锷按：周鲁薛学参，乾隆《潮州府志·孝友传》，光绪《海阳县志》并有传。薛氏累世以名德著望潮州，自清野翁亹，由闽籍居饶平之东洲，遂世为饶平人，子雍，嘉靖辛卯举人，雍孙采亦举万历庚子乡试，即学参之父也。三山为福州别名，采之辑志与学参之续修，皆薛氏不忘本之一证。至《志》称学参又曾辑先世遗文，当即亹所著之《清野集》，及雍之《南潮集》也。

上山水古迹

明

翁氏万达《宣大山西诸边图》一卷　《明史·艺文志》二，《千顷堂书

目》八。

佚　道光《广东通志·艺文略》五。

万达进《宣大山西外边墙长图说》：臣万达谨按，右所图外边墙详矣，而略于内诸关者，以外边持重，又墙肇完，而诸关不与也，三镇边墙，亘连一道，其居然而内布者，城堡也；杂然而外环者，堑与窨也；亭然者墩，而穴通者台与隧也。增旧为新，缺一不可，必如此而后可守者。我军视虏，聚散众寡，疲逸勇怯疾迟之势，不相当也。虏人多食少，工格斗，喜抄掠，复以为生之道在是也。大战则大利，小战则小利，不战则不利，较得算者，单什一而虏什九也。是故我必以守为胜，而匪墙焉守？毡幕邻迩，挥鞭山陵，结阵川拥，朝发夕至，倏如雷风，前无抵拒，后难追袭，岂不战守失据哉？今墙完，而戍者、侦者、田而食者，备秋林会而墙立，而管屯、而首尾相应者，虏不得而轻视也。设虏以数万来侵，必塞窨填堑，而后及墙而仰攻，亦难矣。墙台我专披坚鳞集，矢石并发，炮火远及，虏亦岂能飞度哉？臣故曰：自是始可以言守也，而又不能不却顾而长虑者。传曰："地利不如人和。"又曰："在德不在险。"斯二言者，至言也。（《东涯集》四）

又进《宣大山西偏保等处边关图说》：臣万达谨按，右所图形势，起宣府东路之四海冶，迤逦而西，历北中二路，抵西路之西阳河，为大同界。大同东路之东阳河，迤逦而西，历北中二路，抵西路之丫角山，为山西界。山西之老营堡，迤逦而西，历水泉、偏关，抵保德州，为黄河岸界而止，计一千九百二十里有奇，皆迫临虏巢，所谓外险也。又老营堡转南，迤逦而东，历宁武、雁门、北楼，抵平刑关；又迤逦而南、而东，为保定界，历龙泉、倒马、紫荆之吴王口，插箭岭，浮图峪，沿河口。又东北为顺天界，历高岸、白羊，抵居庸而止，计二千五十里有奇，皆峻岭层冈，所谓内险也。两险截然，固天之所以限华夷者。然自正统以来，胡虏窥兵，屡恣干扰，迩且结阵长驱，远薄汾沁，全晋为眚，边议日兴，岂其险固不足恃邪？溃废大防，由来者渐，有险不设，同于无险，故设险云因地形，而经纪之以人力者也。内倚诸关，间设崇垣，外筑崇垣，长遮绝漠，绵堞百万，诸美攸萃，比之金汤，我皇上今兹所宏创者，皆前兹所未有者也，边臣自是始可以言守矣。是故善守者不战，而屈人之兵者也。遇秋分遣内卒协戍外边，备寡力全，彼此受益，岂特变通，是为善经。乃若御冬防河，城规具在，又差缓矣。臣虑险设而不守，与虽守而无其便也。先今小疏刺列款目，期于可久，盖亦颇详，俟之将来，脱有不虞，当在意外。夫天下之事，多成于其始而废于其终；边工动费，

帑金役劳，大众其成之，亦云难矣。臣愚欲责宣大山西抚镇诸臣，以交代法巡按御史，以阅视进图法则，兹垣也，庶乎其有永矣。虽然重关叠障，险在地者也；谋臣猛士，险在人者也；慄慄危惧，毋流循玩险在心者也。摅探本之思，延却顾之策，此臣所侈望于亿万年者，未已也。（《东涯集》四）

《内阁书目》四：《宣大山西修边图》一册，嘉靖间，总督翁万达进。

锷按：《宣大山西诸边图》，今已佚。俺答为中国患，嘉靖以来，宣大屡受其冲。自襄敏为总督，倡筑边墙千余里，烽堠三百六十三所（见《明史·纪事本末》六十），边境渐以完固。厥后仇鸾主开马市，前筑墙垣，乃大半为俺答所毁。及朝廷悟通市之不足恃，然藩篱已撤，虏患遂益剧矣。以襄敏累年之所经营，废之一旦，诚可惜也。

宗颐按：是图，《内阁书目》作《宣大山西修边图》；《阮通志·艺文略》作《宣大山西诸边志》，兹依《明史》及《千顷堂书目》著录。书虽已亡佚，然据所进《宣大山西外边墙长图说》，及《宣大山西偏保等处边长图说》，其规划形势犹可概睹，而《明史》万达本传，述其事甚详，亦足资考览也。

清

〔补〕许氏日炽《从事筹边集》　光绪《海阳县志·艺文略》。

未见

〔补〕乾隆《潮州府志》二十八《名臣传》：许日炽，字鲁常，海阳人，康熙戊子，以五经举于乡。乙未，成进士。性孝友，尚气节，负经济。初宰夏邑，继守太平，升左江观察。左江与安南接壤，时安南黎氏式微，陪臣郑杠制国；命土官韦福琯，藉名兴师清君侧，兵戈扰攘。乾隆庚申、辛酉间，沿边戒严；提督谭行义，谓“安南阻封逆命，果乘机而动，诚仁者之师。”意将有事于安南。督抚下其议于道府，日炽曰：外夷侵犯边疆，郑杠辈窃柄弄权，宠用宦竖，罔恤民瘼；至韦福琯、阮超侯藉为口实，称兵构祸，亦止自乱其国，未敢侵扰内地；是韦福琯等之在安南，则为叛臣，而于天朝，则毫无违犯，将执何辞以责之乎？今日惟宜谨关隘，严出入，以固我圉，未可擅自轻举。倘边衅一开，兵连祸结，后必悔之。况安南非易定之地，元明往事可鉴也。武弁鲜远略，喜生事以幸功名；近如差往安南之兵丁，皆被拘执，其谋如此，余可概见。言之侃侃，事得寝。日炽性捍难，不悭于财；而长于

用人，故谍探边情，多得人死力，虽数千里外如在目前。他如议建沿边望楼排栅，饬边吏不得接受夷文，差弁往交趾，以俯协印牌为符验，皆能中机宜，持大体，守边年久，思患预防，四境敉宁，官民阴受其赐者多，著有《从事筹边集》。

宗颐按：许观察日炽，所著《从事筹边集》，光绪《海阳县志·艺文略》，录入集部；然细核此书，名《从事筹边》，意其所论，当属安边事宜，故著录于此，以从其类。

黄氏标《粤东全省诸洋图说》　道光《广东通志·艺文略》五。

未见

《海疆理道图》　道光《广东通志·艺文略》五。

未见

《中国人名大辞典》：黄标，潮州人，字殿豪。嘉庆初，以缉捕功，累擢广东左翼镇总兵。善泅水，能于海洋中，出没月余。尤善占云气，测风雨，著《测天赋》，及《海疆理道图》。于东南水道，浅深险易，如指诸掌。博罗会党，踞罗浮山，标往平之，封武显将军，博获海盗，尤多伟绩。

锷按：殿豪黄总兵标，道光《广东通志》，光绪《广州府志》并有传，标潮州南澳人，而官居香山，故所著《海洋图说》，《香山县志·艺文略》亦载之。

宗颐按：黄标《粤东全省诸洋图说》，《阮通志·艺文略》注曰存，意今或有传本也。

丁氏日昌《海道图说》　光绪《丰顺县续志》六。

未见

〔补〕《地球图说》　王师愈《榄槐堂集·丁中丞别传》。

未见

〔补〕王师愈《榄槐堂集·丁中丞别传》：公有订定《法人游探记》、《地

球图说》、《西洋兵略》，共若干卷，藏于家。

〔补〕杨氏毓辉《大洋海大西洋海印度海北冰海南冰海考》　王锡祺《小方壶斋舆地丛抄再补编》第九帙。

存　《小方壶斋舆地丛抄》本。

〔补〕翁氏兰《海防通论》　翁辉东《翁氏家谱》三。

未见

〔补〕翁辉东《翁氏家谱》三：公讳兰，字肇桢，号佩秋，福建补用知县，著有《海防通论》、《蚕桑述略》。

〔补〕光绪《海阳县志·选举表》四：翁兰，光绪十六年恩贡。

上边防海洋

明

薛氏侃《西湖记》　光绪《海阳县志·艺文略》。

未见

宗颐按：中离于嘉靖二十一年壬寅夏，入罗浮，季冬，过惠州，遂得观光西湖，其《西湖记》即撰于此时也。叶萼言公过惠，四方之士，负笈接武。公日与游衍西湖论学，作《西湖记》。（见《廷鞫实录附识》）则此编匪仅载山川景物，或亦为讲录之书，假其地以为名耳。

吴氏仕训《福安学志》　顺治《潮州府志》六。

未见

邹元标《序》：粤吴光卿，国士也，余尝奇其珥笔彤廷铩羽，今官非其遇矣。骐骥盐车，众方扼腕，而光卿婆娑一毡，昂翔千古，力以成就人才，维风敕俗为务，观其所编《学志》，礼乐、人物、山川、诏令，纤悉备具，昭忠魂于白日，网遗佚于将坠，画一之规，永垂来祀，称学史矣。余尝谓官无崇卑。崇卑者在人，安定在宋，洢池在晋，云今若而年，谭者以为教父，至欲置洢、池两庑。信乎！人在自竖，真不藉品秩为重轻者。嗟乎！世弁髦其职，以泽宫为篴庐，视光卿不有余师乎？光卿勉旃，他日鸿篇钜纂，此其嚆矢矣。（嘉庆《潮阳县志》十八）

曾氏希尧《郡邑纪异》　道光《广东通志·艺文略》五，光绪《海阳县志·艺文略》。

未见

乾隆《潮州府志》三十《隐逸传》：曾希尧，字伯勋，海阳人。能读书，教授里中，事父母得其欢心。晚岁好远游，著《远游集》，《郡邑纪异》，年七十卒。

宗颐按：道光《广东通志·艺文略》五云："《郡邑纪异》，明曾希尧撰，此书未见，不知为纪郡邑之异名，与郡邑之异事？姑附于地理杂志类"，今仍之，而隶于此。

清

〔补〕许氏日炽《夏邑土宜记》　光绪《海阳县志·艺文略》。

未见

〔补〕乾隆《潮州府志》二十八：日炽初宰夏邑，革行规三十余条。公余躬行阡陌，作《夏邑土宜记》，编为歌词，举四境田园之肥硗，五谷之树艺，下及芦苇蔬果之细，犁然在目，无非实政。

郑氏之侨《鹅湖讲学会编》十二卷　《四库全书总目》七十七，清《文献通考》二百二十四，道光《广东通志·艺文略》五。

存　原刊本（北大图书馆藏），共四册。

《四库全书总目》七十七：《鹅湖讲学会编》十二卷（江西巡抚采进本），国朝郑之侨撰。之侨字东里，潮阳人，乾隆丁巳进士，官至宝庆府知府。鹅湖为朱陆讲学之所，今其地属铅山。之侨官铅山知县时，因作是篇。首卷为之侨所作图传赞考，二卷至八卷，皆四贤问答诸书，及学规条约讲义；九卷为之侨及雷鋐所立条约；十卷十一卷皆自宋迄今诗文之有关于鹅湖者，而之侨所作亦并录焉；十二卷则之侨所作《鹅湖书田志》也。书中大旨多调停朱陆之异同，其意盖欲附于讲学，然实则惟以书院为主，故题咏名胜诸作亦皆收录，今仍附之地理类焉。

〔补〕丁氏日昌《法人游探记》　《攒槐掌集·丁中丞别传》。

未见

陈氏世骢《西役纪程》

存　同治刊本。

世骢《自序》：咸丰四年甲寅，土匪四起，县郡团练，日费不赀，澄城厢内外，捐赀已及十万两有奇。太守吴公，来澄督剿；事平，遽归道山。柄事者列报销册，未及会核，瞒详院司。先是余与同事少文、缉庵两族叔者，以太守谕在局办理，见册款与实用未符，奈文案已出，不可复挽，遂于丙辰春初呈之，今太守伊公霖又执截长补短之说，劝寝其事。会省中亦有风闻委州牧寿公祺来潮，提牍赴省澈讯，于是有西行之役，仆仆道途，亦有所不得已耳。舟中无事，按程载纪，实消遣之一法也。（《西役纪程》卷首）

梁之材《序》：山川清淑之气，钟于人而为峙，为流，为大观，为变态；又皆各贡其状，与人心之灵隐隐咸通。古今文人，无不遍览名胜者，盖以荡胸次而瀹性灵；故发为文章，即可笼天地而挫万物。凡夫才思卓越，复得山川之助者，大率类此。明经陈守五，余至澄，即把臂与谈，见其口吸西江，气吞云梦，知非跼蹐里下者比。及观其《西役纪程》一册，登高临流，皆有托兴，皆以寓意，此岂寻常记里者比？且是役也，急公而为公所累，傍观且属不平；而守五于险巇备尝之际，独啸歌自适，虽慷慨激昂，究非牢骚郁勃，比又岂穷愁著书者？此所谓才思卓越，复得山川之助者非耶？虽然，境之广狭，不惟其地，惟其人也；非其人，纵辙迹遍天下犹面墙也，果其人即斗室卧游，已觉精鹜八极也。邵子诗云："万物之中有一身，一身中有一乾坤。"守五固倜傥权奇士矣，虽不出户庭，遂足为守五小乎哉？时在同治八年岁次己巳腊月，澄海县学教谕，愚弟梁之材任卿拜识。（《西役纪程》卷首）

王觐扬《序》　（《西役纪程》卷首）　（不录）

锷按：陈守五明经《西役纪程》，乃自记其于役羊城，始咸丰丁巳六月二十六日，由潮州首途西溯韩江、梅江、东江；迄七月二十五日，至广州。书中于所经郡邑沿革旧事里程，逐日琐记，颇具本末；而守五途中所作之诗，亦附录之，凡五十七首，《自序》言此行为故太守吴均平匪报册事，赴省伸雪，仆仆风尘，非所得已；则守五亦一血性男子，不仅以文辞见长也。

何氏如璋《使东述略》　《浙江图书馆书目》。

存　排印本，又《小方壶舆地丛钞本》。

如璋《自序》：余自八月五日出都，泛渤澥，抵吴松，往返金陵，淹留沪上，月余日。十月杪，乘轮东渡，历日本内海外海，冬至前五日，乃至横滨。又迟之一月，始移寓东京行馆，所过海程近万里，舟行十有八日，海陆之所经，耳目之所及，风土政俗，或察焉而未审，或问焉而不详，或考之图籍而不能尽合，因就所知大略，系日而记之，以志一时踪迹，若得失之林，险夷之迹，与夫天时人事之消息盈虚，非参稽焉，博考焉，目击而身历焉，究难得其要领。宽之岁月，悉心以求，庶几穷原委，洞情伪，条别而详志之，或足资览者之考镜乎？是固使者之所有事也。(《使东述略》末)

温廷敬《詹事府少詹何公传》：公讳如璋，字子峨，广东大埔人。咸丰辛酉，举于乡，同治戊辰成进士，改庶吉士，散馆授职编修。光绪乙亥，德宗御极，直督李文忠公，与枢臣沈文定公交疏，以使才荐。丙子，晋侍讲，加二品顶戴，充出使日本大臣，以张君斯桂为其副，寻命张归国，而以公留驻。中国使臣之驻日本，实自公始。公居东凡四年，日人翕然推之。(补《续书庐文集》)

锷按：何詹事《使东述略》，有二本：一本附有杂咏，一本无。余所见《小方壶舆地丛钞》本，末附《使东杂记》二十四条。詹事使日本，在光绪三年，是书记其使节，凡彼邦山川、风俗、朝野、轶闻，无不详载，而于全国地形，与乎明治维新始末，尤备述靡遗。书虽纪游小品，仅及万言，然序事典赡，语必征实，觇者读此，其于三岛形胜，固已了如指掌矣。

〔补〕谢氏镰《南行纪程》　光绪《揭阳县续志》三《贤能传》。

未见

〔补〕光绪《揭阳县续志》三《贤能传》：谢镰号巢云，桃山人，性聪慧孝友，见义勇为。幼读《项羽本纪》，夜未半即背诵如流。弱冠游庠食饩，棘闱屡荐不售，生平励廉隅，敏气节，砚田所获，悉与亲友共之，倾囊不惜也。尝值除岁，半盐告竭，见儿辈窃以为忧。笑曰：多一分势利，即少一分学问，

若辈营营，无怪全无道味也。爰赋诗曰："旧债笑人开白眼，新诗让我赋元茶。"夷然不以贫乏为虑，卒时年四十六。其友许希逸，睹其遗像吊以二绝，有"升三（陈茂才登榜字）仙去巢云逝，独茧缫丝便不工"之句。《周易》题句云："披图我欲低头拜，一盏寒泉荐菊花。"著有《南行纪程》，《红药吟馆诗钞》。

林氏大川《韩江记》八卷　张国栋《井天诗话》。

存　咸丰丁巳刊本。

大川《自序》：盖闻国有史，一国之所系焉。史之所或遗者，则有野乘稗官以承其乏。郡有郡志，一郡之所凭焉；志之所不能尽者，则有外纪余书，以补其缺，此仆所由西湖作记于前，复辑著韩江于后也。然记者，记其实也；岂若陆勋集异，漫涉笔于荒唐；于逖闻奇，竟驰情于幻渺；冰花雪蕊，结撰维新；水佩风裳，翦裁入妙；子虚乌有之词，姑妄言之，姑妄听之，姑妄笔之于书也哉？必也考其山川，按其图记，显其忠烈，表其名贤，搜其古迹，览其辞华；采及灾祥，不遗街巷，毋翼伪，毋驾虚，毋乖实，毋凿空。其构也精而核，其措词也简而文；必篇整而格严，必句斟而字酌，欲信今而传后，必考献而征文，记者盖记其实也。仆也不揣戋陋，有志于斯。以潮人而说潮，虽不能重规叠矩，卓尔可以名家；谅不至猎秘搜遗，全然无裨于世。所抱慊者，孤陋寡闻，以至舛讹居多，脱简不少耳。凡我同人，与其指为口实，退有后言；曷若匡余不逮，成人之美？仆于博雅君子，有厚望焉！凤城林大川利涉氏自序于钓月山房。（《韩江记》卷首）

钟声和《序》：《韩江记》者，布衣利涉林生所辑也。生器宇英迈，举止安恬。总角嗜书，非关师训，妙龄作赋，共讶天才，应宜阶尺，木步层霄，树帜艺林，蜚声阆苑矣；而乃寄栖市尘，割弃举业，耽情风雅，构锦绣于毫端，屏迹纷华，淡功名于尘外；所以江花谢草，风雨随身，斑管蜀笺，晦明在手，新词出口，自然竞病胥谐，妙语解颐，不徒推敌尽致，此刘雪车所由片言得誉，韩冬郎能使一座皆惊也。然只赏其收烟月于锦囊，犹未知其搜翡翠于瀛海。丁巳之春，出其所辑《韩江记》，属予点定；予三复吟诵，叹其卷帙不繁，而当代名篇，前贤妙句，未始不悉备其中。夫皇览成书，数典者咸频首；孝侯作记，观风者尽倾心。今生本探奇之妙手，抒阐幽之雅怀，遂使隐士孤吟，不随秋花俱谢；名公片羽，可偕宋艳并传，是何异璞隐荆山，遇

卞和而瑜著，剑埋丰邑，逢雷焕而光腾也。予愧乏盈川俊才，敢效果园作序。窃袭张叔雅意，谬为竹屋赠言。诰授朝议大夫、主事加三级，榕林钟声和谨序。（《韩江记》卷首）

《续韩江记》　《井天诗话》。

未见

《西湖记》二卷附《补遗》一卷　《井天诗话》。

存　咸丰丁巳刊本。

大川《自序》：区区颍水，胜迹争传；小小丰湖，名流作记。至若钱塘，更无庸复问矣。我潮北郭，亦建西湖：春色迷离，柳眼花笑，水光潋滟，晴好雨奇；人言合杭颖而三，我道并罗浮为四。虽飞觞觅句，独少东坡；而淡抹浓妆，讵非西子？作此寂寂，不令风月笑人乎？仆也无志功名，未尝学问。既乏灵蛇之在抱，安望斑管之有神？使以门外汉而学画葫芦，是诚东村之效颦也。然见猎而心喜，遂技痒而操觚，或搜词客之残箱，或索故家之秘笥，或按古瀛旧志，琢剩玉于昆山，或考凤水群书，采遗珠于沧海；甚或颓垣破壁，随在搜罗，只句单词，靡不掇拾。稍综往哲，广采时贤，人皆眼大如箕，我独心细如发，疲极精力，用观厥成，凡我同人，并生南国，慎毋见哂，唐突西施！韩江林大川利涉氏自序于钓月山房，时咸丰七年岁次丁巳季春月望后五日书。（《西湖记》卷首）

张国栋《井天诗话》：林君大川，字利涉，号莲舟，韩江佳士也。志在烟霞，情耽风雅，著述甚富，有《韩江》、《西湖》两记行世；又有《续韩江记》、《钓月山房诗草》、《蠡测诗话》诸大作，虽未剞劂，已脍炙人口矣。

锷按：林莲舟，同光间，海阳国学生，能诗，同邑戴漉巾潜夫相唱和，时有“韩江二布衣”之目。莲舟著述，有韩江、西湖两记，已行世。据张国栋《井天诗话》，尚有《续韩江记》未梓。《韩江记》汇录潮州胜迹，兼及故事，并附题咏；《西湖记》则仅志湖山一隅，其体例与《韩江记》同。考《潮州府志》，修于乾隆二十七年，自后未有续修。莲舟两记所录名胜古迹，虽多沿袭旧称，而乾隆以后遗事逸闻，颇能旁稽备载，足补志乘之阙也。

上地方杂记

职官类

明

唐氏伯元《铨曹仪注》　《醉经楼集》三。

未见

伯元《自序》：余初识人事，则闻京师有“一千八百江东子弟”之谣；盖当是时，铨曹台省相与乞官柄国，其值如此，则未尝不怪世俗之过于贵铨曹也。夫铨曹贵人者也，贵人者无值，凡有值者皆贵于人者也，使无值而为有值，贵人者，而至贵于人也，可以观人亦可以观世，其失盖自礼始矣。自余承乏至署，则已不闻世俗之所贵，而又未敢其自贵，一为廊庙喜，一为职守忧，颇疑国家之制，未尝尽以贵人之柄畀铨曹，而窃焉者冒为利薮，则又何怪乎人之贵之而至于失其贵也！居久之，搜出掌故，而考据于诸司职掌，然后仰见我圣祖建置之意，深长之思。无论太宰礼体，殊绝百僚，即以郎官之微，寄之以进退才人大柄，赞太宰而肃群工，如彼其重也。奈何其不自贵而令人之贵之也。盖自嘉靖以来，几于尽弃，其籍官以天名，而体统之亵，至与诸司等，其不至以值上下于时，亦其遭逢之幸耳。嗟夫，国初仪文之盛，不可复考矣；聊摭其未尽去者，约略而存之，俾同曹君子，是训是程，相与以无忘自贵而不至贵于人也，庶几其不负国。若曰贵官也，非我也，未有我不贵，而能贵官者，我则不官而贵，而况官也，是又所以不负天，天者我也，知天在我，而复能贵我，能贵我而后能贵官，能贵官而后能贵人。传曰：“思知人不可不知天，是谓以天事君，是谓天官。”（《醉经楼集》三）

《明史》二百八十二《儒林传》：伯元为吏部员外郎，历考功文选郎，申佐尚书孙丕扬，澄清吏治，包苴不及其门。

政书类

清

〔补〕赵氏世成《潮州盐政论》　嘉庆《潮阳县志》十六《文苑传》。

未见

〔补〕嘉庆《潮阳县志》十六《文苑传》：赵世成，字仲励，号吉士，由揭阳学廪膳生，应雍正己酉选拔贡，博通经史，为文力追先正，著有《潮州盐政论》。

苏氏才《封建井田扩论》　方重光《双桐遗墨》。

未见

方重光《东莞县学博苏菲谷先生传》：苏君才，字菲谷，邑之桂噢人。幼嗜学，天姿明敏，贯穿经传，驰骋古今，师事同邑余泽山学博。泽山之学，出于江左何义门；故所为文，奥博艰深，渊懿古茂，识者知其渊源所自。中嘉庆甲子科举人，屡上公车不第，辛巳大挑二等，授东莞县教谕，道光十八年卒，年八十余，著有《封建井田扩论》数十卷，行于世。（《双桐遗墨》）

锷按：苏学博菲谷《封建井田扩论》，未见传帙；据方重光学博传赞，称菲谷博通往籍，竭数十年精力，手辑一篇，既付剞劂，而书不甚传，传亦不显，是此书在当时已不甚流通也。然以数十年之精力，积成数十卷之巨著，以意度之，其书当有可观。

丁氏日昌《牧令书辑要》十卷

存　同治八年江苏书局刊本。

日昌《书后》：皇帝御极之七载，日昌由苏藩司蒙恩，擢任巡抚；奏请于省城开设书局，首刊吏治诸书，既奉谕旨，爰将安肃徐氏栋所辑《牧令书》，删存十卷，详加评语，揭明肯綮，以为凡有州县责者先路之导，夫积州县为府，积府为行省，积行省为天下，故天下者，州县之积也。自古及今，天下治乱，未有不起于州县者；州县无不治，而天下治矣。江苏兵燹之余，仅里下河一隅，未经蹂躏，又有决堤泛溢之患；其他州县，则皆残喘未复，污莱未辟，所以抚摩创痍，翦除蠹害，望治于贤牧令者尤亟，综今两藩司所属实任，需次之员，殆余数百，其学优从政，斟酌古今以求治理者，固不敢必其无，顾以吴中仕宦，习为侈荡，无论公趋私聚，但言某人之声气通与不通，车裘之丽与不丽，趋跄应对之工与不工；其一二谈及民生利弊，则群起侮笑之，指目为矫且腐。风气所趋，牢不可破，于是有志者，亦复噤不敢发，随风而靡，迨至身膺民社，懵然不知刑名钱谷为何事，催科抚字为何物。凡与上交接者，不能不听之幕友；与下交接者，不能不听之门丁。申行则书吏主

之，勾摄则胥役主之，迟之又久，受饵益深，牢笼益固，虽欲自图振拔，而有所不能；揆之筮仕之初心，岂愿碌碌如此哉？而卒至如此者，则由居恒于从政之体用纲目，并未讲求；故一旦得所籍手，有如盲夫夜行，不能不听命于他人之指挥。夫治宫室必延工师，治疾病必延巫医，夫人知之也。今以工师治疾病，匪惟病夫色然骇，工师亦必逊谢不敢往。术艺之微，尚且如此其慎；顾于临民大事，举漫不相习之人，亦且毅然受之而不辞，其发之于己而施之于人者，抑可不问而知矣。呜呼！吾民之疾困如此，学优从政者已未易一二觏；即以政学者亦复寥落其人；此余于《牧令》一书，所以不能不亟亟出而与学治诸君子共勉之也！是书所载，皆我朝名臣循吏，懿迹嘉言；施之当今，无虞扞格。太史公云："取其近已而俗变相类，此物此志也。"窃愿同志者，潜心顽绎，身体力行，由是而采精遗粗，沿流溯源，勤求民隐，饰以经术。其始以是书为楷模，其终且不仅以是书自封域，濡染所及，将向之侮且笑者，亦复视此为切己之学，则举州县皆无不治，岂特我江苏哉？工既竣，谨书数语于后，同治八年春正月，丰顺丁日昌。（《牧令书辑要》卷首）

锷按：《牧令书辑要》，丁中丞雨生抚吴时，就徐栋原本，别辑刊行。徐栋原书，凡二十三卷，此芟为十卷，体例则仍其旧。每类之中，扼要处，中丞辄加圈点，间附评语，故卷首题安肃徐栋致初原编，丰顺丁日昌雨生选评，盖纪实也。

宗颐按：《牧令书》，分类凡一十有八，曰治原，曰政略，曰持家，曰用人，曰事上，曰接下，曰取善，曰屏恶，曰农桑，曰赋役，曰筹荒，曰保息，曰教化，曰刑名，曰戢暴，曰武备，曰事汇，曰宪纲。书首载原书《序》文二篇。（一为杨以增《序》，一为道光十八年徐栋《自序》。）次辑要例言，又次姓名爵里考，收录者，皆清人之言，此书原刊于同治八年，有江苏书局刻本；同治十二年，广东巡抚张兆栋复取中丞所刊《牧令书》，付诸剞劂，以颁行所属，由是有羊城书局重刻本。今卷首有两广总督瑞麟及兆栋《序》，兹以其文为重刊而作故不复迻录云。

《保甲书辑要》四卷

存　同治八年江苏书局刊本。

日昌《自序》：徐致初太守辑《牧令书》，未成；先辑《保甲》一书，以

为从政权舆。其书篇目有四，分卷有五，极为详备；然总其大要，则叶闻芷方伯“保甲六条”，及李兰卿都转“保甲简易法”，已足敷之实用，他不过备参互而已。今亦重为删汰，存其十之五六，附刊于《牧令书辑要》之后。同治八年春二月丰顺丁日昌。(《保甲书辑要》卷首)

宗颐按：《保甲书辑要》，亦雨生取徐栋原书删刻者，此编存原书十之五六，而卷帙一仍其旧，唯题曰，“丰顺丁日昌中丞重校”，与《牧令书》之作选评异耳。首有徐栋《自序》，亦有姓名爵里考。凡分四目，首定例，次成规，次广存，终以原始。中丞又曾刻刘帘舫（名衡，南丰人）《吏治三书》(《庸吏庸言》二卷，《蜀僚问答》一卷，《读律心得》三卷)。附刊《牧令书》后，而张兆栋重刻中丞《牧令书》，亦并此附刊。兹因书属重校，未经删订，故不另录焉。

目录类

清

丁氏日昌《持静斋书目》五卷　光绪《丰顺县续志》六。

存　家刻本。

林达泉《百兰山馆藏书目录·序》：雨翁都转博雅好古，藏书富甚，暇日尽出所藏，属某编为目录，因仿《四库全书》例，分为经史子集四部；每部复约分数类，以便检查，其类无可归，或从残零本，及一本二本，自为部者，统归杂集一类，按部按类，查检不获，于杂集检之，无不获也。自兵燹以来，大江南北，两浙东西，所谓文宗、文汇、文澜三阁，庋置秘本，都已化为灰烬，无有存者，都转乃搜罗荟萃，收拾于委弃瓦砾之余，购集之多，几及三四万卷，洵所谓壹其所好，好之而有力者也。都转从政之暇，日手一编。清俸所入，尽以购集图史，故得蔚为大观。某窭人也，屠门大嚼，亦且快意，编校之余，援笔为志其缘起云。(温廷敬编《茶阳三家文抄》五《林太仆文》)

江标《题辞》一：丰顺丁雨生中丞日昌，藏书半是吾郡旧家物，乃庚申兵火后，为中丞所得；代其搜访者，独山莫子偲先生也。故《宋元本经眼录》中所载之书，多记丁氏所得。中丞归田后，编录藏书，曰《持静斋书目》四大册，颇觉杂糅。丙戌，客粤中，见于汪郎亭师架中，为之重编，分宋元校钞四类，印记收藏，间一附载。甲午秋，携稿来湘，写而刻之，存吾郡藏书

掌故也。嗟嗟，武康何灵，长思空祝，百年载稿，视长此编！光绪二十一年乙未重九日，元和江标记。（丰顺丁氏《持静斋书目》卷首）

又《题辞》二：丙戌十月，随轺潮州，郎亭先生出示丰顺《持静斋书目》四卷，又续增一卷。虽分四部，而新旧杂糅，属重编之。爰以宋元校抄五类，分别部居，两旬始毕。附题一律，以志所感："直教置椟竟还珠，缕晰条分亦太愚，印跋收藏分氏族，宋元抄校别锱铢，云烟过眼情堪拟，天水冰山录岂殊（原注，闻所藏书已有出者），第一伤心经浩劫，夜阑有梦到姑苏。"（原注，吾乡黄荛翁，汪阆源藏本，在此目者不少。）十月二十四日，元和江标记于嘉应舟中。（丰顺丁氏《持静斋书目》卷首）

莫友芝《跋》：同治丁卯秋末，友芝浙游还；及吴门，禹生中丞命为检理持静斋藏书三百有若干匣，散记其撰述人代卷帙刊抄。逾两月，粗一周，未及次序。明年春开书局董校旁午，夏秋间，暂还金陵，略以四部别之，旋辍去。己巳开岁，局事少减，乃举官本简明目录悉斋中所有注，当条下库目未收或成书在后者，约略时代，条记于上下，端用助朝夕检览。东南文籍夙称美备，镇、杨、杭三阁，又得副天府储藏。军兴以来，散亡殆尽，吾中丞锐意时艰，力振颓弊，而敷政余闲，即典册不去手，计十年搜集除复重可十万卷；其中宋元善刻及旧抄，大部小编，单秘无行本者，且居十之三四，于虖富哉！犹自以为未备，不欲泛滥编录，因举传本希见，指述大略，为记要二卷，存之以谂好古之士。二月庚午，独山莫友芝。（《持静斋藏书纪要》卷首）

饶锷《跋》：右《持静斋书目》无卷数，吾乡丁雨生中丞日昌藏书；而编辑者，则元和江建霞太史标也。首有标《序》并《题辞》，略言"中丞藏书，半是吾郡旧物；庚申兵火后，为中丞所得，中丞归田后，编录藏书曰《持静斋书目》四卷，续增一卷。"又云："丙戌客粤中，见于汪郎亭师架中，为之重编，分宋元校钞四类，印记收藏，间一附载。甲午秋，携稿来湘，写而刻之，存吾郡藏书掌故也。"则是书已有刻本矣。丁氏原编书目，余未之见。戊申冬，于旧书摊无意获此，凡宋本经部十四种，史部十六种，子部十二种，集部十三种，元本经部十三种，史部五种，子部十二种，集部十六种，校本经部二种，史部二种，子部五种，集部三种，钞本经部二十五种，史部一百二十一种，子部一百十三种，集部一百四十七种，旧刊本十二种，都五百三十一种，皆世间希遘之本，为历来藏书家所秘重。考叶昌炽藏书纪事诗注云：雨生藏书极富，其为上海道时，宜稼堂郁氏宋元旧本都归插架；有《持静斋书目》五卷，其尤精者，景祐本《汉书》，世彩堂《韩昌黎集》，及宋刻《礼

记要义》、《礼记集说》、《两汉会要》、《东都事略》，皆至宝也。（今《书目》中宋本有此六部，惟《礼记集说》，作《礼记集释》，不知同一书否?）又莫友芝《宋元本经眼录》：《仪礼》郑注，宋淳熙本，同治甲子苏松太道丁雨生获之上海肆中，审定为“实事求是斋”经籍之冠。（今书目中亦有此部，凡十七卷。）旧传雨生抚吴时，介绍应敏斋廉访至郁氏阅书目取架上宋元刊本五十余种，令材官骑士担负而趋，时泰丰已故（按：同治《上海县志》，郁松年，字万枝，号泰丰，恩贡生，好读书，购藏数十万卷，手自校雠，以元明旧本，世不多见，刊《宜稼堂丛书》），诸孙尚幼，率其孀妇追及于门，雨生不能夺，取其卷帙少者，自置舆中，其卷帙多者，仅携首帙而去；后经应敏斋调停，以宋刊世绥堂《韩文》、程大昌《禹贡论》（今书目以此书冠首）、《九朝编年》（今书目中无此书）、《毛诗要义》、《仪礼要义》、金刊《地理》、《新书》等十种为赠，余仍返璧。（以上，陆氏心源之言。）余谓雨生抚吴，精明慈惠，吴人至今多颂其德。郁氏取书，未必强暴至此。蒋香生注《宜稼堂书目》，谓郁氏家人不欲零售，是时心源在闽，久垂涎其精椠旧本；及归，而《毛诗要义》等书，已为雨生所得，故大嗛之，而曲为是言。此语当不虚造，足为雨生洗冤矣。雨生藏书，自郁氏外多取之长洲顾沅。时新经丧乱之后，湘舟藏书，尽为雨生所得，故标谓半是吾郡旧物，即指此也。然雨生殁后，书籍稍稍散失，多为上海书贾零星购去，今已寸简无遗；足见天下之物，不能常聚，先人殚一生心力，以有此奇书秘本，而子孙不能继承先志，珍其所守，如陆氏之皕宋楼藏书，今亦归之日本（即陆心源藏书，丁未以十万元代价售于日本岩寄氏，岛田彦桢著有《皕宋楼藏书源流考》，叙述东南藏书流传始末颇详），则生前百方搜罗，惟恐不得者，亦何为哉？此余读丁氏书目，不能无慨息于中也。（《天啸楼集》二）

光绪《丰顺县续志》六：日昌性嗜书，得宋元板精本，节俸购归之，成《持静斋书目》五卷。

史评类

明

梁氏岳《读史评》　乾隆《潮州府志》三十《耆德传》。

未见

□□《梁鸿山先生墓表》：余与同年友参宪霖海（霖海，应龙字）梁公，

夙称立志同方，营道同术者。稔闻其大父兴化教授鸿山公，以正直忠厚立品，以秦汉古文诲人。所著《尚书讲义》，学者宗之，多得隽□；《读史评》出，没人于百岁后，忭直骨于枯坟，脔谄魄于下泉，裨益风教深矣。（《梁氏族谱》）

宗颐按：梁岳此书，光绪《饶平县志》八作《读史集》。

清

黄氏衍启《读史评》　光绪《海阳县志·艺文略》。

未见

光绪《海阳县志》三十九：黄衍启，字元迪，宋进士时晦之裔。弱冠知名，益自刻苦，不以得失撄心。时杨之茂，曾华盖，及潮知名士，倡立简社。衍启率二子宗睿、有源，相与赏奇析义，讲学不倦。著有《笔露》，《合组诗草》，《读史评》，太史曾炳为之《序》，并铭其墓。

郭氏光《宋史评略》十卷　光绪《揭阳县续志》三《贤能传》。

未见

光绪《揭阳县续志》三《贤能传》：光博览载籍，日事著述，尤喜读《宋史》，著有《宋史评略》十卷。每段以纪事分标纲目于前，而系论于后。自言有史癖，见明史官陈仁锡所收发明广义两家，卑无高论；爰折衷于胡文定《传疏》，《吕东莱博议》，以抒所见。其持论正大，不腐不偏，不拾前人余唾，有足传者。

卷　八

子部儒家类

宋

苏氏泽《先生太极论》　道光《广东通志·艺文略》六。

佚　道光《广东通志·艺文略》六。

刘克庄《跋》：书有坦明易通者，有微妙难通者；孔氏语门人曰："吾无隐乎尔。"然当时高弟有"性与天道不可闻"之叹；虽伯鱼亲受于家庭者，不过《诗》、《礼》而已。经莫粹于《易》，夫子五十而学，如先天太极之义，前有濂、洛《皇极经世书》、《通书》、《易传》，后有朱、陆鹅湖往复之论，至矣尽矣！以叶龙泉之精指，陈龙川之豪隽，犹不能添一字注脚；潮士苏君泽，乃著论以翼先儒之说，而合诸家之异。嗟乎！余幼而执卷，今七八十矣，于书多未能通其易通者；君年甚少，甚能通其难通者，亦足以见余之耄，而君之英妙，不可及矣。（刘后村《大全集》一百九《题跋》）

锷按：苏泽名氏，不见旧府县志；据后村《题跋》，知其为潮人也。

郭氏叔云《朱子蒙谷宗法》　乾隆《揭阳县志》六《贤达传》。

未见

吴氏丙《宗范》　乾隆《潮州府志》二十九《文苑传》。

未见

乾隆《潮州府志》二十九《文苑传》：吴丙，字汝光，潮阳人，原籍江西永福。进士。性耿介，负节义；博学，工文辞。素与丞相文天祥善。祥兴间，天祥起兵趋潮，丙与俱；知大厦不支，遂家潮阳，为潮阳人。晦迹方外。著《宗范》及《杂咏》诸篇。

明

薛氏侃《研几录》　朱睦㮮《万卷堂书目》三，《四库全书总目》九十六，河南《进呈书目》，光绪《海阳县志·艺文略》，光绪《揭阳县续志》四《艺文》。

存　明万历重刊本（天啸楼藏）；《薛中离先生全书》本。

郑三极《序》：人之生也，受天地之中：蕴之曰性，由之曰道，动之微曰几。性也，道也，人皆有之，人皆可能者也；丧其有而弗能，非他，慢于几而已矣。故研几者，率性之括，修道之枢要也。是故学圣也者，致中焉已矣；致中也者，惟精焉已矣；惟精也者，精于几也；精于几则莫非道心之运，而人心无自萌矣。此理欲之源，王霸之分，圣愚之判；毫厘千里，不可忽焉者也。《易》曰："惟几也，故能成天下之务。"《书》曰："敕天之命。惟时惟几"；学者舍是无所容其力矣。是故克己，非几弗净；图事，非几弗遂；感物，非几弗通。圣人知几，大贤庶几，学者审几：大哉几乎！一真百真，一妄百妄，有即百有，无即百无；毫厘千里，不可忽焉者也。是故征于色，发于声，而后喻，非几也；言而后信，动而后敬，非几也，视于无形，听于无声，志常存，念常一，精神意思，常凝定而虚明；而后一有萌焉，必觉也；一有觉焉，必克其善，去其不善；是之谓研几。吾老师中离先生，年十六，闻讲《中庸》，遂志圣贤之学；然求之十余年，而不得其门。迨获师承，修之二十余年，而未成厥志。一旦悟曰："吾慢于几已乎？吾无贰其事，而德弗崇；无弛其功，而质弗变。吾慢于几，已乎！乃严乃惮，惟'良知'是则，惟万感之微，是慎焉，斯日新矣。"三极等日侍而日见其精也，录其言，曰《研几录》；皆发明要约，以贞夫一者也。谋诸同志，梓而受之，用作于观省。嘉靖乙未冬日，南至门人郑三极谨书。（《研几录》卷首）

林熙春《读中离薛先生研几录》：余少从家大人受书，则有中离先生

《研几录》。曰："先生为阳明首座，读此有禆圣学。"时有事帖括，解者十七，所未解者十三。比仗斥家食，搜此书，无有；始就先生裔孙诸生（士彦、茂掺）得抄本读之。见其精密恢扩，直发前人未发，圣人复起，不能易矣。近来姚江标柄，人间疑其支离。先生之学，有入门归宿，而一生气魄，百折不回，真为姚江功臣。第此书残阙，只存千百什一，姑缀数语简端，俟获全书，当叙付剞劂，为先生传神。岁己酉，乡人后学林熙春识。（《研几录》卷首）

薛侨《跋》：是《录》，山居诸友，纪其所尝闻耳。录成，贰守刘晴川先生至，访离山，乃命工锓梓。侨适顺归自公，因谓诸友曰："循是修之，可以入德，可以上达矣。执此而谓先生之训，止是也，则谆谆恳恳，引而不发之意孤矣。"弟侨跋。（《研几录》卷末）

《四库全书总目》九十六：《研几录》（无卷数，河南巡抚采进本），明薛侃撰。侃有《图书质疑》，已著录。是书乃侃门人郑三极所编。侃承姚江余绪，故屡称引"良知"之说。其《儒释辨》谓"世之疑先生之学类禅者三：曰废书，曰背考亭，曰虚。"侃一一辨之。黄宗羲《明儒学案》谓"此浅于疑阳明者，皆不足辨也。"侃言玄寂，言虚无，愈辨愈支，并王氏本旨，亦为侃所累矣。

〔补〕孙奇逢《理学宗传》二十一：侃放归田里，过会稽，见阳明；阳明曰："当是时，吾子如何?"侃曰："侃惟一'良知'而已，炯然无物也。"阳明首肯之。由是退处中离山中二十年，一意讲学，学邃养纯。语门人曰："欲致'良知'者，其研几矣乎。"于是门人日记所闻，萃为录，曰《研几》。

〔补〕《续文献通考》一百七十四：薛侃《研几录》，无卷数；周海门曰："薛中离归田后，远涉浙江，会罗念庵于青原书院。已入罗浮，讲学于永福寺，二十四年，始还家，门人记所闻，曰《研几录》。"

锷按：湛甘泉《文集》二十三，引中离《语录》二条，其一云："虚气能使人弗食，虚见能使人弗用心。"又一条云："君子蔼然皆春，惟当任而后有秋杀之行，无秋杀之心。"皆此录之佚文。查此书明刻本卷末有《可学对》、《何不肯论》、《思学解》、《格物论》、《儒释辨》、《义利辨》、《正学篇》七篇。《中离全书》本于此七篇，皆编入文集，复附于《录》后。《四库》所著录者，为河南进呈本。观《提要》所引有《儒释辨》，知河南进呈本，亦明椠也。然此书旧有嘉靖乙未刊本（即郑氏编校初刊

原本)，据林忠宣《题辞》，谓“从先生裔孙得抄本，读之残阙不全，只存什一。”是嘉靖本，至万历时，已亡佚；而今所传万历本，又非完帙也。

宗颐按：薛中离《研几录》，《续文献通考》采入集类；《千顷堂书目》十一作《研几图》一卷，皆误。此书，余家藏凡二本；一明万历丁巳中离曾孙茂杞重刊本，首题门人郑三极辑，归善叶萼校，首有三极《序》，及林熙春《题辞》，末附薛侨《跋》一篇，凡二百九十五条，无卷数。一民国乙卯，曾彭年编校《中离先生全书》本，厘为上中下三卷，其条数与明椠本同；惟明本中有四条，为《全书》本所未载；而《全书》本末四条，明椠本则无之，此其异也。

《阳明则言》二卷　《明史·艺文志》三，《千顷堂书目》十一。

未见

薛侃《自序》：先生之言，始锓自赣，曰《传习录》，纪其答问语也；锓于广德，曰《文录》，纪其文辞者也；锓于姑苏，益之曰《别录》，纪其政略者也。录既备，行者不易挟，远者不易得，侃与汝中，萃其简切为二帙，曰《则言》。盖先生之教贵知本也。大本立而达道行，则天地以位。万物以育，乃天则也。学者患无志焉尔；能志乎此，则戒慎恐惧而致其中和，自不容已矣。孰戒慎，孰恐惧，此“良知”也。孰云为中，“良知”廓然而弗倚者也。孰云为知，“良知”顺应而无滞者也。是故天曰“太虚”，圣曰“通明”。虚明者，“良知”之谓也。“致”也者，去其蔽，全其本体之谓也，去其蔽者，非谓有减也；蔽去则知行一，人已一，本体复矣。本体复，非有增也，吾之性本无方体无穷尽者也。能复其性，则可以抚世，可以酬物矣：夫是之谓“学”。然胡为而证其至也？考之书焉已矣，质诸圣焉已矣，资诸师友焉已矣：夫是之谓“问学”。问学之道无他，致其“良知”而已矣。此《则言》之意也。或曰：“先生之学，不厌不倦。其道荡荡，其思渊渊；士羹墙而民尸祝矣。诵其遗言，皆可则也。譬之树然，芽甲花实，皆生意也，子独摘其实，而遗余焉，无乃不可乎？”曰：“道之在吾人也，孰彼此焉？而其见于言也，孰众寡焉？惟其切于吾之用也，则一言一药矣，而况于全乎。如其弗用也，则六籍亦粕烬耳，而况于一言乎。且夫树之生也，居者玩焉，绘者象焉；有国有家者，梁焉栋焉。今子之爱树也，则将若是焉，已乎，抑亦摘而艺之，

俾复生生已乎。"或质诸周子文规。曰："然"。遂命锓之。(《中离先生全书》九)

《内阁书目》五：《阳明则言》二册全，明王守仁《语录》，门人潮州薛侃等辑。

锷按：中离《答闻北江书》云："近闻期丧，亦即欲归，因与龙溪议《传习录》，前本还多早年之语，后本已折入书类，而《文录》、《别录》之多，士友不易得。即采诸友杂记，再刻一本。又摘《后录》中要言，别为二册，庶自便览。"(《中离全书》十五)所谓"采录诸友杂记，再刻一本"，即今世所传绪山辑补之《传习录》也。(详见下《传习录》条)所谓"摘录要言，别为二册"，疑即《阳明则言》。

宗颐按：中离所编《阳明则言》，《脉望馆书目》载有二册，是清初尚有传本，然今则罕觏。考曹溶《学海类编》中，有王守仁《传习则言》一卷，所采语录，凡二十条。其见于《传习传》者十一条，余九条不知出于何处。以其书名《传习则言》观之，或系采自《阳明则言》。而其名《传习则言》者，当以采录二书，合为名耳。

阳明先生《传习录》　《明史·艺文志》三，《脉望馆书目》，《绛云楼书目》二，《千顷堂书目》十一。

存　《国粹丛书》本，日本松山堂刊本，宣统成都刊本，《王文成公全书》本。

高儒《百川书志》三经志类道学门：《传习录》七卷，皇明阳明先生弟子，录其问答之辞，讨论之书也。

锷按：阳明先生《传习录》，旧题徐爱、钱德洪辑。《明史·艺文志》，《绛云楼书目》，《千顷堂书目》，概作四卷；赵氏《脉望馆》作二册。考《传习录》，明时前后凡数刻，最初刻于虔州，为正德十三年，凡三卷：第一卷徐曰仁录，第二卷陆原静录，第三卷薛尚谦录。编者曰仁，而付刻则尚谦也。首有曰仁《序》二篇，是谓《薛本》。(明南雍《经籍考》下：《传习录》二卷，完计一百七十一面，尚书王守仁著，门人徐庆《序》，司业欧阳德刻。是《传习录》徐本，薛刻外，又有欧阳刻本。)嘉

靖三年，南大吉取薛本，益以阳明论学书，命弟逢吉校书，增为五卷，重刻于越（俱见《文成公年谱》），是谓南本《传习后录》。（南本，嘉靖二十三年尝重刊于德安府。）盖薛本初录为阳明中年语；南本后录，为阳明晚年语，旨意纯驳精粗，固自有间；然要皆阳明所亲订。观其与王亹庵、陆原静二书可见也。（阳明《与亹庵书》云："谨以新刻小书二册，奉求教正，盖鄙心之所以欲效者，亦略具于其中矣。"又《与原静书》云："南元善曾将原静后来论学数条，刊入后录。其有益于同志，良不浅浅。"盖谓此二录也。）阳明没后，钱绪山始以南本下卷所采各书，迻入《文录》；而别摘《文录》问答语以补之；复附以陈惟濬、黄省曾等所述，汇为续录，而刻于宁国之水西精舍。（《钱录》初刻于荆，名曰《遗言》。旋以采辑未精，删其烦芜，刻于宁国。又明时《传习录》，曾一刻于福州府学。又曾刻于广西南宁。见周弘祖《古今书刻》上。）盖即自来目录家著录之徐爱钱德洪辑本也。然阳明已不及见矣，其后顾惟贤见《续录》问答，多有未当于心，作《传习录疑》。（同时陆埰亦有《传习辨疑》之作，皆致不满于《续录》。）而黄梨洲亦谓黄省曾《录》中，多失阳明之意。岂因绪山所编，未经本师订定，故有此攻讦之论。此书清初甚鲜传本，《四库全书》九十六子部存目，以《传习录略》一卷著录云。

又按：此书五卷，尚谦《录》仅一卷。正德原本已不可见。南本，尚谦手述，共三十六条。较《文成全书》，日本松山堂两本，少首侃问"持志如心痛"一条。日本学者佐藤，谓各本有者，恐系出绪山补订。（见《传习录栏外书》）然余所见钱本，并无此条；但卷末别有孟阳"有自是好名之病"一条。疑此真绪山所补也。今仅以尚谦所手述者一卷著于篇；而徐曰仁、南大吉、钱德洪诸《序》，因专为阳明立论，亦概摒弗录云。

《乡约》一卷　《中离先生全书》十九。

存　《中离全书》本。

侃《自序》：吕氏《乡约》，经朱子增损，具在可法；然考当时要皆乡士大夫不远而集。其后行之者，或因人因地，合众维持。详略精粗，故不能一；然皆足以返朴还淳，拨流俗以归于正也。国朝每里百户之内，令民立坛，事土谷之神。就中祭祀行会，读抑强扶弱之誓，务在恭敬神明，和睦乡里，以厚风俗，此乡约意也。本府林太守王韦庵先生，皆尝举行府治，西湖山尚有

会约旧址。黄冈一约，迨今不废。正德己卯，予北归，乡族有久讼不止者，为解息之，乡人悦焉；因告之以行约之意，人皆称善。遂约为十事，呈府给照，使民心易一，公差入乡，必会约而行。自是强有所慑，弱有所扶。会时又细为之讲发，数年以来，官无一卒入乡，乡无一词在官；租粮早完，鼠窃屏息，置物弗守，遗失可追，居者日裕，逃者日归，民甚便之。嘉庆丙戌，主簿彭山季先生至，又酌为三十四条，普行一邑。（宗颐按：季主簿所订乡约，当时中离曾为之《序》。见乾隆《潮州府志》四十《艺文》。）布令之初，从违且半；行之逾岁，盗息讼简，奸无所容。时临各约巡视，善士扬眉，恶人涤虑。社学师生，日夜习《诗》演《礼》，盖庶乎弦歌之意，识者以为三代可以立回。惜乎先生差委离任，日多治化未洽耳。其初乡人有不平，每每因小成大，皆由无事之先，罔有训诲；有争之际，乏人劝处，以致东起西灭，甲唱乙和。习嫌构怨，坐取倾覆。又官民势分悬隔，上德弗宣，下情罔达。奸民柔者唆讼罔利，刚者凌制愚弱，武断乡曲。墨吏朋比，罗织为奸。穷乡细民，莫能自直者多矣。行约则善者必彰，恶者必纠。有争则随时开释，推勘则证佐难私，故甚不便于奸民，不利于墨吏。约中一有小失，遂盛为播扬。闻者弗察，真以为弗便，亦弗思甚矣。夫约长不能皆贤则有之；其间循情偏私，措置公费者，亦或有之。然比之里胥，藉上挟下，公行无忌，习以为常，必有间矣。然而言不及此，而必甚于彼。贤而得者不称，不贤而失者必传，其亦有故矣。闻者不察，遂以为真弗便，亦弗思甚矣。间有悖义之乡，其约每每可观。其无士夫君子，去处类多疏漏；故予缵叙《约条约仪续议》，锓传共守，庶几大同可以垂久。又必浅易其词，使穷乡僻谷，皆可通晓。成书不能多印，别为一图：上陈规条，中画会约之仪，下书序约之意，挂之堂壁，使人人目击心警，久之而弗替，则吾乡永为礼义之邦矣。（《中离先生全书》十九）

宗颐按：《乡约》为《中离先生全书》之第十九卷：首录圣谕县谕申戒及总约申戒；次为约长约众序立图，分班相见图，彰善纠过图，社师儿童进见图；又次为《约仪乡约续议》正文：凡"冠婚"、"丧祭"、"祀先"、"闺法"、"蒙养"、"隆师"、"安分"、"谨言"、"处事"、"待客"、"忍气"、"戒争"、"淫博"、"弭盗"、"节财"、"自立"、"复古"、"长善"、"听讼"、"均益"、"约长"、"良知"二十二条。中离《序》文，并附于末云。

《训俗垂规》　光绪《揭阳县续志》四。

未见

林济川《序》：乡先贤中离先生，师事王阳明，“良知”之学，而得其宗旨者也。举正德庚午亚魁，丁丑成进士，官行人司司正，增河南道监察御史。迄今二百余年，过薛氏之庐者，皆羡先生父子兄弟，科甲济美，理学忠臣，当时有“三凤齐鸣”之誉。海刚峰，罗庸庵，均为传志而盛称之。然考邑乘仅载诗文数篇，而先生之德行事功著述，以及性理诸书，未尝梓以行世。即同里后学犹莫得探先生之渊源，而况天下乎，而况后代乎。丁卯岁，重修榕江书院，工竣之日，诸友敬请先生遗像，悬于中庭，以矜式后辈。而先生之云孙郡廪生邦典，并出先生著作，及《家谱》示余；余受而读之，见先生所著《研几录》、《思学解》、《儒释辨》、《格物论》、《图书质疑》、《经传论议》、《论语真诠》，与夫王阳明、湛甘泉、郑三极诸名公，邮筒往来，问答辨难，莫不巍巍乎如泰华之高，而不知其极也；浩浩乎若江河之阔，而莫测其深也。有明大学士夏桂洲，谓“先生在天地间，有功天地；生圣贤后，无愧圣贤。”信不诬矣。至于《训俗垂规》，则又以深入而道其浅语，使夫后生小子，一览而知所从违，是又先生垂教之雅意也。兹欲付先生全集于梨枣，愧末学谫陋，必俟卓识君子鉴定编次，然后不失先生道学宗旨。爰先镌《训俗垂规》若干，以当榕江书院东西壁之铭，殆亦现一斑足以见全豹矣。若夫先生德行事功，莫详于金坛进士张明弼《文序》一编；刻之简端，以觇先生颠脊首尾。（光绪《揭阳县续志》四）

薛氏侨《一真语录》　《薛氏族谱》。

未见

《薛氏族谱》：侨字尚迁，号竹居。幼受学伯兄靖轩，天资颖迈。弱冠，补学生。师事阳明先生，日有所得。嘉靖癸未，成进士，改国子监助教，升工部主事，转武选司郎中；寻迁东宫官右春坊右司直，兼翰林院检讨。予告归，集潮士，立一真会所，发明“良知”之学，“精一”之旨，著有《一真语录》。

锷按：竹居薛翰林侨，中离先生侃季弟，旧府县《志》无传。初中离师事阳明于留都，归而语兄助教俊；俊闻而善之。逮阳明居赣南，俊

乃命中离携竹居群从往虔受业。后中离丁母忧，守制宗山，筑斋墓侧；时竹居亦筑东山之岩曰“一真”（湛若水有《代简寄薛竹居诗》云：“八十六年怀竹居，一真会后定何如，若知真处原无事，连此真名亦破除。”见《甘泉文集》二十七）；东泓筑石门之麓，曰大中，三山并峙相望，皆以讲明“良知”之学号召学者；故当时潮州王学，首推三薛。此书乃竹居讲学一真时，门弟子所辑录也。各志艺文，皆不载，兹据《薛氏族谱》补入。

唐氏伯元《二程类语》　道光《广东通志·艺文略》六。

存　万历乙酉姜召校刊本。

伯元《自序》：道术之失其统也，学者争持所见，不能相下，岂独其嗜尚殊哉？其禀赋，其诵习，各就其所近所之；世无大圣为之折衷，不可强而一，亦势也。程纯公、正公二先生，各负独智，以任斯道。据其生平行己，判为二人。其于论学，宜迥然不相入者；乃家庭之间，互相师友，互相推重，若金石之相宣，而凤麟之并瑞于一时也。夫然后知其道之同，而信其学之至也。二先生旧有《语录》，大都寂寥数语，杂落不便观记。往岁窃读而喜之，尝类抄成帙，时携以随；及官南曹，得见全书，则益增所未见。于是编其类为二十四，而补二先生《年谱》、《遗事》于后，共为八卷（宗颐按：《类语》本七卷，此云“八卷”者，并附刻《二程年谱》一卷计之耳），以观于友人姜可升、范元易、王藩甫、谭子成、郭哲卿，皆曰：“此编不传，则二先生之道息，而洙、泗之源，学者莫睹。”遂相与捐资刻之，而缵序其所以类编之意。《序》曰：“夫人有必为圣人之志，而后可与共学，故志第一；志而弗学，犹弗志也，故学第二。古之学者以《诗》、《书》、《礼》、《乐》，子所雅言是也；故次《诗》、《书》，次《礼》、《乐》。”《易》曰：“知至至之，知终终之”，言知行兼重也。又曰：“君子敬以直内，义以方外”，言敬义相须也；故次知行，次敬义，莫非学也，而心在其中矣。世儒称学必系之心，孔门无是也。《书》曰：“以义制事，以礼制心”，合而言之，学也，盖亦敬义之意也；故次心，次事。学何为？为道而已矣。得之为德，纯之为仁，一之为理，成之为性，妙之为神：学其至矣；故次道，次德，次仁，次理，次性，次神，夫然，故可以教，可以治。及则贤，过则圣，合德则天地，故次教，次治，次圣贤，次天地。虽然，六经之道，与天地终始；鲁论思孟，则其楷梯。二先生所训，紫阳夫子有未尽采，学者无由考其随处发明之义，故次经解；经既治，然后

史可通，故次史评；文字之用不可废也，而诸子百家，皆得我道之一节，故次文字，次诸子，次百家；异端之与吾儒角立也，吾道之所隐也，故末附焉。附之者，惜之也，来之也，而二先生之性情心术可概见矣。然则二先生亦有优劣乎？曰：不敢知也。纯惠而正夷，纯颜而正孟，纯乾道，正坤道也。纯诚有功于道，而正则有功于纯。夫使纯之学传，至于今不谬，正之力也。而世儒往往左正而右纯，是异之矣。二先生之道，未尝异也，而必以为异，此二先生之所谓异端也。万历乙酉岁四月之朔，澄海唐伯元书于龙江舟次。（《二程类语》卷首）（宗颐按：此《序》，《醉经楼集》不载）

锷按：唐曙台《二程类语》，今所传原刻本，凡七卷，分二十四目：曰“志”、曰“学”、曰“诗”、曰“礼乐”、曰“知行”、曰“敬义”、曰“心”、曰“事”（卷一），曰“道”、曰“德”、曰“仁”、曰“理”、曰“性”、曰“神”（卷二），曰“教”、曰“治”、曰“圣贤”、曰“天地”（卷三），曰“经解”（《论语》、《大学》、《中庸》、《孟子》卷四。《易》、《诗》、《书》、《春秋》、《三礼》卷五），曰“史评”（卷六），曰“文字”、曰“诸子”、曰“百家”、曰“异端”（卷七）。盖从《二程遗书》挈其精要，分类辑录之也。当时校梓者为广安姜召、休宁范涞、孟津王价、茶阳谭希思、温陵郭惟贤等也。

宗颐按：是书名称，各书著录，互有不同：《千顷堂书目》十一，作《二程先生新语》；《海阳县志·艺文略》，作《二程语类》；《澄海县志》十八，作《二程语录纂》。今据《阮通志·艺文略》，以《二程类语》著录。考郭惟贤《曙台墓志铭》云：“余之白下，与仁卿（唐伯元字）公暇，同辑《白沙文篇》、《二程类语》。”是此书实非唐氏独自编成，乃与郭惟贤同辑也。今所传本七卷，分二十四目，盖从《二程遗书》挈其精要，分类辑录，有唐氏《自序》。

杨氏琠《庭训录》　光绪《揭阳县续志》四《艺文》。

未见

《万姓统谱》四十一：琠字景瑞，揭阳人。正德戊辰进士，授御史。性刚方，慷慨有大节。师事白沙，与王阳明友善（《潮州府志》本传夺与友善三字），讲究正学。尝立《家训》，《族规》，《乡约》，以教宗族乡党。

光绪《揭阳县续志》四《艺文门》：《庭训录》，明御史杨琠著，不分卷数；王文成公为序。

宗颐按：杨御史琠，道光《广东通志》，乾隆《潮州府志·循吏传》，乾隆《揭阳县志·贤能传》，并有传。

郑氏昂《性理要略》　嘉庆《潮阳县志》十六《文苑传》。
未见

〔补〕萧氏端升《正俗会约》　《明农山堂集》四。
未见
〔补〕周光镐《序》：余归自塞上，忆行役廿年所矣。初抵里门，见诸相慰劳者，情殷殷至，窃谓向浇而今厚也。已而见闾阎廛肆间，俗尚奢华，宴会侈靡，巾服怪异，士庶习于夸毗，里闬专于谀惑；可骇可谔可痛之事非一，视嘉、隆间，波愈下矣，矧兹何时哉？频岁荐饥，疮痍满目。四境之内，土地拓于流民，豪强恣于兼并。物力尽诎，供费日浮。彼喁喁者，尚不思其所终。唯缙绅先生会间，每每扼揽叹之，盖思所以挽此颓风者，戚戚然若不获矣。余肃而告之曰："是诚在我党耳。道必先身，教必先家。施于有政，是亦为政；幸共勉而行之，庶几为闾里率。"于是曰阶萧丈，遂以草就会约，出而与诸君商之。报曰：俭而得中，简而有礼，是可风矣。礼不云乎？小人贫斯约，富斯骄，约斯盗，骄斯乱。礼者因人之情而为之节文，以为民防者也。大为之防，民犹逾之，奈之何听其淫纵而坐视其沦胥以溺也。无论齐民，今之君子莫为礼也久矣。然则是约也，不但要约于我党，与约束于我家，子弟后辈务以推信于我之朋友亲戚，以达之闾阎田野，远廛黎庶，即未能亟中于礼，庶几弭乱之端。所谓宁俭宁固者，非此物此志乎？然尚有言未尽与言所不能尽者；因采诸群议，稍增列数款于后。（《明农山堂集》四）

宗颐按：端升有《谕琼礼要》，已见礼类，此《正俗会约》，据周光镐序文，撰者为曰阶萧丈。考曰阶即萧端升字。

林氏元蕃《忠孝注疏》二卷　康熙《潮州府志》九。

未见

夏氏建中《质疑录》　《城南书庄草》九。

未见

林熙春《明奉训大夫广西南宁府横州知州东邑夏公墓志铭》：公少事举子业，谓圣贤之心，赖书以传，在书已为注脚，奈何不信经而信传，复以注脚为注脚耶？以故生平学问，直探理窟。质疑一录，渊源姚江。所为《格物》、《兴善》等篇，真发前人未发。大司马郭公守潮时，亟称其必传。（《城南书庄草》九）

光绪《海阳县志》十四《选举表》：夏建中，嘉靖十九年举人。官横州知县。

锷按：夏东邑建中，乃诏安知县夏宏之父。事迹附光绪《海阳县志》三十八《宏传》。

陈氏尚志《桑梓会约》　雍正《惠来县志》十四《贤迹传》。

未见

雍正《惠来县志》十四《贤迹传》：尚志字士道，崇尚理学，宅躬方严。万历丁丑举于乡。杜门读书，不涉外事。著《桑梓会约》，朔望率里人而讲习之，人拟之王彦方。

清

林氏世榕《世范纂》

未见

《归厚录》二卷　光绪《海阳县志·艺文略》。

未见

世榕《自序》：世榕棲户读《礼》，深悔淹母棺者有年，既不克营马鬣封，兹先严又弃不孝于琼海官署，创巨痛深，旅榇归里，瓦屋三丧，尚浮浅土，益愧泚颜立于天地间。适李愧周自温陵来，善青乌家言，哀余志为营窀穸事。余谓师曰："风水福后之说，所不敢请，愿得坦地以藏亲魄，受师之赐不薄矣。"师唯唯。乃于近郊二十里，卜兆龟湖大墩山之麓，奉严慈而合窆焉。因念兵荒数十年来，每寄棺于僧寺廊庑间，或傍墙限为殡宫。累累百十区，今

皆颓垣覆瓦，棺椋纵横，风悲日熼，骸骨狼藉，伤哉！生于何族？羽商之家不辨；殡此何年？春秋之祀莫纪。彼棘人者，其初亦人子耳。一为风水所误，摧残暴弃，而至于此也。乙丑冬，郡侯林公祖恻然伤之，捐俸恤埋，共收废棺若干具，立为义冢于垲爽地。又书其岁月及有姓氏者，俾子孙感动兴念，是诚恤死者以仁除其暴露矣。虽然，荒村穷谷，其为败棺枯骨不知凡几，为子若孙者，苟不掘坎以埋，是终委白骨于沟壑也。余因广果庵林公祖泽枯至意，爰采古今有类于葬事者，纂辑成书。善恶悉载，劝惩昭焉。因颜其名曰《归厚录》。呜呼！世榕沉溺于风水久矣，不复知有人道之终，天理之正。一旦语以葬礼，当必哗然，群相訾议。何者？祸福之念中之也。然试子夜篝灯静读，惊心动目，应有泚颡者。翻然悔从前之谬误，不忘其亲及时礼葬，十或得五焉。更转相劝诫，以逾时不葬为殆礼，十又得七焉。庶几家无留棺，野无暴骨，其于风俗不无少裨乎。是为序。(《瓦注草》)

林杭学《序》(《林氏家乘类汇》五)(不录)

孙录《序》(《林氏家乘类汇》五)(不录)

陈衍虞《序》(《林氏家乘类汇》五)(不录)

蓝鼎元论曰："世俗信青乌家言，停丧者众矣。余读林氏《归厚录》，悄然悲之。归土为安，古今正理。若富贵福泽，则关乎作善降祥，唯子孙之自取之。不信理而信术，以亲为市，殊可痛也。如世榕者，真仁人孝子之用心哉！(《鹿洲初集》八)

宗颐按：林可亭《世范纂》一书，光绪《海阳县志·艺文略》著录，误作《世范》。

又按：《归厚录》，乃林氏博采古今有关葬事之文，类纂成书。光绪《海阳县志》三十九称："世榕病世俗停丧不葬，尝著《归厚录》二卷，以垂劝戒，盖推论风水之无凭，亲骸之不可弃，以悚动人子于至性至情而激发之。广推远引，靡所不周。"即林氏作此书之意也。

〔补〕饶氏商《晰疑录》　大埔《饶氏族谱·文献传》。

未见

〔补〕蓝山《孝廉质居饶先生传》：公专精于六经诸子，究极濂、闽性命之旨。作《晰疑录》，足为紫阳功臣；名益重四方，问业者日益众。品骘鹂黄，人服其藻鉴。(大埔《饶氏族谱·文献传》)

吴氏有功《格言录》　嘉庆《澄海县志》十九《文学传》。

未见

郑氏之侨《劝学篇》六卷　嘉庆《潮阳县志》十六《循吏传》。

未见

之侨《自序》：圣天子重道崇儒，统一经术。凡四方万国，皆得明夫仁义礼智之性，以敦夫孝弟忠信之行。故学校之外，广置书院，以聚生徒课读。而宝庆亦得以濂溪名者，诚以周子之学，上接洙、泗之统，下开伊、洛百世之传。过化之神，其有裨于此邦人士，由来旧矣！岁丙子，侨诣东山，行释菜礼；而见夫庙宇颓然，位置卑陋，惧非所以安先灵而育多士之道。越三载，己卯春，亟谋修葺其所以新其肄业之堂。又为之绩廪士之费，谋无不周。凡有多士，诚可优游于升堂入室。余心亦可以已矣乎？顾诸生过余而请曰："书院之重新也，既有以安其居，又有以足其食，而无一言以淑之，小子辈不几伥伥乎何之。"余谢曰："此师儒之事也，余何言？虽然，余正不能已于言矣。"其在书曰："皇极之敷言，是训是行。"又曰："其稽我古人之德。"其在诗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又曰："古训是式。"恭惟我皇上右文劝学，教育人才，酌取朱子之课程，以为学者入德之方。欲诸生检束身心，贯通经史，为世通儒。又为之厘剔文体，以端趋尚。俾士习文风，咸归于醇正。大哉王言，诚万世为学之标准也。诸生苟能敬绎圣训，还躬内省，求端用方，则化民成俗之本，灿然大备，侨又何有言？然侨实有得其所以言者：试思礼乐文章，无非具时行物生之化。天不言，圣人已代天而为之言矣；圣人复不言，而贤人君子不得已而有言矣；即贤人君子不时言，而能借名言法语以范其情止乎性。是各人言其言，无非言圣贤之所欲言也。侨才疏学浅，实无以率持风化；而区区劝学之衷，实出于不容已。谨录旨谕七道，冠之卷首，继以周程朱共阐性命身心之理，节列于次。使诸生触目警心，由一言一行，以求造夫无欲静正之本。侨不揣固陋，复以平日所闻于父兄师长者：发于论辨，定学术以一其趋也；著为警语，由自责以勉其人也；规戒不厌其烦，悔过乃可自新也；举业无愧魁名，学术可以济世也；列详大条约，而附以田志，稽查有方，可以垂诸久远也。夫天良人所同具，感发必因其机。多士诚能潜心玩求，共相砥砺，则经术光昌，而文教蔚起。于以仰副朝廷造士之盛心，于多士有厚幸焉。诸生日扬风扢雅者，士人之责也；颂德歌功者，好恶不没之

良也。书院落成，各赋诗章，以当舆人之颂。而兹编独不录单词集义者，岂言之不文与？抑亦别有深意？非小子辈可道也。余曰："否否。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先儒言之切矣。以地方之事，还之地方，若借学士文人之词，以绘薄技微能，使入于干名市誉之术，可耻孰甚焉。"诸生瞿然曰："如斯言其所以淑我士者厚矣，愿各守一册，凛为规箴，用以表扬圣世黼黻太平之化，而无忘我公今日劝学之初心也。"余曰："诸生之言然。"因本其意而为序。（嘉庆《潮阳县志》十八）

锷按：郑东里守宝庆日，以宝庆之地，距荆、湘，接交、广；溪洞深阻，民风鄙犷，笃信师巫，思有以革其俗。既采文公《家礼》数条；谆切晓谕，复建濂溪书院，著《劝学篇》以广敷文教。一时士风丕变；由此书而成材者，殊不在少。此书当时在宝庆刊行，流传颇广。今于东里故乡，故觅一帙，反觉甚难，可怪也。

杨氏之茂《庸训》　光绪《海阳县志·艺文略》。

未见

〔补〕乾隆《潮州府志》二十九《义行传》：杨之茂，字百年，澄海人。康熙癸卯举人。性皎洁，不随时好，慷慨敦大义。晚年著书，有：《庸训》、《度岁草》、《霖湖集》。

钱氏士峰《家训》　雍正《潮州府志》十四。

未见

〔补〕林氏逢熙《家训十则》　乾隆《揭阳县志》六《懿行传》。

未见

〔补〕乾隆《揭阳县志》六《懿行传》：林逢熙，字登翔，康熙庚午举人。生平虚怀善下，淡薄自甘。稍有余资，即出以购书籍。终日手一编。著有《家训十则》及《惜字文》。太史李象元，学博黄进为之序。

刘氏淑奇《致格新言》　光绪《海阳县志·艺文略》。

未见

〔补〕光绪《海阳县志》四十一《耆德传》：刘淑奇，字日亮。品行端方，性孝友。自幼不攻举业，好读古书，穷奥义，著《格致新言》。

杨氏世勋《岭南道学录》一卷

未见

〔补〕邱对颜《蔗尾吟草序》：自天水先生以来，潮士沐昌黎教泽，向学者多臻于道，而足为乡党式型。竹尹尝著《岭南道学录》，以贻其徒。李文园学使，刊以行世。所以训潮士者深，所以推竹尹者亦至。（《蔗尾吟草》卷首）

〔补〕林锡爵《蔗尾吟草题辞诗注》：师著《岭南道学录》，李文园学宪为刻行世。（《蔗尾吟草》卷首）

锷按：澄海杨竹尹世勋，咸丰间诸生。以理学教授乡里，门弟子颇众。所著《岭南道学录》，于朱陆异同，疏通证明，确有理解，无党同伐异之见。香山梁之材称其渊懿精粹，非身体力行，不能亲切乃尔，洵知言也。其后李文园学使，按临至郡，得明经书，深为叹赏，为刊《道学录》于广州。

〔补〕《师范》　《蔗尾吟草》卷首。

未见

宗颐按：陈炳照《蔗尾吟草·题词诗》第一首有句云："风寒绛帐留《师范》。"注："太夫子著《师范》一书，为李文园学使鉴赏，拟镌行世。"据此，杨氏世勋所著，尚有《师范》一书。

许氏瑶《西园家藏》

存　咸丰二年家刻本。

许瑶《自序》：甚哉，危之可畏也。溯余自七岁入塾，至廿六岁，因境遇困迫，始悟所读之书虽多，□□□□□□□消磨于□□□□□□□□去小学十年，大学十年，此一危也；又禀性多嗜欲，此二危也；赋质鲁钝，此三危也；体弱多病，不能发愤，此四危也；无师以引于前，无友以辅于中，无弟以助于后，此三者，尤可危也：具此七危而望有成者，自有天地以来，未之前闻也。夫余既蹈于危矣，尝惧而欲安我子孙也，故集为是书，使知早从事焉，庶几不至如余之初年蹈入危地，而迷于所往也。咸丰三年孟秋之月，七危居

士自序。(《西园家藏》卷首)

锷按：许瑶字澄斋，七危居士其自号也；澄海明经，言行谨朴。其教学者以宋五子为归。曾主讲冠山书院，提倡理学。吾乡吴上舍金锡，即出其门。此书名《西园家藏》者：西园乃澄斋所居之地；家藏谓藏于家，以课子孙，明其不敢公诸世也。书分三集，无卷数，装成二册：初集二种：第一种裒集前贤之言，性理歌诗铭赞，附以《洪钧赋贫图》、《性理论》、《书序歌诀》：曰《有益诗词》。第二种选择近人制义，稍能发明圣贤之意者，间附批评语：曰《时艺可观》。二集三种：第一种采取宋、明诸儒语录之切明心性者：曰《救错新书》。第二种汇录自来之解周子《太极图说》、张子《西铭》，条分类系：曰《图铭详解》。第三种以因果阴骘为二氏异端之学，因胪列先贤扶世翼教应读之书：曰《中流砥柱》。三集一种；取《大学》、《中庸》二书，说明研穷之法：曰《学庸看读》。每种各有《自序》一篇，综其为书之意，在于教学者修明心性，俾纳诸圣贤之域，而非沾沾词章之末是务也。顾《中流砥柱》中所举先贤要书，有吕晚村《四书讲义》。考晚村治考亭之学，为清初东南四大儒之一。然自曾静之狱起，平生著书，已悬为厉禁；其名字亦为士林所勿道。今澄斋生道光之季，文网未弛，乃敢举晚村是书，厕诸稼书榕门之间，以为后世程式，是真不可解也。

〔补〕卓氏宗元《晓儿录》十七则　光绪《揭阳县续志》三《贤能传》。

未见

〔补〕光绪《揭阳县续志》三《贤能传》：卓宗元，字昌善，在城人。监生。贫而好学，以菽水不能供，转事服贾。中年小康，轻财仗义。著有《晓儿录》十七则，仁义兼至，浅近训俗之语，皆见道之言，有宿儒所见不到行不及者；自序为道光十八年秋；盖晚年阅历有得语也。

《朱子语类录要》　《陵海吴氏族谱》。

存　旧写本。

郑国藩《题辞》：《朱子语类录要》者，石山先生所辑录，以自圭臬而圭臬其后人者也。先生性方严，言不苟发。童年读《朱子小学》，善之；长遂致力宋儒性理之书。于濂溪、横渠、明道、伊川学说，皆能窥见其堂奥；尤服

膺于考亭朱子。为文深入理窟。岁科两试，司文衡者，常拔以冠其曹。既食饩上庠，文名益噪。然先生夙重躬行，不事著作，以为义理经前贤阐发，尊闻行知可矣；偶然握管，不过借题以发明其心得耳。是书先生手录，末附清儒李光地所编《朱子礼纂》，合一册，皆撷取其精华者。夫自世道陵替，侈然以士流自命者，大都争尚浮华，不复留意于实行；延及晚近，欧风输入，变本加厉之辈，且欲尽决固有藩篱，别揭橥其所谓新文化焉者，先生视之不知何如？而先生既归道山矣，他日穷而思反，还淳归真，以上求心性本原之少，而成修齐治平之功用，其必以此书为嚆矢夫。末学郑晓屏谨题。

《道学性理精言》　《陵海吴氏族谱》五。

未见

《榕村集说》　《陵海吴氏族谱》五。

未见

《陵海吴氏族谱》五：金锡，号晚修，幼即受朱子《小学集注》。一日，师询所志，对曰："不愿为文人；愿学朱子。"师大奇之。弱冠，食廪饩。生平不为诗古文辞，易箦时，遗稿未付梓者数种：曰《道学性理精言》，曰《朱子语类录要》，曰《榕村集说》。

宗颐按：石山先生少从澄海许澄斋游，专心圣贤之学，笃于行谊。中年丧偶，誓不复娶，鳏居终其身。平生致力宋儒"语录"、"性理"诸书；于濂溪、横渠、二程之说，皆能涉其藩；尤服膺考亭《语类》。视有益身心可圭臬者，手摘精要以自课，成《朱子语类录要》一书，亦《理学纂言》之流亚也。

〔补〕杨氏淞《格言》一卷　黄孔芬《镜川杨先生同年行述》。

存　附《养和山馆诗草》卷末。

〔补〕黄孔芬《镜川杨先生同年行述》：先生尝主讲揭阳书院，循循善诱，造就多成材。著有《潮州兴利除弊论》，切中时弊，能言人所不敢言；《格言》一卷，谆谆训诲子弟，惟恐不及：皆足传也。（《养和山馆诗草》卷首）

〔补〕光绪《海阳县志》十五《选举表》：杨淞，光绪丁卯科举人。

宗颐按：杨镜川孝廉淞，署嘉定县知县，光绪《海阳县志》四十有传。所著《潮州兴利除弊论》，今不传；其《格言》一卷，附刊于所著诗草之后，共五十二条。

郭氏鸣岐《屏风录》　光绪《揭阳县续志》三《贤能传》。
未见

锷按：鸣岐字冈业，揭阳在城人，阳江县训导郭光之祖也；事迹附《揭阳县续志·郭光传》。《传》称：冈业敦行不怠，笃好《朱柏庐先生家训》一书，为之分条详注，颜曰《屏风录》，命其子全作参证。光承先世重规，更博引故事古义为附录于后，镌板以广施焉。咸丰元年，学使许乃钊见而善之；按试至潮，特称举揭阳郭氏《屏风录》，牌示多士，俾作准绳。（以上《县志》语）以区区《柏庐家训》一编，而郭氏三世，不厌繁引博征，为之作注，亦足以觇其家风矣。

郭氏光《铎音集》四卷　光绪《揭阳县续志》三《贤能传》。
未见
光绪《揭阳县续志》三《贤能传》：光著《铎音集》四卷，分编“心矩”、“身范”、“学规”、“家法”、“官箴”、“交游”、“小言”、“别录”八种，中多读书阅世有得之言。

〔补〕陈氏元濬《新辑劝善编》　嘉庆《澄海县志》十九《文学传》。
未见
〔补〕嘉庆《澄海县志》十九《文学传》：陈元濬，字雄深，号禹溪；乾隆己亥举人，补香山训导，主景韩书院讲席者数年。刻有《致和堂稿》、《新辑劝善编》、《觉世真经注证》，行世。

〔补〕陈氏燕如《家训》四卷　《语冰吟草》卷首。
未见

张氏克诚《孔教撮要篇》十卷。
存　潮州存文楼刊本。

克诚《自序》：孟子云："杨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自今日言之，必先明孔子之道，然后可正人心，息邪说，拒诐行，放淫辞。何也？时不同，势不同也。孟子去孔子未远，识大识小，不乏传人；又故家遗俗，流风善政，获有存焉者。杨墨亦诵法孔子，只外仁以求义，杨子遂失之为我；外义而求仁，墨子遂失之兼爱：差以毫厘，将谬以千里。孟子斥之曰"无君"，曰"无父"，充类至义之尽也。如治病焉，正气犹固，治其标，而病去矣；若今则正气亏甚，欲去其病，必先扶正气而后可。窃不自揣，启告同人，约请起中国尊孔教堂，语在启中，不赘述。又念孔子之教，简编浩瀚，虽老师宿儒，皓首穷求，尚苦于不得要领，况农工商贾乎？用是总撮经传，取吾人知必行之事，编次焉以备讲论，颜曰《孔教撮要篇》：首《孔教源流》，次《五教》，次《大学八条目》，次《周官六典》，次《顺天者存》、《逆天者亡》图说。先总叙，名为纲领；判上下后分析名，为条目凡九，卷帙不繁，大端已具。窃以为吾国之人，无论贵与贱，男与女，心目之间，必懔懔于此数大教，而后萎靡因循之习可以去。且自此而入学堂，由专学以臻一贯，固能驾群豪而上。即不入学堂，亦知法宜守，理宜穷；切磋琢磨，共期成就；同心同德，扶植纲常。吾道昌明，群教当胥归陶铸。《易》曰："见龙在田。"天下文明，吾将为五大洲占之。所有凡例具纲领，书后，不另论。

何寿朋《序》　（不录）

《续篇》十卷

存　潮州存文楼刊本。

克诚《自序》：是编论说，旁采中西，以发明孔教；间有附以己见者，亦惟是帖讲经文，期于易晓。呜呼！道不判古今，学无分中外，合《五教》、《大学八条目》、《周官六典》，宗旨者，即顺天也，即孔教也；不然，逆天矣，非孔教矣。人心之存亡，身后之家系之，国系之，天下系之。无已，请就所编，而考之唐虞三代之天下。无已，请验之秦汉以后之天下。无已，请征之今日五大洲国势之盛衰。

兵家类

明

陈氏一松《三国机略》一卷　陈声爵《玉简山堂集·跋》。

佚　《玉简山堂集·跋》。

《文武师资》一卷　陈声爵《玉简山堂集·跋》。

佚　《玉简山堂集·跋》。

一松《自序》：乔东子曰：不佞也戆，追逐世途，莽莽焉而寡深思，事过多悔；独好猎贤智之林，览观代史。见其谟猷注措，足以定国是而解世纷，窃心倾焉，辄用劄记，图有得师。若乃才识殊绝，仓卒妙应，固有智不及谋而神不可致思者，则手抄不少置；愿为长跪执鞭。久之，籍盈笥中矣。顷卧山间，以病多暇，乃取而阅之，稍加濡削，仅成一帙，时常绎诵。真有启余者，吾将资之以寡过也。于是题之曰《文武师资》，附梓于玉简山堂。（《玉简山堂集》九）

〔补〕周氏光镐《武经考注》　《明农山堂汇草》二。

未见

〔补〕光镐《自序》：盖闻语云："三辰不宁，取士为相；四夷不轨，拔卒为将。"其事见于商宗之求版筑，汉祖之登亡虏于坛坫也。嗟夫！与其求之于仓卒，孰知树之于平日。免罝棫樸，周室材不乏于文武；而寿考作人，周王之所以树材者，亦未尝文武殊也。故出而扞艰御侮，入而弼亮宣猷。所谓熊罴之士，不二心之臣，皆其人尔。何输近世之不然哉？国家涵育二百年来，广历搜剔，卒多右文而缓武；然世优诸武臣，禄秩不绝。高皇帝令军官子孙，讲读武书，通晓者试用；则所以教之养之，亦既深矣。乃偻指一代将材，可与古俦匹者有几？余自伏草莽时，身婴日本之祸，每痛愤当时之建旗鼓，在事者卒多偾军尝贼。顷有事于西南夷，则身护戎阵，而时搤揽思之：夫冠鵔冠佩，鱼服短后之衣，插韔拾决，矜斗乐战，一卒之任也。所贵夫将者，以运古筹今，统驭制胜用耳。若侁儇蹶张者流，遽以干城许之，则古所云"仡仡勇夫，射御不违"，与"截截善谝，言我皇多有之者"，抑何以焉。至而稽其所为，又不过虚尺伍籍利重糈恣睢忿忮，以侥侥涂人耳目已尔，其于司马法何所持循一二。顷者南夷之平，一是禀司马中丞徐公猷略。惟时董将命师自部领偏裨以上，咸自泸外推择。睥睨印南，数十卫所，无一婴搴旗枹鼓之任者。夫家人子起田间，非素养者，间有轩奇抱壮心，尚欲鸣剑伊吾，一当要害，为天子请缨系名王。乃介胄世禄之子，不思绍乃祖父，庶几自树尺寸，卒多狃于豢养，举冠裳而弁髦之，其无所督习之效，不亦可睹见乎。或云：

"其责不专在下也，无亦未有以倡而作之者。"于是兵羽少间，谋之行阃监抚郡佐，取武经，校而锓之，俾兹一方之官校子弟习焉。夫兵之谭，匪易易也，上将用之以道，中将用之以法，其次用之以幸。孙子言："道者，今民与上同意。"即《阴符》言："天生天杀，道之理也。"法则本之道，以施于用，使后世有所持循，能奉此以行，亦可以知胜负矣。荀卿非醇乎道也，所谓五权三至六术，而处之以恭敬无旷，以之为天下之将，其亦庶乎兵之道矣。然则法者迹也，道者所以用法者也。概之七书，纯驳相半，道法寓焉。此之剞劂，所愿为边圉树将材与？愿汝将家子之自树者，意盖在此。(《明农山堂汇草》二)

〔补〕《兵政集训》三卷　《明农山堂汇草》三。

未见

〔补〕光镐《自序》：今之谭兵者，必曰司马法，司马法云。无论不喻其义，且至于书无所睹记，猥云霍骠骑言方略何如耳。何至读《孙吴兵法》，其无所习见于步伍行阵者，谬以李广简易，程不识烦扰为言，是将尽古人之法而刍狗之，故每见介胄之士，桓桓握槊，平居矜斗乐战，一旦俾之勒兵统卒，冥然且不知攻守之大致也。嗟乎！天地间事，必有法，无文武巨细精粗一也。学者循其迹，悟者超于神，故未有不习而能悟者。国家诸制大备，凡刑狱钱谷典章，靡不时广厉而饬新之；惟兵法则寥寥，二百载未见有施之训肄者；岂真以千万年，承平无所庸于武事也，亦不然矣。夫南北边鄙，晏然可不语兵，脱一旦有事，则蓄之不豫，求之仓卒将安施之。余猥有事于西南夷，见诸所建旗鼓者，楚楚多颇牧材，以故克成南服；然亦属于天幸尔。既暇，率所辖戍卫武弁子弟，属有司群而教之。问古之兵政书，云"边鄙地无有"，且不知田穰苴与孙吴诸家为何物。即其书在矣，太史公谓其文少闳廓深闳，故具未暇用也。如汉文成、曲逆二氏，次兵法百八十二家。孝武帝时，任宏论次书为四种，今皆不少概见，惜哉！李唐以后，类多讹书，难以尽用。间阅经传子史诸家，凡有切于兵戎之事者，摘其要汇为三卷，名曰《兵政集训》，出而梓之；非徒以广荒陲之耳目，亦因以自考所事，庶几不悖于古人成训与否。夫兵非易谈也：上将用之以道，中将用之以法，下者用之以幸。阴符言"天生天杀，道之理也。"法则本之道以施于用，奉此以行，亦可以知胜负矣；若不知有法，行且悖道。乃遽使之婴旗登坛坫，推毂以出，何异委爱子于庸医，以封疆为博进，必无幸矣！古今士大夫于司马孙吴兵法，为谈者非不多；然其善用者不少概见，故赵之长城，马之街亭，房之陈涛，非不知法，不知道

也：古今得失鉴观，或者其在斯乎？周光镐序。（《明农山堂汇草》三）

宗颐按：周国雍有《征南纪事》，已载史部。此《武经考注》、《兵政集训》二书，据国雍《自序》，盖亦南征时所作。国雍雅以知兵自负，目击当时介胄世禄之子，狃于豢养，未能继武先业；而世之言兵者，尤多迂阔支离之谈，莫适于用。乃为校刻《武经》，摘录古训，俾子弟肄习，明达守御之法，以防边圉。今其书虽不传，然观其《序》文，亦可知明之中叶，士夫狃于晏安，武备废弛，国家已无抗敌御侮之具，其亡也固不待李自成之长驱东下，直捣幽、燕而后见也。

丁氏日昌《炮火图说》　光绪《丰顺县续志》六。

未见

〔补〕《西洋兵略》　《丁中丞别传》。

未见

〔补〕翁氏兰《武备纂要》　《潮州文概》四。

未见

〔补〕《潮州文概》四：翁兰拟《重修潮州府志序》，翁辉东按：先师佩秋先生，生平最关心于海防武备，所著有《武备纂要》、《海防统论》二书。

饶氏宗韶《兵家入门》一卷　新修民国《大埔县志·艺文略》。

存

《城守须知》一卷　新修民国《大埔县志·艺文略》。

存

《练兵须知》一卷　新修民国《大埔县志·艺文略》。

存

《阵法须知》一卷　新修民国《大埔县志·艺文略》。

存

《铸炮图说》一卷　新修民国《大埔县志·艺文略》。

存

法家类

明

陈氏一松《棘寺平反》一卷　《玉简山堂集》六。

存　《玉简山堂集》本。

一松《自序》：今之大理，即古士师廷尉之任，位备九列，职与平反，为朝廷执法之司，盖与尚书比部御史大夫院并称为三公。凡内而庶狱，外而录辟，狱具送院，引纪法，议当否，转闻取旨，苟或未当，虽屡驳而不以为过。若该司有所持不下，重则参官，轻则提吏，载在会典者，至森严也。故明元之称无冤之颂，诚自古重之矣。但辇毂之下，狱多成于罗织；而居是官者，又卒岁迁去，类以长者眷望。余承乏，闻先朝王恭毅公守廷尉有声，乃取其驳稿而谛观之。一字诖误，辄反不少吝。自惟谫劣，无足当恭毅；然字语差错，第潜授吏人易之；独于剖律析例，始封驳焉，所驳仅十之三耳。彼疆有势力者，顾以好辩而罪我矣。夫平反，廷尉职也；吾守吾职而已，知我罪我奚计哉。于是录而存之，以俟夫知者，庶不以为罪云。万历九年冬阳至日，乔东陈一松书于玉简精舍。(《玉简山堂集》六)

锷按：乔东为大理寺卿，在隆庆壬申二月（见刘子兴《奉贺大司空乔东陈老先生特膺恩命荣褒三代序》），至明年癸酉九月，晋工部侍郎。凡居廷尉，首尾共一年六月。此则其在职批驳本寺及各省之案也。《县志》称“乔东居官，不迎合上意，亦不为刻核。”今观所驳各案，酌理准情，多所平反，不惟心存好生，本之忠厚；而格条字句之间，亦不惮详明校正；斯真折狱之老吏矣。

宗颐按：陈声爵《玉简山堂集·跋》，言公官大理寺卿，不避权贵，于庶狱多所平反，都为一卷，署为《棘寺平反》；特冠序于简端。其书今无单行本；惟重刻《玉简山堂集》卷六载其全帙，凡日行驳稿二十八条，外详驳稿十九条。日行驳稿者，乔东为大理寺卿时，批驳本寺呈核刑部

各司发审案件也；外详驳稿者，批驳外省开详案件也。

周氏光镐《韩子选钞》　《明农山堂汇草》二。

未见

光镐《自序》：班固谓“法家者流，盖出于理官；乃刻者为之，至于残害少恩，伤亲薄厚；则申韩法术之书，宜其摈而不使之行于世也。”窃谓不然。今夫养生以粱肉，俄而疾病，则粱肉不可缪以为常也，必徙而用药石。病已，则所以御粱肉者如故。越人有母病者，其子不以医视，而奏母以呼西方摩诃之号，谓慈悲可以济苦度生也，此大谬不然矣。故法者，整齐画一之具，攻邪救弊之需。术则察虚实，审缓急，明标本之妙用。法其方书，术乃医者之意也。古人相鲁，亟行两观之诛；相周，不废三叔之辟；非其操法一而用术明乎。至于惨刻少恩，舍仁爱而一任刑辟，卒使元气雕残，身为大戮者，则岂尽法术之故哉？良由所用意非也。于此而欲尽舍其法术，一以仁柔呵煦为之，则亦佞佛而望母瘳；日进粱肉于泛痾者之前：必无愈矣。韩公子愤时疾弊，务在阐明刻核攻察击辩；其言不一而足；其意则戒浮淫，务本实，明赏罚，督耕战，君操其权，臣矢其虑，尽破当时诈欺怠谩之习，不深刺切中不止，盖隔一垣而洞见人五脏腑者；其文则猋腾横佚，奇诡峻洁，波荡飙生：谓非先秦之国手不信。余早岁喜之，既为理官，辄舍去。丙戌岁，再以守吏入计，恒自悼其碌碌往返也。又窃有慨于时弊，则深愧汉人上计簿具文之语焉。舟行多暇，偶取阅之。惟时溯流巴江，楚峡间峭壁干霄，下临无际。江流自岷峨来数千里，汹涌澎湃；所过触穹石，轧盘涡，涛激湍喧，洞壑悲响，未尝不愕眙而褫魄也；则仰而叹曰：“非是奇也，何足以当之；然其险亦犹是也，君子其慎所由哉。”因选录一帙。盖亦孟坚所言：“舍短取长，可以通万方之略”之意云。又二年戊子南服之后，因叙而授之梓。（《明农山堂汇草》二）

清

陈氏泰年《潜州信谳录》二卷　嘉庆《潮阳县志》十六《循吏传》。

未见

嘉庆《潮阳县志》十六《循吏传》：陈泰年，字式瑞，号东溪，登乾隆丙辰经科。年六十余，受浙江于潜令，兴利除害，备极忧劳。宰潜三载，以病乞归。抵家仍设教叠石山房，著有《文集》四卷，《潜州信谳录》二卷，藏于家。

锷按：东溪陈大令泰年，叠石先生英猷同怀弟也。当先生设教叠石山时，大令年尚幼，依兄讲习最久；故大令之学得自先生为多。及大令弃官南归，先生业已前卒；而大令仍设教于叠石山者，盖不忘先生讲学故也，而欲以家学渊源，津逮后学。其笃于友爱，与其为学之盛心，即此可以见矣！先生讲学之地，曰咸虚斋；大令讲学之地，曰志道堂：见大令所撰《叠石山志道堂记》，此《潜洲信谳录》，及《文集》，《阮通志·艺文略》不著录。忆宣统初元，余至潮阳，曾与大令后人游，询以此书及叠石先生易学，云《信谳录》，家有写本，当时匆匆未及借览，今沧桑屡易，又不知其稿尚存否？

〔补〕何氏如璋《管子析疑》三十六卷　《茶阳三家文钞·何少詹文钞》。存　写本，未梓。

〔补〕如璋《自序》：结绳之治，易为书契，文字兴焉，道术著焉，唐虞以前尚已。《尚书》所载《典谟》、《训诰》及誓命之辞，类皆史臣所纪述，未有著书明道，成一家言以诏后世；有之自管子始。（《六韬》、《鬻子》皆伪书）管子承太公之遗，所学出于《周礼》。迹其相齐四十年，九合诸侯，一匡天下；本生平所规画者笔之于书；故能综贯百王，不名一家；要厥指归，皆可施于实用。苟得王者之心以行之，虽历世可以无弊。夫子亟称其仁而许之曰人，讵非以人参天地，不能践形者不可为人。如管子者天壤不可少之人乎？周之东也，王纲不振。齐桓首创伯图，尊周攘楚，微管子之力不及此。晋公子在齐七年，凡仲所设施，身亲见之。及返国得位，师其法，继齐称霸，子孙世守主盟中夏者百有余年，不可谓非管子之流泽也。故其书递相传习，下至战国挟策干时之士，无不依托管子而寖失其真。汉兴此书盛行，惟贾生独窥其要。晁错治法家言，而亦时遵其说。史迁曰："余读管氏书，详哉其言之也。"盖当时最重其书，民间无不读者。迨汉武帝罢黜百家，稍稍衰矣。成、哀间，向校秘书：取中管子书三百八十九篇，太中大夫卜圭书二十七篇，臣富参书四十一篇，射声校尉立书十一篇，太史书九十六篇，合中外书以校除复重四百八十四篇，定著八十六篇。观序所言，除复重，不别真伪，遂使外书依托者杂厕其间，为此书累，是则子政之过也。向言管子书务富国安民，道约言要，可以晓合经义。意子政当日所见，尚无伪书也，否则如《重令》《法法》等篇之芜秽驳杂，何以称为约乎？又何以晓合经义乎？《汉书·艺文

志》管子列道家，《隋书·经籍志》乃列法家，殆汉儒所传习者为真管子。迁流日久，但有向所校定之本，史臣不辨其伪，竟列之法家。首论者乃诋讥为杂霸，至以管商并称，偵矣。夫管子之学，周公、太公之学也。管子所传之道，五帝三王之道也。其言礼义廉耻，则治世之纲，安民之要也。其言术数权谋，则措施之准，制用之宜也。本书具在，可考而知也。俗儒不察一切，鄙而弃之，反以空言为经济；是率人背道而驰，使三代下无真治术也，良可慨已！《史记》列传以管晏次伯夷。夫伯夷让国，由世家而列传也。其扶义俶傥，立功名于天下者，三代以来，实推管子为第一。晏子固齐人也，子长心慕脱骖，因附之于仲，此史迁之微旨也。叶氏水心曰："山林处士，妄意窥测，借以自名。王术始变，而后世信之，转相疏剔。幽蹊曲径，遂与道绝。"其以管子为有合于道也，所见诚有卓然者。余尝取管子而孰复之：治心曰"中和"，治身曰"恭敬"，爱人曰"同其好恶"，富国曰"权其重轻"，服远睦邻曰"修其德礼"。以区区之齐在海滨，因时立制，本周官之法而会其通，不泥古，不随今，施之一国而有余，放之四海而皆准，即俟之百世而不惑。《枢言》曰："道之在天者日也，其在人者心也。"一语而抉道之大原，固无所之而不当矣。旧本真伪相杂，讹谬相仍，读之令人沉闷。旧附房注，或以为尹氏疏解浅妄，疑坊间所伪托。刘绩补注，殊少发明，朱长春《管子榷》，了无精义；王氏《读书杂志》所校正者，稍有依据，然不过十得一二，欲辨晰之而未有暇也。乙酉秋，谪居塞北，杜门不出，乃得详加研究；伪者别之，讹者正之。旧注乖谬者疏通而证明之。积六阅月成《管子析疑》三十六卷，讵敢谓遂得此书要领乎？但举平日析疑者为之章分句析，引其绪而别其真，其固私衷深为欣幸者。自忖学殖荒陋，行箧苦难得书，偶有引据，恐多谬误。惟望博雅君子纠其失，益开其疑，俾此书之真，大明于三千年下，凡读者有以睹厥指归，不复致疑管子；所裨于道术者，非浅鲜也，夫岂特一人之私幸哉？（《茶阳三家文钞·何少詹文钞》）

宗颐按：《管子析疑》，据何氏《序》称："盖取平日于管子有所辨释者，为之分章析句，引其绪而别其真，编成三十六卷。书成于乙酉。"其时少詹被谪军台，则当在戍所作者也。

林氏达泉《节录历任堂谕》

存　写本，未梓

黎庶昌《台北府知府循吏林君墓志铭》：君讳达泉，字海岩，广东大埔人。咸丰辛酉举人。以在籍团练议序知县，累保擢江苏直隶州知府。为人精敏纯白，勤于吏事；尝一署崇明知县：县俗善讼，前任者多选耎不治事；君至案牍坌集，积盈架档。书吏以白实阴铦君；君曰“诺”。明白辟堂皇，纵民入观。手判口决，巧健替进。更唆互讼，承伺颜色。君逆折机牙，使不得发。前者辞穷，后者大畏。相顾愕眙，私共惊叹，老吏弗如。旬月未浃，词讼杀减，民志率服。期年，调署江阴，治法一准崇明，民誉翔起。又明年，调补海州：州故盗薮也，当岁五六月尽，禾黍满野，群贼出没，剽劫莫可谁何。君布设方略，躬自逐捕，尽钩置渠首致诸法，党羽解落，犬吠不惊。旁及民隐，艺桑树麻。早夜孜孜，如勤其家。又广为教条；诱民以礼，民益爱之。光绪元年，廷议改建台湾淡水厅为台北府；特旨诏授君台北知府。戊寅三月入台治事，百度劭新。莅台八月以疽发于背卒，春秋四十有九。事闻，诏宣付史馆，列入循吏传。（《续碑传集》四十四）

〔补〕金武祥《粟香随笔》四：近年令江阴者，以林君海岩金君螺青为最著。林君达泉，潮州人，勤敏有为，百废具举。申港之季子墓祠经乱尽毁，林捐廉为唱，请于大府，饬工程局到县兴修。后擢台北知府，病卒。

锷按：林海岩太仆达泉，少与同邑何少詹如璋齐名，并以古文之学通达治体。少詹曾出使日本，折冲樽俎，颇著声誉。太仆则浮沉守令，竟积劳抑郁以终。然太仆治绩，固以昭昭在人耳目。闻太仆精力甚强，所至郡邑，举凡文移案牍，多躬自处理，绝不假手幕客。故历任繁剧，积稿颇夥。此书乃就堂谕一门，录要删繁以成编，而以令崇明时作为多。

卷　九

子部农家类

清

郑氏之侨《农桑易知录》三卷　　嘉庆《潮阳县志》十六《循吏传》。

未见

之侨《自序》：地土一也，势有高下，而燥湿肥瘠异；民风一也，力有强弱，而勤惰丰啬殊。列子曰："有形者，生于无形。"天地人参之为三才。天之生物无弗同也，而土地、民风可知矣。圣人疆理天下，相其土宜，权其人力；缺者补之，塞者通之；而高与下齐，弱与强合；阴阳和而风雨时，刚柔剂而物产出：其农桑之道乎？夫衣食操生人之命，一岁不耕不织，受之饥寒；山农播种之书，盖可忽乎哉！昔周以农桑开基，《书》陈《无逸》，《诗》作《豳风》；良以耕于井邑，即可游于党庠。士大夫公堂之跻，半出于农，此农之所以重也；而蚕事与农并重。天下无不桑之地：郑、卫界属河南，桑土桑中，业有明指；山东隶于青齐，孟子对齐君，务农必及树桑；则知农桑之业，民之本也，国之经也。若谓五谷偏盛南方，丝蚕独擅浙省，则如《诗》所咏"柔桑"、"苞桑"，《尚书》所传"桑土是蚕"等事，岂其诬哉？欲谋民命，辄以燥湿肥瘠之土壤，判人事之丰啬，而谓宜农不宜农，宜桑不宜桑；人失其利也，地岂为之任咎哉：盖地有宜，人能择之；人有其巧，地能显之；何分

土分民之有焉？余生长海滨，农桑素略讲求。每就人情之所近，推测物理之自然；参以典籍，访之老成，谬编一帙，颜之曰《农桑易知录》；盖欲使民易知则易行，足衣食而兴礼义，庶可上慰圣天子教养元黎之至意也。程子曰："一命之士，苟有心于爱物，于物必有所济。"余思必有济而后用，我爱虽济，而爱亦仅矣。因不揣固陋，锓于木而布之，俾山村僻壤，习之而好；好之而业盛；业盛则天下同风。朱子曰："教他有饭吃，有衣着，五方各得其所；然后可去教他。"余亦遵此意也与！是为序。（嘉庆《潮阳县志》十八）

翁氏兰《蚕桑述略》　　《翁氏家谱》三。

未见

医家类

刘氏昉《幼幼新书》四十卷　　《宋史·艺文志》六。

存　日本枫山秘府藏明人墨书真本，南海胡氏藏明万历重刻本。

李庚《序》：医家方论，其传尚矣。自有书契以来，虽《三坟》之言，世不得见；而神农《本草》，黄帝《内经》，乃与《宓牺》之《八卦》，绵历古今，烂然如日星昭垂；信乎药石不可缺于人，而医书尤不可废于天下。或者谓"医特意耳，不庸著书"；唐史臣以此剧口称道于许嗣宗，殊不知张仲景、孙思邈辈，率千百年而得一人。使其方剂之书不传，则医之道，或几于熄矣，是或一偏之论也。湖南帅潮阳刘公镇拊之暇，尤喜方书。每患小儿疾苦，不惟世无良医，且无全书。孩抱中物，不幸而殒于庸人之手者，其不可胜计。因取古圣贤方论，与夫近世闻人家传，下至医工技工之禁方，闾巷小夫已试之秘诀，无不曲意寻访，兼收并录，命干办公事王历羲道主其事，乡贡进士王湜子是编其书。虽其间取方或失之详，立论或失之俗，要之皆因仍故文，不敢辄加窜定。越一年，而书始成。惜乎公未及见，而疾不起。公临终顾谓庚曰："《幼幼新书》，未有序引。向来欲自为之，今不遑及矣，子其为我成之！"庚曰："谨闻命！"呜呼！学士大夫，公天下以为心者，几何人哉？平日处念积虑，无非急己而缓人，先亲而后疏。物我异观，私为町畦，其来盖非一日。昔我夫子助祭于蜡，出游鲁观之上，喟然发叹，以为"大道之行，天下为公。"故人不独亲其亲，子其子。夫子之叹，盖叹鲁也；然而天下后世，岂止一而鲁已哉？滔滔者，皆是也！东汉人物如第五伦者，悃愊无华，质直

好义，似若可然也。意其设心，必有大过人者。至于或人问之以“有私乎?”伦则曰：“我兄之子尝病，一夜十往，退而安寝；吾子有疾，虽不省视，终夕不寐：自以谓不能无私。”夫以兄之子尚若尔，况他人之子乎！以第五伦尚若尔，况下伦一等者乎！宜乎夫子之叹之也。今公之为是书，使天下之为父兄者，举无子弟之戚；少有所养，老大所终。家藏此书，交相授受，渊源无穷，其为利顾不溥哉？以此知公之存心，非特无愧于今之人，抑亦无愧于古之人矣！绍兴二十年九月既望，门人左迪功郎、潭州湘潭县尉、主管学事、巡捉私茶盐矾，李庚谨序。

楼玮《跋》：庚午仲秋，潭帅刘方明以疾不起；仆摄帅事，问诸府人：公治潭久，凡所兴立，不为苟且计，得无有肇端既宏，偶未就者？于是以《幼幼新书》来告。索而观之，则古今医家之书，若方与论为婴儒设者，无不毕取。包并总统，类聚而条分之；如适通寰，百货俱在；如开藏室，群玉灿然。随所宜用，必厌其求。噫！昔好事人得一名方，椟藏谨守；虽父子誓以不传。方明于此，顾能穷探博取，萃为成书，锓板流通，与世共宝，则其用心亦仁矣哉！因命趣工以成其美。又集故传宜子诸方，列系于左为第一通云。十一月六日右朝散大夫、荆湖南路转运判官、权潭州军州事，楼玮谨跋。

陈履端重刻本《序》：医，兵也；小儿病，弱国幼主被敌也。质柔脆，易侵难禁，且不能自达，难测而易起疑。故治小儿病，辅弱国幼主而御强敌也。不有祖述，即山甫、方叔，不免浪战；即胜犹幸，况不胜乎？宋本《幼幼新书》，心保赤子；具本，具末，具变，悉中肯綮，得吕牙、孙武制胜合变之玄机，诚医家韬钤之选也。板经兵火，亡失已久。即本世惟存二：一留中秘，远不可得；一属钱氏，闷不可求。端世幼科，传自白下。先子枳田痛婴儿多抱期颐而夭襁褓；宏修前学，靳靳若不逮。购得不二，端髫时捧读心慕，更求无获。而钱氏故本，转归云间顾研山氏，端因黄清甫河水为介绍，怀资偕某恳得之，与某各藏其半。顾本合南北宋板，复缺三卷有奇。端神祈广询一恒徐永锡氏有质本，抄得其全。玉庵杨大润氏欲抄而索之，某竟秘，以烈焰辞。阅岁徐本归古歙程大纲氏，复往抄之，始获睹全帙，深慰天幸，且笔且读，领其要略。会见世医伤寒家，无分七热风食，辄以伤寒治；问之，曰：“不尔何以身热如炙也。”疳积家无分五疳虫食积聚，辄以疳积治；问之，曰：“不尔何以面黄腹胀肌羸也。”惊悸家无分痘疹痫痓风痰蚘厥，悉以惊风治；问之，曰：“不尔，何以涎潮搐搦戴目也。”昧日用，偏仁智，治多夭阏。目击其弊，知不可户晓也，鄙心恻然，欲以书传布而广济之。载易寒暑，删繁

理乱，裁初本十之三，稿凡四易，卷四十，总五百四十七门，便简阅也。倾资采梓，数字偿值，手录授工。首事两月，食木者六之一。同志如某者杂以力助，完卷可冀：庶乎家世者不袭故名而妄投；崛起者不至无章程而杜撰；师门授受，不至秘而不传。传人人祖述，病者起，生者延，夭者寿。仁术广开，惠泽宏溥。远宗作者之谟，近继先子之志，一生苦心尽是矣。虽然，病有机变，方贵合宜。运用之妙，存乎一心。书犹筌蹄也，亦犹兵家时日异宜。戎蛮异性，器械坐作，非胶柱也。尤有进焉，大率脑麝牛黄，暨石药悍剂，皆不可轻用。医家每以网利而重投，病家每因慕名而甘恋；不知厚味一进，引寇入肝脾心脏，牢不可拔，遂为儿异日害；虽鹊缓莫能施其术，此又世之大戒也。故更以鄙见，拟别录《本草》辅之，见古方不可执一云。万历十四年太岁丙戌端阳日，古吴陈履端谨序。

石子孺《序》　　（不录）

王世贞《序》　　（不录）

王问后《序》　　（不录）

刘凤《序》　　（不录）

张应文《序》　　（不录）

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十三：《幼幼新书》五十卷，直龙图阁知潭州刘昉方明撰集，刊未毕而死。徐琦寿卿以漕摄郡趣成之。

陆心源《皕宋楼藏书志》四十六：案楼琦，《解题》误作徐琦。刘昉字方明，广东潮阳人。绍兴中知潭州兼荆湖南路安抚使，与干办公事王历羲道、乡贡进士王湜子是同编；既刻三十八卷而昉卒。楼琦以转运判官摄郡事，续纂《历代求子方论》冠于首。《四库》医家类未收此。明万历重刊，凡分四十门：曰求端撰本。曰方书叙例。曰病源形色。曰形初保育。曰初生有病。曰禀受诸病。曰蒸忤魃啼。曰惊潮狂因。曰惊风急慢。曰惊痫噤病。曰痫论候法。曰胎风中风。曰伤寒变动。曰咳嗽诸病。曰寒热疟瘴。曰斑疹麻豆。曰诸热痰涎。曰热蒸汗胆。曰寒痛逆羸。曰症癖积聚。曰五疳辨治。曰无辜疳剧。曰诸疳异症。曰诸疳余症。曰吐哕霍乱。曰泄泻羸肿。曰滞痢赤白。曰诸血淋痔。曰三虫癞疝。曰水饮鬼疰。曰眼目耳鼻。曰口唇喉齿。曰一切丹毒。曰痈疽瘰瘿。曰疮疥疥癣。曰头疮冻痱。曰鲠刺虫毒。曰论药叙方。每门又各分子目。原序云："四十卷"；《解题》作五十卷者，误也。

涩江道纯森立夫《经籍访古志补遗》：《幼幼新书》四十卷，目录一卷。

（明人墨书真本）枫山秘府藏。首有门人李庚绍兴二十年《序》，末有绍兴上章敦牂石才孺《后序》及楼璹《跋》。每卷首举子目。栎窗先生《跋》曰："此刘氏真本也。明万历间，一妄男子肆意删改之，弇州王氏序而传焉，以故原书晦尚矣。幸家君借完帙于秘府，乃明人墨书。每卷首尾有二印：曰'中山世裔'；曰'和阳刘氏奕世儒医'；岂其方明氏之后与？家君命弟子静毅叔、士颂、士恕门人数辈，抄而得之。世哑科仅获刊落之余，犹以为至宝。今睹此本，又复何如！"按此本校之宋椠零本，行数正相同，知是明人从宋椠誊录者。又有万历陈履端刊本，删却居半，所谓一妄男子者也。又第三十八一卷（宋椠本，聿修堂藏）：每半板高七寸一分，幅四寸六分；左右双边，十行，行十六字；版心有剞劂名氏；卷首尾捺颐神印。（与荻野本外台所捺同）按此本纸质与荻野本外台相同，其为宋椠无疑：惜乎所存仅此！

锷按：刘昉字方明，知州刘允厚中子。徽宗宣和三年三甲进士。历官龙图阁学士，湖南安抚使。（见光绪《海阳县志·选举表》，及《允传》末。其知潭州，志传不载；惟东津《刘氏族谱》言其尝为是官，与《直斋书录解题》合。）《幼幼新书》乃刘昉摭拾古今小儿病证方论以成书，故曰《幼幼新书》。考《经籍访古志补遗》，称"抄本《龙木总论》第一卷至第六卷，载七十二证方论，与《幼幼新书》所援相符。"（《新书》中有《龙木论》四卷）又谓："今本《颅囟经》多脱误。《幼幼新书》所援，亦有足是正者。如初生小儿一月内乳痢如血证一条，治孩子脱肛方二道；皆经中所不载，尤宜补录"云云。是刘氏此书，其有裨于古医书之考证者多矣。此书明时藏书家多有藏本，今则传帙甚稀。除日本枫山秘府所藏宋椠写本外，以余所知南海胡氏有明万历重刻本；盖即陈履端删本也。然吾潮宋人著述之传于今者，唯此书为最完善。苟有好事者，搜访重印，不独于保赤之功，为利甚溥；即就一郡文献而言，亦可谓显硕果于仅存者矣。

宗颐按：《幼幼新书》，今所流传者，为明陈履端删刻本。宋时楼璹原刊本，清黄荛圃求古居曾藏之。书七卷，又内抄一卷；共七册。见《求古居宋本书目》；余则无闻焉。日本枫山秘府所藏则为明人墨书本，亦非原刻本也。考此书，明人多有藏者：《文渊阁书目》十五，《绿竹堂书目》五皆著录，咸称书十三册，与《求古居宋本书目》作七册不符。

疑求古居所藏者，亦非完帙也。

又按：《绛云楼书目》三，《国史经籍志》四，著录此书，并作五十卷。考石才孺序云："揭阳刘公帅荆湘，曾命编集古今医书中小儿方剂之说为一书，总四十卷，目曰《幼幼新书》；既成三十八卷，而疾不起，漕使四明楼公（即楼璹）命亟迄其事。因合后二卷为一，复纂历代所述《求子方论》为一卷，冠其篇首；阅月而书成。"是此书实四十卷。《绛云楼书目》及《国史经籍志》作五十卷非是。

明

熊氏宗立《集医便宜》　谢纪《养心闲集》。

未见

谢纪《书熊氏医方》：人生于世，能修诸己，无德及人，亦徒善而已。古云："达则为良相，不达则为良医。"盖以其有及物之功焉。熊氏研精推《素》，凡乡邑之遘疾者，无贵贱贫富，无大小远近，有告必赴，赴必验其疾"表里"、"虚实"、"新故"、"浅深"、"重轻"、"先后"，而投以善剂。或攻或守，或砭炙体洒，无不应手取效；惟存心济人，而不计其资之有无。乡人德之，善誉日彰，阴功日积，岂不与良相同归乎？（《养心闲集》）

锷按：熊宗立，旧府县志无考；谢氏纪赠诗称曰鳌翁，鳌，或其字也。

盛氏端明《程斋医钞撮要》五卷　《万卷堂书目》三，《千顷堂书目》十四。

未见

《千顷堂书目》十四《医家类》：盛端明《程斋医钞撮要》五卷。

锷按：《明史・顾可学传》言："端明家居十年，自言通晓药石，服之可长生。由陶仲文以进与可学；二人但食禄不治事，供奉药物而已。"《万姓统谱》亦载"其为礼部侍郎备顾问时，尝对上以摄生要法，不过寡欲为本"等语；盖端明于医术，固素所深研；观陈一松祭端明公文云："公年八秩，形神精宁，谈饮逾壮。"（见《玉简山堂集》二）是端明所学长生之术，其施诸已者固大效矣。《经籍访古志补遗》载日本高阶经宣藏

有端明手写演山省翁《活幼口议》二十卷，末署嘉靖二十二年夏六月二十五日誊完集录，嘉靖癸卯夏四月朔玉华山人盛端明书。考嘉靖癸卯，即嘉靖二十二年。其时端明已晋位礼侍，乃能以蝇头小字写此二十卷之书，足见其抄辑之勤，与精力之过人。史谓其食禄不治事者，以此推之，当或可信。此书《医钞撮要》，今虽未见传本，例以所写《活幼口议》，意亦供奉内廷时所抄撮也。

清

〔补〕丘氏集勋《调元捷径》　　同治《大埔县志》十七《耆德传》。

未见

〔补〕杨氏凤来《身心宝鉴》　　阙名《凤来公传》。

未见

〔补〕阙名《凤来公传》：公讳凤来，字营若，号仪廷。康熙壬申游泮，癸酉援例完贡，以训导职衔居籍候选。为文举笔立就，手抄弦传子史数百卷。著有《行乐轩艺》、《身心宝鉴》，藏于家。（《百侯杨氏文萃》卷中）

饶氏宗韶《医脉秘要》一卷

存

〔补〕黄氏炜元《医学寻源》五卷

存　民国三年天生馆家刻本。

〔补〕炜元《自序》：天地之盈虚消长，系于《易》；生人之悔吝吉凶，亦系于《易》。《易》也者，所以明天地之道，宰生人之权者也。若《易》理不精，曷足以知盈虚消长；《易》理不晓，曷足以通悔吝吉凶。神农百草，卢扁千方，流及至今，真传渺渺。庸医杀人，托名渔利，所在皆然，何足道哉？君子曰："彼不知医也；彼不知医，即不知《易》也。"夫人亦始乾坤而后六子。自八卦定位，先天出其中，后天出其中。而《河图》、《洛书》，姑无论戴九履一，左三右七，二四为肩，六八为足；又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无非发明乾坤八卦之旨，以为寒暑虚实之确证也。余自授黄岐《素问》，刻刻以济人利物为务。深究乎经络条贯之源，熟察乎血脉流通之理。天之有春有夏有秋有冬，人即有寒有暑有虚有实。其心肝肾肺

脾命，六宫所主，皆由六气而成；所以得其生生不已者，富贵寿考福祉康宁，皆天命有德，莫之为而为，莫之致而致者也。下此则有刚者柔者强者弱者；故天之时有不同，人之气亦有不同。烈风猛雨，一时拔木偃禾者，天之暴疾也；头晕目眩，一时废食忘餐者，人之虐疾也。天无惠日祥云和风甘雨以补之，无以成其为天；人无奇方妙药瑞草灵芝以益之，亦无以成其为人。故文王作《易》，而廉、来之疾以除；周公作《易》，而管、蔡之疾以去；孔子赞《易》，而少正卯之疾以清。此三圣者，皆能治一身之疾，一人之疾，一国之疾，天下之疾者也：余敢不明言之哉？余观古今言医之书，连篇累牍，不下千万卷，有如汗牛充栋；令人披阅，目忙手乱，无路可寻。余特为按《易》之阴阳次序，以得其寒暑虚实之源。简活易明，寻源易得。其书所有可以遵从者，余则累辑以存之，使人不失其本也；其书中所无，其症所罕出者，余则裨补以发明之。勿使寒者但知其寒，误医以益其寒；暑者但知其暑，误医以益其暑。其如虚者不知血虚生热；实者不知气实生寒：虚实混淆。韩子云："所谓以之昌阳引年而欲进其稀苓也。"噫！可胜慨哉！余是书之出，体《易》之精，究《易》之蕴；不敢背乎阴阳，不敢违乎寒暑；而五藏六府，皆本乎五运六气，君臣佐使，一一括乎寒热温平；体用并备，俾人人易明易晓者也。原其名曰《医学寻源》，未知有当于世否耶？区区之心，愿质诸高明。是为序。（《医学寻源》卷首）

〔补〕罗光蔚《序》　　（《医学寻源》卷首）（不录）

宗颐按：黄氏《医学寻源》，余曾见之，凡五卷：第一卷《阴阳五行图说》及《脉诀》；第二卷《论经络病症》；第三卷《药性总义》及《治法》；第四卷《长沙杂症》及《汤头歌诀》；第五卷为《时方歌括》，首载《医学寻源论》及《卦歌》，末附《症论医案》。炜元一字晖史，大埔人。

何氏叔夷《医宗集览》

存　未梓。

《儿科秘要》四册

存　已梓

天文算法类

清

杨氏其琛《天学易知说》　　光绪《海阳县志·艺文略》。

未见

光绪《海阳县志·艺文略》：《天学易知说》，国朝杨其琛撰，未梓。谨按：其琛号韫田，邑诸生；通中西算学。

饶氏宗韶《测算入门》一卷　　新修《大埔县志·艺文略》。

存

术数类

清

〔补〕王氏金铉《历书》　　杨钟岳《寒华堂文集》。

未见

〔补〕杨钟岳《序》：王子金铉，言貌古拙；初挹之若鄙朴寡文者，及与论星历之书，洞悉靡遗，真有得古圣衍画之旨；即起康节、子云、一行、守敬诸人于今，吾知其必合也。窃怪俗人往往笑之，则以言貌古拙耳。夫取人惟言貌，不益令子羽抱恨终古哉！余知王子十有余载，日月迭更，风雨多故，未尝不服王子之能推测审量，毫厘不爽。王子儒宿也，因不得志于有司，而究心星学。其于天地人之理，语无不精，用无不宜矣。兹编成一书，以为世用。君子观其书，益伤其遇而嘉其志，谓是足以传王子矣。余爰序而梓以行之，俾为贤者所识，无为俗人所笑。（《寒华堂文集》）

〔补〕蔡氏本江《地理辨正求真》四卷

存　光绪壬辰粤东儒雅堂刊本。

〔补〕本江《自序》：地理之由来久矣。青乌家言汗牛充栋，总之不离乎峦头理气者近是：盖峦头者，地之形也；理气者，地之用也。善观地者，因形以察气，因气以测理，因气中之理以定吉凶，斯得之矣。然峦头理气以《青囊》为宗，业斯术者，孰不讨论讲贯？乃童而习之，至老弗省，岂古人故

为是欺人之语哉？彼其所传者非真传，而所学者非正学也。丁亥之秋，客游奉天；见山西人作会馆用法甚异，询其鉴造，乃金姓讳龙、号在天师，钦天监院人也。投刺请谒，往来谈论，迥出寻常，心甚讶之。及束脩执弟子礼，始授《青囊》一书，俾诵习焉，阅十昼夜不得津梁，因请益。师曰："《青囊》自留侯而后，其法遂湮。唐永徽中，河中闻喜县有丘隐公者，与民间扦作，常有星气交现其间，玄宗患之，下诏捕求，遍索民间弗得。后原其罪，召至阙下，尽呈所学，官其人而藏其书。又恐民间有善明其术者，乃诏一行禅师，伪作铜函以乱其真。自是而后二百余年，不复有正经矣。僖宗末年，巢寇犯京，中秘狼藉。杨、曾二公适在军中，得丘公所进秘书，遁归江右，以术自娱。后著《天玉》以授曾公安，著《都天》以授黄居士，著《奥语》以开地学之源。又恐蹈丘公覆辙，故用颠倒排星，关天关地定雌雄之诀，移贫就富。此天宝秘笈之书，峦头理气合一之秘也；非人不传，彼俗学乌乎知之？"予闻之不禁洒然汗下；因念十年功苦，空怅迷津；今幸遇名师，敢仍觌面相失？悉心讲求，无间寒暑；几杖追随三历年所，师鉴诚恳，始授真诠：用二气河洛之理，洞造化运行之机；审来山以定雌雄；察金龙以明向背；观血脉以究源流；认二叉以定踪卦；用翻倒诀以量山；览十二方星峦之吉，用仙人经以步水；收廿四路来水之神，水管水而山管山，五行各专生旺之气，龙配向而向合水，山水不犯死煞之侵：真所谓改天命，夺神功，回造化之元术者也。又授以天心正运，龙宫交会，玄空真谛，都天大卦，收水火，正龙冈，安天机，收阳神，五星躔次，月将加临，仪禽奇遁，吊泊飞宫；四课三传七百二局，以及真禄马、真贵人、真太阳、太阴到山、到向、到分金之下：诸法毕具。拜受之余，恍有所得。及持是法以验卿相故居，王侯墓宅，若合符节。乃知此理自有真，而悔从前之谬也。今老矣，回首薪传，不忍失坠；因将《青囊》诸经重加注释，颜曰《辨正求真》。欲付剞以广其传，因循未果，适嘉应太史李公见而爱之，劝令就梓；复命公子同学，谨书数语于简端，以志渊源有自，而乐斯道之不失云。（《地理辨正求真》卷首）

〔补〕蔡镁后序：《青囊》一书，允系仙法；而要不外《河图》、《洛书》，先后天之理，自唐一行颠倒卦例之后，秘《青囊》于不问，伪书杂出，而末学者流，又从而误信之，地理所以愈杂而愈晦也。我岷山宗兄，积数十年之力，穷天地人三卦之蕴，辑此《辨正求真》一书。章联句解，仙法灿然。此蒋氏各自分注，单讲元运者不同。定翻天倒地之雌雄，二气河洛之交会，四十八局之排星，仙人经之消水，天机诀之用法，玄空交会卦之立图，十二字

之传心诀，挨星盘式之辨伪，进神退神图之立局，太初太极图之图咏，《河图》具先天之《易》理解，《辨正求真》之释谬，《青囊》作用之总括，《青囊》全集之补注，衍义篇之后序，三十韵之长歌；以及真祖宗，真父母，真子息，真三卦，真倒卦，真零正，真雌雄，真宾主，真差错：二十五法，无不一一解说。予见其预断吉凶，历验往事，妙悟神解，深得《青囊》之秘。苟非传授真，学力富，焉能若此之了如指掌乎？书成嘱序于予；予心折之，敬书数语于左。用志斯道者，知所从事，庶不至惑于众说之纷歧，而可得其宗旨矣。是为序。特授新宁县学教谕、乙酉科举人，愚弟锳拜撰。（《地理辨正求真》卷末）

〔补〕李载熙《序》　　（《地理辨正求真》卷首）（不录）

〔补〕叶滋荣《跋》　　（《地理辨正求真》卷末）（不录）

宗颐按：此书共四册：先论曾求己《青囊序》，次《奥语》，又次《天玉经》，又次《都天宝照经》，末为《求真释谬》、《玄机断》。其以《辨正求真》名篇者，盖以蒋氏《辨正》，于杨公正教剖析未明；故别辑《求真》以阐其义也。书首题蔡岷山补注男汝士、修士、青士、麟士受业李学恒、叶滋荣同编录，李太史采卿鉴定，知本江此书助其纂述者尚多人也。本江字岷山，澄海东湖乡人。

张氏翱《地学订误》　　张克诚《张翱传》。

未见

《星学订正》　　张克诚《张翱传》。

未见

《六壬总诀》十卷　　张克诚《张翱传》。

未见

《诹日合表》二卷　　张克诚《张翱传》。

未见

〔补〕同治《大埔县志》十七《文苑传》：张翱，号仪坡，新城令树勋长子。聪颖绝伦，过目成诵。由丁卯解元中甲戌会魁，选庶常，改工部。生平

研精经史，动有著述；下至医、卜、星、相、堪舆之学，靡不精究。

饶氏宗韶《地理辨正发微》十卷　　新修民国《大埔县志·艺文略》。
存

郑氏昌时《说隅》　　光绪《海阳县志·艺文略》。
未见

锷按：昌时有《开方考》，已见礼类。考其诗有“理境谈元举一隅”句，当指此篇也。此书《县志·艺文略》，援《四库》著录杨子太玄、温公潜虚例，隶于子部术数，今仍之。

宗颐按：《说隅》，洪肇基《韩江闻见录·序》，谓为“推阐易数说理之书”；书今未见，是否如洪氏所言，不可知。考昌时《自赋诗注》，“《典要说隅》四卷，杨观察、黄观察序刊。”是此书当时固曾锓梓，世间或有传本；安得一见之。

艺术类

明

夏氏弘《铭乾子篆谱》　　光绪《海阳县志·艺文略》。
未见

〔补〕李氏梗《溪声堂法帖》　　光绪《嘉应州志》二十九。
存

〔补〕《胜朝粤东遗民录》四：李梗仪容奇伟，嗜古好学，书法直逼钟、王。遭国变，淡于仕进；与张琚等四人偕隐，刻有《溪声堂法帖》。

宗颐按：李梗，字其础，程乡人；翰林院侍读学士士淳子；崇祯己卯举人。康熙《潮州府志》，康熙《程乡县志》，光绪《嘉应州志》并有传。所刻《溪声堂法帖》，《嘉应州志》注曰存。

陆氏扆箴《琴言》　　乾隆《潮州府志》二十九《文苑传》。

未见

李氏仕学《初学艺引》十三卷　　《四库全书总目》一百三十，《皇朝文献通考》二百二十七。

存　道光《广东通志·艺文略》六。

《四库全书总目》一百三十：《初学艺引》二十三卷（浙江巡抚采进本），国朝李仕学撰。仕学字亨敏，号逊斋，揭阳人。是编本为初学游艺而作。首冠以格言一卷；其余分六引：曰文引，曰诗引，曰书引，曰画引，曰琴引，曰棋引。其《文引》凡五卷：首论文，次《左传选》，次《庄子选》，次《史记选》，次《韩文选》。其《诗引》凡三卷；首卷分论诗、诗体、诗学三篇；次卷选汉魏六朝唐诗；末卷专论乐府，分"总论"、"订律"、"审音"、"宫调"、"歌法"、"题解"诸目。其《书引》凡四卷：分"论书"、"书体"、"书法"、"书学"等目。《画引》四卷亦如之。其《琴引》四卷，则仿《史记》之例，编为《琴史》，首以古帝王始制琴及善琴者为十二本纪，而孔子与焉。又表古今人物及七弦十三徽，与手势、指法等为十表。又撰《礼书》、《乐书》、《天官书》、《定制书》、《择材书》、《操缦书》、《正音书》为八书。其三十世家则能以琴世其家者；其七十列传，则古今善琴之人也。编末《棋引》二卷，则自出新意，取邵子之《易》数以为棋局。其凡例谓以尧夫为奕秋，四大为枰，分野为罫，日月为子，晦明为黑白，嬗递升降为劫数输赢：名曰《棋局新书》，示与旧谱不同也。其书分八目：一曰说局，总说大意；二曰先天成局，即邵子之日月星辰水火土石也；三曰方圆正局，即先天方圆二图，合而图之，象天包地外地处天中也；四曰奇偶变局，即日月星辰水火土石八卦，八而动之为六十四卦，六而变之为三百八十四卦也；五曰得数定算，则以元会、运世、岁月、日时为经，而以十二三十之数反复相乘也；六曰烂柯甲子，盖一元十二会全图也；七曰长安旧闻，则自己会第三十运至午会第十一运之图，盖邵子尝推数，起唐尧甲辰迄宋之熙宁，仕学此书复增而益之，至于本朝也；八曰棋阁测议，盖引黄氏管窥之说，以总古今全局也。其名书之意，不过以一元有三百六十运，一会有三百六十世，推之年月日时，其三百六十之数皆与棋合，故以棋局名焉。其亦妄作聪明，弊精神于无用之地矣。"乾隆《揭阳县志》五《选举表》：李仕学，在城人廪贡，顺德教谕，天津经历。

锷按：李逊斋，旧府县志无传。名氏仅见《揭阳县志·选举表》，例仕门中。其为顺德教谕，据《广州府志》，乃乾隆五年任，以此知逊斋为雍、乾间人也。是书《四库总目》著录于杂家类；而《阮通志·艺文略》则采入艺术门。今以其书核之，所引诗、文、书、画、琴、棋六者，实皆艺事正宗。《通志》列艺术，于义差近，今从之。

宗颐按：李仕学《初学艺引》，曾分类抽出单行。其中《琴引》四卷，俞樾《九九销夏录》十二，称彼曾有藏本，谓其书可与《兰史》并传。又《浙江图书馆书目》，亦载有《画引》四卷，共四册，漱芳居刊本。

郑氏润《吾心堂临古帖》四册

存

郑润《跋》：余曾见宋拓褚《兰亭》及《黄庭经》，神彩秀逸，波趣天成，心窃慕之，而手不能追之。壬寅游长安，历览碑洞，复睹河南《圣序》，并记两碑分别雁塔之前。参以曩时所见，觉前人笔格，自有渊源；虽禊帖为诸家冠，而学者固当先河后海也。遂购数本，藏之箧衍。长夏抵莫州官舍，槐阴清昼，笔研颇闲。《圣教序》一册，手摹再四，殊自苦其未合。后翁学士覃溪先生，见而《跋》之，谬加称赏；且怂恿付镌。因自忘其固陋，取《记》续临；并动诸石，工竣榻本，还质之覃溪先生。余老矣，僻耽墨稼，卒未窥古人堂奥，幸名流长者俯赐指南，勿以赎貂为昏耄罪，或尚能稍有进耳。郑润识。

翁方纲《跋》：壬寅冬十一月十日灯下，于苏米斋展玩此本。因出予所临《杨太尉碑》同观，并以韩叔节《礼器碑》奉赠。覃溪翁方纲题《礼器碑》、《杨太尉碑》，皆河南妙婉之祖也。后来山谷亦得其一二，《伯夷叔齐庙碑》是也；张温夫亦得其一节而未臻大全耳。雨亭临古，今日射雕手也。叹服叹服。是日漏下二鼓题跋。（按此《跋圣教序》）

孙永清《跋》：褚河南《圣教序》：一在雁塔，一在同州家。退谷谓同州饶骨，雁塔饶韵。雨亭所临，雁塔本也；而风骨遒劲，又似得之同州。盖河南书多出古隶，故有跌宕之气；沾沾于形模规矩之间，失之远矣。雨亭通六书，其于古盖有得者。积数十年之功，而乃至是，视世之戾于时而不合于古者，相去奚翅径庭哉。乾隆丙午长至日，宝岩弟孙永清字絜斋跋。

饶锷《跋》：此吾乡郑雨亭先生《吾心堂临古帖》，凡四册。其所临书为钟太傅《宣示表》，王右军《兰亭序》、《曹娥碑》、《乐毅论》，王大令《十三行》，褚河南《述圣教序记》、《圣教序》，朱文公《画寒亭诗》，苏眉山《词》，米襄阳《行书》；都十有二篇。雨亭平生所为书，可见者，尽此矣。末附刊覃溪补山诸公题识，并雨亭所自为《跋》尾。为之刻者，江阴孔瑶山广居。瑶山精刻石，雨亭书复峻拔凝重，故精光神彩，溢耀行间。今之为书者，喜谈北碑魏体，其于阁帖则深置鄙夷，以为帖自唐人摹勒，历更宋、明重钩翻刻，貌合而神已离；而六朝碑版文字迄今尚有不敝坏者，古人遗法，俱可考见；故有百帖不若一碑之言。吾谓北碑之佳者：如《爨龙颜》之雄浑，《石门铭》之宕逸，《灵庙碑》之渊懿，《张猛龙》之奇峭，诚为千载绝作。然《兰亭》、《醴泉》、《淳化》、《大观》诸帖，其法度意态，变化万状，不可方物。学者果能于此中冥会钩玄撷腴，则帖未始不与碑同也。自包慎翁以里笔写碑启导学者，高才者趋之，而阁帖已沦于粪土。百十年来，碑学盛行，而廉亭、松禅实为之魁。夫廉亭、松禅之学，诚出乎碑；必谓碑外无书，则石庵、梦楼之专有大名于乾嘉之际，又何说焉？是犹夫学文者之上探六经周秦诸子，遂蔑视韩欧曾王为不足道；皆徇俗树异，务为名高之过也。雨亭之书，固用力于帖学者也。观其临古诸篇，笔力坚深，纵横尽致，绝异乎拘绳守墨之为者；而临褚之作，尤为神妙。昔人谓河南学逸少书，疏瘦劲炼，不减铜筒，吾于雨亭之学河南亦云。诗曰：“惟其有之，是以似之。”信哉。雨亭当乾隆时，颇负书画盛名；又得当世大人君子为之表襮。意其翰墨流传，当垂不朽。顾殁后遗书零落，未及百年，乡人至不能举其名姓，此可为慨息者也。是帖刻石旧藏郑氏，闻雨亭子孙已不能守；然则此剩篇断墨，掇出于仅存垂绝之余，不尤足贵者耶！庚申八月。余于内弟蔡剑秋斋头获睹此本；既爱雨亭临摹之妙，又悼帖学之不振，惧其书之终于沦没也；因为之跋，俾世有力者，重刻以永其传焉。孔诞日，后学饶锷书于天啸楼。（《天啸楼集》二）

〔补〕《韩江闻见录》七：海阳老画师郑润，字雨亭，幼聪颖，工书善画。长游姑苏；苏姑人奇之，谓其画品不为建派所囿；征录特为立传。后游都门，其书法又为当代巨公所重。有石刻《吾心堂》行世，覃溪翁侍郎尤为叹赏不置云。

〔补〕林大川《韩江记》六：吾心堂在七株榕西北，雨亭居士郑润藏帖所也。帖凡八十有余板：临非一家，字非一体，悉属名工刊刻，费有千金。北平翁方纲督学来潮，为《跋》其尾。今雨亭后人宝若香琼，珍同暖玉。余属

比邻，犹未获一寓目；则其护惜可想见矣。姚竹园《吾心堂法帖》歌中，有“君不见魏晋八法仰钟王，又不见唐家六书宗颜柳。雨亭居士善临摹，颜柳钟王出一手。”阅此数语，则褚河南不能专美于前矣。

锷按：郑雨亭处士润，光绪《海阳县志·方技传》有传。雨亭以书画绝技，擅名当世；其结交覃溪，据故老传闻，谓覃溪督学至潮，尝书笺以赠邑绅，雨亭见而摹之，别书于笺，而仍署覃溪名。明日，绅持以见覃溪，覃溪几不能辨；既而审得其实，乃大诧异，即屏从见雨亭于矮巷，而定交焉。迨覃溪北归，游扬于公卿间，雨亭名遂鹊起。后雨亭至京，以所临帖乞覃溪为跋。镂石问世，即今所传《吾心堂帖》也。雨亭画流传绝鲜，其书法之存者亦仅此而已，十年前，借观于内家，曾为跋尾。后数年竟有以此帖原石十方求售者，审之为《兰亭序》、《述圣教序记》、《圣教序》三种。其《圣教序》字已有残泐；惟《兰亭序》尚完好。余以十金易之；问其他则云“散佚已久。”若然，则此拓本四册，弥可宝贵也。

宗颐按：光绪《海阳县志》润本传称“润初游姑苏，继游都门。都门重其书法；北平翁方纲，尤为叹赏。迨后倦游归，筑吾心堂，藏帖。方纲督粤学来潮，为《跋》其尾。”按《县志》所载雨亭事迹，与先君所述互异。考覃溪任广东学政，据《清秘述闻》，为乾隆二十九年甲申；而雨亭至京师，据其自题《临圣教序帖后》，为乾隆四十七年壬寅；其客姑苏，则为四十八年癸卯。是雨亭初识覃溪于潮，后乃至京师；吾心堂临帖正成于是时，又后始至姑苏也。故雨亭与覃溪交游始末，自当以先君所引故老传说者为是。

又按：《韩江闻见录》谓：“郑润，《画征录》特为立传。”光绪《海阳县志》亦从其说。考张庚《画征录》所载潮人仅一黄壁，续录亦无润名，不知昌时何所据？

吕氏玉璜《培兰堂印汇》四卷

阙

玉璜《序》：托名于篆，好古者知之，工于时者不必尽知也；顾未尝不爱名。宜于古而不宜于时，不可谓非名之厄。虽然，世有知我，斯名显焉；世

无知我，斯名晦焉。人不能强我尽与人知；我何能强人之尽我知，则何能强人之不尽我知。爰萃篆刻图章共为一帙，以俟夫好古者，工于时者之共谛视焉。癸酉春月，钓溪自题。

王达泉《序》：世言雕虫小技，君子弗为；是以图章一艺，匪惟精之者寡，并嗜之者亦寡。余虽不精于是，而心窃嗜之，非敢自外于君子也；亦以世之弗为者不皆君子，则余之偶嗜乎此，未必遽违乎君子也。韩江林君秋涧，夙有篆名，时与余论及之，因出吕氏《印汇》见示，称“系钓溪先生所集；其经秋涧手镌者十居二三。”余玩之，手不忍释，凡属章法刀法篆体，以备秦汉诸家之妙。欧阳子云：“物聚于其所好。”不其然乎？余因未多秋涧之工乎此，而先难乎钓溪之嗜乎此者，以征两美之必合也。钓溪以世家子而能迸绝尘嚣，游心艺圃，于诗文书法外，兼事乎此，自非天分之优，而能若是乎？用弁数言，亦欲使同所好者，览是编而游艺焉可也。嘉庆癸酉长至日，吴越王源达泉氏书于金山官舍。

郑家兰《题辞》：篆刻印章，士大夫家人人有之；然有之而已，不必其多也；非不能多，所好不存耳。吕君钓溪以世家子，年未弱冠，不趋时好；而独于读书临帖之余，留意于此。或倩名手镌就，或向市头购得；积而愈有，遂至于多。爰是都为一帙，置之案头，以供鉴赏。非质性过人，何能若是？观其布置匀整，用力精到，无法不备，无妙不有，心窃好之；而叹钓溪之兴致不浅也。古今韵事，天下清福，岂易为流俗人道哉！用弁数言，以志羡慕之意。嘉庆癸酉中秋后，郑家兰秋皋氏书于韩山书院。

光绪《海阳县志》四十：吕玉璜号小伊。先自斗门移居郡城。少孤，其母潘恭人延师课读，与弟玑璜俱有声庠序。家丰于赀，玉璜潇洒，绝无富豪气；性耽吟咏。道光间，选授曲江训导，履任数月，解组归。图书满室，以风雅自娱。

锷按：玉璜一号钓溪，培兰堂即其所居之室，刻烛吟馆故址也。《印汇》一书，《县志》并未著录。吾友杨君慧甫于堂之隅，获其残板《序》文数片，录以见遗；始知吕氏旧有是书，且当时曾印行也。所汇印章，据王源《序》文，其经林君秋涧手镌者十居二三，则斯集要皆钓溪私印，非集古也。（钓溪有私印曰：“大吕之音”，见黄霁青太守赠诗。）考秋涧名泉，亦海阳人。其人工书画，世多有传轴；惟不知又精篆刻。钓溪既与为友，而今《刻烛吟馆诗钞》，交游赠答，竟无一语及之，是可异也。

余既著录吕氏此书，终以未得目睹为憾。久之，始获见其残本卷三卷四一册。每卷之首，题韩江吕玉璜珍藏；而细审篆刻，果皆吕氏私印；然其中有数颗曰“运山”，曰“运山珍藏”；运山疑亦玉璜之别号，此则世所未知也。

丁氏日昌《百兰山馆藏帖》二册

存　家刻本。

丁惠衡《跋》：於戏！此先君与子贞先生吴门倡酬诸什也。去腊检于旧箧中，觅善手摹勒，工甫半，而先君遽归道山矣。瞻望白云，肝肠寸裂。先君抚吴时，不肖侍奉署中，亲见先君钩稽案牍，瘁精劳神，漏三下，犹秉烛危坐治书。公余或与幕僚赠答，吮墨濡毫，顷刻间飒飒已盈百纸。近年乞假养痾，每勖不肖行谊事业，旁及诗古文辞诸法，犹指授不少倦。一旦骤罹惨割，不肖今为无父之人矣！悠悠苍天，此恨其有极乎！不肖荒伧无似，中夜涕零，恐恐然虑弗克继父志，思欲有所树立，以慰殷勤之望。追维往训，辄敬谨不敢忘。是编也，先人手泽存焉，因续成之，并泣志其缘起于此。异日抚卷彷徨，其钦钦在抱者又何如耶！光绪八年三月，不孝丁惠衡泣志于榕江絜园。（《百兰山馆藏帖》卷末）

锷按：此帖所收，多道州何子贞太史绍基手迹。盖中丞抚吴时，太史亦寄寓吴门；诗筒酬唱，几无虚日；故当时中丞所得太史墨迹，多如束笋。此乃择尤锓其真本；闻十年前已尽为海上书贾估去矣。

又按：此帖二册：上册列于光绪八年，谓之《荔枝唱和册》；下册刊于民国五年，即杂集子贞太史和诗诸作。中丞有《和太史啖荔》等诗，亦载《荔枝唱和册》中；惠衡跋尾所谓先人手泽存焉者也。余曾取《百兰山馆诗集》，与此对校，字句间微有不同。如诗集中《和太史来吴》七古一章，“偶然拄杖胝肩肩”，帖作“有时拄杖胝肩肩”；“浮屠偶结三宿缘”，帖作“浮屠三宿偶非缘”；“生才不用疑方圆”，帖作“此才诞生劳大圆；”“一榻时为徐稚悬”，帖作“一榻特为徐稚悬”。其《啖荔》诗，亦有数字互异。

郑氏心经《印谱》一册

存　潮安蔡氏藏本。

锷按：郑心经字醉六，自号樗散人，海阳人，诸生。为人疏宕洒脱。工书画，能诗。喜作滑稽联语，见者绝倒。曾咏橄榄诗百首，一时传诵。晚以医自晦。将卒，遗命戴眼镜，以小帽时装入殓，盖亦一异人也。此《印谱》一册，乃先生自镌以钤所作书画，今藏蔡君道衡处。其章大小方圆；其字行楷隶篆，配置匀称；而刀法秀劲，无一缺笔，殆得力于衡山父子为多。先生书画流传颇夥。其所著《鹧鸪吟馆诗钞》，余近始见之。十年前余辑《西湖山志》，得先生《四望台赋》，诧为至宝；今又获观此册，术非儒不精，信才士之多技也。

黄氏霖泽《铭雀砚斋印存》四册

存

郑心经《题辞》：夫字摸丹篆，千秋珍金石之藏；彩耀朱泥，万卷焕图书之色。以故虫文鸟迹，镂刻云霷；汉隶秦铭，雕劖今古。正不特手铡莱菔，尾押葫芦；其刀法之讲求，方圆之配合，由来尚矣。吾友笠芗黄君，癖深原父，巧侪曼生。铁笔称工，印人自序。诠详器字，何殊堂号飞鸿；集吉金书，不愧斋名铭雀。然犹不啬其有，不宝其私，捃摭成书，付之剞劂；编摩为谱，公诸友朋。亦足见其搜罗宏富，考核精详；艳欲助乎文房，诸却同乎武库。正宜钤付收藏，趁新装于玳瑁；何至印来颠倒，发浅笑于玫瑰。乙未腊月先立春三日，郑心经作于逍遥仙馆。（《铭雀砚斋印存》卷首）

温仲和《题辞》：海阳笠芗，以其所刻《铭雀砚斋印存》嘱题。余闻之师曰：汉印字体在篆隶之间，谓之缪篆，为八体之一。《汉延光残碑裴岑纪功碑》，《张迁》、《韩仁》二碑额，即此体也。元赵松雪，始以小篆作朱文印；文衡山父子效之，所谓圜朱文也。论印则小篆为变法，论书则小篆为正宗，此变之善者。盖古印似汉碑；圜朱文佳者，则似李阳冰篆碑，浙派为今时盛行，其方折峻削，似天发神谶及魏碑隶书；以其出于浙人，谓之浙派。余执此三者，求之此谱，往往遇之。世有好嬉子其人，必能辨之矣。丙申四月，嘉应温仲和。（《铭雀砚斋印存》卷首）

王延康《题辞》：黄笠芗，今日之项子京也。金石书画靡不究心，其家藏亦甚富。唐、宋、元、明国朝名迹，庋阁几满，绝未闻其游心印章也。近日余颇习此，谈次及之，则出所藏印百数十相示，皆汉魏唐宋巨公，以及近代名刻，累累然目不给赏。嘻！彼所不甚爱惜者，其收藏之富又如此；则其书

画，更可想而知矣。印章虽小技，亦书画家所不可鲜，亟怂恿之集成四本，以为印谱，已可宝矣；他日锓其名公真迹，以惠同好，其矜贵又当何如耶？光绪乙未涂月载生明，海阳王延康稚筠甫并书于小兰亭室。（《铭雀砚斋印存》卷首）

陈宝瑜《题辞》　　（不录）

符翕《诗》　　（不录）

西拉木楞瑞诰《诗》　　（不录）

徐《词》　　（不录）（并见《印存》卷首）

锷按：黄霖泽，字笠芗，海阳人。家住城坊九板桥。初得铜雀瓦研，遂以铭雀名其斋。性好收藏，嗜书画古瓷印章金石；搜罗侈富，一时无与伦比。精于鉴别，人得一器，往往就之判真赝，纤毫不爽。所藏《曾伯䨻簠铭》字九十余，为笠芗藏器吉金之冠，盖四明范氏天一阁旧物也。（阮文达曾据赵晋斋所藏《柘著录》，见《积古斋款识》卷七。）其书画古瓷，尤多罕觏珍品；然时买时散，又未从事编录；故经眼储蓄虽富，后人终莫之知；独所积古印凡三百枚，曾编集成帙，为《铭雀砚斋印存》；一时名流，咸与题咏。余家藏有此本，共四册，乃笠芗曩时所贻者。览此可以见其嗜好之笃也。笠芗殁后，所藏骨董尽散出；而此三百颗印章，则以五百金售之枫溪柯氏；今闻柯氏又散矣。其中最可贵之汉铜印如部曲将军假司马杨烈将军诸章，多归吾家自怡悦斋。虽世间尤物，聚久必散；然近百年来岭东言收藏之杂且富者，不能不推笠芗为第一人矣。

杨氏育仁《古今名帖题跋》

存

锷按：杨育仁，字勉之，大埔人。

〔补〕杨氏国崧《筱亭画賸》

存　未印。

宗颐按：杨国崧先生，字筱亭，本江宁上元人。光绪间，为官粤东，遂家于海阳。工六法，初师三祖，一变倪、黄，再变则脱去古人臼科，

自成邱壑。符司马子琴，李太守士彬，褚观察成博，吴方伯煦，阳明府颎，先后莅潮，读其书画，皆深加深重。盖其笔墨于山水中隐然有仁智幽贞之意，故得时贤称叹独多。民国八年卒，有山水人物画稿数十帧，藏于家。

〔补〕饶氏瑀《墨笠道人山水花卉画帧》
存　未印。

宗颐按：先大伯父瑀初，名瑀，号墨笠道人。自少酷嗜金石书画，摹勒不间。所作有山水花卉画稿数十帧，未印行。

陈氏宝瑜《粳米斋双钩碑帖》　　《缵槐堂文集》。
未见

《庋古阁篆刻自课》　　《缵槐堂文集》。
未见

《图书丛集贴本》　　《缵槐堂文集》。
未见

《图书丛集摹本》　　《缵槐堂文集》。
未见

《庋古阁泉拓》　　《缵槐堂文集》。
存

王慕韩《艮山居士传》：陈君宝瑜者，字琼莹，自号艮山居士，邑人也。君性嗜奇，凡经史文集，偶丽词赋，旁逮碑帖印章，庄、老、佛、耶外国之学，莫不探讨；而尤精于史法；尤喜古泉布，广搜而博考，集录三代秦汉至今及外夷岛国，为《庋古阁泉拓》若干卷。年十七，补博士弟子员；二十五举光绪戊子科乡荐；未几，以疾卒，年三十九，光绪二十八年也。所著有《改二十四史草稿》、《粳斋集》、《粳斋双钩碑帖》、《庋古阁篆刻》、《自课图书丛集贴本》、《图书丛集摹本》。草创未就者，有《古诗史》、《采辑唐宋四家诗

钞》、《颐性斋杂录》、《学算稿》、《本洋钱谱》、《中外银谱》：皆无卷数。君尝遵例报捐江苏知县云。（《缵槐堂文集》）

锷按：陈艮珊太令宝瑜，平生著述，类皆有目无书；所改《二十四史草稿》，亦有志未逮，非能编次成书；其为王氏撰传所举草创未就之书者勿论矣。即双钩碑帖篆刻，自图书丛集帖本、摹本等书，余曩询其家人，亦皆茫然莫识。十年前偶购郡中某氏藏书，中夹一册，题曰《图书丛集摹本》；寥寥仅三页，涂抹满纸；疑即大令稿本也。后又获得《度古阁泉拓》一册，首末较为完具；然所集泉布仅百余品，亦无考证。

杂家类

明

戴氏希文《航录》　　光绪《海阳县志·艺文略》。

未见

光绪《海阳县志》三十五：戴希文，名昌，以字行。博通经史，不乐仕进；自号野民。敦行谊，乡人宗之。至正间，潮寇抢攘，学校废弛。总管王翰迁韩山书院于大隐庵，延希文主教事。著有《航录》于世。

宗颐按：戴希文昌，《潮州府志·选举表》作戴次胄，字希文，潮阳人。《潮阳县志·杂述类》云："次胄古志作以胄。洪武间，以明经保举赴京，送翰林院，考授四川简县县丞。"又据刘嵩《韩山书院记》，则希文名，又作世昌。（见《海阳县志》十九《建置略》三）各书所载戴氏名虽互异，而字希文则同。考希文墓在今海阳县登荣都畲岭，是希文为海阳人无疑。至《县志》谓希文为至正间人，不乐仕进，与《潮阳县志》称洪武间以明经考授四川知县者，事实颇不符。然以刘嵩《韩山书院记》观之，则希文元时已为太史。其谓洪武间始以明经仕进者，疑有误也。此书《阮通志·艺文略》不著录。县志谓核其名义，子部为近；今从之，入杂家类中。

许氏洪宥《南台日录》　　光绪《海阳县志·艺文略》。

佚　光绪《海阳县志·艺文略》。

宗颐按：洪宥官至御史，此《南台日录》，以意推之，当为其官御史时所记台中参劾之事也。

苏氏志仁《日记存疑》　　《千顷堂书目》十二，光绪《海阳县志·艺文略》。

佚　光绪《海阳县志·艺文略》。

焦竑《献征录》一百十一：志仁于书无所不读，尤精天文、律历之学；下至金石、彝鼎之文，山川、草木、虫鱼之细，靡不毕究。所著有《抱拙堂稿》，《中兴别响》，及《日记存疑》诸书。

宗颐按：苏志仁，字道光，号似峰，海阳人。嘉靖甲辰进士，历官大理寺卿。道光《广东通志》，乾隆《潮州府志·名臣传》，光绪《海阳县志》并有传。

郑氏旻《峚山谈言》　　道光《广东通志·艺文略》二，光绪《海阳县志·艺文略》，光绪《揭阳县续志》四《艺文》。

未见

乾隆《揭阳县志》六：旻生平慷慨多大志，粹于学问；所著有《裒拙稿》，《峚山谈言》。说者谓乾隆以策取士，如邹应龙、林润、孙丕扬以直节；邹善、郑旻以理学；陆凤仪能谏；姚汝循工诗：为不愧科名云。

宗颐按：郑旻，道光《广东通志》，乾隆《潮州府志·循吏传》，嘉庆《揭阳县志·贤达传》，光绪《海阳县志》，并有传。其名各志均作旻；惟《阮通志》本传作雯。然《艺文略》实作旻，疑本传或误，此书《阮通志·艺文略》曰“未见”；光绪《揭阳县续志·艺文》注云“未刊”！意今必有传本；而光绪《海阳县志·艺文略》，据《粤东诗海》收录此书，注曰“佚”。

饶氏与龄《松林漫谈》　　同治《大埔县志》十七《宦迹传》。

未见

〔补〕唐伯元《中书宾印饶公传》：中书舍人饶君与龄者，余郡人大埔前

宪副三溪先生长子也。生长富贵，绰约若贫生，布衣蔬食。所居独坐一室，书史自娱，绝无声色玩好戏逐之事。有司里戚，罕见颜面。一切世味，漠如也。余观其读书山中所著《新矶题咏》，与《松林漫谈》二卷，兴致悠然，有若将终焉之意。（大埔《饶氏族谱·文献传》）

宗颐按：饶与龄，乾隆《潮州府志·文苑传》亦有传。所著有《新矶题咏》与《松林漫谈》。新矶松林，皆茶阳山名；松林又为宪副三溪葬处。此二书当并为中舍未出仕时，读书山中所作者。

吴氏洲《犀燃鉴》　萧翱材《吴洲墓志》。

未见

饶氏希燮《桂香随笔》二十卷　道光《广东通志·艺文略》六。

未见

《粤东遗民录》四：希燮，字彦粹，号和臣，大埔贡生。国变后，或高其行，举乡饮大宾，不就；作《梅花诗》百首以自况。著有《桂香随笔》。

〔补〕饶堂《梅庵公家传》：公生平嗜学，博览群籍，好吟咏。所著有《尔栎斋稿》、《桂香随笔》、《梅花吟》、《梅花影》诸书。（大埔《饶氏族谱·文献传》）

宗颐按：饶希燮，中翰与龄孙。乾隆《潮州府志·义行传》，同治《大埔县志·儒行传》，并有传。此书同治《大埔县志》作《桂花随笔》，“花”字疑“香”之误。

吴氏仕训《经史管指》　嘉庆《潮阳县志》十八。

未见

孟应春《序》：慨自学士家专守一经，不暇旁搜遂览；于是得其精微者，逊其风雅；得其庄重简核者，逊其淹贯宏周。然上考汉、宋诸儒，亦各就所得以名家，鲜兼备之美；下此又焉得深求也。束发以来，坠落括帖之网；由平而陂，由剥而复，或微言曲突，或肆力燋烂：皆若罔闻，不能取古为镜，审局量势。虽已莱公尚三复博陆一传，乃知往昔大儒之效，必从学问起手；学问必从经史起手。从经入者，能自见其性情，必不后遗我君父。从史入者，

能自新其胆智，遇事有方而不穷于盘错。第经史之学，盈车连屋；贫者屈于财，拙者屈于力，望洋而反辙者有矣：此光乡先生所以有《经史管指》之作也。夫汰其靡靡，存其梗概；必具一段苦心，割所甚爱，弃所甚宝，孤行己意，于快心处拍案录之。如金镠酒母，可以点铁和水；间有微言指缀，忽然解颐，亦忽然汗背，瓶水知寒；读此悟经史之全矣。嗟呼！生逢不辰，遘此大难；坚同仇之谊者，类欲楚服短袂，从事于鞭弭櫜鞬，思一当以报国。乃区区语言文字间，或无以答，安事诗书之漫骂乎？是不然。建炎初政，伯纪当国，首以正士风为言。士风不正，纲常沦坏，天下事安可为也？舍经史奚以扶元运之衰，鼓臣子之气哉？信知此篇，为持世之大宝也。余展卷而知先生之志之所存，亦以知先生之品之所在；且知先生嘉惠后学之功，与扶干世界之力矣。(嘉庆《潮阳县志》十八)

李氏士淳《燕台近言》、《素言》、《逸言》　　光绪《嘉应州志》二十九。

未见

张氏玿《寓闽录》　　光绪《嘉应州志》二十九。

未见

《粤东遗民录》四：玿字台玉，程乡人；崇祯甲申选贡生，授东莞训导。张家玉起兵复东莞，以玿摄知县；大兵至，死之。著有《苍苍亭集》，《寓闽录》。(附《张琚传》)

宗颐按：玿，雍正《潮州府志》，康熙《程乡县志》，光绪《嘉应州志》，并有传。

清

薛氏然《辍耕汇纂》　　乾隆《潮州府志》二十九《文苑传》。

未见

胡氏瓒《抽簪纪略》　　雍正《潮州府志》十四。

未见

胡恂雍正《潮州府志》十四：胡瓒字刚麓，惠来人。顺治庚子举人；授嵊县令，三月政简刑清。以疾致仕，居林下十余年，杜门谢客，著有《抽簪

纪略》。

宗颐按：胡瓒，乾隆《潮州府志》无传，《选举表》有其名；惟“瓒”则作“鑽”耳。

陈氏衍虞《明世说》十卷　　雍正《海阳县志》七《人集》。

存　旧写本（潮安陈氏藏）。

衍虞《自序》：临川王《世说》，造微征巧于单行只句之中；读者珍为木难火齐，代相推尚，几与坟典中分而立；宋儒独谓以清言误国事，不贵也。唐浔阳主簿刘肃作《唐新语》，起自武德，迄于大历；自谓事关政教，道可师模；虽仿临川义例，而体裁迥殊。以余蠡见：临川是骨董羹；浔阳则大官厨。临川岩壑云诡，衣履皆仙，只从牙齿间得利；浔阳如父老谈桑农，亹亹可听，但少稽词之俊令，阮旨之遥深耳。《世说》昉自汉晋，何元朗《语林补》至元末，有明佚事缺有间焉。今上方修《明史》，诏搜天下遗事，即稗官小说，无所忌讳。（抄本无“今上”至“无所忌讳”一段）余于是就少时见闻所及，略为采辑。其正者，足以垂金石泣鬼神；而寸玑尺璧，疏花小岛，亦时供松笔之点染。体裁差同刘肃；标领新异处，殆兼义庆。所恨生居荒僻，无从广搜，闲即往来金台、吴、越间；又寒篋金饥，不能多购。夫事虽出于一朝，历年已几三百。实录之外，缙绅先生所撰著与幽人墨客所私记述者，牛汗栋充。漫欲以井观括全史，是犹涉重溟者，舍铁网而搴珊瑚；入邓林者，弃斧斤而收杞梓。偶猎孤英，多漏瑰宝；其何以掷临川之碎金，考浔阳之钟鼓乎？假两卯金有知，笑我为鼷鼠鷦鷯，仆将何以自解。（《还山文稿》）

后《自序》：一代之创制，三百年之菁英；大者讦谟，次者国纪，次则山笈家乘，次则梵典稗官。珠霏琬错，轸照笥充。（抄本作照轸充箱）譬游群玉山，见四辙中绳之册府，无不洞心骇目。妄一男子根器猥俚，思挈秃毫以收赤文绿字（抄本多一鲜字），不为山鬼所揶揄否也？（抄本否也作矣）刘义庆《世说》，意主简。今竭典午诸贤，寝食梦思，造巧于牙舌；殆史家之碎金，益以孝标一注，乃成完锦。盖其阙略难通处，尽发于注。余标举明事，不过声闻小乘；分门之下，稍稍买菜求益，似注即在本文。自笑铅椠不广，蹄涔易穷；不能摘翡翠之藻羽，脱犀象之角牙。楮墨繁芜，瑶玞杂出，不堪，令阿平绝倒矣。时在官邸，草草成书；丧乱以来，散失过半，庋置者一十五年。会邦君大夫王望如、孙古喤二公为余故人，征稿绻切；又夺之蠹口，重订缮

写；不知临川王、浔阳主簿肯衙官我否？因叹作史三途，兼才者寡。孟坚纂汉，尚讥龙门；魏收操觚，共诋秽史。兹虽琐语，亦关体裁。太史公所谓“文不雅驯”，千余年前，早为老夫下一痛锥矣。（《莲山续文稿》一）

王仕云《序》：《世说》一书，临川、浔阳尚矣，园公奚取焉？曰：“园公二酉在胸，出若华龙津之辉光，以撷新英，掇奇藻，故有《明世说》之续也。”王子曰：其然。太史公云：“有能正《易传》，继《春秋》、《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从来史馆所载，止一二大事；他如名臣轶行，野老旧闻，阙有间矣；园公其忍而已乎？虽然，年少负才，浮文驰驱，动与正史龃龉，深识者固有所不为也。园公自昭潭改绶，蒋径陶情；特侧理光焰，不自泯灭；网罗散佚，备百千年文献，于弹琴绣佛之余，其寄托远矣。诗曰：“周爰咨诹。”传曰：“访问于善为咨：咨亲曰询，咨礼曰度，咨事曰诹，咨难曰谋。”园公有焉。持此以较曩贤，岂仅仿挥麈之高谈，志荆榛之遗恨已耶？园公笑曰：“王子知言，是书用藉以不朽。”康熙九年夏六月，王仕云书于梅江尔室。

锷按：园公著述，惟此书最为典赡。《世说》之名，肇自刘向；义庆本之，以为《新语》。后世继作，不名一家，大抵门目皆沿刘之旧。此书共分二十五门，较刘书少十一门，与自来步武义庆者有异。至门目标类，亦不尽同：如刘书言语，此作辞令；巧艺，此作艺术；纰漏，此作疵累；宠礼，此作宠遇；识鉴，此作达识；排调，此作嘲谑。其刘本有此删者：政事、捷悟、豪爽、容止、自新、企羡、术解、简傲、轻诋、假谲、黜免、俭啬、汰侈、忿狷、谗险、尤悔、惑溺、仇隙，共十八门。其刘本无，而此增补者：匡赞、经济、节烈、谏诤、清介、将略、仙释、鬼神，共八门。书中所载明人遗闻逸事，统计一千一百一十五条。各条详略不一，要多采自明人说部。其中关于我郡掌故者，亦十一条。除与府县志所录吻合外，如记黄布政琮归田联语，萧检讨与成推产让弟，皆足以资谈助也。

《客窗随笔》二十卷　　光绪《海阳县志·艺文略》。

佚　陈先达《莲山诗集·跋》。

《蔚园问业》　　光绪《海阳县志·艺文略》。

佚　陈先达《莲山诗集·跋》。

宗颐按：据陈先达《莲山诗集·题识》，则《蔚园问业》早已毁于兵火；《客窗随笔》稿本，亦散佚久矣。

黄氏衍启《笔露》　　光绪《海阳县志·艺文略》。

未见

饶氏华元《西山录》　　同治《大埔县志》十七《儒行传》。

未见

〔补〕杨缵绪《乡进士中书舍人介夫公墓志铭》：公讳华元，字冠人，号介夫。少负雄才，文冠一时。庄治《书经》，府试首技，充邑庠第一，以《易经》联登贤书。通古今，明大义。闲谈经史，言之津津终日不倦。（大埔《饶氏族谱·文献传》）。

吴氏羔《西山录》　　同治《大埔县志》十七《儒行传》。

未见

陈氏蕃《经史析疑》二十四卷　　嘉庆《潮阳县志》十八《文苑传》。

存　嘉庆七年四会学署刊本。

陈蕃《自序》：余秉铎绥江，已经六载；毡寒暑冷，于公务月课外，镇日无事，不得不向书籍搜寻。开卷自得，欣然忘食。诸生知余安静朴拙，时有过从，而相亲者；质疑问难，颇相长益。陶渊明云："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盖学之进境，未有不从疑生者。疑则不肯畜其疑，必思有以析其疑，理之常也。夫士通经不足致用，生千百世之下，而考证千百世以上之人才，论世知人，亦学者事也。故不论经书子史，叩则鸣，触则发；有意见了然，可以随问而析之者；亦有需旁搜远绍，参考载籍而后析之者。日月既久，语言遂多。但出于口，入于耳，不知果有当与否？无由质之大方也。涣然冰释，怡然理顺，得意以去，无由公之同好也。思欲笔之于书，就正高明，并以训子侄；自惭才疏学浅，未免退然思还。己未秋，男敏捷以诸生回郡岁试；署中相对，仅老仆二人，难消永日。遂于九月朔，将数年中与诸生剖析者，合从前所课授生徒者，汇而书之。非有别务紧要，不敢闲旷度日。其诠解经书，

多博综先儒旧说，而参以管见，期不背于御纂意旨。其评论史事，昔人多有先得我心，无庸另赞一辞者，必指明其人以实之，不敢掠美也；有己见稍殊，必据前论驳正之，不敢雷同也。至零金碎玉，耳目所经，默识于心；自以为可备一说，以广见闻者，随问而答，亦不能记所自来。总期意义透畅条达，议论正大光明而止；亦通经致用，论世知人之一助；所谓述而不作也。今年逾七十矣，念生平无声色狗马之好，无烟酒博弈之能；虽手不释卷，终不能建功立业，以裨益于世。程伊川云："无功泽及人，而浪度岁月，晏然为天地间一蠹；惟缀辑圣人遗书，庶几有补尔。"因录其所启发者，名为经史析疑；借以就正高明，不愿贻笑大方。异日携归家乡，以诲子侄，以志当年与二三知音抗言谈在昔；未必非寒毡冷暑，一段佳话也。嘉庆七年岁次壬戌中秋前三日，肇庆府四会县儒学教谕陈蕃书于学署之志道堂，时年七十有二。

五泰《序》：嘉庆八年，余权守端州，有四会县学官潮阳陈君来见。年且老矣，而德容睟然，知其为君子。比语及学校事，皆有本末，则益有以窥其中也，甚重之。未几，出其所辑《经史析疑》一书相质。时从公暇披阅，凡所议论，根据前人，发抒心得；盖从事于兹者，匪朝夕之故已。夫经学渊微，史事浩博，所以阐明之者，无虑千百家；而是书也，博收而约举之，指取其明。义衷诸善，所以津逮后学者，意良厚。国家重道右文，设立学官，教迪多士；得经师人师如陈君者，其不忝厥职者与！昔文翁之守蜀也，首劝学而郡大治。余不敏，愧无能为役，而未尝不鳃鳃慕效焉。今秋以监粤闱乡试，与陈君重见于会城；而是书剞劂已成，问序及余；余故亟称道之，亦以风粤人士之从事于学者。是为序。嘉庆九年甲子阳月吉旦，赐进士出身、知雷州府事三韩五泰书于羊城贡院之介慎堂。

龚骖文《序》：梅林先生，吾粤潮郡名宿也。一室潜修，积学有素。余慕名未获谋面；岁癸亥，先生秉铎四会，送生童考来肇，晤余于端江义学。岸然道貌，善气迎人；接席谈吐，实符其名；天各一方者，同堂聚首矣。出所纂《经史析疑》二十四卷示余：取精用宏，条分缕析；集诸儒说，参以己见；去取得失，一目了然；不掠美，不雷同。非闭户数十年，屏除一切，息心静气，与古为徒，岂窥壶奥哉？余垂髫就外傅，自好不敢废学；壮岁登仕版，禄以代耕；夙夜在公，冀以勤补拙者四十余年；一事无成，五经笥腹便便，愧前人多矣，对先生尤赧颜。愿服古者以余为戒，取法先生可也。是为序。嘉庆八年岁次癸亥葭月谷旦，赐进士出身通奉大夫宗人府府丞加一级、前光禄寺卿、通政使司副使、顺天府府丞、提督顺天学政光禄寺少卿、掌江西道

监察御史、江南道监察御史、礼部主客司郎中、刑部浙江司员外郎、贵州司主政、翰林院检讨，年家眷弟龚骖文顿首拜撰。

洪书《跋》：著书之难也，而纂辑群书尤难。务博者广采而无裨实用，抱残者执一而或病空疏。非具浩博之才，卓荦之识，固不能剖析千古疑团，而衷于一是。梅林家老先生，学博才高，妙年读书叠石山房；承其伯父石泉先生暨尊翁东溪先生之训，凡经传鉴史及诸子百家，多所指授，能潜心体会义蕴，扩而大之；一有所得，即笔于书。东溪先生以乾隆丙辰经魁，授浙江于潜令。宰潜三载，大著循声。公时从宦继以撰拔廷试；凡所历山川之秀丽，宫阙之巍峨，皆足以拓其心胸，助其才思。自嘉庆丙辰来司铎敝邑，洪书适蒙邑侯委以绥江书院西席。与学置邻，朝夕过从，谈经论史，见公手不停披，复以生平所蕴蓄，及诸生所疑问者，纂辑为《经史析疑》，共二十四卷，壬戌秋告成。夫经史卷帙繁多，汗牛充栋；公则采先儒绪论，而酌其中，并标明本自某氏，不敢掠美。而诸经之微言大义，要惟恪遵御纂。每申明意旨以训迪后人。展读之下，觉约而该，切而当，赡而不秽，典而有则。是非去取，即起古人于今日，应亦喙息。至是而疑真可析矣。非素挟浩博之才，卓荦之识，未易辨此。因劝其付梓，以嘉惠后学，岂特为经解策问所取资云尔哉？时嘉庆七年十月朔戊申科亚魁、吏部候选同知、辛酉挑选二等特授广州府从化县儒学教谕，愚侄洪书拜手跋。

嘉庆《潮阳县志》十六《文苑传》：陈蕃，字梅林；于潜令泰年次子。少从伯父英献游，克衍所传。工古文辞，尤邃经学。乾隆乙酉拔贡。学使翁覃溪称其经术湛深，能于先儒注疏外，发抒心得，以著作手期之。乾隆丙辰，授四会教谕。谈经之余，著《经史析疑》二十四卷行世。

锷按：梅林此书共二十四卷：论经者十八卷，论史者六卷。经依十三经编次，备列诸儒成说；而大旨以钦定御纂为宗。史自上古至明，略举治乱兴亡之迹，摘要平议，亦以前人论次为断。书用问答体，逐条劄记；盖梅林居冷官时，与诸生讲习，汇而成编者也。梅林治经远有承传，故其辟述经旨，颇能折衷众说；惟谈史则多迂浅之论，无所发明。梅林别有《经史余闻》四卷，今不可见。

《经史余闻》四卷　　嘉庆《潮阳县志》十六《文苑传》。

未见

林氏梦鹗《茶经汇编》　　乾隆《潮州府志》二十九《文苑传》。

未见

〔补〕李氏永锡《宦次锦囊》　　嘉庆《澄海县志》十八《循吏传》。

未见

〔补〕嘉庆《澄海县志》十八《循吏传》：永锡所著有《植兰课余草》、《闲吟小草》、《宦次锦囊》，藏于家。

饶氏重庆《皇华记》　　同治《大埔县志》十七《宦迹传》。

未见

同治《大埔县志》十七《宦迹传》：饶重庆，字绍芳，号烜圃，城坊人；廪主汀之冢子也。性孝友颖悟，十岁能文，十三能赋；成童游庠，次年以第一名食饩。乾隆丁酉，选拔会考考职俱第一，授贵州龙泉知县，署正安州知州。奉旨运京铅，历任桐梓施秉，玉屏知县，皆有政声。尤加意栽培士类。著有《皇华记》行世。诗文诸稿藏于家。

锷按：烜圃少承家学，师其考汀及从父崇魁。两世并受知于学使翁方纲。及汀殁，烜圃方以选拔贡居京师，抄其遗诗乞方纲为传。方纲甚称烜圃文学，以为过于其父。此记名曰皇华，是烜圃历任守令官所至纪行之作也。据《埔志》，此书当时似尝付梓，今则传本绝稀。

范氏秉元《指测录》　　同治《大埔县志》十七《宦迹传》。

未见

锷按：秉元有《中庸解说》，已著录。此《指测录》，据《埔志》本传，当时固尝刊行；惜今未见传本。

郭氏光《摭古笔谈》　　光绪《揭阳县续志》三《贤能传》。

未见

《代友谈》　　光绪《揭阳县续志》三《贤能传》。

未见

吴氏有功《见闻集》　　嘉庆《澄海县志》十九《文学传》。

未见

钟氏声和《岭海菁华记》四卷　　《三余诗草》六。

存　潮州林文在堂刊本。

邱景湘《序》：自俗儒执里巷之庸见，拘训诂之常谭：往往诮子山宫体词，有类于俳优；嫌丁廙华篇语，尚亏乎风雅。甚而《汉书》未读，辄议草元；《唐律》初谙，便嗤李白。胸臆是任，纰漏相沿。斯即口称龙门巨笔，不免游移；目睹鸿烈遗编，莫知宝贵。又遑论收翡翠于南海，采杞梓于西樵也哉！癸亥之夏，仆奉温旨，观察潮嘉。当政教粗举之余，方思访扶轮之才，广辅轩之采。适遇钟榕林主政，以《岭海菁华记》见示；仆欣嘉奉持，低徊诵读。见其摩写山川，搜罗人物；广征百家之遗册，表扬六逸之高踪。靡不手妙斲轮，心精引墨。航头之字，已免豕亥之差；壁孔之文，俨复鸿都之旧。秩秩乎，彬彬乎，厥制可谓茂矣！主政于文学两汉，于诗法三唐。向所著《古瀛存稿》、《三余诗草》及《岭南文选》诸大作，固以专集未出，购索几至限穿；一篇甫成，传抄竟令纸贵。今复采十郡之菁华，垂千秋之铅椠。捋撫虽富，不汩性灵；修短纵殊，悉中矩度。诚所谓方朔万言不伤烦，阮咸三语无嫌简也。仆曩联桑梓之谊，得缔风雅之缘。语昔数旧，重与徘徊；握手论文，弥深景恭。遂忘谫陋，率赠小言。备极物色之私，用伸攀援之意。他日木天对策，枫阶摛词；位进三旌，集成一品。其驰誉鸾掖，腾价鸡林，更当何如也？同治甲子季春月，前翰林院庶吉士、惠潮嘉兵备道，愚弟邱景湘拜撰于韩江官廨之西园。

《砚余近录》二卷　　《三余诗草》六。

存

林鸿年《序》：余习见迩日士风，所称为闭户穷经者，大都以科名起见，名成则随弃之；而欲求一皓首兹事，得失泰然者，实罕其人焉。往岁镜泉邱太史，观察惠潮；赋归，晤言间，道钟榕林主政名大称誉，谓“主政生平，酷嗜载籍，靡间初终。现花甲已周，尚朝暮手一卷不释；且著作最富，如《古瀛存稿》、《岭海菁华记》等集：皆自成一家言。”余闻已，慕焉不置也。是年仲冬，余便道至圭口，适主政来其昆弟署。蒙过访，握手甚欢；嗣出迩

所著《砚余近录》一篇相示。余朗诵数遍，见其巧意构思，盖有前贤思议所不逮，余意大快，因略叙其一二，并题三绝卷末，以志钦慕云尔。“瀛洲是日艳新篇，轩冕泥涂一例传。玉屑清言霏不尽，须知舌底果生莲。”“不分往古与来今，典籍公私费讨寻；看到烟霞绚染处，令人真欲铸黄金。”“至竟文人尚变通，辨讹订缪意无穷。卓然一代史才识，已尽包涵卷帙中。”赐进士及第翰林院修撰，前任云南巡抚，侯官乡愚弟林鸿年笏郇氏拜撰于圭江之行署。

张芬《题辞》：《砚余近录》一编，吾师于笔砚之余，随得而随录者也。师慧业夙该，绩学特异，輐断三古，炉橐百家；而又加以刊沉摘秘之功，搁精极微之力：故宜乎运斤成风，投刃中舞；鼓铎韄于词锋之生，趁辚轹于文阵之间；刻烛万言，挥毫七纸矣。迩者复于□云雕篆之余，仿匡鼎谈诗之意。驱烟遣墨，弗胶往哲绪闻；解节抉根，独储论世正识。纸扎供其摇劈，美萃云煓；藻采听其飞腾，源探日礬。古人有言：“口嘘翙凤，手作瞀龙。”以兹相方，洵无少逊。而谈者不察，辄疑以补天娲手，小试之要襦；被衮鸾文，下缝乎暮裤。噫！是直不知郇公尺幅，选并青钱；谢傅碎金，珍同黄绢也已。丁卯季春月上浣，门人张芬谨识。

《三余诗草》六：同治六年自寿诗注：数载成《岭海菁华记》四卷，《砚余近录》二卷。

锷按：钟声和，字榕林；本闽人，占籍海阳遂为海阳人。咸丰中，官户部主事。世业医，能诗文。自署所著书，曰古瀛某某，则彼固以潮人自称矣。所著《岭海菁华记》，今无传本；惟《砚余近录》，余家藏有其书，中多考证经典异同，而援据颇为精核。如韩文公晚年服金石药致死，见于孔毅夫杂说；且引《太白传》：“退之，服硫黄，一病讫不痊”之句为证。榕林则谓白诗，退之乃指卫中立，非韩文公；盖中立亦字退之，孔实误卫为韩也。又如世相传书火于秦；榕林则引《邮阁雅谈》，谓“秦焚书，在民不在官，当时内府所藏书，尚无恙。”诸如此类，皆能矫正前人讹失，新颖可喜。至谓妇人穿耳，始于三国；缠足始于南唐。不知天子之侍御不揃爪不穿耳，已见《庄子·内篇》；“云里蟾钩落凤窝，玉郎泛醉也摩挲”，已见大历中夏侯审咏《被中睡鞋诗》，是则不无疏舛耳。

〔补〕饶氏商《漫谭》　　蓝山《质居饶先生传》。

未见

张氏振南《燕游日记》　　《新修大埔县志·艺文略》。

存　抄本，未梓。

同治《大埔县志》十六《选举表》：咸丰壬子乡科李文灿榜，张振南副贡，中式四十一名。

陈氏于烧《枕余偶摭》七十二卷

存　稿本（潮安陈氏世馨堂家藏）。

于烧《自序》：余性喜睡，每返自华胥国时，或手一编翻阅，或宾朋杂坐，玉屑霏霏。辄于见闻之顷，取其一二，笔之于书。日积月累，纸墨遂多。近值偶暇，乃从敝簏检出抄之。不分伦次，不系义类，杂乱无章，计得七十二卷，名曰《枕余偶摭》。溯自秦汉而下，所为说部者，亡虑数千百种。他不具论；近世如周栎园先生书影，自谓生平所读之书，略存影子于胸中；余则未尝学问，枵然空腹，一些影响全无也。如赵恒夫先生"寄园寄所寄"，彼固欲有所寄，因以其寄寄之；余则澒澒洞洞，意未尝有专属也。惟褚人穫先生《坚瓠集》，义本庄子，等诸废物，不足为用于世。余之是编，比物比志也。噫！向使余少年时，下帷刻励，出其聪明才力，寝食于古，安见不足以自成其材，著作满家，堪为名山之藏；顾乃悠悠忽忽，唐丧数十年，竟成无用之物；存是编，用志我过焉。今老矣，日暮途穷，欲救过已无及；而始悔不十年读书也，悲夫！乾隆戊戌莱秋下浣，茧翁烧自识。

杨长发《序》：陈子紫岚，穷而好学，垂老不倦；终日手一编，泊如也。就目之所视，手之所抄，积而成帖，名曰《枕余偶摭》。大抵于常见之中，参以别见，非有异者勿录也。庄生有言："人皆知求其所不知，而不知求其所知。"由是思之：凡所不知者，即具于所知之中；徒知其所不知，而不求其所知，未可谓之真知也已。此书之录，吾有以知紫岚之心。异人出而问世，庶使见豕白头，言马肿背者，亦有以一旋其□也夫。银砂表弟杨长发乞峰甫题。

陈冰鉴《跋》：忆自嘉庆庚辰，从学金述之先生于仙田之德造轩，见丁君案头《枕余偶摭》一书，知为族叔祖紫岚先生选辑手抄，把玩不释；然初犹以说部外书目之也。迨道光辛卯丁君昆季延余馆于家塾，复得细绎寻味。见其中怪怪奇奇，源源本本，实可广吾人之见闻；而有益于制艺诗赋者也，但册半为虫蠹蚀矣。癸巳五月东厢三铺堤决，是书被洪水漂泛；既而为居停拾

得；晒后，以其废也。束置高阁焉。甲午余向丁君乞归，未暇整理，仍置敝簏中。戊戌冬，晴窗无事，偶检是册，暨为补残收阙，仅遗卷二十三至二十五，卷五十至五十二两册；余六十六卷，焕然犹新。而是书琐碎凑集成篇，虽遗失六卷，不碍其为全书也。噫！书之可传者，虽经虫蚀水浸，终不磨灭，若有鬼神呵护其间；后之人与余有同志，付之梨枣，传之无穷，斯又紫岚叔祖在天之灵所欣慰也夫！道光十八年戊戌冬至前五日，朗如陈冰鉴记。

康庄《题辞》　（不录）

陈雄思《序》　（不录）

锷按：陈于熮，字紫岚，海阳人。海阳陈氏自明季以诗世其家。紫岚之父潜崖，潜崖之父研村，研村之父心之，心之之父园公，园公之父觐墀。累代著述，咸有传帙；独紫岚名氏不见志乘。所撰《枕余偶摭》，《艺文略》亦不著录；仅有写本，秘藏于家。余搜辑乡哲遗编，陈君乙星尝出此相视。积稿至三十余册，编中所载，皆掇摘前人说部，旁及野史稗官；不分门目，随笔抄合。紫岚《叙》文，自比其书于褚稼轩《坚瓠集》。其实《坚瓠》诸集，搜采虽博，所引群书，未尽注明出处；非若此书，语必征实，无架虚杜撰之病。故余谓其书在近人笔记中，惟俞樾《茶香室丛抄》，差为近之。余曾劝乙星校付剞劂，以公诸世；终以卷帙繁重，未易梓行。兹为补录，俾览者知潜崖之后，尚有紫岚，又尝著有是书；苟有好事刊刻流传，亦说部一大观也。

郑氏昌时《韩江闻见录》十卷　　光绪《海阳县志·艺文略》。

存　道光甲申刊本。

洪肇基《序》：说部，史外一体也。其考国家之典故，述忠臣孝子高人奇士之轶事遗言，有与史相出入，为读史所必参者。顾其体别而为二：有杂说体者，张华《博物志》、王嘉《拾遗记》是也；有兼传记体者，柳子厚《龙城录》、东坡《志林》是也。此非沿波溯源，卓然得史家之法，而博观泛览乎体裁辨别之宜者，岂容涉笔而缀言哉？余友□郑君平阶，卓荦士也；性聪颖，多读等身书，为举业，高古有奇气，尤喜吟诗；但人多见平阶之善于诗，或未知其别有著作也。尝成《说隅》、《开方考》二书，刊行问世。近又成《韩江闻见录》示余；余读而叹曰："才大者，固无所不可乎？《说隅》，推阐《易》数说理之书也；《开方考》，依据礼经考典之书也；此书之作，则又即其

闻见所及，采而录之，以别为说部之书；是何不穷于所出也？经纬剪裁，一准史法；而又寓阐至理典则，事具首末，语成篇章；其殆小说家言，规以传记体，且陶铸语录考据者乎？亦可以观于世矣。”余素谫陋，未能扬榷古今，间有半解一知，亦尝泚笔记之，而不逮平阶远甚；今观此书，益惭赧不敢出；平阶诚何以得此哉？盖自十数年来，学益充，思益锐；又时遭坎凛，杜门却轨，不与世事通。其胸中轮囷磅礴之气，无所发泄，一惟泛酣恣肆于著述中。自贤人君子嘉言懿行，与夫仙鬼变怪，可惊可愕之事，凡有所得，皆载笔焉。太史公谓虞卿非穷愁不能著书，岂虚言也？嗟乎！以平阶之学之才，使其早入承明之卢，备纪载之选，炳耀铿訇，庸讵不足与当代名流相角胜？乃穷而多厄，不得奋其所蓄，仅自托于稗官野乘以寄意而移情，良足慨矣！然士生于世，有遇不遇；而文章之得失，则有传有不传焉。其传也，遇可也；不遇可也。此书之出，吾有以决其必传。其书既传，其人斯显；虽不遇，犹遇也。况天生我才，必有所用，又焉见平阶之不终遇也哉？平阶为余文字交，命余为之序，因不自揆，于篇中有触发余心者，附识跋语，而即弁言于简端。书凡若干卷，所闻见不尽吾郡事，颜曰《韩江》，概之也。然则是书，固不仅为韩江之书；宇内有同好者，皆将属耳目焉。辛巳阳月，愚弟松湖洪肇基拜撰。（《韩江闻见录》卷首）

杨廷科《序》：稗可名官，野则有史；秘枕助谭，且与《石渠金匮》争宝贵矣。韩江老友郑君平阶，善持论，著作等身。今春寓余愚山学署，适雨丝风片，竟日连宵；而浮杯剪烛之余，多所赠答。抒故乡之情话，证传闻之异词；以及一切谐笑语，胥载笔成帙。非惟有益词章典故，且大有关世道人心，题曰《禺山夜语》；成风之斤，其将以余为质焉。顾余铎于禺，不能以铎教，方思以谐教；欲有所辑以继沈氏《谐铎》后，得君此卷，间缀跋语。君之谐，无乃即吾之铎；而振吾之铎，其亦犹运君之斤欤？韩江野史，禺山稗官，将无同相视而笑；爰为之序。时嘉庆二十年岁次旃蒙大渊献如月中浣，慕蘧居士杨廷科题于番禺学署之冠蓬山房。（《韩江闻见录》卷首）

锷按：平阶《韩江闻见录》，凡十卷：第一卷至第八卷，多记潮州故实；第九卷全录自作诗歌；第十卷论易及六书音韵。《海阳县志·艺文略》，以此书列史类；核其名实，当隶子部为是。平阶著书极富，今皆残佚；惟此编尚有传帙。书中所传遗言轶事，或得自传闻，或本诸目击，往往与旧志足相参证。其推演乡先哲林仪曹易范《崖略》，阐幽发微，厥

功尤巨。他如辨乡音同异，可通韵学；以侵覃盐咸合口粘唇读潮音最正，与近儒古音无轻唇之说，正相吻合。又"陆厝围"条，引方言谓众为厝；"云梦"条引蔡洪《围棋赋》，谓云与圆通，乃双声之转：皆能援据古义，以解证方音。至谓平声十五韵为古今通韵，不知古无侵部；又谓声音韵可以相生，不知韵生于音，不能强别：此则不无疏舛。然潮人于声音训诂之学，向鲜津逮；明经独能推寻及此，亦可谓铁中铮铮矣。

〔补〕杨氏淞《潮州兴利除弊论》　　黄孔芬《镜川杨先生同年行述》。
未见

林氏显荣《潮州痛心说》一卷。
存　光绪壬寅刊本。
吴寄人《序》：今试问为人父祖，有不爱其子孙者乎？未有也。又试问父祖之爱其子孙，有不愿其足衣足食者乎？未有也。是故人生以百年易尽之身，常作千载无穷之虑者，岂好劳哉？为子孙衣食计，迫于不得不然耳。观乎此，而为子孙者，皆当默揣祖父所以爱己之心，还而上答乎祖父矣。乃观于我潮丧礼一节，或鬻产，或揭借，种种见费，弊端百出。其所谓报答罔极之恩者，乃其所以大伤祖父之心也。夫为人子孙而伤祖父之心，不孝莫甚焉。晦阁林先生忧之，为作《痛心说》。不惮绘影绘声，穷极形容；无非欲使凡在衣食之伦，革去不孝之风，群焉奋然共勉于孝也。先生为揭阳名宿，生而颖异。其教诲子弟门生，一以入孝出悌为本；语必折衷古圣，盖我潮豪杰士也。《痛心说》之出，垂三十年矣；揭邑遵者十居八九，他邑知者尚少，则缘刊本之未广布也。爰集我同人，取其原书；既正以亥豕鲁鱼之讹，并附记小注于简端，用以清段落，而便初学；匪敢曰知言也，务期妇孺皆一读能解云尔。时光绪岁次壬寅季春下浣，鮀江同济医院主讲，吴寄人识。

王氏定镐《时事谠言》
存　光绪戊申家刊本。
定镐《自序》：呜呼！中国近来人心，陷溺功利，至改本来学术及一切政事以趋外洋；溃堤决防，如洪水横流，不可遏抑。间有守正，不苟随浮泛；则加以阻学之名，攻击而蹂躏之，使无以自立。天下士靡不折入新学，以为开通。入室操戈，自相鱼肉，名教干城，无一任。奴隶程朱，腐败孔孟；肆

口雌黄，绝无忌惮。闻者如寒蝉禁口，不敢作声。时事至此，尚可言哉！然时事至此，忍不言哉？国家昌明正学，历今近三百年；士生其间，久受作人之化。守先待后，责有攸归。睹此泯焉，能忍而与之终古？偶检丁酉所□时政论阅之，不啻隔老。因□而论之，以见老道人心，江河日下，而标其卷端曰《时事谠言》。不惜以苦论危言，挽回万一。亦寸胶澄黄河意，多见其不知量也。然剥果蒙泉，不无私望云尔。光绪戊申仲春，小隐居士叙。

锷按：此书为《焉用斋文集》之一种，发行于光绪戊申。其时举国上下，方提倡新学，预备立宪。静山生长海峤，足不逾阈，竟敢公然讥评时政，著为此书，足见清之末世，言论尚得自由，非如今日动辄以文字贾祸也。篇中论著，大抵不满于西学；故对于新政，排击不遗余力。观其论易详操为隳战气，拟立宪为失主权，广游历为辱国体；甚至戒缠足，禁鸦片，亦谓百害而无一利。此等见解可谓东蠡测海，夏虫语冰；不独言之失当，抑且昧于事情矣。然其抉摘学校、报馆、女学、工艺诸弊端，在当时或以为讆言；而在今日，则不幸而言皆中；则又不禁折服静山见地之高远也。

卷　十

子部类书类

明

吴氏墀《蒙求注释》　　同治《大埔县志》十七《儒林传》。

未见

袁氏温《昆虫草木疏》　　嘉庆《澄海县志》十八《循吏传》。

未见

嘉庆《澄海县志》十八《循吏传》：袁温，字心广，蓬洲都人，万历甲午举人；初任云南阿迷州知州，升广西浔州府同知。滇池富珍贝，前官多以赃败，温独无所染，民交颂焉。后以老乞休，居林下十六年。所著有《迷阳集》、《昆虫草木疏》。

清

陈氏衍虞《古今比事》十二卷　　光绪《海阳县志·艺文略》。

未见

杨氏天培《奇姓录》　　同治《大埔县志》十七《宦迹传》。

未见

张氏翺《十三经集句》　　张克诚《张翺传》。

未见

《分类经史对语》　　张克诚《张翺传》。

未见

《集腋碎言》　　张克诚《张翺传》。

未见

《狼玕集锦》　　张克诚《张翺传》。

未见

〔补〕杨氏骏贤《囊中锦》　　阙名《骏贤公传》。

未见

〔补〕《博古篇》　　阙名《骏贤公传》。

未见

〔补〕阙名《骏贤公传》：公讳骏贤，字惠兹，号乐亭。早慧，十岁能诗文，家太史逊亭公，叹为奇才。秉性刚直，胸次豁然，货利绝不撄心。素嗜古，百家诸子，靡不周览。歌赋诗词，下笔立就。询以僻书，原委井井。未弱冠，文名丕著。著有《囊中锦》、《博古篇》、《竹窗诗文稿》，藏于家。（《百侯杨氏文萃》卷中）

小说类

明

叶氏芝《小山寓言》　　乾隆《潮州府志》二十九《文苑传》。

未见

乾隆《潮州府志》二十九《文苑传》：叶芝，字国英，澄海人，九岁有文名；屡踬场屋；年五十，弃举子业，隐西麓园，筑小山，石莲洞，半舫亭，

紫坞诸胜；日与骚人迁客分韵赋诗。著《西园稿》、《五云纪游》、《小山寓言》、《石莲洞诗》、《一指月咏史绝句》。书画尤工。（原按：芝旧传万历癸卯副车，与兄萼同榜，查府县志《选举表》并无其人。）

锷按：嘉庆《澄海县志·文学传》，称芝中万历癸卯副榜贡生，与兄萼同出吕天池之门；《府志》以《选举表》并无其名，削而不载。余考国英有《寄赠吕天池先生诗》，其小序曰："天翁吕太老师，望隆山斗，万历癸卯典试东粤，芝兄弟珥笔从事，而兄萼幸厕门墙。迄今庚午，垂三十年。（中略）言念先兄，光景如梦。芝何时得藉通家谊，热羔雉，登龙门。"（见《西园藏稿》）据此，则国英实未尝与兄同榜，《府志》芟之是也。

范氏沄《园居杂志》八卷　　《新修大埔县志·艺文略》。

存

吴氏开基《灵异记》　　光绪《丰顺县续志》。

未见

李氏勋《说映》二十卷。

存　稿本，未梓。

〔补〕邹櫄《李勋传》：李勋，号卣乙，字赞扬；澄海莲阳乡人也。少失怙，有至性。母陈延师课之读，过目成诵，久不能忘。好《楚辞》、朱子及经史，嗜古文词音韵之学，不沾沾于举业；然所谓文人未能或之先也。光绪乙酉，广东拔萃第一，领是年乡荐。读书奉母，淡于仕进。蓄书甚富，颜其室曰"半豹堂"。所著有《说映》二十卷，《蕙绸山庄诗集》四卷，《金刚经注释》一卷。子世彬、世焱诸生，世铨岁贡，彬、子瑗亦诸生：均克承家学云。（《灵光集》五）

锷按：李勋，字赞扬，一字卣乙，别号镜侬；澄海竹乡人。光绪乙酉科拔贡，会考第一，旋领乡荐，未廷试卒。家富藏书，精考据学。论古学，往往眼光独到。著有《说映》二十卷，《蕙绸山庄诗集》四卷。

释家类

唐

释宝通《多心经释义》　　《万卷堂书目》三，光绪《海阳县志·艺文略》。

存　日本《续藏经》本。商务印书馆影印本。

僧了性《大颠祖师本传》：禅师贞元间，还潮阳，领门人善觉等，开辟牛山，筑庵。又于县西幽岭下，置灵山院：自写《金刚经》一千五百卷，《法华》、《维摩》等经各有部数；又注解《般若心经》义，学者四集。（《灵山正弘集》）

锷按：大颠禅师宝通，道光《广东通志》，乾隆《潮州府志》，嘉庆《潮阳县志》，光绪《海阳县志》仙释家并有传。所著《般若心经释义》，不入《释藏》；宋已来目录家亦未著录。日本明治间，彼国藏经院辑刊《续藏经》中经部第四十二函，有《般若波罗蜜多心经释义》一卷，首题唐潮州灵山寺释宝通撰，盖即《海阳县志》著录之本也。是书释义，语极浅显，或疑与唐人经疏不类。余谓“禅宗直明心性，黄梅、印心、六祖悟道精要，总在机锋；文字迹象，实非措意；覆观历代祖师语录，可见也。”或又谓“禅宗至六祖尽扫去语言文字，故禅宗鲜著书者；至五季永明寿禅师，始有百卷之《宗镜录》；颠师距六祖甚近，于理不应有此。”（王弘愿居士说）不知禅宗固鲜著书；然今以《大藏》考之，玄觉禅师有《永嘉集证道歌》（《永嘉集》，《大藏》列入台宗著述；然据杨亿《无相大师行状》，玄觉初修《天台止观》，后因左朗溪禅师激励，与东阳策禅师同诣曹溪一宿而契旨，时谓之“一宿觉”；故《指月录》、《传灯录》，俱载其证道始末，宋《高僧传》亦列玄觉入《习禅篇》。且《永嘉集》乃推禅宗悟修圆旨，不能指为天台之书也。旧入台宗似误），实在永明之先。且《续藏经》中，五祖有《最上乘论》一卷。据《郡斋读书志》所载，六祖盖亦曾为《心经》作注矣。（晁公武《读书志》十六：六祖《解心经》一卷，《解金刚经》一卷；云唐僧慧能注。）又楚南禅师著《般若经品颂偈》一卷，《破邪论》一卷，亦在永明寿禅师之前；是所谓禅宗著书，始永明者，此说殆不足据。或又谓“夹山善会禅师，后颠师四十年；

而此书释密”字，引夹山“道无乎在，在见色便见心”二语；可知此书显系后人伪作。（印光法师说）诸所引证此书为伪者，惟此说最为有力。若书中所引之夹山，确后颠四十年；则此书纵非伪造，至少必经后人窜乱。顾以余考之，则殊未然。据《传灯录》十五：善会禅师，示寂于禧宗中和元年，寿七十七。由此上溯顺宗永贞元年，是为善会示生之年；而颠师息化于长庆四年。（僧了性撰《传》）时善会已二十岁。谓其年相接则可；谓后四十年，则殊非事实也。或又曰：“子谓两师之年相接，是也；然《传灯录》载善会卜居夹山，在咸通十一年，是时颠师圆寂久矣；颠师著书不应引其语，而有夹山之称。且善会僧腊五十七；当其二十岁时，固未曾受其戒也；颠师又安得引其语以证经。”释之曰：吾所辨两师年岁，乃以说者谓夹山为善会，而驳其后颠师四十年之说也。其实颠师所引之夹山，当是如会禅师；并非善会禅师也。善会称夹山，固人尽知之；如会之称夹山，则人未必尽知也。考宋《高僧传》十一：长沙东寺释如会，韶州始兴人；殁后，刘膳部轲为著碑，敕谥传明大师，塔曰永际；亦呼所居为夹山和尚：此如会号夹山之明证也。传又谓如会大历八年，止国一禅师门下，后居长沙东寺。穆宗长庆癸卯，终于寺，春秋八十；是如会之卒，先颠师一年也；然则颠师之与如会，固生而并世者也。以并世之人出语而互相征引，事至寻常；况“见色便见心”一语，在当时禅家习闻已熟；故颠师注《心经》，不妨偶一引之。《传灯录》十一载仰山上堂，僧问：“古人道‘见色便见心’云云。”可见如会此语，当时辄为禅家所称引。仰山为沩山法嗣，而与善会同时；故此僧称如会为古人。若善会卒于中和元年，不数年而仰山亦继殁。此僧之间年月，虽不能详；但以《传灯录》所记推之，僧问时，沩山当尚在也。沩山尚在则善会之生存，愈无可疑；此又“见色便见心”一语，非出于善会之明证。（又《宋稗类钞》十九博识类：东坡诗：“留我同行木上座，赠君无语竹夫人。”昔慧日至夹山，夹山问：“与什么人同行?”慧曰：“有个木上坐。”谓柱杖也。考宋《高僧传》二十九：慧日于嗣圣十九年西游印度，开元七年返国，天宝七年示寂，年六十九；则所见夹山当非善会可知。）然则因此书有夹山语，遂断为后人伪造者，至此可以涣然冰释矣。抑余更有进者，六祖不识文字，所撰经注，或出其徒所纂集（如《坛经》之类）；然终不能谓非六祖之言也。颠师自创院灵山，门人传法千余人；今所传经注，藉曰非师亲撰，而出于本空、本生之徒之结集；然亦不能谓

非颠师之语也。曾谓唐时州人文字之存于今者，儒家则仅有赵德《昌黎文录·序》，释家亦惟此书而已。观明人藏书，尚有传帙，则其流传盖已久矣。今以乡粹久佚之书，得复再显于世，治内学者，宜如何实存而爱惜之，乃妄以一孔之见，遽断其伪，几何不贻误后学耶！余因最录此书，颇致疑于证伪诸说，故略采禅宗记载，亟为订正；盖不忍以烬余古籍，得而复失；非好辨也。

宗颐按：此书《万卷堂书目》著录，作《大颠注解心经》；日本《续藏经目录》作《般若心经注解》：皆与《海阳县志》所题异。

《金刚经释义》　　光绪《海阳县志·艺文略》。

未见

清

释道忞《弘觉禅师语录》二十卷　　《龙藏汇记》弘觉下有忞字。

存　《释藏本》。

云栖弟子大周金之俊《序》：禅至今日，而"语录"之弊极矣。少林西来，原无文字；曹豁南迈，乃著《坛经》：渐有语言，总非色相。厥后宗师代出，接引随机；或传心要于单文，或显尼珠于只字。提关启钥，演无本之家门；抉髓搞筋，施不方之医药。天风鼓籁，虽则成音；短笛无腔，何尝有曲。"语录"之传，是亦后人之刻舟求剑，学者之借指观月耳；奈何偶落尘诠，遂成习尚；说法者以为非录弗贵，听法者以为无录非师。梨枣成林，豪毛尽秃。甚至魔民登座，必标叩系之机缘；狐子白椎，尽号支那之撰述。浅则虎皮羊质，画依样之葫芦；深则马角龟毛，驾脱空之鬼魅。向枯桩而寻兔，指歧路以觅驴。杜撰雷同，支离影响。忝宗门之话柄，坏初祖之家风。以斯为禅，何如无语；以是为语，何如无录。不有真师一听，孰遏野狐乱鸣：此《弘觉禅师语录》所以不可已也。禅师栽松宿世，折竹今生。早服儒冠，窥孔颜之乐处；中咨心要，洞佛祖之禅源。绍法天童，密云重布；扬容古路，法雨遍施。提令正而万国从风，当机圆而诸天府首。我世祖先皇帝金轮御世，慧日中天。访道觉民，不惜崆峒之拜；求人善世，宁惟功德之咨。特屏万机，亲发十问。如针入芥，似乳投酥。觉宝山开，徽文电耀。马驹腾高足，每承龙象褒扬；猊座显真王，回异泽犴威德。是以纲维三界，震动十方；临济中兴，

径山再世。棒头有眼，烁开障日之翳云；口角藏锋，截断迷津之胥纲。镜妖而穷搜藕孔，卫道而罔避棘丛。三要三玄，指归有在；五宗五叶，汇合斯真。夫以言止言，则妄言者废；以录正录，斯僭录者销。兹帙之刻，非沃佛之冰泉：息喧之毒鼓哉？其染指大乘，系心《宗镜》；慨正法之衰滥，仰振起之得人；目击道存，意消言下，赵阅道偶然撞彩，遇佛慧而开顶门。裴居士当下知音，礼运师而空心蕴。平阳箭过，始觉锋寒；良马鞭垂，方知影痛。须识千机万句，不是吾师唇吻边事；便疑家书户刻，未免世间门面中语矣。斯录具在，天何言哉？

祁骏佳《序》：骏佳初阅禅籍，见从上诸祖，每以法器为重，默识而预期之；窃疑曰："此事阿谁无分？奚问器为？"及观诸大老：如丹霞以应举选官，大洪以垂髫上第，正觉以进士驰声；而曹山、慈明、晦堂、佛果，皆以书生擅名当世；又如汾阳、圆通、白云、华严、灵源、佛印，或童稚神智，或博极群籍，或翰墨精妙：是皆能立谭取卿相者。而宝络虽美，象王弗顾；穴笼诚艳，鹏翅弗贪；此其器固有超越于卿相之上者矣。所以入此宗门，气吞佛祖，沤视大千，曾区区之毁誉得失利养名闻足以稍撄其念乎？古人法器之说，然后信其不诬矣。骏佳于近代得山翁大师焉；师髫年誉望，颙瞩公辅；乃年逾志学，即弃掌中之富贵，室家完美，顿断千劫之爱缠。此非所谓器越卿相之上，与丹霞诸公把臂于九天之际者乎？是以严霜震雷，如黄檗师登其堂；吞佛杀祖，如天童师入其室。骏久游天童老人门下，每从众中一望见，辄神耸意肃，曰："古所谓法器者，非斯人欤？"殆老人化去，师继其席，宗风大振，衲子奔凑。一时丛林公论，谓事事追纵古人，真足师范人天；而雅量厚德，不可殚述焉。法器之足重，不于此益征哉？佛果有云："吾禅如大海，必以大海受之。"正此意也。虽然，骏更有进焉：今之以池沼受海水者，不足道矣；苟以江河受海水者，则仅得师说之一二，而不能具体者也；即以大海受大海者，犹是智与师齐，减师半德者也；惟更有广于大海者以受之，乃谓之智过于师，方堪传受。盖必授受之际，恒有余地存焉，乃能通权达变，善继善述，以成克家之子；如其不然，洞山所谓全肯，则孤负先师法矣。骏佳观老人直截贞实，斩尽枝叶，师固得其旨矣；肰古人绵密之机用，玄奥之纲宗；又不啻如宝镜当台，胡汉俱见也。老人气宇如王，上下独尊，师固继其道矣；肰虚怀推潜德之同参，坦衷扫济洞之町畦；又不啻如惠风披拂，遍界皆春也。老人不辞笔削之劳以卫道，不避好辩之迹以荷法门，师固以担其任矣；肰谤书绝不寓目，笔舌化于无诤；又不啻如水天一碧，浪静风恬也：是正所谓善

继也，善述也，为天童克家之子也。苟非其器宽有余地，则死守师说不知变，犹之饱餐珍味不能化，孰知珍味之能杀人哉？具参方眼者，请读大师《语录》，则自知之，诚无俟骏之赘也。平原佣祁骏佳拜题。

《续指月录》十九。宁波天童山翁木陈道忞禅师，粤之潮州茶阳林氏子；幼有宿慧，因读《大慧杲录》，忽忆前身。云水参方，历历如见。即日走匡庐开先。投明法师薙染，后参悟和尚于金粟，亲炙悟者一十四秋；日臻玄奥，继席天童。顺治己亥，师奉诏赐号弘觉禅师，驰驿至京，万善、愍忠、广济三处结冬。（原注召对法语，别见《三世奏对集》）师晚号梦隐道人，乞归金粟，投老于会稽化鹿山之阳明洞天，乃自相山择吉兆塔于黄龙峰下。康熙甲寅六月二十七日，示寂，世寿七十九。

锷按：弘觉禅师道忞，康熙《宁波府志》，林杭学《潮州府志》，同治《大埔县志·仙释传》，并有传。其《语录》二十卷，在《释藏》“中庸”二字函内，共计三百六十九连，卷首载顺治十六年诏书敕书各一通。第一卷至第三卷，记师住明州太白山天童寺语录。第四卷记住慈溪五磊山灵峰寺及住越州云门寺语录。第五、六卷记住台州广润寺语录。第七卷记住越州大能仁寺语录。第八卷记住湖州道场山护圣万寿寺语录。第九第十卷记住青州大觉禅寺语录。第十一卷记再住明州天童山弘法寺语录。第十二卷广录法语。第十三卷示众垂代，因事垂代。第十四卷举古垂代。第十五卷对众机缘。第十六卷颂古。第十七卷赞。第十八卷偈。第十九卷佛事。第二十卷杂著，而终以御札一首。忞公示寂于康熙甲寅。明年嗣法门人显权等编记所闻为语录二十卷。（宗颐按：《大埔县志·道忞传》作三十卷，误。）乾隆元年奉旨钦定入《藏》，即此编也。

《北游集》六卷　　《雍正上论》。

存　《支那撰述》本。

《新修大埔县志·艺文略》：是编为道忞应清世祖召留大内时问答之语，及撰著杂文。其门人真璞随侍记录，本黄复为删定，法孙元德于康熙丙寅付梓。首敕书御札奏疏，卷一住大内万善殿语录，卷二奏对机语，卷三、卷四奏对别记，卷五、卷六杂著终焉。

雍正上谕：昔我世祖章皇帝，聪明睿智，临御寰区，万几余暇，留心内典。相传国师玉琳琇，禅师木陈忞，并蒙宣召，均荷眷注；而其实玉琳琇之

受知在先，恩礼优渥；及力辞告退还山时，皇祖留其徒茆溪森在京，欲令主席。玉琳琇以森年齿尚少，遂转属木陈忞，于是始蒙召见。两人之知遇，本自不同。厥后皇祖纶音再召，止及玉琳琇而不及木陈忞，是则玉琳琇、木陈忞之优劣，早已在圣心洞鉴中矣。朕前在藩邸，究心经史之余，偶拈性宗有所见。自御极以来，旰食宵衣，勤求治理，无暇论及；且恐天下臣民不知朕心者，或起崇尚佛教，轻视政事之疑。原欲俟十年后，庶政渐理，然后谈及佛法；今御极已十年矣；向检阅玉琳琇、木陈忞《语录》，见玉琳琇所著性地超脱，乃直踏三关者，实能丕振宗风，阐扬法旨。至于木陈忞《语录》，文采华丽，其中虽不无可取，而有支离牵强处；然亦具正知正见，于法门尚无大过。但所著《北游集》六卷，则乖谬之语，不堪观阅；今试举其一二，如纪载云："上一日语及近来经生，仅做得几篇腐烂时文，于己身性命二字，全不留心。师对曰：'皇上但悬一格，有人悟得祖师禅定即与他今科状元，自然个个留心矣。'"据木陈忞此言，是以祖师禅定为博取状元之具；且国家以状元之名诱人参学，尚得谓之禅定乎？何议论卑鄙至此？又如纪载云："上曰：'朕观老和尚上堂，与报恩和尚不同，何也？'师曰：'道忞举行，出自清规；玉兄犹仍时套，盖一向沿习教家故耳。'"朕观玉琳琇之举动，高于木陈忞远甚；乃木陈忞以清规自居，而讥玉琳琇为时套：可谓不自知分量矣。又如纪述："世祖谕旨云：'愿老和尚勿以天子视朕，当如门弟子旅庵相待。'"此等尤为诞妄之至。又如纪载云："上龙性难撄，一时鞭扑左右。偶因问答间，师启曰：'参禅学道人，不可任情喜怒'。故曰：'一念嗔心起，百万障门开者，此也。'上点首曰：'知道了。'后近侍李国柱语师云：'如今万岁爷，不但不打人，即骂亦希逢矣。又万岁爷，极赞老和尚胸怀平坦，亦最慈和乐易。'"云云。思此乃必无之事，明系凭空结撰者；盖因木陈忞当日结交内侍，闲中探得皇祖喜怒；而李国柱寺宦小人，本无知识，但见上意优待木陈忞如此，遂附会以答之；而木陈忞竟公然写此一段，自以为功能，欲以盗窃名誉。似此世谛流布庸鄙之行，岂真抱道之人所为耶？其他夸耀恩遇时俗卑陋之词，屡见于篇中，不胜缕述。当日玉琳琇之叨蒙恩遇过于木陈忞。而玉琳琇语录中，除佛法之外，曾无一字纪载。闻其两次还山时，有人问及内廷召对因缘，但答以皇帝恩重一语而已。其法嗣茆溪森，奉旨留住京师数年，亦时蒙宣召，恩遇极隆，皇祖曾降旨欲封为禅师。茆溪森以父子不敢并受封号，奏辞甚力。及阅其《语录》，止言佛法，并无纪载夸张之一语。是茆溪森之卓识高见，亦如其师；较之木陈忞，则相去霄壤矣。玉琳琇着赐祭一次，茆溪森著追封明道

正觉禅师赐祭一次；以示朕礼重纯修，表扬正梵之至意。惟有骨岩行峰者，玉琳琇之弟子也，曾随本师入京，因作《侍香纪略》一册，以纪恩遇；其中荒唐诞妄之处，不可枚举，如云："端敬皇后崩，茚溪森于宫中，奉旨开堂，且劝朝廷免殉葬多人之死"等语，我朝并无以人殉葬之事，不知此语从何而来？又云："上郊祀天坛，皇太后皇后皆同往。"此等均如梦中呓语，不知为何人所欺诳，而冒昧笔之于书也？其他错误鄙俚处，览之令人喷饭。且《侍香纪略》前有吴世瑞序文云："昔老和尚自京师回，见人录写万善殿中召见问对因缘，便加呵斥。"则此纪略，老和尚在日若见，亦呵斥否？据吴世瑞序文之言，是行峰之纪载，人人共知其非，当时必早有指摘之者；乃行峰下愚，执著不移；况玉琳琇之清风定识，超越尘凡。此等纪载，既其所深恶；而行峰忍于背其师而为之，在国家则为不忠，在师门则为不孝，其罪讵可追乎。盖法门广大，缁流云集，狂悖无知之人，假名栖托者不少。如我皇考，昔年巡幸所至，或有远近僧众前来迎驾，皇考视之如田夫野老，亦不拒绝，或问话一二语；或遏古刹丛林，暂时驻跸，偶赐御书，以彰胜迹。其名利禅徒匍匐泥首之情态，人所共知，此朕所目睹者，而僧衲中竟有无知妄人，于瞻仰天颜后，即私乱纪载，以无为有，恣意矜夸，刊刻流行，以煽惑听闻者：此即行峰无耻之流也。朕前在藩邸常与禅衲往来，讲论性宗之学，不无一番狼籍。迦陵性音，频相接见，当日听其言论，于正知正见，不可言无；而情性好干世法，其行履未能贴实；是以朕御极时，谕令归隐；盖恐其与法门无益也。越数年间，性音圆寂，朕以时下宗徒，类多谬参法席，不达佛旨，较之性音，更为远逊；于是将伊敕部赐议追封禅师。又因伊昔开堂说法，为禅众所称，想其《语录》，自能裨益佛教，因亦谕令入《藏》。朕即位后十年来，办理政事，于释典一函一轴，实未曾披阅。近日方经详悉观览性音之所著述，较之从言诠知解边荐取者，不无稍优；而含糊处不少，惟露一己之爪牙，甚失直指接人之婆心：似此究未彻底利生之作，何可以为人天师范。朕从前失于检点，亦性音孤负朕恩处，着削去所赐封号；其《语录》入《藏》者，亦着撤出。况伊之法嗣数人，俱属庸碌之辈；其中或有如行峰之狂悖无知，将朕向日加恩性音之处，装点夸张，妄行纪载，以欺天下后世者，亦未可定；着该部行文各该省督抚，留心访察，不得容伊等将朕当年藩邸之旧迹，私记存留，违者重治其罪。夫佛教以明心见性，兴善能仁为本，与儒教亦相表里；然必其人可传，其书足重，则觉世牖民，可获利济之益；若如木陈忞之《北游集》，行峰之《侍香纪略》，则市井浮嚣虚伪之谈，并无关于佛法，且有害

于人心。若听其流传，不行销毁，后世之帝王见之，必以延接缁流为戒；则佛法沦落，信心者惮于护持；乃一二妄人妄说，贻之咎也。着该部行文各省，将《北游集》、《侍香纪略》，及圣祖皇帝巡幸时，僧衲纪载之书，其中除讲论佛法外，凡有书写时事，虚妄捏成，夸耀恩遇者，概行查毁。并晓谕僧众，不许私自所藏；有违旨隐匿者，他日查出，以不敬律治之。行峰有玷伊师玉琳琇之教，自行峰以下及其徒众，着直省督抚详细查明，尽令削去支派，向后永远不许复入祖庭。现在开堂说法者，即摘钟板，另选玉琳琇下别支，承接方丈；此与常住道场十方参学人无涉，地方官不得多事扰害。木陈忞亦应照此惩治；但念伊当日曾受皇祖之恩眷；且伊师密云悟契宗门之妙谛，得教外之灵机，所著《语录》诸书，实有裨于禅教，着从宽免其处分；但表襮其过，以明告天下。如此，则天下后世之盗窃佛法，以逞其诳诞之言，肆其诈伪之行者，知所儆戒，庶几不负我皇祖当年护持佛法之盛心焉。特谕。雍正十一年正月二十五日。

锷按：弘觉禅师于顺治十六年奉诏入京，说法内廷，至明年五月还山；凡结冬万善、愍忠、广济三处，几近一年。此书乃弘觉门人真璞随侍记录召对时法语，故名《北游集》。考当时与弘觉同被征召者，有玉林通琇禅师；而弘觉恩眷特隆。相传世祖手诏弘觉，辄称师而不名。（世祖所赐弘觉手谕，乾隆间曾收缴焚毁，见《禁书总目》。又王士祯《池北偶谈》，载世祖御书岑参诗，赐弘觉禅师云："洞房昨夜春风起，遥忆美人湘江水。枕上片时春梦中，行尽江南数千里。"在都城西善果寺。）叠颁衣玩。迨师还山时，上执手挥涕，命中宫留杖拂素珠，存拱大内，殆难悉数。观集中所记，与上问答，往往及于世谛；而恃宠直书，毫无忌讳，宜乎易世而后，此书即遭销毁之令也。今将雍正上谕一通录之，俾谈禅者，有所考焉。

宗颐按：弘觉禅师所著《北游集》，《续指月录》作《北游录》，与雍正《上谕》异。又同治《大埔县志·道忞本传》，作十二卷；而北游二字，作"北游"，误也。

《禅灯世谱》九卷　　日本《续藏经目录》。

存　《续藏经》本。

锷按：日本《续藏经》史传部第二十函，有《禅灯世谱》九卷，题明道忞编修，吴侗集。（商务印书馆影印本同）

释本果《正弘集》一卷　　《四库全书总目》一百四十五，道光《广东通志·艺文略》六。

存　潮州刻重本。

本果《自序》：天竺古先生之道，自后汉至中唐，虽隆替不一，然未有非之者。昌黎公出，乃力诋之，因贬于潮；而潮则先有大颠在焉，事亦异矣。由唐迄今，莫不以阐提弥戾车视昌黎。余独以为八地菩萨之所示现；不然，何以求颠之至切，反欲闻其说之至亟耶？盖天下之妙理，非一人逆激之，则必有不畅。大颠固非常僧，昌黎公则犹鸿儒不足以尽之也。是时学者，仰公如泰山北斗；非是，岂能激扬佛学耶？在西域则鹙子、目连、马鸣、龙树、弘广、衲衣等，皆外道也。教法东来，千有余载；惟韩、欧二人与之作难，而佛道益盛。余尝爱牧齐子之言曰："非夹崖之束斗，则水势不雄；非铁石之钻磨，则火光不发。"打鼓弄琵琶，冥权显权，公与大颠，殆一鼻孔出气者也。竖儒雏沙门，曷足以知此。因哀集二传三书《原道》、《佛骨表》等，寿梓发明渊赜云。时康熙癸酉秋七月，江陵释本果书于仙城西畴之报资方丈。（《正弘集》首卷）

本果《后序》：读韩子《原道》、《原性》、《原人》、《原鬼》、《通解》等篇，可谓真儒，而穷理尽性者也。排佛虽未当，其气岸可取。《维摩经》云："谤于佛，毁于法，不入众数佛门，早自道了也。"百丈云："说秽法边垢拣凡，说净法边垢拣圣。"惜韩子不知耳。若夫云门之打，临济之杀，德山之呵骂，是何等境界，则又非韩子之所知也。然和归工部送僧云："早知皆是自拘囚，不学因循到白头。汝既出家还扰扰，谁能更向死前休？"嗟乎韩子！岂非求道之真，而用心之切者乎？今时缁徒遍天下，恐未尝有韩子之研究根源，无问其到维摩、百丈、临济、德山之见处用处也。语云："善学柳下惠，莫知鲁男子。"仲尼日月，毗卢心印修武，殆欲兼得而未之或及也耶？抑已得而现大阐提，即世谛显第一义谛耶？惟证方知，难可测耳。《女挐圹铭》，正情钟我辈之意，当与道元男婚女嫁同科。特其语婞婞逼人，恐落情见，故须道破。如公之于大颠处，何等至切，当有三十棒，其话始圆，具眼者辨取。时康熙乙亥九月十七日，江陵释本果硕堂题。（《正弘集》卷末）

果山《跋》：编集昌黎大颠之说，以正弘名者，何耶？佛氏之学，不过八正而已。传曰：人能弘道，惟道触目，非隐而蔽于妄想执著；苟非其人弘之，甚难。世出世间一切诸法，莫不俱有邪正。词而辟之，拨而反之，岂易事哉？非昌黎则不有大颠，非大颠则不有昌黎；观其所以然，大非偶然者也。世有见昌黎像者，说欧阳永叔浑然似之；倘亦夙愿重来，激扬此道乎？复取《本论》中下合刻之，区别古今之谓儒，需人之谓儒，需者，不躁妄而从容乎礼法者也。真儒达道者，号曰理学。异哉！韩、欧、程三老，只遵孔教，不问佛为何人。不读其书，不究其理，一味横辟硬排，斯岂恒情可测。要在后世学子优柔玩绎，而自求得之耳。岁在旃蒙赤奋若中秋前二日果山僧书于报资方丈。（《正弘集》卷末）

《四库全书总目》一百四十五：《正宏集》一卷（编修周永年家藏本），国朝释本果撰。本果字旷圜，潮州灵山寺僧。是编皆述唐僧大颠事迹，而大旨主于诬韩愈归依佛法，以伸彼教；首列寺图，次为元大德，辛丑僧了性所作《大颠本传》，次为韩愈与大颠三书，次为《欧阳修别传跋》，次为《虞集别传赞》，次为诸家诗文，而终以本果自跋。据朱子《韩文考异》，以《与大颠书》为真；而陈振孙《书录解题》力辩其伪，且言其因仍方崧卿所编外集之误。然崧卿所刻《韩集举正》，今尚存淳熙旧刻。考其外集所列二十五篇之目，实无此三书，疑不能明也。愈与大颠往返事，见《与孟简书》中，而所传《大颠别传》，即称简作，其为依托，灼然可见。《韩文考异》亦引之，不知何所证验。考陈善《扪虱新话》引《宗门统要》所载宪宗诘愈佛光及愈皈依大颠，屡参不悟事，一一与此书相合。《宋史·艺文志》载《宗门统要》十卷，僧宗永所撰。盖缁徒造作言语，以复辟佛之仇，不足为怪。至儒者亦采其说，则未免可讶矣。

锷按：释本果，旧府县志无考，仅见此书云“潮阳灵山寺僧。”此编乃本果捃摭唐宋元人文字之关于大颠事迹者，诠次为书，故名其书为《灵山正弘集》。然卷末所录孤山与《骆侍御书》、《佛道论衡》、《续原教论》诸篇，皆与大颠绝无关系。据本果《自序》，谓裒集二传三书《原道》、《佛骨表》寿梓，发明渊赜。乃检集中《原道》、《佛骨表》，并无其文。疑今所传之本，或非康熙时原帙也。又集中《大颠别传》，撰者署名孟简。王弘愿居士谓潮去京师万里，简无由与大颠作缘。（见所为《灵山正宏集·跋》）不知大颠二字，乃退之之讹。宋人所见，皆《退之别传》，

无云大颠者。（陈善《扪虱新语》十一，公参大颠条。许景衡《横塘集》十五，答义仲一书所引：概作《退之别传》即本书《永叔别传跋》，真伪姑勿论，亦作退之。）疑其作大颠，亦本果所擅改也。（吴颖《潮州府志》十二，附载欧阳修跋文，题作《跋昌黎韩公大颠别传》。意者，本果此书，引载欧跋，当抄自《吴志》。见其题有“大颠别传”字样，遂删其上文，而以“大颠别传”四字，冠诸《退之别传》之首也。）《四库提要》谓此《传》称简作，为后人依托；而所引《别传》，仍作大颠；以晓岚之渊博，何亦未之深考耶？至韩公与大颠三书，虽欧、苏见解偶殊，然至朱子已有定论。后世末学拘迂，复囿于儒释之见，沾沾真赝之辨；如陈振孙、杨升庵之流，聚讼愈多，轇轕弥甚，亦只见其辞费而已。

〔补〕释德薪《义安弘释录》　　《莲山续文稿》一。

未见

〔补〕陈衍虞《序》：尘海茫茫，欲津无岸，芸然而生者，无不萦蚕自缠，飞蛾竞扑。箧蛇既已难断，籐鼠未免多缘。识迷于八还，修敎于五毒，伊可悯也。西方圣人，随机立教；虽有顿渐之分途，原无性相之别法。夫万行本心，三乘归一；相本空也，法亦是空。然而从门入者，首戒定慧；修三谛者，证空假中。其奈世际末流，空有相破；真妄互攻，禀承以为。户牖各自开张，函矢自为变迁。竞逐人我，圣灯因之不然，知果所由坠落也。吾郡虽僻处海澨，而大法南流，僧祇龙象，代有传人。惭愧建法幢于前，大颠阐禅宗于后，慧照为药山之皈依，世祖印弘觉之法乳。其他性教双修，不一而足；虽或显化于他邦，实皆降申于我土。独是才无赞宁，人非道宣，遂使僧史不传，灵迹湮没。起南荛和尚自崆峒山来，曰：“是我在矣。”起南，余族子，少为书生，便作出世想，苦空三十余年。回潮扫墓，驻锡西郊。乃搜遍《传灯》、《五灯语录》诸书，得古德开士若干人，剺为十科，备载真谛；颜曰：《弘释录》。展卷庄对，俨然灵山一会，至今未散也。和尚盖欲融瓶盘钗钏为一金，搅酥酪醍醐为一味；可谓竖圣善之宝坊，启未来之华业矣。虽然，佛之一字，我不欲闻。起南此录，毋乃丰干饶舌乎？梁武有云：“非言无以寄言，言即无言之累；累言可以息言，息则诸见竞起。”和尚了了人也，请作一了语，以代楗椎。（《莲山续文稿》一）

〔补〕《西湖山志》五：德薪，海阳人，俗姓陈，号起南。得法崆峒，晚归潮，筑华严庵于西郊；日与名流唱和，人称为南禅师。著《劫灰集》。

宗颐按：释德薪，字起南，俗姓陈氏，衍虞先生族子也。光绪《海阳县志》四十三《仙释传》有传，此书《海阳县志·艺文略》不载，今补入。

〔补〕李氏勋《金刚经注释》　　邹橒《李勋传》。

存　未梓。

〔补〕蔡氏心觉《心经述义》

存　排印本。.

〔补〕饶锷《序》：吾于西来诸经，盖尝读《华严》矣，四分四法界，事事无碍，当处现成，所谓顿而能圆者也。又尝读《楞严》矣，七处妄计，一一无非颠倒戏论，而归极于心言皆直，所谓渐而能通者也。又尝读《金刚》矣，三谛三观，依以了彻，一切法性无性，所谓开权显实者也。最后读《般若波罗密多心经》，寥寥止二百余言，非顿非渐，亦圆亦通；权耶实耶？显耶密耶？义蕴而旨趣无尽。六百卷《般若》妙谛摄于斯，三世诸佛心法赅于斯，夐乎邈哉！吾莫得而称焉。为之注者，古有靖迈法藏诸大疏，今有畴隐居士之详解。吾友蔡梦蝶，学佛而有得者也，病今注之蔓，而苦古疏之简奥也，奋然执笔，屏人事尽十日之力，述是义而授余勘定。余读之，喜其能折衷群言，明白透切，可通乎俗也；则信乎梦蝶之于佛，果有得矣。往时余与梦蝶以文字气谊相切劘，居相近，业相同也。去年余丁外艰，梦蝶之先人，亦后二月捐馆舍。未几，其仲弟又不幸早夭，而余兄亦于是时以疾卒。是余之与梦蝶，微独业同学同，其身世之遭逢，复相同也。夫人世生死聚散苦乐忻戚之故，余与梦蝶既熟睹而躬验之矣。梦蝶学佛人，其于尘劳虚妄，宜回向有悟焉；乃犹此之为，岂其中终有不能自已者耶？抑大雄说法四十九年，原无一字；而程子亦曰："万变皆在人，其实无一事。"梦蝶胸中，岂固了然于去住无契，而一事未挂，一字未著耶；而余之以区区名句文身，根尘迹象度梦蝶，毋亦自未能泯人我之见，而浅之乎视梦蝶耶？梦蝶欲余序其书，辄书此以讯之。(《天啸楼集》一)

〔补〕饶氏宝球《金刚经答问》一卷

存　未梓。

〔补〕饶锷《仲兄次云行述》：兄讳宝球，次名霈雄，字次云，晚自号二如居士。生而竺孝，貌癯削，奕奕有英气。年十九，以制举文有声于时，应县府试皆获前列。会科举报罢，不能博一衿，人皆为惋惜；而兄殊适然，未尝介怀。寻渡海至香江，习英文提苑书院，以非其好，数月竟归；遂绝意进取，佐家君权子母市肆，以勤敏称。兄性嗜学，身虽劬劳而手不释卷；又工为管弦丝竹之声。初读《文选》，苦其字难猝通，乃刻意治小学：自《尔雅》、《方言》、《说文》、《释名》、《广韵》以下，于古今人之言六书者，靡不探讨；其于《说文》尤致力焉；每校读一过，辄别纸劄记，朱墨并下，字同蚊脚；阐幽抉微，精核有突过前人者。于清儒治训诂者，最服膺高邮王氏，嘉定钱氏，谓为许郑后一人而已。兄既通小学，遂旁及金石刻文；凡奇形怪体正别俗伪假借通转之字，皆辨之。故就问字者，有叩必应，闻其说无不豁然意满。兄于斯道，其可能至于斯极者矣。锷曩者尝以岭东方言间杂蛮语，与中原语音殊绝；然穷其声变，察其本柢，旧音雅训，往往而存。曾欲就所知者，征之经传，故扬雄氏，为《潮雅》一书；兄闻而深韪之，从容为锷诊发数十事。上稽古训，通疏证明，如剖符之复合；惜仅得之口授，今已十忘七八。我书未成，而兄遽入丘墓，伤哉！兄晚岁喜浮屠氏言，习法相，持名号；与开元寺僧怡光善。所著书有《说文旁证》一卷，《金刚经答问》一卷，《片词碎义》藏于箧。未编纂者又可得万余言，然皆非其至；其深博可传世久远者，盖蓄于中而未出也。（《天啸楼集》三）

道家类

明

盛氏端明《玉华子》四卷　　《万卷堂书目》三，《千顷堂书目》十六。

未见

《千顷堂书目》十六道家类：盛端明《玉华子》四卷。端明以方术特授太子太保，谥荣简。

锷按：玉华堂为端明别墅，其旧址在今郡北金山下（见薛雍《金山读书记》）；故端明自号玉华子焉。此书盖盛言神仙导引之术，明时有慈溪沈津刻本（隆庆元年付刊），在百家类纂内；然今未见传帙。

吴氏洲《内外篇》　　萧翱材《吴洲墓志》。

未见

〔补〕唐氏伯元《阴符经注》　　唐彬《求赐谥疏》。

未见

〔补〕《道德经注解》　　唐彬《求赐谥疏》。

未见

〔补〕唐彬《求赐谥疏》：臣父生平所著，有《古经大学注解》，《礼编》，《易注》，《阴符经注》，《道德经注解》。（《醉经楼集》末）

郭氏之奇《新定道德经》　　《宛在堂文集》。

未见

之奇《自序》：晋王弼注《道德经》八十一章，段落纷驳，予窃取羲卦定为六十四章，以《易》配《玄》，由《玄》参《易》；道非易道，名非常名；观有观无，知终知至。众妙见于今古，四德行于乾坤；岂惟函谷五子，牛背生人间之紫气；将使庖牺一画，龙德归君子之粹精云尔。（《宛在堂文集》）

陈氏元濬《觉世真经注证》　　嘉庆《澄海县志》十九《文学传》。

未见

谭氏廷俊《太上感应篇注》　　光绪《丰顺县续志·艺文志》。

未见

郑氏清《丹经》　　《韩江闻见录》八。

未见

《韩江闻见录》八：辟谷翁者，普宁横溪乡上舍郑翁清也。翁少有奇疾，医不能愈，遇异人愈之；且授以咽津炼气法，曰："苟熟此，可以辟谷，可以长生。"翁由是有道气。曾往罗浮修真数载，果能辟谷。十年前，归隐潮阳东山南麓萧氏之磊谷别墅。芒鞋竹杖，日事吟咏，洒如也。其孙茂才德华，尝出其稿若干卷，属予点定；读之殊飘飘有仙气。旋尸解。然风月之朝，雨雪之夕，客之游东山者，每见其往来磊谷间。翁又著有《丹经》传世；予备观

之，觉于修炼之旨，尚属引而不发云。

〔补〕郑氏清《仙学正传》二卷

存　光绪丁酉排印本，民国二十年上海宏大善书局石印本。

〔补〕郑清《自序》：仙与儒一道也，而分之则裂；裂则不可谓道也。或曰："道分于三教，是圣人未尝不分也。"仆应之曰："宇宙同一道，万圣同一心。三教圣人不分；三教之门徒，从而分之也。"古圣贤治定功成，隐身而去；或尊居天上，宰制化权；或隐名混世，遨游蓬岛，往来洞天。史独载黄帝乘龙上升，此盖以例其余耳；凡古圣皆然：如世之称古仙浮丘伯，度王子晋上嵩山者，即神农之隐名也；曰宛丘生，又曰青精先生，尝游罗浮化度，即伏羲氏隐名也。吕纯阳，古圣皇覃氏也；钟正阳，黄神氏也；李凝阳，狚神氏也；又若泰乙，蒲衣，偓佺，黄盖，中黄，皆古圣之隐者也。又如桂父者，岐伯也；子州支父者，风后也；云梦先生，鬼臾区也；辛文子，又曰计然，又曰渔丈人，太公也；鸱夷子皮，范少伯也。以后代言之：汉王乔子晋，混俗也，唐贾耽、成公绥，游世也，青城丈人，燕相也，真一子，员外郎程晓也：凡此不可胜举。以如仙通于儒，儒通于仙也；其各不相涉者，仙非高仙，儒非真儒也。善乎张洪阳之言曰："非高仙不能成真儒，亦非真儒不能成高仙。"古圣贤见则用其中于外，以化民，则曰真儒；隐则养其中于内，以生精气神，则曰高仙。立己立人，一得俱得。夫深山静摄，得一术以焚修，避世事如蛇蝎；纵其有成，不过多延寿算耳，非高仙也。闭户潜修，勤一艺以名世，指清静为异端，极其所至，不过才士，或守经生已耳，非真儒也。仆少不知书，亦务农，亦为商为贾；惟性好善，闻善则喜；及读孟子性善，程朱性理之说，如逃虚空者，见亲戚兄弟之欢乐其侧，不知其手如何舞，足如何蹈也。后渐及经传子史，一有滞义，精心研究，至悟乃已。用三法：以持身涉世；始以公平；不平者不能平，乃行退让；让久而多受侮，复行持高之法。此三法，皆得儒术；非有知于仙道也。年六十，偶得黄帝九门法：其法曰守飞门，逸户门，启咽门，巡喉门，会吸门，安贲门，沁幽门，约兰门，导魄门。昼夜精思，略通其义。按法行之，一月有效，三月而坎离交，五月而乾坤阖辟；至一载龙虎见象，眼有奇光，耳有奇音。仆不以为灵异，但觉前所行三法，皆属勉强，今得自然耳。乃搜罗道经，始得读《阴符》、《道德》、《黄庭》、《龙虎》、《大通》、《灵宝》众经，及《参同契》、《悟真篇》。潜心玩索，与儒道若合符契，并不相悖：故知仙儒一道，人不细察耳。仆既得

玄珠以后，累遇大难；然患来即解，事至则剖。由其精神足用，故事理而珠不失。老子曰："虚其心，实其腹。"又曰："载营魄，抱一能，无离专气，致柔如婴儿。"殆庶几焉。生死岸，烦恼关，知应免矣；自在天，安乐国，我其游欤！知音之士，苟得是书，受而信，信而行，行而专且久，无不成者。紫阳翁曰："皇天若负道心人，令我三途为下鬼。"吕仙翁曰："修真人，不妄说，妄说一句天公折。"由度世心深，故其言之真切；今仆亦云云。大清嘉庆三年腊月，榕溪阳和子郑清序。（《仙学正传》卷首）

〔补〕又《自序》（不录）（《仙学正传》卷首）

〔补〕古月氏《序》：《丹经》之传世者多矣；惟东汉魏伯阳仙翁，依《龙虎经》作《参同契》，取象于《周易》，以乾坤为鼎器，以坎离为匡廓，以六十四卦为火符。日用二卦，朝屯暮蒙，而其责在御者。世人重之，称曰丹王。钟、吕二真传道集，则专论五行生克，河车升降，气水合机；而其责在丸泥。殆有宋张真人平叔，济度愿重，始作《悟真篇》，复作《金笥宝录》，内炼之方。又作《金丹》四百字，颇为详尽：分性命为二宗，别内外为二药；而其要在取坎中之阳，补离中之阴：与《参同》并称善本。厥后石真人之《返元篇》，薛真人之《复命篇》，陈真人之《紫庭经》等作：俱不出悟真之旨。元初上阳翁作《金丹大要》，比《悟真》较详。其要在月出庚方，西南得朋；又在同类者相从；然亦多比喻之辞，未尝直言显露。虽曰"泄尽天机"，要亦藏珠海底。和阳先生以儒入道，其歌辞反复申明鼎炉药物火候抽添；总皆融会诸经，本原《悟真》，未见加详。而土德一颂，贯串全篇，亦犹《参同》之鼎器歌，《悟真》之四百字也。玩其独辟町畦，显露真常，每在众论易说杂说中揭出；即此而寻，门户开矣。其标名曰《仙学正传》，意谓仙不同儒，非正传也。间尝闻之绪论云："《丹经》虽隐奥，实与《周易》、《学》、《庸》相发明，如曰：黑中取红，明明德也；降龙伏虎，正心也；攒簇五行，诚意也；蟾光终夜照西川，精义入神也；谷神不死，黄中通理也；元关一窍，道心也；周天火候，四时行，百物生也。上观天文，俯察地形，穷理也；虚其心，尽性也；实其腹，至命也；让他为主我为宾，即朱子所云：'道心为主，而人心听命也'；积精累气以为真，即孟子养我浩然之气也；如鸡抱卵，'道不可须臾离也；举此数端。余可类推矣。'"愚尝慨先生之炼丹有三难焉：自轩辕、太乙神丹之后，灯灯相续，具有师传；先生乃独运神思，直造阃奥，一难也。丹士得玄珠后，例应隐入深山，或僻陋之处，抱一以虚其心；如达摩之少林面壁，海琼之武夷痴坐；先生既得玄珠以后，频遭患难，应事接物，几无宁

日，愚甚为患。先生曰："无虑，我得关尹子之道；其道云：'事物之来，我应之以性，不应之以心。'"以性应之，则心不动，而以物付物，此二难也。乙卯凶荒，有凶徒聚党，求索花红，否则劫抢。先生曰："我命在天，不在凶悍。"旋亦无事，三难也。有此三难，倘力量未充，操守不固，则兔走鸟飞，铅汞异炉，魁罡倒置，四七乖张，金玉销铄，螟虫互起；不惟败却前功，抑且有关性命。虽其刚勇过人，要亦平昔阴功，神圣默护耳。又且志量宏远，其言曰："我愿天下太平，风俗纯美，俾予得携杖逍遥于康衢之野，听击壤之歌，效封人之祝。观景星，睹庆云，此予之所大欲也。若栖身蓬岛，独乐洞天，乃不得已耳。"愚因受知于先生者深，而熏陶于左右者久；故独能知其详，不惜固陋，而乐为之序云。嘉庆三年梅月，瑶江后学古月氏知白序。（《仙学正传》卷首）

宗颐按：和阳子郑清，潮州普宁人；少习儒业；晚遇异人，得玄珠导引之术。清自言闻道以后，累蒙大难，患来即解，事至即剖。由其精神足用，故事理而珠亦不失。此书名《仙学正传》者，盖本戴起宗《学仙正宗》，以师传秘旨，推明仙意。（见紫阳真人《悟真篇·注疏序》）书分上下二卷：上卷载歌诀诗词共二百余首，皆发明作丹之旨；下卷载论说十余篇，于炉鼎铅汞胎息泥丸，反覆伸辨，而大旨归于清心寡欲，养性存神。故其论鼎器，以虚无为上（《虚无鼎器论》）；论修炼，以寂寞为宗。（《身心性命论》）与后世方士之专奉谈符箓科仪禁咒者，持论较为纯正。至谓养命莫先积德，炼丹要在心诚，与夫卷首《丹法要诀》，卷末杂说诸条，不独有类古哲格言，可书座右；盖其指归，直欲融合儒道二教为一炉矣。

又按：此书一名《和阳子证道歌诗论说》，《韩江闻见录》载清著有《丹经》，先君已著录；惟不知是否即此书之别名，抑另是一本；兹两存之，以俟再考。

〔补〕王氏拾蕉《阴骘文注疏证》　　何探源《咏梅山馆诗集北游草》。

未见

〔补〕何探源《咏梅山馆诗集北游草·哭王拾蕉诗》注：拾蕉于是年春辑《阴骘文注疏证》，内有《忏悔篇》。

卷　十一

集部别集类

唐

赵氏德编《昌黎文录》六卷　　道光《广东通志·艺文略》七，光绪《海阳县志·艺文略》。

佚　　道光《广东通志·艺文略》七。

赵德《自序》：昌黎公，圣人之徒欤！其文高出，与古之遗文，不相上下；所履之道，则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孟轲、扬雄所授受服行之实也，固已不杂其传，而由佛及聃、庄、杨之言，不得干其思，入其文也。以是光于今，大于后，金石燋烁，斯文灿然，德行道学文，庶几乎古。蓬茨中，手持目览，饥食渴饮，沛然满饱，顾非适诸圣贤之域，而谬志于斯，将所以盗其影响。僻处无备，得以所遇，次之为卷，私曰"文录"，实以师氏为请益依归之所云。（《全唐文》六百二十二）（宗颐按：此文旧刻《韩集》多有之，与《全唐文》语句略同；海阳郑昌时《韩江闻见录》亦载之，则歧异特甚，如起句，此云"昌黎公"，《闻见录》作"退之先生"，迥异于众本。或谓韩愈于宋元丰间，始封昌黎伯，德与愈同时，不应称之为昌黎公，当以作"退之先生"为是。宗颐谓韩愈之自称昌黎，见于集者多矣，愈籍隶南阳，先世为昌黎人，故常自称昌黎韩愈，亦如蜀人李白为陇西李广之后，

而自称“陇西布衣”也。陈继儒《偃曝谈馀》下云：“昌黎古韩氏通称，如李必曰陇西，崔必曰博陵，孙必曰乐安。”是赵德称韩愈为“昌黎公”，盖犹以韩公称之，固不待元丰加封昌黎伯，而愈始得称为昌黎公也。宋王十朋寄《曾潮州》诗，有句曰“德云昌黎公，圣人之徒与。”十朋之诗，盖剪裁赵《序》以为句，可知序之称昌黎公为赵德原文，决矣。《闻见录》之为书，乃稗官小说者流，非尽可信，故予据《全唐文》录入云。）

《万姓统谱》八十二：赵德，潮州人；举进士。泛雅专静，通经，有文章，能知先王之道；其论说排异端而宗孔子。韩愈在潮，置乡校，命德为师，邦人知学自此始。今郡学，韩愈庙，皆祀之，号天水先生。

〔补〕孙奇逢《理学宗传》十四：唐自中叶，老佛显行，儒道媮末，滥竽显仕，称儒者，顾相助为怪神。文公锐然以六经为诸儒倡，争四海之惑，屡跆复振，尝恨当时无羽翼之者。读《函史·学校志》，得赵秀才一人，能排异端，宗孔氏，便可为同心之人矣。后贞元间，常衮以故相出为福建观察使，闽、越尚未有学，乃设乡校，兴学者。未几，翕然化之。潮、海、闽、越之人，举仕士，仕上国，自韩昌黎兴学始。

韩愈《请置乡校牒》：孔子曰：“道之以政，齐之以刑，则民免而无耻。”不如以德礼为先，而辅以政刑也。夫欲用德礼，未有不由学校师弟子者。此州学废日久，进士明经，百十年间，不闻有业成贡于王庭，试于有司者；人吏目不识乡饮酒之礼，耳未尝闻《鹿鸣》之歌；忠孝之行不劝，亦县之耻也！夫“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今此州户万有余，岂无庶几者邪？刺史县令，不躬为之师，里闾后生，无所从学尔。赵德秀才，泛雅专静，颇通经，有文章，能知先王之道；论说且排异端，而宗孔氏，可以为师矣。请摄海阳县尉，为衙推官，专勾当州学，以督生徒，兴恺悌之风。刺史出己俸百千，以为举本。收其赢余，以给学生厨馔。

锷按：赵天水先生德，道光《广东通志》，乾隆《潮州府志·儒林传》，光绪《海阳县志》并有传。潮州僻处海隅，开化最晚；唐时以州人而登进士，仕上国，实自天水始。（《全唐文》载德曾官殿中丞）追韩公至潮，既置乡校，特举天水为之师，是天水学行为韩公推重可知矣。顾天水于公亦深服其文章，以为上可接周孔孟扬之传；故公去潮，赋诗留别；天水亦私录公文以教于乡。韩公为一代文宗，其立言固足千古；然当李汉未编定时，并世之人而知其可贵，至编录以成卷帙，天水先生不

能谓非韩公知己之第一人也。王十朋《梅溪集》二十七《寄曾潮州》诗云："韩公学孔子，不陋九夷居。蓬茨得赵子，如获沧海珠。临行赠以言，恨不与之俱。德云昌黎公，圣人之徒与！比周孔孟轲，不道迁相如。韩公不可见，赵子今亦无。"观此可知其交之深笃矣。此编《宋史·艺文志》、《文献通考》及晁、陈两家书目俱不著录。然今所传宋椠《韩集》，如海源阁所藏南宋初刻《唐人集》，善本书室所藏宋椠《昌黎集》卷首，皆有赵氏《文录·序》；盖以编韩文为集，自赵氏始，故载之也。

又按：旧时训蒙之《三字经》，相传为宋王应麟撰；而南海区适子黎贞，相继续成之。顾吾潮儿童诵习之本，则分上下两行：上行载王等之书；下行则别有三字经者，为南北诵本之所无。其文起首句"乾为天"，讫末句"必察焉"，凡二百十句，都六百三十言；皆取经书成语，贯串成编；文极渊雅可味。相传此经乃赵天水先生所辑，然无确证。谨附志于此，聊备一说；疑以传疑可耳。

又按：朱文公《韩文考异》，潮州锓版最先，盖文公亲及见之。当时迻写付刻者为袁子质，郑文振；而校刊之人，悉隐其名。（见《文公文集》四十五《答廖子晦书》，及《续集》四上《答刘晦伯书》）自来鉴藏家皆以宋本《考异》为文公门人张元德所刊定，不知实文振也。文振名南升，潮阳人，《通志》、府县志并有传。自王伯大重编韩文，以考异散入句下，文公原书，遂被窜乱；幸宋刻犹有传本。《季沧苇书目》，尚载其书，惟不知是否即潮州本也。清康熙间，安溪李光地获得浯溪吕氏家藏本宋刻，首题《昌黎先生集考异》。其第十卷本传后附有赵德《文录·序》，及苏文忠公《潮州韩文公庙碑》。疑此真为潮州郑氏刊本；因其未署刻者姓名，故世未之识也。因论赵德《文录》，故并及焉。

宗颐按：潘祖荫《滂喜斋藏书记》卷三载宋椠小字本《昌黎先生集》，后有影写绍兴己未刘昉《序》一叶。略云："大观初，先大夫曾集京浙闽蜀刊本，参以石刻订正之。"刘昉官至龙图阁学士，海阳东津人。其所云"先大夫"，即刘厚中允。据昉《序》，宋椠小字《昌黎集》其为潮州本者，一刊于大观，而一刊于绍兴。而赵德旧本，大观时犹有传帙，厚中所及见也。又《铁琴铜剑楼书目》载宋椠影钞《韩集举正》有方菘卿撰序。言其"校订韩集，旁取赵德《昌黎文录》，《文苑英华》，《唐文粹》，参互证验。"又云："今之监本，已非旧集；然校之潮袁诸本，犹为

近古。”以其言推之，则《昌黎文录》，淳熙间犹有传本；而所称潮本，殆即刘氏父子所刊之潮州本也。又善本书室所藏宋椠朱文公《韩文考异》，据其书目，称该书第十卷本传后有赵德《文录·序》，是《考异》中当亦有《昌黎文录》所采之韩文也。温丹铭先生曾从《举正》、《考异》诸书，精心校集，成辑本六卷，还赵书之旧，厥功伟矣。

宋

许氏申《高阳集》　　道光《广东通志·艺文略》七，光绪《海阳县志·艺文略》。

佚　　道光《广东通志·艺文略》七。

道光《广东通志》二百九十二：申为人姿宇轩特，识见通敏；读书一经目，终身不忘。为文渊洽温润，切劘端正，根于所养。大中祥符初，举贤良。天子东封，献赋颂者数百人，召试三人，申在列。学士院第其文，擢申第一。授将仕郎秘书省校书郎，盖特恩也。有《高阳集》遗稿，刘允为之《序》。

锷按：许维之运使申，乾隆《潮州府志》，嘉庆《潮阳县志·循吏传》，光绪《海阳县志》，亦有传。《高阳遗稿》书佚已久；其文今可见者，惟有《柳州府待苏楼记》，及《灵山开善禅院碑记》二篇。（见嘉庆《潮阳县志》十八《艺文》上，及《灵山正宏集》）陈尧佐有《送人登第归潮阳》诗云：“休嗟城邑住天荒，已得仙枝耀故乡。从此方舆载人物，海滨邹鲁是潮阳。”（见乾隆《潮州府志》四十二）尧佐所赠之人，或谓即申也。（宗颐按：此诗，《舆地纪胜》一百，作《送王生及第归潮阳》）

宗颐按：此书《宋史·艺文》七，作《许申集》一卷。考《舆地纪胜》九十广南东路韶州，有许申《曲江祠堂记》六句（辞曰：“庾峤之南，舜游之地，乐石奇怪而甲出，曹溪甘爽而泌涌；八泉会而同沿，三流合为曲江”），《张相公祠诗》六句（诗曰：“铁胎重整英仪峻，燕厦新成暑气凉，韶石遍图辉壁落，荔枝分植映房廊，开元旧事丰碑在，家笥犹传故笏囊”）虽为断简，要亦可珍，附录于此，以见一斑。

林氏巽《林巽之文集》　　道光《广东通志·艺文略》七，光绪《海阳

县志·艺文略》。

佚　　道光《广东通志·艺文略》七。

光绪《海阳县志》三十五：林巽人称为草范先生。外有《文集》若干卷（《通志》同）。

陈氏希伋《揭阳集》十卷　　道光《广东通志·艺文略》七。

佚　　光绪《海阳县志·艺文略》。

《万姓统谱》十八：陈希伋，字思仲，揭阳人。未第时，荐太学生马锡，有文武才，乞擢用；锡后立功，人以希伋为知人。尝上书陈利害数万言，皆切时病，元祐中，以经明行修举第一，擢知梅州。

锷按：陈知州希伋，道光《广东通志》，乾隆《潮州府志·循吏传》，《揭阳县志·贤达传》，光绪《海阳县志》，光绪《嘉应州志·宦迹传》，并有传。罗良会列郡名贤录，载希伋元丰间两冠乡书，肄业太学十余年，声誉籍甚，士人目为广南夫子。其所著《揭阳集》，今不可见。惟黄子高《粤诗蒐逸》二，载其《凤栖楼》诗云："千载传闻孰是非？高梧修竹晚风微。欲知古寺曾栖凤，楼殿今无燕雀飞！"尝其一脔，可以识镬中之味也。

宗颐按：戴璟《通志》言希伋所著《揭阳集》文四百余篇（吴颖顺治《潮州府志》九同）惜原书久佚。即其《荐马锡疏》，及上书陈利害数万言，奏罢出内库钱出买珍珠，诸封事，亦不可见也。《宋史·艺文》七有陈先生《揭阳集》。注，不知名，即希伋此书也。

刘氏允《刘厚中文集》　　道光《广东通志·艺文略》七，光绪《海阳县志·艺文略》。

未见

〔补〕无名氏《宋左金紫光禄大夫刘允传》：公讳允，字厚中；海阳人；登绍圣四年何昌言榜进士。胸臆夷旷，于经传注疏，诸史百家，以至天文地志医卜杂书，靡不赅贯。所著文今存者二百余篇，藏于家。（《刘氏族谱》）

锷按：刘光禄允，道光《广东通志》，乾隆《潮州府志·循吏传》，

光绪《海阳县志》，康熙《惠州府志·名宦传》，光绪《嘉庆州志·宦迹传》，并有传。光禄文，名目可考者，有许申《高阳集·序》。顾原文已不可见；诗则有《韩山》七绝一首。（句云："惆怅昌黎去不还，小亭牢落古松间。月明夜静神游处，三十二峰江上山。"）颇清真而雅丽也。

宗颐按：东津《刘氏族谱·刘允传》云："公曾梦一境，非人间世，梦中为诗云：'刘郎平昔志烟霞，时到云山隐士家。除却松篁芝木外，川原远近遍桃花。'又云：'尽日看山不厌山，白云飞去又飞还。傍人笑指云相似，云本无心我自闲。'又云：'武陵源上雪，片片杂云霞。惟有雪中桃，长开三尺花。'公初得昉，梦昉自诵其诗云：'杖摇楚甸三千里，衣惹秦山一片云。'已及中秋夕，梦游洞府，既寤，作诗八首，纪其事。"此八首亦见《族谱》，不具录。允文尚存《家训》一篇。亦载《族谱》中。据《族谱》允传云，"允文存者二百余篇，藏于家，余见《三阳志》。"又允曾孙撰《族谱序》，言"允所存文篇迭遭煨烬，莫能详述"。《三阳志》今已无传，而集宋时又多散佚，故其文遂益难觏矣。

张氏夔《禄隐集》　　道光《广东通志·艺文略》七，光绪《海阳县志·艺文略》。

未见

《万姓统谱》三十九：张夔，海阳人。政和中进士。为茂名令，辨民冤狱，太守致疑，夔投告身去，太守勉留之。诸司列荐为南中清介，惟夔一人，高宗赐玺书勉励。后通判廉州，秋毫无取。

郭棐《粤大记》二十八：夔前后以清节著。高宗尝书其名于屏曰："南有张夔，北有周昕。"夔五十登第，七十致仕，卒年九十三。所著文号《禄隐集》。子昌裔，通判容州，夔尝示以诗云："慎勿与人交水火，好尊名节重邱山。"后改琼州。持身谨饬，能不替其父风。

锷按：张致尧通判夔，道光《广东通志》，光绪《海阳县志》，康熙《饶平县志》，并有传。

王氏大宝《王元龟遗文》十五卷　　道光《广东通志·艺文略》七，光绪《海阳县志·艺文略》。

佚　　道光《广东通志·艺文略》七。

光绪《海阳县志》三十五：大宝所著有《遗文》十五卷。

宗颐按：王元龟遗文，今存者有《题白云洞赞》（见《阮通志·金石略》）、《韩木赞》二篇。《韩木赞》，《图书集成·职方典》，林杭学康熙《潮州府志》，胡恂雍正《潮州府志》撰者作王大宾，周硕勋乾隆《潮州府志》同。吴颖顺治《潮州府志》，张士琏雍正《海阳县志》则作王大宝。宝与宾二字形似易伪，旧志无王大宾名，是作大宾者，乃大宝之讹也。（郝玉麟《广东县志》误大宝为大宾，辨见光绪《海阳县志》十三《选举表》三。又《浙江通志》一百十五《职官表》五：宋时，知温州军有王大宾，字元龟，湖州人。考元龟为王大宝字，《宋史》大宝曾知温州，是知《浙江通志》作大宾，亦大宝之误，而湖州又潮州之误也。附为辨正。）考吴颖修《府志》，在顺治十八年，张士琏修《县志》，在雍正八年，而周硕勋《府志》则修于乾隆二十七年，实在《吴志》、《张志》之后，其时周氏当曾目见吴氏、张氏之书，乃于此文不署王大宝而作王大宾，是又知其不据《吴府志》、《张志》，而本诸林、胡二《府志》，致踵其误也。至《图书集成》则当是承《林府志》而讹。（据《故宫博物院文献馆史料旬刊》，《图书集成》始刊于雍正初年，胡恂修《府志》在其后，则当时纂修《图书集成》诸公必未见《胡志》也）嘉庆间同邑郑昌时作《韩江闻见录》有云："宋郡人王尚书大宝元龟先生，有《韩木赞》。"而吾师王师愈跋此文亦谓大宾当作大宝（见《缵槐堂文集》），特仅正《周府志》之误，而惜乎未言其致误之由也。故附论于此，以备搜采乡邦文献者参考云。

李氏关《北源先生文集》　　《补元史艺文志》四。

未见

《万姓统谱》七十二：李关，海阳人。早丧父，事母至孝。通春秋，余经诸子，皆知其大略。隐居不仕，以教授郡邑子弟；贫者助其笔札；尤精医术，乡人赖之，号北源先生。有《文集》。

锷按：李北源先生关，道光《广东通志》，乾隆《潮州府志》，光绪《海阳县志》，并有传。

吴氏丙《杂咏》　道光《广东通志·艺文略》七。

佚　道光《广东通志·艺文略》七。

宗颐按：《阮通志·艺文》，《杂咏》上多吴汝光三字，乃臆增，今省。

元

陈氏肃《莲峰集》　光绪《海阳县志·艺文略》。

佚　光绪《海阳县志·艺文略》。

光绪《海阳县志》三十五：陈肃，字文端，宋宝谟阁待制恪之子。宋末，避乱鮀江，教授莲花山下，讲明正学。文天祥过潮召见，与语奇之；檄为参谋，不就。至元初，以贤良应聘，赐笔举署总管府事，多惠政。累官朝列大夫，宣慰同知，总抚湖广常德路，有奇勋；迁枢密同知。所著有《莲峰集》。

宗颐按：光绪《海阳县志》二十九《艺文略》云：本传称："肃于宋季避乱鮀江，教授莲花山下，故以所居地名集。"《饶平县志》一："莲花山，在苏湾信宁二都之界，东接沧海，西瞰郡城，高压诸山，望之如莲花。"

郭氏真顺《梅花集》　光绪《海阳县志·艺文略》。

佚

蓝鼎元《郭贤妇传》：郭氏字真顺，潮阳周伯玉妻也。伯玉名瑶，以字行。少负志节，好读书。元至正中，举茂才异等，不就，隐居自乐，与郭氏相敬如宾，时称海滨冀子。郭幼聪慧，父教谕，授以书，辄不忘。通经学，旁及子史百家。能为诗，尤长于古。为人有智识，善谈论；当世是非得失事，了了胸中，片言断决；虽老于谋者，无以过也。元末大乱，盗贼蜂起，从伯玉避居村寨；寨众方潜思啸聚，以联络守望保乡村为名。闻伯玉故长者，群推领袖，将奉以主寨事，伯玉许之，归以告郭氏。郭曰："不可，寨中诸少年方骁桀自用，其气不可下，势皆不能为人下；而公为祸首，不亦愚乎？夫矜能炫智者败，轻敌寡谋者亡，不度德量力而先于众者祸。外负智勇之名，内收败亡之实，公何为一至于此?"伯玉曰："吾已许之矣，奈何!"郭曰："第

称疾勿往，请得为公谢之。”居数日，众果诣伯玉所。伯玉佯卧不起，以病报，众颇失所望；然犹以为稍瘥即视事也。郭氏因敛衽再拜，辞曰：“公等不知伯玉无能，谬推重寄，光荣已极；虽驽劣不堪，犹思矫首自奋，勉慰众望，不幸福薄灾生，当几疾作，此天所以限伯玉也，愿公等熟计，更立贤者，无为伯玉犹豫，致失事机。”众然其言，遂引去，别求主立之。未几，以意见不协，杀所立者，自相雄长，寨中大乱，为邻贼所陷；伯玉幸不罹于难，人咸服郭氏先见云！初寨中多农贾俦，相尚积粟，郭独劝伯玉分散之，无余藏，日暮索绹，人莫喻其意。至是贼人，尽燔所积聚。伯玉引绳系妻子，并自缚如被掠者，贼不以为意也；乘间得脱，至溪头寨居焉。明太祖定天下，命指挥俞良辅，帅众南征，时寨人尚未归附，俞以兵至，将剿之。郭氏乃作《颂俞将军引》一篇，遮道上之。其辞曰：“将军开国之武臣，早攀凤翼附龙麟。烟云惨淡蔽九野，半夜捧出扶桑轮。前年领兵下南粤，眼底群雄尽流血，马蹄带得淮河水，洒向江南作晴雪。潮阳僻在南海濒，十载不断干戈尘。客星移处万里外，天子亦念遐方民。将军高名迈前古，五千健儿猛如虎。轻裘缓带踏地来，不灭襄阳晋羊祜。此时特奉圣主恩，金印斗大龟龙纹，大开藩卫制方面，期以忠义酬明君。宣威市德民大悦，把菜一笠谁敢夺？黄犊春耕万陇云，鳌庞夜卧千秋月。去岁壶阳戍卒时，下车爱民如爱儿；壶山苍苍壶水碧，父老至今歌咏之。欲为将军纪勋绩，天家自有麒麟笔。愿续壶民歌太平，磨崖勒尽韩山石。”良辅得其诗大喜，郭因力言寨人无反状。良辅曰：“此贤女所居，其民必驯。”麾兵去。溪头寨得免诛夷，郭氏修辞之力也。洪武中，举伯玉贤良方正。征书至，郭氏又止之；于是伯玉辞不就，以山林终。有子三：碏，砺，矿：皆以儒术显，禄于朝。少子彦器，即矿也，以字行；举名儒第一，历官河南布政司参议，终朝列大夫。郭氏百二十余岁时，伯玉与矿俱先卒。里人高其行崇祀乡贤。而郭以年老，一省母家，作《归宁自叙》。其辞曰：“天甲年来度二周，暮桑榆景雪盈头。五经立业儒家雅，三子成名壮志售；桥梓有光联俎豆，柏舟无憾泛横流。阶前兰玉森森秀，斑彩扶来到首坵。”又数载卒，年一百二十五岁。（《鹿洲初集》九）

锷按：郭女媛真顺，海阳龙溪凤郭乡人，乾隆《潮州府志》，嘉庆《潮阳县志》，光绪《海阳县志》，并有传。所著《梅花集》，今无传本；惟《上俞将军引》一篇，见录于钱牧斋所编《列朝诗集》闰集四。蓝鹿洲为真顺作传，谓其贤智合陈婴母、辛宪英为一人。文学志行则曹大家、

王霸妻之流亚，殆非溢美之言也。

宗颐按：真顺诗今存者，有《归宁自序》二首，《渔樵》四咏。又有《赣州十八滩》十八首，《悼冢妇死难》二首，《劝家雍睦》一首，见潮阳《周氏族谱》。

明

林氏兴祖《棠阴清趣集》七卷　　《千顷堂书目》十七，《万卷堂书目》四。

未见

《八闽通志》六十三：林兴祖，三山人。（锷按：《元史》一百九十二《良吏传》有林兴祖福州罗源人，别是一人。）洪武初，从父宦游，遂家潮之海阳。为人简重，少有大志，苦学不辍，事母至孝；后以才行举。历官工部郎中，广西参议；调交趾卒。所著有《棠阴清趣集》。

锷按：伯贞林参议兴祖，道光《广东通志》，乾隆《潮州府志》，光绪《海阳县志》，并有传。《千顷堂书目》著录参议《棠阴清趣集》云：福清人，不知参议由闽迁潮，据《八闽通志》已自其父。故《广东通志》、《潮州府志》、《海阳县志》，为参议立传，并不著其迁徙始末，而直书曰海阳人。（《通志》据《戴志》作潮阳人，误）且征之各志选举表，参议固由海阳学而举洪武孝廉者也，是其为纯粹海阳人已无可疑。此集存佚，今莫得而详；旧抄本《治世龟鉴》（见《皕宋楼藏书志》四十一），及□□《复斋郭公行状》。（见《爱日精庐藏书志》十三）卷首并有署款三山林兴祖序文各一篇。审其年月，乃元良吏罗源人之林兴祖，而非参议也。

苏氏福《苏神童诗集》一卷　　罗学鹏《广东文献》四集四。

存　　《广东文献》辑本。

《古瀛诗苑·今集》一：苏福，潮阳人，明洪武神童征举。

《广东新语》十二：惠来苏福八岁，举童子科，年十四卒。论者谓“维岳降神。”以惠来地方百里，襟海戾山，其钟灵孕秀，亦非偶然。但其泄发太早，故享年亦促。譬之朝华之草，夕而零落，理固然耳。福入惠来乡贤祠；

年十四而俎豆宫墙，亦天下所希觏者。

王世贞《艺苑卮言》七：潮阳苏福八岁，赋《初一月》诗："气朔盈虚又一初，嫦娥底事半分无？却于无处分明见，恰似先天太极图。"惜乎年十四而夭，令陈白沙、庄定山白首操觚，未必能胜。（宗颐按：此语又见卷八文章九，命夭折中。）

《随园诗话》七：前朝广东惠州（宗颐按："州"字当是"来"字之讹），有苏神童《咏月》三十首。其最佳者，初一月云："气朔盈虚又一初，嫦娥底事半分无？却于无处分明有，浑似先天太极图。"初二月云："三足金乌已敛形，且看兔魄一丝生：嫦娥底事（宗颐按：二字《文献》本作不是）梳妆懒（宗颐按：《文献》本作手），终夜蛾眉画不成。"初三月云："日落江城半掩门，城西斜眺已黄昏。何人伸得披云手？错把青天搦（宗颐按：《文献》本作捻）一痕。"初四月云："禁鼓才闻第一敲，忽看秋月挂林梢。谁家宝镜所藏匣？盖小参差掩不交。"十八月云："二九良宵此夜当，镜轮虽破有余光；劝君夜饮停杯待，二鼓初敲管上窗。"二十一月云："破镜缘何少半规（宗颐按：《文献》本作亏），阳精倒迫若相催。弓弦过满知何似？（宗颐按：《文献》本作处）正是弯弓欲射时。"二十二月云："三更半夜未成眠。残月今宵正下弦；若有远行人早起，也应相伴五更天。"神童年十四而卒。人问几时再生？应声曰五百年。

锷按：苏神童福，道光《广东通志》，乾隆《潮州府志》，嘉庆《潮阳县志·文苑传》，康熙《惠来县志·乡贤传》并有传。

宗颐按：《潮阳县志》称神童遗著有诗文稿若干篇，今文已全佚；诗仅存五古《秋风辞》，《纨扇行》，七古《遣睡魔》，《送林鼎元》及《咏月》绝句三十首。（原著别有《公子行》已亡佚）其《咏月》诗，尤脍炙人口。各府县志艺文所录，互有不同，不过数篇而已。道光中，罗云山辑《苏神童集》，搜拾残遗，亦仅得二十四首。惟《惠来县志·艺文》及《韩江闻见录》则备载全作，共三十首。《闻见录》且谓"据别传定本与坊刻微有不同。如第一首，首句'晦夕推迁又一初'，坊刻'晦夕推迁'作'气朔盈虚'，'气朔盈虚'是闰月所由致。须十九年闰月后之初一方算气盈。又系节气事，与月无关。似别本作'晦夕推迁'为是。"据此，则《咏月》诗不但曾付梓单行，且有别本可资参证也。

林氏仕猷《叔文诗稿》

佚

宋濂《序》：君子之言，贵乎有本，非特诗之谓也；本乎仁义者，斯足贵也。周之盛时，凡远国遐壤，穷闾陋巷之民，皆能为诗；其诗，皆由祖仁义，可以为世法；岂若后世学者，资于口授指画之浅哉？先王道德之泽，礼乐之教，渐于心志而见于四体，发于言语而形于文章，不自知其臻于盛美耳。王泽既衰，天下睹古昔作者之盛，始意其文，皆由学而后成是；穷日夜之力，而窃拟之；言愈工而理愈失，力愈劳而意愈违；体调杂出，而古诗亡矣，非才之不若古人也；化之者不若，而无其本也。惟夫笃志之士，不系于世之污隆，俗之衰盛，独能学古之学，使仁义礼乐备于躬，形诸文辞，能近于古，则君子多之，然亦鲜矣；至于今又鲜也；求之岭海之陬，又鲜也；而有林君汝文焉，岂不尤可尚乎！林君居潮之揭阳，学诗三百篇，以求先王政教之善，治功之隆；贤人君子性情之正，道德之美；以治其身，其身醇如也；以淑诸徒，其徒蔚如也；以形乎诗，其诗粹如也。林君居平潮，非有人谆谆然告之，而能致力于此，其所得不既深乎？潮去京师六千里，林君身不出州里，而余知其名，其所为不既至乎？夫不资于口耳之浅而成文者，文之善者也；不资于爵位之显而成名者，名之高者也。余是以序而论之。君名仕猷。（《宋学士集》六）

锷按：质翁叔文林教谕仕猷，道光《广东通志》，乾隆《潮州府志·文苑传》，乾隆《揭阳县志·懿行传》，嘉庆《澄海县志·高洁传》，并有传。叔文诗见知于宋学士景濂；宋为作诗序，谓“其词粹如，至力深厚，求之岭海之陬，不可多得。”今其诗虽多亡佚，然五言古诗存者，尚有《白牛岩》及《送林述古》二首；七言律诗存者，尚有《秋游灵山寺》一首（并见澄海、潮阳两县志《艺文门》）诸作格律谨严，夷道闲适，绝无叫嚣凌励气习，真盛世之音也。《双山诗苑》网罗潮人篇什，兼收并蓄；于明独遗叔文，未谕其故。

宗颐按：《阮通志》二百九十二引黄志云：“林士猷，揭阳人，字叔文。”是林氏字叔文也。故先君据以题其集曰“《叔文诗稿》”。然宋濂《序》称“林君汝文”，而《序》文仅题曰“林氏诗序”，不及其名字，是

其字之为“叔文”抑为“汝文”，尚属疑问。

郑氏义《右史集》　　乾隆《潮州府志》二十九《文苑传》。

未见

《在翁梅花百咏》一卷　　《万卷堂书目》四。

未见

乾隆《潮州府志》二十九《文苑传》：郑义，字伯集，潮阳人。十五而孤，居丧以孝闻。及壮，通经史及诸子六书星历之学，永乐辛卯，领乡荐。壬辰，成进士，授北流教谕。宣德初，以母忧归；服除，擢周府长史。王重其学，优礼有加。嗣王立，义撰奉藩十五事以进，王嘉纳之。在国十余年，多辅导功。寻上书乞骸骨，不报。卒于官。所著有《右史集》、《梅花百咏》。

道光《广东通志》二百九十二：伯集丰仪峻整，少颖敏，刻意读书；草圣妙绝。暨入邑庠，益博洽经史。最后锐情于诗，卒以诗名。为文渊奥雄健。其教人读书，于轇轕肯綮处，多有致剖析疑义，启迪不倦。

锷按：郑长史义所著书，旧府县志皆云有《右史集》及《梅花百咏》；惟《通志·艺文略》作《郑伯集文集》；卷二百九十二义本传，又云：“义晚年工于述作，有文集若干卷，著有《右史集》、《梅花》等诗，藏于家塾。”则似《右史集》外，尚有文集者。兹仅以《右史集》著录，其《文集》不复再著。伯集以博洽宏才，擢周府右长史。是时周定王橚已复爵加禄，归就旧封。（橚太祖第五子，建文初，以燕王同母弟逮至京师，禁锢；至永乐元年，始诏归旧封。）史称橚好学能词赋，尝作《元宫词》百章；又辟东书堂以教世子有燉，有燉亦博学善书。（《明史》一百十六）足征当时周府风流文采之盛。而伯集《梅花百咏》，明人书目中，惟朱睦㮮《万卷堂书目》载之。考睦㮮为定王五世孙，疑《梅花百咏》，当时亦作于府中；故睦㮮得见其书以藏万卷堂中。至云在翁者，当时伯集之别号也。惜《百咏》中今仅存第九及第六十九二首而已。（其九云：“天工翦雪作花神，案上枝头雅态真。六出省裁成五出，古人题品到今人；黄须酿作蜂腰蜡，素质难沾马足尘。定有香魂游禁苑，因风点作寿阳春。”其六十九云：“逋翁得句有诗神，坡老情缘讽咏真。百岁芳名千古树，满天清气一闲人；梁园对雪谁知己？洛浦凌波迥出尘。且赋新诗

如作画，分明笔底暗生春。”）至奉藩十五事，今亦不可见矣。

萧氏龙《湖山类稿》　　道光《广东通志·艺文略》七。

阙　《潮州耆旧集》选本。

王渫《序》：士大夫登于朝，无卓然特立之操，以求所树建；及其退于野，犹怀容容系吝之心；充其念，将至于顽钝而不知止，则天下何所贵乎儒术矣。余览故黄门宜中萧先生《类稿》一编，而深慕夫先民典型也。当夫陟清班而秉简，则封章不避枢号，惟知讲定国是之为先。洎乎息谗口以归来，则烟萝可杜捷径，惟恐遗落世事之不尽。诚始终进退，不失其正者。备载斯编已考其筮仕，实明宗成化之初，大臣依阿，内宠干预，方士杂进，两厂为罹。至于灾眚见，军兴繁，固在廷臣子，吐露忠荩，上纾宵旰之日也；可言者不为不多矣：使言而当，则为罗永丰之疏，论阁臣不应起复夺情贬外，辄还馆职；言而不当，不过为林刑曹一辈，直陈妖僧等，夤缘欺罔逮狱，犹复故官，非有严绝谏臣，使天下之缩舌也。而此稿仅有请御便殿，以亲大臣；乞复言官，以广言路：惜名器，饬兵政诸条议。余方疑之，乃翻阅其先，引咎自效。上言五事之疏，竟削牍焚草以不传，则知先生能言人所不敢言，又不以能言自侈也。今存者大臣不职一疏，识被谴之繇；乞恩祭省一疏，表孝思之悃。耿耿依依，生平之大致如此。若夫啸咏于林泉者，历平陂而一视；投赠其同好者，引华邀以偕行。清风肆好，悠悠我思，盖以自全其天年，臻于耆耄，犹不失厥常度。享当世之太平，燕孙谋于累叶，何其厚欤！其与斯世之瞻三台，而不忍去；指戚畹为支族者奚若，或云：“昔之作者有言：‘文情非怨异抑扬，则流澹而无余味。’若宜中先生，怀才负气，讫于郁伊，弗获驰骋，展尽底蕴，可以怨矣；可怨，而诸诗之能不怨，何也？”余复之曰：“闻之，事君者，‘进思尽忠，退思补过’而已矣。”萧黄门于大诃之日，口北风沙，已非启沃之司，优容恩宽，左迁武阶提举，玉局洞霄，丰采殊矣；况际继体践阼，新犹日盛，其君臣一德，孜孜图治之衷，可无待草野老臣笃忠之虑；是先生方与天下同其乐，而又何怨之有？则夫诗词之浅深生熟，一无以关其心；而泛泛若不系之舟，亦放乎中流，听其所如，可止则止焉已。乃必沾沾办之。曰：“孰为贞观？孰为开元、大历？不已诞乎？”余既因稿以得其人，而重其人，因乐与传其稿。于四世嫡孙懋安之请，谨为之序以归之。（嘉庆《潮阳县志》十八《艺文》上作“谨为之序”，下又有“以懋安棉士之贤者也。其子天柱，孙元士、正士、吉士，曾孙寅亮，且峥于都人士而时为

冠焉，更为先生清白之有光云”四十五字。）康熙己酉秋七月，嘉禾后学、原棉山尹、廷尉平右司，王漋草于皇华旅次。（《潮州耆旧集》二）

冯奉初《潮州耆旧集·萧给谏湖山集·题辞》　（《潮州耆旧集》二）（不录）

嘉庆《潮阳县志》十六《名臣传》：萧龙，字宜中。少颖异，年十一时，御史郑文奎奇之，戏以对曰："纷纷举子，不知谁是玉堂人?"随答云："济济书生，必选我为金榜客。"尝从邑进士刘纪游。丙戌，登罗伦榜进士。与伦交最善，任南京户科给事中。遇国家大计，辄抗疏纠论，弹劾不避权要。宪宗时，雷震奉天门上疏纠参赞大臣不职。后因构诬，戍万全边，士从游者几百人。寻休致家居，筑草堂廓西，号湖山逸叟。著有《湖山类稿》。后邑令王漋得其草于裔嘉天柱，为之刊序行世。

锷按：萧给谏龙《湖山类稿》，初刊于康熙己酉。据王漋序文，稿中有请御便殿以亲大臣，乞复言官以广言路，及劾大臣不职，乞恩祭省诸疏。而给谏引咎自劾，上言五事之疏，竟削牍焚草，不传，可知王漋所刻《湖山类稿》，已非完帙。冯奉初辑《潮州耆旧集》，选给谏遗文为一卷，亦仅录《修政弭灾疏》，《陈弭天变疏》，《守道说》，《破邪斧》四篇而已。奉初于所选诸家，自言皆得见其专集；然则王刻《湖山类稿》，想亦寥寥数篇；故冯氏所辑仅此也。（《耆旧集》所选惟给谏最少）今王本已不可得，欲知给谏当时谏诤之风，惟有从《耆旧集》中领略其一二耳。至给谏之诗，今仅存《灵山寺》一首。（诗云："杖锡当年谒翠微，灵山风景世间稀。白莲香绽随流水，丹荔阴浓蔽夕晖；古冢已闻曾化镜，新亭犹想旧留衣。宦游几度成追忆，此日登临那忍归！"见《潮阳县志·艺文》下。）

宗颐按：萧龙遗文今可见者，又有《万全自叙》一篇。

盛氏端明《程斋汇稿》　　光绪《海阳县志·艺文略》。

佚

《程斋近稿》　　晁氏《宝瑮堂书目》。

佚

锷按：盛荣简，有《玉华子》，已著录。《县志》本传载荣简著有《程斋汇稿》行世。晁氏《宝璪堂书目》，又载有《程斋近稿》二书，今皆散佚。荣简以词林起家，雅负才名（《明史》三百七）；虽年逾八秩，有乞文字者，操觚立就；或缙绅过问典故，则缅缅然答不忘。（见陈一松祭文）惜乎简篇零落，所谓《汇稿》、《近稿》者，大体终莫得而详焉；然余从志乘及他书辑出，犹可得十余篇。兹录其目如下，虽非全豹，亦可见其一斑矣。序类：《嘉靖揭阳县志·序》（见乾隆《揭阳县志》卷首）。记类：《程乡令陆公遗爱记》（见光绪《嘉应州志》十九）、《龙川三大事记》（见康熙《惠州府志》十八）、《启圣祠记》（见雍正《潮州府志》二十）。碑铭类：《广信同知林昕墓铭》（见乾隆《揭阳县志》八）、《敛斋陈君墓志铭》（《金砂陈氏族谱》）。右数篇，皆散见各书。其篇亡而目仅存者，又有《赵母姚氏传》（见薛侃《中离全书冰玉堂序》）及《章妇行》一首（见道光《广东通志·潮州章烈妇传》）；并录于此，俾搜讨乡哲遗文者，有所考焉。

宗颐按：盛端明文，予所知见者，尚有《三山明贶庙碑记》（见嘉庆《潮阳县志》十九）、《大埔县学记》、《潮州府职官题名碑》（见顺治《潮州府志》十二）、《清野薛先生碑铭》（见光绪《饶平县志》二十）、《大埔饶氏大宗祠碑记》、《茶山公墓表》（见大埔《饶氏族谱》）、《梅翁丘老年伯崇祀大宗制锦序》（见《丘氏族谱》）七篇。此外别有《韩祠录序》（见《四库总目》史部传记类），则未睹其文。

谢氏纪《养心闲集》　　光绪《海阳县志·艺文略》。

存　潮安城南谢氏藏写本。

刘瑄《序》：我潮义士谢君，成化乙巳年终于正寝。胤子铣一日衰绖持《养心闲集》一帙谒予，泣而言曰："此先父遗稿也！生平吟咏记述，俱录于此。其所以寓叮咛告戒于吾后人者，至矣尽矣。不幸先父见背，铣辈抱无涯之痛，而幸手泽之尚存；奉持佩服，夙夜惟谨，罔敢失坠。尚虑后世子孙安于豢养，不知创业之艰难，守成之不易；不免既谚既诞，侮其父祖曰：'昔之人无闻知。'此孝子仁人之耻也；愿先生一言之，以垂不朽，其惠莫大焉！"余素重谢君之为人，又义其请，不获固辞，乃曰："言者心声也。言之粹者，

诗与文是也；本诸心之所蕴，有诸中而发于外者也。故君子之言，施之为仁义，存之为道德；而忠孝之理，不外是矣。”今观谢君《一闲集》之作，一吟一咏，和平简淡，无怨怒词，有以见性情之正焉；一记一札，核实平易，无虚诞语，有以见践履之纯焉。溯其所自，盖由君之为人，恬淡寡欲，读书尚义。其立心制行，固有大过人者；故其出辞吐气，举不违乎忠孝仁义道德之懿，可谓有诸中而发于外者也。韩子曰：“本之大者末必茂，膏之沃者光必烨；仁义之人，其言蔼如。”夫岂不信。虽然，此亦谢君创业垂统为可继者而已。为子孙者，诚能心前人之心，善继其志，善述其事，安处善乐循理，则谢氏之昌为未艾；而斯集之传，未必无补云。君讳纪，字弘毅，养心其别号也。成化二十一年乙巳冬十有二月穀旦，乡贡进士、横州儒学正，郡人刘瑄谨序。（《养心闲集》卷首）

郑窩《明故将仕佐郎尚义谢公行状》：公讳纪，字弘毅，别号养心；其先出福建莆田。当大宋间，有壶公者，家于揭阳。元季有讳振宗，始迁潮郡城南。公天资颖秀，通经传子史，旁及阴阳、医卜、书数之学。为文章，简洁雅奥；律诗步骤盛唐，古乐府浸淫汉魏。暇则逍遥幽轩，植奇花以陶情，调素琴以适兴。因得其趣，乃扁曰琴轩。心胸豁然，不为世故累；味道之深，得孟子“养心莫善于寡欲之旨，”又因号曰养心斋。遂作《养心闲集》一帙，藏之箧中，以示后人。（《养心闲集》末）

锷按：谢养心纪，乾隆《潮州府志》，光绪《海阳县志·义行传》，并有传。《志》称养心好施予，遇遗骸必葬，见贫乏必施；今城南谢氏，皆其后也。《养心闲集》旧无刊本，公裔孙建中，曾以钞本一册见示：卷首有郡人乡进士刘瑄《序》；《集》中凡文二十篇，古今体诗六十余首；末附郡人郑窩《谢公行状》，及莆田林和《谢公墓志铭》。养心诗文，类皆有为而作：如增祭田，报本兴宗，创义塾，济贫族，施棺埋骸诸记；皆自写其生平善行，以为子孙劝勉。至其诗沉健平实，绝去风华；虽偶尔吟咏，亦无非寓劝善惩恶之意；故观养心诗文者，孝悌慈善之心，不禁油然而生也。

〔补〕释氏法宣《无闻和尚诗集》　　《千顷堂书目》二十八。

未见

〔补〕《千顷堂书目》二十八：法宣《无闻和尚诗集》。镇平人，洪永间说

法少林寺。

薛氏侃《中离集》四卷　　《国史经籍志》五，《千顷堂书目》二十二。

未见

张明弼《序》：古今之所谓道学者有三，而德行事功不与焉。三者何也？曰谭性命也，广训诂也，诃佛老也。古今之所谓道学，所谓贤人，皆是也。顾吾尝私疑之，夫性命之理，诚非易窥；然自吾夫子言“一贯”，凡颖者皆知子之“一贯”，不必曾氏之子也；自夫子言“克己”，凡颖者皆知子之“克己”，不必颜氏之渊也。山下之知山路，从行者亦知山路；舟子知水道，附舟者亦知水道，浸假而使之独行，则不能复其处焉；是未可谓真知山水之路者也。闻夫子之言，而知“一贯”、“克己”，是未可为真知“一贯”、“克己”之道者也。如是安得遽谓之道学也？若夫训诂之业，其得力有二：或多老师宿儒以诏之，或耳目聪明听览不忘，强记先古之言，彼铎此鞮，以明其旨；前缀后辑，以汇其词。夫天之生圣贤，甚难也；而生聪贤之士，则十室三家，而即有之，是未可谓之道学也。至于矢口而斥佛老，则又夫人之所易矣。前二者，吾皆可以勉之，而况唇稽之事。夫韩公之诋佛也，其胸有所见而诋之者也；他人之诋佛也，如犬焉，闻一吠而众吠之也。为吕氏者右袒，为刘氏者左袒；然安刘者，惟周勃、朱虚数人；可尽以其左袒，而皆登之麟阁云台之上也哉？是亦未可遽谓之道学也。予故论古今道学之士，其坐于孔庑之下，攫生鹿豕而啖之者，亦有二焉：有幸焉，有冒焉。何幸乎？夫孔子之门，有七十二贤；然其行事见于《论语》、《家语》诸书者，不过三十余人；即冉有、宰我，《论语》所载，皆无一节可以见。龙伯之骨，徒以其身通六艺，能勤其官，遂邀贤名于千万世之下：是非幸乎？丰沛南阳之功臣，皆二祖风云之所感，气候之所应，不可谓非幸也；七十二贤皆尼丘之功臣，亦不可谓非幸也。假令孔子自封爵之，岂肯谓此辈尽贤人，而后世英杰之士，决不可与之差肩而让齿哉？故曰：幸也。有冒焉者：汉谚云：“举秀才不知书，察孝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龟。”唐人有犇马入都者，诘之，吾应“不求闻达之科”者也：斯则冒之说也。今有人焉，鸟鸣兽心，变诈蜂出，田庐万亩，环珥成群；及出而对人，则第佗其冠神。禫其辞，禹行而舜趋；世人不察，亦从而道学之；是皆“不知书之秀才”，“父别居之孝廉”；“不求闻达”，而“奔马入都”之试士也：皆冒也。往者，戴胜堕节于九江，马融比周于梁冀，犹且入阙里之祠；今虽已芟汰，然安知文中庐陵龟山之徒，非其人

乎？故曰冒也。冒富贵者谓之贼，冒功名者谓之奸，冒圣贤者则捧其足而礼之。何也？秉人伦者有刀尺水镜。人伦而至于圣贤：亦大矣；然且无刀尺无水镜，何也？其弊始于宋人之论道学者，但以“谭性命”，“广训诂”，“诃佛老”，为道学之榜目，而不以德行事功稽其实也。既不以德行事功稽其实，则有幸而为贤，冒而为贤；皆依口凭耳，而不敢正色以诘之，吾不惴，乃欲于千万世之下，奋然而思变其说。尤考其德行：其为孝子悌弟忠臣义夫信友也，而后进之；否则黜。次考其事功：其能化一人千百人，利一家一国，利天下也，而后进之；否则黜。但取二十一史之册，求一人之颠眷首尾，大可矜式者，忽然而称之，曰：亚圣，曰：大贤；求一人之颠眷首尾，绝无可訾毁者，忽然而称之曰：贤者。然后世不绝圣，代不乏贤。秦汉以下，德足化人，功可及物之流，皆可与四科十哲七十二子之徒，揖让于廊庑之下；而谭性命，广训诂，诃佛老，德行事功，罔所表见者，顾黜焉。嗟呼！自夫子之后，谓无圣人可也。谓一代之间，而遂无宰我、冉有诸人，不已诬乎？刻乎？寡耳而罕目乎？宋程氏乃以诸葛讳苑为未闻道，为不著不察之民。夫所谓道者，德足化人，功足及物之谓也。若必谭性命，广训诂，诃佛老，而后谓之道，则吾乡有人焉：田庐万亩，环珥成群；宗族皆有饿殍，乡党忍其荼螫；然而亦谭性命，亦多训诂，亦詈佛老，其贵子门生，力能屏其瑕，而帜其美，遂公然自厕于贤者之座，果足谓之贤乎？非幸乎？冒乎？而竟号以贤乎？汉以后，如严光、郭泰之高，诸葛孔明、郭子仪之精忠至德，而不称贤者，不能望吾夫子之宫墙。宋人徒以其未讲性命，广训诂，与诋佛老耳。然诸君子所独至，皆性命之极，训诂所不到，而佛老所不标也。假使吾夫子而在，宁武子、史鱼、蘧伯玉、公孙侨辈，皆极贤之，岂肯曰此辈，皆在我七十二子之下也；不可以号贤者，竟标而出诸大门之外也哉？故余所谓道学者，其说在此，不在彼。居恒闻揭山有薛中离先生者，道学人也，其所著有《图书质疑》、《研几录》，人皆以是称之；予未敢以为然。及令揭，诵其遗书，询其父老，始知先生有可以称道学者四焉：早年为父尝粪，事母孝：一也。壮而擢第，不受官，师阳明，卒其业；六年而后仕，无富贵之心：二也。在朝逢相国张嗛夏桂州，有小人彭泽见公《定储疏》，诬公得诸桂州。肃皇怒，廷鞫公，既可送狱，宵小锻炼之，讯七次，榜掠万端，公毙而复苏者数四，终不变，可谓杀身成仁：三也。既罢归，终身讲学，不预外事；所建除皆利泽及乡族：四也。有此四者，是吾之所谓道学矣，是吾之所谓贤矣；可以处夫子廊庑之下矣！予将有事于道学之林，将考其德功，察其幸冒；是故因先生以

告天下，吾之所谓道学者。时戊寅，嘉平金坛后学张明弼顿首书。（《薛氏族谱》）

陈鼎新《序》：揭祀乡贤者，有中离薛先生，而邑乘未载也。余叨符此邑，适因蠹简漫漶，与于采录之任，以先生入载矣，因考搜遗文，得其集而读之。夫先生为阳明门下，其著述大都以理学为宗；衍王氏“良知”而广其说。乃余因思理学之宗难矣。自周程张朱以来，先后天之旨，果有秘而未破，以俟后人开辟乎？谓后人而加乎前人，则难乎为作者。天根月窟，手足探摸，宜奥无尽藏，何以有未泄而令后者之增加也。谓前人必空乎后人，又难乎为述者。夫拥皋比，集四方问难之士，和与阐幽索隐，当日无古人而犹然；寄古咳唾之下，安用此剿拾陈腐为也？且说理而至于河洛《太极图》。抑又难矣。夫河洛图数万变，无方无间，通彻象纬，幻化鬼神也。即遁甲之离合，运会之推算，不出乎《易》数；而圣人作之，圣人契之，必有微境矣。彼京房、管辂、郭璞、邵子之说，其术之用《易》何神也？而况左氏所载，如卜敬仲之兴齐，又不止以一事见哉？迂儒漫无测识，妄谓重理而轻数。夫理依数以神，古来用数者，若至诚前知，洞若观火，今说理，徒剿袭心性理学空谈；即其余绪，铺张粉饰，譬如《四书》、《五经》，以语录之意平之，为直解；以直解之意拗之，为语录：文不同而意同也。若有不同而古今人之不相及，又可疑矣。即彼王氏良知之说，为所独创乎？何以汉、宋诸儒未有也；为非独创乎？何费王氏之标建也。且其同异之故，亦未有辨矣。众谓同则同，众谓异则异。同则何以分一家言也？异则吾道一耳；而何持说者有分也。即如今人漫谓圣教与佛宗异旨；然儒言静安虑，而佛不言定慧乎？儒言虚灵广大；而佛不亦言出入人天乎？此又何以别之也。今辨之者，每言“有为”、“无为”，“出世”、“入世”，教旨有分，而吾儒不言“无思”、“无为”乎，佛又不言“救度众生”乎？今漫摘其轮回鬼怪之说，斥为儒者不道；夫此特佛之支论，而非太始心性之宗，所谓上乘旨也。有能于谈心性处，细勘其同异，别若水火乎？若概指吾儒经世，佛教若空之说，予且闻之熟矣；然此设机锋以生难端，实不然也。窃又有说者，后先之迭起也，衣钵相承，不必戈室也；并贤之互立也，兰臭可谐，不必角户也。微言既杳，何妨即往古以阐扬；证向既同，何不各剖衷以参印。况天下尽由迷得悟，而迷者失生，追其悟也，纸上皆属陈诠；而当其导迷，则尽司南也。一饮食耳，知味者自参玄，乃味不离饮食得之。闻修思修之不同，而皆以证佛南宗北宗之不同，而皆以入仙时羲经之后，有焦氏《易林》焉，有扬氏《太玄》焉，犹然与羲经并昭也。

即性理一书，《太极》有图也，《九畴》有叙也，《元会运世》有纪也；后世有能明其义，即以发古人之含蕴，而《羲经》灿若中天，当不如局守象占，分别奇偶，为句读之鄙儒矣。吾今阅中离先生《太极质疑》及《研几录》，宁逊我明之所为理解，流布宇内，开示后学者哉？而又可废也。此新既已载入邑乘，而复为序，其遗编若此尔。崇祯六年岁次癸酉孟夏，赐进士出身、知揭阳县事，浙江后学陈鼎新谨序。（《薛氏族谱》）（宗颐按：此序所称《太极质疑》即《图书质疑》。）

张登鳞《序》：予少时闻故老谈中离先生廷鞫事，辄为耸然。因读《唐史》有感于“名义至重鬼神叹欺”之语，谓先生心实同符；惟时张说不证，元忠事亦稍类然。第蓬生麻中，先生则天挺矣。间世鲰忠，岂容易得。其学得统阳明，为理学宗，久有书传世；惟予孤陋不获睹；今年得其孙德卿谬延予西席，予因得纵览焉；既卒业，则先生忠肝义胆，道情德思，洋洋几席间，窃谓丈夫横身千古，仅一度出世，顶天立地，道实应尔，此亦何人不可行？何人不可明？何以忝然贸然？自甘埋没为也；盖予于是爽然自失矣。德卿世承其学，当指日怒飞；且孝友天植，有乃祖风，予雅嗜之；乃居恒怏怏未遇，惧羞先人。予谓德卿遇合自有时，抑千秋大业，不尽关此。假先生当口不掇巍科，亦必能以布衣血食；遇之显晦，何必问哉？而况谈理数于忠臣之裔，苟知学，岂有不达者哉？德卿唯唯。适一日，兴怀将重修文集，予毸而决之；因相与证讹诠次，付之梓人；工既竣；而德卿谬欲予一言，弁之简端；予逊谢至再，而德卿请益坚也。夫予小子，方碌碌逢掖，何敢弁先生文；无已，则姑述其向往先生及与德卿相告勉者，如此。后学普阳张登麟序。（《潮州耆旧集》卷四）

薛茂杞《跋》：不肖杞，去曾大父中离公已四世，每读遗集，辄恍惚音容如睹；然至廷鞫之变，泪辄泫泫下也。曰：“嗟夫！先人以不欺事主，至百折不回；于时群奸构陷，所不齑粉者万一；幸圣明洞察，庶得释归田里。言念时事，能不痛酸？”而杞今尚占俾蓬芦，曾覯扬之未克也，不其为先人羞？自是掩卷不敢读，所有藏简姑阁之。乃明公钜辅执事粤者，时时檄索，则觉阙简已多。予是重念先业，恫乎有余悲也！爰加补锲，庶几得睹成篇。噫嘻！先人往矣！而索先人言者，逾百年而若新；言重人耶？人重言耶？不肖则何敢知？知有先业，无敢湮泯云尔！曾孙茂杞跋。（《中离全书》卷首）

冯奉初《潮州耆旧集·薛御史中离集·题辞》（《潮州耆旧集》四）（不录）

《千顷堂书目》二十二：正德丁丑科，薛侃《钟离集》（宗颐按："钟"字乃"中"之讹）四卷。侃字尚谦，揭阳人，行人司正。

《薛中离先生全书》二十卷

存　民国乙卯排印本。

曾彭年《题记》：先生书存者凡三种：曰《研几录》，刊于嘉靖乙未。曰《图书质疑》，有先生自序，不言附刊。曰《文集》，刊于万历丙辰，今乙未、丙辰二板，久无存。《文集》尚有旧家藏本，《研几录》、《图书质疑》，则皆辗转传抄本也。三书各为卷数，惧其散而易佚也，用陆文安、王文成二书例，合而刻之，另加编次，订为二十卷：先之以《研几录》，《图书质疑》次之，《文集》又次之；而附以先生侄东泓《给谏疏草》终焉。道光朝，冯氏奉初辑耆旧文集，于先生作，具见搜罗，恨非足本。当日校雠尚精，抄本讹脱，往往藉以是正。其校无可校者，则姑仍之，不敢轻易窜易，示慎也。又案杨文懿公起元《惠州寓贤记》称先生所著有《研几录》、《图书贸疑》、《经传正义》、《中说》、《西湖记》诸作；《鲁论真诠》，未成稿，藏李鹏举家；又十余年，叶萼得之其敝笥中，追忆续成之。王氏渐逵《墓志》，何氏维柏《传》，均称所著有《研几录》、《图书质疑》、《经传正义》。湛甘泉氏《宗山祠堂记》，则仅称所著有《研几录》、《图书质疑》，以上四家所叙先生著述，互有不同。然考文懿所称前三书与王氏何氏同。其《中说》，寥寥短篇，已见《文集》中。《西湖记》无存。至《鲁论真诠》，则明言叶氏续成，非尽出先生手著。且叶氏读书时，在先生既没十余年之后，则为家传与志墓之文所不及见，亦自有说；惟《经传正义》为《甘氏祠堂记》所不载，则一疑案耳。冯刻《耆旧集》，亦不及《正义真诠》二书只字。冯氏去今近百年，搜辑较易为力，乃亦仅此，则此二书之亡，盖亦久矣。附著于此，以谂后之读先生书者。同里从学曾彭年谨识。

〔补〕饶宗颐、曾彭年编《薛中离先生全书·跋》：《中离集》，明时刊本有三：一刊于万历初元，焦竑《国史经籍志》卷五著录之。（《经籍志》成于万历中，则所录《中离集》，当为丙辰以前梓行本）一刊于万历丙辰，即中离孙德卿所梓；黄虞稷《千顷堂书目》卷二十二著录之；两本皆四卷。（二书目中离并误作钟离）其后薛茂杞复据丙辰本，补锲覆梓，是为崇祯本，入清并未重列；而丙辰本，道光间犹有藏者。冯奉初《潮州耆旧集》所辑《薛御史集》，即据之选录也。民国乙卯揭阳曾彭年编《中离遗书》，始据旧本，重为

厘次，分订二十卷，而文集居十一卷（自卷七至卷十七：卷七为奏疏，卷八卷九为序，卷十为论说，卷十一为记传，卷十二为祭文墓志铭书札，卷十三至卷十七皆为书札）。于是明椠原帙，遂不可复睹矣。曾编卷数，虽较明椠本为多；然中离遗文如《兴宁重修明伦堂记》（见《惠州府志》十八词翰下）、《林东莆太史传》（见《东莆集》卷首）二篇并缺，则其所据旧本，似又非完帙者。

〔补〕史氏杰《袜线集》　　《千顷堂书目》十九。

未见

〔补〕《千顷堂书目》十九：史杰字孟哲，天顺间潮州人。

〔补〕刘氏瓒《子襄诗文集》　　康熙《饶平县志》八人物。

佚　康熙《饶平县志》八人物。

〔补〕康熙《饶平县志》八人物：刘瓒字子襄，由国子生授通州同知，掌州事。正德壬申，流寇猝至，困城，瓒登陴固守，得不破。寻致仕归家，居复二十余年，九十卒。所著诗文，兵中失传。

饶氏金《茶山诗集》　　同治《大埔县志》十七《宦迹传》。

未见

〔补〕盛端明《奉训大夫剑州知州茶山公墓表》：公九龄通《孝经》，小学，《四书》。成化丁酉领乡荐，授汀州通判，擢守蜀之剑州。正德辛未，致政于家，优游十有七年。所著有《茶山漫稿》诸集。（大埔《饶氏族谱》）

宗颐按：饶金，乾隆《潮州府志·循吏传》亦有传。《茶山诗集》，想已亡佚；今存《入觐辞阙读书歌》七言长句九首，载大埔《饶氏族谱·艺文》。

〔补〕赵氏通《白云馆集》　　道光《广东通志·艺文略》七。

未见

宗颐按：赵通字半村，弘治甲子举人。乾隆《潮州府志·循吏传》，康熙《饶平县志》人物并有传。

翁氏万达《东涯集》十七卷

存　湖州刘氏藏嘉靖刻本；潮安饶氏天啸楼藏万历重刻本。

曹忭《序》：忭诚不学，尝览观载籍，奇伟闲特之士，阶勋华，垂彝鼎，出入将相，大抵皆经文纬武，鸿猷远略，信非浅中狭闻，偏材曲见，所可猎致。即如典谟誓诰，其言炳炳烺烺，至今不朽。盖黼黻润色，上以赞襄治道；传宣奏白，下以指授戎机。一言关百世之利害，片词定顷刻之安危。苟非其人，何言华国。宫保东涯翁公，崛起岭南，以豪杰自命。登第后与同志辈，讲谈理性之学，夜分不寐，以此学有本原，文非剽窃。公又抱至性，负奇气，作为文章，能包括今古，自成机轴。至乃奏对边事，陈说虏情；料敌如神，立言指掌。昔人所谓虽隔千里，如对面谈。一山邹公，与公为忘形之交，撰公《墓志》，谓公崇论宏议，浩如江河之不可竭；嫉恶锄暴，迅如疾霆之不可抗；出谋宪虑，秘如鬼神之不可窥。盖得其指矣。余谓公兹集之行，不但以为文焉尔。方今南北，困于夷虏；集中如区画三镇兵机，历历皆已效；良方效于北，可通于南；真如中疾之砭剂，适用之粟帛，海内将争先睹之为快，讵直文云乎哉！刻成，省长葵山郑公示余，且属叙其后。为敬书末简，以俟知音云。岁丙辰孟夏之吉赐进士出身河南布政司左参议南郡江陵后学曹忭撰。（《东涯集》卷首）

邹守愚《序》：余友宫保东涯翁公，以文学励名，卓然树声，以炳焕于世；盖异才间出，比诸麟凤；然余私服慕之，顾余不能及也。幸以操笔联寀从公，从公者垂三十年；迩炙辉光，春容谈议；披心腹，坠肝胆，对鬼神而贯金石，岂独昔人所称异姓兄弟者。居常时时要约，谓丁盛龄，际熙平之运，砥节励行，蕲树功名，以报明主稀世之遇。二人同心，笃践斯言，愿以异日：俟犬马力不足用，则辞荣逃赏，蝉蜕簪缨，铲迹闷景；相与究齐物之远旨，考盛世之奇事；蹑踪古哲，下垂永世；行且单骑只仆，遍游寰内之名岳灵源；盱衡抚掌，驭风凌云，冀庶几与异人者游，以是可终始相保，寄永矢于寤寐也。乃又结婚姻，以盟于叶，万毋相忘弃；不谓天屯耆哲，乃遽夺公以去也。至心绪言斯，岂余之所能几者？犹且耿耿属耳，淫淫垂睫，顾谓握手指心，竟成长诀，岂不伤哉！于是搜公之遗文疏草，汇次成帙。其言率抒英华之懿，曜道得之光，先国家之急。蕴藉古邃，典重而辨博。视之希寥，如商彝周鼎，经国垂世，以适于用，如菽粟布帛。乃奉以告西亭先生曰："是所谓存十一于千百也；东涯公之不朽者，庶其在兹乎？"西亭先生大加鉴赏，欢然以为今时

罕俪也。乃校刻之汴藩中，余于是挥涕《序》之，用告同志。嗟呼！若东涯公者，其古之大臣者非邪！公出入中外，奋不顾身，初终一节；名重华夷，勋留社稷，斯世之所拭目而倾心者，独执经守礼，不敢以盛世墨缞，而废予宁之典，丧不訾之德，勇于求去，宁忤圣心而不恤；此非有古大臣之风度不能焉。公方与客游武夷，归道病，会有诏，以大司马召人；使至，而公已不可起矣。嗟呼！论世尚友，其尚乐取于兹，以仿佛其平生矣。公讳万达，丙戌进士，官至兵部尚书，赠太子少保，赐葬祭，谥襄敏；居潮之揭阳，其先莆田人，与余同里云……（《东涯集》卷首，又见顺治《潮州府志》十二）

郑炯《序》　（《东涯集》卷首）（文残阙太多，不录）

翁铣《重镌襄敏公文集后言》：世大父襄敏公，黼黻宏猷，淋漓经史，其在世人睹记间，至悉也。存日以经济之余，摅为撰述刻于家，为倭所烬；惟疏议记序书铭若干卷，乃一山邹先生囊刻之汴藩者。板藏汴，藉不多得；即得，亦半为蠹鱼所浸没，夫使世大父以精神寄遗言者，与人俱湮，后之子若孙欲因遗言以羹墙，其人竟寥寥焉，铣实深龙文之愧矣。于是请假归，觅汴藩原板，剔其讹，厘其佚，复登诸梨，令垂简中。公之精神，隐隐犹存，而后子孙不至羹墙之无因者，政是役之以也。夫一山先生以姻年家，虑公与言俱湮也，而梓于汴。铣以联枝之戚，惧公与言俱湮也，而鼎镌于今日；则是刻也，亦追一山先生之遗意云。岁在癸丑菊月重阳日，侄孙铣识。（《东涯集》卷首）

冯奉初《潮州耆旧集·翁襄敏东涯集·题辞》（《潮州耆旧集》九）（不录）

《千顷堂书目》二十三：嘉靖丙戌翁万达《东厓集》十七卷。字□□。揭阳人；兵部尚书，赠太子少保。

锷按：翁襄敏《东涯集》有二本：一本嘉靖乙卯邹守愚刻之汴藩者；一本万历癸丑襄敏从孙铣重梓于潮者：二本皆十七卷。明人书目著录，皆初刻本，余所藏及所见本，则铣重刻本也；中阙页甚多。据铣《序》文称汴板半为蠹鱼所浸没，是铣所见汴藩刻本原书，已有残缺矣。吾友翁君子光，襄敏裔孙也。近从湖州刘翰贻家，得汴刻初印本，首尾完好，寓书告余，且云："潮阳郭君辅庭，已愿捐资翻刻。"若然，郭君于我乡文献，其功诚不可没也。

宗颐按：焦竑《国史经籍志》五有翁万达《东崖集》八卷。考万达集，初刻邹本乃十七卷，作八卷者，当有误也。又此书，《经籍志》作"东崖集"，《千顷堂书目》作"东厓集"，"崖"、"厓"皆误，今从万历癸丑重刊本著录。万历本亦十七卷：卷一，序文十三篇；卷二，序文十二篇；卷三，序七篇、碑四篇；卷四，记四篇、议五篇、论一篇、说一篇；卷五至卷十四皆奏疏；卷十五至卷十六皆书札；卷十七，传二篇、墓表一篇、墓铭一篇、祭文十篇。

《稽愆集》　　道光《广东通志·艺文略》八，光绪《揭阳县续志》艺文四。

佚

万达《自序》：君子行不诡道，故慎言修辞；即日用刺札，亦可以观也。予自丙戌筮仕以来，诸刺札多逸毁。癸卯春，入蜀舟覆，漂而复存者仅百一耳。甲辰迄今，凡有所启答，必畀之僮辈，并以其百一存焉者，编次为是集，疑于陈迹唾去之物也，乃不厌琐掇，诚以泝言观行，曩昔之愆违可知矣。致知存悔，震无咎以复吾无妄，固学者之事也。集凡若干卷，嗣得其所遗者补入，新者续入，而藏之私箧云。（《东涯集》二）

锷按：《稽愆集》，据襄敏《自序》，乃其所自编。自丙戌筮仕以来诸刺札也。子光曾搜集襄敏遗诗与唐翁承赞书锦堂诗合刻，曰《唐明二翁诗集》。而于襄敏诗，则题曰《稽愆集》；且冠以襄敏《自序》，并为之注曰："《稽愆集》原刻刺札十之八，诗则十之二；现仅刻其诗，刺札则别刻之。"《序》中言"札不言诗，赅之也。"余疑子光之言或近武断，盖《稽愆集》之载刺札，襄敏《序》已自言矣；苟编中有载及诗，襄敏《序》不应无一言及之也。考邹守愚所撰《襄敏行状》，公所著有《稽愆集》若干卷，诗文若干卷。以诗文与《稽愆》别为二集，则《稽愆集》中之无诗也明矣。谓原集刺札十之八，诗十之二者，不知何据？至谓此集未经刊行，以襄敏《序》嗣得补入，及"藏之私箧"二语推之：则此编固未完全杀青；其仅以抄本传世，理或然也。

宗颐按：《稽愆集》当时襄敏未曾刊行，故目录家不见著录。邹守愚《翁襄敏公行状》云："所著有《稽愆集》、诗文、《平交纪略》、《总督奏

议》，各若干卷。又二年乙卯取公文奏议《稽慭集》各若干首，都为十七卷，刻于汴藩。”是《稽慭集》中之文，邹刻《东涯集》实多采录之，唯非全帙。襄敏剌札，除见于邹刻《东涯集》、翁铙重刻《东涯集》外，冯奉初《潮州耆旧集·翁襄敏集》亦载之，多为邹翁刻本所无。翁子光先生因从上列诸书合其家藏手缮《翁襄敏遗文》别事采择，得襄敏剌札一百五十四首，厘为四卷，仍名《稽慭集》；意欲复原集之旧。于民国二十四年印行。

《思德堂集》二卷　　陈田《明诗纪事·戊签》十六。

未见

陈田《明诗纪事·戊签》十六：翁万达，字仁夫，揭阳人。有《思德堂集》二卷。田按：尚书以武功著，不以诗名；而横槊之余，自饶豪气。

锷按：襄敏所著剌札，有《稽慭集》；序跋杂著奏议，有《东涯集》；古今体诗，有《思德堂集》：《稽慭集》乃襄敏所自编。《东涯集》则邹一山所编刻，《思德堂集》余未之见，疑编者在襄敏之后也；此书不见录于目录家，旧府县志亦不载；陈田《明诗纪事》始著之，录襄敏诗三首。陈田贵阳人，宣统初御史，是《思德堂集》清季尚存传本也。襄敏诗今可考者，已具见子光所辑《二翁诗集》中（共古今体诗八十三首）；然记事所采三首，其《凤城水涨》、《枳儿岭》二篇，则在子光辑本之外，可据以补其缺也。

〔补〕薛氏亹《清野集》三卷　　乾隆《潮州府志》三十《隐逸传》。

未见

〔补〕盛端明《清野薛先生碑铭》：先生讳亹，字宗文（宗颐按：《府志》作崇文），清野其别号也。先世闽人，正德丙午、丁未间，避乱挈妻子入潮之饶平，四迁乃于海阳之东津居焉。读书教子，亲师取友，皆以德义为重。卒年七十有二。所著《清野集》，及谱系若干卷，藏于家。（康熙《饶平县志》二十）

〔补〕《古瀛诗苑》前集一：薛亹，字崇文，又字清野。正德年间，自闽迁于饶平，遂籍焉。有《清野集》。

宗颐按：薛亹，乾隆《潮州府志》，光绪《饶平县志·隐逸传》，并有传。亹文今可见者，有《答杨复斋骛先生书》一篇，及《家诫》十八则。（俱见《饶平县志》十九《艺文》）其答杨骛书曰："夫学无定在，定在非学也。今为学者，惟阳明先生《传习录》诸书；议论皆发先儒所未发，直开末路荒塞，以造孔孟之堂。盖间气所生，天资学力，与人不同"云云。亹虽不及姚江之门，观兹数语，乃亦私淑王学者也。其诗吴颖推为存三唐之雅（见《古今文草序》），惜所存无多。《古瀛诗苑》仅录其隐居七律一首。余考雍正《海阳县志》文集，又有《秋晓山行》七绝一首。《清野集》原本，久无传帙；光绪《海阳县志·艺文略》曾著录，惟不标卷数。

袁氏温《迷阳集》　　嘉庆《澄海县志》十八《循吏传》。
未见

〔补〕王氏彰《云中稿》　　乾隆《潮州府志》二十九《文苑传》。
未见

〔补〕《金台集》　　乾隆《潮州府志》二十九《文苑传》。
未见
〔补〕乾隆《潮州府志》二十九《文苑传》：王彰，字廷显，澄海人，宣德乙卯解元，正统己未进士。授刑部广西清吏司主事，持法平允。尤善诗文，人以远大期之。有《金台集》、《云中稿》行世。

蔡氏肇彻《诗匀》　　嘉庆《澄海县志》十九《文学传》。
未见

宗颐按：肇彻诗，世不多见。《古瀛诗苑》采其《偕友》、《游一水庵》诗一首。（诗云："一水同修禊，依然旧曲觞。忘言心自远，有侣兴偏长。野色侵波绿，村烟入眼黄，知心多白首，归咏醉斜阳。"）

周氏用《顾影集》　　康熙《饶平县志》六。
阙　　旧写本（潮安饶氏天啸楼藏）。

〔补〕饶宗颐《跋》：右《顾影集》，饶平周用撰。用字舜中，初号顾影道人，晚更号瞻峰，大埕人。弘治乙丑进士。官浙江按察司佥事。是集凡赋三篇，古今体诗七十八篇，非完帙也。《千顷堂书目》二十一有弘治乙丑科《周恭肃公集》十六卷，注云饶平周用撰。考瞻峰历官仅至佥事，不应遽邀易名之典。《万姓统谱》六十一有周用，字行之，吴江人；弘治乙丑进士，授行人，仕至太子太保吏部尚书，卒谥恭肃。据此，《千顷堂书目》著录之《恭肃公集》，乃吴江之周用，非饶平之周用也。《孝慈堂书目》亦有周用《周恭肃公集》。注，用字行之，与姓谱同。夫以同姓同名，而又同时同科，无怪黄氏之误以恭肃为瞻峰也。（薛熙明文在七十三有夏言撰《周恭肃公神道碑铭》，谓公弘治辛酉以书经魁乡榜。明年壬戌，登进士，筮仕行人。是恭肃举进士，实先瞻峰三年。《姓谱》、《千顷堂书目》并作弘治乙丑，疑有误。）《阮通志》二百九十三，载用由浙江佥事疏乞归休，居家十余年，缊袍草履，吟咏自适。今读其诗，颇觉澹泊有味。用曾被征操纂《饶平县志》。当嘉靖庚寅之岁，适为卒前一年。此事见《东里志》；旧潮州府县志皆不载，故附及之云。

宗颐按：康熙《饶平县志》二十二：周用有《鵩鸟赋》、《芙蓉赋》二篇。

郑氏安《西征铙歌》　　《万姓统谱》一百七。

未见

《万姓统谱》一百七：安迁陕西按察副使时，固原州土达满四等，据石城架炮山作乱，出师讨之。安在行多赞画，满四就擒，安作《西征铙歌鼓吹》以纪之。

锷按：唐民郑副使安，道光《广东通志》，乾隆《潮州府志》，光绪《海阳县志》并有传。

邹氏迪《青那山人集》　　道光《广东通志·艺文略》八，光绪《海阳县志·艺文略》。

未见

锷按：邹主事迪，户部侍郎守愚子。乾隆《潮州府志·文苑传》，光

绪《海阳县志》并有传。

郑氏旻《衰拙集》　光绪《海阳县志·艺文略》，光绪《揭阳县续志》四。

未见　光绪《揭阳县续志》四，云未刊。

锷按：郑世穆方伯《衰拙集》，今未之见，杂文知见者有《杨忠愍公集·序》（见《揭阳县志·艺文》），《潮阳县知县郭侯去思碑》（见嘉庆《潮阳县志·艺文》），及《见湖刘公墓志铭》（见《井丹集》，原文不传），《海阳县儒学前街建坊辟路记》（雍正《海阳县志》十文集）诸篇。

叶氏芝《石莲洞诗》　乾隆《潮州府志》二十九，嘉庆《澄海县志》十九《文学传》。

未见

《西园稿》　乾隆《潮州府志》二十九，嘉庆《澄海县志》十九《文学传》。

阙　《伴醉集》辑抄本。

《五云纪游》　乾隆《潮州府志》二十九，嘉庆《澄海县志》十九《文学传》。

阙　《伴醉集》辑抄本。

《一指月咏史绝句》　乾隆《潮州府志》二十九，嘉庆《澄海县志》十九《文学传》。

阙　《伴醉集》辑抄本。

锷按：国英文学芝，有《小山寓言》，已著录。石莲乃国英所居西园中八景之一。《石莲洞诗》当时汇集洞中唱酬之作，编次成帙者。其诗共若干首，今已莫详；惟《西园稿五云纪游》、《一指月咏史诗》，余所藏无名氏《伴醉集》中选录，犹可见其一斑。《伴醉集》者，余往得自邑人谢鷃尘孝廉家者也。《西园稿》原诗一百七十八首，《伴醉集》选录三十九

首，《五云纪游》原诗一百二首，《伴醉集》选录二十四首。《咏史绝句》原诗三十四首，《伴醉集》仅录《汉武帝》、《文天祥》二首；后附书云："《咏史诗》一卷，多直率少味，故不多录"云云。（所云原诗若干首选录若干首，皆集中语）国英诗学盛唐，而律诗格调浸淫于东坡双井，而能自出新意。如《白于世丈特款华觞赋谢》云："醉里欲归还惜别，重来有意不须招。"《登快阁》云："南去千山争拱翠，西来一水递环流。窗光回纳云烟入，堞势低平沙渚浮。"《下长滩》云："斗落船如坠，层流浪作梯。"《和长孺江字韵》云："林香知卧蝶，夜静不惊龙。"并佳句也。其诗引亦多可诵，如曲水浮觞处引云：曲水浮觞，余三见之；在韩山者，独擅幽胜；惜涧道不疏，空存清矩。在琦（锷按：琦字疑当作猗）园者，鸣玉琤琤，悠然心目；第脉匪由山，仅称尽美。在东山者，惊涛骤至，万石涎之；寒玉一条，方池九曲；时际暮春，偕友人修禊其中，浮杯取醉，正不在多；而俯视沧海，超然大观，斯游不称壮哉？诗以志之。又《菊菇诗》引云：菇，菌也。生于木者曰木耳，生竹下者曰竹菇，可食，生菊下者，前未之闻也；壬申十月二日家园菊花下忽见之，高可寸许，十出而亚浅，绝似单台菊，色微褐，两日而萎，异哉！为赋《菊菇诗》两条考证；并足资谭助，故摘录之。

苏氏志仁《抱拙堂稿》　　《千顷堂书目》二十二，光绪《海阳县志·艺文略》。

佚　光绪《海阳县志·艺文略》。

《千顷堂书目》二十三：嘉靖甲辰科。苏志仁《抱拙堂稿》。字□□海阳人。河南按察司佥事。

锷按：苏天官志仁有《日纪存疑》已著录。其《抱拙堂稿》，考黄国卿《苏天官年谱》，及秦鸣雷似峰《苏公墓志》，皆不言有此书；盖似峰卒时，年才强仕，此稿或后人所裒集也。《千顷堂书目》虽载有此目，然稿佚已久。（乾隆二十年，公世孙步□曾收辑公轶事及杂文为一册，并弁以《序》；《序》中言"虽未获见公之书之全，然即是可窥其大概。"足见此书原稿乾隆时已散佚矣。）余曾见苏氏所藏明嘉靖刊本《甲辰会试登科录》，卷末附有天官杂文数篇，其曾试墨卷及殿试对策皆在其中。又有《临终谢上表》；及《与户部书》。诗则有《西湖山四时读书乐》四首。

（诗云：“湖山春日迟，茂树叶潜滋。静坐吟经史，读书兴莫疲。”其二云：“湖山夏云多，雨滴石漾波。洞里端居坐，读书乐若何？”其三云：“湖山秋景幽，风卷古枫柔。凭几神思肃，读书意趣悠。”其四云：“湖山冬雪濛，岁序纪成功。趋就长安试，著鞭甲第中。”）盖天官登贤书后，寓居湖山时作也。又公官天官时，有“家在海阳鹤陇头”绝句一诗；属和者有秦修撰鸣雷，瞿修撰景淳，李编修攀龙，沈给谏束，吴修撰情。公诗云：“家在海阳鹤陇头，赤山绿水绕芳州。深念高堂悬眼望，倚门不见徒凝眸！”盖公父母俱存，羁旅思亲之作也。

许氏洪宥《龙江集》　　光绪《海阳县志·艺文略》。
未见

薛氏雍《拯庵文集》　　《潮州耆旧集》十八。
阙　《潮州耆旧集》选本。
〔补〕光绪《饶平县志》八：雍善参稽天下之务，旁及天官历律之书。著《拟献策》四十二篇。（宗颐按：《府志》作四十三篇）详明博洽，伟然以经济自任。

宗颐按：《拯庵文集》，光绪《海阳县志·艺文略》作《薛子客集》。

《南潮诗集》　　光绪《海阳县志·艺文略》。
未见
〔补〕光绪《饶平县志》八：雍所著有《南湖诗集》行于世。

锷按：薛雍，亹之子。乾隆《潮州府志·文苑传》，光绪《海阳县志》、《饶平县志》并有传。所著《拯庵文集》，原帙不知若干卷？《耆旧集》选录一卷：为边论三（论交南当复兴复之之策），边论五（论经营居延、女真之略），律论一（论推历有合及中节二气因详律吕长短之分），律论二（论五音及辨黄钟九寸之非），律论三（论上下隔八相生之误及三分损益之差），其边律诸论，首必称臣按，或臣闻二字，盖即《拟献策》四十二篇中之数篇也。志称雍少有大志，读书不拘成说，弱龄淹贯古今。曾从杨少默讲良知之学。（雍有《杨复斋先生像赞》，见《饶平县志·艺

文》）及郎中张璁谪潮，雍上书论时事，娓娓动听。雍虽隐居不仕，顾非尽无意于用世也。其《南潮诗集》，《阮通志》作《南潮集》，今不存。余搜其遗诗，得《牧牛篇》、《谒故陆丞相墓》（宗颐按：此诗《南澳志》作邱世钥作）、《越王走马埒》、《过莲花山》、《晚坐披云亭》、《東少北》诸篇。其过莲花山诗，尤悲壮苍凉。（诗云："莲峰海中出，天外郁盘盘。避世因秦乱，入山皆宋冠。徒空恤嫠纬，终不弄僚丸。耿耿名犹在，茅堂迹已荒。"）雍生嘉靖中叶，而诗语如此，殆有无限感怆，亦可以觇其志矣。

杨氏一廉《金川集》　　《三溪文集》下。

未见

《湛泉诗稿》　　《三溪文集》下。

未见

《游燕集》　　《三溪文集》下。

未见

〔补〕阙名《一廉公传》：公擢河南唐府三城王教授，王日引于敕赐进修书楼，校雠《康王诗稿》及《昭德录》、《虫鸣》诸集。既以远游逾十五载，每动思归之念，爰致政，于丙寅春与知旧啸傲山水，赋咏行乐。居无何，困病相仍；重以秋九月丧元嗣，病势转剧。临笃犹能改旧诗稿，作垂绝二律，谓子淳曰："我不费思索而成其诗魔乎。"（《百侯杨氏文萃》中）

饶相明《故唐府教授湛泉杨公墓志铭》：公讳一廉，字思介，号湛泉。嘉靖乙酉补饶平邑庠；辛亥以明经贡于春官，授江西新淦县儒学训导；己未转九江府德化县学教谕；壬戌擢河南唐府三城王教授。诸藩君雅重公文学行谊，时与校雠艺文，论道今昔，倡和题咏：殆无虚日。丙寅春，致政归田，时与知旧徜徉山水，啸咏舒怀，有以自乐。未几，遘疾卒，年六十。公天资高迈，与人交，和易款洽。中年尤喜为诗，所著有《游燕集》，《金川寺》，《湛泉诗稿》，皆词气温雅，情致畅达，绰有古风。（《三溪文集》下）

锷按：杨湛泉教授一廉，乾隆《潮州府志》，同治《大埔县志》，光绪《海阳县志》并有传。所著《金川》、《湛泉》、《游燕》诸集，皆佚

不传。

宗颐按：《金川集》，光绪《海阳县志·艺文略》作《金川归田稿》。一廉诗，今存者有教授送司训易虞归田诗七律一首。（见《百侯杨氏文萃》下）

刘氏子兴《见湖遗稿》　　道光《广东通志·艺文略》八，光绪《海阳县志·艺文略》。

未见

林大春《广西左布政使见湖刘公墓表》：公少有奇节，举进士为临海令。以浙东治行第一征赴阙坐。年未三十，不得登台省，稍迁兵部主事，历车驾郎中，寻转广右参政，晋八闽总宪监试。觐还，转藩司右丞，以病乞休。（《井丹集》）

锷按：刘宾之布政子兴，道光《广东通志》，光绪《海阳县志》并有传。《见湖遗稿》书已久佚。今文存者，以余所知，有《潮州府海阳县两学田租记》（见光绪《海阳县志》三十一《金石略》二），《儒学海壳蚶蛎场租碑记》，《冠山书院记》（并见《澄海县志·艺文》），《重修海阳学尊经阁记》（见雍正《海阳县志·艺文》），《临安知府郭惟藩墓铭》（见《揭阳县志·艺文》），《奉贺大司空乔东陈老先生荣褒三代序》（见《玉简山堂》集首）五篇。

宗颐按：子兴尚有《增修韩文公祠记》碑文，今存韩山韩祠中，又有饶氏《大宗祠堂碑记》，见大埔《饶氏族谱》。

薛氏虞畿《听雨篷稿》　　光绪《海阳县志·艺文略》。

未见

宗颐按：乾隆《潮州府志》，雍正《海阳县志》并云：虞畿著有《听雨篷稿》，《古瀛诗苑》前集一载其诗四首。警句如“百年知己灌园子，半世生涯种树书。”又“乾坤双短屐，天地一癯儒。”并清健可诵。雍正县志《艺文》又载有《海滨列女传》一篇，此外则无可搜采。虞畿为清

野先生亹孙，乡进士雍子。《诗苑》载此书为薛虞朴著，云字舜征，饶平人，嘉靖隐士。考《盛荣简清野先生碑铭》载亹孙凡四人：曰虞林，曰虞畿，曰虞良，曰虞廷；并无虞朴，若谓为别一薛氏，非清野之族，何以其字与虞畿首同舜字？（虞畿字舜祥）若谓与清野同族，非其子孙，则饶平薛氏，实由清野始迁自闽，非有别支。且云嘉靖隐士，于年代亦甚合。稽之府县志，亦无有名虞朴者，不知《诗苑》何所据也。今姑依旧府县志以虞畿著录，并略附考证，质之方来。

林氏大钦《策对》二卷　　《林东莆先生全集》。

存　《林东莆先生全集》本。

丁自申《序》：东莆太史林先生，崛起岭南，射策明廷第一。其敷对摅陈忠悬，不主颂体，以是受圣天子亲知，盖异数也。自申髫童时得手录而读之，以合于苏长公制科之策，不辨其孰为长公者。始太史自以侍承明之日长，乞身归养。部使者屡趣还职，卒不果赴以殁，学士大夫无不蠹然伤之。同郡左参刘公与佥宪林公追论乡哲，因相顾欷歔曰：“往太史魁天下，天下之所共知。太史者不在文，将因文以观其用；顾其用不究已矣，可使其文澌灭无传尔耶?”佥宪公乃出所藏遗策若干首，使授于郡斋而刻以行焉。嗟乎！方太史弱冠在诸生中，试经术世务，动条答数千言，至今主司敛衽叹赏。无论一策，冠多士而光芒闪烁久矣。文者天地之精华，其下为河岳，其上为日星。人以文尤著者，势欲薄河岳日星，争光上下。即精华太炫，造物忌之，斯苏长公所以玉堂金马之门常冷，而放浪山巅水曲以终也，独太史然哉？今是篇比长公什一耳，安知尚论者不与苏集并传。昔治安之策，谊不及试而夭年早终，刘向尚其通达国体；蔡邕秘《论衡》不以示人，由今知中郎之集不下于充也。兹谋刻者之心，抑有刘更生之见而剖箧中，以公之人，贤于中郎远矣。晋江丁自申书。（《林东莆先生全集》卷首）

郭子直《序》：夫人以灵淑秀朗之心，泄之篇章，则异地异时，必有声应气求者于其后，余于东莆先生有感焉。余少习海内家语，得先生乡会制义读之，异其不袭绮丽，不事雕画，直摅性灵；而大廷一对，莫非济世石画，气邕词雄，翩翩乎苏长公风骨，心向慕之。时群诸生中，未尝有一日之雅，于石洲师，亦不期衔命为岭表游。未几，石洲师奉玺书督学于越，竟得以平日淑于先生者售知石洲师。庚午连上春官，即浮泛中外十余年，犹幸有今日游，则余与先生若有夙缘者。夫读其人之书于二十年前，知遇其宗人已奇矣；复

于二十年之后，人其乡，揖让其子弟，望其园林宅里而吊焉，非有得于声应气求者乃尔哉？向厕祠曹，拟锓先生文以示不忘，且不敢私，轗轲世途，篇幅漶漫。今游其地，日与其乡之子弟相劘切，独敢忘且私乎？因出其《三试全录》，属潮阳令徐君锓之，为东人士式。夫龙泉之利，期于断割；乌号之劲，期于中的。先生以弱冠射策为世庙第一人，时以为贾谊、刘更生复出，非举业者之龙泉乌号乎？东人士不法其先正宗旨，顾搜索坊间，残唾余沫，蔽日穷平。刓精剥神，即偶博一第，终亏大雅，无益也。嗟嗟！剑尚神光，而华其室者，宝铅刀矣；弓先木理，而绣其弭者，珍棘材矣。宁不为欧冶、甘蝇之所笑哉？粤之人士，知东莆先生之文为龙泉乌号，则声应气求，嗣余其有兴乎！槜李郭子直臣举书。（《林东莆先生全集》卷首）（宗颐按：此文原题《三试外场全卷序》。）

洪梦栋《序》：文以明道也，古人道足于己，有不容己于言者，又其气足以举之，故洸洋自恣，汩汩然日探之而不穷。秦汉以来，气之昌者，唐推太白，宋则子瞻。太白飞扬超忽，千人坐废，即少陵、昌黎之卓荦，无以过之；子瞻雄姿英伟，如鞭雷电，如决江河，故虽明允之为父，庐陵之为师，亦退避子瞻出一头地。明兴，能文之士数十百家，较著者：历下、弇州，规模左史；毗陵、晋江，驰骋韩欧；江右郑谦止及吾乡东莆先生则步趋子瞻。今合诸君子文读之，非不神巧各擅；要东莆之于子瞻，则形神俱肖矣。壬辰对策大廷，顷刻五千余言，排荡屈注，渟潴蕴崇，直与子瞻万言书争千秋之价。吁！何其气之似也！夫后生学士，孰不渔猎先辈，抉意抽华，依以成名；然字字而比之，句句而栉之，土偶衣冠，终归沦弃。何者？其气不充，固非可以貌取也。夫气犹水也，法犹舟也。水之所届，舟斯泊焉。气之所届，法斯立焉。故必有余于气，而后宽绰游余，非冗也；廉厉峭刻，非削也；批之剥之，往还驰骤，无不如意。此子瞻之所以独有千古；而先生之所以大魁天下也。顾气非袭取也。清心以直之，含经嚼史以濬之。调之欲静，行之必达；而又平心息虑以察之，令气与心和，心与手适，乃能行乎其所不得不行，止乎其所不得不止。不然，虚憍客气，血动脉张，知其无能为也。乃吾读先生之文，重有慨也。嘉靖初，世庙锐意有为，先生所陈者又悉防微杜渐，通达国体之言。使能行先生所言，清心寡欲；择循良之吏，垦曹濮之田，通南北之利；去冗禁奢，与民休息，虽立致治平无难也。乃台阁之臣，懵不能知；世庙知不能行；而先生解组去矣。未几，上心渐侈；土木斋宫之事，纷纷继作。洎乎末年，边事孔亟。师旅之事，无岁无之，乃叹先生言无不验，而言

之不售为可惜也。浸淫数十年间，以至于今，储峙内竭，盗满近畿。吏懦而不可仗，兵窳而不可用，河洛之间，漕运再绝。使先生而在，不知其痛哭流涕，又当何如也？兹因其家梓先生制策，为言其文之工，且欣其遇之深，悲国家之不能究其用也。先生文行之佳，具载本传；至别论著，即于制策，窥其一斑可也。崇祯癸未，侄婿洪梦栋仁升书。（《林东莆先生全集》卷首）

〔补〕薛侃《林东莆传》：嘉靖辛卯就试，督学王公奇其文，为荐于巡按御史吴公。更试《李纲十事》，考据详核，词旨凛烈，读之觉奕奕有生气。相与叹赏曰："此苏公笔墨，胡公封事也，必然大魁天下。"其年试于乡本房荐拟元。已而第六。明年计上春官，连举进士，状元及第，如二公言。（《林东莆先生全集》卷首）

《状元事略》：嘉靖十一年壬辰科林大钦，字敬夫，广东海阳人，由儒士连捷。年二十二。少婴羸疾，未久卒。（《古今图书集成·选举典》九十七）

〔补〕田汝成曰：林大钦，年二十二及第。先是礼部尚书夏言知贡举，上言："举子经义论策各有程式，迩来文体诡异，旧格屡更，请令今岁举子，凡刻意骋词，浮诞磔裂，以坏文体者，摈不取。"上从之，会试既毕，夏公复召予语曰："进士答策，亦有成式，可谕诸生毋立异也。"予曰："唯。"因诸举子领卷，传示如前，诸举子皆曰："唯。"既廷试，诸达官分卷阅之。时内阁定二卷，都御史汪公鋐得一卷，大诧曰："怪哉！安有答策无冒语者！"太学士张公孚敬取阅一过曰："是虽破格，然文字明快，可备御览。"遂附前二卷封进。上览之，擢无策冒者第一；启之，乃林大钦也。夏公大骇，谓予："何不传谕前语？"予无以自解，乃就大钦询之。对曰："某实不闻此言，闻之安敢违也。"予乃检散卷簿，则大钦是日不至，次日乃领之。因叹荣进有数，非人之所能沮也。已而授翰林修撰，以病告归，未久卒。（雍正《海阳县志》八《事集杂记》）

锷按：敬夫林太史大钦，道光《广东通志》，乾隆《潮州府志·儒林传》，光绪《海阳县志》并有传。

宗颐按：东莆先生廷对遗策，光绪《海阳县志·艺文略》作一卷，今本《东莆先生全集》以廷试策一道，小试策七道（一李纲十事，二李牛之党，三孤注，四韩愈，五潮州八贤，六体国经野，七潮州风俗）为一卷。嘉靖辛卯乡试论一道（文王望道，未见）表一道。（拟唐择京朝官

为刺史）判五道。（上言大臣德政，多收税粮斛面，术士妄言祸福，纵放军人歇役，失时不修堤防）策五道（政治，灾异，官制，士习，防微）。嘉靖壬辰会试论一道（人臣怀仁义以事君），表一道（拟赐御制钦天记颂），判五道（信牌，钱法，祭享，夜禁，越诉），策五道（刑教，进讲，史谏，习尚，积贮），为一卷。兹依《全集》以二卷著录。

《咏怀诗集》　　西河《林氏族谱》。

存　《林东莆先生全集》本。

大钦《自序》：钦病体羸弱，流落丰草；忘情穷通，永矢弗谖。盖怀古问经，畜鸡种黍；亲学老圃，以供朝飧，聊追丈人之踪矣。逸兴时生，率尔成咏；散人多讹，言无诠次。夫藜藿之词，不足以语甘肥之旨。传曰："诗言志。"故本乎性情之谓天音，岂论工拙耶？今阅乱帙中，得五言古八十六首，五言律一百一十七首，七言律十六首，七言绝句五十三首，五言绝句七十七首，六言绝句六首。稍类四时，以见怀焉。嘉靖甲辰仲春，东莆居士书于草堂。

曾迈《序》：东莆太史，以嘉靖壬辰对策魁天下，寻以母老，疏乞归养；归而筑室山中，饮酒赋诗。余自垂髫时，未尝不慕其为人，每扼腕其寿命不永，勋业未就，无所表见于天下。乃旁搜其遗稿，自廷试诸策而外，不上数什首。虽其为文，出入两汉，驰骤长苏；然而未极其至，盖所不满于太史者什之七矣。久之，家君出其《田园闲咏》一帙，中多太史点窜字迹。时予未解韵语，顾什袭而藏，尚莫辨其为燕石为楚璧也。曩岁发而读之，大惬夙契。近每诵其俊句佳篇以脍炙吴允光。允光亦时尝称赏曰："是恶可以无传乎？恨余未竟其全也！"今兹偕袁经肃海上，益珍玩不释；乃谋锓而广之，而勉为之《序》。嗟夫！余何足以知太史哉！大凡天之所命豪杰也，不笃其高世之行，即伟其高世之言。言非浮物也，皆心声也。士君子一吟一咏，未始不酷肖其为人。其人显达而轩昂，则其言庄重典则，威严不可望。其人穷困而愁思，则其言哀怨泛郁，悲鸣不可听。其人狂豪而宕跌，则其言洸洋恣肆，倾泻震撼而不可御。大抵才情之所不至者，意气不能激焉；泛思之所不至者，强辞不能夺焉。持此以论诗，而人品亦因之矣。吾乡自邹鲁以来，事功节义，文章隐逸之士不一；而以诗名世者，概可指数。非诗之难，而所以发其才者，意各有所至也。乃太史弱冠负才名，一朝谢去，甘心田里，其意固已远矣。大丈夫生不能立言垂世，没亦徒然；故愤发其所为情，而醉之于风骚篇什。

林塘可乐，云山可栖，樵子田夫可侣，木石鱼虾可友。游乎无构之圃，自歌自咏，旷然大观。总之片言只字，依古以来，不失性情之正者也。明兴诗学泛滥，作者无虑千百，大率多猥芜而乏古雅；而馆阁诸巨公，又特以富丽舂容风天下。三百篇固不可作，汉唐亦遐哉邈矣。方太史在史馆中，慨然有工古文辞意；又性笃，与人不相习；故退而卒业东莆，著诗自见。今观其所闲咏，类多陆泛诗书，放浪丘园；纵意千古之上，不落宋元人口吻。其古者脱去脂粉，独餐云霞，有夏松殷柏气象。睹怀古感兴诸篇，洋洋乎固陶、谢、嵇、阮之遗风也。其律者又多奇特闲旷，以古意叶声偶，而不妄铸一辞。尝自言曰："五言律者，如四十个贤人，著一个屠沽不得，贵淘练也；七言似之。"斯不亦升唐人之堂，窥作者之班乎？是以当世士无一足以知太史，而太史遂受轻世傲物之名。又复不自裁抑，间发其不平感慨之气，独酌独谣于园林中，而识者亦第云豪举云尔，不知太史未尝有意为豪也。见超者不徇物情，简者宁作我天之所命，久与俱化，即太史亦不知其然而然也。余固反覆是篇，讽咏细绎，恐太史遂谓后世无知己，又惧其管窥蠡测，开罪当时，且不足彰太史千载之名，顾伏而思之，太史之名载此诗矣；生而无以策树，没而后有所表见者也。言而可传，言亦行者也，余恶得而秘之。昔井丹先生为太史作传，虑无所称述于后，乃不敢辞其责，为刻廷试诸策，播之郡国，布之天下。独惜此诗不得与之俱传，即井丹先生之知太史，乌足以尽知太史哉。呜乎！斯予之幸也，而亦太史之幸也。余近过太史里门，望其庐，想其人，辄低回留之不能去；而不察者猥以寿命不永，勋业未就，为太史病。是用为之表章，使天下后世知太史有诗名，且曰：夫国不出则已，一出皆魁伟奇杰之俦也；而岂徒以对策大廷重乎哉？万历庚子，揭阳曾迈志甫书于肩吾堂。（《林东莆先生全集》卷首）

曾敬雍《序》：予犹子志甫，生后予六岁，垂髫与予同游泮，其才多予数斗。为诸生三年，即登丁酉贤书，上春官，交游天下名士。如霍林汤先生、贞父黄先生、休仲胡先生、异度张先生，皆其把臂而莫逆者也。公车弗售，归而与都人士结社学古文词，饮酒赋诗，日持东莆太史林先生《田园闲咏》饥而饱之，醒而醉之，醉且饱而狂吟之。其意义每旷世而相亲。一日谋之梓，以公先生于不朽。初刷板乡之人有疑志甫以太史为李奇浸假而炙名人口，乃渐释然已，后群起而争宝之。噫！其为耳食也亦多矣。时予为诸生，虽日与俱，然方惴惴以八股从事。其于五言七言之旨，未敢肆力而穷其奥，是以亦弗欲辨其为狗羹、为猴羹也。但见志甫每计偕归，凡五易科，其往也挟与俱

往，其来也则往往捆载而来。予启其笥视之，皆名山奇川之所记；其得力于太史者，亦不为不多矣。癸丑上春官回，竟以诗酒，病且笃；予视之，床头惟此两物，怅然诀予曰："生于斯，殁于斯，侄又何惧？独恨未有广其传者，当属吾叔。"予曰："唯唯，恐不敏不能及耳！"迨淹溘之日，吾兄不忍睹其所遗，尽阁而藏之。计丁卯已十有三年春矣。予始叨鹿鸣，促装北上，未暇探索。越明年，乃启吾兄发所藏而征之，其版半食于蠹鱼，爰命梓人为之缉。复获所遗，尚有林太史文稿若干首。予未得尽锓，姑取其关于世教者，如《华岩讲旨》，又书《太安人不事佛》二帙，殿为第四卷，略表其广之之意耳。至若太史之学之行之言，则固已载之前序两篇矣，不敢赘。志甫原名思道。迈，盖蒙题更者也。初游泮与予同师事锡山景逸先生，蒙先生并器其文，即以分利钝之途。今以获左券者，第予愧钝则钝矣，而步武后尘又惴惴不知其何似也。并志之以不敢负券予者于地下，而俾属予者之虽没犹生也。崇祯庚午，揭阳曾敬雍简父书于浴风亭。（《林东莆先生全集》卷首）

王岱《序》：自古道亡而天下无真人，诗道衰而天下无真诗；故真人不易见，真诗不易得。然有真人即有真诗，不容强也。何也？人生自少至老，汩没名利，以诈伪为智，以混俗为通；故言不由衷，语多矫饰，其于性情之道远矣。真人则不然，读书谈道，宠辱不惊，穷通一辙；故下笔立言，直摅胸臆，自为怡悦，而读之者神远。此真人真诗之有由然也。粤东太史东莆林先生，负不世之才，抱经济之略。少年立掇巍科，声名藉甚。其乡会廷试诸策，皆典谟训诰忠君爱国之言，传称海内者有年，岱齿龀时奉为拱璧矣；尚以未获见风雅为恨。今年夏，乃寓书陈园公转购之；而先生从孙翽千手录相示，为之吟咏数过，蕴藉和平，幽闲淡雅，宛然陶阮风范，令人躁累尽释。所谓真人真诗在是矣。夫真人真诗，生平宗匠未得者，今一旦获之，不觉景仰思慕之不忘也。因附数语卷末，藉以不朽云。康熙丙寅，楚潭王岱山长书于澄江邑署。（《林东莆先生全集》卷首）

〔补〕薛侃《林东莆传》：太史既已无心世用，优游典籍，怡情山水。所作诗歌，萧然自放，非樊笼所囿者。

叶向高《林大钦像赞》：大钦年三十四，卒于家。（宗颐按：《艺苑卮言》八，作卒年三十六。）著有《咏怀诗集》。（《西河林氏族谱》）

宗颐按：东莆先生《诗集》，各家序跋皆不标举集名，曾迈《序》虽有"《田园闲咏》一帙"语，乃举集中开卷《田园杂咏》、《田园闲居》诸

诗，而概言之，非集名也。惟《西河林氏族谱》叶向高《东莆像赞》言先生著有《咏怀诗集》。先君据以著录。颐考东莆《自序》有“稍类四时，以见怀焉”之言，则集名《咏怀》，当不有误。东莆诗共二百四十八篇，各体咸备，独七言古诗缺焉。是集乃东莆自为编定。始登第以前，而终嘉靖甲辰之春。时去东莆之殁，才数月耳。

《林东莆先生全集》六卷　　道光《广东通志·艺文略》八。

存　光绪己亥重刊本。

吴颖《序》：予少时见田汝成记东莆先生对大廷时轶事，深叹夫科名盛事，非可幸邀，即君相亦不得而争之也。方贵溪当国，知贡举以成格，程进士高材生之轶于法者有厉禁，且令所司传谕。既廷试阁中，列呈二卷，汪都宪得东莆策惊曰：“宁有对策而无冒语者。”永嘉阅之曰：“文虽逾格，然明快可诵也，附呈擢第一人。”贵溪让所司之未传前谕也，已乃知散卷时，东莆不至，故未闻斯语。呜呼！东莆当日岂有意于高科之掇，而为此无冒之制策以惊众乎；说令以诸进士旅进，而听春曹之言，又岂复能妄冀格外之赏识，而置阁臣之议为可略乎，则东莆之少年高科材之所优为也，柄臣安得而引之，况得而抑之哉！予来潮，从其家索得遗集读之。苏子瞻自评其文曰，“行乎其所不得不行，止乎其所不得不止。”东莆之文有焉。盖文犹水也，东莆其川之方至乎，蓄积者深，而行之以气，观于海，而知东莆之有其沛然莫御者也。永嘉文贵简练，而有取于此，信永嘉之不以一格圉士也。贵溪立朝，摛文皆以气相尚，而顾欲以成格，束缚学人，令背于所好焉，率不克伸其议。而东莆以少年进士，凌而上之，世庙临轩策士，使柄臣无从施其推挽文章之荣遇，固然；抑亦可以尊文章之权矣。东莆他所著述，即以制策概之可也。予故读东莆诗文，而并论其世如此。溧上吴颖书。（《林东莆先生全集》首，亦见《潮州耆旧集》七）

方孝标《序》：海阳林孝廉泫，字深甫。己酉冬枉公车，而省其师江子九同于吴门。九同介之谒予。予见其气宇论议，必名家裔；而未知其先世之所源。一日，深甫奉一编而请于予曰：“此泫之曾祖伯考东莆公之遗集也。”东莆公讳大钦，字敬夫；嘉靖壬辰状元及第，授翰林修撰。久之，以养母归。筑室东莆山中，与海内贤大夫如姚江王龙溪，海陵王汝中，吉水邹东廓，时以理学相勉励。暇则为诗文自娱。母终，公不胜哀毁。既葬，道病卒，诗文多散佚。癸卯秋，泫受江先生知，得举于乡，乃与族弟鹏凤辈搜而辑之，成

若干卷，将图不朽于先生，先生其无意乎？余既嘉深甫之孝思，而又不能无感于科名与人之相倚以为重也，君臣遇合之难也！盖有明二百余年，状元及第者数十余人；而粤东有三人，先生其一也。此三人外，其以富贵声华震耀一时者，何可胜数；而至今海内所不待言毕而皆知者，惟此三人与丘文庄、海忠介而已。夫以文庄之博学，忠介之贞操，而仅得与三人者并；然则科名岂不足以重人哉？既又思此数十余人，其间以道德文章、勋名节义章章者虽不乏人，然亦可屈指数；其余则多磨灭，甚或按其籍，则有其人，履其乡，询其遗文遗迹，而子孙不能言万一；又岂非人之足重科名乎？东莆公生平虽不少概见，然而遭盛时，遇英主，又出永嘉、贵溪之门。二公始皆得君甚。公既为天子所特拔，二公必左右之。使公少委蛇其间，岂不能驯致大位，及分宜仇贵溪，锄其党与一时门生故吏，罗织无免者，而公独优悠畎亩，此必有非得失祸福所能撄者。由此观之，公固重科名而不徒以科名重者也。昔人观汉贾生策，而知孝文时已有七国变乱之萌；诵元许平仲疏，而知世祖时已有太阿下移之渐。盖朝廷治乱之几，往往大臣不敢言，而小臣能言之。言之，而君或不知之；言之，而君知之，则必用之；言之，而君知之，而不用之，则天心视为去留，奸邪伺为进退，其害可胜道哉！明世宗亦贤主也，而后世或议其始激于大礼，继惑于青词，乃今观公大对之策，有曰："游民众则力本者少，异端盛则务农者稀。"又曰："秃首黄冠，充斥道路，朝廷之事，无有与陛下言者。"是当时已见端矣。使世宗能因此以信用公，必有大可观；何令之不数年即归？归即老以死！世宗岂可谓知人，而公亦何赖有此知乎？此奸臣方士之所以接踵而兴也。然则古今君臣遇合之际，能不为东莆公叹哉。然而岂独为东莆公叹而已哉！深甫挟策长安，其于天下之利弊，自当直言无隐；苟能见知，吾知其必能终用以有成，而光乃祖父之遗泽于异代无疑也，是之谓大孝，深甫勉诸！龙眠方孝标书。（《东莆先生文集》卷首）

翁如麟《序》：麟自结发受书，每慨然慕古名臣杰士，以为丈夫处世，当佐天子廊庙，以号令赏罚天下，迪民吉康；否则身肩弘巨，经营四方，勒勋王府，垂光麟阁；即不然，则以惊才绝学，膺侍从之选，参帷幄，备顾问，受人主特眷：如陆忠宣公之于唐，欧阳文忠公之于宋。斯可谓不负所学也已。吾潮林东莆先生以文章魁天下，其大廷对策，洋洋洒洒，不下万言；皆剀切规讽，深中时弊，有古晁、贾之风；固已九重览而动色，海内诵而心仪矣；乃其余诗文翰札尚未受梓，故世少传焉。其侄孙明梁鹏凤辈以《全集》示余，将寿之剞劂，且征弁言。余惟先生为潮前修，文章行谊，郡邑乘及先辈郡邑大夫备述之矣，

小子何能赘？忆侍先君子日，侧闻先生与先祖襄敏公为道义交甚挚，今观先生书中如征南平交之事，往往留意绥靖，不欲以荒服劳耗民生，与先公《上毛蔡二司马书》，千里合符节。至先公与先生往复诸札，皆以学问德业互相砥磨。其论学诸书，大概宗龙溪先生致"良知"之说，有非后学所易管窥者。人但知先生以文章名世，而经术卓卓可传；非流览其全，未易测也。使天假以年，安知君臣之际，相得之盛，见于行事，不与唐宋诸君子后先媲美耶？麟不佞，生先生之后，慕先生而不得见；见先生之集，则如见先生焉。若夫遇合之奇，则田夫野老能言之，无俟再赘矣。康熙壬寅，翁如麟书。（《林东莆先生全集》卷首）

陈园公《序》：周秦而降，所号古文专家者，或以质，或以文，或郁然而奇，或粹然而正。迁、固诸君子，辞不掩理，其老在朴；至徐、庾、江、鲍辈，则全乎春华矣。韩柳之卓踔，永叔之雅醇，文以正胜；而孙樵、刘蜕者流，语不惊人不休矣。甚矣！古人各不相袭也；而其行久不敝者，则皆气之为文。人得气之昌，首推苏髯。观上神宗及策论等文，漭漭汤汤，真有屈注天潢，倒连沧海之势。邵长公自言吾文如百斛泉源，随地涌出，非气而谁为出之？谁为涌之哉？数百年来罕见其继，自吾乡东莆先生出，眉山之灯，又横出一枝矣。先生年二十二，对大廷，咄嗟数千言。风飙电烁，尽治安之猷，极文章之态。世庙拔之常格，外擢殿撰，一时声名藉甚。未几，先生以养母乞就子舍，不数载，遂归道山。嗟乎！彼其时议礼之聚讼虽息，钧衡之炀灶正工；且烽火屡撤，甘泉祷祀工作之事，又纷纷起矣。世庙英毅，资不世出，以先生受眷之隆，假使久立本朝，阴用维挽，必能潜清君侧，而城狐社鼠，不至久窃威灵；必能烛玉杯帛书之奸，而斋宫青辞，无事献媚；必能止土木之繁兴，而将作诸役，不至身都通显；必能先雨绸缪，早销边衅；必能容纳谏臣，广开言路。夫何东山泉石，方耽谢安；冥王位虚，遽召擒虎；致先生经济之才，一无表见，岂不惜哉！先生遗文散失，其裔孙辈，搜辑以付梓人。虞读集中与王龙溪、罗念庵、邹东廓诸公往复诸札，大都以性命之绝学为汲汲，似于诗文一道，一切以雕虫小技视之，无足当其揣摹者。五言古诗，绝有陶彭泽风味，余体亦萧然自放，骨带烟霞。要之诸策已高踞千仞峰头，令人攀跻俱绝，所谓屈注天潢，倒连沧海者，于寸玑尺幅见之。杂置苏集，谁判渑淄？岂同此岳渎英灵，在宋则钟眉山，在明则生桑浦耶：何气之昌而言之似也？匪特维桑文献，即以当郊天之鼓可矣。康熙丙午，同里陈衍虞园公书于五羊旅次。（《东莆先生文集》卷首）

林炳麟《序》：尝闻“莫为之前，虽美而不彰；莫为之后，虽盛而不传。”语虽为二人言，亦可为先后概也。大抵先人行谊制作，卓然昭著一时，往往有数传而后每叹无征者，推其咎在后人继述之不力也。炳课儿曹，暇日适检阅十二世祖叔殿撰《东莆公文集》，书缺有间，独于此深抱歉焉。何者？公以少年英颖，早掇巍科；虽遇合际风云之会，而钧衡值炀灶之工。史馆三年，疏请归养。宗山构斋，讲旨华严；悟性真于鸢飞鱼跃，忘世态于得失荣枯；十余年幸终曾参孝养之志。越数载，忽来颜回不幸之伤。虽修短有数，勋业未宏；而其经济事业之见诸策论篇什间者，先正诸贤，各为序文而表著；叔祖凤翥力为剞劂而流传，使其板存，其文存，其人虽至今不朽可也，胡必以天命不永慨哉！所可慨者，其后板藏宗祠，族人不知珍惜，遗简剩书，散佚至今，盖数十年矣；即访之都邑人士，家藏集册，亦几希少见。公之见诸言而寓于集者，不几渐焉以澌灭乎？夫古人片言只字，凡有关风俗人心者，尚不忍令其埋没；况文集乃先人精神心力之寄，经国久大之猷，而顾听其湮没不传乎？际此篇残简断之余，倘置存亡而不问，致后人渺无传信，慨然兴文献不足之嗟焉！此责又将谁诿也？于是禀请家君号潜斋，与季父兰修，搜罗遗集；家藏莫备，仅于族叔树尧、宗叔其华处共得二部。其间蠹鱼食字，渗漏湿篇，多所缺略，再求散集，与儿辈照珊、宅嵎检对补遗，合成卷帙，竭赀付锓。非敢云附骥沽名，惟期先绪之不堕耳。先殿撰文以气胜，诗多奇特。短札长篇，无非由格致诚正穷理尽性，酝酿而出。诸先正序文，赏心虽有各别，而发其幽光则一请详，毋庸赘述。通集莫敢评点，悉遵叔祖遗训，以俟高深细绎而评骘耳。光绪十年甲申，裔侄孙炳麟甫重编次。（《林东莆先生全集》卷首）

冯奉初《潮州耆旧集·林殿撰东莆集·题辞》（《潮州耆旧集》卷七）（不录）

〔补〕饶宗颐《跋》：林太史大钦敬夫，所著《东莆先生全集》，光绪二十五年己亥冬十二月重刻。共五册，分六卷：卷一卷二为制策，卷三卷四为杂文书札，卷五为诗歌，卷六为制义；首载各家序文，并薛中离撰传，林熙春《为诸生呈林太史乡贤稿》二篇。东莆著述，最先锓版者为廷试对策，潮阳林井丹始为刊于郡斋，是为嘉靖本。其后潮阳令徐学曾翻刻《三试全录》，是为万历本：今皆佚。崇祯以后，东莆对策皆附入文集，遂不复别刻单行。《诗集》刊行较晚，旧仅有写本，万历庚子揭阳曾迈始刻之。越三十年，当崇祯庚午，迈叔敬雍又刻之，而附以东莆杂著；自是以后，其诗未有单刊之者，

观王岱寓书陈园公欲购东莆遗诗，而东莆从孙竟手录以寄，可知曾氏刻本，至康熙中叶，已极难得矣。东莆又有《华岩讲旨》，生时已有刻本，见《与王汝中书》。崇祯重刊东莆诗本，即以此《华岩讲旨》，与《太安人不事佛》二篇，合为杂著。东莆所著书，其合以汇刊为一集者，始于清康熙间，东莆族孙林泫等所辑梓。其书道光《广东通志·艺文略》著录之，今已极鲜见矣。东莆以少年掇魏魁，文才盖一世；廷试一策，在当时已脍炙人口。而学问之事，归田后时与山阴王龙溪，吉水罗念庵，及同里翁东涯薛中离辈，寓书互相切磋；虽未登阳明之门，已深得良知之旨。今集中所载《华岩讲旨》（见卷三）及与王汝中、邹东廓二书（见卷四），畅论心性源流，见解圆通，辨才无碍，往往与佛氏诸相皆空，唯心不灭之说相合。惜少婴羸疾，年三十四而卒；苟天假之年，则以此高明绝异之姿，益以静修悟力之大，其证道又安可量耶！其诗冲澹闲适，有类陶韦，又其余事云。

宗颐按：光绪《海阳县志·艺文略》录东莆著述，析为《文集》二卷，《诗集》一卷，《策对》一卷，合四卷，与全集为六卷者不合。《艺文略》注云："据薛侃撰传"，然薛传未曾语及东莆著述，疑《县志》有误。

卷　十二

集部别集类

明

刘氏瑞葵《碧山漫稿》　　乾隆《潮州府志》二十八《儒林传》。

未见

沈錬《序》：刘先生，潮人也，以乡进士署教事于绍兴。绍兴之弟子员，著记者以千数，撰次先生之歌诗序赞十余万言，为刻而传之。余尝览读之而知其可以传也。余固好文辞，少而猎取百氏之言，朝夕诵咏之，而思继其本始。古者，荐绅章缝之士，其相与揖让而周旋之也，喜愠征于冠玦，文貌察于几筵；则不能无命令之修，言语之节，于是文辞之道兴矣。乃其感物而虑动，因情而著言，端委昌明，而法象布，皆顺乎其故，而由乎其不得已；虽其几微而广博，变化而日新，莫非自然。譬之于金石、戛击之至，而音声发焉；宫奏而商应，清唱而浊和，节奏以不越而灿然成章者，可以损益之乎？何者？明正声之纪者，不可杂以淫哇；睹大道之趣者，不可乱以邪术：古之人，其义理昭明，故文辞之道得也。是故言出而人诵之，其闾巷讴谣之，鼎钟著之，竹帛书之；其小人以为口实，而君子以为训，虽欲无传，不可得已。后世属文之士，不通达于礼义之旨，而剽窃章句之末流，破碎先王之大义，缀集灭裂之空言，炫熗耳目之私好，其内不得乎心，而外不适乎口，好朴者

以质俚见废，骋华者以浮虚不录，其去古人之道，亦弥远矣哉！余观刘先生之文，冲然近其为人：不烦而多美，无曜而内腴，澹泊之际，精虑隐之；而其波流之委，亦复温厚尔雅，条贯乎殊品，润色乎光泽，不失自然之宗，可谓通文之大节者矣。余固尝从其人游，颉颃其论议，叩而尽其从容，则旷然明礼义之士也；余为太息之。宝玉以温润而知其蕴和，兰蕙以馨香而知其芳泽；若刘先生者，其犹有古之道欤！夫士不以必知而学，言不以必传而文；惟夫明礼义之言，则感触乎人心，所谓训诵而讴谣之者，既不能无传矣；乃若学道而以文辞业成，立言而以名字表著，兹非君子之意；君子适于能文，而不适于能远。藉令夫子之道无传，余犹以为礼义之言可贵也。先生名瑞葵，碧山其别号云。会稽沈錬序。（嘉庆《潮阳县志》十八《艺文》）

嘉庆《潮阳县志》十六《儒林传》：瑞葵师事白沙之门人余善（宗颐按：善，字崇一，亦潮阳人。操履端悫，尝谒阳明于赣州，阳明待以殊礼，亦笃行君子也），及从南海张诩（宗颐按：诩号东所，成化甲辰进士，为白沙高弟）游，因尽得江门之旨；其旨以主静为宗，而出之以谦和恭俭。故其见之文也，时有悠然之思；今越中旧传沈錬所序《碧山漫稿》是也。

锷按：碧山刘教授瑞葵，道光《广东通志》，乾隆《潮州府志》，嘉庆《潮阳县志·儒林传》并有传。

王氏天性《半憨集》二卷

存　道光丙午成式堂重刊本。

郑允升《序》：居恒而谈世业，则必于阀阅之家；乃阀阅不足恃也，则将转而问堂构。虽然，岂无玉环世济，招楸不扫，弓剑寂寥者，则造物之默为持胜，未可域内窥也。苏文忠之铭三槐也，以一手植之微，而责报于继世之天，如持左券，交手相付矣；至其碑韩庙也，又别其能者天，不能者人，若以人为无如何之说者，岂王氏之“天”在人中，而韩氏之天，独居人外耶？我乡先辈槐轩先生，其世系出于王，而其出处则大类韩。夫韩之时，驱豚谏佛，全以天用；先生膏雨口碑，不过一郡一邑之理，有吏才而多惠心者，宜胜其任；然而正直不阿，而于人犹不免焉。冰蘖自矢，权贵可忤，而惸弱必不可欺；利禄可谢，而衾影确不可愧者，真足傲晋、楚。而夺三军，未许退之独步也；则当人道陵夷之日，设非天心持平，人终诪幻未已耳。故自先生一脱名缰，而量福绥之寿考，介之所在，尸祝至今未艾者，谓非天能不可；

至所游者鱼鸟，所友者汗青，尝作《半憨先生传》以自况，其善用天者耳。余童子时，尝观先生眉宇而起敬，顾未及登堂，一聆玄屑以为恨。今先生殁四十年余，余乃以遁荒遗老，得读先生遗集于曾玄书箧中，因不能不再拜而核天人之事也。况自吾朝文盛，作家云起，秘笈充栋；而际此神州陆泛，文献耗泯；举名宗华胄，曾不守家传之只字，而先生手泽，洋洋可较可编，岂非其天之所予，有超盛衰而独存者乎！若曾孙季铉，尤文以世其家；且堂构而丹雘之。因订述诗文若干，而属序于余；余幸尾骥先生，而愧刻鹄之无成也，爰盥而书之如此。太岁壬辰仲夏中浣日。原选云南道御史改授太平府同知同邑后学郑允升顿首拜撰。（《半憨集》卷首）

方声亮《序》：余往偕计吏赴京师，一再与同年生王君岳峻，俱得闻其家先正槐轩先生平生诸大节，私心向往之。及后考证邑乘，读《半憨先生传》，益概想高风，以为海、邹忠介，去此岂远哉？先生登第在世宗朝，尝一宰上高，擢升南昌，所至著惠政，民像设而尸祝之。以不能婞阿为容，往往失上官欢憾者，因中以考功法，而先生解组归矣。先生居乡，所为都里谋良，周乡之人，又像设而尸祝之，语具许襄阳《怀德祠碑》中。山长王公，修邑乘，列先生于文学，浅之乎知先生也。先生雅欲以文名，而感愤之余，发为诗歌古文辞，辄倾一时；余尝受而卒业焉。其时出入魏、晋、三唐，文则原本史、汉，而真质如其为人。澄邑乘创自先生，发凡竖义，直笔不阿，见者拟于《武功志》，即山长所取裁云。余因叹嘉隆间作者林立，江左新都狎主齐盟，可谓极一时之盛，今其遗文具在，使先生在著作之庭，得与之执韃櫜周旋，讵必远逊，而仅以如椽之笔绘画方偶，则先生之遇之不幸也。虽然，寓内广矣，古今来以立言自命者多，而表章乏人，身后名灭没，余每惜之；先生四代继起，至于今百有余年，而其后人犹校雠其遗集，登之梨枣，使来彦得读其文，知其人，余又窃羡先生之泽之长也。岳峻谬以余能文，属余序，因为具论之如此。康熙庚子秋九月，普阳后学方声亮顿首拜撰。（《半憨集》卷首）

王应兰《序》：言者，心之声也：心正，则其言必正；心邪，则其言必邪。心之不正，虽炳炳烺烺，夸侈声华，未见其美也；而心之正者，文耀一时，可足千古。若名贤高叔祖，言本于心；未观其言，已足见心；追诵其词章，而其心之正，益复如睹。是故或古风，或近体，旨趣含蓄，可见心之忠悫。或传记，或序跋，切实不阿，可见心之正直。其笺启之所候答明僚，则有勉励之心，上宪，则有规讽之心。其增筑邑城，重修儒学，为士为民之心，蔼蔼溢乎简端。心父祖以为心，法父祖以为人。我六世祖寿官白川公诞丈夫

子有三：其长则我五世祖柏轩公；三即我五世叔祖梅轩公；而名贤槐轩叔祖，乃其中子也。叔祖少而颖敏，日诵数千言；泮宫食饩，登嘉靖壬子经元。为贫而仕，历任广文县尉，卓有贤声，卒升南昌府别驾。事上接下，不茹不吐。为民剔弊雪冤，人怀其德，途歌召杜。崇祀名宦，未足云报。当其任满回籍，行李萧条，宦囊一空。铁面御史，于今复见。民尸而祝之曰："积德昌后，可为仁侯。"豫卜之矣；曾不逾时，而登仕籍，不一其人：长孙先鞭，万历庚子，令浙江定海；少子继美，天启恩贡，北闱；元孙皇清，辛卯复起，戊戌礼闱副榜三名。一灯相传，颇称显耀，讵非心正之报乎哉？应兰五世侄孙，上稽叔祖善迹，不但友爱昆季族属，抑且忝敬惟桑与梓。乡都课重，不惮艰危，疏恳当道部堂，特请轻赋。惶虑水灾，创筑堤堰，里老感之。建立约所，岁时报享，久而不替。且学宫贤祠，虚位以待，荣孰甚焉？迄今志行如昨，而《族谱》一书，词严义正，有过不讳；其亲说者，以为得春秋遗意。侄孙敬慕不忘。是以壬辰搜集翻镌，迁斥板遗；兹再旁采旧文，付之剞劂，俾后生子侄辈，田言见心，传之不朽，是为序。康熙五十九年岁次庚子桂月，岁贡生五世侄孙应兰谨拜撰。（《半憨集》卷首）

郭汝诚《序》：文以人重，人以品彰，其品高者，不必刻意为文，而发为言也。纯任自然，性情如见；虽数十百年后，读其文者，见其真意孤行，足以振厉顽懦，澄邑王槐轩先生《半憨集》是也。先生性孤高，不靡于俗。宰倅江右，抗直无阿，不得志于宦途；早赋归田，益肆志于山水诗酒间。其诗文亦豪爽自喜，非规规绳墨，投时好者。要其朴而不华，真而不浮，自抒己意；而风俗人心，藉以维持；士品交谊，藉以振扶。诵其文而知其人；其人之事可传，其文亦随不朽，诚如是也。余承乏澄邑一载，阅志乘，访先贤；若槐轩先生者，足以风矣！其后裔虑其集散佚，而付刻焉；请序于余。余仪先生之为人者久，更望其后裔读其先人之文，想见其先人之行，于以立品，于以持身，庶几贤士继起，祖武克绍，而先生之文乃真不朽矣，而先生之不朽者久，不徒文也已。是为序。道光岁在丙午仲冬上浣，沛水郭汝诚书。（《半憨集》卷首）

姚士裘《序》（嘉庆《澄海县志》二十四《艺文》）（不录）

〔补〕饶宗颐《跋》：王槐轩《半憨集》，凡三刻：一刻于顺治壬辰（见郑允升《序》）；一刻于康熙庚子（见方声亮《序》）；一刻于道光丙午。余所见乃道光本，卷首第一行，上题"澄海金砂王槐轩先生遗草。"下题"姚士裘及槐轩曾孙岳大编选。"案姚篇为顺治刻本，以道光刻本，而仍署士裘名著，盖

康熙、道光两本，俱依原本翻刻，未曾重为编次也。集凡古今体诗九十八首，颂一首，序十一篇，跋二篇，纪五篇，传三篇，行状一篇，杂文三篇，书十八篇，启七篇；厘为二卷；末附许时谦《怀德词碑记》及《行状》二篇。考半憨为槐轩自号，集中有《半憨先生传》，其自颂曰："先生不要钱，不依阿，不请谒，不避权贵，不乡宾，不容人过。有谓于俗戾，有谓于道当；谓于俗戾者谓憨，谓于道当者谓不憨；谓憨者一六，谓不憨者二三。吾无以命之，命之曰'半憨'。"是亦可觇其为人矣。

许时谦《王槐轩先生怀德祠碑记》：先生以制义魁粤士，又善古文辞，拟于北地历下诸子，主一方齐盟，其令上高而倅南昌也，俱有惠政。(《半憨集》卷末)

宗颐按：此书《阮通志·艺文略》八著录，无卷数，盖未见原书。

饶氏相《三溪文集》二卷

存　光绪戊寅重刊本。

李炤《序》：饶三溪先生《集略》，有诗有文：诗若五七言近古，若四言古，若诗余；文若奏疏，若序记，箴铭杂著。总之，凡若干篇。初先生以英异著名，弱冠举进士，拜官内省，即攻诗好文。比壮游吴楚，涉滇、贵，复历金斗淮阳、宋、卫、齐、鲁之墟，最后守豫章，陟宪臬。官迹所至，辄勒勋誉。其雅志四方，隐然江湖廊庙之抱，往往于俯仰咏啸见之。年甫强仕，即矫然脱轩冕，娱桑梓，时有眺临探蹑衍游之乐，则又泛吟究思，有余韵焉。至其为文，能以莅政时操觚翰，以文章为时名称。挂冠之后，继以藏修涵泳，杰然力追古作。是先生之诗若文，矩制箧著，盖灿然各擅其美者。夫诗上本真，而次风韵；文主理致，而副气格。乃先生以通傥磊硕之才，命笔艺圃，种种英发，今观其近律，多泛朴楚淡之词，而古体诗余诸篇，则抉奇而奏艳矣。若箴铭与字说，大率皆身心切要语；而序记诸作，又何出入宋卢陵、南丰间也。盖先生心融气和，悟言谈素，律以绎真，而别调之风韵。妙自真吐，箴以范理，而他作之气格，隽从理宜。譬之燥湿异节，辛甘殊剂，旁施而各适厥当；讵不谓哲士之鸿裁，名家之巨能哉？顾先生文日益进，而心迹日益韬晦，愚辱先生教下，尝请刻传，同志未有诺也。兹冢子宾印君，私阅集中，颇多散佚；遂与愚谋次其略请刻之。先生哭曰："刻乎？姑存家乘可也。"刻成，遂为之序。万历十三年乙酉季秋重阳日，前乡进士、判南史府事致仕，

晚眷生少白李炤顿首拜撰。(《三溪文集》卷首)

杨缵绪《序》:大埔肇建于前明嘉靖五年,其褎然首举成进士,开埔邑文运者,观察饶三溪公也。余于公为乡后进,余外祖羽瀛公,为公六世孙,因得从戚里耆旧窃闻公之嘉言懿行:如立蒸尝以将孝享,修家乘以教惇睦,广置义田以赡族人之惸独无告者;固已心焉仪之。以为孝思不匮,永锡尔类,可以风矣。屡欲购其全集,而旧简散佚不可得见。乾隆庚辰春,余自西安解组归里,适公之裔孙咨畴,搜辑公遗文数十篇,将付剞劂,属余为序。余喜吾邑文献之有征也,亟读其文,光明俊伟,涵泓演迤,皆有关世道之言。其尤可传者,因埔邑粮少丁稀,疲于供亿,奏拨邻封里图,以均徭役。又监兑河南山东漕粮,条陈四事,皆洞悉时势,酌群情所便,达诸当宁,朝闻而夕报可,始叹公实本道德为经济;故其见之奏议者,剀切详明,牦然有当于人心也。公年甫逾强仕,即辞荣勇退,自是优游泉石,以诗文自娱者三十余年。观集中所载,于当道之实心爱民,捍患恤灾,卓卓有循声懋绩者,每津津乐道之。纪其实,请以为后来者劝。自非素存心于爱人利物,何以流连赞叹,不啻自其口出,若是哉?言者,心之声也,孔子曰:"有德者必有言。"是之谓欤!既卒业,因弁数言于简端,用志平生向慕之意焉!时乾隆二十五年岁次庚辰四月下浣,乡后学杨缵绪顿首拜撰。(《百侯杨氏文萃》卷上)(宗颐按:此序亦载《潮州耆旧集》十七)

饶咨畴《序》:先世祖宪副公,少登甲第,扬历中外,勤劳王事,所至有声;而惓惓君民之意,未尝不流露于文墨间。壮岁归林下,修祠立蒸,赡乡睦族,家政秩如。暇则退而记其所为,设规垂范,俾为可传。偶而宾朋酬赠,娱景陶情,亦时有发抒心性之作,以故著述称富,十一世祖中翰公绍衣德言,风雅继起;《椿桂》一集,前后同揆,昔乡先生少白李公尝序之。后修邑志,当事者索诸家乘,亦登其十之二三焉。顾以世次绵邈,水啮蠹余,藏刻之所留存者,亦几于尽矣。礽孙咨畴,才疏志歉,睹祖先遗迹,罔敢不神留。窃《三溪集略》之刻,肇于有明万历之乙酉。厥后先祖选拔公,设心制行,一踵副宪公遗辙;而于先人手泽,尤为拳拳不忘。曾将是集登梨枣,而未竟厥事。先考州佐公,矢志继成,又以倥偬未逮。夫盛美而弗彰,后起者之责;前人有伟举而卒业无闻,末孙之憾也。爰从就试之暇,检校故帙,搜罗放失,捐资付梓,计奏疏以下至墓铭为二卷,古近诗辞为三卷;分类编次,先后就理;于是乎事有成而志亦就,此皆先祖之灵爽,实式凭焉,而岂余小子之成劳哉?用志所由,以示来者。至同时

校阅，则有裔孙而益，编纂则礽孙崇魁也。时乾隆庚辰岁梅月之望，礽孙咨畴谨志于淡宁书室。

锷按：三溪为饶宪副相别号，其集初名《集略》，诗文并收；洎乾隆间，宪副裔孙咨畴，始抽出杂文，复加搜采，共得遗文六十四篇，厘为二卷，付印单行，为《三溪文集》，即光绪重刊本之所本也。宪副诗载在《椿桂集》者，存一百零四首，题曰《三溪诗草》，疑亦从《集略》辑出。今明刻《三溪集》，已不可见，姑就通行《文集》、《诗集》分别著录；而《集略》则从阙如，以省重复云。

宗颐按：《三溪集》：《古瀛诗苑》前集一，饶与龄诗注，误以为与龄著；《阮通志·艺文略》八，《周府志》二十九《文苑》饶与龄传并沿其讹；惟《大埔县志》据李思悦《三溪公墓志铭》（见大埔《饶氏族谱》），定为相作。相文别有《龙湖刘公见湖御倭碑记》，光绪重刻《三溪文集》遗之。后有重刊，应据补入。

《三溪诗草》

存　《椿桂集》本。

宗颐按：据饶咨畴《序》，其所校刻《三溪诗》，计古近诗辞三卷，今见《椿桂集》者，凡一册。

〔补〕《谩笔稿》　　李思悦《三溪公墓志铭》。

未见

〔补〕李思悦《中宪大夫三溪公墓志铭》：公喜读书吟诗，著有《三溪集谩笔稿》，存于家。（大埔《饶氏族谱》）

饶氏与龄《新砚题咏》　　乾隆《潮州府志》二十九《文苑传》。

未见

宗颐按：《新砚题咏》，唐伯元《中书宾印饶公传》作一卷。

《宾印诗草》

存　《椿桂集》本。

宾印《自序》：昔西施病，捧心而颦，愈见其美，里妇效之，见者惊走，质不可为也。虽然，国色不恒有，苟能靓妆修洁，则无盐尚在所录，况不为无盐者乎？三百篇删后，《离骚》乐府振响。五言于汉，近体于唐，往往有赤帜千古者。极其旨趣，岂灭风雅，谓删后无诗者谬也。余素不习韵语，自都下归，居忧数年，读礼之暇，因遍观李、杜诗选。噫哉！真国色天人也！既又得《欧阳文忠集》，抱括今古，曲尽物理；兴致之隽永，音韵之悠扬，虽非商彝周鼎之器，亦称姚黄魏紫之品，岂假粉黛自可朝天；于是艳而慕之，中夜无枕，凝神抽思；初若枘凿之不相入，久之稍稍成句，命儿录之，凡若干首，标曰《效颦稿》。众笑曰："子甘以里妇自处，其如丑态尽见何?"余曰："余知尽饰之道，不知其他，异口庶几无盐女之见取于齐乎?"众复大笑而罢。时万历甲午仲春宾印子书于凝翠亭。(《椿桂集》下卷)(宗颐按：此篇《椿桂集》题作《诗稿引》，诗稿即《效颦稿》也。)

饶与焕《跋》：情发于性则成言，言合于声则成诗。其为音响节奏，体格高下，虽不能不以人殊，要之缘发验存，循迹稽养，则古今人品大略可觇。余从兄宾印以隽才登甲第，凡修于身，行于家，式于乡，宦于朝；动以古人为准。间寄情述志、赋事纪游、镜时鸣感、托之诗章，大率平正而无邪，敦厚而非矫。娴雅融朗，不流于晦；冲和整栗，弗蹈于淫。无待雕饰，而音响节奏，殆已合裁汉魏，兼体齐梁；沨沨乎抗工部颜行自成一家，称心而出诵者，咸知为君子之言也。视彼骚人墨士，竞烟云而工月露，饰鞶帨而侈色泽者，所致相辽绝矣。谓非学优而典，养裕而纯，气充而定，而有是乎？从兄方得时而驾，鞭弭中原，期建旗鼓；惜也官不酬才，位不配望，仅以中翰赍志玉楼，使所称述如斯而止，谓之何哉！不佞于诗草三致慨叹云！时万历丙申阳月，从弟与焕跋。(《椿桂集》下卷)

〔补〕饶宗颐《宾印诗稿·书后》：饶中书与龄，所著《宾印诗稿》，初名《效颦》。沈孟化《宾印墓志铭》称："与龄性耽书史；文多出入西京，诗律可俪盛唐。"其诗行于世者，为《椿桂集》内之《宾印诗草》，考与龄殁于万历乙未六月。(见唐伯元撰传)

《效颦稿》之编定，在殁前一年；而饶与焕为《宾印诗草·跋》，在其已殁之后。今诗草中有《新矶书屋》及《避客至新矶》诸作，疑与龄之诗，先有《新矶题咏》，后编为《效颦稿》，殁后人始合之，并为《宾印诗草》也。

〔补〕饶氏希燮《尔栎斋稿》　　饶堂《梅庵公家传》。
佚

〔补〕《梅花吟影集》　　饶堂《梅庵公家传》。
佚

宗颐按：梅庵有《桂香随笔》，已著录。据饶堂撰传（见大埔《饶氏族谱·文献传》）梅庵所著，又有《尔栎斋稿》，及《梅花吟梅花影》诸集。府县志则只言尝作《梅花》百首。今诸集稿已佚。《饶氏族谱·艺文》中载有《旧斋葺成》五言律诗四首（原注八首录四），又《遣夜》一首，《暮春同陈沛若熊朗伯雅集尔栎斋》七言律诗一首，又《闰七月小集作续中元》一首：此皆《尔栎斋诗稿》之诗之仅存者也。其《梅花》等集则《大埔县志·艺文》采录《梅花吟》七律二首，盖梅庵之诗之存者仅此。

郭氏廷序《郭循夫集》四卷
存　民国甲子重刊本。

李时行《序》：介斋郭君，与予同受业于香山黄太史之门。邂逅之初，见其性资恬静，默默不语人，始未之奇也；及相与谈性命之理，则终日更仆不倦。暇日出其所作诗数首见示，纯口响也。黄太史亦亟称之。无何，别去。继而与予同举进士，往来京师。岁余每过逢，必以诗文德业相砥砺叩其所作，盖骎骎乎入魏、晋之奥，登李、杜之堂矣。未几，授贵溪令。贵溪江右剧邑，介斋独以文学饬吏治，不苛不茹，有循良之风，以故政声藉甚。将三岁，卒于令；卒之日，士民哀之，如失怙恃，嗟乎伤哉！有志未竟，而所就仅此，何天之忌才若是！予观介斋生平狷介，酷好读书，御家人绝无怒色。寡言笑，慎交游，非其人相对，不出一言。如遇高士，则谈笑移日。虽已贵，多闭门静养，宛如布衣。非公事不造郡邑之庭。见人谈势利之事，则摇首麾之。仅守祖遗之人，淡如也。其所养若此，故其所作诗若文，多泛玄冲旷之思，略无尘俗气。今竟已矣，何天之忌才之不少假也！所幸君之伯子，以贤英俊秀拔雅，有介斋风，收拾介斋诗文遗稿若干卷，刻之，尚多脱落，不能尽录；然此亦可以传矣。哲人已逝，雍门遗悲，展诵篇章，如观高躅。后有作者，

爰加采拾，庶垂不朽云尔。嘉靖甲寅秋望日，赐同进士出身、承直郎、南京兵部车驾清吏司主事，青霞山人年弟李时行撰。（《郭循夫先生集》卷首）

吴仕训《序》：我潮裔土，或嗤其未有立言之士，而为之前者，余谂其不然；盖想光天海隅时，何献不文，特缅邈莫详耳。以今所听闻：若洪大中起于唐，名垂《灵谷》；许制使盛于宋，集传《高阳》。逮明而异采肇开，寿母奇童，皆属希有。况有李詹丞之望重银榜，萧翰撰之武接玉堂，皆与唐、宋诸公大其宗，而世其业。成一家之言，为一邑之典。复有郭贵溪先生，并起其间。今所较《循夫集》是也。先生字循夫，人称之曰介斋。介其天性，循循其学；少而默识，长而不迁。其书五车，而不肯为轧茁之语，故其文粹然，一泽之于道。其诗和而婉，有风人之致。有笺笺赤牍，犹令人如对。不远千里，师事黄才伯先生，人推黄门高足。惟先生也，既登制科，官仅一令。年未及艾，功名道德，与其人俱往矣；所可传者，惟其言而已。有其言堪不朽，而谓非其不幸不可也。独予心服于先生有二焉：时俗谓古文词有妨本业，先生自饩庠计偕，好古不惑，竟两得之，可以信于后贤。及其登第归祭，三年杜门读书，非公不至。言动拟诸古人，取予严于一介。事兄如事父，妻死不再娶：先生盖知道者耶！迨宰贵溪，严明清操，公诚爱物。抗疏谢王府铢求正色，拒大珰横索。文学吏治，啧然有声。此其可传，宁仅以立言也。先生集有黄文裕所定者，既不存，所存者仍多紊误。其族子孝廉守毂君，欲余订次，广文守宗君复驰书相属，而其家茂才诸君，竞为缮录。是皆能衣前人之德言，以世其业，而大其宗者。海隅文献，其在于斯乎？其在于斯乎？崇祯七年春，后学光卿吴仕训谨叙。（《郭循夫先生集》卷首）

郭经《序》：癸亥之秋，柳洲侄收拾我十世祖伯循夫公所著诗文集二册。首尾残缺，中间亦多断烂。谋之友笙弟，将募赀旅沪族绅，重付手民，以保族粹，索序于余。余以为是集流传于世，自明迄今，越数百载，必有好古君子珍藏完本，可资补证校勘者。既而启泰侄，搜之族中，复得二册，较为安全。虽阙文之处，亥豕鲁鱼，讹误不免；而盥手展卷，尚堪卒读。于是命次男荃，另纸抄写；而族中能文之士，检校无误，始付剞劂：其慎如此。盖古之作者多矣，词章家摛张文采，不逾时而渐归湮灭。譬无本之木，无源之水，枯竭可立而待。若多读古书，深积义理，本其心得，著一家言。固宜藏名山，传其人，垂不朽于宇宙。然或深于理而未工于言，纵令著作宏富，而朴质不文，读者厌倦，久之徒覆酱瓿；词章义理，二者皆讥；然后知蓄道德，能文章者之独有千古也。我伯祖以明代嘉靖进士，出宰贵溪。名士循吏，光辉史

乘。生平湛深经史术，研究理学。所著诗文，卓尔成家，所谓蓄道德而能文章，当之洵无愧色。道光间，冯辑《潮州耆旧集》，是《集》见遗，以致未显于世。然公之文章，光芒万丈，断无郁而不发，掩而弗彰。昔昌黎文字，经庐陵尊之而后显。公集如昌黎，数百年后，安知无复有庐陵其人者。故略叙数语，弁诸卷端，俾征文考献，续辑遗集者，知斯文未丧，天意在兹焉。癸亥腊月，二十二世侄孙经敬撰。（《郭循夫先生集》卷首）

郭纶《跋》　（《郭循夫先生集》卷末）（不录）

〔补〕饶宗颐《跋》：贵溪令郭介斋所作诗文集，最初刻本为香山黄佐太史所选定，凡六卷，即《阮通志·艺文略》著录之本。据吴仕训崇祯七年《郭循夫先生集·序》，谓"先生集有黄文裕所定者，既不存，所存又多紊误。"是黄本至崇祯初，已鲜传帙矣。厥后辗转传抄，脱落益夥。民国癸亥，介斋侄孙启泰等，始掇拾丛残，出家藏写本，参互校核，厘为四卷，以付剞劂，即今通行本也。第一卷，古今体诗二百一十八首，第二卷，诗余三十首，第三卷，序记杂文二十九篇，第四卷，尺牍论说二十九篇。前列李时行序，吴仕训序，郭经序；末附《先考雪舟公墓志铭》，薛侨撰《邑大夫介斋郭君墓志铭》，《石泉公与陈给事筑钓台书》并郭纶《跋》。介斋少从黄佐太史游，与梁有誉、欧大任、李时行、黎民表，同称黄门高弟。梁、欧诸子，当时颇著意词章，而介斋则兼重操行。屡任繁剧，享年不永。故诗文造诣，未臻其极。然师资所在，濡染有方。集中拟古乐府写情诸作，取径汉魏，语浅而意深。至于文虽不多，而要言不芜，颇见研练，亦明代潮士之以循吏文家，并名之矫矫者也。

薛侨《介斋郭君墓志铭》：君生而聪警，为举子业，出入经史，穿贯百氏。由进士选贵溪令，丙午入觐。毁誉出于爱憎，未曾动于衷，每于诗焉发之。

锷按：道光《广东通志》引《黄志》云：《郭循夫集》六卷，所云黄志，即嘉靖戊午黄佐所辑《通志》。《循夫集》初为佐所编定，则嘉靖《通志》云六卷者，自是不谬。

陈氏光世《雪坡集》四卷　　陈尚志《雪坡先生传》。

未见

詹一惠《陈雪坡先生诗文遗稿·序》：吾乡陈雪坡先生，长齿发桑梓六十

余年。其所阅历彝险之遇，人皆知之；而气节猷为文章，人莫知之。非人之莫知先生，而先生之学不求人知也。先生自少壮游宦，以及归来掩扉读书，凡有述作，不事□□，故终其身莫露卮辞片札于人间。卒后又二十余年，其子迟，孙子璟，始出其诗文，以橐蠹以示余。曰："先大人平生嗜学，某冲岁莫知，今探书箧，得诗文遗稿若干，蠹残已半，悉补缀而描写之，以不忘先人口泽，愿有言以华其端。"余受而览阅之，见所为文，辞调高古，意义精深，直熔子史百家，鼓江汉之长澜，而莫知其所至也。诗赋洋洋缅缅，如掇春葩之余英；即以杂于唐咏奚辨焉。有是哉，其岭表之词宗乎！而余且因言察行，以窥猷为于一斑。盖先生少经乱离，目击山海之变，而孤城累卵，岌岌殆也；乃为料理制敌，而上其策于令尹矣，又上其策于兵宪矣。当事用其机谋，歼灭群丑，而救一方涂炭。今读所为发策，出入阵伍，设奇制胜，若探贼情登贼穴，而坐得胜算于指掌中；虽古老将善阵，无以过。书生善谭兵务，固宜兵宪张公之嘉与也。已而赍金币谢，先生概不受，曰："余为桑梓计治安，幸而言听计从，免及于难，受赐多矣，何以谢为?"先生慷慨有大节，深泛浑厚，义信服人。故出而宰巨野，能以一言而散白莲数千之叛，以一策而浚艚河百里之运。惠泽垂庥，东士啧颂。余读司空朱衡公、巡抚潘季驯公所为奖励优辞，而知先生之盾注，卓越寻常万万也。盖涵养设施，颇露一斑，如此，先生归卧林泉二十春秋，绝口不谈往事；时寄情于吟弄间，优游自适，莫喻其意。知者以先生为古之谨言人也；不知者以先生为世之无能子也。非由蠹余以稽往迹，则不惟文章无传，而气节猷为，且与草木同枯朽矣。没世而名不称，是谁之过欤？记曰："为人子者，有善而不知，不明也；知而不传，不仁也：不明不仁，君子耻之!"固宜其子若孙梓其遗文，以藏于家；而余不妄，谬以数言为之序。(雍正《惠来县志》十七《艺文》)

陈尚志《雪坡先生传》：先生早慧，甫十岁能文。又四年，补邑博士弟子。嘉靖戊申贡。卒业国学。归授弟子里闾中。乙丑谒铨部，拜符巨野，旋解绶去。林居二十年，素茹淡敛足公门。日左图右史，坐一室弹琴赋诗，陶陶自得也。为文典赡切当，有《雪坡集》四卷，藏于家。(雍正《惠来县志》十七《艺文》)

锷按：雪坡陈大令光世，字复振。乾隆《潮州府志·循吏传》，雍正《惠来县志·宦迹传》并有传。雪坡文今存者，有《重建赤山院记》，《上张兵宪道台策》，《与胡邑侯书》(宗颐按：胡名钦颜，广西全州举人。嘉

靖四十一年知惠来县）三篇。诗存者，有《上元日》五言律诗一首，《杨兵宪平寇志喜》，《冬日桃花盛开》，《吴节妇》七言长句三首，《咏牡丹》、《十二夜月》、《二十三夜月》七言绝句三首。（见雍正《惠来县志·艺文门》）

宗颐按：光世尚有《赤山院》五言律诗一首，《百花隐》七言绝句一首，见顺治《潮州府志》十一《古今文章》。

罗氏惠《罗后山诗集》　　王天性《半憨集》二。
佚

王天性《序》：或谓诗有四务，运意、定格、结篇、练句。句贵委婉而忌直率，篇贵贯通而忌支离，格贵高古而忌芜乱，意贵圆融而忌暗滞。余尝执是历勘晋、魏以降诸诗家，未有越是而能轩翕翰涂，驰迹艺苑者。然君子曰："风雅既没，删后无诗。"则三百篇之下，其皆无取耶！夫古人未尝学为诗也，桑妇歌谣，牧夫讴吟，何有意格篇句之拘也；而圣人取之与六籍并传。后世骚人墨客，日煅月炼，词求泣鬼，语必惊人，欲以擅业专门，侵风薄雅，而君子顾谓删后无诗，则诗之所贵，果不系于意格篇句，而别有所在欤？余观古人七情未荡，一真自如，故触物歌吟，矢口为训；虽匹夫匹妇，胸中自有全经，盖包韫本根，至情自溢，风雅之宗旨也。诗家者流，迷失真源，标显色相。意格篇句，号称古体，要不过点缀江山，铺妆鱼鸟。风容徒盛，神情不敷，将奚取哉？由是观之，诗之所贵，断可识矣。近读《后山诗集》，余辨其工拙，较古作者何若也？然其直摅胸臆，刊落铅华，庶得诗之宗旨者。盖先生宅心冲和，赋分慧敏，禀之厚矣。吏隐八稔，玄奇静颐，养之邃矣。园陵宫阙，壮其大观；风岳淮波，兴其豪思，助之广矣。助广者，情超；养邃者，情粹；禀厚者，情笃。是故情之所通，声歌自聘；高彻上穹，深入重渊；大亘八埏，微潜一发；卒皆流泄道妙，会归理趣，非徒点缀铺妆，粉饰文貌焉已。所谓包韫本根，至情自溢者，不其在是乎？君子曰：后山之诗，有风雅之遗致焉，故"意"、"格"、"篇"、"句"，均所不论。（《半憨集》二）

康熙《饶平县志》七：罗惠，嘉靖己酉科举人，平乐教授，升知县。

锷按：王天性《半憨集》二，有《罗后山诗集·序》，又有《送罗后山之平乐郡博序》云："后山先生貌朴而气和，志豪而才敏；盖潮之瑰琦

士，而又素以诗文自雄，咳唾余亦悉珠玑，可爱可传。”是后山固潮人也，惜序不著其名。府县志人物传，亦无可考。检《饶平县志·选举表》，嘉靖己酉举人有罗惠官平业教授，年代姓氏官职悉与天性赠序吻合；然后知后山即罗惠之字；以举人出为教授，后由教授而摄县篆者也。兹据县志《选举表》补署其名，以冠诗集之首。

周氏孚光《桃溪吟稿》　　《古瀛诗苑前集》一。

未见

〔补〕周光镐《序》：士之能绍世业，极孝思者，必其无忘前人所论著，而不悖师之本旨者也，则小子镐有深愧焉。隆、万之间，再负箧入信州，维时师太史吕先生属小子镐曰：“若尊甫有所论著者，若尽能修而明之乎？”镐跽泣谢。不肖幼孤，中遭兵火，业不克振，前人所遗，天敚之兵燹中矣！后死者，罪当自殒。师乃出示所藏者一二。久之，之越、之吴建业、江、楚之间，多学士先生能道当时湛文简公游从旧事。龙江新泉之墟，则师与考君游业地也。其轶乃时见于他编，庶几知考君之学。于《新泉录》，则得其明辨之力；于《求志录》，则得其集议之方；于《修文叙》，则得其宗旨之一；于《宗谱叙》，则知其敦伦之训；于《心统说》，则窥其明性之原；于《龙德缀斋》诸说，则见其张弛用易，静动靡间，于诸记载述赞，则见其言必考证于先王，指必吻合于天理；于诸赋咏篇什，则知其志贞于甘遁，乐在于自得。大部稽其旨趣，由存诚以悟性命，由散殊以会统宗，由精义以合自然。业贵实践，不喜剿之论说。即易篑匪懈，乡荐绅父老类能言之。于是小子镐，乃发愤拮据，穷十年力，仅仅得余绪二三，痛哉！万历七年，会皇帝进两宫徽号礼成，小子镐秩在留铨，诏赠考君官。制曰：“抱道之士，遁迹岩居，而弗为世用；乃行遵矩矱，学究渊源。名已荐于贤书，志雅尚于高蹈。”皇皇天语，其在斯乎！呜呼！道恶乎存？存于志；志恶乎明？明于言。言铨不次，道绪犹可稽也。不能绍而明之，以复生我成我者，是小子镐之罪矣。诸凡见于他编者，不复汇次，其所轶者，属从子棐校而梓之，藏之故山石室。（《明农山堂汇草》一）

《古瀛诗苑》前集一：周孚先，字克道（宗颐按：乾隆《潮州府志》作见道），潮阳人，有《桃溪吟稿》。

锷按：周孚先，道光《广东通志》，光绪《潮阳县志·儒林传》，并

有传。

宗颐按：此书，周光镐序作《桃溪逸稿》。孚先诗，今世所传有《西山漫兴》七绝四首。其一云："半亩潮田云外陇，一区蔬圃水中洲。蓑衣翠透桃花雨，叩角无人问饭牛。"其二云："竹迳茅庐是我家，三湾流水半溪沙。疏慵镇日浑无事，一灶秋云煮菊花。"其三云："天际罗帆诗景多。更添诗思入晴波，桥边月涌鱼翻藻，亭外风掀鹭闪荷。"其四云："万籁无声山更幽，一泉绕屋石中流。才闻鹤向云间度，风送梨花上枕头。"（并见《潮阳县志·艺文》下）

吴氏向《鲁庵逸稿》　　光绪《潮阳县志》十七《隐逸传》。

未见

〔补〕周光镐《序》：我粤先辈，成、弘间，倡明正学，则有江门、白沙先生为主盟。一时群贤如湛文简、张东所诸公，彬彬几如家茂叔崛起舂陵，河、洛、关、闽景应。我潮鲁庵先生，遂弃制科业而从事焉。先生我先子之所畏也。先子上公车，道公陵，事文简于南雍，遂不赴南宫试。卒业新泉。一时高陵吕泾野宗伯，永丰吕巾石太史，相印证归，筑桃溪精舍，距月庭烟水相映。时与东溪二郑孝廉从先生鼓櫂垂纶于溪云山月间，超然悟而逌然适也。已而先生创祖祠，先大夫为之记；久之先大夫捐馆舍，则先生为之状：此其渊源缔好之自有自来矣。予不肖，幼孤，时闻遗绪。既起家行役，越廿载乞归，则筑菟裘于旧隐地。东望月庭，盈盈一水；时扼揽溯古悼今也。一日，茂才吴生鸣夏修通家刺，手一帙，谒曰："此吾先祖遗绪也，傥以三世契阔，辱一言弁不朽，可乎?"予诧而起曰："咄嗟危哉！奈何当吾世而失先生，失先生且失先子，则将何所逃罪于后死者?"爰是肃襟展对，时读庄语教诏语，则俨然辟咡受之，读超然自适语，则洒然神爽，若有悟合于其自然宗旨几哉。大都先生之学，内探理本，外绝世氛，不离日用事物之常，究竟于伦常孝弟之极。观《自警篇》，黾黾勉勉，惟在我熙熙穆穆，仰前人，旨趣可观矣。其诗如"刚除骄吝心，自觉犹有迹，古人别后言，去矜得其力。"不觉俯首服膺。所与白沙甘泉东所诸先生往来辨复，阐明性道，缅缅皆体认至到语，而不立门户，不落闻见，不著人我，相印于朱陆图说，论辨直是参勘透彻，见其非同非异，非非同，非非异，足为二氏门徒，息嚣于吾儒合一宗旨，大有力哉！维时督学东吴魏公下檄郡邑，征聘先生主会，而先生力辞。然则绝

畔援之累，全自得之天，岂彼空谭澶漫，剿袭依附者比，小子某学惭绍述，功非见解，乌敢以纤言，弁斯编首？乃证是编者，为惠邑陈孝廉尚志。盖希古作圣，不隳流俗，不佞所面觌心喻者。嗟嗟！流彼日靡，同志几何？乌能起先生于九京，而植斯道赤帜。即不能如皇祐元丰诸贤，亦庶几涑水、安定、上蔡辈出，何至孑孑如今日？嗟乎！余早与先生季子同游于泮，鸣夏季子子也，禔躬嗣服，克绳祖武。不肖虽耄，未倦于学，庶几于二友不遐有佐云。（《明农山堂汇草》七）

〔补〕陵海《吴氏族谱》二：公受业陈白沙之门；偕甘泉、东所往来辨复，阐明性道，洒洒皆体认至到语。归隐黄冈，著有《黄冈杂咏》，白沙寄题有"至虚原受道，真隐或逃名"之句。与周孚先郑经哲辈唱和于月庭间，学者称月庭先生。所著有《鲁庵逸汇》，周光镐为之补序。

锷按：鲁庵吴高士向，字宗卿，号月庭，乾隆《潮州府志》，雍正《惠来县志·硕隐传》并有传。鲁庵为陈白沙弟子，结庐邑之黄岗山，以理学教授弟子。周孚先实出其门。鲁庵为诗，清幽旷逸，《黄岗杂咏》七绝五首，最为时称诵。（其一云："拟赋闲居未得闲，今宵境界是何宽？黄岗一朵梅梢月，清照茅茨半壁间。"其二云："隐睡寒床帖竹枝，宛然春梦诵新诗；一尊贮却香醪好，留到看山对菊时。"其三云："略破人间万事非，浮云几点过柴扉。凭谁扶上黄岗顶，拍掌千峰抱月归。"其四云："中天无极起楼台，曳杖高登万仞来。山水分明今日意，何人共此酒杯开？"其五云："月上疏梅影半阴，秋风满座荡尘襟。去年此夜禅房坐，今夕黄岗对月吟。"并见《惠来县志·山川门》）白沙有题《黄岗书屋寄鲁庵诗》云："四野云飞尽，黄岗一室清。至虚元受道，真德或逃名。有疏微言绝，无为大业成。下阙"。《潮阳县志·艺文》下，亦载鲁庵有《读白沙春日醉中言怀》五律一首，又《寒雨观物偶成》二首；而寒雨诗中联句，与《惠来县志》所录间有异，疑属草时别有改本，选诗者不复细核，遂各据所见以著录之也。

李氏龄《宫詹遗稿》六卷　　《千顷堂书目》十九。

阙　《潮州耆旧集》选本。

周光镐《序》：尝观郡邑乘所载：英宗朝，邑有宫詹李先生，文章政事，为时推重。又云：学政崇雅，脱浮，裁抑奔竞。噫！是恶足以尽先生哉！古

今史乘，语莫难于征核，又莫难于檃括。即非迁固，欲以数言立要旨，难矣，况俭薄为政者，任意削觚乘，果足征乎哉？余寡昧，无能窥作者门墙。顾闻之学士先辈曰："我邑士大夫学术最近古者，无如李景龄先生。"今读其遗书，与其所载行事，则先生者，盖以修道为己任者也；文章政事，其绪余耳，恶足以尽先生！先生官，由外博士入成均，擢御史院督学。畿内荐青宫，分校史局；盖百一之遇也。人士最显要者，无如学院；最光华者，无如宫寮史馆。藉令当时稍阴阳物态，便可致身卿辅。乃天顺初年，诏复外台，提学宪臣，慎选其人，先生遂以佥宪出督江西学政。于是思人臣秉忠宣职，即不获羽翼太子以培养圣学，亦庶几陶冶士类以作育真材，罔非吾道之大行也。以故其所定章程，一以主敬穷理，修词立诚，为三代人材之大根大本。彼都人士所感慕兴起，无如晦庵先生，则白鹿洞遗墟在焉。于是登眺徘徊，主张兴复。聘师儒立洞规，捐资购田，诸凡修废阐幽，罔非名教节义之大者。一时人士，翕然丕变，真材项领辈出。既老而家食，则表率里闾，捐地拓学宫，暨今两地瞽宗，并血食不辍。然则先生之学，其修之身，用之世，岂空言以辍华者，可同日语哉！今百十年所矣，七世孙一轩以明经登省魁，为令尹；归而绍修世业。乃以故从父太学朝质君裒存遗业，嘱余校之，且痛遭回禄，幸存十一于千百。余曰："毋以为也。文以载道，道在则文足征矣。"今之士习，喷英摘华者，往往无当于理道。不知由古以来作者，惟圣则经，惟贤则史；不圣不贤，则为鄙为野。先生之作，虽不可多见，然其文以理胜，不以辞胜；诗则以情胜，不以调胜。皆力务圣贤之学，而其罔盭于道可知矣。君以家世不能尽存公物为惜；余则以史乘不能概公之大为惜。若可信可传，正不在篇章繁富已也。其诸外编赠挽杂梓，抑亦为文献足征云。邑人周光镐撰。(《潮州耆旧集》一，又见《明农山堂汇草》四)

冯奉初《潮州耆旧集·李宫詹集题辞》(《潮州耆旧集》一)(不录)

毛德琦《白鹿洞书院志》四：李龄，潮阳人，由詹事府丞，成化己酉，为江西提学佥事。其教人先德行而后文学。考课南康，首训白鹿洞学。择取远近端敏之士，肄业其中，以讲圣贤之学。士知向风，公之功多。

《千顷堂书目》十九别集类：宣德四年己酉，李龄《宫詹遗稿》六卷，字景熙。(《通志》、《县志》并作字景龄，非。)潮阳人，詹事府丞。

锷按：李景熙宫詹，道光《广东通志》，嘉庆《潮阳县志·名臣传》，《江西通志·宦绩录》并有传。嘉庆《潮阳县志·艺文》下，载宫詹《秋

风三叠辞》三篇，《题山都督庙》、《登滕王阁》、《游治平寺》七言律诗各一首。格律高雅，饶有唐音。周光镐序谓“宫詹诗以情胜，不以调胜者”，览此殊不尽然。

宗颐按：《千顷堂书目》载《宫詹集》六卷，今未之见。冯氏《耆旧集》选其文凡九篇。冯集卷首例言称“所选各家，皆有专集。”然则《宫詹集》道光时尚有传帙也。今则九篇以外，他文可见者，以余所知，仅有《重修潮阳县儒学记》一篇，见嘉庆《潮阳县志·艺文》；而九篇中之《增塑南雷二将军记》，乾隆《潮州府志》四十一载之“记”作“碑”，与集本原文不同，颇多改窜删节；嘉庆《潮阳县志》乃两篇并为收录，非也。

萧氏与成《铁峰集》　　《潮州耆旧集》三。

阙　《潮州耆旧集》选本。

冯奉初《潮州耆旧集·萧太史铁峰集题辞》（《潮州耆旧集》二）（不录）

焦竑《翰林院修撰承务郎铁峰先生墓表》：先生萧姓，讳与成，字宗乐（《万姓统谱》二十九作字宗东），铁峰其别号也。少警敏，十许岁，读书迎解，下笔有奇语。每一义出，学者争传之。正德癸酉，举广东乡试第一人。丁丑举进士，才弱冠耳，执政者才之，选读中秘书，已授翰林院检讨。卒年六十有五。（《澹园集》二十七）

《献征录》：先生筑精舍于城西，题曰：“半闲园”。与客论文赋诗，尝曰：“华衣厚味，身之灾也；骄纵淫佚，德之蠹也。”家居凡三十余年。

锷按：铁峰萧太史与成，道光《广东通志》、乾隆《潮州府志》，嘉庆《潮阳县志·耆德传》并有传。《铁峰集》，明以来目录家不著录；焦竑《墓表》亦不载。其文传于世者，仅《潮州耆旧集》载杂文二十二篇。虽寥寥无几，然义法深醇，在明中叶潮人文字中固能翘然出众者。至其诗今只存《登高丘望远海》七言长短句一首，纵横排荡，得力于东坡浪语者，尤深也。（诗云：“蓬莱之山东海水，滔滔东奔吾不知其几千万里；长江大河一线来，安问洞庭与彭蠡。嘘噏百川天轮浮，蜃为城郭蜃为楼；东溟老龙几千岁，垂髯化作珊瑚钩。惊涛拍天无畔岸，雷奔鬼逝神灵眩；霾昱绝电妖雾呈，珠宫贝阙谁能辨。安期羡门安在哉？感今思昔但悲哀！瑶池已骋八骏去，铁锤空驱万石来。吁嗟往事皆已矣！安得海波不扬尘

不起，岛彝才贡越裳来，免劳神武行边鄙。”)

宗颐按：萧与成文为《耆旧集》所不载者，别有《庆赵母六十寿序》(见顺治《潮州府志》十二)、《萧氏族谱序》(见《萧氏族谱》)二篇。

萧氏端蒙《同野集》六卷　　《千顷堂书目》二十三。

阙　《潮州耆旧集》选本。

李贵《序》：窃闻诸鲁叔孙云："立言者，谓之不朽。"夫金之刚也，或烁之；石之坚也，或裂之。金石且毁，而言犹立，至哉言乎。夫言之立也，非华也，非辩也，又非菀积而多者也；其旨远，其辞文，其前民用也，如布帛菽粟，不可一日废，如是者立。综核于事，体要于词，蔚然其光可烛也；以行诸远，如规矩彀率设，而艺者，射者，必取衷焉，如是者立。非是二者，而枝叶其言，速朽之道也。若汉之扬雄，亦庶几乎立言者矣。潜其思，闳其度。凡作必儗诸圣，非圣无作也；虽有，仅仅焉。谨毛失貌之讥，若为规矩，必取诸倕焉；为彀率，必取诸羿焉。是故艺者射者，无能他适也。当时弟子侯芭，一受其言，遂信其必传。人或疑之，历数世则有称为胜老过《周易》者。迄今诵之，虽谓不朽亦可也。今之业文者，知言立为不朽，乃驰骋于棘刺，而匿其端；婴志于丹垩，而忘其质；帙累汗牛，而无当于道，比比皆是矣。没世之后，子弟门生，又多编勒诸梓，以为不朽盛事；而知言君子方厌其猥且繁也，曾不一瞬焉。尝历按其籍，皆枝叶其言也；所可取衷者，盖鲜矣。潮阳同野先生，早有声于艺苑，在台中政绩炳炳，乃复养疴种学，务得其本者，操之，非徒沃于枝叶者也。其发为文章，惟古是程，不苟徇时好；多泛思，以力追左史之踪。其规矩彀率，不爽其旧，窃比诸雄非欤？信乎，天下爱习其言，将与元并传也。今既没，二弟春元左山自麓汇其遗文若干卷以授贵。与给谏孙君叙之。二子皆先生门下士也。受先生之辞有年矣。愧非若芭能探元奥，而信其必传，不敢让焉。先生位不称德，年不符仁，所恃以不朽者，良在兹欤！先生尊人，铁翁太史以文为海内宗，盖知言君子也。持以献之，不识以为然否？门生丰城李贵谨撰。(《潮州耆旧集》十四)

何镗《同野文集序》：孔子曰："有德者，必有言。"乃余历观往昔文人之言；盖谓文词不系世计，如"画饼"、"说梅"无效饥渴；其下者，蛙蝉鸣噪等尔。今观同野萧先生集，有味哉其言之也。所谓系世计，不徒作者非耶？往余稍迁，进贤令先生代天子巡狩，按部筠阳。檄余往核计，朝夕侍见先生，

晬然渊默，窃叹伏以为有道气象吉人也。及夫奉教承令，条理灿然，肃给无爽，益知不大声色，故质有其内耳。尝以修辞相订示，咸沨沨乎大雅之遗，各有准的；而条议疏答，综核情故，备得肯綮，词洁而理明，使人灼见事实，无不可见之施行。今观议建总督重臣，增解额，及申谕抚臣讨贼等疏，开浚胶河诸策：皆数世之计，为国家豫未然之防；诚然哉，非徒作者。然先生浑朴内朗，未尝以文词为名高。其监察两藩省率为地方垂久远爱利，则又所谓有德人也。其有言之美而传也，不徒以其辞而已，岂不伟哉！余守郡之明年，先生之昆季端贲、端升两君来谒，求观先生之文，得兹集若干卷，乃石洲林公所选定者。余益以疏议若干篇，绣梓以授厥裔贻初家藏之。令后之观先生之文者，知先生非有意于为文，而惓惓世计，要为不负所职云。先生名端蒙，其节行大都具在本传。（嘉庆《潮阳县志》十八）

林大春《萧御史端蒙传》：萧御史端蒙者，字曰启，岭南潮人也。少事父，治老苏之学。沉静有器，好读书。举嘉靖辛丑进士。蒙为吉士，思继父业，下帷发愤。与大梁高拱，晋人裴宇同舍，恒相让。尝著论二十几篇，几十万言，少师夏言见而奇之。（《井丹集》十四）

《千顷堂书目》二十三：嘉靖辛丑科，萧端蒙《同野集》五卷；字曰启，潮州人，监察御史。

锷按：萧御史端蒙，翰林院修撰与成冢子。道光《广东通志》，乾隆《潮州府志》，嘉庆《潮阳县志·名臣传》并有传。《同野集》乃御史殁后弟端贲、端升裒其遗文，俾林石洲选定，而丰城李贵为之序。其后郡守何镗（镗字振卿，处州卫人，嘉靖进士。其为潮州知府，《府志·职官表》缺载）益以疏议若干篇，复为序，始锓诸梓，盖即千顷堂著录之五卷本也。据李、何序，知此集所收，纯系杂文，未及诗篇。盖御史以能文名家，区区雕虫，实非所措意，故今存诗不多；然清词隽语，犹可见其梗概；如《旅馆》、《秋日怀旧》两律句（见光绪《潮阳县志·艺文》下），《明妃曲宫词绝句》四首。（其一云："良家初入未承恩，漫著罗襦锦凤纹，独自深宫倍萧瑟，不知何处望春云？"）风格不次铁峰，固能绳其家学者。

宗颐按：此书道光《广东通志·艺文略》八，著录无卷数。《潮州耆旧集》录其文一卷，仅奏议七篇，而杂文竟一字不录。原书世极罕见，

黄仲琴先生曾为余言其友萧君德宣，藏有曾刚甫手写《同野集》。予方拟向萧君借观，而萧君已他去，竟不获一睹，可憾也。因识数语于此，俾异日之校刊是书者，知所搜访焉。

林氏大春《井丹诗文集》二十卷　　乾隆《潮州府志》二十八《名臣传》。

存　明椠本（天津图书馆藏）；《潮州耆旧集》选本；民国二十四年潮阳郭氏双百鹿斋校刊本。

周笃棐《序》：文章经国大业，不朽盛事，然其所由来难矣！何以故？诗与文兼之难；兼之而神解者，尤难乎其难也。惟先生也，复灵以生，其才天笃。昭旷之见，洞彻乎坟索，贯穿乎子史百家，其知有所至矣。是惟无作其有作也，自古出者，化而不桎；自己创者，达而不谰。今独不观之方素乎？一部之书，其言累数百万；探之有本，如悬河泻泉，注而不竭也；布置条列，如公输之规制，苏、张之从衡也；端严庄雅，如冠裳佩玉，立乎宗庙朝庭也；变幻不群，如太空之云，舒雾卷也。绰约乎其处女也，回复乎其旋濑也，珍丽乎其玦璜也，古质乎其彝钟也，快顺乎其出峡之舟也，感慨激烈，如击筑易水上也；精而逸，如庖丁之游刃也。其啜之隽，永其太羹元酒之谓也；其悦之不厌，其布泉菽粟之谓也。其听之如八音，以言其谐备也；其神之所诣之不可以色相窥之也。其吹万也不同，犹之风也：文其在兹乎！然先生匪特文已也，官自大行以至学宪，高自抗节，未尝毁方为员。少投时好，其所扬历，树立伟然。督学两浙，衡平鉴空之名尤著。家居仅立四壁，宴如也。不问生产，而喜赴人之急。贫贱之交，何曾以贵倨疏乎；而又惓惓推奖后进，故其相与诵义于无穷也，有以夫！先生之文章既如彼，其行业又如此！语谓"文人鲜能立名节"，又谓"文人无适于用"，是耻也，幸先生出而一洒之。使天假之年，用荐者言而起，则以正学佐人主，以撰述被金石，必大有可观。如平津者，且羞道之矣。棐智不足以知先生，污不至阿其所好也。或者以先生之位不掩文，庯憾焉者。嗟乎！此其杓之人哉？先生文足以传矣！而克鸣君以诸生高等，廪于庠，善立名义，非徒读父书已也；先生又有子矣。如此，则其名必极荣，施无竟人世，禄位石火耳，奚足为先生重！万历辛卯岁夏六月，门人周笃棐撰。（《潮州耆旧集》二十）（宗颐按：此篇据冯奉初删节者移录，非完文也。）

冯奉初《潮州耆旧集·林提学井丹集题辞》（《潮州耆旧集》二十）（不

录）

郭泰棣《跋》：井丹先生大春，前明嘉靖庚戌进士，官终浙江提学佥事，居京曹日，严嵩、张居正柄国，欲罗致之，先生不为屈，以是名甚重，而官不甚显。所著《井丹集》，见于黄虞稷《千顷堂书目》，数百年来，传世已微。乡之学人慕先生风节者，欲一读而不可得，私窃憾之。武进董授经司农从吴兴刘氏嘉业堂假得万历刊本，俾余传刻，幸偿夙昔之愿焉。书凡十八卷，分订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十二帙。帙各有目，前有《自叙述》一篇，题曰首卷，而不列卷次，十八卷后附目录作崇祀呈墓志铭两行以下，似经剜削，书中崇祀呈已佚，卷十五缺《与李见罗书》三首之一，苦无别本校补。汕头林君奋生为先生远孙，偶驰书往叩之，果得旧印祖本，出于一刻，而板印略前，刘氏所缺一一咸在，附录目未剜削尚有行状遗事各一首，并崇祀原呈文目俱存，盖完书也。因从补录，以寿诸梓。按是集为先生之子克鸣所编，先生自叙出处升泛之迹，频涉恩怨。刘本附录文目之删削，疑后来有所避忌而然，原编首卷附录俱不列目次，分卷有短至四叶者，赋次十八卷末诠次颇多失当，因仿唐宋别集旧体，移小赋于卷一之首，自叙述附录各自为卷，其他多寡损益前后之差，咸有移易删并，分目为总目，衍为二十卷，视前差为完善有序云。中华民国二十有四年乙亥冬月，潮阳郭泰棣识于双百鹿斋。（重刻《井丹集》末）

《千顷堂书目》二十三：林大春《井丹集》十五卷，字邦阳，潮阳人。浙江提学佥事。

〔补〕乾隆《潮州府志》二十八《名臣传》：大春少嗜史、汉，工古文辞，迨官主事部例疏奏以郎官四人主稿，凡大春所拟稿皆当上意。晚年家居，杜门著书，不事干谒，所著《井丹诗文集》十八卷行于世。

〔补〕吴颖曰：文尊两汉之法者，推林井丹。（顺治《潮州府志·古今文章·序》）

宗颐按：大春集诗文并收。《阮通志》、乾隆《潮州府志》，嘉庆《潮阳县志》本传并作十八卷，与刘氏嘉业堂所藏者合。《千顷堂书目》二十三，《明史·艺文志》四，《阮通志·艺文略》八著录，并作十五卷闻天津图书馆藏有明椠本十五卷，是《井丹集》旧刻有十八卷，十五卷二种；今合郭刻二十卷，得三种矣。十五卷者，予未见，今以十八卷著录。旧时冯奉初《耆旧集》所选石洲文，凡奏疏碑传书札共七十二篇，厘为四

卷，所选文今郭刻本皆有之。予于光绪《潮阳县志》二十，得石洲《昌黎与大颠三书辨》，又于《图溪玉泉孝廉赠录》三得其《赠玉泉周君孝友序》二篇，皆郭刻所不载，爰录其目，以备补刊云。

萧氏元溥《知濠园诗文集》　　乾隆《潮州府志》二十九《文苑传》。
未见

詹氏一惠《一惠诗文稿》二卷　　雍正《惠来县志》十四《宦迹传》。
未见

宗颐按：一惠文，今可见者，仅有《陈雪坡先生遗稿序》、《增建城隍庙记》二篇，载《惠来县志·艺文》上，诗无传。

姚氏冠《诗集》　　嘉庆《平远县志》三。
未见

〔补〕崔氏士风《山林闲集》　　康熙《饶平县志》九人物。
佚　康熙《饶平县志》九人物。

〔补〕《二十四孝诗》　　康熙《饶平县志》九人物。
佚　康熙《饶平县志》九人物。
〔补〕康熙《饶平县志》九人物：士风，字邦定，云峰其别号也。家贫力学不嗜华利，与人无毫发之竞。喜吟诗，有诗云："老来短褐堪寒雪，惟愿春风早世间。"又云："雪峰以外慵翘首，一味山芹老主人。"乐天忧世之志，往往如此。尝结南洋诸老为社。著《山林闲集》、《二十四孝诗》，藏于家，倭乱，散失无存。

王氏昂《抑之诗文集》　　乾隆《揭阳县志》六《贤达传》。
未见

宗颐按：据府县志，昂有诗文数卷，今已散佚。志称其为太仆寺丞时，曾察马政利病，条成一疏，四千余言，今此疏亦不可见，惟《相石

亭记》及《罗一峰集序》二篇，载在县志《艺文》上。诗词则一字无存；仅杨慎《词品拾遗》记其榜下择婿时作《催妆》词云："喜气满门阑，光动绮罗香陌；行到紫薇花下，悟身非凡客。不须紫粉夸太真，嫌怕大红白。留取黛眉浅处，共画章台春色。"（《杨升庵外集》八十六）

林氏希荫《逍遥歌》　　乾隆《揭阳县志》六《孝义传》。

未见

《二十四孝》七言诗　　乾隆《揭阳县志》六《孝义传》。

未见

乾隆《揭阳县志》六《孝义传》：希荫字宜氏，性宽仁，自幼能属文。博通五经，尤精春秋。父客死，贷钱扶柩归葬。奉母甚谨。母殁，庐墓三年。与海阳林厚友善，俱以孝闻。永乐朝，举孝廉。天顺间，海寇行劫，村庐尽焚，过其门相戒曰："此林先生之家也，慎勿犯。"晚号乐贫翁，著有《逍遥歌》，及《二十四孝》七言诗，梓行于世。

罗氏洪《归田诗百咏》　　乾隆《揭阳县志》六《懿行传》。

未见

乾隆《揭阳县志》六《懿行传》：罗洪，蓝田人，正德初补诸生，以学行见称。提学陈钦按临岁试，欲剡荐之。越三日，陈卒，不果。洪吟咏徜徉山水间，有和人《归田诗百咏》。邑令陶桢，教谕黎文会，主簿季本，见皆推重之，举乡饮宾。

薛氏宗铠《光裕集》一卷　　光绪《揭阳县续志》四《艺文》。

阙　《薛中离全书》附本。

海瑞《序》：嘉靖乙未岁，汪鋐掌吏部事，黜陟选授，中外病之。时有"忤天子不可忤权臣"之说，故魏曾二疏，外不多见，吾乡东泓薛先生，独挺身论彼罔上徇私所以之故。值先皇震怒，下诏廷杖，赋诗赍志以殁。隆庆二年冬，其子洪应录荫归自国学。集前后疏奏，并行状墓志诸祭奠文，上及先今封诰，取光前裕后之义，名曰《光裕录》；执之揖予而言曰："愿借一言，用稽先行，且得时时讽诵。且在吾先人不忘也。"昔伯夷谏武王伐纣非道，耻食周粟，孟子特以清圣许焉。夫古之仁圣贤人，德当时，润后代，亦云众矣。

顽夫廉懦夫有立志，独伯夷氏为风，何故？盖伯夷特立独行，君臣之义有大焉。圣人万世之标准也，吾不知也，其心事与日月为辉，其气节与风雷为运；及时而见，与不及时而闻，盖未有不僴然愤悱不已：渣滓消融，义气完聚，浩浩然于天地之间者。譬之奄奄垂毙之夫，一旦遇卢扁挟参苓上品之剂啖之，内外完好，元气如故，□□□□前日之夫呼之矣。伯夷，卢扁也。伯夷气节，参苓之剂。持揭纲常，奠安宇宙，天下后世赖之而为生，天下不可一日少也。贾山谓人主之盛，非特雷霆；势重，非特万钧。东泓一疏，上忤天子，下触权臣，亦既兼而有之。心事气节是为何如？孟子所谓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乎天地之间，非东泓其人哉！夫人生而有是浩浩之气，天地赋予，途人之于伯夷一也。东泓既以先天下而作之标矣。伯夷在我，天下有不以我同然之气，应东泓先得之气者乎？伯夷，百世之师，东泓，伯夷之徒也。矧其子念念不忘孝思，惟笃礼义。称致爱则存，致悫则著者在是矣。东泓气节足以生天下正直之气；乃子孝思，足以敦人子爱慕之思。曰小补之哉。用是因薛生请序，遂不辞而为之。若夫东泓县政，平生乡行，则陈益拗湛甘泉状志及诸祭文备见，兹不复及云。时南京通政使司右通政，琼山刚峰海瑞撰。（《凤陇薛氏族谱》案：此文《海忠介集》不收。）

光绪《揭阳县续志》四：《光裕集》一卷，明户科给事中薛宗铠之子洪辑，其父奏疏及行状祭文墓志成编，海忠介公为序。

锷按：薛给谏宗铠有《东泓疏草》已著录。此书乃给谏子洪所辑，今仅存奏疏三篇，及湛甘泉所撰《东泓先生墓志铭》，及中离《薛东泓传》二篇。其行状及祭文已不可见。《薛氏族谱》亦不载，想原本佚已久矣。

宗颐按：薛宗铠《光裕集》，据海瑞序文实作《光裕录》。宗铠诗文除奏疏外，有《廷杖誓死诗》，见《上东泓疏草》条。

薛氏洪《梁南诗集》　　《城南书庄草》九。

未见

林熙春《武定贰守梁南薛公传》：洪字梁南，海阳人，给舍宗铠之子。甫四岁，铠死于谏；母丁氏痛哭偕亡；慈母林氏携洪扶榇南归。八岁能属文，督学吴鹏器之，补郡庠。穆宗登极，诏恤忠臣后；偕杨忠愍子应尾赴召，选

武定同知。先时翁襄敏指腹乘龙，付奁千租。翁女殇，遂归其券。乡居十八载，淡薄明志，屏迹公门，著有诗集成帙。郭青螺刺潮，高其行，辑卷以赠。观察王如水扁其堂曰“清节”。（《城南书庄草》七）

李氏质《泉矾闲吟》　　乾隆《普宁县志》七《乡贤传》。

未见

乾隆《普宁县志》七《乡贤传》：质字我冲，富美人。髫龄为诸生，学使者五试皆冠军，以选贡授庆元知县，有惠政，改组归里，惟敦族训子，日垂钓水滨以自适。有《泉矾闲吟》，方伯黄琮为之序。

宗颐按：《普宁志》称黄琮为《泉矾闲吟》作序；序今无传。其诗今存《平山寇》五言古诗一首，《飓风》及《游洪山寺》七言律诗各一首，见《普宁县志》十《艺文》。

林氏铭球《谷云草》　　乾隆《潮州府志》二十八《名臣传》。

未见

《浮湘草》　　乾隆《潮州府志》二十八《名臣传》。

未见

《怡云堂集》　　道光《广东通志·艺文略》八。

未见

《铁岸集》　　《古瀛诗苑·前集》一。

未见

乾隆《普宁县志》七：铭球所著有《谷云草》，《浮湘草》，《怡云堂集》十余卷，藏于家。

宗颐按：铭球所著《谷云》、《浮湘》等集无传；《古瀛诗苑》选其诗，仅《拟古》五律一首，《登君山》七律一首，《江阴道中》及《乌衣巷》七绝二首。然余考府县志《艺文》，铭球尚有《游南岩》五律三首，《同宋喜公游华岩寺》七律一首，又《铁崖》七律一首，并遒健可诵，胜

于《诗苑》诸作；不知双山何以取彼而遗此也！

〔补〕陈氏衍《心师轩诗》　　《丘文庄公集》三。

未见

〔补〕丘濬《序》：潮郡陈衍于宽，一日过予，持一帙甚巨，揖予谓“此衍所居心师轩卷也，相知者往往为诗咏之，而翰林修撰安成刘公既为某记之矣，未有序其首者，幸惠之以一言。”予诘之曰：“子之有心，自师可也，何赖乎人之言。既以求记，又欲求序乎？且心之在人，在内而不在外者也，为主而不为客者也，命物而不命于物者也。今谓心为师，则是所以为师者欲也，抑不知所以师师者何物与？若曰：‘以心师心，是有两心矣。’予不晓其所谓，又乌能为之言，愿更求诸他。”于宽持卷去。时日将夕，归而坐诸轩间，四窗洞开无人，万籁寂然无声矣。敛容端视，至于夜半，俗氛消尽，万虑阒泯；而清明之气，澄澈光朗，但觉灵台之中，凛凛乎若严师在焉。德容尊严，冠服整肃，可敬可畏；謦欬不闻，言动中节，可观可法。琴瑟在前不敢逾越，夏楚在侧不敢违犯。顿然一悟，然后知于宽所以名轩之意，有所自也。张子曰：“正心之始，当以己心为严师，其以是与！”明日于宽复来，因书所得者。为序畀之，俾书诸卷端。噫！于宽所得者，其亦与予同否乎？（《丘文庄公集》）

宗颐按：陈衍事迹，潮州府县志无考。据丘濬《序》，知其字于宽，潮州人。

陈氏廷策《旸山集》　　道光《广东通志·艺文略》八，光绪《海阳县志·艺文略》。

未见

陈衍虞《赠承德郎先府君行状》：府君至性介行，所言必依忠孝。少从伯兄北廷公执经问业，读书一目十行，好渔猎经史两汉四唐之业；年十八，补弟子员；晚年好浮屠家言，创书室于南岩，闭门静修，淡如也。（《莳园文稿》）

《古瀛诗苑·前集》一：陈廷策字颖夫，一字觐墀，海阳人；崇祯拔贡，举山林隐逸，不就。著有《旸山诗文集》。

宗颐按：《旸山集》，乾隆《潮州府志·隐逸传》作《旸山诗文集》，与《诗苑》同。

《世馨堂诗集》六卷　　曾化龙《序》。

阙　不全本（天啸楼藏）。

曾化龙《序》：天不择地而生才；而地之僻远者，挺生特异。岭南诸郡人物，故不亚中邦；而潮州尤僻处海徼，其山川钟灵，如王元龟、薛中离，则以政迹忠节著；翁襄敏、林井丹，则以功烈文章显。独梅州之程旼，能以德行，坐镇风俗，人比之太丘彦方，至以其姓名县要之，大丈夫欲有所表见，非立功则立言，而砥德为尤重。余来校士东粤，行部至潮。潮中人文之盛，甲于十州。科试得陈君园公卷，诧为奇才，置第一。又得澄庠谢君儒美，亦取冠军，余有一时双璧之目。时园公尊人觐墀征君阅其试卷，湛深醇茂，根极理要，望而知为邃养之儒。又闻其操履端方，足为一郡矜式。适逢恩诏，亟拔而出之，以应明经选。奈七踏棘门，俱报罢。明年，余延园公及儒美同赴会城，馆于署中之药洲，即南汉离宫也。云林蓊蔚，清沼临轩。二君下榻于此，相与论文赋诗，无虚日，致足乐也。桂秋之杪，觐墀讣音至，园公旋归读礼，途中作《七哀诗》，见者流涕。越岁，又聘园公为诸子师。未几，以父祥琴将鼓辞去。嗣儒美魁粤榜，园公亦相继举于乡。余奉命巡抚东莱，园公邮致其赠君《世馨堂诗集》六卷，乞弁一言，以付剞劂。余向在潮时，觐墀方诞辟南岩，为一郡之胜。日集其乡绅士，及四方名流，阐明心性之学。余曾为作记，勒之贞珉。诏举山林隐逸，台察钱公守廉以觐墀应有“禔躬不愧古人，博物今之君子”等语，屡征不起。或为劝驾，辄笑曰：“海上鸥何必逊班中鹭。我观乾象，十余年后，大夏将倾；今端已见西方，岂吾辈弹冠时耶！”余以是益重之；因额其庐曰：“笃行君子”。然余但知其文行卓绝，而未见其诗；今一披诵，觉风韵殊胜，清芬袭人，雅与其人相肖，为叹赏久之。征君既娴道德，复擅文辞，以视程江风范，不几突过之耶！崇祯癸未温陵化龙霖寰拜题。（《世馨堂诗集》）

〔补〕饶宗颐《世馨堂诗集残本跋》：陈征君廷策所著书，道光《广东通志》，光绪《海阳县志·艺文略》，并作《旸山集》，或称《旸山诗文集》（见《古瀛诗苑》）。陈衍虞《先府君行述》，于征君著述，则未标集名。《旸山集》世罕觏之。余家藏别有《世馨堂诗集》，题韩江陈廷策觐墀著。首有曾化龙序一篇，据序称集共六卷。余所藏者仅十四页，凡古今体诗八十七篇，非完本

也。征君诗，寖馈盛唐，清绮圆润，于五言近体尤工。《古瀛诗苑》选其《湖山题壁》一律，与《潮州府志》选其《偕黄絅庵诸公游凤凰山》五言古诗一首，均谓为采自《旸山集》者；今检《世馨堂集》均有之。又集中有《题侄伯亮旸山小筑》长句，疑《旸山集》或非征君集名。且旸山陈氏移居郡城，至征君已历二世。（见《衍虞先府君行状》）征君所为诗文似又不应仍以旸山名集也。然自来著录其书，皆称《旸山集》，实未审其故。

谢氏五娘《读月居诗集》一卷　　光绪《海阳县志·艺文略》。

佚

〔补〕《千顷堂书目》二十八，谢五娘《读月居诗》：万历中潮州女子。（宗颐按：今本《书目》潮州误作湖州，今改正。）

钱谦益《列朝诗集·闰集》四：谢五娘万历中潮州女子，有《读月居诗》一卷；卷中有《寄外赴试诗》；而怀人寄友之诗，不一而足。尝被逮系，不知所坐何事？又有诗辞父受二聘云："卓荦黎生先有聘，风流种子后相亲。桃花已入刘郎手，不许渔人再问津。"则其风怀放诞，固可知也。

《韩江闻见录》七：谢五娘者，韩江才女也，为前朝万历时人，有《读月居诗》一卷。《小园即事》云："翠竹青梧（《列朝诗集》作苍梧）手自栽，芙蓉未秀菊先开；小轩睡起日将干，黄叶满庭山雨来。"三四用拗调，越峭越逸，以山字拗日字妙；抑山字且拗满字，更微妙。《春莫》云："杜鹃啼血诉春归，惊落残花满地飞；惟有帘前双燕子，惜花衔起带香泥。"泥在八齐，支微齐佳灰五部相通也；非深于音律，不能用此拗法，解此通法，盖泥叶读雷也。杜鹃啼血，惊花落地；燕子惜花，又衔香泥。以花鸟组织春情，极其深挚。视即事诗之以自然致其逸，斗峭发其隽，又别开法门也。

锷按：谢五娘不知何名，光绪《海阳县志》有传云："海阳人。"其《读月居诗》一卷，今已亡佚。钱牧斋《列朝诗集》，选其诗九首入闰集中。陈双山《古瀛诗苑》三亦采五娘诗九首。除与钱选重复三首，合之共存诗十五篇。（乾隆《潮州府志·艺文门》载五娘诗十一首，即从《列朝诗集》、《古瀛诗苑》两书中采录，而遗钱选之《柳枝词》、《初夏》、《春夜》等四首。《粤东诗粹》、《粤东诗海》、《岭海诗钞》均有选载，而皆不合。）县志虽为五娘立传，然羌无事实，仅就《诗苑》所选诸诗缀录成篇。其云"五娘诗尝经牧斋选录"者，亦沿袭《双山诗苑》语，实则

《列朝诗集》，当时修志诸公未之见也。

陈氏国英《青松居集》　　乾隆《潮州府志》二十九《义行传》。
未见

宗颐按：雍正《惠来县志》十四作《青松集》，无“居”字。

《问禅篇》　　乾隆《潮州府志》二十九《义行传》。
未见

《秋声集》　　乾隆《潮州府志》二十九《义行传》。
未见

乾隆《潮州府志》二十九《义行传》：陈国英，字六辅，惠来人。崇祯甲申岁贡，负气节，其师吴达彝被仇诬盗，力为昭雪，获免。遭乱隐居，以吟咏自适。著《青松居草》、《问禅篇》、《秋声》三集。

宗颐按：陈国英《青松》、《问禅》等集，顺治间，国英子龙光尝裒集刊行（见《惠来县志》十四《龙光本传》），同邑方子孝为之序（见《惠来县志·国英本传》），然今未见传本。《惠来县志》十八艺文下，采国英赋二篇（《石行赋》、《箭鸟赋》），诗七篇（《曹溪参六祖》五言三十四韵一首，《感遇》五古七韵一首，《山中漫兴》五律一首，《赠别吕明府》五律二首，《罗浮歌》七绝二首），其他杂文，无可考矣。

萧氏贻朔《三晋山居草》　　嘉庆《潮阳县志》十六《循吏传》。
未见

锷按：次倩萧大令贻朔，修撰与成孙。道光《广东通志》，乾隆《潮州府志》，嘉庆《潮阳县志·循吏传》并有传。

吴氏从周《海镜堂集》　　嘉庆《潮阳县志》十六。
未见

宗颐按：陵海《吴氏族谱·从周传》谓“明季寇乱，从周奉母避地于海门，得先贤张鲁庵旧隐处，辟海镜堂以居焉。”所著《海镜堂集》，即以此为集名，今已无传。其诗仅存《望仙桥》诗一首，见《潮阳县志》二十艺文下。诗云：“闻道罗浮有铁桥，游人一度俗尘销。天津仙老今何在？玉杵琼如事已遥；黄鹤白云寻旧侣，落花流水忆前朝。银河会接桥中水，愿借浮槎泛九宵。”

又按：南海释通岸有《题吴隐君莹心泉》诗云：“一脉灵渊秘，千秋镇若斯。光涵明月夜，清与白云期；远洽藏春坞，平分浴鹤池。道然心赏处，尘世未曾知。”考莹心泉在潮阳东山。从周尝居其地也。

〔补〕吴氏悦《吴州牧文存》一卷

存　未梓。

〔补〕陵海《吴氏族谱》：吴悦字朝怿，号丽明；家世业农，独公有远志，好读书。万历癸卯举于乡，摄巴州知州；擢新化州牧，未赴卒。识度汪洋，不矜能，不伐德，上信下孚。巡院王公为作书，贻滇藩伯，有“全蜀循吏第一”云。

宗颐按：吴悦雍正《潮阳县志》有传。

〔补〕林氏崧《崒饴社课》　　乾隆《潮州府志》三十《耆德传》。

未见

〔补〕《北征草》　　乾隆《潮州府志》三十《耆德传》。

未见

〔补〕《莲鹤山居偶集》　　乾隆《潮州府志》三十《耆德传》。

未见

〔补〕嘉庆《潮阳县志》十六《耆德传》：林崧字莲峰，原名干曙；年十八始读书，家贫笃学，领崇祯庚午乡荐第九名。潜心于经史，老而益力。所著有《崒饴社课》、《北征草》、《莲鹤山居偶集》五卷，藏于家。

陈氏一松《玉简山堂集》十卷　　光绪《海阳县志·艺文略》。

存　光绪丙申陈氏创垂堂刊本。

一松《自序》：玉简山人曰：世谓立言为不朽之业，乃諰諰焉竞成一家言，以蕲有声于代。文集之盛，溢于域中矣。夫六经无文法，三代无文人。古先贤圣吐辞为经，足以垂世立教，初何尝雕龙斧藻，而遂曰不朽在是耶？壮夫不为，汉儒盖尝叹之矣。不佞尘忝，学道无成；又鲜奇抱，谢足述作之途。诸所应酬，靡当于心，而乃欲遗灾于木，不亦谬乎！但惟五十无闻，蹉跎且老。去岁病起，检所存稿，逸去过半，顾手泽之谓何？平生泛应，虽无惊世可喜之论；然素性愚戆，亦不能作媚语以取泽于时。为我子孙，倘有贤者，览而绎之，亦足以知我意之所存。于是刻而藏之于山堂，以示我后之人，非敢以闻之大方。万历九年冬阳至日，乔东陈一松书于栖云轩。（《玉简山堂集》首）

陈声爵《跋》：右《玉简山堂集》十卷，族叔祖司空公撰也。公举明嘉靖丁未进士，选庶常，观政驾部，出为湖广佥事。历官苍梧福建陕西江右，暨应天府尹。所至皆有声。入为大理寺卿，工部左侍郎，并能举其职。观集中所载有《寿戚南塘总兵序》，《贺大司马督府自湖吴公平倭凯旋亭》。戚南塘者，戚继光也。吴公者，新建吴桂芳也。其生平雅尚，已可想见矣。是以发为文章，多综核名实，有关于世道人心风俗之言。其尤可传者，如《上军门地方揭》，《复殷军门揭》，《又复殷军门揭》，《议慎任将领稿》，《议籴粟备赈稿》，皆洞悉边害，切实可行；委曲详明，无明季矫激之习。及官大理寺卿，不避权势，于庶狱多所平反，都为一卷，署曰《棘寺平反》，特冠叙于简端；意者是书先成，别行于世；殆纂刻全集，始编列于其中欤？家牒载公著有《文武师资》一卷，《三国机略》一卷，《尚书义》二卷。迭经兵燹，多已亡佚；惟《文武师资》仅存一序。然则是集之获得传于世者，亦幸矣！声爵屡欲寿诸梨枣，以公同好，适有海外之行，因遂辍业。丙申仲夏自南洋返棹，值同邑陈云秋刑部景仁，自都门假归，方倡刻《古瀛丛书》；乃命儿子元焯详为校勘，亟付手民，而云秋刑部意欲删其繁芜；声爵以为汉儒传经，恪守师承，虽字句篇章，亦无敢异同；子孙于其先业，理亦宜然。于是刑部辗然，不复置辨，故卷篇次第，悉仍其旧焉。光绪丙申秋八月，十一世侄孙声爵谨跋。（《玉简山堂集》首）

冯奉初《潮州耆旧集·陈侍郎玉简山堂集题辞》（《潮州耆旧集》十九）（不录）

〔补〕饶宗颐《跋》：《玉简山堂集》，据侍郎万历九年《自序》，乃其手自

锓板。明以来，梓本久佚。此本凡十卷，为侍郎族孙元焯于光绪间校刊行世者。中第六卷载《棘寺平反》全文，陈声爵《跋》云："侍郎官大理寺卿，不避权势，于庶狱多所平反，都为一卷，署曰《棘寺平反》，特冠序于简端；意者是书先成，别行于世，迨纂刻全集，始编列于其中欤?"是声爵、元焯校刊所据之本，又非侍郎手定原编；则是集自侍郎自刊之后，复有重梓者矣。集中赠送贺序笺启，几占全书十之七八，虽自谓为酬应之作，而文笔简练，要亦自足名家。杂著中《示子觉书》，有"南潮文士，可敬而不可亲。一扬、子认，俱敏而好学，笃实之佳士，宜夙夜诵法"云云。此尤足征侍郎教子，先行后艺之旨，南潮即薛雍，旧府县志有传。一扬、子认，未审何人？遍检志乘，俱无考。

宗颐按：此书《阮通志·艺文略》八著录，误作《玉简堂集》，夺一"山"字。

林氏熙春《城南书庄草》十五卷

存　乾隆壬子家刻《林忠宣公全集》本。

姜逢元《序》：文未有不如其人者，人亦未有不如其文者。今夫海风发而排山倒峡，吞天吸地；蛟龙出没，变化其间，而不可测；非风为之，而海为之也。申、韩之文刻，其人故不平；欧、苏之文正，其人故不俭；宋濂、洛诸儒之文，深于理，其人故不落声利：岂文为之哉？宛转相似，亦曲符而恰肖焉。殆天之所为，得其神行乎其间者耶？仰晋先生同先大夫举南宫，余生也晚，仅从甲子南闱之役，一奉先生矩诲：蔼然和易，穆若春风；而其规度森严，词旨庄重，不啻峨眉插汉，嵩岳干霄，肃乎示人以不敢犯。予幸师事之亲，而恨父事之后。未几，先生厌世，得就长君邱读先生全集，不觉忾然叹曰："夫文与人何必巧相似乃尔？先生立朝正直，不屈不阿，士绅宗为坊表。孝友敦睦，树德于乡；乡人仪之为凤麟再出，欲尸而祝之。如水木之有本原，人伦之有冠冕。而其所抚小子，处重茧敝跣，不远千里，而思挽先生于箕尾之上，此岂诗若文能动之哉？然而有动焉者矣。文不事钩棘，而崇体要；诗不事纤丽，而抒性灵。总诗若文而论，一为神女玉妃，今人断不敢于罗绮珠贝中求；一为梅岭雪松际月，其傲人处，在骨在色，必有能辨之者。夫文以写照也，妍媸黑白，即未必得尽得其神，亦必不能以彼易此。藉令幽险怪僻，自矜人不易知，而其人固有不可知者矣。今天子痛惩积习，力正文

体，始知六朝浮靡，亦有消歇之时；三代衣冠，定有重新之会。请以先生集悬之国门，则天下之真文出矣。崇祯乙亥春王正月，赐进士第资政大夫礼部尚书，兼翰林院学士，协理詹事府事，经筵日讲官，起居注实录副总裁，前礼部左侍郎、掌翰林院事教习庶吉士、国子监署事司业，年家子姜逢元顿首拜撰。（《林忠宣公全集》首）

吴颖《序》：潮州林忠宣公，以直声亮节有名。明万历时，其归老于乡也，简朴醇挚，为乡人坊表；乡人至今称之不能忘。其所为书，有《城南书庄草》、《掖垣出山疏草》、《赐还草》、《赐传草》、《赐闲草》凡数十卷，皆刊行于世。其孙曾之肄业庠序者十数人，皆闭户诵读，有乃祖风。岚瘴火燐中，抱其遗文不忍舍，仅而得存，呜呼难矣！颖有事于纂志之役，贡生有源与其弟应璧拜而请曰："潮城破后，副本无存，乞先生为推而考之，著于卷帙之前，俾先侍郎获有传也。"颖感其意焉。明万历在位四十八年，天下治安，不乐谏官之以言居名高也，一切苛核琐琐之论，概置不问。其时台省，亦多端亮和平，为天子养无事福之。或以言获戾，龃龉去位，旋即召还。尊显之公，由县令入居谏垣，所皆言其大者，具在国史。其去国也，以申救谏官某掌垣气懦不署名，公越次奋然为之夺，数级以出，一时直声震天下。其出山也，以见人主之好受尽言，而又思有以尽直臣之用。颖盖读何稺孝先生《序》，而为论其世。卒乃游历卿寺，晋司徒，乞归者再得请，人主之待老臣之有礼也如此！而公归里，杜门不复言夙昔获谴事，唯昕夕祷祝寿考而已。凡传所云："主圣臣直"何以复加。呜乎！亦云盛矣！至于发为诗歌，唯本乎忠孝；悱恻之意，未有异指。吾故稍为诠次，入郡志中，后世读公之遗集者，见公出处之际，不独以明志节，抑亦征明人主之盛德之无穷也。公讳熙春，赠尚书，谥忠宣；海阳人。其行谊详公志传，不具载。溧阳后学吴颖撰。（《林忠宣公全集》首）

林日华《跋》：先司徒《忠宣公集》共二十一卷，原版毁于兵燹。曾祖，康熙己酉乡贡士。蓝田令世榕公于潮阳宗家得其本，归重锓之，即今版是也；较原刻字略小，行略密，而目录未备。今补刻《书庄草》目录十五页，并总目二页。乾隆壬子秋，礽孙日华谨跋。（《林忠宣公全集》首）

冯奉初《潮州耆旧集·林尚书城南书庄集题辞》（《潮州耆旧集》二十九）（不录）

〔补〕饶宗颐《林忠宣公集跋》：右《林忠宣公集》，明司徒林熙春所著。其文集曰《城南书庄草》者十五卷：卷一，贺序十篇；卷二，赠送序十二篇；

卷三，贺赠序十二篇；卷四，贺序十一篇；卷五，贺序十篇；卷六，寿序十五篇；卷七，序跋十九篇；卷八，碑记十五篇；卷九，墓铭传状十三篇；卷十，祭文十四篇；卷十一，上梁门募疏十篇；卷十二，书启四十一篇；卷十三，书启四十二篇；卷十四，议呈十五篇；卷十五，论说杂文九篇。诗集曰《赐闲草》者二卷，共古今体诗三百四十四首；曰《赐还草》者一卷，共古今体诗一百零三首；曰《赐传草》者一卷，共古今体诗八十四首。疏草曰《掖垣疏草》者一卷，凡十三篇；曰《出山疏草》者一卷，凡二十六篇，综为二十一卷。林日华跋所谓先司徒《忠宣公集》共二十一卷者是也。此书有明刊本，有康熙重刊本，有乾隆壬子补梓本。明本毁于火；康熙本为蓝田令林世榕所刻，较原刻字略小，行略密，今世已罕见；乾隆本为林日华所刻，补入目录十五页，并总目二页，即予所见者也。《忠宣集》、《阮通志》及《海阳县志·艺文略》著录，均有文集，无诗集。《县志》且谓《赐闲》（《志》讹作"赐间"）、《赐还》、《赐传》诸草皆佚。是当时修志者，只据冯奉初《潮州耆旧集》本《林忠宣集》著录。其乾隆所刻《全集》本，犹未寓目也。

宗颐按：林熙春《城南书庄草》，《阮通志》、光绪《海阳县志·艺文略》著录，无卷数。盖未见原书。

《赐闲草》　乾隆《潮州府志》二十八《名臣传》。

存　《林忠宣公全集》本。

《赐还草》　乾隆《潮州府志》二十八《名臣传》。

存　《林忠宣公全集》本。

《赐传草》　乾隆《潮州府志》二十八《名臣传》。

存　《林忠宣公全集》本。

宗颐按：《赐还草》、《赐传草》亦为诗草，《林忠宣公全集》本，所载各一卷。又按：林熙春别有《大方伯黄玉翁重修东津永赖堤碑》，在今潮安县东津堤侧永赖祠；又有《重修韩祠碑》，在今韩山韩祠：（《修韩祠记》，光绪《海阳县志·金石略》载之）此二碑文，《城南书庄草》皆不载。

唐氏伯元《醉经楼集》六卷　　《千顷堂书目》二十五。

存　道光己酉刊本；光绪丙子重刊本。

李祯《序》：夫道至孔子成矣；知后世难于三代也，爰笔六经诏来许；故六经者，明道之书也。经方兴而杨墨并呶啃于其时，赖孟子舆氏作大声色排决之，令吾道光明，天下吁功亶伟矣。又宁知杨墨之后，突有佛老之徒出乎？其说闳阔要渺，无复伦纪，亦僭称曰经。才一醺（旧本“醺”作“曛”）人，凡厥抟（旧本作“搏”）心摄志之众，匍匐皈依；故其毒之濩也，迄于今千百年不厌，鞠为世道苦。又宁知佛老之后，复有近世新学之徒出乎？至是不佛老著姓，故吾儒标名；不吾儒其浆，故佛老其馁，而纵横其吻。评唱一语，半倡互混。吾道真诠，机锋所触，胥天下之知者，愚者，驱而皆纳诸中。但啜其糟，即褫其魄；醺醺终身，日富趑趄蹢躅，毒惨以烈，乃殊自奇，于世大醒，圣道否剥殆尽，良可惧焉。吾友唐仁卿氏有忧之，自丁亥迄今岁，凡十年来，所著《醉经楼》一集，曰诗，曰经解，曰序，曰记，曰书，曰杂著，凡六卷。时而歌咏，时而解释，时而问答，时而铺衍。无之非是心，何以病道慧？何以伤神直？斠“元酒明水”之味，力酿经术，俾世之醉经而醒道，勿失吾家“无量不及乱”之初意，意念深矣！吾再复之，愢然，窃为世道一快。呜呼！今世来裔，亦庶以此俟之矣哉！万历丙申秋七月念之二日，友人李祯拜赠。（《醉经楼集》卷首）

唐若时《序》：言者，心之声也；言因心发，亦犹声随器出也。金石丝竹匏土革木，为器不同，而声亦异焉。故心为才人之心，则其言必瑰玮奇丽，可以启人之幽缄，辟人之灵府，亦足以传诵于后世而弗衰；若心为学道心，则其言必醇正诚朴，可以阐道术，熄邪说，正人心，继前圣之心传，树来学之模范，更足以纲维世教，上下古今于不穷也。是以君子读书明道，立言贵乎有本；言有本，则见诸行者必实。夫然，言可也；不言亦可也。不言，则吾之道明；吾之道明，夫何必言也。言则吾之道明，人之道亦明；人之道明，而吾之道愈明，又何必不言也。故阿衡有训，姬公有诰，武侯之表，陆宣公之奏议，可以言目之乎？不可也。盖言即道也；言即道又乌可无言也。吾读《醉经楼》一集，知先生慨正学之弗昌，惧新说之日炽，毅然以道自任，直接宋儒之源流，而疏瀹决排之，以广其教于天下。故凡奏疏辩解，书记叙说，以及杂著诗歌，无一不沉酣于六经之津液，而去其糟粕焉。虽片语单词，无不从个中体贴出来，夫岂矜才尚智者，所可同日语哉！亦岂貌为道学，剿袭

陈言者，所可同日语哉！今其派孙（旧本“派孙”下有“熺琼偕侄孙”五字）绍奎欲梓其集以行世，是非惧祖言之弗彰；亦心怀学术之忧，将溥其道于当世，使吾儒共知所宗也。丐余一言以为序。以余承乏海邑，与绍奎有金兰之契，兼有同族之谊（旧本“之谊”下有“而其祖叔琼耄年嗜学，不惜己金，倾囊以资剞劂故”二十一字），虽不敏，实有不能已于言者矣！虽然，先生之学，大儒之学；先生之文，大儒之文；渊深鸿博，又岂浅识者，所能道其万一哉！乾隆十四年岁次己巳孟冬中浣，关中后学若时识。（《醉经楼集》卷首）

唐际虞《跋》：仁卿公，际虞八世祖也，事具详《明史·儒林》本传。著有《醉经楼集》。乾隆己巳八世孙绍奎始梓行于世。道光癸未际虞补弟子员，当道诸巨公暨乡先生知公有是集，就际虞索观，时锓板点画已模糊。丁未侄廷珍补弟子员，时际虞已注籍训导；念此后秉铎不知何地，惧祖德之弗克述，而先芬之弗克诵也，命廷珍就锓板，悉心检校；而剥蚀坏缺，已逾其半，因思拾其残而补其阙；检旧□所藏，得明周大廷尉光镐所撰行略，郭大中丞惟贤所撰墓志铭二篇，叙次纪述，较《明史》为详；因附梓于集后，俾世世子孙，守而勿替；而当世儒林君子，亦资以考证云。时道光己酉年孟冬月，八世孙际虞谨识。（《醉经楼集》卷末）

冯奉初《潮州耆旧集·唐选部醉经楼集题辞》（《潮州耆旧集》二十四）（不录）

〔补〕饶宗颐：《方刻醉经楼集跋》：唐伯元《醉经楼集》，明刻本久佚。乾隆时，唐绍奎刻本世亦绝少流传。今可见者，惟道光己酉唐际虞补刻本暨光绪丙子方耀翻刻本两种而已。道光本板多遗失；光绪本板，旧藏四中学校，今亦不存矣。此本凡分六卷：首卷为诗；卷二为经解，即朱氏《经义考》所录《醉经楼经传杂解》；卷三为序；卷四为记；卷五为书；卷六为杂著。前有李祯序，唐若时序，并《明史·儒林传》文。而奏疏及《石经大学》，唐彬《乞赐易名疏》，周光镐撰《曙台唐公行略》，郭维贤撰墓志铭，唐际虞跋尾，并附刻于末焉。据唐彬疏，伯元尚有《醉经楼续集》，李祯序谓集中诗文，乃伯元自丁亥迄于丙申之作；然则其在丙申之后作者，当编入《续集》无疑。考伯元卒于戊戌四月（见郭惟贤作《墓志铭》），戊戌距丙申未及二年，是所谓《续集》，今虽未见，意所载文字，卷帙必无多也。

《千顷堂书目》二十五：唐伯元《醉经楼集》六卷。字□□，澄海人；官文选郎中。

〔补〕光绪《海阳县志》二十六《古迹略》：醉经楼在城西，明唐伯元读

书处。楼有八景：曰芦荻洲，曰镜湖，曰新篁邬，曰西湖山，曰渔沧庙，曰桃花邬，曰林副使旧宅，曰李家园。

〔补〕《醉经楼续集》　　《唐彬乞赐易名疏》。
未见

《太乙堂稿》　　光绪《海阳县志·艺文略》。
未见

《采芳亭稿》　　光绪《海阳县志·艺文略》。
未见
周光镐《曙台唐公行略》：君论著，予告，有《醉经楼集》；予宁，有《礼编》、《易注》；在署，有《太乙堂》、《采芳亭》稿。

锷按：太乙堂在户部，采芳亭在吏部验封司，曙台居户部日，裒集所为诗文曰《太乙堂稿》；居吏部日，亦裒集所为诗文曰《采芳亭稿》。周国雍所谓"在署有《太乙堂》、《采芳亭》诸稿"者是也。二稿今无传本；然《醉经楼集》却有《采芳亭》、《对雪》、《观芍药》、《赏菊》诸诗。是《醉经楼集》似不尽于予告时作；而《太乙堂》、《采芳亭》诸稿之裒录，当不限于为郎官时也。今曙台遗文见于他书，为《醉经楼集》所不载者，尚有周孝廉《瑞征堂记》（万历癸未作，见《周孝廉赠录》三），《三贤祠碑记》（万历丁酉作，见雍正《海阳县志》十），《与友人论学书》（见顾炎武《日知录》十八，《心学》条），《告迁寺基诸冢文》（万历癸巳作，见嘉庆《澄海县志》二十五），《礼编序》（万历丙申作，见《经义考》一百六十六），《二程类语序》（万历乙酉作，见《类语》本书卷首）七篇；而《吕怀三书本义序》（见周光镐《曙台行状》），及《凤凰塔记》（见曙台《三贤祠碑记》），则篇亡而目仅存。又《澄海县志·艺文》，载曙台诗有《任宪使枉驾南岩兼纪湖堤新成》七言一律，亦为《醉经楼集》所无。凡此诗文作时，俱有年月可考。其孰为《醉经楼续集》中稿，《太乙》、《采芳》二集中稿，实不难一辨也。

《白沙文编》　　光绪《海阳县志·艺文略》。

未见

《昌黎文编》　　陈宏绪《寒夜录》上。

未见

陈宏绪《寒夜录》上：韩退之自选生平所为文二十六篇，题曰《韩子》；今不知二十六篇之目为何？元儒程黟南有《韩文钞》止取十篇，以《李愿归盘谷序》为卷首；余九篇则《送文畅师》，《送王秀才》，《温处士》，《杨少尹》，《盛山十二诗五序》，与《燕喜亭记》，《孔子庙碑》，《获麟解》，《祭鳄鱼文》。此外虽退之极有关系之作，如《平淮西碑》、《谏佛骨表》、《与孟尚书书》，皆在所不录。而文章之妙，如《讳辨》、《送孟东野》、《高闲上人》、《殷员外序》、《祭十二郎文》、《代张藉与李浙东书》，悉被删去；而反有取于《盛山诗序》、《燕喜亭记》，足以验此君之谬妄无识矣。近代潮人唐伯元《昌黎文编》，最称佳选。其谓“昌黎先生殁历二百余年，而欧阳永叔始知之。然永叔尝论先生《二鸟赋》矣。其曰：光荣而饱，则不复云。彼为御史为侍郎，非光荣而饱之日乎？天旱人饥之状，佛骨之表，抵触君臣之所大忌，乌在其不复云也？信如永叔之论，亦可谓尽知先生也。”数语亦是确论。（曹溶《学海类集馀》四）

锷按：曙台有《白沙文篇》，世多知之；其《昌黎文编》，则从未有闻。《周氏行状》及《郭氏墓志》所举曙台著述，亦未之及。是书存目，仅见于新建陈石庄宏绪所著《寒夜录》中记《韩集》条。余谓曙台学宗程子，而私淑白沙。其于隋唐儒者，则服膺王通、韩愈。（曙台《平远县儒学记》：“文中子，韩退之间，皇皇羽翊吾道，其功顾不伟欤。”见《醉经楼集》四。）所辑《二程语类》，《白沙文编》，即其所以志景仰之私，《昌黎文编》意亦同此，不独专取其文章也。又石庄所录曙台论韩文一节，即曙台序文，今本《醉经楼集》失载，又疑编在《太乙》、《采芳》诸稿也。

周氏光镐《明农山堂汇草》四十九卷　　《阮通志·艺文略》。

存　民国甲寅重刻本。

方沆子《序》：不佞沆曩为南大司农官属，与潮阳周国雍、新安方思善，而年友吴江顾道行亦郎司勋属；曹务稀简，每胜日邀欢，篇章酬唱。思善别

心于古文辞，道行吟咏多斐然之致；独国雍诸所结撰，率深湛其思，而郁跂其趣；不佞则伏在下风，未有以当也。无何而萍踪星散，余载以铅椠之役入滇中；国雍业由铨曹郎出守宕渠，已乃秉宪填抚建昌，越巂间，时假便翼，寄余二什，盥读载过，辄击节叹曰："兹岂杜子美夔州以后诗耶!"因以二什书国雍所寄行卷畲之。寥寥下里，顾国雍谬藏之椟中，至今楮墨宛然也。自国雍以皋兰廉宪，超拜贺兰中丞，戡定祸乱，绥戢遗黎，中间良工苦心，具于奏疏者，咸謦剀周悉，追踪董贾经国之才；而出峡有草，渡泸有草，大峨有记，西征有记；调日以春融，而词益以鸿爽。盖自《明农草》与《玉峡四记》晚出。则国雍以廷尉请告里居。蒙庄氏所谓"六月一息者，其搏扶摇九万，而背负青天。"且有日矣。丁未抄岁，不佞度岭访戴，南归，过练水，而假馆于邑大夫。国雍闻余至，辄徒行慰藉之，喜动眉睫；把酒剧谈者二昕夕。乃次君仲简遂以乃公集，属不佞一言弁简端。辱在世谊，其曷敢辞？爰拜手序之曰："诗云：'崧高维岳，生甫及申。'传曰：山川出云。"余始缔好于国雍，徒以文辞相切劘尔。逮访先生于里居，仰瞻韩山之巀嵲，俯望练水之洸洋。孕秀钟灵，固宜浡发于周先生父子。故典郡为名太守；秉宪参藩，为名藩臬大夫；建牙开府，为名中丞；而以其素所潴蓄者，抒述为古文辞。取裁于《左国》先秦西京，皓皓自濯。所最称通国体而结主知者，贺兰诸疏，可覆而知也。歌行气雄浑，而兼撮拾遗、青莲之秀；五七言近体，友人梅禹金谓其辞恬穆而清和，鸿肆而瑰诡，知言哉！至于《黄河》一赋，采摭掌故，巨细兼赅，则又修汉以来文人墨卿之阙事，其必传于世无疑也。不佞老矣！何敢望执事者之言行，姑重违次君之请，而序其崖略云。万历戊申献春既望，莆中友弟方沆子及父撰。(《明农山堂汇草》卷首)

梅鼎祚《序》：周公之西也，以天官郎守宕渠来。有《出峡草》，其辞恬穆而清和；已拜宪大夫，征西南夷有大功，有《渡泸草》，其辞鸿肆而瑰诡，夫仰亦有所迁虖？其《出峡》自叙也，崖门丹壑，濯濯干霄；荡碛凌涛，刿摝窈窅，常数惕息于是矣。然境不必尽危，而志不必摩切也。乃一旦提数万之师，洒卬海，铭雪山，纡筹决策，神鬼风雨，谅为烈士如是哉！瞿塘滟滪之崄戒，象马与泸之毒淫。虢鸟兽，约结剧郡，与秉羽专征，皆不入于其心，而处之如一。其气完，其神定，因概见公之全也。夫善刀者，探无间，操无形；含光之属，望之诚不见其端；及其钊蛟破驷，五步不留行，顾刃犹新焉。本恬穆而鸿肆，由清和而瑰诡，非有所迁因之尔。公故以兵事兴；兵之志曰："守如处女，发如脱兔。"则因之谓也。昔人以位置履屐，或怍塞争枭，且卜

其必克，而况永言如诗者。往余南都从周公游，是时蜀学使郭先生为水部，沈观察征父公同舍，相上下议论。周公沈深，负雅度不泄。余窃语诸君，公必当大事，不已足概见邪？今西南底定，傥天子北顾，而求填抚之臣，其何能隃周公；公出峡有期矣；宜有继渡泸而作者矣。万历戊子长至日，江东梅鼎祚纂。（《明农山堂汇草》卷首）（宗颐按：此文序《西征草》。）

郭子章《序》：夫诗不难言哉？至一镜十年，吟辄双泪，何拙讷甚思苦尔尔。而况乎提挥军壁，蜂铁机骇间，唾咳而珠玉也。吾读周使君先生《西征集》，而深倾先生才情度越，保大定功，不可为量也。夫昔人所称十倍才，先生非耶！当解安汉，一登坛坫，殆荐銮尸祝然。传发侹遽，宁无鞅掌；顾曾不旦日，遄趣渡泸。所部署诸将偏裨比调募健儿材官，一无至者。而黑骨虏方酣伺桐槽，阻绝行路。先生第敕前驺传呼，翩翩褰帏去，如入无人。此其气吞虏，不足一振槁。而行间图书坟素，无论挥洒酬应，杨笲如驰，却曰拉都护咏歌，扣舷邛海，亦坐拥山人墨卿，幕中胡床毫简相命。比其梗概，且不陵跃大荒万千里哉？而号令词章，抗旌并出。至捷书雄篇，入室同驰也。夫诗之道，律而已；律固丈人之师也。先生以其广贲经正之音，挥之敌忾折冲之气。闻声知胜，太史公固言之。兼资之道，岂不弘哉？彼才涩通方，阍于大较，疆场之事，偏指不参，亦奚怪焉？故文苑传不获若是遄乎？故读是诗者，亦不独其词焉已耳。嗟嗟！侯比管乐，识者方之。伊吕失萧曹，少陵许身稷契，似若稍过。子赡元晦评之，皆以为近，遭时弗辰，未卒所厝，今所传诵，独表与诗耳。国雍际圣明，非章武、天宝之年，吾辈相期许，亦不宜独后二公。是刻其戋戋者，未足概国雍也。（《明农山堂汇草》卷首）（宗颐按：此文亦序《西征草》，原题作《西征集》。）

陈宗虞《叙序》：西京以下，评文与诗，率右武侯《出师》二表，及《杜少陵集》，至埒于训诰，标曰“诗史”。侯表，伐魏时，业已相蜀；少陵避难，依严武成都，卜居浣花里，诗半蜀稿。今错几而两读之，气凌剑阁，色流锦江；杨马让雄，王严谢采矣。顾所以度越千古者，不独其词也。余丙戌入蜀，时建越诸羌弗靖，友人周国雍，由果州守迁观察，监军南征。历沈黎，渡泸江；浴兵邛海，挂旆雪山；扫白马之鼎鱼，夷青羌之穴蚁；归而饮至于锦城。余壮而觞之，解其奚囊，得所为诗若干首。国雍自名曰《渡泸稿》。余卒业之，穷国雍驻师转战，深入不毛，皆侯所经历处；而其横槊赋咏，悲啸雄峭，即草堂、夔府、赤谷、白帝诸作，曾莫是过，庶几追葛、杜而三之矣。当羌夷难起，道途四塞，诸将争言罢兵便。国雍拜命，慨慷赴敌，携二三苍头往。

今其诗曰："何意握兵符，南征六月徂；艰危百战在，羽檄一身忙。"非其赤心，足踏白刃，无以异于葛杜，何能收雍闿，禽孟述，廉蔺达者，重咨且焉，有以矣。昔人谓裴晋公俘执淮蔡明，自女几诗中得之。白少傅为翊夸其篇，拟其山麟阁云。夫此中夏禽一叛夫耳，何至如先生四夷之功乎？然则西征之什，即列之吉甫北伐，方叔南征，何不称者？而况先生太常大雅之业，方蒸蒸钧轴未渠央也。万历己丑五日，巴西野史陈宗虞撰。（《明农山堂集》卷首）（宗颐按：此文序《渡泸草》。）

吴仕训《序》：今有，可以古者无有哉？古之典雅，其文则史，其词多出里巷之歌谣，咸尊之为经。代降区分，萎苶眇秽，滔滔莫回，则何必今？然由朴略而润色，玄黄夺目，丝竹盈耳，无所不有，则何必古？概之发情指事，契理含元；谢披而启秀，摭华以寻根；则今之言，由古之言也。古姬公自东而西，营洛甫毕，遂有明农之志。本怀不遂，九罭在藻，伐柯充庭，农而渔樵矣。乱为四辅，竟老于瀍西涧东之都，农而魏阙矣。故其诗於昭於穆，足弁雅颂之首，而豳独居风之乱。说者谓变而能正，非也。玉列国之风，而金雅颂，非姬公不能耳。我师周公，分陕、夏州，反侧敉宁。未几，即以理卿召，请息肩于东山、玉峡间，明农开径，其有先君之思乎？海隅田园，数千载草莱未辟，公是穮是蓘，不辞胼胝，使日出屡丰年，海隅有公，比之粒食唐虞之后稷矣。或乃以公自西而东，饁彼不谖，曾未如古人偶乘大命之心。不知公为异姓之卿，再疏乞归，暂傍江湖，何必音之哓哓也。秋求旧侣，萝薜初褰，混迹渔父与樵叟。清而不倨，适而不怨，又若野望萧条，率土早耕之愿。宛如彼裕远戾家法江湖魏阙，意岂有二焉？我觏之子，复见周官威仪，奚待衮衣绣裳，而后成之乎姬公也哉？至论古今立言之致，则有所必辩，亦有所必底。古未具陈，如今代所推，始有何、李，近称李、王，信阳源于雅，北地源于风；而公则源颂。故节而能守，序而有度，恢恢乎游刃中程，济南日新，太仓富有。而公之拟议变化，则在季孟之间，新都、汪司马，雁行李王，每目公为作者，始信小子非阿其所好云。顾小子学稼明农之门，九易寒暑，不昏作劳，卤莽相报，无以承后稷之故。僭校公九寒暑之作，蕲以传诸其人。盖公之年弥高，其脱躧川岳风弥远，日新富有，德业弥不可量。美哉荡乎！姬公之遗乎？小子将汇而藏诸海上名山，虽等之古人其可也。万历甲辰长至日，门人吴仕训顿首书。（《明农山堂集汇草》卷首）（宗颐按：此文序《明农草》。）

周燿南《重刻明农山堂汇草全集缘起》：先十一世祖耿西公，讳光镐，字

国雍；明嘉靖甲子举人，隆庆辛未进士，授浙江宁波府推官，转南京吏部主事，升本部郎中，擢守顺庆。万历间，西南不靖，以四川按察使，奉敕监军，征西南夷。旋以平西南夷功，转布政使。驻临巩。复晋佥都巡抚宁夏三边。赞理军务，内升大理寺卿。三疏乞休，暂予回籍，仍给全俸。以历次边功，五赐金币，年八十一卒，崇祀郡邑名贤祠。著有《明农山堂汇草全集》凡四十九卷。先大父继业公，拟重刊未果，迨先考树滋公有志绍成而未及葳事，临终诏燿南曰："我先人平治秦陇，久著勤施，而《明史》未列专传；平生勋业，俱载集中，一一皆可考证。当日推崇称颂者，宜乎亘古常新；而代远年湮，仅存家藏孤本；若不及今重为校刊，将坠绪茫茫，听其散佚，斯有美勿传，亦子孙之责也。汝宜承先志，勿再因循，以重吾疚！"燿南谨泣志之不敢忘。今距先考下世，垂二十余年，世变纷纭，益不克保存孤本，滋惧，亟鸠工锓梓，并敦请名人校勘。既竣，爰述先考遗训，而志其缘起如此；至卷帙次第，悉仍其旧，非后之人所敢赞一辞者；而因事纪功，传文征信，则以俟诸论世知人之君子。甲寅十二月既望，二十二世孙燿南谨志。（《明农山堂集汇草》卷首）

翁方纲《潮州耆旧集·明农山堂草题辞》：明万历间巡抚宁夏廷尉周公光镐《明农山堂汇草》三十四，卷廷尉白沙弟子，而发之于经济，其贺兰诸疏指陈边政，可补史事。集中实际当以此。顾集自有体，未知兹集编何年？刻者何人？《黄河赋》何以入诗内？而寿叙贺启亦太多否。凡刻一书，期传其人之精粹而已，奏疏式亦不应尔，且传志皆阙焉。若欲重刻，其非真读书之通人弗能办。爰语学官还诸其家，而俟其后人能知此意者。大清乾隆三十六年五月，督学使者、翰林侍读学士，北平翁方纲拜题。（《潮州耆旧集》二十六）

冯奉初《潮州耆旧集·周大理明农堂集题辞》（《潮州耆旧集》二十六）（不录）

〔补〕饶宗颐《重刻明农山堂汇草跋》：右《明农山堂汇草》，明潮阳周光镐所作诗文；而重刊之者，则光镐二十二世孙燿南也。前诗草，共十五卷，初二卷为《金陵草》，光镐由进士官南京户部时所作；次一卷为《嘉陵草》，出守顺庆以后所作；又次一卷为《出峡草》；三卷为《渡泸草》、《后出峡草》，监军西南至补四川右参政时所作；又次一卷为《黄河赋》，一卷为《皋兰草贺兰草》，按察宁夏时所作；又次五卷名《明农草》，则归田以后所作也。后文草共三十四卷：卷一至卷八为序类；卷九至卷十为记类；卷十一至十二为传类；卷十三为行状类；卷十四至十五为志铭类；卷十六至卷十七为祭文类；

卷十八为策三道；卷十九为论类；卷二十至卷二十一为启类；卷二十二至卷二十四为尺牍类；卷二十五至二十六为杂著类；卷二十七至卷三十三为奏疏类；卷三十四为征南军前议题。综前后诗文草，凡四十九卷。潮州明人专集称完备者，此最为巨著矣。此集《千顷堂书目》二十四作文草三十四卷，诗草十五卷。然光镐初刻本实为汇草。燿南云："先十一世祖光镐公著有《明农山堂汇草》全集凡四十九卷。"语可证也。《千顷堂书目》拆为诗文二部，盖为便于著录耳。翁覃溪题此集，讥其寿序贺启太多，不知纪言述行，苟非向壁虚造，亦足与史传相参证。其为本邑人作者，尤足为一乡文献之征。昔有评震川文多寿序者，一昆山人闻之，谓归文之佳正在是。吾昆山人之读《震川集》者，犹之读邑乘外传也。此亦乡献可贵之一证。翁氏又谓《黄河赋》不宜编入诗内；然此乃编辑者之过，非所论于本书。是集明刊本世极罕觏，今通行者乃民国甲寅重梓本。甲寅以前，有无重刊，诸家序文并不提及，今未能详也。

宗颐按：是集《阮通志·艺文略》八著录无卷数，盖未见原书。

郑氏育渐《希言草》　　乾隆《揭阳县志》六《懿行传》。

未见

乾隆《揭阳县志》六《懿行传》：郑育渐，字丹木，方伯旻长子。万历丙子举人。六上计偕，不轻投一刺于权贵。归而杜门习静，笃性命之学。时先达邹颖泉、庞弼唐，湛甘泉高弟也，讲学天关，约招入会，值足疾不能赴。方伯郭子章劝之仕，则以不能刓方随俗谢之。尝谓柳宗元说车赠梅诲之，欲其为圆。有诘者，则变其说，谓"圆其外而方其中，不知方圆，不相为用，而外内机实相因；未有中主既定，随时辄易，毁方为圆，而可制行者。迹其生平，竟罹叔文之党，则圆误之也。夫人有邪正，事有是非；持圆之说，则将假颜色于匪人，借游谈于不肖；弥缝其拂理之举，宽纵其违法之事；不知小人冥顽不灵，且愈得意，谓君子犹与之也，是我佐之恶也。以持身则不免党恶，以当官则不免误国，皆圆之害也。"时以为名言。尝与郡佐南城王懋中、吏部澄海唐伯元等，为世美楼之会，切劘道德，厌闻俗务；然关桑梓利病，辄遇事愤发，如上藩使以除盐钞启海令以罢铺监，贻乡宦以革冒籍，至今赖之。著有《希言草》。

锷按：郑丹木《希言草》未见传本。图谿玉泉《孝廉赠录》四，载丹木赠诗一首云："儒术如公旧有声，况兼孝友感神月。梨生实应三冬笋，瓜结还符一紫荆；穆庙初年征令德，海滨百世重清评。最怜牢把青山约，不羡毛生捧檄情。"丹木诗可见只此。

宗颐按：育渐文，今存有《上藩台书》、《上巡台论盐钞书》二篇。

邹氏鎏《可园诗文集》　道光《广东通志·艺文略》八，光绪《海阳县志·艺文略》。

佚　道光《广东通志·艺文略》八。

锷按：石可邹太守鎏，青那山人迪之孙。乾隆《潮州府志》，光绪《海阳县志》并有传。鎏曾事桂王，官太仆寺少卿，见郭之奇《全潮已恢复陷疏》，及《海阳学碑》。旧志本传皆不载，他书亦无可考。鎏诗有《游北岩》五言律，《游东岩》七言律二首，见《潮阳县志·艺文门》。

吴氏殿邦《古欢堂集》　陵海《吴氏族谱》。

佚　陵海《吴氏族谱》。

《匏谷诗集》　光绪《海阳县志·艺文略》。

佚　陵海《吴氏族谱》。

《浮云吟》　光绪《海阳县志·艺文略》。

佚　陵海《吴氏族谱》。

《芝园文集》　陵海《吴氏族谱》。

佚　陵海《吴氏族谱》。

《古瀛诗苑·前集》一：吴殿邦，字彤䙾，一字海日；海阳人，万历解元，进士；历官尚宝卿。有《匏谷集》。

陵海《吴氏族谱·吴殿邦传》：公博学能文，善书，工诗赋。《浮云吟》三十首，脍炙人口。又为《离合诗》十二字，勒之石屏。自注藏书（胡恂《潮州府志》十四"书"作"诗"）二百四首（《胡志》十四作二百二十四首），

无能解者。著有《古欢堂集》、《匏谷诗集》、《芝园文集》，每刻成旋毁其版，故不传。惟书法遒劲竣廓，深得郑文公、云峰遗矩。镌石大字，去古来今，无能出其右者。收藏家得其尺幅缣楮，珍同拱璧。

锷按：海日吴尚宝殿邦，雍正《潮州府志》，光绪《海阳县志》并有传。所著《古欢堂集》、《匏谷诗集》、《芝园文集》及《浮云吟》三十首，据旧志所载，每集刻成，旋毁其版；则海日文字，自明时已属难得。陈园公序叶白也《龙桥诗集》，谓万、泰、启、祯间，郡人讳言诗，塾师授徒，父兄训子弟，皆云此道与制举相左。自吴海日先生居林下，始好为诗云云。（见《莲山续文稿》一）疑《浮云吟》、《匏谷》等集，园公犹及见其原本也。今海日文存者，仅有《祭丽明宗兄文》及《念修堂八发》。（按：《八发》以孝弟忠敬礼义廉节八字为题。每发四言四韵，并见《吴氏族谱》。）诗存者，亦仅有《大宁公馆夜宿》，及《衰柳》（二首皆七言律诗。载《古瀛诗苑·前集》一），《暮秋匏谷结社有赋得园字》（亦七言律诗），及漫题（七言绝句二首，并载雍正《海阳县志·艺文》），四首而已。胡恂《府志》载海日官通政司参议时，附魏党，革职；与《钦定逆案全录》、《迎合首逆》中所纪吴殿邦（原注：广东海阳人，癸丑科尚宝寺丞）媚珰，劾樊王家追赃，通参政尚宝卿破例（见《酌中志余》下）语正合。乾隆《潮州府志》三十三，且言殿邦以忠贤余党，凌轹士民，知府宗万化尝庭叱之，手批其颊。（乾隆《潮州府志》不为殿邦立传，此事附载《宦迹·万宗化传》中。）是海日虽以文辞书法见长，而品行卑迂，在当时实为士林所不齿。然陵海《吴氏族谱》则称海日居官廉洁，嗣以忤权贵，被矫旨罢黜。追崇祯改元，昭雪被诬诸臣，始开复原官；所载海日所行事，与旧志、《逆案全录》完全违异；岂春秋为亲者讳，子孙之于先人固当为之回护耶？

宗颐按：据《吴谱》，殿邦所著有《古欢堂集》、《匏谷诗集》、《芝园文集》，光绪《海阳县志·艺文略》据《张志》本传，“古欢堂”作“古制堂”，“制”字误；考《光绪县志》传文实作“古欢”，不知《艺文略》何以仍承《张志》之误也。其《芝园文集》，本《志》、《列传》、《艺文》皆未著录，今补入。

曾氏希尧《远游集》　　光绪《海阳县志·艺文略》。

未见

宗颐按：《县志》称希尧晚好远游，著有《远游集》，今不可见。

宋氏兆禴《旧耕堂存草》　　道光《广东通志·艺文略》八。

未见

〔补〕黄一渊《仁和令尔孚宋公传》：宋公讳兆禴，字尔孚，号喜公；潮州揭阳人。少颖逸，读书目数行下。登崇祯戊辰进士，授吉之广昌令。未几，以艰归；服阕，补杭仁和令：清简爱民；雅好士，士远迩至焉；民亦爱之，将奏绩；一盐直指，颇执古，见禴鲜洁明易，以为傲慢，怒之。禴乃解印组去。邑人遮道扳辕而留之，不得行，乃与约曰："余暂一归省庐墓，即来湖上与诸君作布衣游，官非本志也。"以夜脱去。杭人相与卜筑湖东以待之。禴归家一年而死，年四十三。杭人迟之逾年而不至也，各怅怅，道路相问讯；及闻其死矣，衢号庵哭，声相闻。乃即近卜筑祀之。西湖佳丽地，百年来歌吹之声，虽霜雪夜不断，是日阒然。余友蔡镰时在端州，倚七星岩为诔歌，祭之尽恸。且以禴诗寄余曰："非若不能传先生！"嗟夫！余与先生同郡，而不获与先生交也；交先生在读诗后，读诗在先生殁后。先生少年，下位好古，无赫赫时名。所著《旧耕堂诗》百余首，余惧至宝之沦落于荒丘深坭而不复出也！尤爱其二诗，为识焉，一《赋得陶渊明无钱对菊花》曰："秋风吹菊遍东篱，百卉无颜不敢奇，天生千古一陶令，人外欣赏深相知；相知相赏成清友，角巾在瓮杯在手；角巾在瓮杯在手，偶然瓶尽花知否？先生无酒亦无求，于焉绕迳自夷犹。东皋日出淡烟锁，采之盈掬清芬朵。陶公爱菊晚节高，菊亦爱公高似我。忘言相对与谈元，有菊空尊亦自可。东家酣畅九日岭，霜枝催辱俗夫前。西家黄白排成队，粉黛无色相为妍。即令有酒洗妆在，花之神理已不全；何似陶公篱落下，不衫不履自翩翩。天生姿骨大疏放，种花亦如其人焉。满迳黄金清富贵，谁云五柳真无钱？有钱何与菊花事，无酒逃却花间禅。陶公得意每如此，书不求解琴无弦。"一《德安道中望庐山》曰："庐山去我不盈尺，我去庐山一只屐。相逢掉臂而过之，以意往还为朝夕。峰尖折合不记痕，历落空苍如展襞。此中名理太深奇，名贤文士而仙释。我于其中何居焉？车马匆匆相谓客。山灵爱客如怜才，分明变现开幽窦。随我路中路不崎，入我舟中舟不窄。为问明日浔阳江上路，庐山将莫从人渡？"黄子曰：

"先生仁人，有如此好诗，如何遂教之死？虽然，与庐山陶君同远矣！"（《潮州耆旧集》三十七）

乾隆《揭阳县志》六《贤达传》：尔孚罢归居旧庐，觞咏其间，怡然自得。有《旧耕堂》存草，其咏屈同姓云："攘功世之常，何至忧思起？放逐臣之分，何至愤投水？胸有一部骚，不发不能已。骚卷留千秋，何关死不死！"《集》中多老健之作，为一时称。卒年四十三。

锷按：喜公宋大令兆禴，乾隆《潮州府志·循吏传》亦有传。

宗颐按：是草光绪《揭阳县续志》四《艺文》作《旧耕堂存稿》，《古瀛诗苑·前集》一作《旧耕堂稿删存本》，《揭阳县志》又云未刊，是此书今犹存也。

〔补〕《学言余草》　　《宛在堂集》。

未见

〔补〕郭之奇《序》：诗有自然之声，有必然之节奏。其自然者本乎天而遂人，其必然者出乎人而应天。乃世之言诗者，类以才归天，而以学归人，故诸家有畸胜之标目。余以为歧视才学，则必分用天人；而不知分量所受，分用之则短长互见，合发之则多寡在御。今观尔孚诸诗，一往腾凌，不任羁束，则似以才胜者；撷华佩实，澹折多方，则似以学胜者；或为先驱，或为奔属，纷总离合，斑陆不纠，又似才学兼者。尔孚之于天人果何如？而自然之声，必然之节奏，固已见其合发而不见其分用矣；既以见其合而不分，则尔孚之诗，自此远矣。余与尔孚背膺莫牉，时得纵游其场；工候浅深，庶几不相纬缅；故尔孚惓惓以一言为属，值戒装趋迫，未遑充类，姑为之指其分量所及以告人，而持其所造以相勖也如此。（《潮州耆旧集》三十四）

宗颐按：宋兆禴所著《旧耕堂存草》诗，据《黄传》，有百余首。今仅存《屈同姓柳下邻子卿娶》（均五言古，见《古瀛诗苑》）、《陶渊明无钱对菊花》、《德安道中望庐山》（均七言古，见黄一渊撰传）、《双洞疏烟》、《元塔登高》（均七言律，见《揭阳县志·艺文》下）六首，其文亦仅存《进贤门记》一篇。喜公与同邑郭忠节交谊最笃，忠节《宛在堂诗》为喜公作者，不一而足，又尝为序其诗，曰《学言余草》，不知是否即

《旧耕堂存稿》，姑为补入其目以俟续考。

〔补〕张氏凤翼《四六剩言》　　《城南书庄草》七。

未见

〔补〕林熙春《序》：余友张元辉，称能文章，而文章多不喜传。其素所擅名家者，则无如骈骊语。又自以为雕虫之技，壮夫不为；每应酬辄弃去，不以示人。一日，诸孝廉文学持一帙示余曰："此元辉先生《四六剩言》也。"余乡虽窥一斑，而于全未入目；今而后知元辉技至是哉！大都不抗不谀，而宫商迭奏，珠玑错落，其余也第诸君以为剩言谓何？诸君谓张先生四六甚富，而此四十首者，仅存什一于千百。某等窃付之刻，非先生意也。余以为此未足以尽元辉也。天地精英之气，发之为文章；而粗之为事功，细之为性命，三者常相为不朽。如以其辞而已。自古称工骈骊者，六朝首骆丞；说者犹谓其丰文艺，而俭器识。宋文章之士，不止数十家；而骈骊至今传者，则有苏文忠、文文山二公。二公勋业虽不甚显著；而精忠大节，昭揭天地。千百年而来，片语只字，宝如拱璧；盖有本有末，诚足述也。元辉孝友，有张仲家风；而一腔心事，衾影无怍！即儿童走卒，无不知有先生。故于燕树人，于淮阳、粤西树德，于滇南树表正。宦辙所至，人有遐思。则所谓宫商迭奏，珠玑错落者，就此衡之，始谓之剩。而区区谓存什一千百，非其所以剩也。以是知元辉之文章，虽不喜传，而余料其必传者以此。诸君曰："小子识其小，先生识其大。请书之为《四六剩言》叙。"（《城南书庄草》七）

〔补〕嘉庆《澄海县志》十八《循吏传》。张凤翼，字元辉，下外人；为文工骈骊体，有《四六启集》，藏于家。

宗颐按：张凤翼，乾隆《潮州府志》，嘉庆《澄海县志》并有传。《县志》谓其著有《四六启集》，疑即《剩言》中之一种。其文，今可见者，有《修建冠山书馆记》。

卷　十三

集部别集类

明

黄氏一渊《遥峰阁集》

存　大埔某氏藏写本，未梓；《潮州耆旧集》选本。

李榧《序》：李子曰：吾今学诗而愈知其难矣。间尝论之，文可以竟吾辞，以达吾意；诗不可以竟吾词，而达吾意；文不限于韵，而诗必限于韵，韵所不在，虽有妙语，直当割置，决不敢有牵扯弥缝之事；文可以单行，诗必取配，宜不得其配，遂有默默十年，难焉展转反侧，若文王之思得后妃也。然二者非奇才不可，非深情至性，实有郁于中，而勃于外不可；非好学深思，迟岁月以俟机感不可。“三不得”之说，余得之积水黄子焉。黄子当世奇男子，夙胎于情，长于侠，幼失怙恃，伤于怨，彷徉于山川，而又久于穷；故其为诗，必奇无陈，必高无下，必永无近，必旷无狭，然凡其怪怪元元，望而难即，一皆准于人情、物理、事势以为之端，而绝远夫坚白同异浮游之说。特其寄托深长，笔墨幽郁者，山水之远观，借天空以相际，葱苍淡漠之色，浮山水上耳。陈仲谋先生谓其气格似韩愈，感慨似杜甫，信非虚也。间尝闻之，同人读黄子诗，未有不掩卷拍案，欲急趋其人者。吾乡昔惟张曲江使人如此，孙仲衍未能也。黄子别业之门，有天外数峰，黄子以名其阁，余取以

名其集。噫！当世有黄子者，其天外数峰哉！同社友人李榧其础序。（《潮州耆旧集》三十七）

冯奉初《潮州耆旧集·黄处士遥峰阁集题辞》（《潮州耆旧集》三十七）（不录）

同治《大埔县志》十七《文苑传》。黄渊（宗颐按："渊"上脱"一"）字积水。同仁社人。幼颖悟，笃学能文，与同里隐士蓝嗣兰，程乡孝廉李榧为莫逆交，日以诗文相切劘。有《同韩犹龙蓝朱公放舟梅花潭诗》云："与子归敝庐，岖嵚饫瞑眩。流沙三十寻，状如坠飞溅。曰未悉厥奇，请筏梅花漩。明发换胸眸，饱饭投蛟窟；浣汗水则山，剽骣舫为箭。鬼兽石千林，日要舟为膳。长梢蓊空光，女萝怪相恋，禹迹所不及，娲冶所不煎。最小封家姨，别置汤沐县，与比三峡危，则以食鱼伣。舡艒易抽彻，骸骴难纤援，心目胆魂争，奇险怏悸战。高浪扑巅来，三人相莫见，鸭嘴狮犴间，微躯饶一线。我尔悍章惇，篙师岂飞燕！初下黄牛喘，龙眼潮咀羡，及过跌马硿，荔枝万斛燕。自饿罗浮来，此亦河豚宴。"然负才数奇，仅博一明经而终。

锷按：积水黄处士一渊，少而任侠，遭逢乱世，遁迹不士，赍志以终。所著《遥峰阁集》，未悉卷数，闻大埔某氏藏有写本。冯奉初辑《潮州耆旧集》征选其文十四篇。大抵气骨铿锵，笔力宏宕，寖馈于韩、欧者至深。不独修词命意，能不染明人纤佻之习；即就余所见，如《送巫氏之吴越序》，《征金赠之长安序》，《蔡人镜时文序》诸篇，义法整然，蹊径自辟，若厕诸唐宋大家集中，实未易为轩轾也。至其诗，流传绝鲜，以《大埔县志》所载《同韩犹龙蓝朱公放舟梅花潭》一首论之，幽深孤峭，确导源于诗。然积水与人论诗，讥钟伯敬好于嚼蜡咀肋，幽闲而不能远，低回而不能去，始于畏粗而未免退入闺阁。（见《复李其础书》）则积水又非始终瓣香竟陵者。

贺氏一弘《璧墩诗集》二卷　　民国《新修大埔县志·艺文略》。

存　大埔某氏藏抄本，未梓。

《古瀛诗苑·前集》一：贺一弘（宗颐按：《潮州府志》作"泓"，《大埔县志》作"宏"），字毅甫，大埔人。嘉靖举人，萍乡知县。

锷按：毅甫贺大令一弘，乾隆《潮州府志·耆德传》，同治《大埔县志·宦迹传》并有传。

谢氏宗镇《御冷斋诗集》　《宛在堂集》。

未见

郭之奇《序》：儒美求诗序于余，余与儒美披沥交也，义不可辞，然不欲佞也。儒美以英敏绝世之姿，从其令先君宦游，历览风谣，错缪韵籁，博闻强志，有由来矣。其古文词及制义，每一出，辉映四座，千人叹绝。乃抱质无匹，三献犹劳，余窃懑焉；而儒美绝不见有戚然幸然之色，定心广气，以咏以和；故余见儒美，又自哂其固且陋也。噫嘻！儒美！其澹荡洒落，不屑屑于时者乎！然而读儒美之诗，抚情效志，又皇皇乎有"朝搴木兰，夕揽宿莽"之思。噫嘻！儒美！其真不屑屑于时者乎！余怀而不能舍也，急与儒美商之。每念冉冉将至，年岁不与，一兴言于"标梅迨吉"之叶，未尝不怆然内热也。夫怀春之女，与席珍之士，凡其人皆与日月交相愁者，世间惟此等为深情人。惟此等深情人，独悁悁能兴感于居诸，而其忉怛惋怆，窈纠夭绍之志，遂每每足生忧于天地；故由此而春舒断肠之花，秋落惊鬓之木，此日月之愁人也；由此而朱颜凋于晨风，丝发催于暮雨，此人之愁于日月也。交相愁而不能已，而后摛兴会而逞意，抒中情而属诗，由古槩今，淋漓靡极，是以风雅而思矣，骚而怨矣，赋而怀矣，乐府饶歌，长短声律，各以思怨之怀，沿波而抽绪，节奏而受心矣。蔽之曰：情也；情之所钟，正在我辈；伦诸冯生，独吊深而逸浅。若此者，岂天地郁伊之气，或宽冯生，而劳我辈哉？间尝镜贤衷圣，自写忡忡，乃若可忧，则未免乡人为终身矣！乃若可畏，则四十、五十忽无闻矣！由然而转续变嬗，……春不谢荣，秋不悲落。此则品庶冯生所为逸耳；然而其逸也，则真戚也；或戚戚于利达富贵；或戚戚于得失予夺，而奄奄老洫，茫不回首也。若此者，反不如绿酒酒丹，青蛾凋素者之较适其适矣。噫嘻！儒美其同此忧乎？今读儒美之诗；七歌怫怫，何思孝而纡轸也；怀古瞿瞿，何式高而彷徉也；赋物揭揭，何蕴结而纫神也；纪怀悠悠，何容遂而绳志也。噫嘻！儒美真不屑屑于时者乎？余怀而不能舍也，终愿与儒美商之，儒美勉之矣，将为子歌四马之素丝，岂徒叹七实之标梅哉？若必求今日儒美之诗之品，则刘勰所称"《远游》惠巧，《大招》深华"，儒美有焉。（《潮州耆旧集》三十四）

《观古堂集》　道光《广东通志·艺文略》八，《古瀛诗苑·前集》一，光绪《海阳县志·艺文略》。

阙

陈衍虞《序》：往者声韵之学，我郡阙如。儒美先生，独称诗于万、泰、启、祯间，名藉甚。张公亮、冯邺仙、陈仲谋诸前辈亟推之。仆少与公风尘未偶，游处都同萁荚。三十更宵，晨鲜间。尔时仆未学诗，于公无所唱酬。后稍以篇叶名，公曾摛藻，弁我落花。自此烽燧震惊，萍踪之聚难常矣。公胎骚骨雅，揽远抱真；于文好班、马、八大家；于诗好子美，好王储，好刘虚，好长卿，好常刺史、昌黎诸家。每当苦吟，髭断肝呕；音瑯瑯戛珠玉。初唐之四杰，大历之十子，方轨并驱，寝欲跨其上驷，及竟陵之书行，公颇费揣抚；然幽卉寒香，辅以秀采，虽涉其津涯，而儒美之本色自在。苟际泰运簪珥，承明璠屿之光，足以黼黻山龙，而辉荫四远；惜斗极缠妖，天痡日碎，声歌之情，夺于剑戟。且天符迅催，珥笔香案，瓦亦珠檠，不留传业。天乎！公属纩日，仆客斋眉，遥哭以七绝三十章。夜台无使，未知能彻芙蓉城否！浪游里归，公已殁二十年。小阮霜厓，删其《观古堂诗》及遗诗若干卷，属余为序，曰："亡叔意也。"予涉笔悲悼，落稿辄不成章。今偶命中书君，用践夙诺。序成，越二期，霜厓已不可及见矣！呜呼！阿大中郎，东山绝屐；乌衣玄度，紫囊销香。我琴欲言，有音谁赏？且素车白马，执绋无期。何时一作驴鸣，体肖声真，传吊客轩渠大笑耶？（《还山文稿》）（宗颐按：此文原题谢儒美《观古堂选诗序》）

《遁斋集》　道光《广东通志·艺文略》八，光绪《海阳县志·艺文略》。

未见

《胜朝粤东遗民录》四：儒美少负诗名，崇祯己卯乡试第一。出分校陆岫青门。

黎遂球尝为序贺陆得人。遭国变，绝意仕进。尝过其同里先辈唐伯元钓台，作诗云："山势依台曲折成，断桥深处藕陂清，高人所寄皆孤回，胜地频年见废兴；春水苔矶枯柳卧，夕阳渔笛野烟横。羊裘亦是寻常事，浪有桐江身后名。"

锷按：儒美谢解元宗鍹，乾隆《潮州府志·文苑传》，嘉庆《澄海县志·文学传》，光绪《海阳县志》并有传，儒美生有异才，为诸生时，即

以诗驰名岭峤。与郭忠节之奇友善；忠节尝序其诗，极致推挹，后以乡荐抡元，明亡归里，绝意仕进，闭户苦吟，以娱晚岁。寻以酒得脾疾。易箦时，擘纸为遗书犹子元汴曰：“我死，子必以序序我诗。”盖先生无子，故以诗稿属其侄。时元汴方从唐王漳州，得书大泣。既为私谥曰“贞穆先生”，复为作诗十章以哭之（见《霜山草堂诗集》）。既而故人陈园公复贻书元汴，趣早为解元立后，并续刻遗集，以瞑九泉之目。（书云：弟声气颇广，文章性命之友，首屈指令叔儒美先生。三十年砚席同，交游同，屡冠一军同，受宪聘同，晚遇同，拜官文同；呼卢喝雉，论史评诗，风之晨，月之夕，无间也，方逢鼎革，儒翁忽抱重疴，弟谊应视汤药，巡问疾苦，不意鳄弁肆恶，毒打堂弟，家奴重死而苏；不得已控之。郝逆推敲，半月凶卒，始服其辜，然众卒已嗔目环视矣。弟惧不测，迅束装出门，不得一诣卧榻面别，意病不至弥留也。抵齐昌甫二月，旋闻三月晦日之变，伤哉！刎颈交情，更同悠悠行路，推心洒涕，即巧舌如簧，不能解负友之罪矣。年兄既同在客路，襄后事何人？为今之计有二：伯道既已无儿，中郎尚有一女，惜令侄女弱质未髫，溘焉玉碎。闻易箦时，谆谆为乃公嗣续卢，泣下沾襟，听者无不酸鼻，今宜速择应立以承祧，如伏黯之得伏泰，弘微之继公峻，俾没有收子鬼非各敖，可瞑九泉之目者一也。大阮诗行世者，惟《观古堂集》板，焚于兵火矣。文字所遗尚多，柔翰三尺，遍采四库春叶；呕肝万言，便是千秋血胤。恐久之，饱于蠹腹，蚀于水火，逝者精爽无所附丽，是乏子非孤；文章不传，乃真孤也。石曼卿死见梦于友人关咏曰：“平原代意篇，是得意之作，非永言不传也。”弟非永言，传之者，断在阿咸，宜选枣剞梨，命之剞氏。别室铜盘，素赏恬裕于杨瞻；芝兰玉树，何止碎金表，中郎可以瞑九泉之目者二也。二事年兄筹之有素，但祈鸿书速发耳。弟哭诗三十章，从者归嘱焚于繐帐之前，以抒哀悃。谭友挽钟伯敬诗。谕钟所亲，时诵于平日鬼所往来之处，冀其来时一听之。弟痴诚如此，聊用效颦。忆曩者儒翁与弟戏言，谓我必铭子窀穸之石；弟亦谓志子墓者必我。今儒翁成佛在前，弟幸未填沟洫。息壤之盟在耳，敬悬笔以待。见《种墨亭尺牍》二）于是元汴遂搜拾残剩，序刻以行。（见《澄海县志》宗镗本传）盖解元诗编，《御冷斋》为其少作；《观古堂》则其及身所刊，而身后元汴所辑者，乃《遁斋集》也。三书闻《观古堂集》尚有传帙，其他二书，未知存佚。要之，解元以骯髒磊落之才，遭逢叔季，晚失爱子，

复经离乱，故其发而为诗，多哀厉悱恻之音。读其《京口言怀》、《北上避地》、《过榕城》诸篇，辞旨苍凉，不仅足供诗家史料之采择；而鼎革之际，吾潮纷扰之状，诵此亦可见其梗概也。

宗颐按：谢儒美《遁斋集》，嘉庆《澄海县志》十九《文学传》作《遁庵遗稿》。

黄氏锦《笔耕堂集》　　《古瀛苑诗·前集》一，光绪《海阳县志·艺文略》。

存　旧刻本（澄海蔡氏藏）。

《古瀛诗苑·前集》一：黄锦字孚元，又字䌹庵，饶平人；天启进士，由庶常历官礼部尚书；有《笔耕堂集》。

锷按：䌹庵黄宗伯锦，乾隆《潮州府志·文苑传》，康熙《饶平县志·人物传》，光绪《海阳县志》并有传。锦以词臣起家，历官清要。《潮州府志》载怀宗即位，锦由少詹升吏、礼二部侍郎，不言后晋尚书。考黄道周《烈皇召对记》：崇祯十一年夏六月，上御中极殿，召群臣自六卿詹翰以下凡四十人，入殿分班序对。臣为少詹与屈可伸黄锦，及佥院徐矿太常朱国栋为第四班（见《漳浦集》二十四）。是崇祯十一年，锦官只少詹也。又考顾炎武《明季实录》所载甲申三月之变，从逆受戮受刑幸免潜身诸臣录，并无锦名。是闯贼入京，锦早已致仕归田。疑锦崇祯十一年以后即退休，历官仅侍郎而已。其为尚书，以《明季稗史》考之，当在福、唐二王时。据《思文大纪》载，隆武元年七月，上既立，马士英欲入关，有为左袒赞成者，廷议依违，礼部尚书黄锦以为言，始定其罪（见卷三）。又隆武二年三月，晋礼部尚书黄锦太子少傅，以示优重老成之意（见卷五）。又四月准礼部尚书黄锦给假三月，往潮与新抚臣商度机宜，然后乘胜出虔以谢良有所募三千之众，听其调用（见卷六）。此皆锦官尚书在福、唐二王时之确证。《府志》志人物于明季诸臣仕三藩事，皆削而不书，故《传》只云仕至吏、礼二部侍郎，《县志》虽言晋尚书加官保，亦不言在南渡以后，兹据《思文大纪》略为订正。

又按：宗伯诗各县志《艺文门》，均有采录。其《笔耕堂全集》，澄海蔡纫秋家尚有藏本，仅一册，有诗无文，亦不分卷数。余尝辑宗伯遗

文，仅得五篇。（《重修潮府文庙碑记》、《改建县署记》二篇，见胡恂《潮州府志》二十二；《灵雨亭记》、《冯侯祠记》二篇，见乾隆《揭阳县志》八；《海丰重修龙津桥记》一篇，见唐熙《惠州府志》十八。）其赠张师益轩诗云："少小班门学斲时，挥斤一解便咤奇，而今构得凌烟就，老大逢人说匠师。"《序》云："张益轩先生，予就外傅时受业焉。先生试以见贤后用之作，大为惊喜。及予领乡书，犹及见之。今一第为词臣，归而先生不可复见矣。其子光舆，又能以世讲请书。予思先生训蒙之功，不可忘也，为书一绝贻之。"（此序见胡恂《府志》，张士琏《海阳县志》录诗无序。）所谓益轩及其子光舆，今府县志皆无考。

宗颐按：黄锦文，尚有《明经恢纮》、《饶公墓志铭》，见大埔《饶氏族谱》。

辜氏朝荐《桑浦行吟》　　光绪《海阳县志·艺文略》。

未见

雍正《海阳县志》七：《辜朝荐传》：甲申以礼科都奉命督江左江右粤东粤西四省粮饷。尽瘁于外。值北都失守，闻变痛哭，遂挂冠归里，著《桑浦行吟》、《辜氏族谱》、《无名氏撰传》。燕京告陷，公北望恸哭，归侍太恭人疾。思文皇帝正位福州，授公太常寺正卿，奉敕勤王。公促装入觐，行抵章贡，而圣驾蒙尘。公复归披缁衣，奉太恭人隐于玉简山（即桑浦山之别名），谢绝世事。日与孝廉谢儒美、李曰仁赋诗言志。其忠爱牢骚之怀，一涉于笔墨间。著有《行吟集》，藏于家。

锷按：辜在公有疏草四卷，已著录。其《桑浦行吟》，今未见传本。余尝访诸辜氏，不可得。府县志及《诗苑》并未采录，盖散佚久矣。谢儒美有赠在公诗云："伊昔洽心许，早达飞华缨。抗怀振颓流，气与秋旻横。"又云："眷阙方子牟，倦游类长卿。坐抚芳时徂，俛仰空复情。"此言在公立朝，谔谔怀方之概，与行吟泽畔时，凄苦之状也。在公以明季遗臣，当国破家亡，遁迹海岛，眷怀故主，始终不渝。其风节实足与徐孚远诸人并垂不朽。乃明季野史，如《风倒梧桐记》，及《明季南略》，记在公事，多肆诬蔑。如谓与何吾驺争权引清兵下广州，又言在公之父，横肆乡曲，潮人激于义愤，诛灭其家。吾师温丹铭先生，尝慨志乘之疏

略，野史之失实，为剌取群书，考其始末，别撰在公传。于是公之晚节，始大白于天下。然余按《辜氏族谱》，公于思文蒙难后，伏匿里门，迨庚寅郑成功率师入粤，围潮州。潮镇郝尚久疑公与通谋，欲系之，公乃仓卒奉太恭人逃海上，栖鹭门者三载。后尚久反正，始奉太恭人归。未几，清骑大至，仍走鹭门。庚子岛上风鹤，潮守宋徵璧贻书劝公投顺，公曰："岂有廿年孀妇，白首而改节。"笑而谢之。癸卯，清破两岛，公避氛铜陵。明年春，渡海居东宁；又五年而卒。明岁公子君牧（宗颐按：君牧名储赠，公季子。随公出亡二十年。居海上，生子文麟，见林青门《祭储赠辜太封文》。《县志》所称公子之润，乃公长子，非君牧也），扶榇归里，葬公于邑之上莆都院前埔上。凡此记载，皆足补《温传》之不及。又《温传》据《陈园公哭谢霜崖诗》注（原注：今年，辜在公、庄蛰子、郑锡侯及公而四），谓公卒于康熙七年戊申。考龚鼎孳《祭太常公文》，公实殁于己酉八月；而《辜氏族谱》亦载公生万历庚子，享寿七十。所称在公生卒年月，似与园公诗注牴牾。但考《莲山诗集·哭霜崖诗》，并未明言戊申，不过其诗次于戊申九日诗后，《己酉送春诗》前。霜崖又殁于仲冬，故温氏以为戊申耳。然则在公之殁，自以祭文己酉为可信。兹因录公遗集，及其行事，略为考订如右。

又按：《桑浦行吟》，《辜氏族谱》作《行吟集》。

林氏隽胄《时山集》　　乾隆《潮州府志》二十九《文苑传》。

未见

〔补〕陈衍虞《序》：往余屡困场屋，忆己卯之役，介文翩翩佳公子，发覆额，预棘闱事，余服其奥博，推为畏友。壬午，又同秋试，余偶弋获；介文去而从其尊人侍御先生旅京华，历河朔，巡边塞。挹六朝之金粉，披三楚之雄风。江山助毫，家学濡染；故其才日富，笔日老，高踞十五国坛坫，巍然狎主齐盟矣。无何，长安盗覆，攀髯痛深。余一纪遁荒外，盟鸥友鹿，晚抱琵琶，猿鹤讪笑。介文独励不磷之操，于丛峦绝壑之际，孤灯瘦影，猎秀搜奇。家人告以罍空，仰天一笑而已。穷愁悲愤，矢口成韵，皆足兼汉、魏、唐、宋之长。古者鼎彝，近者璆琬。奇则斗山飞，捷则八叉击钵。盖抱左徒之骚心，兼工部之忠恳。严沧浪所谓正法眼藏，比辟支声闻方之蔑如矣。近同事郡乘，每扬榷今古，辄引入著胜地。读其近诗，益喜竿头进步。拟诸作家，譬祖龙据咸阳。六国

诸侯，皆牵牲奉币，衔璧称臣。惜乎子虚有赋，不叹同时；义熙以后，止记甲子；岂诗真能穷人邪？（《莲山续文稿》一）（宗颐按：此《序》原稿题作《林时文时山诗集序》。据是，此书实为诗集，非文集也。）

《胜朝粤东遗民录》四：隽胄少有文名，尤工诗。晚年益肆力于学，著《时山集》，《西溪草堂诗集》。

《西溪草堂诗集》　　道光《广东通志·艺文略》八。

未见

宗颐按：时山为隽胄别字，西溪草堂即其所居之地。时山诗，《古瀛诗苑》所收，有《蜚遯》七古一篇，《花前秋斋》集杜句七绝二首；其见于他书者，《澄海县志》有《赠王山长先生》五律二首，《普宁县志》有《昆山草堂即事》七律一首；又别有题《紫阳朱夫子像》七古一首。

郑氏廷櫆《文湾诗集》　　嘉庆《澄海县志》十八《循吏传》。

佚　康熙《潮州府志》。

嘉庆《澄海县志》十八《循吏传》：廷櫆字文湾，苏湾人。天启甲子举人。性长厚，终其身于人无所忤。初授三水县教谕，入为国子监学录，晋户部郎中；出为湖广驿传道，升福建按察使。尝平反官民冤狱，全活数百人，闽人颂之。后以江南右布政致仕。所著有《文湾诗集》。

锷按：文湾诗今仅《澄海县志·艺文门》载其《沧江夕照》七律一首而已。又《县志》有刘子壮（《黄州课士录》：刘古猷子壮，黄冈人，顺治六年状元，官翰林院修撰。有《屺思堂集》）《书赠郑文湾观察诗》云："古之作诗人，其诗自有情；今之读诗人，其诗乃在评。若复学诗作，我心何所著；若复从诗寻，评者惑我心。昔亦有何韵，今人坐相困；况乃限其声，何以发高论。我心洒然起，天地不敢止。且不知风雅，何况盛唐诸君子。父子不同貌，帝王不袭礼。"（《县志》所载刘诗止此，疑后有脱文。）又有胡兆龙（计东《改亭文集》：胡兆龙字子衮，号宛委，山阴人，官礼部尚书。所著有《息游堂集》）《寄怀郑文湾夫子诗》云："朝簪抽罢卧藤箩，石窦松烟静里过。尺素北来鸿雁少，青山南望白云

多。闲园种就三花树，佳句工传五字歌。可忆金陵门下士，春风座远怅如何！”古猷宛委皆清初名士，后皆致身通显；而所为诗歌竟及与文湾赠答，则文湾虽以明臣致仕，其卒或当在顺治末年也。

蔡氏文兰《乱后草》　　乾隆《潮州府志》三十《隐逸传》。

未见

《海东旅人集》　　乾隆《潮州府志》三十《隐逸传》。

未见

《胜朝粤东遗民录》四：文兰字免生，澄海人。崇祯癸酉副榜。少从漳浦黄道周游。甲申之变，更名守文，遁迹岩谷中。穷愁落寞，多发为诗歌，以寄意。著有《乱后草》、《海东旅人集》。

锷按：蔡高士文兰，乾隆《潮州府志·隐逸传》，嘉庆《澄海县志·高洁传》并有传。

〔补〕王氏之骥《存笑稿》　　《蔗尾吟草》上。

未见

〔补〕杨世勋《蔗尾吟草》上：王之骥字蓬村，明季诸生，澄海富砂人，著有《存笑稿》。

宗颐按：王之骥事迹，府县志无考。杨世勋《蔗尾吟草》上，有《读王蓬村存笑稿》诗云：“一代尊贤报，怜君命不辰。凄凉伤故国，慷慨弃儒巾。山水供吟卷，莺花悟性真。从来当晚季，志士独艰辛。”又云：“壮岁甘沦落，斯人邈不群。行踪同野鹤，身世等浮云。破涕聊为笑，逃名岂用文。遗编幸无恙，谁为振清芬。”据此则蓬村固明季遗民；所著《存笑稿》，杨世勋既及见其书。世勋距今未及百年，或天壤间尚有传本，未可知也。

〔补〕黄氏琦《杜集约》　　顺治《潮州府志》六。

未见

〔补〕顺治《潮州府志》六：黄琦字玱闻，饶平人。领万历庚子乡荐，再

上春官不第，遂构室山颠，读书其中。所著《杜集约》，与虞赵见解颇有异同。年四十（《饶平县志》作四十九）以攻苦病卒。

李氏士淳《三柏轩文集》四卷　　道光《广东通志·艺文略》八，光绪《嘉应州志》二十九。

存　　光绪《嘉应州志》二十九。

锷按：士淳有《程乡县志》已著录。所著《三柏轩文集》，《嘉应州志》谓书有传本；然今未之见也。士淳在明季颇以文章学术为潮人所宗。吾乡陈园公即出其门。其文散见于胡恂《潮州府志》，温仲和《嘉应州志》者共五篇。（《胡志》有《谢巡道平寇序》、《重修松江书院序》、《倪邑侯平寇记》；《温志》有《重修儒学启圣祠记》、《登奎文阁塔记》。）彭廷梅《国朝诗选》，亦收一首。（《咏蚊》五言律诗）而予考胡恂《府志》二十四，别有《寿山仙迹》、《朋山龙潭》七言律诗二首。嘉庆《平远县志》五有《程处士祠》五言律诗一首。

宗颐按：《古瀛诗苑》云：李士淳有《三柏轩集》，无"文"字。康熙《湖州府志》九作"三集"；士淳诗文，见载于所著《阴那山志》者尚多。

李氏以贞《石塘集》　　道光《广东通志·艺文略》八，光绪《嘉应州志》二十九。

未见

《胜朝粤东遗民录》四：以贞号石塘，孝友著于乡里，国亡，不乐仕进，以布衣终。尝题郑所南画兰呈士淳云："黍离麦秀叹周原，憔悴兰英散澧沅。才得骚歌吊魂魄，又无王士寄愁根。弃之沙砾花无语，写向雪笺泪有痕。绣槛珠帘重伫目，风流不及赵王孙。"著有《石塘集》，时称其浸淫骚选，大类黎遂球《莲须阁集》，邝露《峤雅》。

锷按：石塘李布衣以贞，光绪《嘉应州志》有传。

廖氏衷赤《五园集》　　光绪《广东通志·艺文略》八，光绪《嘉应州

志》二十九。

未见

《粤东诗海》：衷赤字荩孟，程乡人。崇祯间举于乡，食贫力学，诗酒自娱。

光绪《嘉应州志》二十九：衷赤文章淹雅，援笔立就。邑中著作多出其手，所著有《五园集》。

锷按：廖衷赤，康熙《潮州府志》，光绪《嘉应州志》并有传。衷赤有《悲今昔诗》，见《粤东诗海》。

张氏玿《苍苍亭集》　道光《广东通志·艺文略》八，光绪《嘉应州志》二十九。

未见

张氏琚《旋溪集》　光绪《嘉应州志》二十九。

未见

《胜朝粤东遗民录》四：琚字居玉，玿仲弟也。年七岁，咏《鹦鹉诗》三十首。稍长，读书淹贯。学使魏环初称其文，有古大家风。崇祯己卯登乡荐。丁亥兄玿殉难，由是一章泉石，与李楩诸人为烟霞四友。著有《旋溪集》。学者称旋溪先生。

锷按：张孝廉琚，雍正《潮州府志》，康熙《程乡县志》，光绪《嘉应州志》并有传。

李氏一楫《咏史约言》　光绪《嘉应州志》二十九。

未见

《帝王歌》　光绪《嘉应州志》二十九。

未见

李氏楩《函秘斋集》二卷　道光《广东通志·艺文略》八。

存　道光《广东通志·艺文略》八。

陈衍虞《序》：汤霍林先生有言："我怪今之为文者，己则无胸而借人舌也。借舌已卑，况所借者文唾之余乎?"予谓此道因缘，古人若别畛殊疆，实转转相借：《左》、《国》借《六经》，腐史则借《左》、《国》；声诗莫盛汉魏，而汉魏借风骚；诸体莫备三唐，而三唐又借汉魏。宋元而降，沿蓝出青，薪炭不烬。但高者借其神骨，卑者借其粉泽。至若寻兔枯椿，迟鸿沙爪。茂茂毫毛，变为脂醴。是则柔舌犹存，而张口受唾，不堪为娄家兄弟奉巾帨矣。虽然胸具砂篆，古人不乏李、孟、孙、樊辈，褫脱俗芬，不啻烈风击箨。其言骑危鞭险，或挥肉取瑶，或排菹选蕊。窃谓茫茫古今，无与俪其奥异。兹乃有人焉，承谈、彪之微，风奋迁、固之异。藻蚕丛路，绝斧开云，如来经行搴裳避趾，登昌谷、贞耀之堂，入孙樵、樊宗师之室。方且唾生押忽，舌簇都梁，借云乎哉？其人伊谁？吾友其础也。二河夫子声钟镰而舒国华，其础变本加厉，文振珪琳，而奋逸响。窥其所有云梦吞胸，诚琪苑之遐栖，瑶峰之极跨。君读《函秘集》，望洋而惊，自悔结舌之不早矣。难弟其拔，隽采琰心，每欲火攻伯仁，试质吾言，阿奴当不河汉。（《还山文稿》）

〔补〕《噫吟》　　《遥峰阁集》。

未见

〔补〕黄一渊《序》：吾其础盟兄，前此为诗，未尝出以示人。余尝偶见之，兄攫而还之。余退而喜，喜其不泛滥略易诗也。譬之淬千金之剑，必不于沟渎之流；灌万顷之田，必不用于担石之水也。有如泛滥略易，诗而得诗，是古圣贤垂世之书，行道而拾也。以至清至贵之物，而得之酒肉交攻之中，岂有是？兄志士也，所以不汲汲逐队为诗。余方幸兄为诗必也。皇天悔祸，佑我圣人，赫然夺伐，内清外荡，作乐歌功。尊公为相，兄为史拜而受命，退述公刘、后稷勤劬开国之因，艰难王业之事，以告天地，以讽来兹，以瑞金汤，世世而不谓，乃今为式微黍离之音也；诗成而国事非矣，奈何？嗟夫！甲申之役，尚忍言哉！时兄在天外，不得君父存亡消息，向余抱首泣血，即夜长征；而地方啸聚，乃留余看守二家俯仰，身仗剑独行，陟遍屺岵，扪天门，淋漓尽痛，暨初度之夕，得见尊公生还，搴裳拜舞，秉烛相对；而尊公出锦囊中，血泪斑斑，且吟且啸，且泣且和。昔之攫而还者，而今决积水于千仞之溪，转圆石于泰山之巅矣。余虽欲出千手臂以掩其口，宁有及哉！昔云："曷不赋诗退敌。"余谓兄诗且可退敌，但不能洒肉食诸公已死之心，已冷之气，一刷其平日贪婪无耻之行，媢嫉之胸，门户之见，一切虐民蠹国之

技耳。如使良心未死，人气犹存，读兄诗如饮上池水，剖腹濯肠，改弦易辙，同心戮力，专以社稷为忧，矢死灭贼，则其中兴之业，引领而俟之。余复见《江汉》、《常武》诸什出兄怀袖耳。（《潮州耆旧集》三十七）

宗颐按：李其础《函秘斋集》，光绪《嘉应州志》二十九著录，作《函秘轩诗文集》，《阮志》此书云存二卷，予则未见，黄一渊有《噫吟序》，不知即诗集中之一种否，今并录之以俟续考。《古瀛诗苑》收其础诗，仅《谿行》一篇，雍正《潮州府志·艺文门》，所载复有《和于学使》、《蓬辣滩》五言歌行三首，《阴那山》七言长句二首，格调高古，园公所谓"振珪琳而奋逸响"者也。

丘氏道光《来青楼稿》　　乾隆《潮州府志》二十九。

未见

《大雅堂稿》　　乾隆《潮州府志》二十九。

未见

同治《大埔县志》十七《宦迹传》：邱道光字厚卿，湖寮人。万历丁酉举人。授云梦令，摄孝感事。性刚不媚权要，谪长乐教谕。又五年升肇庆府教授，晋镇远府推官，署铜仁守，会九股苗叛，单骑抚之。制府王公称其才德为黔省第一。闻父丧归；卒于长沙。著《来青楼》、《大雅堂》诸稿。

宗颐按：吴颖顺治《潮州府志》云：诸稿未梓。

饶氏墱《庄言集》　　乾隆《潮州府志》二十八《循吏传》。

未见

《谩言集》　　乾隆《潮州府志》二十八《循吏传》。

未见

《白笑集》　　乾隆《潮州府志》二十八《循吏传》。

未见

李士淳《奉直大夫宁海知州于岸公墓志铭》：公生颖异，总角能文；既归

休绿野，饮酒吟诗，以乐余年。著有《白笑集》、《庄言》、《漫言》诸稿。

锷按：于岸用恒饶知州墱，中翰与龄三子，乾隆《潮州府志·循吏传》，同治《大埔县志·宦迹传》并有传。

杨氏时芬《楚游集》　　光绪《海阳县志·艺文略》。
未见

〔补〕《沤游馆稿》　　顺治《潮州府志》六。
未见

〔补〕顺治《潮州府志》六：杨时芬字叔僴，少年有才名，著有《楚游集》、《沤游馆稿》，行于世。诗以李供奉为宗，而字学则宗率更。片简残札，时多秘袭云。年三十卒，士论惜之。

宗颐按：杨时芬为刺史泷子，教授一廉孙。光绪《海阳县志》二十九《艺文略》，《沤游集》案语，谓为一廉子，万历庚子举人，并误；万历庚子举人乃泷之季子时英，非时芬也。

又按：《沤游馆稿》，光绪《海阳县志》二十九《艺文略》作《沤游集》，夺一"馆"字。又三十七《杨一廉传》作《沤游集》，亦误。

杨氏闱《（杨今鹤）诗集》　　同治《大埔县志》十七《文苑传》。
佚　　康熙《潮州府志》十七。
同治《大埔县志》十七《文苑传》：杨闱字今鹤，白侯人；泷之孙，时芬子。好涉猎百家诸史，工诗善书。与弟湘阴令开俱隶埔庠，试屡前矛。壮岁即弃诸生服，与吴冏卿殿邦，徜徉山水，酬唱无虚日。后偕太史郭公之奇、黄公奇遇游吴、越、江、楚，道齐、梁人都门，诗举日进。修揭阳、大埔县志，归老海阳之龟湖，年九十一卒。所著诗盈尺，张公亮明弼序之。
〔补〕康熙《潮州府志》十七：闱所著诗，贫不能梓，散失无存。

宗颐按：杨今鹤诗，据林杭学《潮州府志》，当时未尝付梓，清初已散佚。百侯《杨氏文萃》下所收杨氏诗文，闱有《浮春溪花舟》七言古

体，《游崇光岩》五言近体二篇；今鹤诗存者仅此。

蔡氏承瑚《枕善居集》　　光绪《海阳县志·艺文略》。
未见

锷按：用缶少时，与陈园公同入复社（见《复社纪事》），后令昆山，治行称江南第一。去任之日，昆山人朱集璜（集璜字以发，柏庐先生之父。崇祯乙亥以诸生对策殿庭获上策。乙酉南都陷，昆山相继失守，集璜死之，学者私谥为节孝先生）为文以送之。兹从《观复堂稿略》（集璜所著《文集》）迻录之如下，以见用缶在昆治绩，并补志乘所不及焉。（其词曰：粤东用缶蔡侯，治昆浃岁，乐岂周翔，刑政清简，士民爱之，忽奉朝旨，将就改调格，而今去有日矣。侯之去也，在侯诚可庆，而吾邑不造也。邑人心不尽雕刓，然良者良，奸者奸矣，赋若烟海矣，积弊疑鬼神矣，民大贫课不入矣。前此十数公，悉以摧辕败轮，莫可解免。侯舍此去，是起十仞之溺，衮旃厦之安也。侯所以闻报，逌然即爱。侯莫若今开府黄公，侯于公谊故师弟，其不谋之侯，而决计于兹者，或出此。所谓可庆者，不以此乎？若邑则惜之已。邑长致心民依者，自聂、樊两公后，盖难言之：侯以文章名天下，而慈恻自天性，食息无非民者。侯向民，不娓娓作煦濡语，而推燥就湿，殆有深焉，民安矣；厚其交而轻其民，时趋有然，游橐可润，而邑中连破家如射宿鸟，孰能忍之？侯不徇一客子，民安矣；邑宰之堂，珍异日新，至揣意雕琢，益不可言，侯短葛敝褐，不入一丝，又粗粝不厌，使都人士不知逢迎何等者，民安矣；大奸蜀薮，司数是已，此辈并以不赀致身，故多售奇技，称富人，以甲移乙，以一诡十，册历字洗，赋弥不登，侯炤之无或匿者，而民又以安：惟是之故，民衽席之，寝梦为帖焉。侯之于民如此，而何以去也？夫天下有足知多才，而事以集；亦有足知多才，而民忍以悖者：两者固不蒙也。侯似不足于才知，然惟不足，则有宁处拙讷，使道足养人，而不忍以所能伤人者，是故而人不忍悖也。今岁旱蝗荐臻，不尽死。粪左岁贵粟，后民大饥，斗米八百钱，民何恃而不揭竿起。徒有侯早夜安辑规画平粜，息讼消萌，以有今日也。侯如此，而何以去也？爱侯者曰：“地敝矣，时艰矣，非侯之才所得理。”然道足养人，又众之所恃而卒不免于去，此邑士民之所以为侯惜也。今侯行矣！将何所期于侯；侯又何

以慰我都人士。敬酹酒祝曰："侯至仁矣，侯即他徙，愿侯砺威断，资其乐岂，以无负黄公之指。"又祝曰："侯今往，异日者，以循良故得展夙昔，无忘都人士之爱侯也！泽之者不厌深也。"又酹酒以徇于众曰："邑宰之行，扉屦衣粮，莫给从者。近世有若侯者乎？尔人士见侯裹襆萧条，莫不咨叹，以为希有。其益崇此懿好，以即尔彝，以不负侯，庶天鉴尔衷，而后来者皆良吏也；则侯之可庆者，乃真可庆；而民之不造，亦永赖成人之有德。")

宗颐按：雍正《潮州府志》二十二有承瑚《乡约序》一篇，未审即《枕善居集》中文否？

郭氏辅畿《洗砚堂文集》　　郭心宜撰《传》。
阙　　《洗砚堂辑钞》录本。

《秋驾草》　　郭心宜撰《传》。
阙　　《洗砚堂辑钞》录本。

《情谱》　　郭心宜撰《传》。
阙　　《洗砚堂辑钞》录本。

辅畿《自序》：美人多怨，烈士多悲，惟其情也；情则奚往不深，而予独钟于伤心扼腕之际。嗟呼！此余所以有感而莫能已于言也！感极思生，孤震静远。每当落花凄雨，芳草斜晖，发吊古之悲音，讽回肠之旧谱，往往怨声透纸，塞心顿开，是则世间忧愤诗草，唏嘘文字，皆余之诗文也；余又焉从而诗之文之，无奈艳思萦人，笔花相副；间亦法香奁而铸句，磨熊胆以书词，虽心织未工，腕墨徒愧；而鹃声莺啭，啼笑因之矣。此所以自名情谱也夫。（《洗砚堂辑钞》）

梁亭表《序》：咨署髫龄而以八股文雄郡邑。至与予倾盖投知者，实定于乙亥之春。旋以文事相商，诗歌印可。则余见其日试万言，倚马可待；抑"清新开府"，"隽逸参军"；诗文并极其致，洵别才，非关学也。近以诗稿授劂工，命曰《情谱》，夫诗文岂有别情哉？故尝流览千载，上下古今。诗变而楚骚兴，太史氏赏其好色不淫，怨诽不乱，情基正矣。嗣是汉、魏朝三唐，

泛郁悲壮，惋恻深挚，亦自各称擅场。大都尊雅淡，而绌靡曼，则论诗之品定也。咨署所为诗若文，类脱胎于庄、骚，而寄情于陶、谢。其藻思绮合，清丽芊眠，则“相如、子云，同工异曲”，弱冠地位乃尔，余又乌足以量江海之大哉！虽然，余亦有效宅山于咨署者。夫诗岂有别情耶？诗以写幽遣郁，风流文豪，多索课房帷花鸟间。感甄妖梦，宛转裴徊，秋稚春韶，情事欲绝。而触怀痛哭，遇事唏嘘，类杜老丧乱之悲，效江淹恨别之苦。时复使酒骂坐，拍案豪举。或薄腐鼠于功名，闻嗟冥鸿于遇台。冉耕歌其茉苜，颜阖败其丛兰。语谓诗本穷物，遂能穷人。有情无情，使我墨涛笔花向人色飞魄落。非关诗癖，转眼情痴。则所云“好色不淫，怨诽不乱”者，视此真称神圣于词场中矣。咨署生为名家子，幼而负出世奇才，勇爵争鸣。日者虎视石渠，藉以鼓吹休明之运。会须祖四始六义，灏气浑含，称诗正而葩。咨署肯作铮铮细响耶？余向来学文称诗，癖喜雅朴浑奇之调；而笔墨之涩，不能畅我胸中所欲言；意兴之狂，亦咄嗟世界所未及。何敢为咨署道。愿余与咨署相命千秋，必且互商于只字。袁坤仪先生尝称三百篇中，备极寿考福履之盛者，厥辞未尝不工，固知善端不作牢骚态耳。人言三斛纯灰，浇尽英雄胸中魄磊。余请得以百炼钢为咨署割去绕指情缘，咨署其以余为知言否？（《洗砚堂辑钞》）

《楚音集》　　郭心宜撰《传》。

阙　　《洗砚堂辑钞》录本。

李桐《序》：余年友琴牧张翁，代间伟人也。夙以文章高视海内；然尤宏奖风流，增益标胜。其蒸蒸雅好，不啻扬祭酒千顷。斯韩吏部于吾家文饶者，必甄曲成就之乃已。余令潮，见吾儿，文□于门墙，因挟所私，著为羔雉。乃辄辱许与，谓孺子可教。其舌端喃喃，若以为足当此间一郭生者。余诧之而廉之，而知为吾咨署也。盖余任后琴张一载，故咨署独先受知，非余之知咨署后也。咨署方结发，辄标表艺坛。其知咨署犹有先琴张而追琢之，则多琴张翁力焉愿与琴张翁，君每谓中原文献之气，若隔□□□□南北。余经此言，未可与岭南君子道。兹复能推奖咨署若此，则咨署所得，方福齿遇于琴张翁者可知矣。夫文章事在千古，当不以隐愁辍务，康乐加思。咨署以申尊孝廉，君枉为俗掎摭，几献齿而后获全。乃神犹渊镜，言必珠玉。恣其忿恨，发为声歌，兹集“楚音”所由命也。词微过秦，义同《吊屈》。感加膝而发清商，惊坠渊而激徵羽。所谓诗三百篇，大抵发愤之作耳。彼嗷嗷者，将以自鸣其坚白，亦直抒臆而出之，奚必楚音非元音哉。若夫《七哀》成于子建。

《吾君》咏自延之。文通赋“恨”以徘徊，中山闻“乐”而窃叹。莫不声宣金石，义贯丹青，咨署勉矣。以子才所到，岂但以一“楚音”鸣者。愿域茶陵顽士间，直不择地而生耶？表龙章于裸壤，奏韶武于聋俗。即微尊君枉，安能宜于贵远贱近，向声背实之耳目乎？虽然，琬炎宏璧，所在钦宝，乌知世之知咨署，不犹琴张翁之后，复有余不佞哉！余儿与咨署曾一握手金城，其声气颇在珀芥间，余援莫知，知以琴张翁之言，亦即以知咨署云。（《洗砚堂辑钞》）

《菱青集》　　郭心宜撰《传》。

阙　　《洗砚堂辑钞》录本。

李梗《序》：咨署之尊人，与余家君同举于乡；家君兄事其尊人，予因与咨署幼而相习，谊同兄弟，称世交。咨署生而碧梧翠篆之容，长而威凤神龙之誉。垂髫时，才名啧啧噪人，当道具眼者，无不愿邀一揖，见形以为美瑞，闻言以为好音；然咨署殊自标帜，不屑与一辈比比者交；而焚琴煮鹤，摧兰折蕙之手，亦谯谯尾羽矣。戊寅（《洗砚堂辑钞》臆改为乙酉。按《序》文作于壬午，安有预言乙酉之理，兹据辅畿与林跻八书改正），尊人团勇撄难，咨署遂以奇人得奇祸，觤觤葛藟，结辖备至，得金坛张公亮师力乃解。予犹忆及先辈袁石公云：“文人九锡奇祸，侠居二焉。”若咨署者，祸可谓奇矣。彼金坛先生虽在师席，正自李白之于汾阳也。予读先生近集，笑语咨署曰：“苏长公文以海外奇，先生令榕城，未海外而亦奇；盖维子之故，子文由先生而奇，先生文未始非奇于子，可谓相与而有成也。”曾以奉似先生，亦相视而笑。咨署今年方望壮，于书无所不读，于文无所不作；然尤好平章风月，调弄佳丽。青楼醉后之歌，“一片孤城”之句，非咨署而谁？咨署殆奇于情，逼于祸，而益烈焉。计自咨署文出，岭以南风物日美，川峦日秀，草木珍错日奇；纷纷郁郁以献于咨署之前，希其一评一唱。今秋遂巍然免阙，独秀东南，则“云里帝城”，“雨中春树”，正待染毫也，予日以望之。（《洗砚堂辑钞》）

《金墉集》　　《古瀛诗苑·前集》一，郭心宜撰《传》。

阙　　《洗砚堂辑钞》抄本。

《闺怨诗》百首　　同治《大埔县志》十七《文苑传》，郭心宜撰《传》。

阙　　《洗砚堂辑钞》录本。

《落花诗》三十首　　同治《大埔县志》十七《文苑传》，郭心宜撰《传》。

阙　　《洗砚堂辑钞》录本。

辅畿《自序》：凡光艳过浓之处，邪气干焉。盖其舒英布萼之时，固既日月竭华，乾坤阐巧矣。巧穷华尽，瞰来鬼神，方彼朝荣，即贻夕悴。天以换世，花以损年，一也。古今落花之什，既罄南筠，观其镂恨柔肠，刻情怨肺，莫不凄还带媚，泪有余芳。忆予髫时，读六如《落花诗》三十律，悯其过而感其心，悉知之。既而悔其过于悲也，置而不录，十有余年矣。嗣后虽欲驾管驱烟，摅我愁慧，而鹿鹿尘务，几坠元珠，忡忡俗忧，殆焚灵藻，且以泣香吊粉，徒向酒食人为之；吾恐花神，亦多鄙夷也。乙酉春，同社人以年伯黄絅庵先生诗六首相示，更取瑶泉、申相国韵，互酬迭知。鸳鸯谥冢，争擒长恨之歌；鹦鹉旌碑，各制伤神之赋。风流锦丽，艳绝一时，予愧智窦已封，情泉渐涸。彩锦初还于郭璞，妙词莫付于雪儿。纵或能南国披香，六朝眠梦；而青楼价贱，谁从蕙殿以诵莲昌；红袖心愚，难向旗亭而唱杨柳。知音不遇，好事无传；焉用文之，徒肝呕耳。乃年来柳月梨云，曾兴悲于短梦；翠霞脂露，空惆怅夫余香。惊乎精卫之窕，思刻潜英之貌。愁山莫徙，恨海添澜；亦复织叹成篇，缀嗟作句。是知《菀枯之什》，人生之所不能忘也；今昔之悲，予心之所未能忍也。矧夫鸮啄灵根，鸷戕珠树。故园蔓草，旧屋寒烟。楚苑既长蘼芜，汉陵方冷麦饭。愁闻漏水，忍见销铜，听风雨于燕子矶边，徒伤金粉；想音尘于墨花台畔，弗续人琴。呜呼悲已！回首旧欢，宛如昨日；还思往事，顿是前朝。阅兴废而壮志将灰，历艰难而雄心殆尽。所谓思牵肠直，忧使眉皱；感慨百年，词非一指，文难骂鬼，诗易穷人。世之哀吾志者，吊禾黍之离离，悼断香兮漠漠；庶无訾于牧之之感旧，与卫玠之言愁矣夫！（《洗砚堂辑钞》）

《饮兰纪呓》　　郭心宜撰《传》。

未见

《洗砚堂辑钞》

存　　道光刻本。

同治《大埔县志》十七《文苑传》：郭辅畿，字咨曙，大麻人；聪颖绝伦，读书过目成诵，发未燥，便能出语惊其长老。稍长，又自刻励下帷，堆

积群书于坐榻之四面，日夕翻阅，醴沐俱废，谓之坐书井；读毕乃束起，谓之出井。以故制艺鲸铿玉戛，典赡环玮，为时髦所推许，揭阳令张明弼延致官署，习词赋。张故江南名进士，渊源指授，学业益进。邑学博梁无畴有《柬咨曙》诗云："茶山翘跂看鹏翥，九万扶摇谁可语；怒飞搏击大惊人，与我相朝郭咨曙。咨曙燥发负琦瑰，灵根异骨自天开。胸中磅礴驱今古，我能拔尔抑塞磊落之奇才。十年读书破万卷，一生元鉴堪吾选。陆海潘江笑未工，《元草》、《易林》浑似浅。登坛仗剑骋中原，左执鞭弭右櫜鞬。汗牛著草时盈笥，倚马挥毫日万言；万言倚马笔如走，竽瑟争鸣兼不朽。两都词赋飨千金，八股文章嫌敝帚。咄嗟咨曙一少年，少年藻思何芊芊？吾生性僻耽佳句，陶谢令渠述作传。此日青云飞白社，凌云献赋称司马。《长杨》、《羽猎》后先名，早晚荐雄文似者。桃花树里百花馨，茶山郁郁何青青。若问陆沈论避世，与尔相期著作庭。"崇祯壬午以第二人举于乡。丁明季沧桑，怀才莫竟生平，著作散佚，仅传《闺怨诗》百首，《落花诗》三十首，脍炙人口。

《古瀛诗苑·前集》一：郭辅畿，字咨署，大埔人，崇祯举人，有《金墙集》。

锷按：郭咨曙少年英颖，聪明绝世；所为诗，锦心绣肠，鲜有伦比。晚遭国变，气益激昂；而美人香草句中，时寓黍离麦秀之意。金坛张公亮（名明弼，崇祯进士，时令揭阳）最激赏之（公亮有赠诗，见《洗砚堂辑钞》）。《古瀛诗苑》载咨曙所著有《金墙集》；《大埔县志》则言生平著作多散佚，仅传《闺怨诗》百首，《落花诗》三十首。今所载举《洗砚堂》诸集，乃从郭心宜撰传补录；其原本皆不可见。道光中，咨曙裔孙中城等，搜集各集遗本，杂糅诗文，重行编次，为《洗砚堂辑钞》。其书选录删汰，颇多失当；字里行间，又往往臆为改窜。如五律中《对莺自咏》、《古瀛诗苑》起句"饥琢红香细"。《辑钞》"饥"改作"空"。既曰"空啄"安得有"红香细"。又如七律中：《木棉庵见诛贾似道碑》，《诗苑》起句："荒垣落日草芊芊，愁听行人说木棉。"何等含蓄蕴藉，而《辑钞》"草芊芊"改作"断碑悬"。又颔联之"白骨何能闻蟋蟀。游魂疑尚滞歌筵"，《辑钞》改作"白骨有知犹斗蟀。游魂尚醉不朝天"。"不朝天"三字成何语乎？他若"鹦鹉杯前曾细语，芙蓉江上只相思。""曾细语"之改作"曾共醉"，"只相思"之改作"又相思"；"枕畔温柔真隔世，坐花微笑是何时。""温柔"之改作"凄然"，皆与原作意旨相违背：诸如

此类，不胜枚举。然咨曙遗著，散失已久。中城生二百年后，能追溯先型，加意搜罗，重为编刻，是不可谓非肖子；而后学之欲获睹咨曙文字者，尤终赖此编之存，其间虽少有疏舛，未可以一眚之累，遂弃置也。

辜氏兰凰《啸雪庵集》　　雍正《潮州府志》二十四。

佚

雍正《潮州府志》二十四：兰凰。冏卿辜朝荐女，适贡生夏含曜，癸巳城陷，凰恐受辱，自经死，著有《啸雪庵》、《易解》二集。

《易解集》　　雍正《潮州府志》二十四。

佚

锷按：辜冏卿一门风雅，颇类吴江叶氏。冏卿弟朝采，号愿小，《志》称其筑四香堂，聚书万卷，著述甚富，而至今一字无传。（陈园公有《次韵寄答辜愿小》律诗四首，见《莲山诗集》十。而愿小，原作，今则无传。）兰凰以弱女子死国难，尤不愧其家学。所著《啸雪庵集》、《易解集》，亡佚已久。诗今仅存《春闺》一首，载胡恂《府志·艺文》。（其词云："入帘双燕傍人飞，二月香巢语尚微，架上落花红点袂，墙东飞柳绿侵衣。琴书难了平生愿，铅粉偏于世俗远，无限凭栏一凝眺，不堪芳草载斜晕。"）同时闺秀与兰凰并以诗称者，有韩古真（字月香，海阳人），邱恭（海阳人），赵巩（海阳人），谢玉娘（揭阳人，海阳文学陈艺衡继室），许蕉（海阳人），洪宝（揭阳人）等。其集均无可考，因录辜氏集，并附识之。

罗氏万杰《瞻六堂集》二卷　　冯奉初《题辞》，《粤东遗民录》四。

存　　乾隆乙酉馀轩刊本；《潮州耆旧集》选本。

沈德潜《题辞》：明揭阳罗公贞卿，以名进士起家，历官吏部员外郎。思陵召对便殿，问修练储备四事，敷陈恺切，深中时艰。冢宰郑三俊，澄清铨政，倚公以理。内艰归里，甲申，闻变，将散家财报国，不果。南渡骏征拜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马、阮用事，辞不就职。雅好为诗，凡出处之际，身世之感，无不寓之篇什。其诗真率自矢，不假藻绘，和平温雅，冲澹希夷。格合三唐，体兼刘白。散体之文，真挚朴实，不事矜奇炫异，固风雅之正宗也。

万历中，公安竟陵，矫历下、娄东之弊；倡浅率之调，以为浮响；造不根之句，以为奇突；用助语之辞，以为流转。杳渺幽晦，堕入鼠穴，鬼国、诗归一出，词坛无不降心相从，闻声远应。而公独以风雅为宗，不染余习，即其诗文亦可谓独立不阿者矣。又闻公沧桑之后，披发恸哭入山，日学枯禅，绝口不谈世事，三十年足迹不入城市。国朝收用遗逸，邑令入山劝驾，公答诗有"道人只合孤峰顶，卧听康衢击壤声"句。昔国变后，熊给事鱼山止于华山寺，方简讨密之止于高坐寺，金临清道隐止于丹霞山寺：皆遁入缁流，以公较之，岂非合志同轨者与？公殁，乡人谥曰"文节先生"，洵无愧焉。乾隆甲申中秋，长洲后学沈德潜题并书，时年九十有二。（《瞻六堂集》卷首，亦见《潮州耆旧集》三十五）

饶堂《序》：顾宁人先生曰："诗，不必人人皆作。"稽古贤豪，树德立勋，奚必借韵语以传。间或性之所近，往往谐声成文，用以发抒其忠悃，陶写其天真，则虽或微词短咏，如吉光片羽，为世宝贵，又奚必杨铁崖之十万首哉？吾埔双髻山之磐湖寺，为明季铨部庸庵罗公托迹地。忆余少时，过游，寺僧之老者，犹能传述当时孤忠慷慨，转入枯禅之状，如见骆宾王祝发灵隐时。越数年，公之元孙绍度、希文兄弟延余司讲事于响叶山房，乃获诵公《瞻六堂诗》。味其中怀宕逸，格韵萧闲，又如读金道隐《遍行堂集》。愿家经兵燹，十不存三，每怂恿其裒集成帙，付之梓以垂后。又十年，希文乃出其所校定者，沈宗伯既序其卷端，受而读之，亦足见公忠悃之发抒，天真之陶写，有不能自已者，虽然，公之高风亮节，为明季潮海中一人，表章之任，自有银台金管，初何庸赘？余惟深嘉绍度、希文之无忘乃祖，相与两夜灯窗，互相校订，而兹既克成厥志云。乙酉花朝日茶岭后学饶堂题。（《瞻六堂集》卷首）

陈际泰《序》　（《瞻六堂集》卷首）（不录）（亦见乾隆《丰顺县志·艺文》）

吴本泰《序》　（《瞻六堂集》卷首）（不录）（同上）

冯奉初《潮州耆旧集·罗吏部集题辞》（《潮州耆旧集》三十五）（不录）

〔补〕饶宗颐《跋》：右罗万杰《瞻六堂集》二卷，为诗一百九十篇，文十三篇。万杰字庸庵，一名贞卿，揭阳人。崇祯甲戌进士，官至吏部员外郎。遭明鼎革，弃家为僧。志行文章，绝似宋末华亭卫宗武。其祝发入山，年仅三十。居山数十年，物外鸿冥，卒成采薇之志。所为诗歌，风格遒迈，鲜蹈江湖粗犷之气；而皆心存故国，抱痛至深。文则冲淡雍容，雅有法度。在明

季潮州诸贤中，尤为杰出。今所传《瞻六堂集》上下二卷，乃乾隆中，庸庵曾孙廷祥所辑刊，距庸庵之殁已七八十年矣。考集中《山居杂诗》七绝八首，及《偶成》五绝二首，以《丰顺县志·艺文》所载校之，全诗不同者四首，而《艺文》有《人日游七娘滩值雨》七律一首，《元日值雨用雪樵上人韵》七律二首，今本集中俱阙。又《潮州耆旧集》三十五录庸庵文，有《郭正夫墓志铭》；凤陇《薛氏族谱》，有庸庵《薛氏迁廓祠记》，均为此集所失载；然则庸庵诗文遗佚者多矣。饶堂《序》称家经兵燹，十不存三，以此推之，其言足信。此集虽非完本，然同、光时已非易觏。光绪《揭阳县续志·艺文》，此书注曰"未刊"，可知当时修志者，于庭祥所辑梓本，实未寓目也。

罗濬《文节公传》：公讳万杰，字贞卿，号庸庵，乡人私谥曰"文节先生"。其先世谱出豫章，宋末有讳安者，自闽莆田之官来粤，爱揭之佳山水，因卜居焉。十余传而生公，揭邑诸生乡贤衍六公第三子也。年十八，登崇祯庚午举人；甲戌成进士。甫释褐，丁外艰，服阕，改行人，司行人，两奉册使封吉、荆二藩。庚辰，召对便殿。给笔札，问修练储备四事；敷奏无讳，深中时艰，随擢吏部清吏司，寻转员外郎。时冢宰郑三俊力澄铨政，以公正直不阿，破格畀以选事。公一矢公慎，请托不行。任事一年，复以内艰归里。值揭邑祲，倡境内殷户出粜，全活甚众。甲申三月，变北耗至，辄蹶然起，愤不欲生。会南都举号，尽废其家产，约同志勒兵勤王。已闻朝政日稗，将骄兵悍，上下嬉逐无度，乃声咽气塞。征拜都察院右副都御史，不就。散诸勇健，痛哭入山，结茅于埔阳之双髻峰。林栖谷汲，日习枯禅。时有同里被难诸生，祝发称语山者，相与酬唱诗歌于烟岚竹树中，三十年绝口谈世事，足不履城市；虽家人父子邈如隔世。兴朝定鼎，海宇廓清，简求遗逸。当道为具荐牍，敦劝出山。公有却聘诗云："竹马迎来冬日温，条风远拂陇头村。首阳亦属同疆里，敢道食薇不是恩。"又云："一扫浮氛今已清，几家鸡犬月中行；道人只合孤峰顶，卧听康衢击壤声。"著作殊多，率逸其稿。疾革遗命题碣曰"明龙山樵夫之墓"以自志，其躬丁厄运，忠孝未纯云。……康熙癸酉仲春，茶阳族孙濬拜述。(《瞻六堂集》卷首)

〔补〕王宗昌《吏部员外罗万杰墓铭序》：先生遭明季鼎革，弃家为僧。自卜寿藏于岐山之龙湫潭，题其碑曰："明龙山樵夫罗公之墓。"先生不但隐其身，而且晦其名，殆雪庵静节之流亚欤。(乾隆《揭阳县志》八)

锷按：庸庵罗吏部万杰，乾隆《潮州府志·名臣传》，乾隆《揭阳县

志·贤能传》，乾隆《丰顺县志·贤品传》并有传。

宗颐按：冯奉初《瞻六堂集题辞》称："存稿二卷"，与庭祥所辑本合，然其所载文有庭祥本中缺录者，则冯氏所据者，当系别一本也。《古瀛诗苑·前集》一：万杰有《瞻六堂诗前后集》，亦必另是一种，然今无可考矣。

许氏国佐《百洲堂集》　　乾隆《揭阳县志》六《贤达传》。

存　　家刻本。

宗颐按：此书《阮通志·艺文略》八，《古瀛诗苑·前集》一，俱作《百花洲堂集》。多一"花"字。今从《揭志》及刻本。

《蜀弦集》　　《古瀛诗苑·前集》一，乾隆《揭阳县志》六《贤达传》，光绪《揭阳县续志》三《贤能传》。

存　　抄本。

田从典《序》：余承乏英州，秋间奉檄聘与虒院事分房。适阅《璧经》，于时矢公矢慎，务剖璞淘金以副朝庭宾兴至意，故所得诸士卷，皆由精校细骘而入彀中，然隽逸清快，不啻荆刀哀梨者，则莫若许子登庸。撤棘之后，来谒毕，许子欢出一册，对余曰："是《蜀弦集》也，为胞祖伯遗诗稿。祖伯讳国佐，字钦翼，别号班王。中有明崇祯辛未榜，与家王考同怀自幼相师友，颇饶撰著。中遭震业散亡于兵燹之余，仅存百一矣。今而不裒辑，恐并遏佚前人光，敢请如椽弁其首，庶信而可传云尔。"余因捧而吟讽之，觉任真孤诣，动与天游。而微致巉耸，格韵铿锵，视世之描画头角，优孟衣冠，拘拘于规抚唐人者迥别。盖先生未擢司马之前时，烹鲜于富顺、遵义、郁姑、金川之地，时有车辙马迹，于以陶永性情，发抒丝石；而绠桑可以谐律，歌声标其学道，此《蜀弦集》之所由名夫。干将泛阏重壤，而宝气直射斗牛，物华固不可掩。先生篇什埋藏六十载，而一旦锓板盛行，将英爽謦咳，迫露楮墨间，人文岂不斓焉彪炳。若许子者，亟事表章，抑亦谓善绍述也已。余又尝详览郡乘，先生曾王父守愚公令东流，大父公望公尹顺昌，世父有寰公剑州牧，有寅公授司理。三世四孝廉，簪缨绵延，迄先生更式廓之，高踪孝行，具载人物传。今许子，青年克世家学，复起而振丕绪，行见公车北上，一著

先鞭，展骏步于黄金台，得意看花，其所以休烈，为尔诸先达宗祖荣施，而无忝绍述者，亦何可胜道，夫宁重梓遗集已也。许子勉乎哉！泽州后学田从典顿首拜撰。(《蜀弦集》卷首)

刘锡挺《序》　（乾隆《揭阳县志》八《艺文》)(不录)

刘鼎《序》　(《蜀弦集》卷首)(不录)

〔补〕饶宗颐抄本《蜀弦集跋》：右写本《蜀弦集》一册，揭阳许班王所作诗也。首有田从典序，刘鼎序。班王字钦翼，本名国佐，又号旧庵。崇祯间进士，仕富顺、遵义二县县令。罢官归，值九军贼破揭阳城，以救母遇害。陈园公有追哭班王诗，所谓"盗终戕孝子，世遂丧奇人"者（见《莲山诗集》卷六），即斯人也。班王诗格，平易健拔，在宋似杨诚斋，在明似袁宏道。《古瀛诗苑》于明人诗选录班王最多，盖取其性灵独抒，意到笔到，为诗而不为诗所囿也。班王著述甚富；诗于《蜀弦集》外，尚有《百洲堂集》、《灵洲山堂集》；文有《旧庵拙稿》，《班斋数句话》。文久无传本，想当时或未付刻；诗经兵火后，多散佚。康熙中，其侄孙登庸始搜辑而刊行之，曰《百洲堂集》，今尚存于世。

《灵洲山堂集》

阙　　旧写本。

《班斋数句话稿》　　乾隆《揭阳县志》六《贤达传》，光绪《揭阳县续志》三《贤能传》。

未见

国佐《自序》：文以自叙其人也，若文是而人非，无为贵文矣；又加之序，则是既欲以文欺人，而复欲以叙自成就其文也，夫谁信之？故叙人文者，叙其文；自叙者，不必序其文也。然非房非行之文，何为梨之？此不可解也。自叙者，又何可不明所以梨之乎？噫难言矣！夏月，班斋主人许国佐自识于正塔堂。(《百洲堂集》卷首)

冯元飙《叙》：蔡人镜作《剧谱》，语予曰："铨有七十老母，聊作莱子斑衣小儿啼也。"谱中数及班王，吾友许班王也。班王故称善剧，剧于酒，于诗，于谈，于笔，无不可谱；而尤剧于文，古今文人断须呕肝，搔首捏鼻，不可必至之境，班王以嬉笑得之，定自第一，班王亦龂龂自许第一也。第一文成，必呼大白，拈毫拈韵，发狂大叫，辄惊四筵。是实有剧具，非仅仅以

歇后博。宰相安石围棋而奏淝水，平仲樗蒲以定澶渊，他日自须以一剧办天下事；忠孝大业，人镜倘能为班王谱之耶？时崇祯庚午年夏月之吉，凫矶友弟冯元飙顿首书。（《百洲堂集》卷首）

《旧庵拙稿》　　光绪《揭阳县续志》三《贤能传》。

未见

光绪《揭阳县续志》三《贤能传》：许国佐，字钦翼，号班王，一号旧庵，在城人。生有异禀，读书七行并下。性豪宕，嗜酒，好吟诗，诗最工。与番禺黎美周遂球相友善，唱和往来无虚日。著有《百洲堂集》、《蜀弦集》、《旧庵拙稿》、《班斋数句话》若干卷；兵燹后，仅存百一。侄孙进士登庸，网罗散佚，辑而梓之。其诗缠绵悱恻，独抒性灵，出入于青莲浣花。有《行路难》一首云："春日媚人不到室，穿穿欲来一影隔；瓶花此时亦倦眠，郎心妾心不如前。郎不记妾郎有为，妾不记郎泪垂垂；烟尘搏天天亦痴，妾心何容郎去疑，欲识妾心郎来时。妾之一弦已七年，弹来心心不如前。郎不记妾诚何为？何不使妾一知之。妾亦不甚让须眉，烟尘丛中叩天痴。何者妾得知郎为？妾郎丈夫妾知之。郎不记妾郎有为，妾不随郎郎不危。郎且绝意掷愁思，郎且绝意倚酒卮，郎且绝意松文辞，端午郎来煮江鲥。"论者谓其源胎息于汉魏；而预料时势，忧国忧民，尤逼似少陵云。

锷按：班王许县令国佐，乾隆《潮州府志·孝友传》、《揭阳县志·贤达传》并有传。

谢氏元汴《烬言集》　　乾隆《潮洲府志》二十九《文苑传》。

未见

《放言集》　　乾隆《潮洲府志》二十九《文苑传》。

阙　　诗载《霜山草堂诗集》。

〔补〕元汴《自序》：吁，此霜崖既放之所作也。十月至三月，时不一；衢溪至韩山，地不一；为谷至为陵，事不一；触往述令，迁错零乱，无绪理可寻，风雅颂俱忘矣。后之读此者，甚柳竹枝词乎；非律也，强律之，霜崖之罪也。（《霜山草堂诗集》）

揭重熙《烬言放言叙》：锡磨崖以邓州，昭白水以扶风，休否之气，先见

放文心。夫是始扶翳心，而与以大通。固扬休业，美盛德之所自瞩也。乃者，墨墨咸不自得，有豕其冠，熊其衣，虺其心，而霜崖氏以烛龙之焰照之。霜崖之挟霜气以剑戟乎笔墨之间久矣。予三复其《烬言放言》而悲之。首山离冢，劫火桃花，不啻叔皮□困井蛙，而退之迫窄于廷凑露刃时也。乃其寄趾翛然，益幽以远，此何止驱来君叔、李西平数十辈。今日月出矣，霜崖以其欻气吹之，际天所覆，犹有氛翳，霜崖之耻也。予仆仆执虎几，同兔走，而犹得以静息，视霜崖之言。予知言乎哉？知之以正夫先生之言而已，夫正夫先生今之所为翼日月而行者也。（《霜山草堂诗集》卷首）

徐孚远《序》：今夫立言之家，得气有厚与薄，抒辞有夷与奥，此其遇之通塞然乎？亦其才分之所出不可强也。太白之于诗，子瞻之于文，虽摈斥流放之余，而浩浩落落，欢情著于笔墨之间。盖性适者不能为悴言，观其所著，固可考也。若夫屈子之骚，愀乎其容，噍乎其音。徘徊悱恻，疑往而还，罕有讫其首尾者。而唐李长吉乃变其音节，以为诗取才僻而辟境邃，骤而咏之，莫测命意之所归。盖深有得于《骚》之神理者。与后世能文之士，习夷惮奥，以同自喜，能至其阃域者，益少。而《骚》之苗裔，经数百年无传于世。粤东梁也谢子，出其诗一编示予。其雕刻山川，驱遣神物，则“天问”不足名其诙诡，九章不足为其纡回。噫！何其怪特也！盖南海之气，灏淼磅礴，其天分之所得者厚，而又不幸身涉乱流，甫登天朝，不暇有所设施。而三京迭陷，窜伏十年，栖山蹈海，往来闽粤之间，无日不有死亡之虞。若夫悲老成之凋丧，伤故交之沦胥，叫呼彼苍，愤郁叹咤，有甚于屈子之行吟者焉。至乃长吉固王孙也，特以官卑众忌，托于篇章，鸣其不平耳，岂与谢子之烦冤同日语哉！谢子之才固高，使不遘是时，亦无以极夫才情之变，而致必传之业如此。予之所遇与谢子同，而思不能似入湛深，辞不能以造奇险；比于昔贤之从容，曾不足以庶几；乃若惊怖于谢子之言，固已旋其面目矣。（《霜山草堂诗集》卷首）

宗颐按：此集但题曰“诗序”，不知所叙元汴何书，姑系于此以俟考。

《和陶集》　　嘉庆《澄海县志》十八《循吏传》。

阙　　诗载《霜山草堂诗集》。

宗颐按：乾隆《潮州府志》二十九，本传作“陶集”夺一“和”字。

《霜吟集》　乾隆《潮州府志》二十九《文苑传》。

未见

元汴《自序》：岁何以暮？凡岁之烟云、草树、川峦、泉石无不暮也。自坠地至于老死，无日不有暮也，暮何独于岁？自海立山飞，雷暗石言，星孛日蚀，无非感者，感何独于岁暮？系感于暮，系暮于岁，噫！岁暮如是，其可感也夫。我所居在穷山短水，以我处之，山若加而穷，水若加而短。幸龙宾虎仆，咸隶奔走，则山虽穷，水虽短，而我胸浩落若有奇山怪石，栖隐笔端者，感不生于山水，而生于岁；并不生于岁，而生于岁暮。噫！岁暮是如，其可感也夫！每笑韩愈送穷，穷何可送？则暮何可感？余悲夫送穷者，而不自悲其悲，自视视古人，当在何等？然胸有物焉，抑而不吐，必生狂疾。曹邺所云：“必为颠，为沴，为早死人也。”于是以笔为酒，纸为脯，劳而祭之，俾我笔陷纸不活，则感不生，而岁暮诗可以无作；自此四十七年以后，于古人或庶几焉。虽穷山短水，安知非洞庭、彭蠡、王屋，外方在于门而左，门而右乎？（嘉庆《澄海县志》二十五《艺文》）

《霜山堂集》　康熙《潮州府志》九，《古瀛诗苑·前集》一。

阙　《潮州耆旧集》选本；道光朱氏重辑《霜山草堂诗集》本。

梁佩兰《序》：燥发时，诵先生之文，便想先生之人；以为先生生于潮，海水汩没，山势崒嵂，鳄鱼怪兽之所出入，其奇莫当，特出先生以应之。其人其文，其文其人，故为中原所推服。忆自前时想先生，而故为揣摩先生者，今十有六年矣。而果承先生枉顾，得见先生，又得见先生近所为文，为古文为歌诗而并读之；而与先生相过，仍自落落也，得无前时所云，想先生者，值当面而又失之也。善乎！苏子瞻、王夫人之言，其与人锐者，其退人必速。兰感于世故，故宁为落落也，先生之文，大率如先生之人。先生自言其文三变，其人亦三变。是以先生近文，比前时愈瘦愈劲，愈削愈刻，愈奇愈放，愈幽愈老；而总之愈严。古文离合奔纵，得之司马子长，而闲得之汲冢古《竹书》，《九危》、《岣嵝》、《石鼓》诸碑文。助其错落幽奥，故于古文别开蚕丛，为从前人所不能为。其在近代，则黄幼元、倪鸿宝，亦其同调也。诗原于《离骚》、《九章》、《天问》等篇，而卢仝之怪，长吉之鬼，孟郊之瘦，贾岛之寒，元次山之朴，鲈锤而出之，故又独成其为先生之诗。执先生所为近

文、古文、歌诗以寿世。真是与白日同不落也，拙稿奉览，求为删定，或可教则乞弁言增重。兰之文，素不喜因人热，素不肯易人俗口，世亦目之为怪为诞；而为人不羁，世亦目之为狂为妄。非遇先生，决不如此吐露，如此出丑；则亦弥大王驴其耳化为竹而复不敢鸣也。诗稿待写成帙呈削，欲言未尽，临楮神切。（《潮州耆旧集》三十六）（宗颐按：此文乃佩兰与霜崖书，冯奉初改作序文，今仍之。）

黄钊《残月谢霜崖给谏诗叙》；余尝读宋谢皋羽之诗，如遇其人于荒崖绝嶂，披发呼号，猿闻之而肠裂，雀和之吭喑。妖鸟九头，噫出于树巅；山鬼独脚，彳亍于崖足。呜呼！是奚境耶？是何遇耶？乃三百五十余年，复有望帝子之舟，辞侍郎之屿。茧足荒山，窜身异地。欲填海而石无可衔，欲移山而尘且弗动。天柱折，地维缺，海鱼吹尘，训狐厌血。呜呼！是奚境耶？是何遇耶？何三百五十余年之迹，迷离影响，恍惚依稀耶！而余独怪其所入之劫灰同，其所出之苗裔同，岂三百五十余年之皋羽，五庚申之局既终，一甲申之变复见耶？夫西台之哭，竹如意碎矣；变而哭茫，变而哭石，今古茫茫，一恸几绝。其《放言自叙》曰："风雅颂俱亡矣，风雅颂亡而《骚》作也。"是诗也，祖乎《骚》者也。夫国亡家破，徒以老母故不死，宗祧几无意矣，尚何心于祖《骚》。其为《骚》也，心声之肖也，而尚欲以唐宋诗人方弗之，则是陈叔宝之流也。明亡而我朝兴。道光丁未，其同里朱君□瑞刊《霜山草堂集》，而属钊叙之。其里居出处事迹，见于本传，不复赘云。镇平后学黄钊撰。（《霜山草堂诗集》卷首）

冯奉初《潮州耆旧集·谢给谏霜崖集题辞》。（《潮州耆旧集》三十六）（不录）

〔补〕饶宗颐朱刻《霜山草堂诗集跋》：右《霜山草堂诗集》一册，无卷数。道光戊申仲夏重刻，首有揭重熙《烬言、放言叙》，徐孚远《诗序》，黄钊《残明谢霜崖给谏诗序》三篇，题澄海谢元汴梁也著，同里后学朱以鉴以谏同重校刊。霜崖少以制艺名家，所著《讷斋真稿》，自为惠半农刻入《岭东三家文选》，久已风行海内。其杂文歌诗据潮州府县志所载有《霜山堂集》，《放言、烬言》、《和陶》、《霜吟》诸稿，然世鲜有传本。道光间，顺德冯奉初辑《潮州耆旧集》，始得其遗著写本于城南林孝廉恒亨家。据奉初序，不言集名，只云"诗古文皆全"，而同时朱以鉴亦有《霜山草堂集》之刻。今检朱刻集，以各体分类共得诗二百九十一篇。开卷即为五律《放言》诗三十一首，有霜崖小序。每首以二字命题，用上下平韵目循次吟咏，每韵或一首二首不

一。五言古中有《和茧雪》、《和贫士》、《和张常侍》、《和移居》、《和归田园居》、《和游斜川》、《和郭主簿》诸诗。(茧雪为吴太守颖别字，是时霜崖与颖约和陶诗，颖诗见顺治《潮州府志》。)是所谓《放言》、《和陶》二集，已尽载朱刻集中。虽《烬言》、《霜吟》、《霜山堂集》之诗，未能详为析出，疑亦不越朱本之外也(旧府县志、《古瀛诗苑》所录霜崖诗，朱刻本皆有之)。明人歌咏，喜取同类之诗，别本单行；虽名为集，而篇什无多。如霜崖所撰《放言》诸集，是其明证，特朱氏刊行之《霜山草堂诗集》，当时所据何本？以鉴既未明言，各序亦不之及，未知与冯奉初所见是否同一抄本？抑合诸集单行旧本，别为厘定，已无可考矣。〔补〕冯奉初《明兵科给事中谢元汴传》：元汴性聪敏，九岁能属文，父卒，母守节抚之。十岁，祖应诏卒于官，家中落。元汴以孤子奉母，性至孝，能承母意。下帷读祖父书，经史之外，兼及庄、骚、百氏。其所为诗文，奥博权奇，有不可一世之概，雅与其人相称。集中有吊黄道周、陈子龙、揭重熙、张家玉诸公殉节诗，苍凉悲壮，精悍之色，犹存眉睫。他著作多散失；惟制艺及奏疏，与《放言诗集》存。学者称“霜崖先生”。(《讷斋真稿》卷首)

嘉庆《澄海县志》十八《循吏传》：元汴口讷，寡言笑；而刚直负气，事多直行其意，以此不容于时。其文如其人，崛强自喜，不顾绳墨，而豪气奇荡，识者有取焉。所著《放言》、《烬言》、《和陶》、《霜吟》诸稿。后长洲惠士奇视学广东，序刻其文，谓可以疗俗之外腴中枯者，士论韪之。(宗颐按：惠氏半农所刻《岭南三家文选》，乃取霜崖及胡方、梁朝钟三家制义，非杂文。)

宗颐按：康熙《潮州府志》九，《古瀛诗苑·前集》一载元汴所著集，并作《霜山堂集》。冯奉初选其文，称《霜崖集》，朱氏刻其诗，则作《霜山草堂诗集》，疑冯、朱所题，非原集名，今依《府志》及《诗苑》。又《阮通志·艺文略》著录作“雪山堂集”，“雪”字乃“霜”之误。

姚氏喜臣《溪云庐诗集》　　乾隆《潮州府志》二十九《文苑传》。

未见

乾隆《潮州府志》二十九《文苑传》：姚喜臣，字钦飏，潮阳人；于书无所不读。崇祯间拔贡。鼎革后，绝意仕进；庐先人墓侧，日夕哀吟。海内知名士，咸悲其志，为诗，清峭突兀，如其人。与程可则辈，往来唱和。著有

《溪云庐诗集》。（嘉庆《潮阳县志》十六同）

锷按：程可则《海日堂集》，有《罗浮歌寄赠姚千子》诗，见《粤东遗民录》，千子疑即喜臣别字也。

宗颐按：姚钦飏《溪云庐诗集》，未见传本。《潮阳县志·艺文门》录其诗有三首。其《游东岩》一诗，犹及与杨钟岳太史唱和，则钦飏当殁于康熙时也。

〔补〕陆氏宽《诗文稿》　　《回风草堂诗集》。

佚

〔补〕康熙《饶平县志》八：陆宽字元瑜，榜名子林，中万历庚子举人，任永福知县，卒于官。

〔补〕道光《广东通志》二百九十四引《湖南通志》：宽初官善化教谕；工诗文，问奇考业者，履满户外。辑修县志，笔削精严。

宗颐按：陆卿《回风草堂诗集》，有七律一首，题云："先子诗文稿数卷皆自订手录者，携之笈中。方拟编刻，忽西江遭变。舟中所有概不可问。而诗文稿，家中别无副本，每一念及，怆然欲绝。"诗云："微躯幸免欲何为，痛恨遗编散水湄。聚草懒封刘子冢，沽名厌刻杜家碑。奇文应有神灵护，失路偏遭鬼物嗤。不肖如予甚豚犬，父书莫保枉称儿。"卿乃元瑜仲子。如诗所云，则元瑜旧有诗文稿，今据补录。

又按：陆宽有《邀吴过庭登凤山》次韵七律一首，见雍正《张志》。（诗云："浊酒相邀亦可留，新衔曾号'醉乡侯'。浮村剧雨霏霏入，绕郭春涛细细流。移榻孤峰因上巳，开樽千里共瀛州，年来戎马西南急，座有张衡说《四愁》。"）

陆氏卿《回风草堂诗集》

存　　旧刻本（澄海蔡氏藏）

朱伯莲《序》：古有以钓传者矣。任公子犗饵十牛，纶世贝北海，引巨鳞而出之。事涉荒唐，不具论。他如磻溪严濑，一大其绩，一高其风，千古仰丰轨焉。然其事传，言不传也。近有韩江陆汉东隐于钓，而以钓传其言。韩

江为昌黎所刺郡，故地以人传；不独地传，其言亦与俱传。然吾闻昌黎先曾谪阳山令。考其遗躅，有书钓台石存焉。为政之余，辄咏而钓，盖吏隐者也。汉东之学之才，仰追昌黎，而遭时不偶，浮泛踪迹，亦复相近。今读其《钓者言》，非言也，诗亦然，诗言志，亦言也。每讽一篇，苍凉深浑，寄托无方。至其任放不羁，真有犗牛贯海之意。若夫气格孤回，声出金石，海内诗家，固已久有同好也。异日者，或璜玉磻溪，或羊裘严濑，汉东必居一焉，皆可传也。至若小隐钓，名贪饵丧，实汉东不为。余隐处九江，俗尚渔佃，余亦渔人也，唯渔知钓，故钓者有言渔，宜以言引之。南海社盟弟朱伯莲谨弁。（宗颐按：此篇原作《汉东钓者言引》，疑《钓者言》系别一集名，以今《回风草堂诗集》，冠以此序，姑仍之。）

〔补〕饶宗颐《跋》：陆卿《回风草堂诗集》一册，无卷数。即光绪《海阳县志·艺文略》著录之《陆漾波诗集》也。漾波为陆卿原名，卿又字汉东，永福知县陆宽仲子。所著诗集，有四种。此《回风草堂集》，为其最先成者。别有《放言集》一卷，与陈岱清、胡豹生、陈园公各出新意，次元白原韵作也。《夏草》一卷，己亥四月入珠江至六月杪所作诗文也。《吴越百吟》一卷，则辛丑游吴时所作也。汉东以明季孝廉，入清不仕，携家作汗漫游，风流自赏。善书，能奕，又工诗，所至名士辄与流连。如新城王渔洋，桐城方尔止，皆其交好。《回风草堂集》中，有《赠别王贻上》五律一首，其与尔止赠答诗尤夥。然方氏《嵞山集》中，有《寄怀陆汉东》诗，而王氏《带经堂诗集》无之。即阮亭所辑平生师友之诗之《感旧集》，撮录至三百三十余人，而亦不见有汉东名，是则可异也。

宗颐按：此书《古瀛诗集·前集》一、《阮通志·艺文略》八，作《回风草堂集》，无诗字；又光绪《海阳县志·艺文略》，则作《陆漾波集》。今据刻本著录。

〔补〕《渫园草》　　雍正《海阳县志》十一《文集》。

未见

〔补〕瞿龙跃《序》：嗟呼！祝蜾而似狖之蜾也，况不似乎？余为不似者，怪固矣；更为似者怪，怪其不能自蜾也。今天下诗人不少祝蜾者也；不少祝蜾，而似不似者也。余欲去其甑釜耳目之习，易以山海胸臆之观。然一人为之，不若立同志而共为之。壬辰走南海，得韩江陆子汉东其人。陆子曰："蟹

可龙，不必目；雉可蛟，不必指。”瞿子曰：“枫变人情，将生女化石，情将死，两人相视莫逆矣。”天下人得余两人之说，不独可以言诗，并可以入道。不然，下士闻道大笑，余虑招氏之琴希声也，嗟呼！楚武陵社弟瞿龙跃天门拜手题。（雍正《海阳县志》十一《文集》）

宗颐按：濼园为陆卿别业。卿有诗云：“小窗幽且洁，高卧是良谋。开掩炉烟定，风来花气浮。松阴三径寂，竹响数竿秋。剥啄伊谁子，名僧一剌投。”又有《久客还濼园》诗，今不录。考光绪《海阳县志·古迹》，有濼园名，而未详其址。

《吴游百吟》

存　　原刻本（天啸楼藏）

陈衍虞《序》：古来清庙明堂之什，典制非不煌然；然使人正襟庄对，譬听古乐，几于白日欲卧。大都可传者，劳臣思妇，征夫行役之作为多。盖其感物触事，以嵚砢骚屑之情，舒其牢落怫惘之气。思险则致孤骞，调苦则韵哀澹。至所以然而工，所以然，工而必传，即作者不自知也。吾友汉东当士衡入洛之年，便蜚声词囿；乃蹭蹬名场，渐且头发种种。辛丑之役，至彭城，染恙，遂命棹南返。沦落之悲，迟暮之感，益愀愀不自禁矣。是役也，涉彭蠡之鸿溶，泛江淮之澔溔。风雪载途，尘砂障目。或观光志士，联辔并舣；或夙昔石交，班荆道旧；或怀伊人于秋水；或寄邈思于山河：发情舒声，公颜吐沈，我乌乎测之！仆曾三序陆子之诗，每见必进，而加上青莲夜郎浣花叟夔州去，陆子何必有间，夫游不期于吴。而竟止于吴；百吟不专乎吴，而概统之乎吴。征夫情况，比劳臣思妇，益凄然不堪再读矣。虽然，予尤有恨。昔苏栾城应试偶病，主者白于朝，展期二十日待之。汉东抱子由之才，竟无展期待我汉东者，致趑趄周道，行行且止。吾悲古今怜才之人，不相及矣。仆本恨人，对斯住集，不觉拊心三叹。里人年家同学弟陈衍虞园公题于西园之似楼。（《吴游百吟》卷首）

林崇履《序》：张燕公谪岳州，诗益凄惋，人谓得江山助。王子安次马当，扬帆东下，一夜七百里，天风相送，遂达南昌；迄今“落霞秋水”之句，侈为美谈。自古文人才士，造物每每挟之以成名，夫山水生文章者也，而文章亦可生山水。诗言志，歌永言，盖心之所之，遇物能铭，登高能赋；而况足迹之所历，眼界之所开。风雪桥头，锦囊马上，□无触景兴怀，抽思索句，

以增重夫山水之声价也。□吾友陆汉东，年少领贤书，早已窥《四库》之秘藏。凡词赋碑铭之类，靡不殚精；而于诗尤匠心独妙。数奇不遇，日以苦吟为事，功名富贵之念泊如也。去岁游吴，徜徉于二十四桥，困厄于九十九峰之间。感风景之顿殊，怀朋好以如渴。往来哦咏，共获百首；予取而读之，见其炼字炼句，掷地金石。虎丘晴晓，不足拟其丽；钟山风涛，不足当其奇；秦淮夜月，不足比其清：真所谓咳唾珠玉，吐纳风云者也。夫诗不穷不工，工不游不显，工矣，显矣，而不于名山大川，而其诗其人亦不能增之以为重。文章生山水，汉东其可语于斯乎！昔刘梦得《金陵怀古诗》，先得骊龙珠。《吴吟》刻成，邮致吴中士大夫，予知鳞爪无用，亦当为之罢唱矣。三山同学弟林崇履题。（《吴游百吟》卷首）

魏书《序》：诗必原本三百篇，何也？古人性情之所感发也。性情得其和平，而事有邪正，因是感发而有言，故言必有事。而其所寓者，必见性情。今之诗，吾窃惑焉。其上者，规模前代名高，语必求肖，调必求合，遂以为得其所据。夫纵尽肖前人，则前人既已自肖之矣。下则修字句，摭古事；甚且以帖括之法，绳短长。云某事切不切，某字句工不工；而其所言之邪正，性情之和戾，置焉不讲。粤之东其风特雅，以余所深接，为黎美周、杨伊水所耳熟，为陈玄公、陆汉东、姚六康、程石臞、释一灵；晚乃得与陆子汉东交。汉东之诗，其去古今人如何？吾不言；其诗之邪正如何？吾不言。今之人难与言诗也，姑言其为人；其人修髯而皙，美姿仪，无疾言遽色；对子弟臧获如友朋。琴尊图史，不撤左右，闻一知名士，必获定交方已。或限于时地，心口不忘；非端士，虽不远之，亦未尝近狎焉。自韩江遭劫，挈家流寓，当悬鬲断烟，汉东中有所得，患难饥寒，若不知。嗟夫陆子！《易》称“履道坦坦幽人”者非耶！其为诗也，必指其事；其言事也，必洞见其性情。而读汉东之诗者，但终其篇，已居然一陆子立吾前，其真得三百篇之准者哉！去腊汉东之吴经二水，访余不值，寄近刻数种；余方拟为之序，未果。迨游吴归，复从二水访余，适与余值；两人握手道故，快不可言。因出《吴游草》示余；余旅次挑灯细读，觉与前《回风》、《放言》诸集，性情声调，更进一境。汉东于此道，殆承蜩弹丸之候乎！汉东之言曰：“余兹游也，及吴而止；拟以《吴游诗百吟》质诸同志。”余曰“善。”临别立为之序。辛丑蒲月，宁都同学弟石床魏书题。（《吴游百吟》卷首）

《夏草》　　《古瀛诗苑·前集》一。

存　　原刻本（天啸楼藏）。

汉东《自序》：《夏草》者，钓叟自四月入珠江，至六月杪诗若文也。所得何？仅日饮荒其一，奕荒其一，病荒其一。此不过午梦醒余，月庭茶罢，技痒偶触；如候虫之自鸣自止，弗计工拙，以入耳取悦也。钓叟居无屋，蔬无圃，惟奇云当怪石，密荫当高轩，北窗当南面，长日当小年耳。夫前乎者，伤钓叟既吊蜀魄枝头，舒衫受落花矣；后乎此者，悲钓叟将携楚词江上，拂剑看芙蓉焉。客曰："子不可语冰。"叟笑而答之曰："余不因人热。"己亥立秋水日，陆卿汉东父识于大隐庵之竹亭。（《夏草》卷首）

陈衍虞《序》：夏者何？南任也，兴也；斗指午天下无不任兴。吴季札之言曰：能夏则大之至矣。文人上穷天根、下入玄渚，皆一心为之。心位乎火，火炎上，是故文心与夏最近。汉东自吾里入羊城，与予辈旗鼓相当。适当九暑，唱酬既多，自汇一册曰《夏草》，志时也。其中因物赋形，肤合寸并，峰岝而嶀垒者，似夏之云；蔚蓊菱葤，吐芬扬荣，插壒而拂宵者，似夏之木。鲜则夏荷，韵则夏蜩，缛则夏董；骈驿聆磕，金铁皆鸣，又若夏雨之骤至。予读之，但觉耳后风生，鼻尖火出，盖温如挟纩焉。虽然，其轻盈韶秀，则不啻娇莺百啭，嫣红千葩，几使渔郎问津，忘其出路，殆三春之色乎？至于肉铲而骨棱，虚生而滓去，别有潦尽潭清，岛瘦郊寒之况，则秋冬之气备焉矣。予将藉冰丝袇，拂龙髯，婆娑其下十日也。同里年家社盟弟陈衍虞题于禺山欲可堂。（《夏草》卷首）

《放言》　　《古瀛诗苑·前集》一。

存　　原刻本（天啸楼藏）。

詹换绿《序》：屈平既放，遂作《离骚》。骚者，放之始也；故非其才不放，非其地不放。读《离骚》者，仅知其满腹幽思，牢落不平，抑知《九歌》、《九章》、《天问》、《远游》等篇，皆有一段豪纵不羁，峥嵘无地，寥廓无天之意。其地放，其材亦放也。陆子汉东，耻居王后，下视沈奴，同稽、阮之风，伤屈、贾之遇。琴则时碎，履仍长穿。既放之以材，又放之以地，因又放之以诗；故其为言，既缤纷而繁饰，亦块垒而悲思。或哭或歌，无端无绪。惨郁郁而不开兮，蹇侘傺而含蹙，盖诗也而骚矣，元、白云乎哉。晋水社盟弟詹换绿题于昨宿处。（《放言》卷首）

《古瀛诗苑·前集》一：陆卿字青芷，一字汉中，饶平人，崇祯举人，有《回风草堂集》、《夏草》、《吴越百吟》（宗颐按："越"字当作"游"）、《放言》诸稿。

〔补〕康熙《潮州府志》九：陆卿风流轶宕，声气半天下，原名漾波，中己卯举人。善诗能草书，吴茧雪太守序其诗。以行卒于广州。

《韩江闻见录》一：明高士陆竹溪有苗裔，为孝廉汉东先生。长于诗，与王渔洋相投契，尝珍藏一砚，乃南汉时物，见《香祖笔记》。予又尝见汉东集，其题古松句曰："矫矫岁寒姿，独存天地骨。"殆不失先人风矣。

锷按：汉东陆孝廉卿，乾隆《潮州府志》，康熙《饶平县志》，光绪《海阳县志》并有传。

郭氏之奇《宛在堂文集》六卷　　光绪《揭阳县续志》四。

存　　旧刻本（揭阳郭氏藏）。

黄道周《序》：汉人敦尚文章，慎教令，每一纸书未颁播，必使诸文学奇丽者讨草，然后乃出。朱博武吏也，其所传教，虽数行，皆跳踔可观。黄霸以循良人拜，声名少损，亦疑其文采不逮前人。郭正夫读书东观，以秀颖越其行辈；及在议曹，综理碎务，与馆伴语咸博奥条达，为外国之所传诵，又方韶年，励志圣贤之业，俯视华侨相如辈为灶下隶人。于时天子方贵吏事，不以文采责公卿。正夫亦慨然以为华容、青神，修能所屈，远出长沙，而上譬之驺虞，不作圈厨。虽其性然，亦有所不为也。正夫既以学宪治建中士，益好古，绣补龙骨，烂然比屋之下。会渔梁盗起。正夫手握两印，朝驰浦城，暮歼其渠首，而归江右诸郡。又方怵风鹤，藩府仓皇，利用迁国。正夫身佐抚军，握一旅，西扼杉关。七建之士，用有底定。向令正夫身坐石渠，口嚼藕汁，手弄柔翰，即日赋百韵诗，批敕十数道，其所成就，岂可令华容、青神见之哉？即使朱博在此，劝令持归，俟圣明出，亦嗒然未有以对也。故如正夫者，所谓备体用适于通变者也。今世摧颓，人才愈下，文吏不武，坐为宵旰所轻。诚得如正夫三五辈，张维振纮，天下廓然，何必诵蒹葭而愁苍霜乎？年家治弟漳浦黄道周石斋题。（《潮州耆旧集》三十三）

冯奉初《潮州耆旧集·郭忠节宛在堂集题辞》　（《潮州耆旧集》卷三十三）（不录）

光绪《揭阳县续志》四：明大学士郭之奇《宛在堂文集》六卷，内分七集：曰《与客纪言》，曰《视学申义》，曰《摄臬陈争》，曰《代兵小称》，曰《剿防合纪》，曰《巡建览要》，曰《视学报政》。

《宛在堂诗集》六卷　　光绪《揭阳县续志》四。

存　　旧刻本（潮安饶氏天啸楼藏）。

之奇《自序》：忆年十五，帖括之余，间学声律；呼夏虫而语冰，执井蛙而问海，必也为他日羞，诗成辄弃，宜矣。既七年读书中秘，与曹允大、方肃之、刘胤平、徐九一、金正希诸同馆，花砖马背，连裾振響，扬扢风雅，思不懈而至于古。及休沐抵里，得冯令如陶令唱酬不辍，始有《马上》之刻。丁、戊、己、庚历四载，为诗三百一，再削稿，存三之一，由今观之，少年气真狂，有意与春竞，彼一时也。灾之木，仅志少作，辛未浪游，自虔江抵白水，江山闻见，岁月师资，舟中独对，如长日加益焉。流洄频溯，遐心聊聊，一吟一咏，不与人事相接。虽才思疏阔，鲜达词源，而晴川芳草，烟波使人诗之性情大可见。壬申家食，独寐寤歌，爰有《遂初》之吟，亦惟吾友宋尔孚、谢儒美，披衣朝夕，析疑赏异，志相勖也。此诚得意余外，徒缤纷耳。由此而落影冰天，含香粉署，洎夫桐汉水，歌鹿嵩河，历癸酉、甲戌、乙亥、丙子，有感遇骈怀，立言秋思之作。数戴孤愤，间多嵚崎历落之响。前辈文文起，乃以余出翰林官祠部，凛然钦其风范，谓诸作为不考大业，而黄可远则曰："仲尝顷方不得意于词林，诗宜稍阻，顾益勇为之弗衰，古诗之复，其以仲尝为功首。"二先生之意，夫各有所重也。嗟夫！人自负诗耳！官能阻人哉！一阳发阴，气含公鼎，彼沧海千秋，朱鸟名系者，果何人欤？余是以散古史于左右，置风骚于后前，起作者于千载，求得失于寸心，心几疲于弱岁，其益励于来兹也。乃不幸而有何恃之哀，罢蓼居庐；继而分荆怆魄，余挂伤魂，阅丁丑、戊寅、己卯，诗不能半百，总附秋思之末。然闭门一室，破涕为歌，新诗改罢自长吟，非苟焉而已也，庚辰出谷，携小草入长安，则有前辈蒋八公、黄可远、王觉斯，吾友宋文玉、方肃之、徐九一，一时星聚。诸君子皆以诗伯雄海内，金薤之垂琳琅，宝光之烛牛斗，互相映也。余不揣实，左櫜右弭，与之升昆仑，蹑姑射，罗缕根角，挈携陬维，属思微茫之表，移情窅寞之中，于戏盛矣！八公之叙余曰："《萤芝鹦鹉》诸赋，几掩江鲍五言古《咏怀》，何必减嗣宗、元亮，《湖江》八律，逼似《秋兴》、《淮南王》诸乐府。置汉人中，殊不可辨"。嗟夫！余诗何能及先生言，而吾友文玉，乃历取前后诸集，次第手评，以证工力之疏密，气候之浅深。余用以劝志，且相读书，自是而视学七律。诸同人若惝恍有失者，读肃之、祖余之诗曰："簪裾满京华，斯人独凭轼。"九一之诗曰："拓落君特甚，风骚自千古。"何言久悲也！驱车而南，以近作示琴张子公亮；公亮辙抚然为问曰："吾于海内罕所

低首，读先生近集，而知吾家句曲三峰，或未能与揭岭争高下。”於戏！“文章有神，交有道”，余方悲离索于尘风，而复倾怀抱于白云，有以也。辛壬癸甲，矻矻铸人于八闽，邮筒所至，辄闭目不敢视，微黄、幼冲先辈贵孤骞之凤羽，谒冈梧之云物，斯道昆源，其不悲芜没于暮芳，嗟荟蔚于朝脐者，鲜矣！先生之赠余曰：“巨秤出袖间，雄风播海内；约此玄冥籥，以作昭明𫐓。”又曰：“先生秉文珌，遂与六子绩；以尔伯夷风，焕为多士勖。”即以此言赠先生也。可乎？《闽辞》诸作，每篇之中，辄寄意焉，余之情亦既见乎！亡何，而国难遥闻，攀髯长痛，疲津息影，避阱于乙酉，陷邑于丙戌，悲何怙于丁亥，于戊子，四载幽思，愁叹苦神，永怀自广，总标之曰《素得》，中列“九九篇”；则自揭陷至脱身，为日九九日，各有诗志厄也。若夫蝉蜕戈革之中，低昂舒戚之际，囚神鬼于幽玄，弄鲸鳄之牙尾。每于惨淡经营之中，辄存潇疏旷远之意。倘所云：“素位而行，无入而不自得者。”以素得诗歌欤？抑以诗行素欤？光华复旦，负羁绁于肇、梧，绵蕞之余，稽古是力。由戊子而己丑而庚寅，漫赓复旦之篇，一之日口氛再播，辛巳、壬辰，两粤胥沦。由癸巳及辛丑，九载驱驰，东西迭哄。自避地南交，及修矛东士，复有《海上》、《所思》、《徂东》、《稽古》、《瞻云》、《陋吟》、《巢居》之什。是惟榛苓系目，涯角惊心，长歌远望，间以溪囊当纪事；所冀回板荡于疾风，成中天之日月；海内同声，相逢梦寐，或有存者，执手而游汗漫，披腹而呈阖闾，其以是日乎！於戏！兵兴以来，诗亡道丧，有由然矣。回念昔者，如影海，如化城，如无何有乡。故姑取前诗保残追轶，次第篇列，未及前贤，更勿疑也。嗤点流传，复何畏乎？李、杜文章，垂光焰于万丈；卢、王翰墨，存体制于当时。今之学古人者，亦各有能有不能也。余不能绮丽陈、隋，仰齐、梁之后尘于千载；亦何必模棱汉、魏，失邯郸之故步于平生。然则今日之次第诸诗，宜自见乎其已及者，而劝乎其未及者可也。大雅不作，真滥谁分；我法孤行，甘苦自诣。余不及古之人也；如见其不及而不止，於戏！其稍益也哉！总先后诸诗：曰《马上》，曰《舟中》，曰《遂初》，曰《感遇》，曰《骈怀》，曰《立言》，曰《秋思》，曰《出谷》，曰《闽辞》，曰《素德》，曰《复旦》，曰《海上》，曰《所思》，曰《徂东》，曰《稽古》，曰《瞻云》，曰《陋吟》，曰《巢居》，凡十八集，诗二千八百四十首，赋三篇，箴四首，铭十首，词十首，琴操三阕。自丁卯秋至辛丑春，凡三十五载。前后序评，则前辈董公其昌，李公孙宸，何公吾驺，陈公子壮，文公震孟，黄公道周，蒋公德璟，倪公元璐，傅公冠，王公铎，文公安之，黄公景昉，友人冯君飙，宋

君玫，刘君若宰，何君瑞征，曹君勋，方君拱乾，徐君汧，金君声，姚君思孝，朱君天麟，宋君兆禴，王君化澄，邹君鎏，罗君万杰，夏君允彝，张君明弼，张君家玉，谢君宗錝：凡三十人，其中品次独详，心心明勖，则八公，可远，文玉，肃之，允大，九一，公亮，儒美八君子也。时辛丑春日，揭岭诗人玉溪子书于南交山中。（《宛在堂诗集》卷首）

董其昌《序》：古人有言："学而从政。"未闻以政学也。词林庶常之称诗，以政学耳。岭南诸君子，若丙戌之林公承芳，己丑之区公大相。□□颛门名家，皆以诗名，为木天重，乃竟不能以诗昌其官，世多为五岳方寸。林公予不及交；而与区用孺年谊最善，见其终日苦吟，虽对客不辍，又诗人主长安游大人者，必以为归。用孺邸舍去执政接街，每豪饮即歌呼拍案，邻若无人。且分韵赋诗，漏下三鼓，客始散去。用孺熟睡至日可中，词林先辈过从鲜所延接，以是失骥。用孺无党，遂困乏耳！余闻林公在馆失骥，状略相似。嗟夫！人自忌诗家耳，诗何负于时哉？甲戌三月，区孝廉以集视予；予方快读一二卷，而郭礼部亦以诗集至。礼部先为庶常，以诗颛门名家，而承明著作之林若靳焉；甚矣，其有类于林、区两公之遇也。予方趣装上道，未及卒业礼部之诗，而书岭南与馆中旧事以志慨如此。礼部大有不朽之业在，必哂为浅中语，予无以辞。甲戌三月七日，华亭董其昌书于宛西耶中。（《宛在堂诗集》卷首）

文震孟《序》：余性落穆寡交与，而独于海内贤人君子，有水乳之投，不自知其声气何由联合也。戊辰诸馆丈，余独有意于岭南郭仲尝之为人。初见辄许为曲江流亚。同社徐九一又盛称其趣操；一再握手，本及卒交。仲尝方请假急归，余亦以休沐还山。及今再入都门，则仲尝已出翰林，官祠部问其所以，益使人凛然钦其风节，喻自许为不谬知人。及观其所为诗，日有程，岁有课，富有日新，闳中肆外，可几不朽大业。而力追大雅，不逐时趋，又与其人相映发也。仲尝年甚少，骨甚正，所成就何可限量。立言一途，固不足以尽之。若云承明著作之林，抑又不啻苍狗腐鼠焉矣。甲戌五日，长洲友弟文震孟题。（《宛在堂诗集》卷首）

曹勋《序》：忆与肃之、九一、仲尝诸兄弟，芸窗连席，相聚必称诗。余笑谓肃之曰："而毋以其诗傲予也。而美且髯矣；仲尝甫弱冠，双眸炯炯，诗若夙成；行十余年，及子而犹能以诗傲予也，予当贺子。"别且数载，仲尝之称诗日益上。自岭及江，由舟而陆，辄然而啸，凄然以悲。意飘云物之表，思入山水之微。凡予足迹所未至，读仲尝诗，了了如耳目所曾经；又一一如

襟怀所欲写也。流连清邵之响，忽惊对属之忙。约略评次，大约神情似供奉，风格本右丞。而韵致渊穆，气骨苍凉，又骎骎乎凌鲍、谢而驾高、岑。子美有云："破的由来事，先锋孰敢争?"由今追昔，辄自诩前言不谬。驯而至乎毫发无遗，波澜独老，以今证后，不益宜持斯论为仲尝近诗卷，为吾辈他日程乎？今观其启先祠，罗亲友，缱绻一堂，蜘蹰江上；假令肃之高卧画溪，骤聆斯语，睹健妇持筐，佳儿绕膝，必不作此面孔相对。可见言之善感者，必有感人于未动之先。肃之其来乎？肃之诗令人喜，仲尝之诗令人愁，余不禁愁矣。湖西年社弟允大甫曹勋题。（《宛在堂诗集》卷首）

方拱乾《序》：诗有神有骨有肉。神欲峻，不峻不尊；骨欲坚，不坚不严；肉欲理，不理不粹。顾骨与肉恒不自为致，而听所司于神。神者，骨肉之聚，而才与学之所酝成者也。李供奉淋漓宝袖，千古犹香；少陵独微讽其不细。孟襄阳如枯梅瘦鹤，一字一句，皆具潇湘；至读其结处不振，转处不旷，未免气抑。抑尽说者，谓李患才多，孟患学少；而不知才少亦能骨，学多亦能累肉。两公未必受两公之神，则翛翛在骨肉之先。可见以才归骨，以学归肉者，未可与言诗也。我友郭菽子，于冰衙兄弟行中，年最少。自诣在千古以上，为棱棱须眉，人所不逮。所工不独诗，而于诗更笃，长安冰雪马背间手一编，孤吟苦哦，如与古人对觌而嚼其髓。及落笔为诸体，体必肖，肖必工，工必独成其致，而不袭不离。允大尝谓"英气如其人。"九一亦曰："惟清极乃能奇。"可称菽子诗知己矣。昨年江上题书，以新诗索予序曰："近益不喜读今人诗，只苦心读古人诗。及读肃之诗，肃之其今人为古人诗者耶！夫予何敢望古人，而菽子于古人之诗意已大可见。盖古人之骨之肉，各自为具，而神则千古，诗人所共也。诗从陶、杜而下，开帙悠然，其高奇宏远之句，人能指之，为孰晋，孰魏，孰'初'、'盛'，孰'中'，晚而偶一会心之微觉，有不可告语人；即告语人，而人不我茹者。何物神也？神不在才与学，亦在才与学；惟具其神者，诣之耳。"予久欲序菽子诗，未克成。今年来黄山，复得菽子诗。字字皆心直逼陶、杜，菽子盖以神理为诗者也。今人摸面涂脂，并肤且不得，况肉乎？骨乎？神乎？此予之所以不轻许人，而独醉心菽子，非谀也；乃姑就黄山与菽子言诗。黄山一片嶙峋，如彝鼎斑驳而成，当是骨胜；虬松鹘桧，练碧招提，宁又非肉胜。然于最高峰或晴或雨，一望千里，灏气如影海，如梦国，如缥渺虚无乡，则黄山之神也，予愿与菽子共禀以勖诗也。壬申六月朔。晋州年社弟方拱乾题于天都峰之左。（《宛在堂诗集》卷首）

光绪《揭阳县续志》四：《宛在堂诗集》六卷，内分十九集：曰《马上》，曰《舟中》，曰《遂初》，曰《感遇》，曰《骈怀》，曰《立言》，曰《秋思》，曰《出谷》，曰《闽辞》，曰《素得》，曰《复旦》，曰《海上》，曰《所思》，曰《徂东》，曰《稽古》，曰《瞻云》，曰《陋吟》，曰《巢居》，曰《内文》。

锷按：郭之奇由庶常假归，筑堂，所居四面环水，取《诗》"宛在水中央"句，名堂曰"宛在"（见《遂初集·宛在堂即事诗序》），遂以堂名其集。此集刻于清初，传本至为难得；今惟揭阳郭氏，尚有诗文足本。余家所藏，仅得诗集残本四册。其诗编年排纂，分十九集，前十八集，自《马上》至《巢居》，据《自序》，乃忠节手自编定。其《内文》一集，起辛丑八月忠节被执，迄壬寅八月就义所作，凡二百七十余篇，则后人编刻全集时，录以殿《巢居集》之后，合为十九集者也。忠节诗文，博大典赡，董、黄各序家评，已备。致推扼；至其平生大节，余于《稽古编》条中已略加辨正，兹并不复赘云。

宗颐按：郭忠节所著诗文，《阮通志·艺文略》八仅题《宛在堂集》，不分诗文卷数，光绪《揭阳县续志》始据刻本著于录，今从之。

又按：据忠节《自序》："及休沐抵里，得冯令如陶令唱酬不辍，始有《马上》之刻"，似《马上集》初曾单独刊行者，又《忠节集》中有《怒流草自序》，《初瞻集自序》，《马上集自序》，《九九篇自序》，《陋吟自序》，此数集想皆备于《宛在堂诗集》中，今不另加著录，至其序文，具见《潮州耆旧集》三十四，不备载。

别　卷[1]

集部别集类

清

郑氏茂蕙《雪净斋诗文集》　《阮通志·艺文》，《古瀛诗苑·今集》。

未见

茂蕙，字日扬，一字百厓，饶平人，崇祯壬午举人。清初开建教谕。

李氏国栋《锄云山房文集》　《阮通志·艺文》。

未见

国栋，字兆梁，澄海人，顺治辛卯举人，新贵令。与陈园公、余嵋州相唱和。

郑氏匡夏《元白草》　《阮通志·艺文》。

未见

匡夏，字彤右，揭阳人。顺治甲午举人。

---

① 本卷由校者据饶宗颐先生所纂《潮州志·艺文志四·别集四》依本志体例重整，以补原稿佚阙，使成完璧。

萧氏翱材《松存轩文集》二卷、《诗集》七卷　　《阮通志·艺文》，大埔《温志·艺文》

阙　　《椒远堂诗钞选》。

翱材，字匪棘，号右溪，大埔人。顺治戊戌进士，巴陵令。

《咏史鞬音集》二卷　　《阮通志·艺文》，大埔《温志·艺文》。

存　门人吴成象注，仅刻上中二卷。

陈衍虞《序》云："史之继经而起，自三代已然。学人上下千古，眼界自宽，探颐摘微，意见各出。一代作史之手，与千秋读史之目，精神盖刻刻相关也。何者？载笔敷文，只凭记注，别有不欲书，不忍书，不敢书之隐，留以待后人幽索于纪志表传之外。譬玉埋崟山，逢匠石而始剖；剑号'巨阙'，遇薛烛而发铓也。古今善读史者，指不胜屈，若随声附和，臧否随人，纵掷金戛玉，犹老生常谈耳。予少时读钟伯敬先生《史怀》，服其冷眼幽心，别辟异境。今残帙无存，然每披廿一史，未尝不思退谷也。吾友右溪，负异敏奇能，早题名慈恩，继弹琴望县。舒啸公余，珠琲盈箧，楚人竞传之。一旦挂冠神武，种瓜青门，户满问字之车，堂启扶风之帐，搜讨益富，研索愈工。八比宦稿，既幽奇创辟，乃自循蜚以下，南宋以上，见忠佞贞邪，扶轮覆辙，及一切可惊可喜之事，莫不推敲尽致，标题立义，缩以五言，或比事相衡，或单辞定狱，古人所不欲书，不忍书，不敢书者，如燃犀照渚，风霜入毫，史家门户，炜然一新。至音节之古，章法句法之老，可以上追《十九首》，俯视四唐。昔左思诸公《咏史》之作，诗城已坚，吾右溪以偏师捣之。太冲有知，当衔璧待命于军门矣。"（《莲山续文稿》）

李氏应甲《博学古斋集》　《阮通志·艺文》，潮阳《周志·艺文》。

未见

应甲，字凤山，潮阳人。顺治辛丑进士，利津令。

陈氏衍虞《蔚园文稿》四卷　海阳《吴志·艺文》著录。

存　道光丙午补刊本。

陈氏，海阳人。《阮通志·艺文》作七卷。

《自序》云："忆癸巳夏，予乡寨为土寇所破，诸所撰著尽毁于贼；惟《尔尔草》一集，老妪于贼退后，从草莱间拾得，一似有物呵护之者。是秋九

月，予郡告陷，图籍篇什之在郡斋者，又毁于兵。时四壁荡然，蹙蹙靡骋。值海上氛恶，人情危疑，予乃走长安，乞片毡以长禺士，屈指于今六祀矣。六年中，谬以文字受知于要路，笔墨之役，多所见属。迟之又久，楮帙遂繁。及门诸子，相与裒而成集，大约代言居十之九。夫既代矣，集古今徽行绝轨，尽割以相奉，必求有当于代者之口，因以快足乎求者之心。其人而簪绂，则事事皋夔；其人而兜鍪，则比比李、郭；韦素则德操让贤；介寿则广成等算。乃至从事声韵，便得谢朓颜峻之美称；一属坤仪，动拟巴清、马媛之淑德。等而上之，皆作是观。其享我文，无愧与否，予总不计也。往哲自云：一生作碑文，惟郭有道无惭。况谫谫如仆者哉！刘叉持韩退之金数斤，去曰：'此谀墓之物，不如与刘君为寿。'予不善谀，不得不代人之谀。自笑砚田荒俭，无金可偷，然闻善而信，称说勿绝，其犹行古之道欤！若夫文章一事，寒木春华，势罕一致。古人所谓绚烂之极，还归平淡。予实欿然有愧斯语，得失自知，不足为外人道也。岭海陈衍虞园公氏，自识于羊城西园之似楼。"

宗颐按：今所传《莳园文稿》四卷，共二册，《詹言集》一卷，一册；《捉刀集》三卷，一册。《詹言集》有侯良翰序及园公自序，题南海程可则周量、汉阳王世显亦世评阅。《捉刀集》有吴百朋题辞一首，题海昌查继佐伊璜、汉阳王士乾怀人评阅。《阮通志·艺文》谓园公所著文集为《莳园稿》七卷，盖误合《莲山续文稿》三卷，遂为七卷耳。海阳《张志》本传：文集尚有《捉刀草》、《历试草》。所谓《捉刀草》，即《莳园文稿》之一部。《历试草》，陈先达谓未授梓，毁于兵火。而园公《自序》称"癸巳夏，予乡寨为土寇所破，诸所撰著尽毁于贼。"是《草》想必散佚于是时。按《历试草》乃园公试艺。尹治进谓"园公壬午闱墨，余酷好之，想慕十年。"（见《禺山草序》）则其文必大有可观，乃未刊而被毁，可惜也。

《莲山续文稿》三卷

存　道光己亥补刊本。

宋嗣京《序》云："郑子产有云：人心不同，有如其面。余尝谓文品不同，有如其心。文以品见，而文品以心见。清奇瑰伟，高旷随之。文章品行，吾儒之大凡也。譬如清夜钟声，本入人耳，而声声自在人心，击者听者固不一，而钟声一。又如月之映万川，水之分百派，月与水固一，而万川百派不

一。夫眼界不大者，词不高；阅历不深者，文必浅。少陵蜀川诸作，东坡海外文章，虽悬之国门，千金不能增减一字。故渐老渐熟，乃归平淡。旨哉言乎！余不禁读园公陈先生《续莲山文集》而有发也。先生理学渊源，潮海之望。日据百尺楼头，以写不刊妙论。窥其微直，欲留不尽之经术于作吏之余，纾无隐之行藏为百世之则，至于谥竹铭荷，题崖跋石，剩枝耳。乃知卫武公箴儆国中，曷足耑美前人，而碎琴邀誉，公家所不屑道也。余作令有年，日睹者簿书，耳闻者疾苦，已不能闻清夜之钟声，见万川之月，百派之水，一洗耳目之俗矣。犹幸而接先生，见面知心，读文征品。今《莲山集》具在，有取法之而已矣，遑敢赞一辞？乃先生命余序，将毋问道于盲耶。今试以语先生。不佞曩以文艺求先生序，而先生亦有尺牍嘱余序；因不揣又以拙诗之序请，而先生复命序今集。窃笑瓦砾易珠玉，余计得矣。乃珠玉杂瓦砾，如先生何？今而后凡聆疏钟之声，见水月之色，会于耳目，入于心胸，皆足以悟先生发明之妙。至若高深性理之谈，经济天下之学，具眼者当自识之，奚俟赘为！丙寅秋杪，年家同学弟西泠宋嗣京定山甫拜题。”

《昭潭集》一卷

存　初刊本；道光己亥补刊本。

亦名《昭潭杂撰》。园公令平乐时作，凡文十一篇。

彭而述《序》云：“八荒虽大，间气不常钟，其才人可指而数也。迩来称欧、韩，人号沈、宋，雏儿学语，便殃枣梨。昔人有言：‘会须将祖龙手段，作用一番，当令南山煤炭减价。’然则作者益多，其才人益可指而数也。予于当世名流，屈指岭表园公，幸作令昭潭，相去盈盈一水。寄我公余诸诗，高雅苍凉，风格独高，五言古逼真靖节，各体亦在韦、孟、钱、刘之间。至读其杂著，长篇短札，隽致扑人，大都具史、汉之气骨，而泽以唐、宋之菁华，巧不落纤，藻不伤缛。谢华启秀，望古遥集。身踞百尺楼中，可以虎视八荒，非仅寒山一片石也。予奉命将入黔，忽闻园公有贾长沙之遇，匆匆作数语慰之。文章自可千秋，不须青衫湿泪矣。中州彭而述禹峰题。”

《还山文稿》一卷

存　道光己亥补刊本。

是集有文无诗，凡三十篇，园公归田后作。

《自序》云：“仆既无用于时，冉冉老至，负兹七尺，曾端居自讼。少时

落拓不羁，浪掷流光，于偨偨忽忽，按剑频逢，禄不逮亲，恨一。中年以后，颇营学殖，浸浸窥古人涯涘。而中原鹿走，所在揭竿，窜身过虺穴伥林者十年，危机屡发，天幸苟全，千秋之谋，不敌逃祸，恨二。垂老半通，寥索一如缁素，因得其暇，稍肆力搜讨。自谓此道分际前修，去人不遥。尼山夫子有言，吾悉心其中。前有高岸，后有深谷，其视子夏之读书，有人亦乐，无人亦乐，犹以为见表未见里。况仆拾级而登，未及相轮，便思息踵，恨三。赋归以来，志力衰沮，虽圭窦闭云，而胸缠百绪。一年之内，一月之间，操觚不能数日，正以楮笔缘疏，落纸辄恐散失，思质知交，多杀青以代子墨，说在郭忠恕之塑佛也，自隐幔中，窃听人臧否，旋出更理。仆锓枣剜梨，正隐幔中。时若谓僻同鸡爱羽毛，自矜此时，尘缘万品，种种作寒冰观。又猎画地作饼之名，以计身后，老人痴顽，不作此狡狯也。桓谭有无，仆但听之。康熙庚戌六月，秋溪钓叟陈衍虞园公自题。”

《尔尔草》三卷

存　清初刊本。

是草凡五言古诗三十八首，七言古诗十七首，五言律诗四十六首，七言律诗六十五首，七言绝句三十九首，五言绝句二首，又补遗一首。盖顺治辛巳、壬辰、癸巳、甲午四年间所作诗也。时潮州迭经兵乱，自郝尚久反清，海阳各乡土寇，乘势蜂起。园公家居，辄遭毁劫，其妻亦蒙贼衄，死于平溪。是草适成于此时，故所载记乱之诗特多。首题“岭东陈衍虞园公著”有序三，题句一，附燕台偶社校阅姓名，共七十人。

《禺山诗草》

存　清初刊本。

园公于顺治乙未间任番禺县教谕，此《禺山诗草》即遴选其在禺时登临之作。诗凡乐府十一首，四言十四首，五言古三十首，六言十首，七言古八首，五言律五首，七言律八十七首，五言排律一首，五言绝四首，七言绝三十八首，共二百零八首。

陆汉东《序》云：“园公著作十余种矣，兹复以《禺山》名草，志地乎？抑悲遇也？志地则前有山居矣，然有山可居，不必志也；悲遇则前有寄愁矣，然愁有可寄，不足悲也。若夫不山而市，不居而行，欲愁不敢，欲寄不能，斯《禺山草》所由著也。园公笔采翳鸟之毛，墨服櫜鞬之胆。每脱一稿，近

远争传。自癸未蹶公车，匿影里门，越十一载，园残家破，海滨无干净土。乙未之役，当事力劝驾，乃勉就道。闱牍几得复失，以家园不堪，同人拉授冷官。不知者以园公为仕，孰知园公之心犹山也；不知者以园公之仕为乐，孰知园公之心犹寄也。予观其萧然环堵，以花柳为门徒，以鱼鸟为仆从，以研田为俸禄，以课子为比较，以诗筒之往来为文移，以名流之应酬为参谒。园公于此，泊如晏如。且米钱累贯，而日必十里买泉；酒价尚逋，而座恒三餐留客，则又似乎仕而乐者？夫诗，心声也，来清虚者必吹绝响，辞鄙吝者自发浩歌。余不知诗，亦不能言诗，但知园公未作诗前一段怀抱耳。然则谓《禺山草》即山居寄愁也何不可。同里同学弟陆卿汉东拜题。”

《北征草》

存　清初刻本。

是草无卷数，凡古今体诗一百十七首。题“韩江陈衍虞园公著，同社施闰章尚白、吴百朋锦雯同阅。”有序一，题辞一，并载京社同盟较阅姓氏十七人。

施闰章《序》云：“地之僻且远者，其钟灵也特异，其生才也不偶。岭南去中州五千余里，可谓僻且远矣，其地之灵异光怪，往往发为丹砂水银，明珠翡翠，象犀珊瑚，以及木石珍奇之属，而未足尽也，则特出而为人，发而为文词。汉武帝时，廖冲出应儒学之选，嗣后文人辈出，张曲江、余靖、赵德，其最著也。明兴，丘琼山、梁公实、霍文敏辈，皆卓然以文章名。今则高第巨公，彬往相望焉。其暂困公车者，则陈子园公。世尝谓岭南多石少人，以陈子观之，岂非今古异耶！玄公两上春官，挟其策，翱翔燕、吴、闽、越之间，文章风流几遍天下。晚遭乱离，踯躅不得志，其诗凡数变，变而益工，足以知其遇之艰，身之将老，而其言之激且悲也。夫丹砂水银，明珠翡翠，象犀珊瑚之属，得岭南灵异之一端，而不胫走天下，王公贵人争宝之；人之表灵负异，得其具体者，乃反弃之泥沙，岂不惜哉！余与玄公交甚欢，数过余邸舍。及其归也，予适卧病，读其《北征》诸草，蹶然以起，愀然以思也，为缀数语于简端。时顺治乙未仲夏，宛陵社盟弟施闰章尚白父拜撰。”

《旅心草》

存

吴应箕《序》：“文章一道，无与于诗者也，而可以通诗。今使执天下之

士而程量风雅，岂有是事哉！故谓不关理，不关学者，其言未为非也。而吾非通者，则以性情之物，非相渐不深，而感触之寓，有迫而后起者耳。天下无内塞道德之积，外狭耳目之助，蹇情绝物，谓有得于文章之事者，夫诗亦犹是而已矣。吾盟友陈园公，所称文章之雄者也。其言渐积于圣贤之旨，虽未尝不矜尚矩法，而当兴会太飙举，皆自然灵气仿佛，予每三复之，谓此中大有诗意。及读其诗，而缘端肖物，声讫义留者，其言何渊而深，感而不尽也。吾然后知园公相渐之理微而迫之起者，即其见无弗是者也。谁谓音响之寄园公，特以其余及之哉。夫天下不少文士也，而能诗者寡。即亦人而诗也，诗岂为不文之士饰其固陋乎？是故世鲜通人，而吾以属之园公矣。江左同学弟吴应箕次尾拜题。”

《客闽草》

存

有陆庆臻《序》。

《寄愁草》

存

李士淳《序》云：“昔人谓诗有别才，非关学也。余谓诗有别境，亦非全关才。风与水相遭而文生焉，此足以名文之致矣，而未足以尽文之变。水与石相触而波作焉，此足以状文之变矣，而未足以穷文之观。若夫黄河之水，从天而来，过龙门，经积石，终南峙其右，中条环其左，危峰千层，悬崖万丈，疑退而逾进，乍抑而忽扬，排空触浪，如万马之緃腾，后突前奔，若群狮之怒吼，既穷工而极变，亦骇目而洞心，河伯默效其灵，《齐谐》莫志其怪，天下之奇观备于此矣。噫嘻，斯岂水之性也哉！使其循道而下，由地而行，遇谦而流，逢坎而止，无激不发，得平弗鸣，虽有奇焉，乌从见之？乃知水之性本平，其激而为波涛，触而为号鸣者，山与石使之。水之穷也，穷则愁，愁则噂，而奇与变生焉，水何心哉！惟文亦然。昔杜少陵以诗鸣唐，至其间关入蜀，感怀君国，而其诗乃益工；苏眉山以文鸣宋，至其流离海外，饱历山川，而其文乃益老；至今诵其诗，读其文，人尽知二公之别才，而未知夫二公所处之境，盖别境也。吾友陈园公，少负奇姿，长而喜游，辙迹几遍海内，所与游尽当时名宿，胸有万卷，笔无一尘，骋其一往之才，可以并驱中原，俯视一世，而冲然自下，不欲以气岸先人。一日，持其近诗一帙示

余，余展而诵之，穆若雍门之琴，凄比孟尝之瑟。寒风萧萧，自窗牖入，作而叹曰：'噫嘻，此秋声也，胡为乎来哉！'既而思之，园公以和雅之才，际抢攘之世，其意直欲追踪作者，与少陵、眉山颉颃千古，而所遇之世，所处之境，亦与二公约略相似，情随境转，文自情生，水石相遭，变态横出，其亦不得其平之鸣乎！同里同社史氏李士淳二河拜题。"

《秋声草》

存

谢元汴《序》云："园公踞词坛，称祭酒者二十余年。余与之隔篱而居，接尘而游，诸所撰述，助我秘帐，不知其阅几春秋也。今春杖策壮游，满拟穷幽选胜，值枳棘充路，雰雺翳途，羁栖齐昌，商飔触绪，冷枫伤怀，刻烛成章，命曰《秋声》，志感也。余珥笔无能，去而执殳，与园公相遇逆旅，击缶悲歌，慷慨起舞。挟一册于马上读之，正如珰貂在座，靺鞈环侧，红袖隔幕，丝竹盈耳，中夜奏《凉州序》，无不泣数行下者。余虽悲同宋玉，愁似卢邻，能不索铁绰板，唱'大江东去'之句，以振其萧瑟摇落之情也哉！同里年门同学弟谢元汴霜崖授于马上题之。"

《西音草》

存

郑茂蕙《序》："昔张燕公岳州以后，诗益凄惋；苏端明海外文字，愈觉雄放苍劲。虽江山之助，亦学由年进，才与境增也。吾友园公夙腾声骚苑，集凡更几刻，海内同声，每获其一字，珍如木难、火齐。顾独以数奇，弗克跻天禄、石渠，掞操扬葩，黼黻典册，大制作与燕、许后先颉颃。蹭跻迟暮，乃仅得鸣琴昭潭。余思粤西自龙城得子厚，后宦兹地者，虽政绩代有，而风雅寥寥矣。即邹志完气骨峻嶒，然诗歌古文词无传焉。造物或欲为昭州川起色，故借园公一行，勿使子厚独擅千秋，未应遂嗟遇左也。及园公解组东还，以《西音草》见示。余披读之，气雄者如广陵秋涛，汹涌澎湃；韵澹者如东篱寒菊，静穆幽妍。丽色则姚黄魏紫救荣，遒骨则峭岫巉峦壁峙。或刻画时艰，当前疾痛苦辛，似监门图绘；或凭吊曩哲，往日须眉謦欬，如长康写生。至于知友赠酬，家庭告语，缠绵厚意，悱恻蔼怀。又时如风日惠和，使人陶然以喜；时如岩谷窈窅，使人恍然以思。万幻千奇，眩心闪目。即迹其署中，诛茅卜筑，木石怡情，花卉写兴，萧疏逸致，已于五柳称神似。真诗在性情，

镂鉥字句，抑末矣。异日西山、漓水，应垂不朽，絜之天禄、石渠所得，孰与仲多乎？昔子云《太玄》成，有富人辇钱百千，欲署简末，竟不可得。今余不能知诗，聊缀数言，知不足为园公诗重，或附园公诗以自见也，余幸矣！同里同学年弟郑茂蕙百厓拜题。”

《还山诗》

存

是草为归田后作诗。据朱笏《序》，盖合《耕烟》及《还山纪事》而成篇者，又名《莲山诗稿》。莲山者，园公别墅名也。

《自序》云："甲乙之际，摄提失方，孟陬无纪，予从戈铩队中，携累宵征，戢戢千函书，与室庐家具俱尽。簸得'天山'之遁，身如不柁之舟，苦依依其无之也。记走丛山中，幸见礼于'卯金'。越二年，辞山访旧，忽被窘于程千。尔时宣曲之习，附灵秀而戴威，自笑乾坤纳纳，无旧地卓锥，既不能如迷阿闳，自应受人割杀，即有韦秀才之气，吞之无庸也。六年以来，寓邸五迁，由发难至复旦，由村里到严城，经如许诪张，如许刀戟。未抵家则如丧狗，迹寄寒荒，既入室又似缩猬，卧分半榻。侘傺无聊，问天不答。赖有声韵一道，可舒郁陶，写歌哭，触事情生，遂繁子墨。惜鸣是野干，不足当鸾哦凤啸。东方生之言曰：'观其吐唇吻，连尻脽，我即不肖才，足兼数子。'彼所诋者，公孙丞相、倪大夫、江都、龙门之流，何况仆之琐琐？恐见此集者，笑为守木客之巢，而效龙褒之舌已。"

《还山续诗》

存

是草盖合《耕烟草》、《逃雨草》、《锻圃草》诸集而成。锻圃者，亦园公别筑，建于康熙壬戌，时园公年已八十，故此集实为其晚年诗稿。据曹燕怀序，《还山续诗》又名《莲山续诗》云。

曾唶莪《序》："诗之道，未易言也。使诗而无关于世运之盛衰，人事之得失也，则诗可不作；然使非有性情以为之原本，而又积其学问以深之，则绮艳者等于镂花，卑浅者同于嚼蜡，诗虽作犹不作也。然则诗顾可易言哉？吾师园翁陈夫子，才擅兼人，学窥二酉。甫膺民社，旋赋《归来》。其性情高旷，不留纤毫得丧之感，故其为诗爽迈淡远，寄托遥深，迥非时流敢望项背。前所登剞劂而光梨枣者，固已纸贵洛阳，价重鸡林矣。迩年以来，天步多艰，

妖蟆食月，翼虎伺人，溷簑笠于樵渔，寄踪迹于岩壑，盖深痛乎人事之日非，而世运之莫挽也。于是托微吟以写忧，假长歌而当哭。迄今读《莲山》、《逃雨》诸集，缠绵凄恻，布沔水繁霜之遗音焉。然再取而三复之，侘傺之际，不废夷犹，苍凉之中，自饶古趣。虽当悲天悯人之时，而仍不失乎温厚和平之旨，则甚矣，诗之得于性情者深，而养于学者邃也！犹忆甲乙之交，予与夫子，实同斯难。尔时蹙蹙乾坤，伤心靡骋，始也蜡屐入燕，旋以麻衣归里，三年之内，为鸟中子规，朝朝啼血。有时曰《鸿迹猿声》，夫子幸辱为之序。然而洗马之愁过多，宣城之锦易尽，蛩唧蝉鸣，愧乏大雅，以视兹之鸿裁巨篇，有美必臻，无体不备者，不犹巨镛之于土鼓哉。故曰'诗也者，本于性而成于学，其道固未易言也。'夫尼山删《诗》而西河序之，圣门诗教，其传旧矣。予不敏，侍门墙者有年，而于声律一道，犹未能窥其堂奥，则才不逮十子远甚。然以区区愿学之心，窃自附于知夫子之列，故因咏歌之余，而论序之如此。谅世之知言者，必不谓予为阿所好也。同里门人曾华盖喟莪题。"

《落花诗》

存　清初刊本。

《自纪》云："春斋匡坐，闲愁纷来。客传宗伯黄絅庵年伯《落花诗》六首，至二三同好，多有和章。予不禁猎心，妄拟学步，乃又踵事增华，漫成平韵三十味。总之垒块填胸，牢骚欲抒，兴会之所，飙举楮墨，于焉情生，正不知与沈石田、唐子畏诸君子工拙何等也。嗟夫，风景不殊，山河顿异。已痛神州陆泛，又愤魑虤奔突。往日之名封胜迹，多断送零雨残烟，即半壁之绣馆丽园，亦削色鲸氛兔雾。悲乎，芳时易度，逝波不停。惧劫火之欲烧，冀光华之再旦。泚笔赋比，几欲发曼声于雍门，非徒寄痴情于锦国者矣。乙酉送春日，陈衎虞玄公记。"

《莲山诗集》十九卷　海阳《吴志·艺文》。

存　道光己亥世馨堂补刊本。

陈珏《跋》："先君子生平所著，有《客闽》、《旅心》、《落花》、《秋声》、《北征》、《尔尔》、《禺山》、《西音》、《耕烟》、《还山续诗》诸草，刊行已久，缘旧板用多，鲁鱼莫辨。伯氏乃命珏汇为全集，并补缺正讹，犹子王猷编次誊稿，遂得重付剞劂。虽诸体各从其类，而悉循所著先后，至各集标名，仍于旧叙存之。季男珏谨识。"

陈先达《跋》："从祖园公先生负海内盛名，施愚山称之曰：'文章风流，几遍天下。'吴次尾亦曰：'世鲜通人，吾以属之园公。'盖为当世贤豪同声推重久矣。所著诗草十余种，既久而板漶，先生季子乃于重校付刊时，条析诸体，各以类从，总为一编，曰《莲山诗集》。是则由分而合，亦善承先生志也。阅今又复百余年，达尝因读是编也，从而搜寻藏板，其间损失者十之二三，心用惄然。窃谓人处友朋之间，见夫往来赠答，有契于怀，犹将瓣香奉之，矧先生为吾宗系之冠冕，而忍令其心声所存，如火齐、木难之见珍于时，而不免玷缺，其何以安？爰与先生礽孙广泽，亟谋循照原本所有，详订补锓以还旧观。失者补之，损者更之，三阅月而蒇事。若乃先生生平著作等身，如《四书讲艺》、《尚书诠元》、《蔚园问业》、《历试草》，皆未授梓，而毁于兵火；如《客窗随笔》、《明世说》、《古今比事》，皆稿本，散佚鲜全，惟《蔚园文稿》、《莲山续文稿》、《还山文稿》、《昭潭集》、《郡乘代言》、《种墨亭启集尺牍全书》具在，第多残板。达与广泽既修诗集，行当嗣是并文集修之，庶几干将、莫邪神物之必合云。道光己亥夏月，七世侄孙先达谨识。"

宗颐按：《莲山诗集》乃陈珏所汇集，盖将园公所著诗草十余种，条析诗体，以类隶从，总而成编者。首载诸草旧序。（计有陆庆臻《客闽草序》，唐诚，吴次尾《旅心草序》，谢宗镃《落花诗题辞》，李士淳《寄愁草序》，谢元汴《秋声草弁言》，王世显、嵇宗孟、黄廷才、王士乾《尔尔草序》，施闰章《北征草序》，陆汉东、詹换绿《禺山草序》，屠德隆、郑茂蕙、袁景星《西音草序》，王仕云、朱筠《还山诗弁言》，仇昌祚、曹燕怀、孙古喤、王岱、曾华盖《还山续诗序》共二十二篇。）园公所作诗，《阮通志·艺文》著录六卷，注曰："《诗集》，为《西音草》、《禺山草》、《旅心草》、《寄愁草》、《客闽草》、《还山纪事诗》各一卷。"海阳《张志》本传云：诗则《旅心》、《北征》、《游闽》、《禺山》、《秋声》、《落花》、《寄愁》、《西音》、《逃雨》、《锻圃》等集。又据陈珏《跋》，尚有《尔尔》、《耕烟》、《还山续诗》三种。先达《跋》言：园公所著诗草有十余种，今综诸书所载计之，有《尔尔》、《旅心》、《西音》、《北征》、《客闽》、《禺山》、《秋声》、《寄愁》、《落花》、《耕烟》、《逃雨》、《锻圃》、《还山纪事诗》、《还山续诗》等共十四种。

《种墨亭尺牍》二卷

存　道光己亥世馨堂补刊本。

分二卷，上卷四十二篇，下卷六十六篇。又附二篇，为园公孙王猷所辑。首《自序》外，又有宋嗣京、孙咏诸《序》，及园公《后序》，与王猷《题记》。

《自序》云："仆既髦荒，旧雨都尽，松窗竹榻，索居无朋。因上援古人，结异代忘言之契。日抽架上一册，见古人欲歌欲哭之情，仆亦为之歌，为之哭；再抽一册，见古人发欲张，气欲塞之事，仆亦为之发张，为之气塞。比末俗之刑牲，今人之桃莿，交情反倍之。一日，偶搜敝簏，得四十年来与数十巨公邮筒往来小札，散在各集，庄言婉言，悲而言，谑而言，依稀忆数十巨公之登答，依稀忆数十巨公之音容，依稀忆十余年海立山飞之情况，虽刍狗已陈，而声光未寝。友人怂恿曰：'不可散也。'乃汇而集之，遂有数十巨公环我，侧理而坐，推襟送抱，相对冥默。当日向数十巨公所陈，欲歌欲哭，发张气塞之言，依依犹在耳目间也。呜呼，旧雨去矣，新雨又来，索居无朋中，前修时彦，重订兰谱，是亦破老之快举。虽然，辞命特文章一体耳，须简贵，无取浩瀚。娄东王先生谓读者易尽而味无穷，方为善于用短。家孟公十吏给写，朱龄石一日百函，大抵落落数言，便足寻味，仆愧靡靡矣。独是中道失路，频逢刺睢；国典庙谟，不关逋客之口；诗评史案，耻剿雷同之文。故鱼腹雁距，无非悲天悯人；宣情通愫，不过寒温琐细。庄生所谓'詹詹'，韩洎所诮'绳枢草舍'者也。仆类照影之鸡，为阅者多一卷覆瓿之纸，藏弃云乎哉！时秋风凄紧，黄花欲开。八十六园道人韩江陈衍虞记，康熙二十四年菊月朔后五日。"

杨氏之茂《霖湖集》、《度岁草》　海阳《吴志·艺文》。

佚

之茂，海阳人。文今存《金山石记》一篇，胡恂称其文嵚崎，不经人道。

杨钟岳《序》略云："文以及远也，行四方，之千年，皆曰远。若非铿锵尔雅，不坠时蹊，虽含英多华，直朝露耳。吾族能文，实繁有徒。岸然特立，俯视一切，往往形之诗歌，而穆然以远者，必推百年兄为祭酒，历险阻绝，无郁抑愁苦之态，而陶咏闲适，手不停披，嗜古忘疲，百兄高于人一等矣。至其为文，思路幽峻，笔力挺拔，不拾人牙慧，举汉魏晋唐，悉融铸奔赴于心腕间。今其子天眉集而梓之，可谓能读父书，而吾道不孤。行四方，之千年，天下后世有赏心独远，知余非一家私言也。"（《搴华堂文集》）

杨氏钟岳《搴华堂文集》

存　康熙壬申刻本。

是集为户部弟远山钟嵡及侄天眉、眉夫所编，而选阅者则南海梁佩兰药亭。书不分卷数，计序文三十三编，记十二篇，寿文十篇，诔文十二篇，传铭八篇，合七十五篇。

梁佩兰《序》云："乐音惟琴德最优，能导引性情，宣幽出滞，故君子无事，斯须不去。配乎礼也，则上弦而下壶，左圭而右璧，合天地中和之气，散于宇宙，而聚于人身。为文亦然。文欲其静以正也，又欲其奥以博也。静以正，则其体严，奥以博，则其用广，千变万化，而不离乎其宗。夫《六经》为载道之文，士大夫所常诵法，得其一二皆可以高望圣贤，卑论王霸，毋容以文章目之。若夫文人学士，以著述为事，则必其平时学殖，搜罗百家，牢笼万有，纵观古今之大，细察品物之盛，见夫山川之流峙，草木之动植，鸟兽虫鱼之飞走吱喙，更通乎天人消息之微，阴阳动静之机，造化往来之数，鬼神屈伸之状，悠然畅然于中，而有以得其所为文也者。始予与大山学使同举于乡，每与披对，不能尽其中藏，然窥其容色，隐若作者，过后辄怀其人。后大山先予成进士，读书中秘，出为尚书郎。已，出榷凤阳，更为八闽督学。中间二十余年，予老空山。大山宦迹辽远，予仅得至凤阳一见，广州再见耳。今大山没，而其子尔海始以其遗集寄予为序。嗟乎，向常侍不忍闻山阳之笛，王子敬人琴俱亡，予惟有登床痛哭而已，何忍序大山集哉！然使谢不敏，而令良友之集不传，予罪滋甚。大山文渊静泛密，抗衡在中垒、南丰之间，其旨远，其词微，结为音响，《咸》、《濩》、《箾》、《韶》，发为光华，黼黻絺绣，譬之大乐大礼，与天地同节和，而瓦丝之乐，鼠拱之礼，无足以当其大雅也。大山固静者，为人素不欲以势位掩其德，于其集见之矣。南海年弟梁佩兰顿首拜题于仙湖斋阁。"

陆氏扆箴《观古阁留花吟》　《周府志》本传。

存

是集为反黄绸庵《落花诗》而作，共三十首。陆氏，饶平人。

杨钟岳《赠陆二思诗序》："余方退食之暇，陆子二思手执一卷，揖余而请焉。余受读之，曰：'曩吾乡黄宗伯《落花》有作，一往情深，今君作《留花》，思过半矣。'余不知诗，乌能言诗。虽然，余知陆子不尽以诗也。陆子

制义文词，夙推祭酒，自壬午掇巍科，优游里门。其胸中澄湛。事至则应，无赝影者，过则已焉，无留滓者。越十余年，驱车长安，以数奇，勉就一职，若有不平欲鸣之隐，姑发诸慷慨淋漓之中，此《留花吟》之所为作也。然陆子之缠绵雅意，悱恻蔼怀，时如春风惠和，令人陶陶然喜之慕之，愿得而亲之。其真诗在性情，非徒矜风月，勤赠答，模声窃律于韦、孟、钱、刘间。今将奉天子命，出而栽花百里，吾知棠音复响矣。昔次山刺道州，作《春陵行》，后人诵之者，即以其诗而得其吏治。余于陆子亦此意也。若出一言，足蔽二思三十首，则余乌能知之，又乌能言之。”（《搴华堂文集》）

黄氏衍启《合组诗草》　海阳《吴志·艺文》作《笔露合组诗草》，兹析为二书。

未见

衍启与杨之茂、曾华盖倡立简社。黄氏，海阳人。

张氏经《稼村篁吟》、《秋声文集》　《古瀛诗苑·今集》。

未见

经文今存《摩天石赋》、《美人蕉赋》，见惠来《张志》及《鸿迹猿声集序》。诗散见《古瀛诗苑》、《周府志》中。经，惠来人。

谢氏简捷《戒心旅吟》、《南还杂咏》　海阳《吴志·艺文》，《古瀛诗苑·今集》。

简捷，字子茅，海阳人，康熙癸丑进士。

张氏灏《濯春堂集》二卷　惠来《张志》本传。

未见

灏，字晴川，经子。康熙壬子亚元，化州学正。文存《神泉海赋》，诗见《惠志》。

唐氏宽《覆瓿集》、《吹万集》、《拟古集》、《吼雪集》　惠来《张志》本传。

未见

宽，字敬五，惠来人。康熙壬午副榜，邑侯查聘修县志。

郭氏天祯《澹森居诗集》　　《古瀛诗苑·今集》。

未见

天祯，字尔兴，之奇长子。

郭氏天禔《谿堂诗集》、《屯园尺牍》　　揭阳《李志·书目》。

未刊

天禔，号屯园，之奇次子。康熙十七年贡生。

余氏志贞《螭坳草》　　《阮通志·艺文》。

未见

宗颐按：《艳雪全集》今未见，遗文散见他书者，有《海阳县志序》、《潮州府志序》、《澄海县志序》、《饶平县志序》。（俱见各志卷首）记有《澄海儒学蚶蛎沙坪租记》、《樊公书院碑记》、《重建尊经阁记》，别有《儒学真伪论》一篇，颇能阐性命之奥。（见澄海《李志》）诗载《古瀛诗苑》及《岭海诗钞》中。

曾氏华盖《鸿迹猿声集》、《征车草》　　《阮通志·艺文》。

存　　清初刻本，饶氏天啸楼藏。

《阮通志·艺文》，引《广东诗粹》作《曾喟莪集》。

以曹《序》观之，当非另一书。此二集合刊一册，不分卷数。华盖，海阳人。

曹燕怀《鸿迹集序》云："诗以道性情，而性情之正，莫如《三百篇》。盖《三百篇》皆忠臣孝子，以及一时贤者，闵时病俗之所作也。然忠厚恻怛，粹然无不出于正。故虽有正有变，而圣人悉取之以教天下。汉魏而降，极盛于唐，三百年内，以诗名者，何可胜数。独称大家，千古宗之者，惟子美一人，其诗俱出于至性，一腔忠爱，白发丹心，当干戈满地，离乱险艰，一念未尝忘君。故时而泛郁悲壮，时而顿挫波澜，时而春容雄浑，诸体无不悉备。或一题而八章、五章、三章，或一首而纪时、纪事、纪地。章法纪律，起伏照应，离合反覆，神明曲折，非即《三百篇》之微义也欤？客潮南过访，同年曾子文垣，登堂执手，具道迩年避难播迁，继以读《礼》废《莪》，叙述呜

咽，相对沾巾。乃出诗稿以示，细读之，知其语语出于至性，与少陵之大旨相符。《北征篇》，视杜之《北征》，前后媲美也。《四忆诗》，其一章‘报刘念切’，即慈竹春阴，维南献寿也；二章‘望岵情深’，即时忆君父，沾洒青霄也；三章即睹月而忆闺中；四章即闻莺而怀驥子也。《章江》、《虔楼》、《闻河》、《竺岭》、《箬溪》、《燕邸》诸作，即杜之间关齐鲁，跋履陇、蜀也。避迹金沙，棉旅夜坐，即《彭衙行》、《无家别》，阅历多难也。《哭丹徒夫子》诸什，即哭仆射、吊太尉而感恸知遇也。夫在三之节，为人生伦性之大端，于此而笃挚弥切，缱绻不忘，宜乎歌声之若出金石也。今服阕趋朝，移孝可以作忠，文章通乎政事，以一己之性情，正天下之性情，将见移风易俗，革薄从忠，圣人之所以为教者，皆得于咏歌之中，而不待他求矣。宁仅仅比声协律之事乎哉！岁在上章涒滩厉陬之月，年弟曹燕怀石闾氏记于凤城旅舍。”

张经《弁言》：“余览唐天宝中王右丞为禄山幽于藏经院，暗吟《桃花源诗》，书二章于经卷麻纸之后，人谓其愁中作乐，至今艳之。然昌黎有言：欢愉之辞难工，愁苦之言易好，则古驿离亭，红树芳草，皆羁人逐客，扣钵成篇，摇头即佛者也。余性素善愁，人中子规。每当侘傺之时，停云问天，扫尘凝坐，茗歇香销，月移烛跋，不能一字；重九难句，致恼催租，良可叹也。吾友文垣，少时称‘五字长城’。庚戌，与予同上春官，归，饷予《北征草》一帙，如朝霞呈鲜，春葩竞彩，一时骚擅，咸奉盘敦。甲寅变后，混迹簑笠，蜡屐入燕。时而握蛇骑虎，时而孙啸阮哭，砧声渔唱，野笛寺钟，诸所感闻，一一皆寓于诗题，曰《鸿迹猿声》。读之凄风四起，白日欲晦，行间墨痕，微闻叹息，视‘凝碧池头’之句，又有甚焉。噫，甚矣！文垣才兼也。今鲸浪已恬，狼烟渐靖，行见燕山勒字，磨崖作碑，如欧阳文忠称梅圣俞为雅颂以咏功德，不徒发于虫鱼物类，羁愁感叹之言，则易好者固工，而难工者又好也，宁仅如辋川秋槐乎哉？时康熙戊午桂月初浣，眷年弟张经书于韩江旅舍。”

孟亮揆《征车草序》云：“昔柳子厚云：‘岭海多珠玉、象犀之产，草木亦多殊异之观，以为阳德之炳曜，独发于纷葩瑰丽，而罕萃于人。’予向疑其言之过，及通籍后，得与岭南诸君子交，始知人才有今昔之不同，而柳州所言，果非定论也。喟莪先生，庚戌与余同举南官，时吾师珊洲祁先生在水部，曾语予曰：‘子亦知同年中有曾喟莪者乎，质乎中而文乎外，其人文并可师也，子宜庄事之。’予服膺弗敢忘。既而追陪榜下，文酒流连，窃窥先生之为人，温冲粹穆，诚如吾师所云者。未几即别去，实未暇读其诗也。自是南北

各天，不相见者十余载。后先生由寿昌令奏最，入为天曹郎，僳直之暇，数相过从。因得读其《鷃寄堂诗》数卷，予为俪语序之简端，然亦未窥其全诗也。天曹为主爵之官，先生清通简要，望隆朝端，寻奉命抡材三楚，得人最盛。会予匆匆去国，升泛异路，不通闻问者又数年。丁丑冬，偶游韩江，适先生请假里居，握手话旧，探胜湖山，始得尽读其《楚游纪事》、《鸿迹猿声》诸集，最后复出《征车草》见示，则庚戌途中所作，与吾师张秋倡和诗在焉。披卷卒业，为泫然者久之。既痛吾师之不得见，而又追思二十年间，世故之纷纭，人事之变迁，以及同谱兄弟之沦谢，不觉忧从中来，百端交集。况先生之诗，实发于情而本于性，有令人可泣可歌者乎！假使子厚而在今日，一见是诗，当不知若何击节，而谓先生之才，非独钟于阳德，人不宝先生之才，而惟纷葩瑰丽之是宝者，吾不信也。人生聚散不常，予与先生率别数年而始一见。今又将行矣，或数年或不数年，复得与先生酌酒论文，亦未可知。而独低徊三复于是诗者，盖有感于师弟友朋之间离合聚散之故，论而序之如此，先生亦能无慨于中矣乎！康熙岁次戊寅春月，吴门年眷弟孟亮揆拜撰。”

梁梦剑《序》云：“丁丑榜放，予跄踉赋归，坐东郊斗室中，焚香品茗，足迹不入郡者累月，绝不知人世间有风雅事矣。戊寅春，孟学士绎来，适游览至潮，学士于君虎先兄为同年友，兰茝剩芳，惓惓不忍置。予始以通家礼见，古道高情，上薄云霄。别后，予即过喟莪先生所，适案头有《征车草》一帙，而学士新为之序。先生因谓予：‘此集与难兄庚戌公车时风尘所推敲也，去今三十年，恍如梦中。子再为吾序之。’予笑曰：‘荣瘁异途，枯菀殊观，予何能序《征车》哉！’虽然，忆己酉秋，先兄与先生偕涂山、皆庵、文豹诸君子买舟北上，酌酒洒江，当夫酒酣耳热，击楫浩歌，无不乘风破浪，志在千里。及榜发，先生与文豹并辔联镳，先兄亦幸附骥。方谓文事渐盛，名业或不落人后，乃未几，皆庵卒于京，文豹与先兄同时赋玉楼。今涂山之墓木亦拱矣，独先生跻崇班，拜天官，为天子侍从之臣，望尊泽厚，岿然今日鲁灵光。虽得其天者优，要其光华之气，云蒸霞蔚，鸿笔为国家风雨，信不诬也。今《征车草》具在，和冲浑雅，熊熊奕奕，正如春云映日，流丽可爱，夫岂等悲风惜日，同憔悴于车尘马迹间哉！嗟夫，先兄已矣，回首三十年前诸君子鼓浪扬航，一时献酬言笑之状，志气遒上，仿佛犹在心目间。今思之，鹿蕉蚁柯，都付春梦，惟此集长有天壤，纸窗荧火，抚卷太息。先生幸毋笑予为善愁，试以质之孟学士，其必有以谅予之心也夫！其必有谅予之心也夫！年家同学晚弟梁梦剑平州氏拜题。”

宗颐按：《广东诗粹》称华盖著有《鸿迹猿声》、《楚游记事》、《征车》诸草。海阳志《艺文》据《古瀛诗苑》以《鸿迹》、《楚游》、《鸲寄》各诗集著录，而遗《征车草》，附按谓《诗粹》、《楚游纪事》作《楚游征车》，著录不明，缘未目见其书，兹并为辨正。

《楚游纪事诗集》、《鸲寄堂诗集》　　海阳《吴志·艺文》，《古瀛诗苑》。
未见

吴氏六奇《忠孝堂文集》二卷　　丰顺《李志·艺文》。
存　　旧刻本；《潮州先正遗书》选本，未刊。

是集凡奏疏、记序、书笺、引揭共八十三篇，有目无文者十篇。《先正遗书》删存三十四篇。首有顺恪子启丰《乞言小引》。考杨旬瑛撰墓志，谓顺恪公余，好与绅儒门人稽古讨文。疾革，诫子弟，惟谆谆以忠孝为嘱。是集名《忠孝》，殆取义于此。

洪图光《序》云："今海内以文人自负者，大约芳洲杜若，沅芷澧兰。或泠然可诵，不过骚人逸士之章；即蜃海鲸波，倏忽倾泻，作者气吞云梦，读者亦惊若河汉，而性情不可问，文章亦未可传也。盖古今大文人，即古今大英雄，未有不具忠孝之性者也。昔李青莲供奉翰林，题诗凤凰台上，杜锦里衮职宣储，尧封禹贡，固感时忧事者之作，而忠孝之气自负者若何；至欧文忠力砥狂澜，韩侍郎克平鳄浪，使非以大文人具大英雄气概，其能惊风雨，泣鬼神，震荡古今天地间耶！顺恪公吴老先生少慷慨负气，好击剑，善射博，通《孙吴兵法》，兼事举子业。适天下丧乱，赤眉、铜马相继驿骚，先生谓丈夫当立功疆场，封侯食邑万户，岂能作呫哔语，幸厕一官，迎人色笑为耶！爰投笔去，遂参戎伍，历军功，以上将军节制潮郡。是时金瓯未固，卢循、仙芝之辈出没无常，先生力捍御之。其功已绘麟台，不容更赘。乃其性好诗书，即百万鳌弧中，未尝释卷。盖潮郡滨大海之南，风土郁杂，且烽烟初熄，鳣堂讲帐，厩马鸣嘶，泮水芹宫，刺荆芜塞。先生以潮夙被昌黎遗化，方将建学明伦，申安国之教规，讲伊川之性命，乃令黉序坵墟，文风于何振耶。爰出俸钱，下郡邑，大修孔庙。一时堂皇巍焕，车服礼器，粤人士以时习礼于其中。先生又或登坐堂上，进诸生与语道学，辨古今事宜，惟以忠君孝亲为重。潮之士气丕振，咸先生为倡导焉。先生又素慕平原为人，朱履纷沓，

四方从游者，时倒仲宣之屣，时罄疏广之金。或迎秋月而坐共元规，或佩春风而樽开文举。应酬之暇，又乘蓝舆，小憩山寺，对黄面瞿昙，谈释迦佛法。先生以大英雄具大文人丰骨，宜其倜傥自如，为当世人杰也哉！予时奉命出宰程邑，每道过其处，左右红幉，握刀佩弓，立迎道左，宛行细柳营中，赫赫军威，不寒而栗。及入帐，图书满座，翰墨风清，直似偕青黎老人，登天禄阁偶语。酒酣耳热时，先生间出所为文，命予披阅。夫以先生勋高宇宙，即在儒将风流，亦第饮酒娱宾，投壶歌雅，博一乐事耳，而二十年来，兴贤建学，重道崇儒，悉以濂溪、晦庵诸先生为法。有时专征奉命，必诣庙告期，而奏凯旋师，又入泮献馘。昔王文成讲学龙溪，立决不庭，为弁髦伦纪者戒，先生之功，首重庠序，非即以忠孝训世欤！至若奏疏条议，关功国家利病，其恺切不让陆贾，益足以光史册，垂奕世。今先生往矣，度其精诚，固宜环护宫墙，与诸先儒共襄文治。而遗编俱在，令子文源昆仲，雄才博学，善读父书，知先公之文有关君父大义，爰命梓人亟登梨枣。是先生之文章传，而性情与共传，殆又以英雄现圣贤身，为世说法者矣。康熙五年夏六月，知潮州府程乡县事，晚生洪图光敬题。”

《葛如诗钞》一卷

未见

潘存《天涯闻见录吴都督补传》云：“六奇武人，而好文士，见读书者，咸礼敬之。有诗集一卷，名《葛如诗钞》，藏家中。”

林氏世榕《瓦注草》　　海阳《吴志·艺文》。

存。　　旧刻本。(饶氏天啸楼藏)

是集为姜宸英评，共文十四篇，无卷数。世榕，海阳人。

潘宗洛《序》：“文以载道也，非心乎道者，不能为文也。道不存乎动而存乎静，非静者不能心乎道也。使日役役于势位利欲之涂，以薰其心，不复勉强于语言文字之间，以求其近乎道，譬犹登嵩华者用舟楫，涉江湖者策驷马，其势不可也。惟静者不然，其有事也若无事，其有为也若无为，其贫贱也若不贫贱，其富贵也若不富贵。其人常静，而后能读古今之书，而探其奥；涉天下之名山大川，而博其趣；历生平之穷约显荣，而抒其臆，举其所见所闻之可喜可愕者，毕著之于言，而后可以为文。予今岁奉命至秦典试，蓝田令海阳林君可亭实为《礼经》分校，孜孜披览，自晨至暮，未尝见其一言一

笑。卷必三阅，不轻荐，荐辄佳，心窃异之，意其必静者也，必心乎道者也。既撤棘，林君告归，袖其文集示余，余受而读之，乃益信林君之为人。蓝田为秦剧邑，岂无簿书期会之烦，而林君所为文，奇崛古峭，得昌黎、柳州遗意，有为词人墨客劳心苦思所不逮者，固知非静者不能。且观其为文，可以知其为政，亦必静以理者也。余既喜读林君之文，又喜得以知林君之为政，故乐序其文以行于世。抑余闻林君之祖大司农忠宣公，明万历朝在谏垣，直声震天下，疏稿诗文若干卷，传于世，今林君之能文，盖实绍其家学云。康熙丙子秋九月季望，赐同进士出身翰林院检讨、陕西正考试官，家弟潘宗洛拜撰。”

释氏道忞《布水台》、《云峤》诸集三十二卷

存　　嘉兴《续藏经》（诸宗部）本。

钱谦益《序》云：“天童山翁禅师忞公，以密云嫡子，坐大道场，无舌说法，有声如雷，施药树味，击涂毒鼓，有‘寂子小释迦’之目。贾其余勇，作为诗文，如涌身云，如灌顶水，文人学士用世间智测度，咸以为抒山昼、石门范之流亚。余顷读其全集，为之心开意解。久之，沉吟低徊，歔欷烦酲，而不能舍然也。大慧杲禅师有言：‘予虽学佛者，然爱君忧国之心，与忠义士大夫等。’所谓忠义士大夫者，魏国张公德远、横浦张公子韶辈也。当是时，贼桧挟滔天之势，把持和议，忘北辕之仇，甘左衽之辱，妙喜以坏衣髡发之人，敢于左袒子韶，抗权奸之议，而冒触其锋刃，故魏国铭之曰：‘嗟师何为，拳拳忠孝？欲返群迷，俾趋正教。’唯其忠诚恻怛之至，根柢种性，槎牙肺腑，虽至于砍臂斩头，亦将怡然顺受，如断藕根，如解胶革，于毁衣焚牒乎何有？於乎，荐严之疏，龙髯马角之深悲也；《新蒲》之录，玉衣石马之遐思也；春葵玉树之什，空坑厓海之余恨也。征之妙喜，以言乎其道则相符，以言乎其志则相协，以言乎其时世，则宋世所谓忠义士大夫，迢然不可再见。独有一禅者，孤撑单出，流连涕泗于陆泛沧海之余，斯尤难矣。於乎！军国，荆弓也；宗社，郑璧也；吾君吾父，秦、燕、楚、凡也。天穹庐，地松漠，今之人何其广大，而禅者如是之隘也？东家食，西家宿，今之人何其圆通，而禅者如是之固也？山河苎茐，世界陶轮，有漏微尘，十方销陨，今之人何大觉大悟，而禅者如是之取著也？岂惟禅者哉！琉璃之诛释种也，世尊树下拒谏，而阿难愁闷恸哭。开宝之师，东山蕲春肉身，为故国而泣血；天宝之乱，荷泽编管残衲，兴檀度以济师，是又何今人之广大，而佛祖之隘？今人

之圆通，而佛祖之固？今人之大觉大悟，而佛祖之取著也？妙喜之言曰：'好善恶邪之志，与生俱生。永嘉谓纵使铁轮顶上旋，定慧圆明终不失，敢直下自信不疑。'吾忞公其几矣乎。三世诸佛，是三世中有血性男子，不忠不义之人，埋没此一点血性，谓之焚烧善根，断灭佛性，披毛戴角，刀途血路，相习以为固然，是可以为人乎？如是而为文，巧言绮语，谭玄说妙，如刻人粪作旃檀形，是可以为文乎？公同体大悲，恻然怜愍，以为今世之所崇尚者，士大夫也。故现忠义士大夫身，而为说法。士大夫之所崇尚者，文字也，故又现声名文句身，而为说法。有人于一言半句，汗下毛竖，留得此一点血性在人世间，即是不断佛种。斯即公出世为人，全提正令人所纲宗也。於乎，公欲广度河沙众生，尽皆作佛，而汲汲然磨牙砺齿，先教之以所以为人，夫焉有不能为人而能为佛者乎？"（《有学集》）

黄宗羲《山翁禅师文集序》："岁乙酉，余游云门诸寺，至平阳，山翁开山经始。坐未定，即出其文集六册，属删为四册。人夜，秉烛相对，阅数卷而止，未卒业也。壬戌，余复至平阳，时天岳继席，出其先师所谓《百城集》者，命删之，以终前诺。明年，天岳诣余于黄竹，申之以币。老懒因循，忽忽三年。顷见《直木堂诗》：'经久胡不报，绿树欢鸧鹒。'是责余之爽约也。有自山晓来者，亦以为言。夏月北窗，蜀山青翠，勉为削笔。既而叹曰：'世无文章也久矣，而释氏为尤甚。释氏以不立文字为教，人亦不以文章家法度律之。故今日释氏之文，大约以市井常谈、《兔园》四六、支那剩语，三者和会而成，相望以黄茅白苇之间，以为瓮中天地，章亥之所不步也。读之者，亦不审解与不解，疑其有教外微言，落于粗野之中，蝃蝀在东，莫之敢指。嗟乎，言之不文，不能行远。夫无言则已，既已有言，则未有不雅驯者。彼佛经祖录，皆极文章之变化，即如《楞严》之叙十八天、五受阴、五妄想，与《庄子》之《天下》，司马谈之《六家指要》，同一机轴。苏子瞻之《温公神道碑》，且学《华严》之随地涌出，皎然学于韦苏州，学范学于苏子瞻，梦观学于杨铁崖，梦堂学于胡长孺，其以文名于一代者，无不受学于当世之大儒。故学术虽异，其于文章无不同也，奈何降为今之臭腐乎？虽然，亦儒者有以开之也。明初，以文章作佛事者，无过宋景濂，其为高僧塔铭，多入机锋问答，雅俗相乱。试观六朝至于南宋，碑释氏者，皆无此法。虞伯生尚谨守之，至景濂而一变，堤决川奔，则又何所不至也。山翁之诗文，亦不免于堆垛妆点，然称情而出，当其意之所之，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既不顾人之所是，人之所非，并不顾己之所是所非，喜笑怒骂，皆文心之泛滥。如是则

于文章家之法度，自有不期合而合者，奚有于习染之戋戋者乎？山翁之弟子山晓、天岳，皆觉范、圆至之亚也。视余此删，当有憬然会于心矣。”（《南雷文定·后集》）

宗颐按：山翁禅师所作诗文，《续指月录》谓有《九会》、《百城》、《北游》等录行世。《阮通志·艺文略》题《布水》、《云峤》诸集，无“台”字，误。康熙《林府志》、乾隆大埔《洪志·仙释传》作《布水台集》三十二卷。考梨洲《序》盖为《百城集》而作，而牧斋《序》仅称读其《全集》，而不云何种，未知与梨洲所见本是否相同？《续指月录》、《百城集》与《九会》、《北游》同称为《录》，其《北游录》乃语录，而非诗文集，梨洲《序》言未见《百城集》前，已曾读其《文集》六册，为删存四册。此四册者，又未知与《百城集》是否相同？今据《大埔志》著录。

《弘觉禅师诗文录》二卷　　民国温廷敬选录。

未刊

上卷选序四篇，书后二篇，书简二篇，传二篇，行状、碑各一篇，墓铭二篇，记五篇，雅及赞疏各一篇；下卷诗共三十五首。

温廷敬《序》略云：“忞公生当明季，濡染于士大夫之风气，故其诗文时有故君宗国之思。及一奉新朝宠召，优以殊礼，则顿易其素，宜诸遗老之有所不满。忞公固未为高僧，为诸不失为一时之才士哉！其文如《林公行状》，盘郁处直迫昌黎，固明季所不多得也。其挽黄介子、清世祖诸作，亦有可以证当时遗事者。余故取其诗文选录，类次为一编，以见其概。至其禅悦之作，则从阙焉。”

侯氏畿《海翁诗集》　　《古瀛诗苑·今集》。

未见

畿字定一，一字止庵，程乡人。副榜。

吴氏羔《吴曙朋诗文集》　　大埔《温志·艺文》。

佚

大埔《温志·艺文》云：今传有西华寺记一篇，文体在柳、欧间。清初

埔邑文之最有义法者。他文散见《企南轩编年录》。吴氏，大埔人。

杨氏之徐《企南轩诗文集》四卷　　大埔《温志·艺文》。

存　　民国甲子印本。

光山令杨之徐所作诗文。《阮通志》、《府志》作《企南轩集》，或《企南轩稿》。吴羔跋、张灏等序，皆作《企南稿》。据杨梦时撰《先考行述》，之徐一生著述，有已刻《企南轩诗文前后集》近二百篇，又有诗文集若干卷，未付剞劂。诗文悉经姚少庭点定，并为序。盖即旧志著录者也。之徐，大埔人。

《自序》云："余自总丱受学，徒呫哔时艺，于诗古文辞，概未之及。中年仅博一第，又奔走衣食，学殖日就荒落，迄用无成。是故文以载道，诗以言志，二者悉未能工也。然而道之所触，志之所寄，偶发而为言，直从胸坎肺腑流出，不屑屑于妆点粉饰，而其一种肫然不容已之诚，与夫油然不可遏之机，自相得于语言文字之外，则亦何必论其工与拙也？虽自我作古可耳，不敢持以问世。手录编次，俾子孙得寓目焉。"（《编年录》）

陈氏琳《眺春草》　　惠来《张志》本传。

未见

琳，号玉山，惠来人。康熙庚午亚魁。甲申，与修邑志，文今存康熙《惠来志序》。

李氏象元《赐书堂集》　　《周府志》本传，嘉应《温志·艺文》。

未见

象元，字伯猷，程乡人。康熙辛未进士，官检讨。

饶氏璋《雅言轩诗文集》、《西郭别业集》　　《阮通志》、大埔《温志·艺文》。

未见

璋，字上冕，大埔人。康熙癸酉岁贡。

吴氏日炎《浣雪堂稿》、《半秋堂诗集》、《金台后草》　　《阮通志·艺文》；《金台草》，《陵海吴氏谱》；揭阳《李志·书目》。

未刊

日炎，字升谷，揭阳人。康熙己卯举人，刑部员外郎。

陈氏鹗荐《一经堂文集》　《胡府志》本传。

未见

鹗荐，字飞仲，程乡人。康熙庚辰进士，为文风格高隽，韩宗伯慕庐为之序。

方氏声亮《澹宁堂诗文集》　普宁《萧志》本传。

未见

声亮，字学虞，普宁人。康熙乙酉举人，武陵知县。

翁氏廷资《韩山诗笺》、《楝花草》、《小署草》　《阮通志》，海阳《吴志·艺文》。

未见。

廷资，字尔偕，号海庄，海阳人。康熙己丑进士，四川渠县令。惠士奇督粤，具疏题补韶州教授。诗存《韩山书院成落》一首，见澄海《李志》。

林氏景拔《荆崖诗文集》六卷　《阮通志·艺文》。

未见

景拔，字彦楚，号荆崖，揭阳人。康熙壬辰进士。

饶氏华元《壬癸集》　大埔《温志·艺文》。

未见。

华元，大埔人。

饶氏溶《克敦文集》五卷、《诗集》三卷　大埔《温志·艺文》。

未见

溶，字一作克敦（《周府志》作席敦），大埔人。康熙癸巳举人。

范氏元凯《松轩诗文集》　大埔《温志·艺文》。

未见

元凯，字千岸，号松轩，大埔人。康熙甲午举人。

蔡氏中孚《蔡中孚遗文》　海阳《张志》本传。

未见

中孚，字辅卿，海阳人。康熙庚子举人。

杨氏缵绪《佩兰轩诗文集》　大埔《温志·艺文》。

阙　《潮州先正遗书》选本，一卷，未刊。

大埔《温志·艺文》云："文集存，未梓。"

缵绪，大埔人。文具见《百侯杨氏文萃》。凡文五十八篇，诗一百二首。（大埔《温志·艺文》又有《与欧阳藩台书》，《文萃》缺载。）

李氏琛《一草芦集》　《阮通志》，嘉应《温志·艺文》。

未见

琛，字少游，程乡人。康熙癸酉举人。

李氏锴《五峰草堂诗钞》　《阮通志》，嘉应《温志·艺文》。

未见

《粤东诗海》："锴字允求，诸生。诗法晦翁、白沙。随在有沂水春风之趣。所为诗皆有灵奇之气。"锴，程乡人。

林氏绍鹗《时弋草》二卷　《周府志》本传。

未见

绍鹗，字云立，惠来人。康熙岁荐开平训导。

林氏元桄《署凉堂诗草》　海阳《吴志·艺文》。

未见

元桄，字拙山，世榕子。康熙间县丞。

黄氏道禧《苐园诗稿》　海阳《吴志·艺文》，《古瀛诗苑》。

未见

道禧，字仲喜，海阳人。诸生。

梁氏日暾《深柳堂集》　　海阳《吴志·艺文》，《古瀛诗苑》。

未见

日暾，字肯新，海阳应龙子，诸生。

李氏明连《药栏诗稿》　　海阳《吴志·艺文》，《古瀛诗苑》。

未见

明连，字宏辑，海阳人。诸生。

陈氏珏《砚痕堂诗文集》

阙　　诗有原刻残本（饶氏天啸楼藏），《莲山家言》选本。

海阳《吴志·艺文》仅著录《诗集》，《古瀛诗苑》称《诗文集》。珏字比之，号双山，衍虞季子，太学生。其诗清丽渊雅，尤工描摹景物，辄能入微。沈归愚《清诗别裁》选之。珏遴潮人诗为《古瀛诗苑》，自选其诗共十四首，《莲山家言》选一百五十首。

张士琏《序》云："余到潮五载，始识双山。双山，积学士，诗辞古文卓然成家。余日奔走簿书，无暇及翰墨，故多疏之，非只愧谢无文也。近补修邑乘，延双山捉刀，始尽其平日手著稿见示。读之，满目琳琅，手不忍释。虽间杂神仙浮屠之说，而触物感时，流连往复，皆能抒写其性灵，而畅达其胸臆之所欲言，有可传双山者。而双山之遇不遇，非所论也。邑志中爰摘一斑，以窥全豹。双山，陈其姓，名珏，海阳秋溪人也。"

宗颐按：《研痕堂文集》，不见传本。珏文今存者，有《岭南谪宦封》（见《胡府志》）、《飓风赋》（见《周府志》）、雍正《海阳县志序》、《上当事救荒策略》、《上当道修堤策略》、《橡木赋》（见海阳《张志》）。

《过庭集》

未见

杨之徐《序》，略云："双山出其《过庭集》，受而卒读，流通不忍释手。才大运以精思，气昌纬以密理，既浑灏而流转，亦芳洁而妍丽。无体不有，无美不备。"（《企南轩编年录》）

林氏青门《自愧集》　　南砂《林氏家谱》。

未见

杨钟岳及峨嵋知县徐上为之序。青门遗文，今存者有《遂溪记》、《祭山长王老先生文》、《郑夫子灼凡传》、《鸿声集序》、《族谱序》、《狮山记》、《回旧里记》、《鱼舟记》诸篇。

陈氏龙光《慎余草》　　惠来《张志》本传。

未见

龙光，字远心，国英子。康熙丁卯与辑邑志，张经称为“诗律长城”。

梁氏梦剑《蓼处堂诗集》　　海阳《吴志·艺文》。

阙　　诗见《古瀛诗苑》。

梁氏，海阳人。

方氏之孝《心远堂集》　　惠来《张志》本传。

未见

之孝，字孺子，锡子，陈园公门人。顺治辛卯，魁省闱。诗见惠来《张志·艺文》。

叶氏拂云《龙桥诗集》　　《古瀛诗苑·今集》。

存　　家抄本。

拂云，字白也，一字铁柯，澄海人。诸生。

陈衍虞《序》，略云：“前此万、泰、启祯间，郡人讳言诗，即有高谈风雅之士，群起而咻之。塾师授徒，父兄训其子弟，皆云此道与制举相左，志缨绂而事声律，犹章甫之适越也。自吴海日先生居林下，始好为诗。当日属和者，独杨公承之，继而叶公华淑唱于澄，最后谢儒美解元声金戛玉，誉望熻然。而唱于揭者，又有郭正夫太史，于是潮士始知有诗，然犹以为一去卮无当也。今际右文之朝，圣天子屡以此试，馆阁诸公且有以诗赋簪笔承明者。故潮益无诗，非无诗也，夫人而能为诗也。夫人而能为诗，究之得此道正法眼藏，必以叶君白也为祭酒。君固华淑公之文若也。承两孝廉家学，渊源深厚，才锋飙迅，而又根原汉魏，泽以四唐诸家，故落腕谋篇，峥嵘博雅，所谓芙蓉错绣，春草芊眠，不足以喻矣。吾不能辨其派为何代何人，但举汉魏则似曹刘陈应，举四唐则似沈、宋、储、王。信白也众美能兼，非寻声斗叶

者流所能衣冠叔敖也。”（《莲山续文稿》）

姚氏振琦《梧庵文稿》　　《企南轩编年录》。

未见

振琦，字梧庵，潮阳姚春元子，贡生杨之徐为序。

孙氏克家《遗音》二卷　　惠来《张志》本传。

克家，字贞棐，惠来人。家世《毛诗》，遁迹陇亩，有皎月寒潭、丹崖翠壁之概。

卓氏伯元《月湄草堂集》　　《阮通志·艺文》。

存　　揭阳《李志·书目》云：稿本未刊。

伯元，字菁岸，揭阳人。诸生。

佘氏士俊《笔樵文集》、《近体诗集》　　《阮通志·艺文》。

未见

士俊，字伯慎，澄海人。岁贡。

贺氏南凤《南凤诗赋古文辞稿》　　《周府志》本传。

未见

南凤，大埔人。

罗氏锐文《麈垢集》　　大埔《温志·艺文》。

未见

锐文，字台臣，大埔人。为诗文有时名。

陈氏泰年《东溪文集》四卷　　潮阳《唐志》本传。

阙

遗文今存《建叠石山志》、《道堂记》、《建水吼桥碑记》等篇。陈氏，潮阳人。

杨氏文宠《菉园诗集》　　海阳《吴志·艺文》。

阙

文宠，字藩卿，海阳人。贡生，诗见《古瀛诗苑》，清切近诚斋。

郑氏开莲《寄园草》、《江浦吟》　　海阳《吴志·艺文》。

阙

开莲，字伯青，诸生，海阳人。诗见《古瀛诗苑》。

陈氏士规《嗛珠堂诗集》　　海阳《吴志·艺文》。

阙　　《莲山家言》选本。

士规，字景之，号鹤洲，衍虞侄。《古瀛诗苑》选四首，《家言》选一百四十首。

陈衍虞《序》云："我家阿咸，少治经生业，醉心风雅，时论比之潘、陆。羲轮疾走，鹏云失飞，又复砥耿介之操，所至落落寡合。雅好撷瑛瑶于汉、魏、四唐，虽夕漏晨钟，不辍苦吟也。顾其诗纤丽婉约，大不类其为人，时论又比之梅花广平，闲情栗里。乃三冬葛帔练裙，无从索长安米。一片赋手骚情，疑为广柳车中贫鬼所夺矣。近来羽书旁午，狼烽飙回，益无地可以自见，尽舒其悲愤于东阳四声。诗不穷不工，古人信不欺我。马少游谓其弟援曰：'汝大才晚成。'忆高达夫是岁方始学诗，而绾会稽玺绶者，只早公孙弘十年耳。吾家子侄多喜吟咏，当以是子为孟起，其益磨砺以须，毋谓风尘瓠落，遂不能矫翎奋鬣也。阿咸为谁，景之士规也。乙卯园道人序于羊山草堂。"(《莲山续文稿》)

陈氏士鼎《洞中草》　　《莲山诗集》。

阙

士鼎，字位之，衍虞子。诗见《古瀛诗苑》。

陈氏贲《亦园草》　　海阳《吴志·艺文》。

阙　　《莲山家言》选本。

贲，字元之，海阳人。诸生。

陈氏艺衡《爱园诗草》　　海阳《吴志·艺文》。

阙　　《莲山家言》选本。

艺衡，字博之，一字爱园，海阳人。诸生。

陈氏周礼《自怡堂诗草》　　海阳《吴志·艺文》。
阙　　《莲山家言》选本。
周礼，字心之，号士复，衍虞子，《古瀛诗苑》选六首。

陈氏屿《屏山诗集》　　海阳《吴志·艺文》。
阙　　《莲山家言》选本。
屿，字昆之，号鲁山，海阳人。《古瀛诗苑》选七首。

陈氏王猷《蓬亭偶存诗草》十五卷　　《阮通志》，海阳《吴志·艺文》。
存　　道光己酉补刊本；《莲山家言》选本。

王猷，字良可，号砚村，周礼子，肇庆教授。《清诗别裁》、《广东诗钞》、《粤东诗海》均选载。蓝鼎元称其得力杜、韩，尤工山水诗。梁崇一谓有少陵"万丈潭"神力。《诗集》曾与制义刊于端州。

林景拔《序》云："郡先哲园公先生，著述等身，称'岭海文献'，名震寰区。今砚村其孙也，生而循环几杖，目染耳濡，自童髫时，早已过绝人矣。高掇秋魁，方在妙龄，余居相去二百里，未缘一亲謦欬。晚值公车北征，霜风交辔，略窥涵负。嗣偶共入秦，同客蓝田，相与探辋川遗胜，睹其一二遣兴，心眼尤豁。归涂羸马孤船，陟险穿波，砚村蓬勃，不禁洋缅。余既倾倒砚村，自是情好逾密。其后砚村铎响，张文献公旧里，自皋比谈经外，凡情之悲愉，遇之屯亨，物态之暄寒，世路之夷险，一寄之于诗。他如月影风声，山青水绿，亦尽于诗焉发之。诗故宗少陵，兼出入靖节、摩诘、香山之间。博积既久，又日所游寄，唯是笔床茶灶；其他纷挐靡曼，不交于胸。就数往返燕道，得丧亦肝臂随付，无从窥其牢落，冲怀自加人一等，以此学邃神恬，吐属自异。比年，余客金台，所与交率多当代名流，要求质文相宣，如砚村者绝少。砚村岂徒詹詹而与世俗竞长已乎？先生雄长词坫，及砚村而取精用弘，祖武益光，延而过庭闻诗，家擅风骚。砚村但以其诗振音空谷，而作述开继，一生俯仰，藉以无负，是区区者固其绪余，要亦不可以无传也。因为之序。康熙甲午岁仲秋日，同里同学弟林景拔拜撰。"

楼俨《序》云："吴越之学诗者，标新领异，辄思变化于宋元；而谨守唐音勿失者，惟闽人、粤人。于中粤人尽善，粤人多学而识之，其于初唐之四

杰，大历之十子，举凡王、孟、李、杜、张、王、元白、温、李、皮、陆之作，类皆深探力取。乃其自得之也，莫不具体而微，斯真善学唐人者矣，不若闽人之墨守开元、天宝一派者也。潮阳陈子砚村者，园公先生之文孙也，胚胎前光，其家学可知。以名孝廉秉铎连州，余初见之翠中峰下，风神潇散，早识其非苜蓿盘边人物矣。近因摄事来州，得读其新诗一卷，五言古有规模陈拾遗、李供奉者，而间亦出入于韩侍郎，七言古诗则全摹韩矣。五言近体初学王右丞、孟处士，而傍及于钱、刘诸家，七言近体则又有大历风味，而一二佳者不减《松陵倡和集》中。合作杜工部所谓'转益多师是汝师'者，此真学诗之三昧也。风神潇洒，毫无适俗之韵，又奚必阑入于宋元诸贤，而后为新异哉！余初好倚声，即学李义山为诗，继乃喜读王摩诘集，又弃而专攻少陵、昌黎两家，于宋元中又极爱眉山、遗山篇什。迄今老大无成，每一执笔，纤音侧调，集于腕下。虽填词之结习未除，而亦自沿吴越风气。余于是服粤人之善学唐诗，而又不敢轻议闽人也。康熙壬寅嘉平月，西浦同学弟楼俨书于余清轩中。"

《蓬亭文集》　　海阳《吴志》本传。

未见

许氏日炽《何有老人集》　　海阳《吴志·艺文》。

未见

《吴志》本传云：日炽官归，囊橐萧然，自称何有老人，集即以此为名。

张氏淇《嘘云集》一卷　　惠来《张志》本传。

未见

淇，字右川，经次子。

陈氏天生《东村诗文集》　　《古瀛诗苑》，惠来《张志》本传。

阙

天生，字祉典，惠来人。阳江教谕。诗见《张志·艺文》。

张氏钟《留砚堂集》　　《阮通志·艺文》。

未见

钟，字大石，康熙戊子恩贡，张灏子。

李氏于钰《溪声堂集》　　《胡府志》本传。

未见

于钰，字朗山，程乡人。结庐高峰，读书不倦。

杨氏铉《云房诗集》　　《古瀛诗苑》。

阙

铉，字邦鼎，明经，镇平人。

黄氏华《四牧堂诗集》　　《古瀛诗苑》。

阙

华，字太华，茂才。饶平人。

林氏垣《文漪园集》　　《古瀛诗苑》。

阙

垣，字紫君，平远人。明经，仕新安训导。

释氏德薪《劫灰诗文集》　　海阳《吴志·艺文》，《古瀛诗苑》。

未见

德薪，字起南，海阳人。得法崆峒，晚归潮，建华严庵于西郊。

方氏敦际《买笑囊集》　　惠来《张志》本传。

未见

《周府志》该集无“囊”字。敦际字溯崖，惠来人。诸生。

杨氏长发《会城记行诗》

存　　抄本（饶氏天啸楼藏）。

长发，字虬峰，钟岳曾孙，集为长发已亥冬往还会城纪行之什。诗共一百五十首，有“长发”及“虬峰”二印，似作者手写本。末附自跋诗一首，云：“三十八年簪花客，重装行李趋羊城。水陆原分南北路，肩舆却便去来程。寒花经眼多新色，野曲度风尽好声。背囊藏弃有何物？一卷巴词希

法评。”

《燕中草》　《三渔集》杨少山诗注。
未见

林氏一铭《砚田轩诗钞》　饶平《刘志》本传。
未见
一铭，饶平人。

钱氏士峰《蜗庐里集》、《退思小集》　《胡府志》本传。
未见
士峰，饶平人。

陈氏沆《百镰钢文集》　《周府志》本传。
未见
沆，澄海人。贡生，曲江训导。

郭氏殿捷《慕斋诗文集》　《古瀛诗苑》。
阙
殿捷，字逊三，普宁人。诸生，《古瀛诗苑》选七首。

陈氏守镔《茧窝诗集》　《阮通志·艺文》。
未见
守镔，字茧庵，澄海人。贡生。诗见《胡府志》、澄海《李志·艺文》。

林氏鹿鸣《凤城诗草》　《阮通志》，海阳《吴志·艺文》。
未见
鹿鸣，字芳士，海阳人。举人，雍正庚戌，拣发粤西。

陈氏学典《小蓬亭诗草》六卷　海阳《吴志·艺文》。
存　道光乙酉刊本。
学典，字潜崖，王猷子。是集为道光间陈广泽所辑。自癸巳至壬子，共

诗三百首。据黄钊《序》，亦名《岵庐草》。首又有雍正甲寅重庆周开丰《序》。

黄钊《序》云："诗者，心声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将尚论古人，诵其诗，不知其人，可乎？故知人始可论世，而论世必先知人。海隔陈氏潜厓公，蓬亭翁之次子，莲山翁之曾孙也。莲山翁在国初以诗鸣，施愚山称其文章风雅遍天下，吴次尾亦曰：'世鲜通人，吾以属之园公。'园公者，莲山翁自署其字也。莲山翁解组后，优游林下，年八十余。孙古喤别驾与之游习甚，其推重尤甚。尝序其《莲山家言》，谓'京兆高华，当日无过杜预扶风，继述五世，乃有韦彪，至满目芝兰，一门师友，未有如园公者。'是时蓬亭翁依依膝下，潜厓公犹未与也。蓬亭翁于康熙辛酉举于乡，司铎曲江、连州，教授端州，潜厓公始随侍。迨庚子登贤书，庚戌公车北上，而蓬亭翁捐馆端州。归榇停南岩，潜厓公计偕归，已不及见。乃移苫块，出宿南岩，哀其志者颜之曰'岵庐'。南岩者，西湖山老君岩也。余数游其地，寻积翠亭旧址，见莲山翁父子祖孙衣冠袍笏，左右栗主，从祀穆然。思蔚园当日筑亭讲《易》之胜，比读《小蓬亭诗》，又凄然如见潜厓公倚庐饮泣，猿啼鹤唳，迹灭声销，使吊古者彷徨徘徊，而不忍去。于是叹陈氏之泽，不但风骚嗣续，可百世祀也。夫潮自前明迄今，理学名贤，接踵而起。潜厓公后出宰甘肃金县，所为诗，理致清赡，词旨和雅，其为循吏，益可想见。余尝谓莲山翁当日为词场尊宿，槃敦风流，与国初诸老争鸣于世，何郡志不归之《文苑》，而列之《义行》？于是知苏文忠作《韩文公庙碑》，谓潮之士皆笃于文行，盖文行并重，行先而文后也。读《岵庐草》，知潜厓公之继述，不徒以诗见矣。道光己酉小雪日，镇平后学黄钊序。"

唐若时《序》云："余不知诗，故不言诗。不言诗，又何敢妄序人之诗哉？海阳陈生于烧，持其尊人潜厓公所著诗稿，欲余一言以为序。余乃欣然受之，曰：唯唯。抑又何也，岂不知诗而欲强序其诗耶！然余虽不知诗，窃尝读《三百篇》矣，见贞淫邪正，莫不各肖其人以出，是知诗固道性情者也。自汉、魏、唐、宋以来，无不祖《三百篇》以立言，而变其体，有五七古、五七律、五七绝之分。体制虽变，而性情则必本天而动，初无今古之殊。性情不殊，则今人之诗，何莫非古人之诗？谁谓古今人不相及哉！如必泥一定成法，而曲意以就之，是灭其性情，而强合声律，此中当无复有诗矣。潜厓，海阳名宿也。以孝廉任甘肃金县令，文章经济，啧啧人口，余耳熟者久之。惜公已故，不获一见以慰夙志。余承乏兹邑，令嗣以其集见示，并道其生平。

其为人也，恬澹廉静，爱读书，多所著作，不轻示人。居官有循声，慈惠感人，苞苴屏绝，公余则吟咏不辍，故殁后琴鹤之外，别无长物，惟旧笥中遗稿甚富。今称其诗数卷，曰《小蓬亭集》。《蓬亭》者，潜厓尊公砚村先生集名也。潜厓宗其学而有是集，故小之。凡以见家学之渊源，而继述之克肖也。余虽不见潜厓，而读其诗，以想其人，亦可得生平之梗概于卷轴间矣。至诗之气体高洁，律法精细，余不知诗，不能深悉其奥，故不敢详为论说。然见其词意温厚，音韵和平，莫不有性情流露于楮墨间，是所谓贞而不淫、正而不邪者，已得《三百篇》之宗旨矣。视夫世之专事雕刻，极牛鬼蛇神之态，以诡谲惑人者，又奚啻天壤哉！是说也，人谓余知诗也可，人谓余妄言也亦无不可。乾隆己巳孟冬，关中唐若时拜书。”

杨氏森《此木居集句诗》二卷

存

森，大埔人。

杨氏文焱《南溪吟草》一卷　　大埔《温志·艺文》。

存　　上二种合刊。

焱，大埔人。乾隆壬午举人，琼州教谕。

杨森《后记》云：“计焱所为诗，一百有奇，虽出自年少，然亦有可观者。余悯其千里来省余，而沦没不归，是命也夫。后吾友仇愚谷从思勒回，道经滑石河口，作七言以哀之。又最爱其《流虚》一赋，络绎千言，为之序，拟之于王子安。盖才有不同，而其遇则均也。甲辰腊月，怀庭氏记于潮州城之西斋。”

饶氏赞采《阶云轩诗集》　　大埔《温志·艺文》，《洪志》本传。

佚　　《温志》本传云：“散佚，未梓。”

赞采，字宗鲁，大埔人。雍正丙午举人。

杨氏黼时《撷英斋诗文集》　　大埔《温志·艺文》。

阙

黼时，字式衮，号逊亭，大埔人。乾隆丙辰进士，黄梅令。今存文六篇，诗四十八首，见《百侯杨氏文萃》。

杨氏缵烈《环山书屋内外集》　　大埔《温志·艺文》。

阙

缵烈，号前村，乘时弟。乾隆丙辰举人，和平县教谕，蔺涛延修县志。所撰《邑名音义》、《埔邑赋役》等篇，即当日志稿文。见《百侯杨氏文萃》者三十一篇，诗四首。

杨氏梦时《宝阴馆文稿》　　大埔《温志·艺文》，《洪志》本传。

未见

梦时，字式愚，号蝶庄，大埔人。乾隆丙辰恩贡。

杨氏天培《西岩诗钞》十二卷、附《集唐稿》一卷、《集杜稿》一卷　　大埔《温志·艺文》。

存　　初刻本。

天培，大埔人。集凡诗六百余首，分二册。

刘宗魏《序》云："岭南诗学，始于曲江相国。自宋明以迄于今，五子三家，称极盛矣。而潮又岭东一隅也。然昌黎过化，天水倡学以来，所谓浸淫两汉，规模三唐者，代不乏人，未可以海疆僻远，音韵弗通疑之也。赣与潮仅隔一岭耳，予幼学为诗，读五子三家，为之欣然神往。遥思海澨山陬，必有人焉，擅风雅之宗，主骚坛之盟，足以远绍前徽者，特未能一二觏也。其后官词垣，侍少宗伯莘田夫子侧，语及东南人物，诗派源流，宗伯因言同年友大埔西岩杨君诗，本诸性情，不事雕饰，有唐宋人规模。时以不得读为憾。后西岩需次入都，时相过从，乃得睹大略，居然元豹一斑。及西岩休官旋里，予亦请养南归。应容斋太守之聘，司讲席于韩山，西岩复设教龙湖，相距三十里，因得尽读其诗，而叹宗伯之言为不谬也。夫诗，心声也，必其人天怀简澹，超出乎人情世味之外，始能不袭陈迹，而卓然有以自得其性情。西岩潜心学问，专极群书，吟咏而外，无他嗜好。即官黔中，公余，焚香独居一室，声色玩好之侈靡，荣朊利禄之得失，澹然不以撄心。故其根柢性灵，涵泳典籍，有自然之妙，如出岫孤云，趋峡流水，春林鸟啭，清夜猿啼，不自知其揣摩之迹，布置之劳，固可以由唐宋而直追汉魏矣。夫又何难与五子三家，后先树帜哉。西岩以博学将司教铎，欲以其所得者倡诗教于岭南，以继先民之辙，取所著五七言诗付剞劂，而问序于余。余本不知诗，然以所得闻

于宗伯者，转质之西岩，或者以为有当乎！乾隆壬午春谷雨前一日，门年眷弟刘宗魏顿首拜撰。”

杨氏中龙《北海诗文稿》　　大埔《温志·艺文》。

存　　《温志》本传云：集曾付梓。

中龙，号北海，大埔人。乾隆丙辰进士。凌扬藻《岭海诗钞》录其诗。

杨氏文振《种德堂文稿》　　大埔《温志·艺文》。

未见

文振，号东川，乘时季弟。乾隆乙丑进士。

杨氏演时《紫来堂诗文集》　　大埔《温志·艺文》。

佚

演时，号半崖，大埔人。乾隆乙丑进士，授编修。知府周硕勋延修府志。文存《潮州守周公生祠碑记》、《祭梁燮庵司马》二文。

杨氏缙铨《友梅居全集》　　大埔《温志·艺文》，《洪志》本传。

未见

缙铨，字甄品，号衡堂，大埔人。乾隆丁卯举人，会同教谕。

王氏拱《仿槐堂诗钞》

佚

拱，字泽照，号景辰，澄海人。乾隆壬申进士，顺义知县。

陈氏登泰《听涛楼文集》　　大埔《温志·艺文》，《洪志》本传。

未见

登泰，号驾山，大埔人。乾隆乙亥举人，琼山训导。

杨氏寿磐《渐亭诗文稿》　　大埔《温志·艺文》，《洪志》本传。

未见

寿磐，字展裔，大埔人。乾隆戊子举人，陕西郿县令。

丘氏殿章《韶濩正音》　　大埔《温志·艺文》,《琼州府志》。

未见

殿章，大埔人。乾隆壬午举人，榜姓萧。

饶氏商《西园初稿》　　大埔《温志·艺文》,《洪志》本传。

未见

《饶氏族谱·文献传》作疏园。

蓝山称其泛酣于《易》，得趣于《庄》，露吟咏以写澄怀。商，大埔人。

饶氏堂《见南轩诗文集》　　大埔《温志·艺文》,《洪志》本传。

阙

堂，字公敬，号寄麓，大埔人。乾隆戊子岁贡，选授开平司训，修族谱。文无传本，有《韩湘子辨》(《周府志·艺文》)、《瞻六堂集序》(集卷首)，他见大埔《饶氏谱》中，所撰家传甚多。

郑氏倩《南楼遗稿》　　《韩江闻见录》。

未见

倩，字南楼，海阳人。乾隆庚寅举人，昌时族叔。

郑氏大进《爱日堂诗文稿》　　揭阳《李志·书目》。

存　　揭阳《李志·书目》云：未刊。

大进，揭阳人。

饶氏崇魁《探云轩文稿》、《水部诗集》　　大埔《温志·艺文》,《洪志》本传。

未见

崇魁，字秀峰，大埔人。乾隆辛卯进士，工部主事。

陈氏元濬《致和堂稿》　　澄海《李志》本传，《广州府志·宦绩》。

未见

元濬，字深雄，澄海人。乾隆乙亥举人，香山训导。

饶氏鸣阳《竹轩文集》　　大埔《温志·艺文》,《洪志》本传。
未见
鸣阳，字举上，大埔人。乾隆庚子举人。

陈氏嘉谟《晓峰集》　　大埔《张志》本传。
未见
嘉谟，号晓峰，大埔人。乾隆庚子举人。

林氏日华《城南诗庄续草》、《留都草》、《纪行草》　　海阳《吴志·艺文》。
存　　《续草》钞本五六册，未梓。
日华，号旦兮，海阳人。乾隆癸卯举人，安东训导。

吴氏常椵《祉庵诗文集》　　大埔《张志》本传。
存
常椵，字锡福，号祉庵，大埔人。乾隆壬子举人，倡结东山社，工骈体文。

方氏云起《树木堂文稿》
存
云起，号湘雯，普宁人。乾隆甲寅举人，东莞教谕。

王氏德徽《彤规素言》
存　　民国戊午印本。
德徽，乾隆时揭阳陈毅斋妻，工诗词。南澳人。书凡诗三十七首。民国其裔孙文焕刊行，周易为点校，序称其诗可作家庭轨范，多为有关世道之文。

饶氏鸣镐《凤轩诗文稿》　　大埔《洪志》本传。
未见
鸣镐，字苞九，大埔人。乾隆癸丑进士，南宁思恩知府。本传云：著诗文稿及评释先正文数百篇。饶堂撰传云：为文熔炼经旨，掞华摛藻，人皆目艳心赏。

饶氏咨畴《朴埜诗文集》　　大埔《温志·艺文》。

未见

咨畴，字畏垣，大埔人。茂名训导。

陈氏鸣鹤《耕心堂賸稿》　　海阳《吴志·艺文》。

存　　旧抄本。（饶氏天啸楼藏）

鸣鹤，字和之，海阳人。与林日华唱和诗，录自辛卯至庚戌。

林日华《序》："吾友和之陈君，负颖悟绝特之资，济该博宏伟之学。自其少时，好为诗歌，固禀尊人君典先生庭训，要亦天性使然也。每一诗出，郁如锵如，皎如灿如。当其酒酣耳热，矢口而吟，迅笔而书，藻思佳句，雨集云来，莫不惟心所适，盖有不拘拘求合于古人，而能直造古人之域。余与和之交日久，晨夕周旋，频相示订，若谬以余为知诗也者。然余自反，虽于《风》、《雅》雅好扬扢，究终不能窥厥奥窔，其视和之，不重可愧哉！篇什具在，固知余非痂嗜也。比和之授儿辈，以《耕心堂賸诗稿》寄余陇东冷署问序，一展卷间，向之郁如锵如，皎如灿如者，宛然在目，余馨不散，逸韵犹存，蕴山烛汉，更有睹所未睹者矣。无他，气愈充，语愈壮，志气愈高，光焰愈大，顿挫泛郁，即置诸古人篇章中，几无可复辨。彼世人局工于一联只字，闲者不啻蝇声蚓窍，诗云乎哉！余耄矣，匏系一毡，相见何日？聚散之感，不禁握管而益怦怦也。"（海阳《吴志·艺文》，抄本卷首有嘉庆十年德庆温瑞桃《序》。）

李调元《雨村诗话》："余试粤东诸生古学，先以诗，次必以《竹枝词》，命题盖以观其土俗民情也。海阳陈鸣鹤云：'乍寒乍暑浑无定，当午乘风晚著棉。自是岭南多气候，日中常备四时天。'此诗今抄本《耕心堂賸稿》无之，得此可补其阙。"

郑氏昌时《岂闲居吟稿》　　海阳《吴志·艺文》。

未见

昌时，海阳人。

《鸡鸣集》、《学海集》

未见

《韩江闻见录》"缄口稳"条云："时予徙椅羊城，方著《鸡鸣集》。"又《怀人诗》注，称有《学海集》一书。

饶氏庆捷《桐阴诗集》八卷　　大埔《温志·艺文》。

存　　嘉庆辛酉刊本，民国二十六年重印本。

《阮通志》据《粤东诗海》作一卷，非。集凡八卷，有《趋庭草》古今体诗八十四首，《韩江草》古今体诗七十七首，《粤江草》古今体诗八十九首，《京江草》古今体诗七十首，《瀛洲草》古今体诗一百十五首，《吴淞草》上下集二百首，《薇垣草》古今诗体一百八十首。饶氏，大埔人。

陆锡熊《序》云："学者之为诗古文辞，犹轮人之为车，匠人之为宫室也。车有庳者、崇者、偃者、翘者，辕有修短，辙有广狭，宫室则自重阿飞甍，层栌牙桷，以迄茅苫土涂，伏梁暗槛，纷然不同。然良者为之，则能各尽其巧，否则形虽具而精不存焉，无益也。诗古文辞，源流派别众矣，势不能家摹而人仿之，亦惟竭其聪明才力之所及，优而游之，渐而积之，以蕲至于自然。其卒也乃神明变化以自成其家，而求之于古人，亦无不一一吻合也。漫塘检讨之诗若文，余向者最赏其清俊拔俗，而未得尽睹所作。今年检讨客海上，乃出其《桐阴》初、二、三集，示余商榷，因得而遍读之。见其骈体芊丽而渊亮，古文委折而冲融，诗则诸体俱佳，大抵七言排宕，五言缜栗，时时自出新意，不涉蹊径。庶几能自竭其聪明才力之所至，而不以家摹人仿为工者，检讨苟由而充之，使变化于规矩之中，则进于古人，不难矣。适余将有远行，匆卒不获作序，因题数语简端归之。检讨其以余为知言否也？乙巳小春，沪城友人陆锡熊书。"

万承风《序》云："承风自入史垣，得曼唐先生教，多所裨益。间读其诗，深厚和平，穆乎真盛世音也。覃溪前辈常言于众曰：'岭南颇多诗人，饶曼唐尤卓卓者。'前年承风奉命视学粤东，按临至潮，于大埔尤多佳卷，诗亦不愆于律，知其得于乡先正讲求，匪一日矣。是时先生以忧归，讲学于韩山、端溪二书院。承风按试时，获一询问起居。辛酉八月，试事毕，先生以所镌《桐阴诗稿》八卷，使承风序之，承风受而卒读，五古则追踪陶谢，七古则驱驾元白，五言近体，雄者如孟襄阳，澹者如韦苏州，七言近体则李工部、杜司勋之遗也，短句则逼真右丞矣。盖先生资学并茂，而又邃于诗律，故无美不备如此。八卷始于《趋庭》，不忘亲也，终于《薇垣》，不忘君也。不忘亲，孝也；不忘君，忠也。忠孝根于心，诗之大本既立，故宜其言之纯粹以精也。如先生，可以为诗人之宗矣。庄诵一过，恍然见阴那之山，五色之鸟，翱翔云端；又如过篷辣滩上，万石当波，雷声昼起，疑有十万蛟龙隐现潭中，皆

先生诗中所具之境也。因走笔书于简，于以质诸先生。”

邹鲁《序》云：“乾嘉间，潮嘉有两诗人，其一为嘉应宋先生芷湾，其一为饶先生曼唐。两先生皆客人，皆翰林，而官皆不达。宋先生诗，其才凌踔踔厉，磊磊落落，故其诗若神龙变化，不可方物也；若涉大海，浩浩乎莫测其津涯也。饶先生之品之学，又不独专以诗鸣。而其为诗，自其举进士时，即以‘漏声’、‘人影’一联，受知于嵇拙修相国。迨罢官后，乾隆五十五年东巡，献《集文选诗》十首，《东巡雅》十章。召试‘一目罗’诗，复被眷，谕阁臣，谓其诗尚不荒，可仍在翰林。翌日，授内阁中书舍人。寻以年老告归，修《大埔县志》，累掌韩山、端溪、越秀书院。万和甫侍郎视学粤东，叹为佳卷之多，知其得于乡先生讲求匪一日者，谓先生也。先生诗集刻于嘉庆七年，流播不甚远，故其诗名不逮宋先生。鲁少闻先君谈先生嘉言懿行綦详，盖宋先生为才人，其交游至广；先生为学人，平生师友，只翁覃溪、陆耳山、钱辛楣诸人。而覃溪沆瀣一气，覃溪与之唱和亦最多。观集中《和覃溪题黎瑶石隶书三箴碑拓本》，及《甘泉宫瓦摹本》、《庶常馆后堂敧器图》、《题苏诗施注宋椠残本》诸诗，非读破万卷者，不能道其只字也。然即诗言，其得力于昌黎、眉山两家至深，而世人知先生者鲜。今得先生族人公球、聘伊诸君，集资重刻，复寓书乞鲁为文，序其缘起。鲁谨序之于此。闻先生在翰林时，不为权贵所喜，故借大考黜之。当时权贵即和珅，然则先生非独以学胜，其品尤胜也。孟子论读诗，贵先知人，窃愿与世之知先生者一讽咏之。”

《馆课拟存》　　《井天诗话》。

存　　本传云：曾梓行。

陈氏名仪《慎余堂诗稿》四卷　　《阮通志・艺文》。

存　　嘉庆甲戌刊本；道光甲午重刊本。

名仪，字道来，号讷士，澄海人。乾隆庚子举人，万州学正。据其侄孙先题识云：慎余堂文数百首，读书心得若干卷，未曾付梓。所存《榕阴堂诗稿》，未经手定，则原稿初名《榕阴堂集》，诗选入《岭南诗钞》。

李书吉《序》云：“诗本性情，亦由境遇。性情一成不变，境遇与时推移。故有簪毫禁近，秉节外台，下僚闲散，幕职清华，肆志林间，寄情物外者，又有琐尾播迁，讥谗贬谪，异域羁人，空闺弃妇，生死殊途，盛衰易辙者。境遇既如是其不同，又何能强彼之诗如我之诗哉！然其中性情自在也。

夫岂无富贵不淫，贫贱不移，遇变而以忠节见，际困而以义命安者乎？是性情又不随境遇而迁也。余于嘉庆辛未六月，量移凤山，有诸生陈师愚、师鲁兄弟来谒，执年家子礼甚恭。叩之则其尊甫与余庚子同举于乡，曾秉铎韶之仁化，琼之万州，已物故二十余年矣。察其人，俱恂恂能守卧碑，能读父书，余以是重之。甲戌二月，师愚手其尊甫诗集丐序于余。余虽少好吟咏，奈折腰久，思尽竭，管尽髡，然颇喜读人作，藉以摆脱尘俗，殆犹背痒者，假他人之爪，搔自己之背云尔。爰展诵一过，更往复数过，乃起而叹曰：'先生真诗人也！'其冥情孤往，戛戛独造，不踏人町畦，不拾人牙慧，黝然者色，渊然者声。惟骨秀，故不为晚唐之绮靡；惟旨深，故不为宋人之率易：此先生诗之体也。若乃居乡则洽比其邻，婚姻孔云也；拔萃则吹笙鼓簧，承筐是将也；筮仕则思乐泮水，薄采其芹也；怀友则风雨凄凄，鸡鸣喈喈也：此先生诗之用也。夫用则因乎境遇，体则根乎性情，否则方先生幼贡成均，内廊官，外令长者若而人，而先生独苜宿寒毡；迨壮偕计吏，上金马，登薇省者若而人，而先生独风霜蹇卫。何以无几微感叹，流露于楮墨间？然则使易先生之地，而内廊官，外令长，吾知先生自若耳；易先生之地而上金马，登薇省，吾知先生自若耳。此非性情之笃实泛潜，冲融骀宕，曷克臻此？余故曰：'性情不随境遇而迁也。'夫如是，又何是徒以诗人目先生哉！余来也晚，已不获亲炙先生议论丰采，而惟于残膏賸馥，仿佛想像其为人，夫亦可慨也。夫遂命师愚亟付诸梓，俾后之人读是集者，亦如余之抚卷而流连焉，则先生其不朽矣。是为序。嘉庆甲戌仲春，常熟年愚弟李书吉拜序。"

邱庄《序》云："余同年陈讷士先生，粤之名孝廉也。乾隆乙酉，受知于翁覃溪先生，与冯鱼山、陈观楼、饶桐阴辈联镳并辔，齐名一时。余耳其名，而恨不得一见。迨庚子同举乡荐，辛丑赴礼部试，始获晤于京师。朝夕过从，密迩无间，因窃闻先生论文、论诗之微旨，尝出诗草数篇示余，吉光片羽，璀璨陆离。余读而好之，服膺者三十年于兹矣。去岁，余补澄海教，嗣君捧先生诗稿数卷，问序于余，乃窥全豹焉。顾吾闻之，诗者持也，所以持人性情，使归于正也。先生恬淡寡营，日以读书吟咏为乐，其为诗也，根柢于忠孝，发源于性灵，一本温柔敦厚之教。初秉仁化铎，往来韶峰、湞水间，胜迹名区，留题殆遍。及调万州，观烟波浩瀚，而诗兴益豪。大抵五古出入陶诗，七古宗杜、韩、苏三家，律则间摹刘、钱，辋川五绝，龙标断句，古今特绝，而先生实兼之。若晚唐之纤浓一派，则卑之无足论也。噫，此所以能自立门户，卓然成家与？或曰：'诗以穷而益工。'夫古今来，穷者未必工诗，

工诗者未必皆穷。先生之诗，先生之性情为之矣。区区以风云月露目之，岂知言哉！余非能诗者也，慕先生性情之正，故读先生诗，而乐为之序。嘉庆十五年岁在庚午，蒲月望日，连阳年愚弟邱庄拜序。”

陈氏名仪《诗教录》　　门人澄海杨廷科编录。

存

杨廷科《序》云：“温柔敦厚，诗教也。《三百》而后，代有作者，然求其有当诗教，足以垂训，代不数人，人不数篇。前明吾粤陈白沙先生之诗，抒写天机，能令闻者默为转移，如春风之被物。门人湛子甘泉特标出若干首为诗教，自今群奉为指南焉。科不敏，少受业于讷士陈夫子。夫子不徒以文教，而先以行教，真所谓经师人师，合而为一者。所为诗，独具手眼。大兴翁覃溪方纲学士督粤时，早器重之。嗣是浙东邱镇香学敏、三晋姚海帆秉哲、山右折霁山遇兰诸前辈，适官于潮，咸以此事推廷科就慎余堂诗稿三百六十首中，择其有关训诲者四十首，汇为《诗教录》，庄诵焉，犹然坐春风时也。后有与科同好者，读夫子之诗，不啻同奉夫子之教矣，非徒袭湛子之迹而以文词相耀也。门人杨廷科璧堂氏敬录。”

姚氏天健《远游诗钞》十卷

存　　道光辛巳爱日堂刊本。

《蔗尾吟草》作《倦游诗钞》。诗凡四册，为洪亮吉、顾汝敬所评选。古今体诗共一千四十四首。首又有唐仲冕《序》，及顾汝敬、王惕甫、李福诸人《跋》。

洪亮吉《序》云：“行轩姚君，天怀冲澹。早岁遨游，备尝世味之酸咸，人情之冰炭。意中先有不容已于言者，而豪素传之，故多缠绵泛挚，慷慨悲凉。其于古人体例，绝不沾沾然专师一家，定仿一格。渊渊乎，穆穆乎，出于至情至性之所流露。敦孝友，重人伦，访故交，寻旧迹，即或风云月露，湘瑟秦箫，任寄所触，往往感喟淋漓，词旨激楚，风流倜傥，语意周环，其洒落之致，骯髒之怀，洋溢于楮墨间者，令人讽咏之，一唱三叹，绰有余音矣。余与行轩未经谋面，屡寄稿问予。读其诗，知其折节虚衷，笃学有志之士，从此竿头猛进，溯流穷源，直可接迹汉魏，上薄风、骚，厚有望焉。余既评定其全集，复跋数语，弁诸简端。时嘉庆丙寅秋仲，阳湖洪亮吉序于更生斋。”

《岭海诗钞》：“姚天健，字行轩，澄海人。著有《远游诗钞》。王惕甫谓

不专于雕章绘句，而言中言外，时有与俗殊趣之意，流露其间。”

《井天诗话》：“姚行轩天建，澄海布衣也。有《远游诗钞》行世。吴县董琴南观察谓其诗出于至情至性，得《骚》、《雅》之遗意焉。五言如‘闯石舟斜落，翻涛棹倒穿’，‘梦回疑故里，思定在天涯’，‘木凋山露骨，冰结水吞声’，‘树根淘浪露，篱落逞风偏’；七言如‘东谷鸟呼西谷鸟，上山云叠下山云’，‘黛眉未展东风恨，青眼初窥灞岸春’，‘万峰云影低藏阁，一路松声欲近天’，‘半沼游鱼争午荫，满林啼鸟带春声’，俱佳。而生平杰作，尤在古风云。”（原文姚行轩误作竹轩，《远游诗钞》误作《远游诗草》，今改正。）

郑氏鸿谟《觉来堂集》　潮阳《周志·艺文》。

存　抄本。

鸿谟，字夏川，号懒庐子，廷楫子。是集为其曾孙锦城重辑。潮阳《唐志》作《秦烬集》。

郑氏廷楫《渔村集》　潮阳《周志·艺文》。

存　抄本。

廷楫，字德舟，号渔村，潮阳人。诸生，是集为从孙锦城重辑。

范氏秉元《彝甫诗文集》　据大埔《张志》本传。

未见

秉元，大埔人。

张氏对墀《丹崖诗文集》、《五稔外集》　大埔《温志·艺文》。

原稿佚，有辑抄本。

《潮州诗萃》云：丹崖才藻馨逸，早见知于李雨村、史卓峰两粤使。嘉应宋观察湘以诗文雄视海内，独奉丹崖为畏友。番禺刘朴石选其诗人《岭南群雅》。凌扬藻《岭海诗钞》亦登之。惜为境遇所窘，未尽其才。诗集为后人辑抄，丛杂特甚，然拨榛披沙，固一代之选也。对墀，大埔人。

苏氏才《喷饭集》、《怀德堂稿》　普宁《赖志》本传。

未见

才，普宁人。

张氏树勋《南塘文集》　　大埔《张志》本传。

树勋，号南塘，大埔人。嘉庆乙丑进士，新城令。

黄氏兆荣《警枕诗钞》四卷　　海阳《吴志·艺文》。

存　　刻本。

兆荣，字采南，海阳人。嘉庆庚午举人，主讲龙湖书院。是集前卷为兆荣手定，后一卷由吕玉璜摭拾丛残，为之补编。

《自序》云："少耽吟咏，苦乏骚朋。天籁不择好音，缘情以作消遣。马上枕上，计无日不呕心奚囊也。雪泥鸿爪，旧多散轶无存。兹就屋漏烟熏中，十缮一二，以待质之大雅。始丙寅，迄今。丙子、甲戌无诗，疾为之也。自辛未阅今，手一碗药，日与造化小儿争虫臂鼠肝，拥被呻吟，竟似江文通才尽情况，遂不觉悔从前心思之误用焉。玉溪生云：'今日爱才非昔日，莫抛心力作词人。'夫诗莫盛于唐，而当时诗客已有如是之感愤也。噫！丙子天中节，采南黄兆荣自记。"

徐一麟《序》云："予莅金山五载，公余之暇，与邑中英俊之士游，皆怀文抱质，彬彬乎有邹鲁儒学之风，而尤心折孝廉黄采南先生。孝廉规言矩行，玉色金声，温温恭人也。弱冠为诸生时，蜚华摛藻，苕发颖秀，即受知于今制府砺堂尚书。通籍后，体弱多病，懒赴公车，主讲瑞光龙湖书院，一以研经砥行，为诸生倡。为文原本经术，骎骎登作者之堂奥。出其绪余而为诗，温润缜密，清越以长，殆比德于玉焉。昔师乙论声歌，谓正直而静，廉而谦者，宜歌《风》。孝廉威仪庠序，出言有章，具玉应金舂之度，无弦幺徽急之音，其学醇，其养素也。予卸篆金山，行将于役漓江，过罗池之古庙，探灵寿之奇踪，惜未及与孝廉流连光景，形诸咏歌也。略缀数言于简端，以志别。嘉庆丁丑孟夏，平湖徐一麟书于借树山房。"

吕玉璜《序》云："郇卿子曰：'诗者，中声所止也。'情动声宣，声之所感不同。感春气者其声疏以达，感秋气者其声噍以杀；兼是二者以为诗，吾于采南见之矣。采南生而寒素，性刚介，不能和俗。然刻苦自励，兀兀彻寒暑，不少辍。曩曾读书于余问花庄，余年方就傅，每见其酒酣气热，独立苍茫，啸歌自得，隐然有欲得古之传人而尚友之之意。对余独嘻戏久之，若期为他日将伯助者。迨余稍长，慕为诗，窃以为言为心声，声必协中，诗乃可传。君谬许为知言，故酬倡往返，惟余为最密。其自为诗，因益期为廉直劲正庄诚之音。前大学士襄平蒋公，拔采南于众人中，誉望斗起。无何，一病

八年。病起，公车凡再上，弗售，归益窘。又遭室人交谪，衅生床笫，愈不自聊，为诗亦无复前日豪伉气。近司铎清远，非其所好，即引疾归。余方与林文峰茂才赋诗，以速其行，而凶问遽至。噫，采南竟死矣！采南死，而身后之可传者仅有其诗。孤子甫离襁褓，缀拾稍迟，恐罹虫鼠，是可痛也。吾闻人有视勋爵如敝屣，弃珍贝如苴土者，独至其文章，生必什袭，殁必魂魄守护。余向以是言为迂，今读采南诗而信之。是岁七月，梦采南羸体惨色，冷风袭人，袖其诗属定，醒而愕然。越日接讣，并其诗归焉。询知弥留所属，宛如昨梦。呜乎，余虽不知诗，其何敢辞编辑之任耶？近方厘其集为四卷，前三卷乃其自定，格高音亮，所谓'感春气者其声疏以达'也；后一卷摭拾丛残，词多愤懑，所谓'感秋气者其声噍以杀'也。倘使天假之年，顺其遇以昌其学，笙簧词苑，鼓吹休明，则所谓'为疏达而噍杀'者，驯致于廉直劲正庄诚之音，如是，又何愧郇卿子中声之旨哉！余所交诗人，采南为先，知我惟采南为最，死生付托，形诸寤寐，亦职有由。兹亟谋付梓，缀言卷首，以质世之读采南诗者。采南名兆荣，海阳人，嘉庆庚午举于乡，官清远县训导。卒时年四十有六云。道光辛卯小除日，同里吕玉璜序。"

吕氏玉璜《刻烛吟馆诗钞》四卷　　海阳《吴志·艺文》。

存　　家刻本，书共二册。

黄钊《序》云："潮州海阳，有慵于仕宦而勤于声诗，宦不必险而始淡，诗不必穷而后工，冲和闲适，一如其素履，则吕小伊广文其人也。小伊自束发就傅，即喜为诗。比壮，见称于当道名卿大夫，又遍交岭海外诗人，而其诗所造，遂卓然可传。其弟佩仙有隽才，早逝，小伊恸甚，辑其遗诗梓之。同里黄采南者，倜傥士也，司铎清远，侘傺不得志，将告归而疾作。一夕，小伊梦采南袖其诗属定，醒而愕然。越日讣至，并归其诗，知弥留所属，遂哭而梓行之。又尝欲汇潮之诗人所作为《潮声集》。然则小伊于诗，非第己之勤已也。自以诗为性命，推而至于兄弟朋友，莫不以诗为其性命，即旷世相感，犹将搜辑而思有以传之。今读小伊之诗，缠绵温厚，性情见焉。然则小伊又岂第诗人已哉！小伊之言曰：'诗之境，非可浅尝辄止也。而宦之味，不可不浅尝辄止。'故司训曲江，数阅月即告归。夫司铎之职，非若令长牧守，有宦海风波之险，当急流而勇退也，而小伊亦淡焉置之。皆谓小伊慵于仕宦。有谓小伊家本素封，有田可归，有庐可返，故慵于仕宦。然则小伊固非穷者，世言诗必穷而后工，今观小伊之诗之工，又非信然矣。小伊诗厘为四卷，其

子祥麟能世其家学，属予编定。予与小伊为文字交近十年，稔其行谊，因序而及之。道光庚子年八月下浣，愚弟黄钊序。”

黄安涛《诗娱室诗话》：“余守潮州时，有海阳学博吕玉璜、玑璜兄弟，持所作诗求正。玉璜号小伊，玑璜号佩仙，家有恒产，闭户自精。兄弟间自为师友，埙篪唱和，所造正未可量也。小伊论诗绝句云：‘三岛十洲何路登，要从真佛觅传灯。原来诗即参禅法，上一层关更一层。’持论如此，知非安于小成者。其他佳句，如《晚过城南池馆》云：‘竹深多雨意，蕉密易风声。’《生朝述怀》云：‘性灵凭酒养，心事许花知。’《秋兴》云：‘文定羞谐俗，生涯仗读书。’《村宿》云：‘苦吟虫搅枕，短睡鼠窥灯。’《晓过珠坑》云：‘坏堤移纤路，悬瀑助溪声。’《南堤早行》云：‘流水荒阡多种芋，绕篱枯木尚垂瓜。’《秋夜书感》云：‘事到平时空按剑，人从悟后合交僧。’佩仙佳句如：《田家题壁》云：‘花深双犊卧，水断一桥横。’《荒庵小憩》云：‘耕耘僧事业，尘土佛容颜。’《书感》云：‘诗忙长废事，病久暂通医。’《闭户》云：‘幸有微疴堪谢客，苦无余力足抄书。’《岐岭归舟》云：‘天外孤云同我瘦，江干沙鸟笑人忙。’均能发挥性灵，藻绘烟景。韩江人士，未能或之先也。”

张维屏《听松庐诗话》：“海阳吕君小伊，携诗属为题句。小伊，潮州诗人，著有《刻烛吟》。黄霁青太守已采其尤者，入《诗娱室诗话》矣。余翻阅一过，又得佳句数联，录入《听松庐诗话》。中五言如‘溪山霜叶落，风雨酒人来’，‘天黑山泛影，潮青水倒流’，‘腥风吹夜市，乱雨人轻舟’，‘草暗寻诗路，花催病酒人’。七言如‘数重古壁压江山，三折惊涛环寺飞’，‘游子生涯书度日，美人消息雁横天’，‘岩腹泥深蜗聚国，湖唇草没鹭移家’，‘湘桥旧梦波仍绿，楚国相思豆正红’，皆可诵也。又‘水与秧争绿’五字亦佳。”又云：“《刻烛吟》初集，古诗以《南海神庙铜鼓歌》为杰作，篇长不备录。其咏古有云：‘徐福入海海无边，铜人乞露夜上天。铜人上天天有语，岂有神仙患巫蛊。’用笔冷峭，仍复浑涵，极得《乐府》神理。庚子七月，吉士茂才来省，奉其尊甫小伊学博《刻烛吟馆诗》，属为点定。复摘其句之佳者录之。五言如‘待晴僮晒药，趁暖妇移花’，‘身从病后贵，庭觉静来深’，‘秋将虫诉出，凉与雁飞来’，‘拭壁除蜗篆，分花夺蚓泥’，‘雨横风有力，寒极酒无功’，‘途远贪多咏，官闲养不才’。七言如‘抛来文字偿心病，计到功名损性灵’，‘蝌蚪文章争篆壁，蜗牛孙子各分庐’，‘玉敦珠盘今旧雨，花天酒地别离尊’，‘水荡萍蓬无住影，风催杨柳有离声’，‘炎凉能阅成奇士，迟暮同伤有美人’，‘长年不见真愁远，来日能逢转恨迟’，俱佳。”

吕氏玑璜《嘤其鸣斋诗集》　　海阳《吴志·艺文》。

未见

玑璜，为玉璜弟，有隽才，早逝。据黄钊《刻烛吟馆诗序》，是集乃玉璜所编定刊行。

张氏元阳《元阳遗集》　　大埔《洪志》本传。

未见

元阳，大埔人。

李氏永锡《植兰课余草》、《闲吟小草》　　澄海《李志》本传。

未见

永锡，澄海人。

何氏遹骏《艺田文稿》　　大埔《温志·艺文》，《张志》本传。

未见

遹骏，号芑田，大埔人。诸生。

陈氏延秀《鸿雪草庐诗文集》　　大埔《张志》本传。

未见

延秀，号均亭，大埔人。诸生。

张氏翱《张仪坡太史诗集》

存　　民国三十二年印本。

太史，大埔人。书为太史从曾孙张小春辑。诗及《金陵游草》共七十二首，杂诗拾遗百六十首，外附家传及哀诔，又家书二通。

《金陵游草》　　大埔《温志·艺文》

未见

饶氏重庆《烜圃诗文稿》　　大埔《张志》本传。

未见

重庆，大埔人。

饶氏重光《重光文稿》　　大埔《张志》本传。
未见
重光，号作宾，大埔人。廪生，辨订书画，家藏数千卷。

何氏孚光《三箭草堂诗文集》　　大埔《张志》本传。
佚
孚光，号尹崖，大埔人，贡生。志云：《集》失于兵燹。《温志·艺文》著录，撰者误作重光。

丘氏植《槐庭诗文集》　　大埔《温志·艺文》。
阙　　《潮州先正遗书》辑存，一卷，未刊。
丘晋昕撰《传》：植字槐庭，白侯诸生。琼州教授殿章后也。性伉直，著《槐庭诗文集》若干卷，刚峭如其人。咸丰间，扬州符孝廉葆森选乾嘉以后诗，续归愚尚书《别裁》，名《赏心集》，刊植诗入集内。

倪氏明进《中州初续集》
阙　　《柳堂师友诗录》选本；《潮州先正遗书》辑本，一卷，未刊。
倪氏，海阳人。

廖氏日昌《小丛桂室诗集》　　海阳《吴志·艺文》。
未见
日昌，字寅谷，海阳人。贡生，与黄兆荣、吕玉璜相唱和，所居曰载舟书舫。

陈氏希之《客惠州诗文草》　　大埔《温志·艺文》，《张志》本传。
未见
希之号竹庐，大埔人。嘉庆癸酉举人，主讲丰湖。

饶氏芝《商山文稿三集》、《北征诗集》　　大埔《温志·艺文》。
《诗集》存　　抄本。
芝，号商山，重光次子。嘉庆己卯进士，海盐分水知县。

冒广生《序》，略曰："饶于潮州，固右姓也。其科第之盛，门材之多且美，海宇贤达，称许无间。聘伊既富有网罗之盛心，则先施其近者，既与其族人重刊饶太史曼唐诗集，复辑其从祖商山先生诗为一卷，将杀青以传，督吾为序。先生以名进士，嘉庆间出为浙江海盐县知县，调分水县知县，尝一充乡试同考官。卒以鲠直忤上官归。其诗自用我法，有规其模李、杜者，先生笑谢之。间酷好明之公安，其《题袁中郎锦帆集后》云：'见于语言文字中，若散漫而实奇崛'，盖先生之自序也。先王之传不借诗，然读其《莅任》、《阅塘》诸作，则固蔼然仁者之言。其官书条告既不传，传此犹得其万一也。风俗之偷伪日多矣，为子孙者，视其父母、若祖父母箪食豆羹，犹见于色，矧其祖若父精神之所寄乎？矧非其祖若父精神之所寄，而独本敬宗牧族之义，以及其远者、疏者乎？然则聘伊斯举，若之何不叹为麟凤也！抑吾闻先生子曰褒甲者，道光间亦尝成进士，其鲠直乃过于其父，其为学自经传注疏、乐律、天文、河渠、百家、诸子无不窥，所为文下笔立就。聘伊能掇拾于兵燹虫鼠之余，得其一二，附兹集以传，亦犹曝书之有蠹鱼也。聘伊亦有意乎？则理而董之矣！"

饶聘伊《跋》云："右《商山诗集》，为族先达商山公任浙江分水、海盐等县事时所作者也。岁乙亥，余随丹师于役羊石，参编粤乘，因有重刊太史曼唐公《桐阴诗集》之举。今年秋，家茂才量我以此集抄本寄示，敬读一过，觉集中如《励士》、《恤孤》、《劝蚕》、《叹漕》、《延医》诸诗，俱神韵浑厚，力追古人，而一种勤政惠民之心，跃然纸上，尤令人钦敬无既。宜乎分、盐之民，以父母神君颂之。以视今之长吏，日惟从事于簿书筐篚，不知民生疾苦为何物者，相去果何如耶！即无此诗，而公固自有其可传者，诗特其一端耳。余恐其久而湮没也，爰命长男前光照录一帙，用以付梓，以公诸世。"

陈氏其章《蕴堂遗集》　　大埔《张志》本传。

未见

其章，号蕴堂，大埔人。道光乙酉举人。

沈氏佩金《友兰诗文集》　　大埔《张志》本传。

未见

佩金，号友兰，大埔人。道光己酉副榜。

陈氏超《省非诗集》　　澄海《李志》本传。

未见

超，澄海人。善诗赋，汪定圃中丞称其“笔意精到”。

杨氏骏贤《竹窗诗文稿》　　《百侯杨氏文萃》。

阙

杨氏，大埔人。

杨氏晓村《羯催集》、《吟香集》　　《百侯杨氏文萃》。

阙

晓村，大埔人。该集有杨蓬瀛等《序》。

吴氏亦材《吴任斋先生遗稿》　　丰顺《李志·艺文》。

存

亦材，号任斋，丰顺人。乾隆丙午举人，马平知县。

李介丞《跋》云：“右诗四十九首。《西归曲》二阕，为乡先辈吴任斋亦材先生解组后晚年所作也，余于家渭宾茂才家得之。诗为其先君蕊初明经馆于先生家时手抄本，曲则别一人所手抄。原本字多蠹蚀，且于作者年次先后，间有错乱。追念前贤心血所在，未忍其湮没不传，乃细加校订，次其先后，并以原稿有先生哲嗣吴兰皋进士诗一首附之，汇为一编。因原未定名，故名《吴任斋先生遗稿》。考先生以名孝廉，累官至马平县令，卓有政声。马平称广西左江大县，有道镇府同城，缺本冲繁，先生著称精明强干，以性刚直，遇事不苟阿诺，又勇锐图治，为同城上官所忌，率被议，奉旨降级调京引见，解任不赴，遂拂袖归。《西归曲》即在归途舟中所撰。诗惟《次象舟》、《龙笠衫》二首，及《答劝出山》一首，为解组后取道象舟时作，余皆归田后所作也。先生后半生之情志，皆可于诗曲中想见之。但其作宰之前，自京曹出任龙门、感恩、凌江等县教谕，及嘉应州学正，历官二十余年之所作，当必不少。惜其故家无存稿可稽，此编仅鳞爪而已，邑旧志本传亦未叙其著作，惟先生在籍所建立地方公益事业，为人所共见。今将是编书名于《丰顺新志·艺文》著录之，庶后贤知先生之文词，有与其事功并著者，亦即余辑先生是编之微意也。”

邱氏作霖《甘亭文稿》　　大埔《温志·艺文》。

未见

邱氏，大埔人。

倪氏元藻《涧南遗草》一卷　　海阳《吴志·艺文》。

阙　　《柳堂师友诗录》选本；《潮州先正遗书》辑本，未刊。

《柳堂师友诗录》："元藻字忠昌，号涧南，海阳人，郡廪生。君为晋三大令（明进）哲嗣。陈端崖广文方平，近袖诗二卷至柳堂曰：'此《中州集》，余母舅倪晋三大令遗稿也；此《涧南诗草》，余表兄倪涧南茂才遗稿也。先生留心岭南文献，盍传之？'余曰：'唯唯。'先读晋三集，爱其挽程鹤樵夫子之作，比张南山师哭翁覃溪先生四律同一泛挚，而哀忠吊古，皆有生气真意，以鼓铸其间。越夜，余独坐襟溟阁，海月欲雪，秋心悄然，偶披涧南诗，如读宋玉大小《招》，如读庾信《哀江南》，如读李华《吊古战场》，如读老杜《哀江头》，字字商声，言言血泪，而笔之超，骨之骞，味之隽，思之泛，调之响，词之艳，合集众妙，出以一心。高要莫元伯先生诗所谓'美人病去无灵药，秋士吟成有苦声'也。乔梓诗皆工，必为轩轾，涧南尤高于其父，而抚卷怀人，恨未生平一见。之子落落，彼苍茫茫，是可慨已。"

杨氏世勋《蔗尾吟草》二卷

存　　同治丁卯刊本。

是集上卷凡古今体诗一百四十二首，下卷凡一百三十五首，而附以《省游草》诗五十三首，《澳游草》诗一十首，另有文集未刊。

梁廷枬《序》云："予以壬寅捧檄，及郡，学使者輶轩适至。未百日，又奉调符，不获与人士聚首，而当时见于郡寓者，每籍记焉。增广生杨书麟世勋仅一接晤，望而知为积学之士。座次，缕缕询予著述，亦未暇出以相质也。逾年告养，代者番禺陈仲卿学博，昙同门友也。濒行，问士于予，以杨君告。仲卿诗名震岭海，故目空一世，而两年在澄，实以杨有针芥投，诗筒数还往。尝为书复予，盛称之。予羡其赏析之乐，则怅然久之。先是，予病新入学犒役与投贽等，思求官荒以代行，后或有指杨大山太史钟岳义地旁言者，杨君以贤裔持其间，予闻，遽为禁绝。杨君启谢，鱼雁从此不绝于道矣。今重来，而杨君先已作古，又为怅然者久之。其门下士许君琯岩袖其所为诗诣予曰：'吾师素耽声律，顾过即不复省。晚集为册，自言随兴而发，有时但取亟成

篇，收处不无稍率，且声韵亦虑间有未谐。他时付梓，非倩明眼人为我痛校不可’云。因率同门诸友，谆嘱予为点定。会端六闷雨，客履绝稀，穷日夜而卒业，虽地居海澨，然巨题可以抒发情性。然就中忧时感事，课雨问晴，往往再三致意，视流连光景者迥殊。即其运隶之妙，学足纬文，言皆有物，未尝屑屑取均燕雀，而情韵自远。五字则浑灏流转，追音王孟，不愧长城。《峤雅集》中‘落日洞庭’，差可比拟。每遇予意略有致疑者，即作者生平所自歉之故，爰为之稍叶宫角，相与印证，于简端虽不敢谓一字之师，然所以副诸君子之意，以追答杨君当日用情之诚款，胥于是乎在，故不复行以客气。以是起仲卿于九原，亦当为首肯矣。咸丰戊午五月望，顺德梁廷枏章冉甫谨序。”

邱对颜《序》云：“学惟有根柢，而后可以言诗文。根柢何在？明经为先。明经所以复性，性具于人，具于圣人之经。不明乎经，不可谓之儒林；不复乎性，不可谓之道学。若徒托空言，以矜口耳，钓声誉于一时，则叛经侮圣，奚可以言道、言儒，又奚可以言文、言诗？澄海杨竹尹道兄，为邑名诸生，其学以根柢为先，恂恂然笃于道，谨于行。其徒林林然，胥以儒修自励。李方赤方伯来观察时，询潮属勤学好古之士于家瑶林太尹，太尹特举竹尹以对。方伯赠以藏书，又以‘经明行修’四字表其庐。推方伯意，非徒以奖许者；重竹尹，实望潮人之为师、为弟子，尚勿堕于俗学之陋为应世之资，必穷理明善以求经之明，尽性诚身以求经之所以明，庶令潮人知诗文之根柢在于经，夫而后可以言学。夫人之为学，顾在用心何如耳。而用心之道，在于审所择。天生蒸民，有物有则，大而纲常伦纪，小而一言一行，一事一物，莫不各有当然之则。苟审择在经，斯理得心安，邪说暴行无由而作，民生其时，无复震惊诬惑之忧。盖经明则心不蒙，心不蒙则行自修。自天水先生以来，潮士沐昌黎教泽，向学者多臻于道，而足为乡党式型。竹尹尝著《岭南道学录》以贻其徒，李文园学使刊以行世，所以训潮士者深，所以推竹尹之心者亦至。言者心之声，竹尹善为古文，皆心之精。诗尤蔼然可风。其内湛然默乎衷者，日益虚静，其外充然发见于诗文者，日益和粹。故凡风日花鸟所见，无非道妙。壬子仲春，高徒许君瑄岩以道谊为重，不远千里寄以竹尹诗文集，命余为叙。受而读之，见其吟咏之际，即事即物，所以体验涵泳此心者，皆有从容自得之意。此即竹尹之所为道，即竹尹之所以为儒，非独其徒优游弗舍，即凡为学者，皆当就自家意思而深味之，相与磨砻而浸润之，以图不昧此心。因为推竹尹之心，以申其根柢之学，而时观之，并以自警焉。

同郡教弟邱对颜撰于南宾寓舍。”

郭氏铨《小吟山馆诗稿》二卷　　大埔《温志·艺文》。

阙　　《缨豁集》选本。

铨，号铜君，大埔人。庠生，据其子光海、光墀志云：诗草不下三千首。兵燹后多散佚。

《潮州诗萃》曰："铜君雅负诗名，气豪词赡，间出惊人。而落笔太易，且强半应酬之作，观其《箴儿辈作》诗一首，殆亦笃信仓山旧说者欤？"

吕氏祥麟《湫绿山房诗稿》　　海阳《吴志·艺文》。

存　　未梓。

祥麟，号吉士，海阳人。咸丰壬子举人，玉璜子。

吕氏瑞麟《绿雨窗诗钞》　　海阳《吴志·艺文》。

存　　未梓。

瑞麟，字蔼士，亦玉璜子。

吕氏一麟《红杏山房诗钞》

存　　未梓。

一麟，字守士，亦玉璜子。

林氏植《图南书屋稿》三卷　　海阳《吴志·艺文》。

存　　光绪丁亥，敬文堂刊本。

植，字芸皋。是集第一卷骈文二篇，试帖赋草六首；第二卷古今体诗四十四首，余为试帖诗。植子旭华、英华，门人袁镇、黄芳校刊。《吴志·艺文》著录作《诗钞》。

何氏探源《咏梅山馆诗集》四卷、附文一卷　　大埔《温志·艺文》。

存　　抄本；《蜀游草》刻本。

《温志·艺文》云："是书抄本为《北游草》一卷，《竹园吟草》一卷，续《北游诗钞》一卷，《宦蜀集》一卷，计诗四百四十余首。又附文一卷。刊本首题《咏梅山馆诗集》，卷三题曰《蜀游草》。"

汪鸣銮《序》曰："潮之文以大埔为最，而何氏尤大埔之名族也。丁亥冬，鸣銮巡试潮属，有埔邑何生传薪者，以其先祖秋槎先生诗文集若干卷呈请弁言，因得卒读之。文寥寥不数篇，然皆有义法。诗体于苏陆为近，律赋试帖类多和声鸣盛之作，固卓卓可传者。先生以名翰林改官知县，莅政不数年，所施未竟，遽殁于蜀中，识者惜之。然今距先生之殁十余年，而遗书具在，后之人且能述先德、扬清芬，以永其传，而垂诸不朽，不可不为先生之有后幸也。爰识数语，以谂后之读是集者。"

邝瀫廷《跋》："右《蜀游草》一卷，瀫廷幼承庭训，每闻秋槎先生轶事，并诵其《滕王阁诗》，心窃慕之。癸未，读书金山，始得见先生《北游草》。明年，馆何丈幹珊家，时先生令嗣架珊农部遣二子来学，屡过从，述及先德，辄欷歔不置。暇搜遗簏相示，诗多残阙失次。课读之余，拟编《蜀游草》附刊。人事牵阻，匆匆十余年。今春晤何君庄亭于香江。庄亭于先生为兄弟行，幼嗜学，性风雅，谈次，诵及蜀中诗，慨然以剞劂自任，亟索全稿，属代经始。瀫廷又请于南海廖泽群师撰传，略使文章政事，有见于世。盖距先生之殁，二十有八年矣。犹忆弱冠时，随家君馆桃源郭氏，阅铜君《中翰笔记》云：先生九龄应试，见赏袁瑾堂大令，赠以诗，一时有神童之誉。晚年主讲韩山，好宏奖人才，衡文尤具巨眼。何子莪宫詹未遇，屡揄扬之，及闻秋捷，以诗贺，有'一双眸子早知才'句，盖自喜藻鉴无虚也。兹集刻成，并摭旧闻附于篇末，庶几见先辈之风流文采云。光绪二十四年岁在戊戌夏四月，后学邝瀫廷谨识于广雅书院诗字斋。"

钟氏声和《三余诗集》六卷、《文集》　　海阳《吴志·艺文》。

存　　旧刻本。

《吴志·艺文》著录作《钟榕林诗集》。《文集》附《诗集》后，共记传书序策论二十七篇。据黄宗汉《跋》，声和尚有《古瀛存稿》一书，《文集》即由《存稿》中摘录。声和，海阳人。

任铨《序》："古文不传久矣，后生小子才解操觚，便学举业，疲精劳神，镂肝刿肾，若人生事业无大于此者。及悔而之他，苦于师承无人，且其耳目心思，久为时文锢蔽，虽欲委脱缰锁，绝尘而奔，又如失道野马，尽气力东驰西聚，终无定止。此袁简斋所由以作时文为少年一厄也。盖古文之法，与时文迥异，差以毫厘，失之千里，非深于此道，乌能知之？榕林主政，予畏友也，素以诗豪。杨安卿、冯默斋诸先辈，或叙其端，或跋其后。予既决其

必传矣。近又辑其古文词，属序于予。予惟古文一道，作者难识者，亦不易主政。苟不薄予为门外汉，予敢就所知言之。古人论作史三长，才、识、学，缺一不可，古文亦然。无才则边幅窘迫，无识则操纵失宜，无学则词意浅率，三者咸备，然后运以泛郁顿挫之思，出以错综变化之笔，有起伏，有原委，有提掇，有收拾，应有尽有，乃为得个中三昧。今主政之文，胎息八家而不袭其迹，取材六朝而独吸其精，至于论列古今，指陈利弊，状山川难状之景，写登临莫写之情，则又独出心裁，空所依傍，叹观止矣。古有作者，谅如是矣。愿四方同志，读主政文毋以予言为阿好也。同治元年仲秋月上浣，愚弟任铨拜撰于三水之官舍。”

余氏步瑶《覆瓮集》　　《三余文集》。

存　　《三余文集》本。

步瑶，字玉阶，饶平人。诸生。

钟声和《跋》云：“戊午之秋，林子芸皋袖余子玉阶《覆瓮集》见示，且曰：‘吾子试为究覆瓮之义。’予闻言，不禁矍然曰：‘余子贤乎哉！’夫覆者天之象也，而瓮合土而成，则地之形昭焉。《易》曰：‘在天成象，在地成形。’是故时而为日星，时而为雨露，时而为风云，而天之象镕金织锦也；时而为陵谷，时而为山川，时而为河海，而地之形峙翠流苍也。由是升降起没，变化错综，聚焉散焉，伦焉理焉，极天下之至文，蔑以加兹。今余子集成而聚义于此，余子贤乎哉！林子以告余子，余子曰：‘请问其详。’予曰：‘予尝观于治瓮之陶人，而得其旨矣。’陶者曰：‘我善治陶，圆必中乎规，方必中乎矩，器必中乎膊，豆必中乎县，髻垦薜暴不入市，此则我之能也。’今余子聚一生精神心血之所运，拓之为长篇，缩之为短什，以吟咏谢管弦，以推敲代歌舞，笔端香色，照烂人间，百岁而下有扬子云出焉，不患无知己也。此则余子之能也。余子贤乎哉！林子复以告余子，余子曰：‘敢请益焉。’予曰：‘江汉以濯之，秋阳以暴之，皓皓乎不可尚已。’”（《三余文集》）

张氏春介《映霞书屋诗钞》

未见

春介，大埔人。

张薇《跋》云：“家寿堂伯春介以《映霞书屋诗钞》见示。薇受而读之，

见其纯任性灵，疏瀹结轖，神流于韵，情生于文。秋月印水，其空明也；春云霭空，其高致也；晓露著花，精神见矣；清风过箫，天籁鸣矣。嗟呼，青毡欲老，白屋长贫，虎仆空携，猪肝谁给？歌因酒发，句对花生。心迹许对人言，齿牙无为世情。读公诗者，想公志焉。白乐天之集，鸡林贾市为重宝；曾南丰之作，山谷翁爇以瓣香。爰跋骈语，缀以七言：'一卷长吟见性情，公于此事足生平。倚兰涤笔花香远，即席分笺酒味清。戒律参将无碍法，宫商流出自然声。迂儒局促拘门户，谁信天机触处呈。'先生品学纯粹，困于童试，始以纸帐，赋得半衿，而老终于家。甲子书来，以诗见示，因题跋如右。"（《且庵集》）

本萧氏镩《买痴集》二卷

未见

镩，大埔人。《椒远堂诗钞》："镩号警斋，诸生，与抟上、抡英、际培等会文赋诗。"

萧氏抟上《慈竹草堂诗》二卷

阙　　《椒远堂诗钞》选本。

抟上，字蘋溪，大埔人。诸生。《椒远堂》辑存七律十五首，七绝三首。

潘飞声《在山泉诗话》："余省先墓于濂泉、蒲涧之间，将至蒲涧，寺前见土坟，竖一碣，题曰：'萧蘋溪先生之墓。'为刘三山孝廉（华东）隶书，因下轿凭吊，良久。因昔阅张南山《诗人征略》二篇，卷五十八有蘋溪诗数联，感而起敬也。按《征略》载蘋溪名抟上，大埔人，诸生，有《慈竹草堂诗》一卷，不行于世。高要黄琴山农部（德峻）舟过南昌，以《蘋溪诗草》及赵石臣遗稿嘱南山辑入《诗人征略》中，谓两君皆怀才不遇，中岁摧伤，所作诗文已多散佚。南山摘录其警句，并称琴山笃于友谊，生死不渝。蘋溪遗句有云：'美人恋别遗芳珮，词客销魂赋《大招》。'下七字若为余凭吊荒坟时咏者。"

丁氏日昌《丁中丞文鉴》五卷　　民国潮安吴鸿藻辑。

存　　《潮州先正遗书》选本，未刊。

计《抚吴公牍约钞》二卷，《抚闽奏议辑要》一卷，《海防条议书序》、《拾遗》各一卷，杂文仅得十篇，搜采未备。

《百兰山馆诗》五卷

存　　刻本。

共二册，凡古今体诗六百三十一首，词及楹联附。

《荔枝唱和集》

存　　刻本。

陈衍《近代诗钞》选录七古三首。

陈氏方平《梅花书屋诗钞》二卷　　海阳《吴志·艺文》。

存　　光绪甲午刊本。

方平，海阳人。咸丰辛酉拔贡。是集为其次男廉所校梓，二册。

联元《序》云："光绪二十一年秋，余奉简命，由安庆郡守观察广东惠潮嘉，下车逾月，值韩山书院甄别，余扃门试焉，亲阅其文，得陈生名廉，卷中规中矩，学有渊源，亟置正课阅。明年，陈生来谒，并出其先人端厓先生诗乞序于余。余以案牍劳形，久疏笔墨，何敢言文。然陈生显扬其亲之志，抱负宏远，又何敢以不文辞。夫世之显扬其亲者，类皆为其亲捐一秩，博一封，当世则荣，没则已焉。而陈生能窥其大，斯集之刻，不惟欲显其亲于一时，直欲显其亲于百世，洵足多也。而余尤愿陈生本此肫挚之诚，日就月将，始终不懈。异日造就，卓卓可观，则身列金马玉堂，和声鸣盛，俾其亲生前未遂之志，遂之于后人，是更余之所厚望也。陈生勉乎哉！至先生之隐德，与先生之诗之足以继武前贤，诸序已详言之，不复赘。光绪二十三年孟秋之月上浣，岭东使者长白联元拜序。"

西拉木楞瑞诰《序》云："自古豪杰嵚崎之士，名成于天下后世者，岂必其生平自命而成之哉？夫人之一身所系，有子臣弟友之责，至没世而名不称焉，仅称其文与诗，末矣。然而韩、苏、李、杜以文诗震耀今古，名之称有如江河，何也？则不惟其文与诗，惟其人也。此四公者，方谓一身所责者甚众，将勉焉有以任之，不得已而以文若诗名，岂彼之所自命而乐为之者乎？既自命不在此，而势以迫之，则不得不托之于此，以发其胸中磅礴郁积之气。蓄之厚，故发之雄，辟易万夫，光积万丈，诵之渊然，泣鬼神而动风雨。非其声音文字之工也，是其忠义仁孝之怀，愤怨郁积而不伸者使之然也。故观其诗，当师其人。其人虽亡，其名以立。今世之士，徒取声音文字而揣摩

之，辄鸣于人，曰：'吾以诗名。'其去古人之自命者，不亦远哉！宋元来，工诗者不啻如恒河沙数，而赫然见称于世，无几人也。国朝自阮亭专取新韵，归愚讲求格律，后之学者，奉若准绳。然皆以声音文字为工，不知其所以为诗者别有在。学其诗当师其人，然诗工而人以不废，否则虽工亦奚以为？海阳陈端厓工于诗，光绪二十年，余于吴次士处见其所题'云帆太仆遗照'，知其为有心之士，隐然抱人心世教之忧。其平日之自命为何如，余不可知，今观其诗，是能知求子臣弟友之任者。惜以学博，终不见用于世，悲夫！"

《自怡草》

未见

陈廉撰《行述》云："先君博览群书，虽老不懈。尤酷好诗古文词，著《梅花书屋诗钞》、《自怡草》。海南李子虎先生选入《柳堂师友诗录》、《详注七家诗选》行世。"

丘氏晋昕《九十九峰草堂集》 大埔《温志·艺文》。

存 印本。

是集印本二册，文与诗各一集，余俱未刊。晋昕，大埔人。

戴培基《端恪公遗稿序》云："平沙丘筠岩太守父子，以科第起家，相继典郡，几四十年。其群从昆季，联翩接踵官百里候者，凫舄相望，洵为吾埔巨族也。公于五旬后服官闽中，初入何小宋制军幕府，飞章草奏，案无留牍；既而校乡闱者二，宰首邑者三，绾郡符者一；其间任榷税务又十余年，悉能洁己奉公，为大吏所推许。然此独政事之昭灿，未言其文学之美也。若其平生，博文强记，簿书之暇，必手一卷以自娱，其所著诗古文辞，厚几盈尺。每一篇出，人争传诵。今仅从其文孙玉如处得读《九十九峰草堂诗》二卷，《文》一卷，盖殁后散佚者已多矣。培基踵公后，权篆泉州，距公之宰晋江二十有四年，邑中父老尚能述其遗爱。公以文章为吏治，一洗海滨嚣陵之习，可谓文学而兼有政事矣。公莅晋未及三年，而居官行政，散见于《温陵留别诗》中。然天怀旷达，视轩冕为脱屣。其《甲申笔记》云：'自壬午捧檄，为重担压肩，时刻忧虑，至今日始释重负。'其《登潮源山诗》云：'芒鞋屡约负山灵。'盖可见其襟期之所在矣。岁丁亥，公忧次里居，亟刊丘对颜诗，盖不忍才士英华，俱为澌灭尔。昔丘象昇与弟象随齐名，既病，犹校勘张养重

蕲应升遗集，刻成曰：'乃今可报亡友于地下矣！'观公跋尾数行，其拳拳于先辈心血，岂在古人之后哉！外舅莲生别驾以手足而请业于门，同官八闽，知公最深，每述其生平，使人动高山景行之心。玉如又为余管库州署，故得详其巅末。余因以公遗集，质吾师花农侍郎于京邸。师怂恿付梓，俾广其传，因出资合诗文皆授之手民。既成，余同门友邝衮宸见而叹曰：'昔马秋玉酷爱典籍，世人愿见之书，皆不惜千百金付梓，是以名甲海内。今君可以嗣响秋玉矣。'虽然，余何敢拟秋玉？或与公刻对颜诗之意，稍相符合乎！是为序。署泉州府知府后学戴培基。"

《九十九峰草堂试吟》二卷

存　晋昕自抄本（抱残楼藏）。

首卷经镇平钟孟鸿御史批定并圈点，有钟孟鸿《识语》，并张铣、金学献、陈方平、郭春瀛、罗大祐、陈启泰各评跋语。兹录钟、罗二识语于后，余概从略。

钟孟鸿《识语》云："从大门庭来，道路甚正，性情深至，不同猎取浮华，是奄有才人、学人能事者。以此旗鼓中原，足称劲旅矣。卷中古体为上，次之律，次之截。"

罗大祐《识语》云："五古取法汉魏，不袭其面貌，而得其神骨。风格在正字、曲江之间。七古得力杜、韩，近体亦清娇拔俗，是性情真挚而才思又足发之者。必传无疑。"

《潮州诗萃》云："筠岩太守诗以老杜为宗，间出入于太白、东坡。早年诗沉雄锤炼，略嫌摹拟未化。晚岁则脱去町畦，如幽燕老将，身经百战，而神闲意定。百余年来，吾邑诗人，当推为冠戴。印《九十九峰诗文钞》，印本甚劣，但此本今亦罕见。俟将此本影印上石，以广流传。"

何氏如璋《袖瀞楼诗文钞》四卷　大埔《温志·艺文》。

存　抄本；《茶阳三家文钞》选本。

温廷敬《序》略云："吾邑宫詹何子峨先生，为古文词宗，桐城义法，而尤服膺曾文正公。其碑铭直追欧阳永叔、王介甫。《使日》、《陈献》等作，有关于当日大局。其中如主持朝鲜外交，移民东三省，尤为谋国御侮，绸缪未雨之策。证之今日，皆历历不爽，惜当事者之不能行其言也。余与先生哲嗣士果君游，得尽见先生诗文。尝择而次之，并搜其流传于外者，萃为一编，

拟与同时邑人林海岩太仆、丘翰臣太守合为《茶阳三家文钞》。已尝为之序矣，寻以丘君文为抄者失去，仅遗数篇，未能成卷帙，而余又遭时变，故累于衣食，忽忽数年，致兹愿中辍为憾。先生季子季武君独拳拳于先人遗著，初与士果谋梓《管子析疑》一书，属余为点定。未就，已又念是书浩繁，非今人所易卒业，乃谋先梓其诗文集以问世。征余旧所编次者为根本，而更增入其一二遗漏者，附以《使东述略》、《使东杂诗》，共为四册。呜呼，若季武者，诚可谓尽继述显扬之责，而为今世人所难得者矣。"

《潮州诗萃》云："子峨宫詹诗文俱宗惜抱，故所作古文极有义法，诗亦声光炯然。使东时，彼国士夫慕其文采风流，执贽者不绝。唱和之什，辉映坛坫，亦一时盛事也。"

陈氏作舟《叠石山房试草》

存　刻本。

《羊城杂咏》、《同声集》　潮阳《周志》本传。

未见

作舟，号笠渔，罗定州训导，与镇平黄钊为诗友。乾嘉以后潮阳论诗，推为领袖。

丘氏对颜《瑱钓集》、《粤海镜要》一卷、《古文》三卷　罗家祥撰传。

阙　《赏心集》、《岭南诗钞》俱载其诗。

丘晋昕撰《传》云："对颜曾纵海舶遨游潮惠琼广间，睥睨厄塞形胜、屯戍战守之备，作诗十六篇，名《粤海镜要》，梓以问世。"

《柳堂师友诗录》："对颜字金门，一字玉珊，诸生。余少识君于冯子良世丈座上。君长身玉立，议论风生，所至一座倾倒。性喜谈兵，撰《粤海镜要》一篇，海疆厄塞，了如指掌。笃爱探幽，其《石六峰》诸作，如读道元《水经注》、子厚山水游记，尤为奇峭。君负有用才，垂老不遇，竟颠蹶顿撼于蛮烟疍雨中。年近九旬，每岁犹录近作诗蝇头小楷，千里外邮寄柳堂，频询南园耆旧，情极笃挚。著述等身，兵后多佚。兹《松寮诗》，皆访存者。"

《听松山馆诗钞》

丘晋昕撰《传》云："金门，槐庭子，豪于诗。郁勃瑰奇，百怪奔赴，性

豪迈不羁。每至省垣，与黄香石、张南山诸词宿酒酣耳热，挥霍叫呼，旁若无人，不自知老之将至也。中岁，移廉州，遂家焉。所著《听松山馆诗钞》若干卷。”

《松寮摘存集》三卷　大埔《温志·艺文》。

存　刊本。

丘晋昕《跋》云：“金门先生性倜傥，以能诗名，与先君子交甚稔。道光乙酉，余自江右来粤乡试，先生寓余馆，朝夕得闻绪论，并出手著诗古文词诗话见示。咸丰辛亥，复以应试同寓长兴里丘氏宗祠。嗣闻旋里。后间关戎马，郁不得志，而著述不少衰。辛酉，余以选拔来省，先生邮书勉勖，并以手抄诗稿见寄。嗣后鳞鸿梗塞，不复相闻矣。光绪辛巳、壬午间，宦游来闽，念先生一生心血毕见乎诗，崎岖寇变之余，千里庚筒，不付他人，而独付我，此情何可忘也。欲问剞劂，辄卒卒不得暇。丙戌，奉讳归里。丁亥至郡垣，乃校勘授手民，而志其缘起如此。诗间有删汰，卷帙次第一仍其旧。评论详见诸家，不复赘。先生弟壬辰孝廉对勤，字雨田，清尤温丽，有数册藏余家。己未，发逆窜乡中，失之，不能并寿梨枣，为可惜云。”

罗家祥撰《传》云：“先生本籍大埔，少随父迁灵山。扬州符南樵孝廉续选《国朝诗别裁集》，收先生祖复斋广文、父槐庭广文并先生诗，谓骨力绝似昌黎。番禺药洲孝廉选《岭海楼诗钞》，登先生《璜钓集》。著有《古文》三卷、《粤海镜要》一卷、《诗》十卷。板镌于羊城九曜坊，为火焚去。”

《潮州诗萃》云：“金门诗固源本昌黎，而尤服膺于海雪、二樵，鲸铿春丽，神刻鬼镂。潮人诗之奇者，当推首出。集中以五古为最，刻画吾粤西路山水，其功不让五丁。而忧时感世之作，亦足备当时诗史也。”

林氏达泉《林太仆文稿》

存　《茶阳三家文钞》选本。

丘晋昕《序》云：“有荣世之文，有经世之文，有寿世之文。研京练都，高文典册，荣世之文也；治安政事，酌古准今，经世之文也；翼经卫道，砭顽启愚，寿世之文也。若以心得发为文章，不屑为矞皇典丽之词，其文如布帛菽粟，可以见诸实用，不蹈虚声无用之诮，则经世之文与寿世等。吾友海岩自少喜为古文，俯视制艺帖括之学，观经史必抉其得失之所以然，不肯随声附和。癸亥、甲子间，计偕入京师，名籍甚。中丞丰顺丁公禹生，时方备

兵海上，奇君文，以礼罗致幕下。吏治粗密，僚属勤恭，与夫民生利病之由，外夷诇察恫喝之术，江海山川险夷扼要，一切羁縻制胜之机宜，靡不与君商榷。广历精涉，为文益昌。每论事，辄洋洋缅缅，千数百言，必尽曲折利害，晓畅周详而后已。而忠愤之气，往往流溢胸膈间。自言喜《左氏》、《国策》、《庄》、《骚》、《史》、《汉》、昌黎、大苏，及魏禧之文。要其所得，与长公为近。余濩落空山，蜷安蠖伏，闻君宰江阴，牧海州，守台北，政声隆隆，大府交章荐君，谓可膺疆寄。方谓坐论作行，一泄其胸中磊砢磅礴之气，斯民拯溺救焚，不以沾沾方面自喜，而不虞君之一病而终也。夫士抱瑰负异，槁死牖下者，何可胜数？幸而见知矣，且骎骎大用矣，鲲鱼暴鬐，旦夕待奋，卒之揠而起，萎而止，吾不知天之生其才，而不竟其用，稍一自暴于世，不克从容展布，而究若遏之，使不得逞焉者，为可悲也。独记春明解冻，酒酣耳热，齐年诸公，相与俯仰今古，纵论天下人物成败利钝，扼腕叫啸，时有牴牾。余笑曰：诸公以口击贼，惟嗣源以手击贼耳。声音笑貌，宛若目前，今君墓宿草矣。黄垆虽在，邈绝山河。披览遗文，泫然不知涕之何从也。岁丁亥，君嗣子永圃抱君集，请校勘，将以付手民。阅既竟，为编次而识其缘起，俾世知君豪杰自许，学有根柢，由经世蕲寿世，超然媕婀媚世之习。而读其文者，奋发振兴，涵研经史，参之世变事，故期为有用之学，庶不致徇俗依违，以制艺帖括自囿也。”

饶氏云骧《广崇轩遗文》二卷、《潜窝诗集》、《唾余草》　大埔《温志·艺文》。

存　未梓。

何如璋《序》云：“余少读书里中，闻饶君次骏名，众咸推其能文。甲子，候试京师，与吾友林海岩晨夕相励，每论邑中人士，海岩又亟称饶君，谓君少负隽才，卓然能自树立，性孤峭不肯苟合于俗，独与之友久且密。其为学刻苦自力，于人世得丧毁誉之交，泊如也。工诗与制艺，不为婉软浮靡以趋时好，而尤力肆于古。研精探索，有所自得，一于文发之。余心好焉，而未克见其所著也。乙丑南归，偕海岩访君于三河，因得读君所为文，峭刻警快，自成一家，未尝不叹息，益以海岩为知言。既余客金沙，海岩亦宦游江左，道远不复相闻。逾年，而君竟卒。君殁后，妻子贫弱，遗文多散失。其明年，海岩以公事便，旋过君家，检其文得数十篇，汇而刻之。盖伤君之不幸，欲以是存君于久远也。夫儒者好古力学，皆思有所表见。若一衿终老，

郁抱不舒，仅仅以文自名焉，悲已。甚者，沉思孤往，孑然寡俦，身殁而文亦不存，举毕生著述，尽付之荒烟蔓草中，不尤可痛耶！君虽不显于时，而其文犹得其友传播之，未尽泯灭，谓非不幸中之大幸欤！余已喜君之文，又多海岩之不忘其友，而能不忘其文，是皆可纪也，作《广崇轩遗文》序。"

丘晋昕撰《传》云："云骧字次骏，三河诸生，颖敏，闭户力学，遂淹贯百家。操笔为文，穷极折峭，兼眉山、半山之胜。古体学陶，清微澹远，脱去凡近。"

《潮州诗萃》："次骏上舍，怀才不遇。又生值红羊之乱，故其诗牢骚郁勃，沉酣壮恣，盖深得力于昌黎，而更参以初唐四杰、少陵、东坡，《感乱》诸作，可为当时诗史。"

杨氏淞《养和山馆诗草》六卷　海阳《吴志·艺文》。

存　光绪丁酉刊本。

又名《养和山馆课余草》，前附黄孔芬撰《行状》。淞，海阳人。

联元《序》云："海阳杨镜川，名孝廉也。联元恭承简命，观察是邦，孝廉因公来谒，得相见。气度雍容，言词渊雅，望而知为博学君子。继海阳黄杓南孔芬教谕以其诗见示，不数日，孝廉复来谒，并乞为鉴定。元不文，又不长于诗，安能妄抒所见？然孝廉殷殷下问之忱，有未敢以固却者。夫诗以言志，孝廉自幼负奇气，四十后领乡荐，屡与部试，不能得志于春官，故其诗多苍凉泛郁之词，悱恻缠绵之思，而又能自写性灵，言近旨远，不背《三百篇》遗意。论其品，在唐似香山，在国朝似愚山。孝廉具如此才，达其遇，尽其学，宜也。天胡为故厄其才耶？盖诗以穷而后工，天欲名孝廉以诗，故先靳孝廉以遇。向使孝廉排金门，登玉堂，与一二儒雅者流，操三寸不律，以歌咏升平，吾恐志在颂扬，体崇台阁，欲求有泛雄俊逸如是卓卓可传之作，未易得也。读竟，谨志数语，以为弁言。孝廉其许我乎？光绪二十二年岁次丙申夏四月，赐同进士出身、翰林院侍讲、分巡广东惠、潮、嘉兵备道、兼管水利驿务，长白联元拜序。"

曾氏习经《蛰庵诗存》

存　番禺叶氏影印手写本。

梁启超《序》云："刚父之诗凡三变。早年近体宗玉溪，古体宗大谢，峻洁遒丽，芳馨悱恻，时作幽咽凄断之声，使读者醰醰如醉。中年以降，取径

宛陵，摩垒后山，斲雕为朴，能皱能折，能瘦能涩。然而腴思中含，劲气潜注，异乎貌袭江西以狞熊向人者矣。乃其晚岁，直凑渊微，妙契自然，神与境会，所得往往入陶柳圣处。生平于诗不苟作，作必备极锤鍊。鍊辞之功什二三，鍊意之功什八九，洗伐糟魄，至于无复可洗伐，而犹若未餍所存者，则光晶炯炯，惊心动魄，一字而千金也。故为诗数十年，而手自写定者，仅此。孟子曰：'诵其诗，不知其人，可乎？'善读刚父诗者，盖可以想见其为人；抑得其为人，然后其所以为诗者乃益可见也。刚父与物无竞，而律己最严，自出处大节，乃至一话一言之细，靡不以先民为之法程，从不肯藉口于俗人所即安者，降格焉以自恕。其于事，有所不为也。于其所当为者，及所可为者，则为之不厌，且常精力弥满以赴之，以求其事之止于至善。不屑不洁，其天性也，顾未尝立厓岸焉，以翘异于众，而世俗之秽累，自不足以入之。其择友至严峻，非心所期许者，弗与亲也。其所亲者，则挚爱久敬，如其处父母昆弟之间者，然一以真性情相见。当其盛年，鞅掌度支，起曹郎，迄卿贰，历二纪余，综理密微，一部之事皆取办。盖在清之季，谙悉食货掌故，能究极其利病症结者，舍刚父无第二人。及清鼎潜移，则于逊位诏书未下之前一日，毅然致其仕而去。盖稍一濡滞，忽已处于致无可致之地。烛先几以自洁，如彼其明决也。鼎革之际，神奸张彀，以弄一世才智之士，彼固夙知刚父，则百计思所以縻之。刚父不恶而严，巽词自免，而凛然示之以不可辱。自刚父之在官也，俸入外，既一介不取，且常以所俭蓄者周恤姻族，急朋友之难，故去官则无复余财以自活。刚父泊然安之，斥卖其所藏图籍画书陶瓦之属以易米。往往不得宿饱，而斗室高歌，不怨不尤，不歆不畔者十五年。呜呼！刚父之所蕴蓄以发而为诗者，其本原略如此。昔太史公之叙屈子也，曰：'其志洁，故其称物芳，蝉蜕于浊秽，以浮游尘埃之外。'喻此志也，可以读刚父之诗矣。刚父长余六岁，其举乡试，于余为同年，余计偕京师，日与刚父游。时或就其所居之潮州馆共住，每瀹茗谭艺，达夜分为常。春秋佳日，辄策蹇并辔出郊外，揽翠微、潭柘之胜，谓此乐非褦襶子所能晓也。甲午丧师后，各忧伤憔悴。一夕，对月坐碧云寺门之石桥，语国事，相抱恸哭。既而余南归，刚父送以诗曰：'前路残春亦可惜，柳条藤蔓有啼莺。'又曰：'他年独自亲调马，愁见山花故故红。'念乱伤离，恻然若不能为怀也。余亡命十余年而归，归后屡值世难，不数数相见。刚父虽谢客，顾以余为未汩于世俗也，视之日益亲。去岁六月，刚父六十生日，余造焉。甫就坐，则出一卷相属，曰：'手所写诗，子为我定之。'余新病初起，疗于海滨，将以

归后卒读，而有所论列。归则刚父病已深，不复能相谭笑矣。刚父既没，余与叶玉虎暨二三故旧襄治其丧。玉虎曰：'此一卷者，刚父精神寓焉，且手泽也。宜景印以传后，子宜为序。'乃序如右。刚父讳习经，亦号蛰庵居士，潮之揭阳人，光绪己丑举人，庚寅进士。起家户部主事，历官至度支部左丞。卒时年六十。其卒后一年，岁在丁卯三月之望，新会梁启超序。"

叶恭绰《序》云："余校刊亡友曾刚甫遗诗竟，为之序，曰：余读刚甫诗，盖不胜友朋死生聚散之感也。始余光绪壬寅岁来京师，入大学时，年方二十，颇不为当世贤豪所弃，引为忘年交。其时即识刚甫。厥后屡有江海及国外之行，第居京师时为多。今忽忽廿余年，余鬓且斑，中经世局人事之变迁，柴棘盈胸，求如昔者朋侪聚首，琴尊跌宕之乐，盖渺如天上，而刚甫且以贫病死矣。顾念昔时游侣，如梁节庵、陈简持两丈，李亦元、丁叔雅、黄孝觉、罗瘿公先后逝，赵尧生归蜀，久不通问，杨昀谷则穷居京师，知交落落如晨星，一睽殆不可复合。而余流转人海，志业一无所就，求附于数公之末，以文学名世，殆亦无能为役。其怀抱之何若，盖可知也。亦元《雁影斋诗》久已付刊；节庵诗为余越园集刊，尚非其全；瘿公诗近经其弟敷庵编定，不日刊刻；简持遗著，则殆已散佚；叔雅所作，余闻在刚甫许，乃求之刚甫家，不可得；孝觉诗则益不可问。文人一生心血所聚，区区数简册，求其不即湮没，盖尚如是之难也。余往者病居瘿公寓所顺德会馆，孑身无仆从，卧榻不能起，室中寂若僧寮。刚甫每日斜下值，则来馆中。冠四品冠，衣袍褂，躞蹀厨下，为余烹药，情景宛在心目。而宣统庚戌，余以病南下，刚甫辄为诗送别。今集中'琨玉秋霜绝世姿'一首是也。日月易得，遂成隔世。思旧之怀，其何可任？刚甫于友朋风义至笃。叔雅、节庵、瘿公之逝，伤今悼往，一著之篇章。其为诗，回曲隐轸，芬芳雅逸。盖自《诗》、《骚》、曹、陆、陶、谢、李、杜、王、韦、韩、孟、温、李，以迄宋明欧、梅、苏、黄、杨、姜、何、李、钟、谭之徒，暨夫释家偈句，儒宗语录，悉归融洗，而一出以温厚清远，盖庶几古之所谓风人之言。尚论近三百年诗者，吾知必将有所举似也。刚甫手订诗自写为二册，绵惙中以授余，属为刊印。今得蒇事，庶不负死友之托。而简持、叔雅诸君名具在集中。溯念昔游，风流如昨，而前尘梦影，渺不可追。循诵兹编，益不禁思之连犿而无极也。丁卯三月，番禺叶恭绰。"

《蛰庵文存》一卷

存　《潮州先正遗书》辑本，未刊。

凡记、启、序、墓志各一篇，家传二篇，寿序三篇，共九篇。又有《小凤凰赋》，有目无文者。赴日本考查印制造纸，并度量衡等事，呈复度支部，文残缺不全。

张氏薇《且庵吟草》二卷　大埔《温志·艺文》。

存　《点石》本。

张薇字星曹，大埔人。光绪癸亥进士，官洛阳令。是集分前后二集，上卷古今体诗一百四十首，下卷一百六十首。

《自序》云："诗之为教以理性情，为其本性情而出也，《三百篇》尚矣。自汉以来，始为五七言，由古风而排律，风气日开，于斯为盛。历来名家，遂有宗派之别。门户既分，风格亦异，非有师承，莫窥其堂奥也。予少困场屋，日习举业，于古文诗词等，俱不暇及。且乡居僻陋，亦少师友讲求。故自三十前，少有吟咏。有之，亦随得随失，不复记也。中年，与同邑诸君子何秋槎探源、陈柳生赞尧、杨文坡周桢等游，因涉猎于古今作者，始留意于此。然不敢自信所作，辄匿不示人。何君于诗少所许可，独于余每有誉词，辄以相正，殊有所得。窃思诗者，志之所之也。喜怒哀乐情生于中，而寄诸吟咏，要不外抒其胸臆，以归于性情之正，至于润色之以花鸟风云，谐叶于格律声调，则就其心灵以成章采，亦视其性之所近，而不可强。其穿凿雕刻，以辟新境，拘守风派，以诩专家，则非予之所能至也。林君偶暇，检箧存若干首，删其杂芜，余存若干，大率皆甲子兵燹余者，间有作之于前，然亦仅矣。《且庵》一篇，本作于闽，因拈以名集，故列之于首，并以著斯编不足存，而姑存之意。属后裔留以自珍，切勿妄付梨枣，非我志也。庚寅季冬十六日，惺道人自记。"

林氏长晖《绕绿书庄诗钞内集》

存　光绪庚寅刊本。

长晖，字旭东，水口寨巡检，泰宁典史。是集为同里周易所撰，林凤翔校刊。

《自序》云："仆少时，先君屡延师课读，奈性成痴卤，质囿蠢愚，纵有良工，难雕朽木。迨年及冠，犹寸阴不惜，一事无成，泛酣于风月场中，游戏在神仙队里，花天酒地，纸醉金迷。虽复十年梦觉，赢来薄幸之名；亦空

一世情痴，有忝骚人之目。盖其读书不早，学剑无成，心滋愧矣。每睹古今诗卷，留恋依依，因积习难忘，亦歌吟窃效，牢愁满腹，块垒填胸，追之既往，悔之何及。数年来，游历都门，驱驰吴会，寄身东粤，羁迹南闽。或花月流连，感关山跋涉，莫不步旗亭之画壁，弹短铗以酣歌。积之累年，编成一卷。□（燕）石本非秘宝，焦桐犹望斲雕。故不禁低头益友，屈膝良师，爱之者锄开茅塞，指示迷津，则仆当篆泐不浅也。光绪庚寅年八月中秋后一日，榕江旭东林长晖自序。"

谢氏镰《红药吟馆诗钞》

存　民国二十年印本。

是书凡各体诗七十四首，附文五篇，为镰子秉成所编，而鉴定者则新会李星烨。首有烨序，及周易《序》。

黄铭初《跋》云："右诗九十三首，诗余六首，巢云太老师遗著也。先生学问人品，具邑乘列传。少负盛名，与陈升三司马、许菊坡通判为诗友。顾司马之诗，我未之见，通判之诗，秀丽芊绵，先生则抒写性灵，辅以才藻。集中如《苏六娘歌》、《泉石草树》诸咏，虽梅村祭酒，无以过也。然负才沦落，未免时有不平之鸣。读'人到无情真是福，生如有命不须才'之句，知先生之寄慨深矣。卷末附《黄烈女歌》一首，则先生哲嗣芷升夫子遗咏也。吉光片羽，不听埋没，附之集后，并垂不朽，取傅小眉附《霜红龛集》例也。中华民国十年秋八月，小门生黄铭初跋。"

卓氏宴春《红蕉吟馆诗钞》二卷

存　抄本。

宴春，字子羲，惠来人。咸丰间廪生。

卓麟魁《跋》云："先君子少好吟咏，未弱冠，受知于殷述斋学使，补博士弟子员。越年，食饩。是后益致力于诗，从同邑吴子渔司马、广州梁笛舟广文、镇平陈雁皋孝廉游。时当咸丰甲寅陷城之后，身处乱离，蒿目时艰，无不发为诗歌。积数十年，得千余首。晚年择其精者，亲自缮写，分上下两卷。常携诸箧衍，就馆邻县，及先君子弃养，不知落在谁手。乃从旧稿中约略录出，虽不能尽然，亦十得八九矣。迨夫戊辰之乱，家室被焚，先君子文稿词抄图书卷轴，皆付一炬，惟此册为儿辈携带在潮，得幸存耳。"

李氏芳兰《乐和堂賸稿》一卷

存　《潮州先正遗书》选本，未刊。

芳兰，字秋畹，海阳人。同治癸酉举人，与修《海阳志》。

许氏希逸《堆墨斋诗钞》二卷

存　刻本。

希逸，字菊坡，自号螂嬛逸史，揭阳人。廪生。是集上卷曰《袖海编》，有同治八年《自序》，集癸亥迄己巳诗，取东坡《蓬莱阁诗》意为名。下卷曰《借园草》，集自同治庚午迄癸酉诗。

《借园草自序》云："自己巳编诗，至此又四年矣。少之所习，不能自废。有所感发，辄于此乎寄之。壬申入丁雨生中丞幕府，得纵观群书。又接当代名公卿言论丰采，与其所为经济文章之大且富，耳目竟为之一阙，然蝉吟蚓窍自若也。中丞因示以正法眼藏，于是别裁伪体，始知所规避矣。计四年中，借居百兰山馆，亦居絜园，最后借吾邻何氏园以居。盖无往而非借者，则是编也，余实借以写其抑塞磊落之极思，而又乌可废耶。排纂成，遂以名之。同治十二年岁次癸酉醉司命日，螂嬛逸史许希逸书于燕红堂。"

范氏蕾淑《化碧集》一卷

存　印本。

管幼惺《跋》云："予童时，闻先君子言蕙香女士事甚悉。且言女士工诗，其《落花》及《和闺怨诗》为世所传诵。顾生平以未见女士诗集为憾。今年秋，予往游女士昔年坐化之蕙香静室，询其遗稿，住持人谢弗知，仅取出女士手书自述一篇见示。有顷，梁君达孙至，予告以故。梁君因邀余至其家，出其曾祖墨林先生汇存女士《化碧集》一卷，授余读之。喜甚，即携归，雠校一遍，以女士《自述》冠之卷首。商诸黎茂仙先生，将以付印。茂仙先生为致书星洲闽粤总学会张仲庄先生，属为题辞。时大埔邓奖仙先生亦客星洲，闻其事回里。后复以家藏范沄所编之《蕙香诗集》寄示。予见集中诗较墨林先生汇存稿尚多三分之二，喜是集之得成完璧，因再加雠校而印行之，并跋数语，以识缘起。独惜先君子即世久，不获见是集之刻，是又予临文嗟悼而有不能已于怀者已。民国五年十一月，梅县管幼惺。"

吴俊《轶斐楼墨賸》："茶阳才媛范蕙香，节妇人。祖若父皆名孝廉，以诗书世其家，故媛于文章外，复以诗称一时。年廿一，适同邑邓耿光。居四

载而寡，伯若叔以家贫，讽迫改适。媛以累代仕宦，矢以名节自惕，坚贞劲节，固非富贵所可夺。父母怜其遇，召归，晨昏奉侍，颇得亲心。越二十年，椿萱先后殂落，乃誓志空门，以长斋念佛，终余景。尝游梅州，官家闺秀耳其名，争欲北面称弟子。后州人为筑室于珪潭锡类庵侧，颜曰荑香静室，兰若曰莲社。年八十余，尚强健。梁广文先生复辑其作，曰《化碧集》，镂版行世，风动一时。迄今三十余年矣。其琅玕绮白，尚为世人传诵不已。予曩于友人处得见其遗著一册，把诵不忍释手。兹记其挽吴太守雪帆五章如次上，可见范媛当年诗才清隽之一斑也。”

李氏勋《蕙绸山庄诗集》四卷

存　民国三十八年印本。

勋，澄海人。

周氏易《味菘园诗钞》五卷

存　印本。

易，揭阳人。

黄岱钟《序》云：“史称有唐诗人，惟高适独显。并时若拾遗、供奉所传巨篇瑰制，率得之支离奔走关河戎马羁旅之中。诗以穷工，理或然也。我朝鸿儒辈出，超越古初。诗人如阮亭、愚山、竹垞之流，虽达有早晚，皆遭际承平，声望俱骏，视拾遗、供奉，不啻霄壤。岂古今诗人之遇，有幸有不幸欤？抑磅礴郁积，千载一时，有以昌诗人于未艾欤？岱自乙未过岭，得见前抚军张公丹叔所刊诗，寻又见同年周君子元所著诗数卷，皆环诵，未忍辍于手。抚军所为诗，追蹑拾遗、供奉，其尤者，翘然与之等。然起家京兆，讫于疆寄，立懂荆、鄂、岭海之间，遇与高适侔矣。子元英毅不局，理烦剧有声。抚军甚见器异，辟置宾曹。治牍之暇，论文甚惬。所为诗，古体蹑唐摩诘、襄阳，近体亦苏、陆之裔。每闻海上烽起，或涉足津、沪、香、澳，则俯仰身世，感喟苍凉，俨乎高、李之登吹台，人莫测也。方今列强环伺，川沸波腾，士生其间，非仅以握椠怀铅，谓为不朽盛业。扶翊中土，亟须伟才。子元傥有意乎，愿焠掌自励，经纬百为。他日，出其绪余，鼓吹休明，以上追国初诸老，所据地益尊，所为诗亦益壮，高适未足云也。而论者乃谓欢娱之辞难工，专以此事推之，韦布山崖，憔悴潦倒，不得志于时者之所为，岂不泥哉。岱亦欲涉古作者之藩，而未知所向。读子元之诗而壮之，于是乎言。光绪丁酉仲秋，安化兰崖黄岱钟。”

王氏定镐《焉用斋遗集》二卷

存　民国乙丑印本。

是集上卷凡文三十首，下卷诗二百十四首，其门人吴兆蓉编，吴湘参订。据兆蓉《序》，定镐诗癸、甲两年所作者，本拟编为《耕余》、《内河》二草，皆未竟功。后兆蓉悉编入此《遗集》中。定镐，海阳人。

方氏重光《双桐遗稿》

存　稿本。

重光，字叔宣，号双桐，普宁人。诸生。

戴氏漉巾《归来居诗草》四卷

存　光绪癸未刊本。

漉巾，字潜夫，海阳布衣。是集首有张莘田《序》，称其清新渊雅，卓尔不群，大抵皆自性灵中出。又有张国栋《归来居记》，末附《词钞》。

陈氏云《睡足楼诗集》

存　稿本。

云，字铭轩，海阳人。光绪庚子恩贡。

陈氏锦汉《四如堂诗草》

存　稿本。

锦汉，字卓云，海阳人。光绪丁酉贡生。

林氏大川《钓月山房诗草》四卷　海阳《吴志·艺文补遗》。

存　光绪壬午刊本。

集首有光绪七年邓士濂《序》。大川，海阳人。

《井天诗话》云："每陟高山，见岭堀中有小鱼游泳，询之野老，云：'鸟啄鱼卵，遗矢其内，春至变成小鱼。'予以此事可增入风土记。乃近阅林莲舟先生诗稿，有'二月波深鸟种鱼'之句，不知予意几时入先生腹中，出先生腕下？"

《砚余近录》："张云生明经有句云：'随风吟竹屋，冒雨觅莲舟。'莲舟乃

林大川字。明经晚年与林莲舟、戴陶然两人联襟接衽，时以为忘年交云。”

王氏景仁《小辋川诗集》五卷

存 饶平陈氏《绣诗楼丛书》（第二种）本。

扬其光《序》云：“《小辋川诗》，为澄海王寿岩先生稿本，综核古今体若干首。先生力学穷居，老而不遇。每寄情酬唱，藉写其牢骚抑郁之才，儒而隐者也。所为诗，清丽入骨，皎莹鉴发，如大千世界中一片虚明，无毫末尘障，所谓得自性灵者。扬抡其趣，则与袁徵君为近。集中《答林芸阁茂才见赠韵》，有‘两家诗法小仓山’之句，实道其得力之由。以高蹈潮阳，故世鲜知者。吾友陈君子丹，先生之高足也。尝叩师门，搜出遗稿，残篇断简，将与岁月俱湮，慨然携之归，为之芟繁择腴，都成五卷，名《小辋川诗集》，仍其旧也。夫老庄退，山水滋，若以青松白玉之姿，搜发奇致，幽窅怪谲，即隽而不庄，以为秀句清词，无不可瀹心而味道也。于是力付手民，俾传后世，子丹殆有青灯之感焉。悲夫！世之抱先生之才之遇者众矣，震烁浮荣，埋没泉壤，骚人远响，绝少遗音，况足不出里闾，名不达廊庙，仅以林泉著述，冀声誉于名山，抑又难矣！子丹领袖词坛，未忘衣钵，先生之幸，尤为文字之幸。盖风雅一途，日沦横决。苟无倡之者，将词章历劫，何难一炬焚之？斯集之出，固惜薪传之将坠未坠，亦知斯文之不可一日亡也。书成，委序于余。余敬其贤，兼诠其说，聊以纾吾感喟耳。宣统元年二月，番禺杨其统序于香江梦雨楼。”

钟氏佩芳《卧琴仙馆全集》

存

佩芳，海阳人。陈方平门人，《梅花书屋诗钞》有《题芷汀大令卧琴仙馆全集诗》云：“如此清才惬我心，况从世好论交深。千秋放眼无余子，四海倾情有赏音。颖士文章堪迈古，贾生经济最宜今。（集中《上岑中丞书》及《题观海图诗》皆关时务）兰闺更喜联佳偶，一集纫余共苦吟。”

李氏旭升《衡星精舍诗钞》 海阳《吴志·艺文补遗》。

存 海阳《吴志·艺文补遗》云：未梓。

旭升，海阳人。字曜初，光绪乙酉拔贡。

范氏沄《传砚山房诗文钞》　大埔《温志·艺文》。

存　未梓。

《潮州诗萃》云："玉墀为菊町学博孙，诗笔清新绮丽。早岁时，次骏上舍即推赏备至，虽有溢词，亦不为无因也。"沄，大埔人。

郭氏光海《郭小瀛遗著》二卷　大埔《温志·艺文》。

阙　其诗《缨溪集》选录。

光海，大埔人。

郭氏光墀《之钦小草》、《台游草》　大埔《温志·艺文》。

阙　其诗《缨溪集》选录。

光海，字小瀛；光墀，字芹甫，昆仲，为郭铨子。

郑氏心经《鹧鸪吟馆诗钞》

存　稿本二册。

心经，海阳人。

谢氏锡勋《小草堂诗集》二卷

存　印本。

锡勋，海阳人。

陈衍《序》云："诗至晚清同、光以来，承道、咸诸老，蕲向杜、韩，为变风变雅之后，益复变本加厉，言情感事，往往以突兀凌厉之笔，抒哀痛逼切之词，甚且嬉笑怒骂，无所于恤。矫之者则为钩章棘句，僻涩聱牙，以至于志微噍杀，使读者悄然而不怡。然皆豪杰贤知之子乃能之。道、咸以前，则慑于文字之祸，吟咏所寄，大半模山范水，流连景光。即有感触，决不敢显然露其愤闷，间借咏物咏史，以附于比兴之体，盖先辈之矩矱类然也。自今日视之，则为古处之衣冠而已。去秋，余来鹭门，教授大学。学子幼安谢生喜为诗，时作幽忧穷愁之语。久之，出其尊人安臣先生《小草诗》乞叙。读之，既不为逼切凌厉之词，而亦不入于钩棘僻涩，以至于志微噍杀者也。先生以名孝廉官吾东越，知古将乐县事，虽洊晋州牧带郡守，而宦橐萧然，身后家贫如洗，疑廉吏之不可为。宜其诗中必有愤懑不平，与乎感慨时事之作，乃均不出此，唯多纪宦游所及风土民情，而继以咏物咏史诸作，盖犹兢

兢守先辈矩矱也。幼安其亦推本家学，勿过为幽忧穷愁之辞哉！甲子春日，治愚弟陈衍序。”

《潮州荔枝词》百首

存　印本。

《自序》云：“天地磅礴之气聚于山川，山川灵秀之精散为人物。神仙佛渺矣，圣贤豪杰又不世出，人之生无益于时，死无传于世者，反不如物焉。物不一物，祥麟威凤，其若有若无，犹神仙佛也，较之圣贤豪杰，更不可数数觏。矿物产如金银珠玉，璀矣璨矣，然矿学不精者，求之不能得，得亦不能分剂焉。植物产中，花之艳称于北人者，为牡丹，至目之为花王，尚矣，然犹有脂粉气，盖王而雌者，犹不及南方之木棉之王而雄焉。木之有松柏也，犹谷之有菽粟，无足奇也。闽粤榕树，乃翘然特出，以与之竞秀，然臃肿不中绳墨，故工鲜度之。果之有荔枝，古今天下所最崇拜者，神也，仙也，佛也，王也，争赞一词，以仿佛而形容之。当是时，汽机之学尚未输入，水陆交通，既乏轮船铁路之利便，而罐藏之法亦缺焉弗讲，徒凭井蛙瓮蠓之浅见，与夫纸谈耳食之讹传，而欲据为金科玉律之定论，无怪持议各不相下，而荔枝之真不出也。我国廿二行省，而荔枝出产地惟蜀与闽粤三省占之。蜀荔枝不甚显，闽粤荔枝争胜最烈。曲江之赋，君谟之谱，其较著也。然乡曲之私，不无过当，必折衷于第三者，乃有以得其平。自朱竹垞谓福州佳者尚未敌岭南之黑叶，而岭南荔枝之价值，遂暴著于天下。况今轮船铁路，我国已逐渐发达，罐藏亦稍稍萌芽矣，自闽抵粤，自各省抵闽粤，近者两三日，远者一二旬，可以周历禹甸，同嗜之味必有能辨之者。数年来，由内国以及外国，无在非粤荔销货场，而闽荔鲜有过问者。虽罐藏之法不讲，亦物品之不甚完美，有以执其咎也。虽然，粤荔之价值固暴著于天下矣，惟粤省界线甚广，不能不求之一郡一邑间，以为狭义之解释。夫增城挂绿、新兴小红，妇孺能道，善矣蔑以复加矣，而我潮荔枝，竟阒寂无闻焉。噫，僻处海滨而不见知于时者，独荔枝乎哉？因摭旧闻，次为韵语，衰成百章，以博一噱。士有不忍与草木同腐者乎？毋让荔枝之专美于乡国，可矣。虽然，又安见天下爱才有如余爱荔枝之痴呆，至于此极者？遇有幸不幸，书有传不传。荔枝之在潮州也，天生之，地域之，人虽有表彰之者，又或以言之无文，行之不远，而不足以征信之。荔枝乃如桃李之无言，任人之视为材不材，而不迁其地，卒以自全其天焉。吁，可爱也夫。光绪戊申岁展重阳日，粤瀛锡勋序于闽垣小

鼓楼之听鼓官舍。”

陈氏世骢《吟香室文钞》二卷

存　《潮州先正遗书》选本，未刊。

陈氏，澄海人。

翁氏兰《湖西小庐文集》一卷

存　《潮州先正遗书》选本，未刊。

是集凡书策、图说、序例等二十三篇，皆究心时务之作。湖西小庐者，翁兰讲学处。翁氏，海阳人。

林氏若澜《且闲吟室诗草》

存　稿本。

若澜，字月澄，大川子。其诗武进沈雨人曾选入《近世诗选》。

赵氏维城《悟非诗草》一卷

存　稿本。

维城，字悟非，海阳人。光绪间廪生。

钟氏兆霖《菜根堂诗存》十卷

存　民国二十二年广州印本，二册。

兆霖，大埔人。

丘晋昕《题词》云：“钟君雨农茂才，闻名未得一见。辛卯，以事过里门，邝君衮臣以君诗文见示。读之温厚和平，无噍杀之音，亢厉之旨，冲怀澹雅，隽思络绎，知其所酝酿者深也。古文词亦直抒胸臆，不屑傍人篱下。其于诗皆卓然有以自见。君既负异才，不一泄其奇，乃近而以诗文鸣，视世之裘马自恣，奔走声势者何如耶！太阿在匣，厥光腾霄，异日不有拂拭之以贡天府者。用缀数行，以志服膺。光绪十八年壬辰正月，同里愚弟丘晋昕谨识。”

杨氏立高《爱吾庐吟草约钞》

存　《三渔集约钞》本。

立高，海阳人。

李旭升《评语》："捧读先生诗集，扫尽浮华，独标真格，正孔宣尼所谓'质直'，刘舍人所谓'老干无枝'者。此种诗，如习俗奢靡时，得有朴茂其人者，未始非维世运，挽风气之一助也。昔沈归愚有云：诗有看去……无一二语可密圈，而通体完善，不必以句佳传。集中此类甚多。如《掌关》二首，气体高浑，泯去转接痕迹。摭拾佳句者，何从梦见？即此可以类推。至于《流萤》、《征雁》四首，如幽燕老将，气韵沉雄，妙在别有寄托。自是咏物诗极轨必传无疑。读全集，如食谏果，初啖似觉平易，久之其味可耐人想。总之，必存归愚之见，方可读《爱吾庐诗》。不然，向松柏而索鲜花，对古乐而想新声，几何不望而却步哉。"

杨氏少山《澹如书室约钞》二卷

存　《三渔集约钞》本。

少山，海阳人。

陈锦汉《序》："诗教之兴，由来尚矣。自《风》、《雅》变而为《离骚》，演而为乐府，区之为五言、七言，别之为古体、近体，鸿篇巨制，代有名家。入国朝来，诗学尤盛。渔洋一派，以神韵标其宗风，袁赵二家，以才藻摅其襟抱。无奇不阐，有巧必臻，述不胜述，夫亦无烦于作矣。然而文生于情，诗以言志，古今人何遽不相及耶？余友广文杨君少山，少禀庭训，性癖《风》、《骚》。浏览诗篇，深有味于温柔敦厚之旨，爰乃兴之所寄，情之所钟，身之所遭，景之所触，举皆于诗乎发之。观其雕镌风月，组织性灵，大抵得力新城、简斋诸前辈为多，而佳构亦时有唐人风格，琳琅璨列，美不胜收。阅数十年，订为《澹如诗钞》六卷，知其浸淫斯道者深矣。晚年诣益进，学益纯，思欲删其少年妒红诸作。余谓唐人《长庆》、《樊川》诸集，未尝自删其冶荡之词，君何必尔耶？且《三百篇》中，贞淫正变，皆为后人兴观群怨之资，圣人有取焉。不然，《郑》、《卫》二风，半为男女戏谑之作，孔圣何不举而删之乎？君韪是言，因不果去。外有《杂著》一卷，附于诗后。近更采辑《北阁诗话》，预先传布，钞印未竟，广文忽归道山。哲嗣承其遗集，请序于余。喜其有肯堂之志也，聊举所为告于广文者归之。至于诗之佳处，读者当能领取，无俟余言之赘云。宣统三年岁次辛亥八月之望，倬云陈锦汉拜序。"

卢氏蕴秀《吟香阁集约钞》

存　《三渔集约钞》本。

蕴秀，号兰闺，女史，海阳人，杨少山妻。

林氏树棠《宗爱文存》

存　印本。

树棠，字荫南，揭阳人。光绪岁贡。是集为荫南孙士楷辑，凡史论、寿序、传记，都二十篇。

曾氏廷兰《吟花别墅诗钞》二卷　海阳《吴志·艺文》。

存　光绪十四年刊本。

廷兰，字秋墅，号吟花主人，海阳人。卷首有同治壬戌《自记》。

饶氏宗韶《铃痴符文集》五卷、《风箫诗草》八卷

存

宗韶，大埔人。

张薇《序》云："壬辰之秋，养疴林下。适痴符子自都归，造庐见顾，欢言促膝，深惬素心。特抱恙未痊，莫能饫聆高论，此日足可惜也。既而以所著诗集见示，古今体总若干余首。窥其气格，大抵渊源汉魏六朝，而出入于唐宋，明窗净几，击节高吟，恍如坐我于鹤峰之巅，而眼界为之一空也。君少负隽才，弱龄淹通经史，傍及于丙、丁二部，靡不博览。其为时文，高华泛实，胎息《史》、《汉》。见者咸谓当扶摇直上，不久于诸生也。乃粤南直北，屡蹶文闱。年逾三十六，尚以明经应选。归筑别墅于神泉之滨，斗酒百篇，以诗自娱。或抚时感事，俯仰古今，或触景言情，刻雕花鸟。听王郎之歌，拔剑斫地；携谢朓之句，搔首问天。泣风雨于笔端，起烟云于腕下。兴往情来，感慨系之矣。尔来诗律愈精，篇什弥富，然未尝出以示人也。某上人辄心赏之，谓其宝之箧笥，何若市之鸡林？三万六千日后，此集于君为豹皮矣。君固然之，而犹疑其过繁，因商之于余。余固非深于诗者，顾谬许知。心虽曰信斯未能，亦不敢阿其所好，为择其尤著者若干篇，别为选本，而归其全稿焉。"

《潮州诗萃》云："史琴刻意苦吟，其《自序》云：'初学汉魏，失之蒙糊；继学李苏，失之剽滑；终学韩杜，失之刻涩。'亦可见其用力之深矣。五七古泛雄古郁，独出冠时。近体诗则每多过火处，亦由性之所近，各有短长欤？"

饶氏咸中《豫章游草》、《羊城游草》　大埔《温志·艺文》。

未见

《潮州诗萃》云："谦谷明经与弟次骏上舍齐名，兄弟间相为师友。其诗虽不及其弟之精深，而才力恣肆，不肯寄人篱下，亦骚坛之有丈夫气者也。"咸中，清大埔人。

杨氏国璋《心耕书屋诗稿》　大埔《温志·艺文》。

未见

国璋，大埔人。

张氏倬云、书云《雁后诗存》二卷　大埔《温志·艺文》。

未见

倬云、书云，大埔人。

蔡氏学瀛《自讼斋读史百咏》

存　稿本。

学瀛，字仙舫，澄海人。光绪间岁贡。

林氏家濬《端庆堂诗草》

存　《乔梓诗林》印本。

家濬，字剑泉，惠来人。诸生，端州学博。后其子廷玉合所作诗，汇刊为《乔梓诗林》。

陈氏启益《醉墨轩诗文集》

存　稿本。

启益，字稼寰，海阳人。诸生。

陈氏骏烈《指元别筑吟草》

阙

骏烈，海阳人，清附贡。丁福保《近代诗选》曾录其诗。

郑氏芸经《书带草堂诗集》

存　民国戊辰写印本。

芸经，字耕石，海阳人。清诸生。是集门人詹益智校印。

陈氏经邦《炪斋诗钞》二卷

存　家刻本。

上卷《桐阴鸣蝉集》，古近体诗一百七十六首。下卷《蕉窗听雨集》，古近体诗一百四十八首。有光绪丙申《自序》。陈氏，字纶阁，室名炪斋。澄海人。

民国

丁氏乃潜《匏存室诗钞》

存　民国十二年石印本。

乃潜，字讷庵，一字文滌。日昌次子，副贡。是集题曾刚甫、周子元鉴定，为乃潜民国十年以前诗，凡三百八十七首，末附弟叔雅诗六十九首。饶氏天啸楼藏有《续钞》写本，为其晚年未完之稿。

《序》云："余自养疴浙东，作湖上寓公者，三年于兹矣。自以江湖野服，遁迹烟萝，不复与当世簪缨相晋接，故门鲜达官车轨，然独与丰顺丁君文滌游。文滌为大中丞哲嗣，以观察使分发来浙，固赫然一今之显宦也。顾其人出入风雅，潇洒轶群，无一毫仕宦气。于时下逢迎奔竞之术，懵然不知，故历年垂翅，未得乘云雨腾上，而处之若素，夷然无动于中。只于风晨月夕，山巅水涯，或宾筵梵刹，意有所触，辄为诗歌以倾泻其胸中之所蓄。积之已久，都为一编。问序于予，予受而读之，觉清微杳渺之音，渊懿朴茂之色，恻悱芬芳之情，是真《骚》、《雅》之嗣音，匪特汉魏之具体。近百年来，无此作手矣。其《闲居》十二章，去冬曾录以相示，余爱其淡泊无营，深入禅理，尝展玩不忍释手。盖以其与求退人说法，独有合焉。今乃得纵观全集，寄托遥深，别具怀抱，则又非余之一意求退者所可几矣。余不文，不能如高适为诗与文滌相唱和。生平所得，大率尘俗吏事耳，然颇为名公巨卿所盼睐。犹忆同治初年，谒雨生中丞于吴门节署，一见即有国士之契，嗣后屡见则屡施奖借，今已三十余年矣。好修迟暮，闻誉不彰，无以副当年之佳誉，不图于解组后，又获与文滌观察客中话旧，其惠好之深，一如中丞之所以待我者，则余于此篇虽欲无言，又乌得无言？略不辞谫陋，而为之序。"（此序不署撰人，丰顺《李志》称陈衍作。衍必不及谒见丁中丞也。）

《拟寒山诗》

存　手抄本。

刘寅庵《评语》云："寒山圆朗，拾得幽峭，翁和诗虽无卓然见道语，惟求知迫切语，最恳挚为难及云。"

丁氏叔雅《丁徵君诗文集》

存　《匏存室诗钞》附本；大埔温廷敬辑本三卷，未刊。

叔雅，名惠康，号惺庵，以字行，日昌季子，揭阳附贡。与南学会谭嗣同等友善。尝东渡日本求学。

《平等阁诗话》："丁叔雅部郎惠康，一字惺庵，丰顺中丞第三子也。中丞以清德遗子孙，家富有藏书，而啬于资产。君为庶出，幼而耽学，风神散朗，襟期高旷，二十许乃游京师，所交皆一时贤俊，相与讲求新学。己亥岁暮，客沪。废立之议起，沪渎司电经莲山太守名元善，浙江上虞人，抗疏谏诤，君实左右其事，厕名其列。遂见恶于当路，君翛然物外，畅然自适。癸卯，岑西林督粤，延君入幕，主持兴学事，赴日本考查学校。已归，明年以持论不合，辞去。君虽粤人，不乐粤中风土，自是恒羁旅都门沪渎。志不肯事豪贵，与时俯仰，竟以贫病，于宣统元年四月晦日卒于都门客邸，年四十有二。平生富文学政事才，而竟不遇，沦踬而死，哀哉！君善诗，沉著之中，时见风韵。又工尺牍，温雅似六朝人。交友尚博爱，吐辞蕴藉，与人酬对，终日无俗言。兹录存君诗，世之览者，于此可谂君之行谊焉。君家居揭阳，与曾刚甫参议齐名。没后，曾君为理其丧，并藏其遗稿待梓。"

按：叔雅诗，上海《文艺丛刊》及陈衍《近代诗钞》选录，均非全帙。向有罗惇融、姚梓芳合辑二卷，未见刊行。大埔温氏辑诗得一百六十二首，附文三卷，略备，仍未付梓。

陈氏步墀《绣诗楼诗》五卷、《二集》三卷

存　己酉羊城刊本，第三卷附《游吴纪程》。

步墀，字子丹，饶平人，宣统己酉恩贡。工于文、诗词。

韩希琦《序》云："诗，小道也，然非真性情中人，加之以读书养气之功，深造而自得之，则又不足以语此。盖綦难矣！余友陈子幼侪，雅嗜诗，时与粤中贤师友相过从，颇多酬唱之作。而余僻处一隅，相见日少，初未之

知也。戊申冬十有二日，归自香江，以《绣诗楼集》属序于余，并示以《粤东水灾救命词》三十首。余受而读之竟，怃然曰：此郑侠《流民图》也。粤人何不幸，一至于此。虽然，余非目击者，曷为使余欷歔而不能自禁，则陈子之诗，岂所谓笃于性，深于情者非耶？击节叹赏久之。已，审其崖末，知是年夏六月，港人开卖物助赈慈善会，李玉芝女士绣是诗而鬻之，得值五百金。江苏杨星吾太守乃为之作'绣诗楼'署额，以遗陈子，而陈子之集因以得名焉。甚盛事也。顾余非能诗者，偶一为之，尝竟日不能成篇。或草草下笔，阅时再见，辄惭恧不能自止，遂复弃去。以视陈子之珠玉，随风所得，动盈行箧，芳馨悱恻，玲玲可诵者，相去不可以里道计矣。夫乌从而序之？毋亦万不获辞，故不揣冒昧，一著佛头之粪斯已耳。抑又有言者：陈子天才旷逸，不徒以诗显者也。而其诗瓣香香山之遗，为之若易然者。兹编之作，特其初集云尔。他日所造益深，所得益邃，二三集之出，当必更有可喜者。倘复属不敏而操觚扬榷之，其为踌躇满志，宁止是欤！绍安韩希琦君玉，谨序于澄海文范学堂。"

《四朝诗史》："陈步墀字子丹，广东饶平人，有《绣诗楼集》。其《粤东水灾救命词》三十首，泛痛悲恻，不啻郑侠《流民图》。香港开卖物助赈会，李玉芝女士绣是诗而鬻之，得值五百金。姑苏杨星吾乃作'绣诗楼'额以遗之。"

按：杨星吾当即宜都杨守敬惺吾，戊申为光绪三十四年（1908）。守敬卒于民国四年（1915）。韩序称江苏杨太守，出于误记。

《茅茨集》二卷

存　《绣诗楼丛书》（第十七种）本。

有乙卯八月张学华《序》，略称其结庐山上，编竹为篱，种瓜满架，颜曰"茅茨"。日与朋旧唱和，积诗盈帙，即以名其集。

《宋台集》

存　《绣诗楼丛书》（第二十一种）本。

步墀与陈伯陶诸老登宋台怀古作。附伯陶撰《侯王庙碑》及诸人题咏。

《有光集》

存　《绣诗楼丛书》（第三十六种）本。

郑氏国藩《似园文存》七卷、《诗存》二卷

存　民国二十四年印本。

国藩，字晓屏，普宁人。清光绪间拔贡，尝掌铎金山。是书又名《似园老人佚存文稿汇钞》，附《诗稿》、《制义》，为门人杨世泽、蔡丹铭编。

《自序》云："予不能文，谬为侪辈所推许，时时应事握管，以卑无高论，随手弃置，不自省录。今更漏将残矣，及门诸友谓不可不纂辑付梓，以留身后名。爱我者至欲集赀代备梨枣费，谆谆相促。辞不获已，乃搜索旧纸废簏，东鳞西爪，见辄录焉。凡得文百余首，分类八，厘为上中下卷；诗古近体若干首，录附文后，合为一集，命曰《佚存汇钞》。盖剩稿无多，过而存之，不复有所去取芟汰也。昔韩公与冯宿论文，言为文每自意以为好，则人必以为恶。时应事作俗下文字，下笔令人惭，及示人，人必以为好。小惭者谓之小好，大惭者必以为大好矣。予质庸下，复防盩俗，故辞日益肤浅，欲出示人，恐不足以覆酱瓿，何身后名之可得？更何古人之敢拟？然亦有一二慥慥笃实之士，中心好之，极意摹写，以为非是不足表厥庸德，固自以为不恶也。及授诸人，辄遭嗔怪。古今之人，同不同，未可知也。譬诸饮食，各有所嗜，文王嗜昌歜，楚王嗜芹俎，曾皙嗜羊枣，三者孰为正味？而大苏兄弟日食三白，且语刘贡父以为甚美，岂必膏粱之味，始可悦口哉？夫文亦若是则已矣。他日，有操选政者，量采一二人选本中，安知不视同昆山片玉，谓可与时贤分一席耶？故宁兼收而蓄焉，非谓意果以为好也。"

陈氏期昌《培园赋钞》三卷、《诗文集》八卷　丰顺《李志·艺文》。

未见

期昌，丰顺人。

林氏挺芝《林挺芝诗集》

存

周晋《序》略云："潮阳徵君林挺芝先生，字紫荪，号霁嵩，以拔贡举孝廉方正，选授湖南、直隶州判。却聘隐居，不求闻达，有靖节、叠山之风。"

温氏廷敬《补读书庐诗文集》

存　稿本。

温氏，字丹铭，号正斋，坚白老人，大埔人。尝任《大埔县志》、《广东省通志稿》总纂，潮州修志馆顾问。尝讲学岭东同文学堂，长惠潮嘉师范学校。主笔《岭东报》。

王氏师愈《缵槐堂集》

存　印本。

王氏，讳弘愿，号慕韩，潮安人。讲学金山。

崔炳炎《序》云："海阳王子慕韩，以其《缵槐堂文集》示予，并索序。迟之又久，乃为之言，曰：昔曾文正序欧阳生文，述桐城宗派，由皖而赣，而湖湘，流衍于广西，广东则无闻。盖桐城之学至姚先生而始光，至曾文正而益大。文正而后，武昌张濂亭、桐城吴挚甫先生，后先主保阳、莲池讲席，学者被其津逮，于桐城义法，往往能知其然。张论文，标雅健为宗，创因声求气之说。吴先生言三代之文，非独道胜，亦其文崇奥，有以久大之，皆知言者选也。尝论为文之道，先论义法，次论至不至，知义法矣。其能至与否，则视其人之学问与诣力。顾法，百世不变者也，义，随时而变者也。先正有言：为文须令后世读者望而知为某时代之文。比来科学日兴，新理迭出不匮，其要在能以古训阐新学之奥。吴先生晚年之文，尤餍人人之意，在桐城家为后劲以此也。粤之广州，向称人文渊薮，南海、新会之徒，倡言新学，顾其于文繁费，自一时之体，不足语古作者之林。予需次粤垣，询邦人士夫与斯道者盖鲜。岁次丙午，监督潮州中学，识王子慕韩，读其文，嗟赏久之。慕韩宗法昌黎，兼出入半山、眉山二氏。其义法于桐城靡弗合，其于修词，殆由雅健而窥崇奥之域，所谓辛苦而自得之者，可不谓豪杰之士与！他日广览天下名山大川，以充其气，博稽中外社会人情幻态，以尽其变，昌黎所谓因文见道，微慕韩吾谁与归！虽然，此可为知者道耳。以挚甫先生之于文，海内奉为山斗，犹有主司学枋之巨公，斥其破坏中国文字，慕韩勉乎哉！异时容有以破坏文字见斥者，则慕韩之文愈益不朽矣。是为序。"

《圜五居文集》三卷

存

《自序》云："幼时喜文事，研精于韩、欧、《骚》、《选》、枚、马、迁、固之著书，盖未尝一日离也。比长，欧学东来，凡科、哲、算诸译简，颇涉

其藩，而于群治、国际之义，稍稍摩其垒。时书院未绝废，赍以应试艺，又尝操笔政报肆。顾其时方纵极其才气，以警动时人耳目，故余于选刻《缵槐堂文集》时，皆屏去不录，而所录者又多淡泊，若未曾学问焉者之为文也，余亦自不善之也。初，余以自力学日本人文法，能阅译东邻籍。顾地僻交寡，衣食于校役，所译书未能印发问世。四十以后，委心大觉，读普贤书，发明性理。盖尝译大和上雷斧大僧正著书言'三密'者，以公布之。中国净因夙植，大僧正莅潮，而余遂得入其慈悲之室，沐两部法雨。自尔得秘笈益多，随时译编，颁之同志，自成卷帙矣。集中诸文，大抵戊辰以前关于佛教之杂著，因依类编次，以前时之为世俗文者附入。昔白氏乐天有言：愿以今生世俗文字，放言绮语之因，转为将来世世赞佛乘转法轮之缘。余于所谓绮语放言者，荡涤殆尽矣。若夫赞佛乘转法轮，则虽勿能为役，而自兹以往，誓世世勇进，勿懈息，则靡异于白公也。三宝在上，愿摄受斯言。中华民国十八年二月，王弘愿序。"

《韭香斋诗集》

存　油印本。

《东游吟草》

存　印本。

弘愿于丙寅夏游日本，此沿途所作诗，寥寥二十首。有郑晓屏《序》。

王氏皞《愚隐斋诗草》二十七卷、附《文》六卷、《诗续录》九卷、《文》二卷

存　印本。

皞，字逸叟，其先籍山阴，迁居丰顺汤坑。集共九册。

《自序》略云："昔李氏论三教优劣，而有日月五星之喻。今予以建安七子与盛唐李、杜之诗亦然。李、杜二家，异曲同工，殊途同归，前人既已论定。乃耳食者流，袭元稹之瞽说，推杜而抑李，犹聋者之于宫商，亦恶足与深辩哉！夫然，则李、杜之诗，若羲娥之耀两间，经旷劫而不少损其精华者乎！视夫七子具体而微，而尚有优劣者，殆不可同日而语也。何则？七子之作，丽则丽矣，然未免有伤诗教者。如刘桢《赠五官中郎将》诗，于曹操辄称'元后'，如汉献何？又曰：'遇彼丰沛'，如汉高何？观仲宣之《侍操燕

诗》也，曰：‘守分’，曰‘克符周公’，既窥其微，则寓规于颂，以视公幹，则优劣判然矣。沦胥迄于晋宋，而惠连《捣衣诗》‘簪玉鸣金’，而忘‘首如飞蓬’矣。予于是知李、杜崛起，突过西京，而于建安乎何有！故曰：‘绮丽不足珍’也，又安可以子美之教子自道‘精熟《文选》理’，遂昧厥大成哉！必也如昌黎之推李杜光焰万丈，朱子之称太白圣于诗者，庶几得窥李、杜之禅关，然后知《离骚》之怨，变《风》变《雅》之遗，犹匪其至。其才力之雄奇，襟怀之浩落，性情之忠爱，直与《国风》、《雅》、《颂》相表里，如是不失二公，始可论二公也。皞弱以好弄，既而成癖，悲欢哀乐，一寓于诗，春鸟秋虫，自鸣自息。三十九时，勉录三百余首，为四卷，内景别为一卷。自此力戒妄作。至壬戌秋，复得二千余首，羁旅无聊，检理行箧，姑将逆旅中劫火不到者，序而录之。虽虫吟鸟唱，不足言诗，然亦可以怨云尔。民国癸亥岁上巳，王皞逸叟氏自序。”

李氏钧鳌《清史百咏》

存　民国二十三年印本。

钧鳌，字云屏，号鸿泥老人，潮安人。诗悉五古，共一百零九章，各系小传。起黄宗羲，讫邓承修。

姚氏梓芳《觉庵丛稿》

存　北京印本。

姚氏，字君悫，号学庵、秋园老人，揭阳人。历任法部主事，暹罗华侨宣慰使。

共文十篇，林畏庐评。

《秋园文钞》三卷

存　民国二十八年印本。

共文五十二篇，门人洪一湖编。

侯氏节《侯乙符遗诗》

存　抄本。

节，字乙符，澄海人。与吴贯因、许伟余合称“澄海三才子”。

陈衍《序》云：“鸣呼，乙符仅以数卷之诗传世，而翻使七十余岁之衰翁

序之耶？乙符以旅食养母，卒于暹京。余闻讯痛悼，既为五言古诗五首哀之，其摰友石铭吾乃邮书报余，其东道主廖君已归其丧而恤其孤，同人将谋刊其遗诗以慰其沈泉之悲，请余为之序。忆乙符执贽请业于余，即邮其生平所为诗千余首，使医治其病痛所在。其诗颇患才多而未尽遒紧。余题五言律其后，勉以磨砺鎚凿，推排臼窠。岭学师资，韩苏具在也。已而乙符捐去故技，颇能由容易而入艰辛，复出艰辛而见容易。余曾录其尤雅者入诗话，可按而知其非过言也。旧时吟侣，见其每事苦吟，多怪诧之。同志者惟铭吾与刘仲英，皆因乙符而请业于余。余所称为'潮州三杰'者也。余所识岭南诗人，若番禺梁节庵、顺德罗掞东、敷庵兄弟、黄晦闻，属首郡；揭阳曾刚甫、丰顺丁讷庵、叔疋兄弟，及乙符诸子，皆潮郡人：岂真昌黎、眉山流风余思，旷千百年而能相感耶。乙符年五十，学问如日方升而遽止。此则吾于欧公'诗能穷人'，与'穷而后工'之说，向所不敢深信者，亦几无辞以自固矣。噫！"

《南溟诗钞》

存　民国十五年印本。

石氏维岩《慵石诗存》四卷

存　稿本。

维岩，字铭吾，潮安人，陈石遗门人。石遗赠诗云："岭东诗人有三杰，皆未谋面称及门。二子缟纻各投报，惟于君也缺赠言。君诗八十又八韵，层峦叠嶂笔能奋。残筝邻笛极哀吟，如此性情宁晚近。乙符已逝仲英穷，惟君吐气如长虹。粤东循海本南迤，断章取义吾道东。"又为之序，谓"诗有仁气、义气。仁气近风，义气近雅。君诗奇肆挺拔，为近雅者"云。

吴氏沛霖《泽庵诗集》

存　民国二十三年印本。

沛霖，字泽庵，揭阳人。尝执教于榕江、岩石等校。是集为其兄汝霖所编，有谭愚生等《序》。

邓氏尔慎《丙丁吟》二卷

存　广州刊本。

邓氏，讳籍香，字季安，潮安人。光绪间岁贡，尝预革命，历任蕉岭县长、援闽粤军总司令部咨议。

《籍香诗钞续钞》

存　民国十八年印本，末附《外国宫词》。

陈氏龙庆《潜园老人诗稿》

存　稿本。

龙庆，海阳人。清光绪二十八年岁贡。

陈氏燕如《语冰吟草初集》二卷、《续集》一卷

存　印本。

燕如，澄海人。

饶氏锷《天啸楼文集》四卷、《诗集》一卷

存　印本。

郑晓屏《序略》云："君学长于考据，著述甚富。《潮州艺文志》一书，尤其殚极精力而为之者。书未成，而君病死。予志君墓，既深致其惜之之意矣。君锐意立言，方从事不朽之业，文固非所措意，所存止五十余篇，厘为四卷。君文前后凡三变，少作刻意模韩，而未能至；中年出入唐宋明清诸大家，各有其所似，则志于传世不忘意匠之经营者也；晚近一变而归于平易，下笔在有意无意之间，则既神明于法，而不复以法囿，文境之上乘矣。君诗亦有法度，故录其尤，附文后，不别行云。"

《慈禧宫词百首》

存　印本。

《自序》云："在昔灵囿启銮，热河驻跸。中原烽火，当洪杨蛙怒方殷；绝域干戈，正英法鸱张入寇。尘黯京阙，伤大厦之倾颓；灾及禁园，慨阿房之灰烬。既而穆庙御极，璇宫临朝，群凶收破竹之功，六合奏清尘之效。康衢讴歌，四民上颂。庙廊拜舞，百辟陈诗，骎骎乎有中兴之象焉。尔乃辇奉大安，旗悬明月，避炎暑于郊圻，寄遥情乎泮奂。同治以前，犹崇朴素，光绪而后，益事奢华。苑修北海之坡，园构西山之麓。纡萦池沼，引入玉泉；

巀嶭楼台，偷来金窟。望层红叠紫之花，亭知春色；穿回栏曲槛之榭，轩写秋心。盖其钩心斗丽，尽态极妍；岂徒若隋苑迷楼，丹楹玉楯；陈宫三阁，锦幕珠帘已哉！若夫行乐赏心，骋怀游目。张灯泛湖，画舫则宫监齐撑；焚香礼佛，篮舆则福金亲挽。金轮千里，坐汽车之殊观；玉食三餐，尝黄鱼之新味。昆明湖畔鳌山，银花灿烂；德和园里鹂殿，法曲缠绵。莲英阉宦，宠冠千官；鑫培优伶，俸食三品。或承恩兰掖，或供奉梨园。声色晏游，可谓极一时之盛矣。惟是调羹荐饼，难掩东后之酖；纵匪仇洋，终酿西巡之祸。骡车晓出，草草之豆粥堪哀；胡骑夜追，纤纤之指甲可念。虽复宝鼎有归，金瓯无恙，然而秉钧卿佐，已赐投缳之诛；卧榻河山，几蒙划淮之耻。清室陵夷，声威扫地。胡儿乘衅，肆虐滔天。此则赴新亭之饮，周颉所由兴悲；登广武之场，阮籍因之叹息者也。仆生丁阳九，才乏阴铿，夷考觉罗之亡，实兆那拉之立。牝鸡司晨，知吕雉之危汉；龙漦易貌，识武曌之覆唐。于是掇彼史编，谱为歌咏。参百家之途说，拟注《津阳》；翻七绝之《宫词》，效颦王建。录托《梦华》，略识行都之概；诗题《红叶》，聊抒禁掖之情。虽辞惭《三都》，徒供覆瓿；而事关一代，足为鉴龟。嗟呼，玉桥石舫，烟屿云岩。昔则胜游，今成陈迹。卧驼丛棘，依稀废冢之墟；衰柳斜阳，指点故宫之路。叹一角之剩水残山，空留图画；问九重于离宫别馆，只见寒鸦。”

李氏华芝《芝兰室诗草》二卷

存　稿本。

华芝，潮阳人。

吴氏之藻《梦兰先生遗稿》

存　丁丑印本。

吴氏，号袖海，澄海人。清禀生。

邹氏鲁《澄庐文存》

存　印本。

鲁，大埔人。革命元老，尝长中山大学。

黄氏仲琴《嵩园诗草》、《湖边文存》

存　印本。
仲琴，潮安人。尝讲学金山中学、中山大学。

李氏介丞《寥天一庐诗存》
存　民国二十六年印本。
李氏，丰顺人。

林氏毓琳《璞山集》二卷、《续集》五卷
存　印本。
林氏，字清扬，号璞山，揭阳人。尝讲学榕江。

杨氏光祖《沙溪吟草》
存　稿本。
光祖，号瘦子，潮安人。《石遗室续诗话》选录其诗。

吴氏其瀚《养源堂诗文集》二卷
未见
吴氏，丰顺人。

李氏沧萍《高斋近诗》
存稿
沧萍，丰顺人，黄节门人。尝讲学岭南大学。

张氏应旸《柏斋韵言》三卷
存　印本。
张氏，大埔人。

许氏伟余《庶筑秋轩诗稿》
存　稿本。
伟余，讳挹芬，澄海人。尝主讲韩山师范，办《大岭东报》，宣传革命；主笔《汕头时报》。

何氏爵三《湟江吟草》、《鸿迹集》

存　印本。

何氏，大埔人。

王氏韶生《怀冰文录》

存　印本。

王氏，字怀冰，丰顺人。历任中山、岭南、广州、国民大学、文理学院教授。

陈氏筹《半饱文存》

存　印本。

陈氏，名添，又名渔民，普宁人。尝讲学于汕头之月济、孔教会、进一。

詹氏安泰《鷦鷯巢诗稿》

存稿

詹氏，字祝南，号无庵，饶平人。讲学于韩山师范、文理学院、中山大学。

邱氏汝滨《瞩云楼诗草》

存　印本。

邱氏，号峰子，潮安人。

丘氏玉麟《回回纪事诗》

存　印本。

丘氏，潮安人。尝讲学金山、韩山师范。

翁氏一鹤《庑下集》

存　印本。

翁氏，潮安人。

黄氏鸣岐《癖庵诗存》

存·印本。

黄氏，大埔人。

补遗

明

周氏孚先辑《甘泉先生文录类选》二十一卷

存

孚先，潮阳人。初师同里吴鲁庵，继从甘泉于白下。此书有序，作于嘉靖乙丑，同门经正、经哲均预重订。

清

谢氏学圣《耕读集》　《谢氏宗谱》引《交城志》。

未见

学圣字复守，揭阳人。康熙庚子解元，仕交城令。

郑氏鸿谟《秦烬集》

存　刻本二册。

郑氏，潮阳人。是集有郑之侨《序》。

郑氏之侨《东里公文存》　民国郑克堂辑。

存　民国二十七年印本。

之侨，潮阳人。

郑氏家兰《正初文集》四卷　丰顺《李志·艺文》。

存　未刻。

家兰，丰顺人。

林氏炳章《文峰诗稿》

存　家刻本。

文峰，海阳人。道光乙巳岁贡。有光绪二年《自记》。

陈氏兆兰《香生吟草》

存　绍闻书屋刻本。

兆兰，澄海人。

黄钊《序》云："诗以理、性、情，《三百篇》中，大率从性灵流出。后世佐以典故，铺排摭拾，淹博自矜。典故繁则性灵愈汩，多雕琢之功，少天然之趣。此错采镂金，所以不若芙蓉出水也。然善诗者，则又未尝于此分而二之。吾邑香生陈君，二如先生之长嗣君也。先生以书画名世，诗赋亦见重一时。香生承家学，久为吟坛上将。余自丁酉归田，与先生过从甚密，因得稔悉香生，且得读香生之诗。大抵五古出入六朝，余则盛唐，以及前明，皆所取则。清真质朴，警练雄深，抒写性灵，不沾沾于典故，而典故自赴。恬吟静诵，但觉香生之诗，不拘一格，不专一家。集中有质朴胜，有隽永胜，有淡远胜，有风华胜，可谓兼众美矣。兹择其尤雅者，选存百余首。诗可传，固不在多也。道光丙午清明后一日，香铁居士钊手定并识。时寓凤城菘韭之舍。"

许氏虞音《莲洋村人诗学》

存　书未刊。

虞音，字琯岩，澄海人。

彭氏景云《碧桃山房文钞》八卷　丰顺《李志·艺文》。

存　未刻。

彭季鸾《序》云："自《左》、《国》、庄、马以文词胜，历代名家挺出。有以古雅胜者，有以豪雄胜者，有以情隽胜者，有以泛思变化胜者，有以藻翰绮丽胜者，而要非湛深经术，浸淫子史者，不能道其只字。予二兄玉鸾先生少承庭训，好读书，手不释卷。每为诗古文，拈笔便成。尝言：为文不寝舍于秦汉，则少古雅豪之气，不折衷于唐宋，则少清隽变化之笔，而不揣摩于六朝，则少泛思藻翰之致。故其所为文，杂出不齐。光怪陆离，目不给赏。至功令之文，尝不屑道。间有所作，脱稿后不加改窜，亦不自爱惜。故多散佚不存者。今搜破簏，得其所作若干首。虽不若诗古文之悦魂动魄，而其所谓古雅豪迈，清隽变化，泛思藻翰之工，亦时见一斑。爰录而存之，以贻厥后谋云尔。"

《击钵草》二卷　丰顺《李志·艺文》。

存　未刻。

《自序》云："余闲居寡欢，又复善病，一岁之中，养疴居半。白驹往忽猝猝，无须臾之间，得竭志意。石阁将倾，又阙吴刚之斧；西山已堕，复夺五丁之魂。窃为恨焉。今岁，从吾君子明经书室，日与弟辈遨游于著作之林，诗书之府。山川云物，打破我历城；汉、魏、晋、唐，大放我愁狱。喜笑怒骂，愧无坡老之材；砚匣笔床，喜有左思之具。偶搜故箧，爰索新诗。白鱼吞吐，不啻什存三四。予季叹不早为之所。余曰：雕虫篆刻，壮夫不为。小儿号嗄，何复悔其少作。姑录而存之，颜曰《击钵》，言其率易也，亦以自励而已。"

《春情集》一卷　丰顺《李志·艺文》。

存　未刻。

《自序》云："春风满袖，柳絮盈怀，回首东邻，伤心西邸。朱鸟窗前，佳人歌歇，青牛帐里，芍药情深。攀桃李于三秋，结藕丝于万里。我见犹怜，谁能遣此。自来有别必怨，有怨必盈。矧年属芳卿，情如秋子，人非木石，不能销魂？仆昔岁闺情之作，都为百首。山川云物，久藏宿怨；春秋冬夏，虚赋归期。虽非黄绢之词，亦曲尽红颜之志矣。今春偶步南园，但见柳眼窥人，桃颜含笑。黄莺几两，粉蝶成双，慨然有感，拉杂书之，又得百，汇为一集。"

余氏用宾《三益轩诗草》　潮阳《周志》本传。

存　未梓。

用宾字昌泽，号苹坡，潮阳人。道光甲午举人，主讲东山书院。

王氏寿仁《抱琴山馆诗》　何探源《注》。

未见

王氏，大埔人。

饶氏菊庄《小隐山庄吟稿》　郭铨《赠诗》。

未见

菊庄，大埔人。

徐氏赓华《近思轩诗钞》　大埔《温志·艺文》。

存　未梓。

徐氏，大埔人。

李氏其仪《笔花书屋诗文钞》四卷　大埔《温志·艺文》。
存　未梓。
李氏，大埔人。

饶氏宗羲《乌思堂集》十卷　大埔《温志·艺文》。
存　未梓。
饶氏，大埔人。

何氏朝章《寿根山舍集》　大埔《温志·艺文》。
存　未梓。
何氏，大埔人。

何氏汉昭《何卓卿诗草》　大埔《温志·艺文》。
存　未梓。
卓卿，大埔人。

曾氏述经《曾撰甫先生集》　《揭阳新志·艺文》。
未见
述经，字撰甫、月樵，揭阳人。习经兄。尝任上杭知县。
《揭阳新志艺文书目稿》云："述经字月樵，号撰甫，光绪己丑举人，官福建建宁、上杭等县。以道学为乡里倡，尝刊《薛中离遗书》，有功名教。所为诗文，皆有法度，雍容雅健。是集仅录诗，不及其文。"

饶氏鼎华《南溪集》
存　民国三十三年印本。
鼎华，字爱荃，大埔人。光绪廪生，集有罗卓英、李维源序。

林氏焯镕《蛣寄庐诗媵》
存　稿本。
焯镕，海阳人。

盛氏良弼《寄园吟草续草》

存　稿本。

盛氏，海阳人。

饶氏炳麟《借一枝斋集》　大埔《温志·艺文》。

存　未梓。

饶氏，大埔人。

饶氏鸣谦《思永楼诗文集》　大埔《温志·艺文》。

存　未梓。

鸣谦，大埔人。

张氏守仁《守仁诗存》　大埔《温志·艺文》。

存　未梓。

守仁，大埔人。

罗氏卓英《呼江吸海楼诗集》　大埔《温志·艺文》。

存　未梓。

罗氏，字尤青，别字慈威，大埔人。北伐骁将，抗战名帅，胜利后任广东省政府首届主席。虽常于军旅，而性好书，善吟咏，致篇章间出，蜚声于时。

罗氏为雄《听潮楼吟稿》　大埔《温志·艺文》。

存　未梓。

为雄，大埔人。

罗氏柏麓《柏麓诗钞》、《华光集》　大埔《温志·艺文》。

存　未梓。

罗氏，大埔人。

罗氏淑和《枫叶吟草》　大埔《温志·艺文》。

存　未梓。

淑和，大埔人。

罗氏筹九《杜滴集》、《罗浮游草》　大埔《温志·艺文》。

存　未梓。

罗氏，大埔人。

陈氏瞻蒙《凤楼诗集》四卷、《咏花百首》

存　稿本。

陈氏，潮阳人。

曾氏清河《宿云楼诗钞》

存　稿本。

曾氏，潮安人。

翁氏辉东《涵晖楼诗文集》

存　撰本。

翁氏，字辉东，潮安人。尝署理韩山师范。

总集类

明

刘氏志学编《东湖胜概集》

存　载抄本《刘氏族谱》。

志学字行甫，号肯斋，海阳东津人，嘉靖戊子举人，福建漳州府同知。东湖在韩山后，为刘氏胜游之地，是集又有林东莆《序》。

周成《序》云："广之岭东，巨郡为潮，潮之望族，刘氏为古。刘以宋评事为始祖，继而推官、朝请、金紫、宣抚、太常，诸公辈出，德业相继，文献足征，茂烈休功，昭晰当世。由是子孙科甲不绝，乃知祖德厚而流泽长也。稽诸刘氏，旧居东湖，四山环拱，草木葱蔚，其麓绵延袤广，宗祠在其东，与文笔山相对；祖墓宅其南，与凤凰山相对。墓侧有石凸，若幞头之状，名幞头石，下有荷花弥望，柳榆夹植，湖中州山，有湖山观，有清暑、纳友、

水月三亭，输奂棱翼，矢枣翚飞。湖之滨有沃田若干亩，如翠浪，如黄云。沿湖而东，由麓而升，有寿乐堂，为游观之所。有小桥、寒谷、仙关、山阁诸景。山口有扁，曰龙图坊。四时物态献呈，秀岚光霭，变幻交辉，时一纵目，宛然小瀛洲也。此刘氏故居，为东山胜概。邦人士夫，登临游玩，时在于此焉。湖之北有刘氏墓碑数道，列于道左。十五世孙琯字伯衡，由乡进士任广西横州学正。忠爱宅心，清勤修职，致仕归家，念居城中无由朝夕睹湖景色，即景思人之念，或有间忽，乃命工绘图，以展孝思。以予交厚，邮书至金台，命余为之序。余时掌京卫武学事，日与诸生讲习韬略，尚未暇也。迨余归田，复以前事请。余览图玩诗，慨然喜。喜者，喜三五年历几离变，历几兵燹，富贵室坟，多不能保，而桃坑景物如故；慨者，慨湖山观、寿乐亭名存物泯，恐世变无常，愈久而愈失其真也。嘻，孝哉，善继人之志，善述人之事，刘氏子孙，敏达不一，苟能恻心，相与兴复焉。因迹而思其人，因人而思其业，文献功业，立身行道，扬名后世，继述有光。刘氏家声，不由此益振，东湖胜概，不由此可保于无穷哉！伯衡，刘氏白眉，为族长，尝竭力倡宗人竖碑修墓，造祠堂，立宗子，置祭田，定祭器，为刘氏宗祠无穷之训，乃孝子慈孙同心所敬服者。况有命，敢以不文辞？遂僭书于简首。岁正德四年正月，邑人周成书。”（《东津刘氏族谱》）

邬氏如领、须明《邬氏汇刻诗文稿》　大埔《温志·艺文》。

佚

如领，大埔人。父子稿仅须明存《永济渡碑》一篇。

饶氏埙编《椿桂集》二卷

存　民国九年重印本。

埙，字用和，大埔人。嘉靖甲子贡子。此书合饶相《三溪诗草》及其子与龄《宾印诗草》而成，分上下卷，附《林下赠言》。

杨泷《序》云：“《椿桂集》者何，集三溪饶先生暨长君宾印之所题咏也。三溪翁旧有《集略》，少白李君别驾尝叙之矣。宾印公亦有《诗草》录布，览者每谓其各自为帙，无以睹济美之盛。文孙国子生埙等辑之，属余弁诸首。余于饶姓称世讲，且忝姻谊，盖稔知二先生者，遂喟然曰：猗，休哉！饶氏自国初来，科第接武。茶山公领乡荐，司牧剑州，首倡辟埔邑，以昌文治。文献之传，彪炳邑乘者旧矣。三溪翁卓通古今，弱冠举进士，历官宪伯。甫

强仕，即挂冠归养，盖其孝友，天植然也。居恒筑东廓山居以自适，时或为物外游，则吞吐江山，嘲弄风月，超然于尘嚣世味之表。凡所吟咏，悉摅写性灵，不事绘藻。然其清超之趣，直雄视词坛，驰骋汉魏，诚有德有言哉！宾印公朗爽豪迈，绰有乃翁风度。嘉靖戊午，偕余游黉序，共笔砚。时方总角，即雅意诗赋，开口便逼真开元人语。万历己丑，公登甲第，时余读《礼》家居，计冬杪可北上，从公燕游。无何，余至都门，而公则告养南归矣。乙未春，公补阙中书，余倅楚辰阳，彼此参商，末由聚晤。孰知今竟不得觌公颜，而徒得读公诗也，悲夫！公本源念重视，簪笏功名，藐不为意，迹其孝思之忱，与三溪翁前后若一辙，而讽咏陶情，真与《三溪集》金玉相宣，由其得于庭训者严也。虽然，二先生学探本源，诗词为末技，平生声律身度，允足楷范后学。是辑特其一斑耳。若以是观二先生，浅乎其知二先生矣。说者又以宾印宦未罄其才为惜。余谓盈虚，数也；剥复，时也。不竟于身者，必昌大于其后。今身观埙、堪、墱、垍诸昆季，兰馨桂馥，济济盈庭，则所以垂不朽之业，而光世德者，殆骎骎未艾矣。孰谓芝草无根，而醴泉无源也与？余不文，不能揄扬盛美，谨略次其家学之渊源，用弁于诗篇之首云。时万历戊戌岁孟冬朔日，乡进士、承德郎、湖广辰州府督理边储通判、前奉训大夫、知山东济南府武定州事，眷生讷初杨泷顿首拜撰。”

周氏易辑《垂徽集》

存　民国三十三年印本。

是集为明万历间易辑其先人嘉言懿行，裒录而成。吴仕训名曰《垂徽集》，并为之序。清雍正间，周隽斋重梓之。光绪戊申，周梦熊再加搜辑。入民国，周佩之为重辑刊行，首诸家序及题词，次志传，次诗，载郭真顺及子周碏所作，又次《谍录》，抄各祠堂记，及墓谱志序等。易，字子元，又字芷沅、芷园，揭阳人。光绪丙戌拔贡。历任广西博白县知事，揭阳民政长、广东参议员。

周氏光镐编《百朋汇钞》

未见

光镐，字国雍，号耿西，潮阳人。明隆广辛未进士，历官巡抚宁夏，大理寺卿。

《自序》云：“余幼好奇服，夙秉微尚。自髫丱时，窃发先中宪公所藏书

读之，慨然有所慕也。一务勤览，旁求友生，嗟昔人之已徂，慕宇内之代兴。乃其居在海湄，见同蛙井，何由以知天地之广，接大方之席哉！既谬通籍，遂涉世路，而又拙自杜机，志在检束，耻为浮荣之好，终鲜游扬之誉。所至知交，愈益寥寥。间有搢绅先生，学士闻人，鉴所衷之愚款，谅矢志之孤贞，或一言偶合以定交，或千里驰神而寄伫。所喜宦途虽局，莅皆名区：南国为佳丽之都，东越乃文名之薮，蜀西剑北，则司马、子云之故墟也。形胜所经，褰帷弥眷，英耆攸萃，倒屣增怀。匪云交游渐广，庶几忠益日资。于是怀文抱质之士，动相推求；耽奇振藻之流，间多引掖。谬褒采于一介者，謦欬重于珠玑；或抽扬其小善者，竹素侈是华衮。缀浩瀚于鸿篇，畴匪荃藻；寄寂寥于雁足，总结芝兰。间或四韵抒思，沨沨乎悲商激楚；亦有微言示志，矫矫乎揭日披云。故投分有岁寒之盟，安仁集咏于金谷；睽途有烟煴之讯，宣远酬贶于灵通。意念深矣，金石皎然。虽陆泛之迹，乌敢企踵于云霄；枋榆之栖，焉能求和于皋野。我非其人，斯焉取斯。然而嗜芰未始无同，逐臭岂其罕遇。故示我周行，诗人重'食苹'之歌；君必有邻，尼父昭立德之训。古良有之，今何不然？乃其云泥异迹，进止殊怀。人有合而必离，物有积而必散。羲驭如流，音徽莫续。疆途伊阻，晤语何期。故明月在梁，离群起杜陵之悲；停云不飞，怀人重元亮之叹。三载字不灭，我实思之；开椷对玉树，宁无怀焉！是用采其雅驯，眷言披睹，爰汇一帙，名曰《百朋》。盖慕诗人之雅咏，广《周易》之交贞。匪美邀游，实要永好云尔。"（《明农山堂汇草》）

李氏士淳选《古今文范》　嘉应《温志·艺文》。

存

《自序》云："昔孟子舆之论友也，曰'以友天下之善士为未足，又尚论古之人？'古人往矣，其人与骨皆已朽矣，吾从千百载之下而溯千百载以上之人，音容未接，梦想不到，又乌从而友之？曰诵其诗，读其书耳。诗书者，古人之言，而即古人之心也。人心常存，古今一揆；东海、北海，皆有同然；先圣、后圣，终无异轨。而文质递降，风会日迁，一代有一代之气候，一日有一日之气候，古之不可为今，犹今之不能为古。虽大圣大贤，不免受转移于造化消长之中。不论其世，安知其人，不知其人，安知其言？故子舆又进而断之曰：'是以论其世也，是尚友也。'此古人读书要诀心法。得子舆氏一番指点，六籍始开生面。至今读《孟子》者，尚自瞶瞶，则甚矣读书之难也。余尝持此意，以提衡古今之人之文，以语同人，然不然者居半，甚且迂而笑

之。因取秦汉以来，学士居尝诵习之文，折衷于古人，而以己意论断之。不徇人，不执己，不泥古，不趋今，不贵同，不尚异，惟取其有关于世道人心，卓然可裨名教者，博采而精择之，于以开后学而垂来兹。有以一人之文而开一代之气运者，汉之董仲舒也：天人三策，辟炎刘四百年之洪基，其汉世之金声乎！有以一人之文而收一代之气运者，汉之诸葛亮也：《出师》二表，留炎刘四百年之余焰，其汉代之玉振乎！有以一人之文而起八代之衰者，唐之韩愈也：《佛骨》一疏，至今与日月争光。所称一言而为天下法者，非乎？有以一人之文而生一代之色者，晋之陶潜也：《归去》一词，挺然与松柏同坚，所称一糸而系九鼎者，非乎？有以一人之文而任三百年之纲常者，宋之文天祥也：《正气》一歌，千载而下，读之凛然犹生，所称成仁取义，庶几无愧者非乎？抑此其显而易见者耳。日星在天，万目共睹，不必智者而知之也。古之文人，遭逢不偶，感慨系之，触境生情，借题说意，夺他人之酒杯，浇自己之块垒。使知者得其意于语言之表，不知者闻之不以为罪。英雄欺人，以嬉笑作怒骂，借赞扬为规讽，读者不另具一只眼，则觌面失之，被其瞒过。一片苦心苦口，埋没楮墨中，千年长夜矣。今试摘取一二，约略言之。如苏东坡《赤壁》两赋，读者尽以为登山玩水，自鸣得意之作，而不知其忧谗畏讥，情深言远。相歌也，已而相泣，旁若无人。所云'一时之雄而今安在'，非骂曹瞒，骂时相也。所云'如怨如慕，如泣如诉'，非怜嫠妇，怜逐臣也。所云'造物无尽藏，我与子共适'，若自誉，实自嘲也。两赋皆同此意。前赋描情，后赋写景，取象不同耳。试取两赋熟读而详玩之，恍然而自见，始信予言之不诬。范希文《岳阳楼记》，盖因滕子京谪守巴陵，意多感怆，故借岳阳楼可悲可喜之状，极力阐发，以荡涤其愁肠，开拓其胸次。末复拨转数语，云：'仁人之心，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则忧其民，处江湖则忧其君。'作者之意，结穴全在此。今人读之，皆以为善写岳阳之情景，而不知其隐讽子京之心绪也。凡集中批评，多自出己眼，发前人之所未发。但取苏赋、范记，触类而旁通之，则作者之手，阅者之眼，于此思过半矣。由前五公之文论之，则知文章中自有正派，可以维风，可以觉人。由后二公之文论之，则知文章中另有别致，可以垂世，可以立言。所云论世者论此，知人者知此，尚友者尚此，起孟子舆于九京，未必不以予为百代之功臣者。愿以请正海内诸君子。"

清

陈氏衍虞编《明文选》四卷　海阳《张志》本传

未见

陈氏，海阳人。

萧氏翱材编《韩江萃英录》　《莲山续文稿》。

未见

萧氏，大埔人。陈衍虞有序。

陈氏珏选《古瀛诗苑》五卷

存　道光丁未世馨堂补刊本。

珏，海阳人。

是书辑潮州先贤之诗，都五卷。卷一曰《前集》，纂元明诸家之诗。首陈希伋，终梁之鼎，凡三十九人。卷二曰《今集》，首陈衍虞，终郭殿捷，凡五十人。卷三曰《今集》，首林景拔，终陈王猷，凡三十八人；曰《方外》，首释印元，终释海会，凡五人；曰《闺秀》，首郭真顺，终谢氏，凡五人。卷四、卷五曰《别集》，为宦谪游寓之作，首韩愈，终洪份，凡九十人。方外为释今、释大汕，计二人。据珏《自序》，原选诗二千余首，后经洪方崖提军重加选订，存五百余首。

《自序》云："吾潮之昔以诗鸣者，唐以上无稽已，宋元虽有作家，亦寥寥可数。迨胜国以及昭代，诗学寖盛，然而卒有传有不传，非其诗之不足传也，所以不传者，其间盖有幸有不幸焉。夫萃一方山川之秀，钟为诗人；又萃其人之身之秀，发之于诗，顾以僻处海隅，无由出而与中原争长，已足惜矣，乃复使之多所失坠，卒与爝火萤光同其销灭，不重可慨乎！余于是取诸家之诗，汇为一编。或摘之全集，或采之志乘，以至残编散见，及曩所记忆他人所口授者，苟有可录，皆亟登之。岁月积累之久，遂得古今人诗至二千余篇，而以宦谪游寓者附于后，分为前集、今集、别集，颜之曰《古瀛诗苑》。然复不敢妄施丹黄，必以俟高明之删订，不过以尺捶呵群羊，使就庖人相肥瘠耳。方崖都督，故以书生从戎，干城海国，垂二十年，屡上奇功，重邀天眷。其诗之镂版行世者，已有数种，海内知名久矣。虽曰师贞武臣，实则文坛飞将也。军公之暇，辄延余及犹子砚村于幕府，商榷风雅。余因出是集相质，公谓诗非工不传，选不精亦不能行远。于是就中遴其佳者外，复有增人，宁严毋宽，宁约毋滥，务令一一谛当，而斯集以成。比公提师海上，以所选定全卷寄余及阿咸，命再加详校。谓当捐俸授之剞劂，以公诸世，属

余为序。窃念自宋迄今，几阅时代矣，而为是邦之诗操选政者，从前未有。然是选也，非有学有识不能，即有学有识，而非其所乐亦不为。即乐为矣，而复无杀青之力，亦终于已耳。而后叹公于吾潮古今诗人，大有表彰之功，为千秋仅事也。余则何能，第幸附公以不朽尔。康熙乙未嘉平，海阳陈珏题于锻圃之玉华堂。”

陈王猷《序》云：“古者輶轩之使所至，采诗于其国，贡之朝而掌之太师，《王制》命太师陈诗以观民风。故自邶以下诸国之诗，谓之风，意其时国之史官，各有成书，荟蕞编纂，登之简册。使者至，举而授之。不然，亦安能家访而户听之。而吴、楚两大国无风，或曰：‘孔子以其僭王而删之。’或曰：‘不立其名于太师。’太师之本无也，是未可知。又谓‘陈、蔡并列《春秋》之会盟，而蔡无诗，为有司之失其传。’信乎，《诗》之传，殆有幸焉，恃有司之者也。又安知吴、楚之非失其传者耶？今一郡当古大国，县亦不下一小国，官其地者，能撰录境内历代诗人之诗，以成其一郡一县之风，亦足以考当时政治之得失，民俗之贞淫，人心之悲愉欣戚，世道之升降污隆，未必非居官之一助也。吾潮自韩昌黎为刺史，延赵德为学者师，文学向臻矣。窃疑唐以诗取士，而唐时郡人诗无一存者，宋诗见郡邑《艺文志》中者，亦寥寥无几，明代先辈云兴，诗学称盛，至近而为诗者益夥。然其诗之或存或不存，其集之或传或不传，非有表章之者，力不能以自存而传，岂非其人之不幸欤！方崖先生少力学好古，最工诗。已而投笔从戎，累功，骎骎至大官。十余年间，棨戟皆在潮境，固温然儒者也。所著诗数种，盛为宗工所推许。先是余叔父双山先生尝纂集郡人诗，方崖见而喜之，更加删汰，及广所未备。自宋迄今，得若干篇，名曰《古瀛诗苑》，将捐官俸付开雕。余于是叹方崖之所为，类非今仕宦者之所能为，亦其所不暇为，其志趣邈然远矣。诸诗世代既殊，风尚不一，要自有其人之真性情流露纸上，如杜之圣，李之仙，韩之雄，郊岛之寒瘦，卢仝、李贺之诡怪，自成其为一人之诗；如列国之风，皆太师所必录，唐魏之俭，齐音之敖辟，郑卫之好滥趋数，自成其为一国之诗云尔。方崖自海上书来，问序于余。余谓潮郡风雅，赖以振兴，厥功匪细，此集固数百年来义安人士精神所寄，自不必向海内骚坛争长齐盟耳。异时国家行采风之典，其拜手以授使者，谓之《潮风》可也。《前集》一卷，《今集》一卷皆郡人诗。《别集》二卷，则游宦过客之作。郡人诗附以衲子、闺媛，游客诗附以赠送。潮人及官于潮者，是皆不可以无传也夫。秋溪陈王猷撰。”

陈氏士规等编《莲山家言》

存　道光己亥，世馨堂补刊本。

此书合陈士规《嚥珠堂集》陈赉《亦园草》、陈艺蘅《爱园草》、陈周礼《自怡草》、陈珏《研痕堂草》、陈屿《屏山草》、陈王猷《偶存集》七种，选刻成编。

孙钵《序》云："俗艳公沙，无闻乃祖；人钦诸葛，未表伊孙。赋著《洛阳》，平子之流徽不振；文成博望，大圜之贻绪何人？即曰京兆高华，当日无过杜预；纵谓扶风继述，五世乃有韦彪。未有满目芝兰，一门师友，如我园公陈先生之盛者也。系分虞后，宗遂亢于颍川；族自齐奔，氏因称夫敬仲。门题'通德'，早过绛县之年；里识柴桑，又越武公之岁。架上则香飘芍药，悉传王氏诸郎；床头则艳比珊瑚，分向郗家群幼。更若盈庭云耳，不夸斗鸭之风；绕户诗书，远驾乘羊之彦。仿之荀氏，则慈光、慈明之下，更见幼慈；拟于刘家，则孝威、孝仪之外，复称孝绰。驰情锻圃，无非斧月之刚；讲义莲山，尽出《法华》之舌。爰成诗史，号曰《家言》。元之才地通明，襟期朗达。新亭堕泪，每在酒阑灯灺之间；旧内行吟，不无地老天荒之什。博之清言玉屑，藻思云飞。《铙歌十八》之余，间述《前溪》、《子夜》；载籍《五千》之暇，偶怀无著、天亲。比之笔散天花，早入江郎之梦；乌传《玄草》、知为杨子之经。若乃《恋蝶》、《摸鱼》，柳郎中之小令；偷声、减字，杜书记之填词。昆之五言，则摩诘联镳，七律则长卿却步。池塘春草，时吟小谢之诗；爨下枯桐，不愧中郎之目。心之托高怀于嚼雪，寄逸兴于怡云。简子秋红，情舒玳管；君迁晚翠，韵谱乌丝。客到堂前，咸称载酒；儿名膝下，允足传经。扬徽于大阮、小阮之中，接武于元方、季方之后。惟我良可，尤擅无双。黄琬童年，已成佳士；孟嘉末座，便冠名流。羡人洛之机、云，更兼门第；数过江之王、谢，洵足家风。纷披五色之笺，洋洋博物；奕耀千行之锦，洒洒登高。适逢骑省之伤，又附蚕丝之作。禽名比翼，树号相思。人之情也，能不悲乎！至于群从之中，有景之者。居惟种竹，性爱看花。或张骞西域之余，携来数本；或元献、吴中之后，剩此残枝；或虢国之蛾眉，或寿阳之妆额；或曼佗示现，或佛果呈奇；或周茂叔之遗风，或陶先生之雅尚：莫不分题刻韵，列卉成吟。唐苑含娇，声声欲出；随宫学艳，剪剪难工。深宵宵烛之词，居然阁笔，短梦梦香之句，定尔销魂者也。仆与高门，谬膺夙契，酒人击筑，偶为变徵之声，商妇当舷，时有不平之调。掞华授简，诸公乐以忘疲；射猎鞲鹰，老子兴复不浅。惟是康乐为灵运之祖，而司马即太傅之兄。

惠连竞秀于同时，宣远齐名于再从。面识家家骥子，眼著世世鲤庭。斯固太丘，乃可颉颃；洵非苏门，所能鼓吹。时康熙二十五年岁次丙寅春仲，浙西年家世弟孙钵拜题于韩山旅次。”

梁氏犹龙、梦剑《二梁合稿》　《韩江闻见录》。

未见

梁氏，海阳人，此为其昆仲集。

杨氏之徐集《汇辑家珍》

未见

杨氏，大埔人。《企南轩编年录》有《自序》云：所选文凡六百九十余首。

杨氏天培辑《潮雅拾存》　大浦《温志·艺文》。

存　北平图书馆藏东莞伦明旧藏本不分卷。

始宋陈希伋，终清饶时英，共一百一十八人，闺秀七人，方外六人。

子钟《跋》云：先君自壬午教授惠州时，即有志辑《潮雅》，至庚寅授徒惠来，汇为一集。因诗存人，不因人存诗。

郭氏光墀录《唇楼豁览图题词》一卷　大埔《温志·艺文》。

存

郭氏，大埔人。其词自冯钺以下题者五十一人。

钟氏声和编《岭南文选》　丘景湘《岭海菁华记序》。

存

钟氏，海阳人。《韩江记》云：钟中翰曾评选岭南诸名人文集，是书孙留生藏。

林氏梦鹗《唐诗笺注》　潮阳《周志·艺文》。

未见

林氏，海阳人。

吕氏玉璜编《乔木友声集》

存　羊城富文斋刊本（潮安杨氏藏版）。

吕氏，字小伊，海阳人。书为吕小伊移居福谦堂裒辑时人和赠之作，仅一册。小伊首唱长句二首，和者二十六人，共诗五十六首。

黄安涛《序》云："吕子小伊，与诸弟谊敦同气，门无异烟。岁喜添丁，宅愁错趾。因就老屋西偏，拓地卜屋，始析箸焉。顾掎裳联袂，家弄仍通。接叶分阴，棣华无恙。酒熟则过墙而饮，诗成则隔壁而归。士龙住东头，士衡住西头，今犹古也。小伊移居有诗，其弟佩仙和之，金石相宣，篪埙迭奏，一时名流胜侣，投赠文翰，争为颂祷。小伊裒而辑之，题曰《乔木友声集》。夫木之树也，惟乔以表其故家；声之和也，须友以征其同志。风人之义，名教之乐，在于是矣。且小伊盛年劬学，乘时策名，其言足兴，未测所止。释《卷阿》者，谓菶菶萋萋，臣尽力也；噰噰喈喈，民协服也，又岂徒谋一枝之栖鸣，盍簪之豫已乎？马推五常，姜弱一个，佩仙有才而夭，流览斯集，又不能无风条寸断之感，鸰原折翼之叹矣！道光十年岁次庚寅三月，嘉善黄安涛序。"

杨氏立高等《三渔集约钞》

存　民国丙辰刊本。

杨氏，海阳人。是书合立高《爱吾庐吟草》与子少山《澹如书室诗》及妇蕴秀《吟香阁集》三种，共二册。

谢氏锡勋《鮀江春饯集》一卷、《附录》一卷

存　印本。

谢氏，海阳人。是书为锡勋之官福建将乐，一时人士赠别之作。作者自崔景元以下二十余人。

佚名《古瀛文钞》

存　旧抄本（澄海蔡氏藏）。

《前集》二册，无卷数，由唐至明。

佚名《增补古瀛诗苑》

存　旧抄本（澄海蔡氏藏）。

分前后《集》，全部二册，补四十六家，合原四十二家，共八十八家，共

诗三百九十八首。

佚名《凤山文钞》

存　旧抄本，分二册（澄海蔡氏藏）。

佚名《凤山诗别钞》

存　旧抄本，一册（澄海蔡氏藏）。

佚名《潮属先达诗赋》

存　旧抄本，一册（澄海蔡氏藏）。

自《古瀛文钞》下五种，均澄海蔡氏藏，俱不详辑者姓名。

林氏焯镕等《同人纪游集》

存　油印本。

海阳林氏等纪罗浮游览之作，计林硕高十九首，金斡南五首，陈蔚南一首，许少岳绝句三十首。有宣统元年硕高（焯镕号）《序》及《游黄龙观图跋》。

陈氏步墀编《四先生诗存》四卷

存　宣统元年绣诗楼镌本。

是书集刻饶平陈廷光晦洲、陈士矿璞亭、陈多缘种玉，及步墀业师番禺许之斑介珊四先生诗。

《自序》云：余叔祖晦洲公出宰直隶赞皇，晚归里门，泽及远近重宴，后得享大年，载之志乘。其孙璞亭公以明经为粤西浔洲守，享寿八十有八。种玉公乃其又侄，坎壈青襟，吟醉一世。许介珊孝廉则番禺老宿，讲学于潮，余所受业。四子虽有著作，湮远之后，散失无存。余谓晦、璞二公，生平盛业，转掩诗名，固一憾事；而种玉公后嗣至于中绝，介珊师没后，世兄继逝，存者依伯氏以生，诗人末路，尤可悲矣。戊申冬，归，亟搜残缺，以付枣梨，名之曰《四先生诗存》，词亦附后，庶几一鳞一爪，得见于时，聊慰步墀扬幽景行之意云尔。

民国

陈氏龙庆编《龙泉岩游集》十三卷、《补遗》二卷

存　戊午印本。

龙泉岩在蓬洲西郭外，为明翁万达读书处。是《集》乃潮安陈氏搜采诸家题咏，卷一杂文，卷二至卷十二为古今体诗，卷十三为词，卷十四、十五补遗。起嘉靖甲辰，讫民国甲寅，古今共一百二十一家。

温氏廷敬辑《茶阳三家文钞》

存　印本。

《自序》云："吾埔自唐以来，废万川旧邑，并入海阳。其间文人，多湮没不传，惟有宋张夔（据杨西岩考定，知即吾邑人）著有《禄隐集》，亦已散逸，仅传其《训子诗》二语而已。而蓝震龙之姓名文章，则赖出地之《张雷墓志》以传。明嘉靖间建邑以后，人文继起，其采于冯氏《耆旧集》者，惟饶相之《三溪集》、黄一渊之《遥峰阁集》。清代科名鼎盛，冠于全属，然求其著作足与中原抗敌者，亦复寥寥，而于古文辞尤乏。固由士第溺于科举，古文一道，非殚心毕力以为之者不能；亦由集之者无其人，为之而不传，传焉而不远也。余心焉愍之。有《潮州文萃》之役，而一时未易告竣，乃先从事于近者、易者。盖咸、同之间，吾邑一时有志者，颇知励志诗古文词，追古作者，而林太仆达泉、何詹事如璋、丘太守晋昕实为之魁。其穷而在下者，则有饶茂才云骧、钟上舍雨农，与相应和。饶、钟二君之文，余求而未得。（按饶君文后由其犹子爱荃君携示）若三先生之文，林自谓学魏叔子，而实近蓝鹿洲；何最心折于曾文正，虽所作不多，而其文最有义法；丘志欲兼六朝、唐、宋，虽摹拟未化，而典型尚在。若就其文以求其实，则林丘以吏治著，何以外交著。而何之建白，尤有关于大局；丘之著述，则兼有裨于史。盖三先生之文，皆所谓一国天下之文，而非徒一乡一邑之文也。自欧化输入，国粹日微，浅学之徒，惟日摭拾岛国名词，以盈篇幅，而诩新奇。忧时者至有斯文坠地之叹。余谓中国凡法可变，而古文必不可废。盖古文者，蕴之至富，出之至慎，推之至尽，约之至精，穷之至奥，著之至明，凡百事理，人所不能达，或达之而不胜其烦者，而为古文者则必能抉其要义而无遗，乃至数语而不嫌其简，万言而不觉其多。此其体传于唐虞三代，盛于秦汉，而演于唐宋元明，以及有清。虽见浅见深，各亢其才力之所至，要其体则固有独绝者，而非东西各国文词所可及也。三先生之文，置之一国之中，未为极至，然其体固自不偭于古，而可法于今。余故乐取而并存之，固非徇于乡曲之私也。宣统庚戌冬月，大埔温廷敬序。"

温氏廷敬辑《潮州唐宋元人吉光集》四卷

存　稿本。

《自序》云："潮州唐宋元人之诗文集，无一存者，即志乘所采，亦寥寥可数，余窃病之。暇日就所见辑得十首，虽一鳞片甲，然要多吾潮人向所未睹者，名曰《吉光》，以示物少见珍之意。后有所得，当更续补之。"

温氏廷敬选辑《潮州诗萃甲编》十二卷、《乙编》三十六卷、《闰编》二卷

存　印本。

《甲编》起唐陈元光，讫明陈守镔。《乙编》起清姚士裘，讫温廷玉。《闰编》方外起释道忞，终性晓。闺阁起黄氏，讫濮九娘。

《潮州诗萃·序》：潮州诗咏结集之业，肇于南宋知州常祎。元《三阳志》云："古瀛集，帙三，凡著述之关于州，常候祎命编为集。"此说已见引于王象之《舆地纪胜》。《永乐大典》（卷五千三百四十五）"潮"字号所录"题咏"一门，殆即出自常氏之集，其中多难见之篇，如陈知柔《读潮本韩集》是也。明时《潮志》简略，于诗未有专辑。入清《潮志》，遂有"古今文章"之类别，吴颖、林杭学皆诗家，故选录益备，尤以《康熙志》，操纂政者为陈衍虞（园公），其子珏、孙王猷、曾孙学典皆工吟事，陈氏一门，以诗世其家，焜耀一时，楼俨序《蓬亭诗》备致推挹之词；珏编《古瀛诗苑》五卷，有世馨堂刻本，流传闾里，风行至今。我家旧有《潮州诗征》稿本十数册，密行批注，传出谢锡勋之手，未遑董理，惜乎经乱亡佚，无从踪迹。大埔温丹铭太夫子，居汕市日久，留心潮事，网罗放失，数十年锲而不舍，成此《潮州诗萃》五十卷，计甲编十二卷，乙编三十六卷，闰编二卷，共二十五册，精抄工整，凡辑录唐、宋、元、明迄于清末，共四三六人，六五三〇余首，为集大成之总集，条流昭晰，闳博精详。考作者生平，兼扬榷其风格，古今作品，咸萃于斯，诚海涵地负之巨观，足为来学矜式，厥功伟矣。此书原稿保存完好，仍岁以来，余力促先为整理，以广其传。顷者标点勘校毕事，绣梓在即，行见不胫而走。考陈氏《诗苑》，分前集、今集、方外、闺秀共三卷，卷四、卷五则曰别集，为谪宦游寓之作，自韩公至洪份凡九十人。温先生书，大体承陈书旧例，而未暇广及宦寓之篇，似不无遗憾焉。

盖自赵宋以降，诗人墨客之官是邦者，模山范水，不乏名篇，联吟诗刻尤夥。王汉之于金山，棣嘌之于西湖，陈炜黄耆之咏湖平，赵汝柿之于东山，

正宜征之摩崖，补入诗苑，至若明清胜流，喜以潮地名集，普宁教谕邓希文有《铁山稿》，典史周宏桧有《澄海集》，揭阳知县张明弼之《榕城集》，方外释大汕之《潮行近草》，皆有关地方掌故。泛览史志，广事搜求，原始要终，覃及域外，纂为别集外编，以配温先生之书，正是后学之责，庶以竟其全功，跂予望之。庚辰春，饶宗颐。

温氏廷敬辑《宫闺古藻集》五卷

存　稿本。

《自序》云："余尝慨自唐以前，妇人之能文者往往不下于男子，若班婕妤、曹大家、蔡文姬、左贵嫔、鲍令晖、刘令娴诸人，其见于史册者，至今读其诗文，抑岂减于当时之名流硕学者哉！自唐以下，除徐贤妃一疏足追古作者外，其他若上官婉儿、薛涛、李冶、鱼玄机之流，不过工为浮词艳语，聊自鸣于当时而已，其于古人之根本盛大处，纯乎未之睹也。盖唐代以前，视男女之学无二趣，故推其至者如曹大家，乃可以代兄修史；唐代以后，女子虽间有学者，亦但聊事吟咏，非如男子之极深研几，盖已视学问非女子之事，而惟以无非无议为职。故当时之有诗文名者，皆佚荡失节之妇，而贞淑之媛反无与于其间。古今之不相及，岂不以此也欤？抑吾考古代多重名门世德，即女子亦然，若婕妤、大家，为彪、固之姑妹，文姬为中郎之女，左芬、令晖为左思、鲍昭之妹，道韫为谢傅之侄女，刘孝标之有三妹，沈休文有孙女满愿，皆传其家学，不忝门风，此又见渊源之有自，而贵族之风之犹未替也。顾《隋》、《唐》二志所载妇人专集及总集，至《宋志》俱不载，其目盖大抵皆亡。惟明人《世善堂书目》有《蔡文姬集》，未知其果为原书否？然寻即湮没不传，盖汉魏六朝妇人之集，至今已无一存者，可不惜哉！余闲居无俚，爰拾诸史、《玉台新咏》、《艺文类聚》所采，及杂见于他书者，依体类次，集为一篇，以存自周秦至隋妇人文学之概，备好古者之涉览，及为女学尚论功。呜呼，时艰正亟，世事方殷，有志者方讲求济世存身之学，昕夕不暇，而余乃从事摭拾无用之文，掇挡不急之务，作《彤管》之舆台，拾《香奁》之咳唾，抚躬自问，宁不愧汗？虽然，即其文而考其实，就其末以穷其本，则此篇之出，亦不为无裨世之有志女学者，可以兴矣！民国三年十一月，大埔温廷敬序。"

饶氏鼎华辑《汇山遗雅》十二卷

存　印本。

饶氏，大埔人。是书辑大埔三河先达遗诗，首夏一泓，终范菑淑，凡十九人。

邝瀓廷《序》略曰："华表山人姓饶氏，名鼎华，与余同出徐侍郎之门。其先代多有攻诗及古文辞者，遭国变后，锐意著书，以三河词宿列科名、仕宦者固多，其秀才、明经终老牖下者亦复不少。开邑四百年来，先辈遗编剩稿，多半沦于洪流兵燹之中，其子孙抱残守缺有十余家，爰竭半载心力，辑为此编，约计四册，名曰《汇山遗雅》，分先达、亲系、师门、友谊、姻娅、闺阁六门，共十二家，附录者七人。就其中评论所长：贺萍乡音节入古，雅近唐人；乾、嘉两代以张、范二公最负时望；丹崖先生之作，杰出一时，宋芷湾观察奉为畏友；范氏六七人，儒行称于邑乘；而彝甫广文以宦迹著，任月坡大令称其'才情依旧翻苏海，诗律何人撼岳军'；如蕉太守能传家学，惜其诗毁于闽中榷厂；次骏先生久为林太仆心折，见于《松水遗文饶处士传》。范菊町学博，三代科名，俱登县志，传及玉池明经，六叶芸香，著述尤富；徐选拔友仁，诗笔清新，酷似随园一派；仲勋丈为圣绎先生中子，夙以裁成后进为己任，吴学使称其诗字字极有推敲；其他各抒怀抱，类不出袁、赵范围。若雁宾、玉仙、梧生诸子，皆同时旧友，类能拔戟自成一队，惜中年遽殁，藉此以传，实为文人幸福。余喜山人网罗散失，效古人编辑耆旧遗意，使乡先达声音笑貌，宛若目前，而交谊游踪，因之益显，又惜吾友陈州判倬云为张文襄、朱侍御所赏识，而遗稿丛残，不能附骥以行，殊令山人有千虑一失之叹也。"

温廷敬《序》曰："三河当潮梅之冲，汇汀河、梅河、清远河而为韩江，经丰顺、潮安而入于海，此前人所以别名为汇川也。而其山发源于南岭之一支，自铜鼓嶂迤而东北，散为巍龙、翔凤、华表诸山，而结于阴那。其隔河东文部，则分支于清远之西岩，自东而西，浒梓诸村，则又延脉于梅县之王寿山；自北而南，横纵顺逆，交互峙列，丘峦岩壑，错综起伏，此吾友饶子爱荃所以复名为汇山欤？其地秉山川灵淑之气，人物清秀，自明代开邑以来，诗人名士，踵出其间，文采风流，辉映岭左。而先辈之诗文遗集，多困于财力，未付梨枣，洪流骤发，室庐被浸，随以漂没。子孙不识，饱诸蠹鱼，投之一炬，其湮没不传，或仅存百一，惜无人起而拾之者，为可叹也。饶子愁然有感于此，发愿于搜得贺香九之诗，而因广诹博访，共得十二家；其附录者复数人。饶子已自述其缘起，邝子衮宸为序其梗概，而复不嫌鄙陋，寄示

而征言于余。余披诵之，其中诸家，多为余《潮州诗萃》所已及者，而所选互有出人。惟范彝甫之《白云山诗》为余所未见，其诗奇峭，为镇平诗人黄香铁所深赏；而贺香九、徐兰士、唐笠云则余向所未闻其名。贺、徐二家之诗，清新而婉约，唐山人诗，幽隽而淡远，余深爱之，而喜饶子之能觊余也。余惟汇川诗人，前当推张丹崖，后当推饶子伯父次骏。丹崖天才旷逸，颇近李白，次骏兼学诸家，具备众体。次骏诗，此选大概略备矣，丹崖诗，生已困于酬应，死复厄于洪水，其所存者，后人随手抄集，金沙珠砾，杂然并陈，不足以见其真面目，饶子之所选较洁矣，然犹未足尽其所长也。若贺、徐、唐三家之诗，才力远不及于次骏，然一丘一壑，一花一草，自足供人之玩赏。味之真者不在多，余之喜此，殆犹欧公之厌太牢而思螺蛤欤？饶子此选，虽限于一隅，然其诗已略备众长，其小传可参补邑志乘，其体例亦复严谨，固自可传。余乐序之，因纵论所见。饶子其以为何如也？”

萧氏济川辑《椒远堂诗钞》三卷

存　广州印本。

萧氏，大埔人。是书为济川辑其族人诗，首翱材，次宸捷、俊章、虞、咸、光国、际培、抡英、抟上、镈、应奎、启元、润章、传霖，共十四家。

《自序》云：“世传萧淳之至潮州也，自漳州与赵汝钥调，未几即隐于白堠，是为白堠萧氏始祖。淳，宋庆元间进士，善为诗，潮人称为诗伯。（据福建长泰县岭兜乡《萧氏族谱》）今淳之诗已不可见矣。非独年代久远，数经丧乱而致然也，新到之地，初立室家，与其土著竞争生存，文事未遑，盖亦原因之一。夫诗所以陶冶性灵，变化气质，使读者舞蹈不自知，然而不切实用。当时子孙居深山中，生计迫人，何暇及此？则遗篇残帙，只供虫蚁之饱蚀，水火之焚烂，或以之覆瓿，何足怪哉！数传而后，子姓蕃衍，衣食之事备，而《诗》、《书》之教兴，乃稍有入庠序，列王官者。阅十二世，则有名元溥者，著《知濠园诗集》。元溥，明清间人，孙曾辈相继登科，宜其诗有传人矣。然卒亦泯灭，不可得见，岂其无可传之实哉？而道光之际，又有所谓雨亭先生者，幕游福建，彼都人士，称道其诗，至以为仙才，今族人不能举其名，是又何说乎？由此以推，其湮没无闻者，岂可胜数乎！考族中先辈，诗稿尚存于今者，除右溪之《松存轩诗集》、《咏史篴音集》外，未有刊本。余惧其久而散失也，爰多方搜采，复加选择，而整理之，共成三卷，名曰《椒远堂诗钞》。椒远堂者，吾始祖之祠堂也。于是吾宗诗人之诗，略具于此间。

尝以谓右溪之诗，缒幽凿险，卓然名家；筠洲之诗，气静神恬，雍容闲雅；而蘋溪则斐然文采，独具风神；謦斋则一壑一丘，自得佳致；其余诸贤所作不多，殆难举似，要之不离乎清真雅正者近是，览者将自得焉。抑国内儒者所习，莫尚乎《诗》、《书》，而《书》之言诗也，曰'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盖诗有诗之体，而音响节族者，诗之所以为体也。故自'喜起明良'，下逮《五子之歌》，大抵皆有韵以为之节。若夫《诗经》，为诗之准的，而其《风》、《雅》、《颂》用韵，尤为特显。班固有言：'赋者，古诗之流也。'故赋亦尚韵，其他骈文不得谓之赋也，以其无韵也，词曰'诗余'，亦仍诗例，此固无容置辨者。夫句有长短，韵无改易。有韵者未即为诗，而既已为诗，则不宜无韵。余所闻于古者若兹，乃自近人倡诗学革命以来，悉破古人之藩篱，而别拓一境，于是有所谓新体诗者，余观之是犹语体文之较简者尔。运会迁流，未有所极，循此以往，诗之变化，又乌能测其所至哉？此则编纂之余，所为不胜今昔之感者也。"

翁氏辉东编《潮州文概》十卷

存　民国二十二年初印本；三十三年增订本。

所辑始唐赵德至清末郑国藩，共一百四十二人。

《自序》云："言者，心之声也。文者，辞之藻也。古人有言：'言之无文，行之不远。'岂非缘文之不足，遂致言之可信重者亦不传，故昔人谆谆如是耶？然因缘时会，往往文之传者不必工，而文之工者转不传，有令人不胜其慨惜者！吾潮先贤，能文者众，惜传之者鲜也。清初邑人陈双山先生，尝辑《古瀛诗苑》矣，然囿于有韵之文。洎乎中叶，顺德冯奉初学博，教谕潮州，剌取有明一代二十家，辑订《潮州耆旧集》，又皆偏于无韵之作，且断代成书。辉东不敏，窃以为所采之未广，而取名之泰泛也。辉东少时，喜采乡先哲文为读文，久而益多，爰择尤辑著，题曰《潮州文概》。民国癸酉春，刊行于上海。都八十家，共一百二十八首。方以谫陋自愧，乃承当世巨人硕彦，谬加称赏，是岂辑录之功可取，毋亦斯文之足见重于当世乎？顾吾潮作者如林；傥仅以数十名家著闻于世，于发潜阐幽之道，斯为未备。是以回皇憧憬，若有所遗。丙子秋，以榷政还潮，政务余闲，旁加搜检，续得潮文数与前辑敌，录而存之箧笥。戊寅又至沪，综挈新抄旧刻，重行编订于历代作者，少增阙遗，名曰《潮州文概增订本》。出视诸同乡郑笑海、邓介卿、侯洁夫、卢佛眼、张春台、郑柏侯，暨及门王名灿，佥谓兹编有关潮州文化綦巨，奋然

醵资付刊。夫往者吾潮百十家之文字菁英，几经沦晦，丁兹乱离板荡，柴米价越数千倍之秋，陡承诸君之力，得以灿朗出现于世，且其地非乡邦，而为上海，是讵偶然？而辉东濩落无成，独以抄纂微劳，获对诸乡先生，稍致其绵薄，是亦困顿中所略引以自慰者。曩者不揣梼昧，曾拟辑刊《潮州丛书》，倘以此引其端，而他日得竟其绪，宁非潮人之所同愿？讵止辉东一人之私也已。”

翁氏辉东辑《唐明二翁诗集》二卷

存　民国十六年印本。

集唐翁承赞、明翁万达诗。

《自序》云：“大埔林太仆达泉推先五十六代伯祖襄敏公，为岭南第一名臣，既拟于唐之文献，宋之清献，明之文庄、忠介，又拟于汉图麒麟阁首称之营平。盖襄敏仕明，起家名进士，南平登庸，北惩俺答，筑边城八百里，赈饥民三十万。于兹三百余年，南北妇孺皆知公名，吁！可谓盛矣。公所著书有《稽愆集》、《东涯文集》、《平交纪略》、《总督奏疏》，共若干卷。冢孙粤初辑《襄敏纪略》，以冠其端，都为一部，题曰《翁襄敏公集》，初梓于汴，姻家邹一山刻也。重梓于潮，侄孙翁粤华刻也。惟年远代湮，传者盖寡，辉东弱冠，尝见是书，篇幅多有阙轶，详加审度，疑自重印时已如是矣。其后廿年，于温师丹铭处，仍见是本，盖逆知《襄敏集》海内已属罕见之物。爰将家藏未刻稿数十篇，赍呈温师，俾少弥其阙，然仍未璧完，滋足憾也。丙寅，有《昼锦堂诗集》之辑，序既成，复假温师《稽愆集》归，录公所著诗，合之家乘所载者，裒而辑之，得《稽愆诗》一卷，以与《昼锦堂诗》合刻，称曰《唐明二翁诗集》以闻于世，俾景仰襄敏公者，得知襄敏不徒以功名勋业显也。是为序。”

饶锷《昼锦堂诗序》云：“莆田翁晋公承赞，当李唐朱梁之交，尝两为册礼使，受诏至闽，封王审知为王，遂留相闽以卒。晋公事迹不见史传，惟《福州府志》载，登乾宁二年进士，寻擢宏词科，出任京兆参军。其去梁仕闽，盖目击朱温篡逆，凶悍难与为治，而审知虽偏安一隅，在当时时君中，颇有贤主之称，史言其为人俭约好礼，唐末知名之士如王澹、杨沂、徐寅辈，皆渡海依审知仕宦，况公闽人，安得不乐而为之用？以是知公至闽不返，固时与势使然也。公能诗，有《昼锦堂词》等集，皆佚不传。今其裔孙梓关大令，乃从《全唐诗》及志乘中裒集，都得四十余首，别录重刻，于是公诗复

显而可见者，仅此矣。梓关才足以任使事，顾好学稽古，甚勤忘劳，往岁尝编辑《潮州历史地理教科书》，及为其尊人辑《得闲居士年谱》，近又倡修《翁氏族谱》，皆成书刊行于世。今复辑公遗诗，夫当兹世衰学废，彝伦道丧之余，而有人焉能励名行，自约束于矩矱，已自可贵，矧不忘乎先人，拳拳以搜罗遗泽为事。此非勇于自任，而不劫于流俗者，能若是哉！余既钦梓关之意，而又喜敦尚古谊之未尽无人也，故乐为序其书，以致余之意焉。”

杨氏朝珍编《百侯杨氏文萃》三卷

存　民国十八年印本。

朝珍，字琼石，大埔人。是书辑大埔百侯杨氏族派诗文，分辩论、序跋、奏议、书牍、赠序、教令、传状、碑志、杂记、箴铭、颂赞、哀祭、诗赋十三类，依世次排列。序称自明讫清，文士不下五百余人，约辑五分之一，首有杨富臣、虎臣等《序》，共三册。

杨虎臣《序》云：“言为心声，而文从意顺。是故无意为文者，方达文学之极轨，刘勰《文心》所谓‘情者，文之经；辞者，理之纬。经正而后纬成，理定而后词畅’。溯之古籍，《易》称‘其指远，其辞文’，《书》称‘辞尚体要’，《诗》称‘辞之辑矣，民之洽矣’。近人如章实斋致力文史，亦谓言所以明理，而文辞则所以载之之器也。良以文体所寄，是在真情实理，发于情理之不得已，始得收文字茂美之功。吾宗卜居百侯，垂数百年。其间代有文人，凡所载笔，俱见醇雅。惟以后生衣食栗六，坐使简篇散佚，此不独一族之遗憾，亦一代文献之所系也。比者吾家琼石，有《杨氏文萃》之辑，甚盛事也。富臣慨解宦囊，以资刊布，虎臣以不才亦得襄助其间，发潜德之幽光，彰先业之遗绪，留椟遗珠，在所未免。今灾梨有日，乃略述立言本旨如此。虽曰事寻故纸，技学雕虫，然咀诵一过，颇有真性情流露其间，于世道人心，或不无小补。薄海同文，如能匡政，无以敝帚自珍讥之，可也。”

吴氏鸿藻编《潮州灵光集》六卷

存　稿本。

吴氏，潮安人。集乡邦历代硕彦诗文，虽零玑断碣，亦所采摭，以人存文，人各为传，而诗文附焉。始唐陈元光，迄民国饶锷，共一百一十人。

《自序》云：“《灵光集》者，我潮先正嘉懿，零篇片碣，及当时表扬轶事，搜而辑之，附而录之，以为文献之征，民族之镜也。潮州素号海滨邹鲁，

开化不后于人。自汉季以来，吴砀以孝廉而著义行，南齐之世，程旼以忠信而名乡，世敦明德，代有达人。允殖兆民，播自中土。洎乎唐代，陈元光夙习韬略，岂乏兵书；杜竹轩能保公安，当纪团练。只以年久湮没，史多阙文。当时风气已开，人材迥出尘表。潮阳惠照，归自曹溪，深契南宗，发明唯心哲学，导宋儒之先路，为唐代之明星。先贤林大春谓李翱尝从惠照游，《复性》二书，多其宗旨，即惠照所传，尤影响于后世人心，默化潜移，所关者巨。潮州《周志》称其精持戒律，博通词翰。然其语文不著久矣，惟陈昭烈《请置漳州表》、赵德《昌黎文录序》尚有遗文存焉。故是集起自唐代，迄于逊清，分卷有六，为《潮州先正遗书丛刊》之冠。至于诗选、词钞，皆起自宋，专集则采自明。数典知本，沿流溯源，以此集为称首。虽国体变易，号令递更，潮州地域，亦不无今昔沿革之异，而惟此忠孝仁爱、信义和平之道理几希，一线之留遗，则得乎人心所同然，历万劫而不可磨灭。兹就其岿然存者，依次编纂，颜曰《灵光》，此物此志也。昔康长素游历欧洲诸邦，见其保存名迹古器，习焉成风，蕞尔若荷兰海滨渔家，其厅事卧内，犹置古磁累累，宝同拱璧。夫一物有关古代文化，而外人尚珍爱之若此，况我潮仁人庄士之遗文，其沾被来世，又将何如哉?”

吴氏鸿藻辑《古瀛诗选》十卷

存　《潮州先正丛刊》本，未梓。

《前集》起宋陈希伋，讫明赵玑娘，五十人。《后集》起清陈衍虞，讫卢国梁，共一百人。

林氏家濬等选《桥梓诗林初集》八卷、《续集》七卷

存　印本。

是集乃惠来林家濬暨子廷玉撰。

蔡氏卓勋编《壶社丛选》

存　印本。

卓勋，字竹铭，号瀛壶居士，澄海人。曾集同人倡设壶社。是书选录社友课艺诸作，另有《小瀛壶仙馆丛刊》多种，已印行。

蔡氏卓勋编《文字续因》六卷

存　印本。

是书卷一至卷三为赠答之诗，卷四为方外唱。卷五为题画。卷六为癸甲得士之咏。并附书札。

杨氏睿聪选《明人绝句选》三卷

存　二十五年印本。

遴选明人绝句词旨之遥深清隽者，得一千余首，又曾采元人绝句五百余首，定为《元人绝句选》，未刊。

邹鲁《序》云："诗至唐而盛，两宋以降，已不逮前。元明诸家，作者如林，然不失之浅陋，则失之浮薄。盖时会推移，风尚斯变。若夫元气浩瀚，追踪前哲，有若黄钟大吕，犹存旷代遗音，则检校篇章，殊多未逮。顾古人有言：'十步之内，非无芳草。'矧绵延两代，地穷海表，岂无杰出之士，足绍前徽？即以一人一集而论，披沙砾以求金，玩碱砆而相玉，所得虽少，不可云无。所贵有识之士，撷精扬芬，删芜启秀，出遗珠于沧海，拔良驷于下厩，斯得之矣。杨君睿聪，有鉴及此，因仿严道甫、毕秋帆诸公纂集宋诗之例，选录明人绝句一千余首，元人绝句五百余首，厘为二集。虽出一时兴会所至，取便吟讽，然用力之勤，方诸前贤，殊未多让。予惟作诗难，选诗尤难。盖嗜好既殊，抉择自偏。非于诗道深得三昧者，未易刊除成见也。杨君既耽于诗，又'寝馈日久，则兹集所采，或亦咀啜精华，将以抗颜唐宋乎？'是为序。"

郭氏汉鸣编《缨溪集》

存　民国三十六年印本。

郭氏，大埔人。是书辑录桃源郭氏一门诗，始郭维潮缨溪，次郭铨铜君、郭懋祯西樵、郭镛笙斋、郭佩璋子达、郭有声仲吹、郭有光月槎、郭光海小瀛、光墀芹甫、郭兆霖雨村、郭祖培穀荪、郭寿萱嗣崖、郭汝霖福初，终于郭寿标翊崖，并附录文五篇。

詹安泰《序》云："诗必真必贞必正，而毗刚毗柔，则随其性之所近，故曰'修辞立其诚'，曰'思无邪'，曰'有赤子之心'。盖未有中无所立，虚与委蛇，涂傅掇拾，而可以称诗者。余于岭东诗人，独憙嘉应宋芷湾、黄公度及揭阳曾刚父，以为若宋诗之雄浑，黄诗之浏亮，曾诗之深婉，皆中有所立，自辟门户，足以骋骅骝于千里，成一代之名作，不徒光泽吾岭东已也。顷者余友郭君瘦真，集其先人缨溪、铜君、芹甫诸先生之遗诗为《缨溪集》，将梓

行，属余为之序。余受而读之，然后知曩之所见有未尽。若铜君先生所作，殆又足与宋、黄、曾诸前辈并峙于岭东，而永垂不朽者也。先生之诗，大氐宗尚自然，不为巉刻恢诡之言，而清超迈俗，具悠悠之思，醰醰之味。其五言律格韵尤胜。高者步趋王孟，下亦敬业、余山之流亚者。昔施愚山序潮安陈园公诗，谓世言岭南多石而少人，读园公诗而知其不然。愚山以五律驰名当时，力之所会，与先生如出一辙。使其及见先生《缨溪集》，不尤击节惊叹哉！尝怪胜清诗学，自程香澥、祁香圃、曾涤生诸公提倡风气，承学之士，几无不以杜、韩、苏、黄为宗。以气势骨律相尚。先生生丁其际，一无濡染，转与尊神韵、重性灵之王渔洋、袁简斋为近，斯固由名位未震于方域，故不受同道之引，而卒以此高自命，而尚友古人，超绝尘壒之外，以成其为铜君之诗。则信乎士之不可不有以自立，而势位富厚之未足以昌吾诗也。瘦真专地政之学，而好为诗，为之且有年矣，其亦以余言为有合乎？饶平后学詹安泰敬序。”

林氏培庐编《榕江诗钞》

存　印本。

林氏，揭阳人。是书集王德徽、陈雄思、雄略、周易、林枚、林毓棻、吴沛霖、余芷逸八家诗。

姚氏亚民编《潮阳列代名人诗存》

存　民国二十七年印本。

姚氏，潮阳人。是书凡辑九十七家诗，末附苏福《三十夜月诗比较》。

词曲类

宋

陈氏经国《龟峰词》一卷

存　《四印斋宋元三十一家词》本；《唐宋词钞》本（天津图书馆藏）；《全宋词》本。

《千顷堂书目》、倪文灿《补宋史艺文志》、丁丙《善本书室藏书志》著录，称陈经国撰。陆漻《佳趣堂书目》、唐圭璋《全宋词目》作陈人杰撰。词皆《沁园春》，共三十一首。

宗颐按：《宝祐四年登科录》第四甲进士有陈经国，字伯夫，小字定父，本贯潮州海阳县南城坊，或谓即《龟峰词》撰人。然朱彝尊《词综》称经国嘉熙、淳祐间人，不著爵里。《千顷目》、《补宋志》云：闽三山人。

考《集》末陈所斋《跋》称："长吉、惇夫，俱不尽其才而死。"知经国为啬于寿者。集中词题有年月可考，仅见嘉熙、淳祐两年号，而陈跋署甲辰夏五月，即淳祐四年。全集止三十一首，其最末第二首，即第三十首，题淳祐壬寅黄钟之月，盖淳祐二年十一月。揆以陈跋，经国之殁，应在淳祐三年间，似不应卒后十年，始于宝祐四年登进士第。又集中《送陈起莘归长乐》末句云：'君归日，见家林旧竹，为报平安。'长乐即福州，宋曰福州长乐郡，又名三山。词称长乐为'家林'。当是闽三山人，是作《龟峰词》之陈经国，又名人杰，与海阳人宝祐四年进士之陈经国，恐非一人也。吴子律《莲子居词话》引《知不足斋》，以《龟峰词》作者即宝祐进士之陈经国，丁丙《藏书志》仍之，刘承幹亦采入《词林考鉴》，惟陆心源《皕宋楼藏书志》分《龟峰词》为二，一陈经国撰，一陈人杰撰，实为复出。因《丁志·龟峰词》乃劳龒从知不足斋藏魏柳洲抄本录出，四印斋本《龟峰词》，题作陈人杰，盖用皕宋楼本，间有讹脱。唐圭璋曾取劳抄本校订，是丁本与陆本实同一书，不应判为二。是集《省志·艺文》及旧府县志俱不载，惟裒辑潮州诗文者多沿吴子律说，以为潮人，兹姑著之，而附辨如此。"

明

郭氏辅畿《翠薇琴》

存　《洗砚堂辑钞》本。

郭氏，大埔人。

清

陈氏王猷《蓬亭诗馀》一卷

存　《蓬亭偶存诗草》附，刻本。

陈氏，海阳人。

姚氏行轩《远游词钞》

存　《远游诗钞》附，刻本。

姚氏，澄海人。

王植《后跋》云："行轩先生以所制《远游词钞》示为商榷，读其词，知其学苏、辛诸大家者有素。兹自小令及长调，谨登其尤佳者若干首，其余词意可采，或以一字累全句，或以一句累全章者，概行割爱。即所登入选者，妄加臆见评点，非敢为严刻。盖以名家著作，在精不在多，与其乱沙杂金，何如吉光片羽，为可传耳！然其间遗珠污玉，势所难免。斯则我之咎，将无所逃避者也。时嘉庆丁卯夏中，吴门弟王植拜跋。"

饶锷《跋》云："澄海姚行轩先生天健，嘉庆中以诗驰声江淮间。殁后未及百年，遗书零落，乡人至不能举其名姓。余既喜读其诗，顾以未窥全豹为憾。岁甲寅，有以《远游诗钞》告售者，审之，行轩初刻原本也。诗共十卷，末附词一卷，凡小令、长调七十三阕。乃知行轩不仅能诗，且工于词焉。为评选者吴门王晓林编修植。据编修跋文，知行轩平生为词实不止于是编。潮阳陈蒙庵者，临桂况蕙风先生高弟也，故与吾友郑雪耘善。余闻之雪耘，蒙庵家藏有《粤东词钞》，潮人入选者二人，一为陈园公，一即行轩。乃属雪耘抄其本来，而蒙庵果精写一卷见贶，亟持与初刻本对勘。语句间有异同，而粤东本所选者，又溢出王选二十余阕，汇而刊之，不独可补王本之阙，盖行轩所作词，于是乎大略备矣。夫行轩词学稼轩，而时有屯田风味，故吐辞豪不坠俗，丽不伤雅，与其诗实足并传。晓林本儒者，不善倚声，其选行轩词殊未尽当，而李福跋《远游诗钞》，谓诗胜于词者，今以其书观之，亦非笃论也。"

丁氏日昌《百兰山馆词》

存　《百兰山馆诗》附，刻本。

丁氏，丰顺人。丁中丞词附见《百兰山馆诗集》后者，仅十四首。

曾氏习经《蛰庵词》

存　《沧海遗音》刻本。

曾氏，揭阳人。是书为朱孝臧侍郎所校刻，一册，无卷数。《蛰庵词》原名《秋翠斋词》，今尚存。以校朱刻本，为朱刻所未录者尚多。

陈氏启益《稼寰词钞》一卷

存　稿本。

陈氏，海阳人。

林氏家濬《剑泉诗馀》一卷

存

家濬，惠来人。

民国

吴氏鸿藻选《古瀛词钞》九卷

存　《潮州先正丛刊》本，未梓。

以上各家，除郭辅畿外，皆入选。另收明郭廷序词及明杨鸾、清陈衍虞、陈廷光、陈多缘、林世忠、郑清、丘逢甲七家词。吴氏，潮安人。

陈氏步墀《双溪词》三卷

存　《绣诗楼丛书》（第四种）本。

有己酉秀山黄映奎《序》。

《十万金铃馆词》二卷

存　《绣诗楼丛书》本。（第十一种）

《在山泉诗话》：子丹先人晦洲先生有诗一卷，附词三首，情思清绝。余昔辑《粤东词钞》三集，竟尔遗珠，致为抱憾。今子丹已刊入《陈氏丛书》，特采录一阕于此。《卖花声》云：

花气雪肌肤，艳影难摹，月明潮暗记曾无。旧日歌喉今日泪，全是玲珠。　　小病费支吾，梦也模糊，恹恹酒半又茶初。一夕秋荷江尽脱，瘦了西湖。

而子丹亦工词，《采桑子》云：

软尘才踏京华路，谁似潘郎，又历山塘，消受江花七里香。湖烟湖雨迷离处，不见金阊，分付垂杨，绾取船灯入睡乡。

梦回真个消魂也，一叶舟飘，寒怯珠跳，徙倚篷窗听晚潮。

姑苏自古风流地，同是兰桡，玉漏迢迢，可有吴娘伴寂寥。

相思再要图红豆，肠断天涯，人在谁家？一夜风横雨又斜。情知前事都成梦，应记琵琶，面掩桃花，眼底分明隔馆娃。

羡君短簿名同重，好剪吴淞，汗漫游踪，飞到寒山半夜钟。画中来写迦陵意，问讯征鸿，何日归篷？瘦了梅花又一冬。

此数阕，亦极似王中仙。

詹氏安泰《无庵词》

存　印本。

《无庵说词》、《词铎》

存

詹氏，饶平人。作者在澂江中山大学讲授《说词》，此为其随笔札记，载《文学》第一期。

吴氏蕿《蕉声词》

存　印本。

吴氏，潮安人。

温廷敬《序》：“词必溯源于《楚骚》，而始臻其极，犹诗之必溯源于《三百篇》也。虽其体制别出于歌楼舞馆，旷夫佚女，流荡忘返，靡靡之音，得文人学士，孤臣逐客而张之，藉以寓其忠爱之诚，芬芳悱恻，哀怨掩抑，得屈宋之遗旨。《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诽而不乱，斯为词之极则也。吾潮自昔有诗人，而无词人。自清季曾君刚甫始以其诗之绪余，衍而为词，忠爱恳挚，与彊村诸老并峙，为海内大宗。鼎革以来，潮之能词者凡四人，海上陈君蒙庵、郑君雪耘，皆尝问津于晴皋沤尹。余尤喜吴君懋缠绵宛转，得《离骚》九章之遗；詹子祝南，清刚隽上，接《九歌》、《九辨》之绪，为能探其极也。余向未知君懋，庚辰秋，自沪归汕省视，始闻陈君学儒盛道君词之佳，亟欲得而读之。寻君懋叩门过访，持其己卯以前旧作《蕉窗长短句》一集见示，且录其近作诵之。寄托遥深，馨香流溢，盖尝流寓沪上，以门下士侍沤尹最久，得其指授，专以梦窗为师，卓然为彊村后劲。近岁以来，流离转徙，悼民生之憔悴，痛国势之陵夷，一唱三叹，言者无罪，而闻者足戒，

此岂徒以貌袭神离，自诩为清真、梦窗，而实远于骚人之旨者哉！抑又有进者，词之道，原通于史，古有韵之史，尤先于无韵之史。歌谚童谣，皆史也；《诗》三百篇，为有周一代正变之史；《楚骚》屈、宋，为楚怀顷襄二代之史；《天问》、《招魂》，则兼存上古远荒之史；汉、魏、六朝、盛唐诸诗之著者皆然。至少陵，遂为诗史大宗，开元、天宝、肃、代二宗之兴衰得失，莫不见于篇什，与正史相辅，且足补正其阙失。五代两宋词家，复举而一切寓之于词，朝政之是非，闾阎之休戚，夷狄寇盗之侵凌，宗社邦邑之丘墟，文与诗所不能言，言之而不能尽者，皆于词焉发之。故词虽小道，而根本盛大，充其量必兼才、学、识三长，且有章实斋所谓史德者，乃足以尽之。故言词之艺，则清真、梦窗至矣，若其境则犹未尽也。君懋年事方壮，虽有幽忧之疾，而能以道自遣，其技已成，但优游渐渍，以待其从容自得，必有不止于是者。君懋勉乎哉！”

陈氏运彰《纫芳簃说词》

存

陈氏，潮阳人。况蕙风门人。

陈氏守谊《冰谷词》

存　稿本。

守谊，潮安人。

黄氏勖吾《白云红树馆词》

存　稿本。

黄氏，澄海人。

张氏荃《荪簃词》

存　油印本。

张氏，揭阳人。

黄氏泽浦《关汉卿评传》

存　稿本。

黄氏，揭阳人。

诗文评类

明

郭氏之奇《古诗唐诗大观评语》

存　抄本（澄海蔡氏藏）；《潮州先正丛刊》选本。之奇，揭阳人。南明阁臣。

郑国藩《序》云："严沧浪有言：诗有别材，非关书也。诗有别趣，非关理也。然非读书多，积理深，亦必不能造乎其极。是有天分焉，有学力焉。初日芙蓉，晓风杨柳，落花依草，起絮因风，任体物之自然，去雕饰而勿事，此由于天分者也。裁红剪翠，错彩镂金，擘海翻云，穿心出胁，洞精微于奥窔，度修短于秾纤，此由于学力者也。若乃天马行空，羚羊挂角，有神无迹，得兔忘筌，环万象于当前，觉会心之不远，是又不可斤斤于天分、学力之间，所谓文本天成，妙手偶得者也。故知岛瘦郊寒，各有其妙，元轻白俗，未是公评。非泛浸于诸家，敢雌黄之在口。菽子先生，气节文章，结有明一代之局，固已泰山北斗，共仰昌黎，取义成仁，同符粗、敞矣。乃复回瞿塘、艳滪之奔流，作品月批风之腻语。自六朝以逮晚唐，高下在心；合三品而授冶人，鲈锤应手。挥活色生香之妙笔，洒钩玄提要之清词，非实神明格律之中，安能领略酸咸之外如此乎？昔司马君实、欧阳、庐陵，一代名臣，其为小词，乃如二八女郎，唱'杨柳岸，晓风残月'，盖有峻节者，未有不具深情者也，而何疑于菽子哉！披缃朗诵，齿颊流芳，式企前徽，曷胜引领？匪曰青蝇污玉，聊表桑梓敬恭云尔。"

清

张氏国栋《井天诗话》

存

国栋，字云生，潮阳人。举人。

钟声和《序》云："岁在己丑，月惟孟秋。檐梧叶落，瑟瑟响逗，三更窗竹，风飘萧萧，凉生四壁，予方谋闭门索句，对景抒怀。慨旧识之寥寥，伤新交之落落。讵意鲁壶方酌，双鲤递于清宵；秦筑未敲，群鹊噪于平旦。则有棉阳张明经云生者，叩蓬门，入斗室，纵殊吴札订交，解带而赠子产；宛若邴原感旧，买舟而觅孙菘。于是深蒙矜宠，特示华编。草堂问序，不嫌安

国少文；曲水乞言，谬诩右军有笔。予盥手奉持，息心披阅。见其聚珠玑于笔底，收翡翠于囊中。鲍赋全登，非炫边韶便腹。庾诗摘录，竟同匡鼎解颐。累累然，秩秩然，斯固无俟擢秀谢庭，汲华刘井。予知与笔谈、载记仅备闲观；柢字斗声，徒资小学者迥别也。抑予又闻，作乐者必钟磬并扬，乃协采菱延露，否则大小未由相贯，难语八风相宣矣。染采者必赤黄异色，方成黼黻文章，否则浓纤未见得衷，莫云五色无间矣。乃明经本通今博古之才，殚博采旁搜之力，游目于蟫红竹素，结情于露白葭苍，非惟名公巨卿有奇当赏，即游人幕客抒辞苟谐竞病，必使升诸作者之堂；不但耆儒硕士妙句宜收，即渔唱樵歌出口果堪品题，亦令附乎骚人之列。而且芬流贝叶，检草不弃锱流；色润风花，裁笺爰及彤管。鳞鳞兮江云起，浩浩乎海波兴。窥测津涯，流连原委。真所谓凫钟万石，鼗柷助其声；虹采千寻，日星增其色者矣。彼国初渔洋书出，倭国购颖士之文；嗣后《随园》集传，鸡林诵香山之句。兹卷之登，直欲方轨前贤，追踪往哲。予知龙山高士，摩挲梨枣，罔敢诮元子之声鸮；邺下清流，咀嚼芬芳，无复嗟仲宣之体弱已。（《三余文集》）

饶氏庆中《诗赋论》　大埔《张志》本传。

未见

庆中，大埔人。

林氏大川《蠡测诗话》　《井天诗话》。

未见

大川，海阳人。

杨氏少山《北阁诗话初集》

存　油印本。

清末宣统庚戌，陈寿清发起诗社，与贺逸然、罗息民、赵鲁生、曾经舫、林元夫、林彦卿、吴允升、蔡寿山、陈作宾、余凯、杨少山等集潮城北阁，结为诗社，曰韩江诗社。是书杂记诸社友文字，首有宣统二年罗衡《弁言》，及陈云《题辞》。

丘氏对颜《诗话》二十二卷　大埔《温志·艺文》。

未见

丘氏，大埔人。

饶氏宗韶《诗学琐言》一卷　大埔《温志·艺文》。
未见
饶氏，大埔人。

民国
何氏爵三《修辞学草创》　大埔《温志·艺文》。
存　勷勤大学印本。
何氏，大埔人。

温氏廷敬《温飞卿诗发微》
存　印本。

卷一至卷十三，原载《岭南学报》第四卷、第五、六合卷，广州：1935年、1936年；别卷，原载《潮州志·艺文·集部》，汕头潮州修志馆，1949年。1993年潮汕历史文化研究中心将之结集重印，收入《潮汕文库》之首，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

《广东新通志·艺文略》集部潮州一，为饶宗颐纂，原稿藏广东省中山图书馆。有2001年影印本，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出版，内容与本书大致相同。附记为此，以备参考。


ISBN 978-7-300-10904-6

9 787300 109046 >

全套定价：2800.00 元
（共 14 卷 20 册）

ISBN 978-7-300-10904-6/K · 365